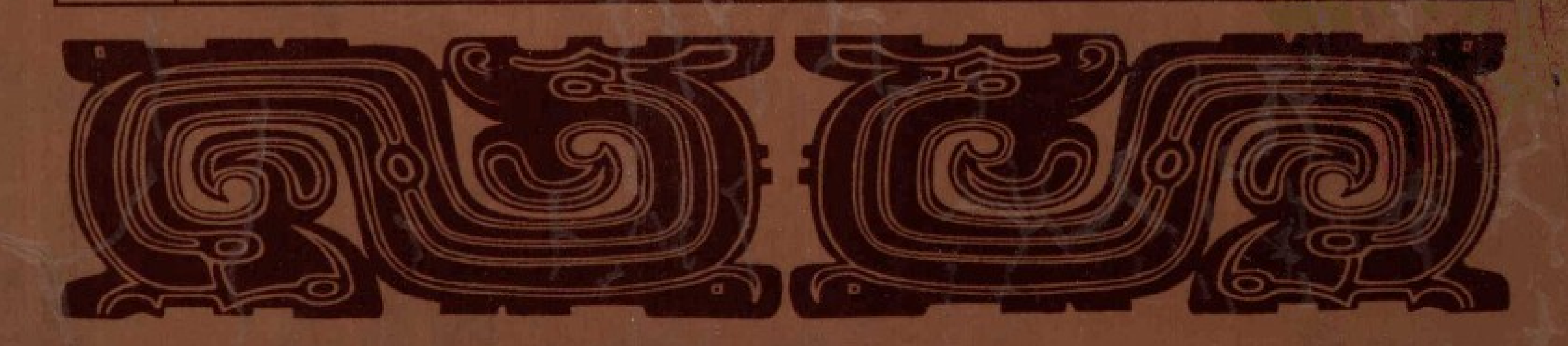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史部 第九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儒藏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孔孟史志

儒藏·史部

第九册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五年

目録

聖賢像贊

明崇禎五年刻本

明・呂維祺 撰

《聖賢像贊》三卷，明吕維祺撰，明崇禎五年刻本。

維祺（一五八七——一六四一）字介孺，號豫石，河南新安（今屬河南）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兖州推官，擢吏部主事，累遷至南京兵部尚書。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洛陽，維祺勸福王常洵散財餉士，以濟時荒，不省。維祺乃盡出家私，設局賑濟。被執，義軍中有識其面者，欲釋之，而終於洛陽城周公廟引頸受死。著《孝經本義》二卷、《孝經大全》二十八卷、《孝經或問》，編《節孝義忠集》四卷，另有詩文集二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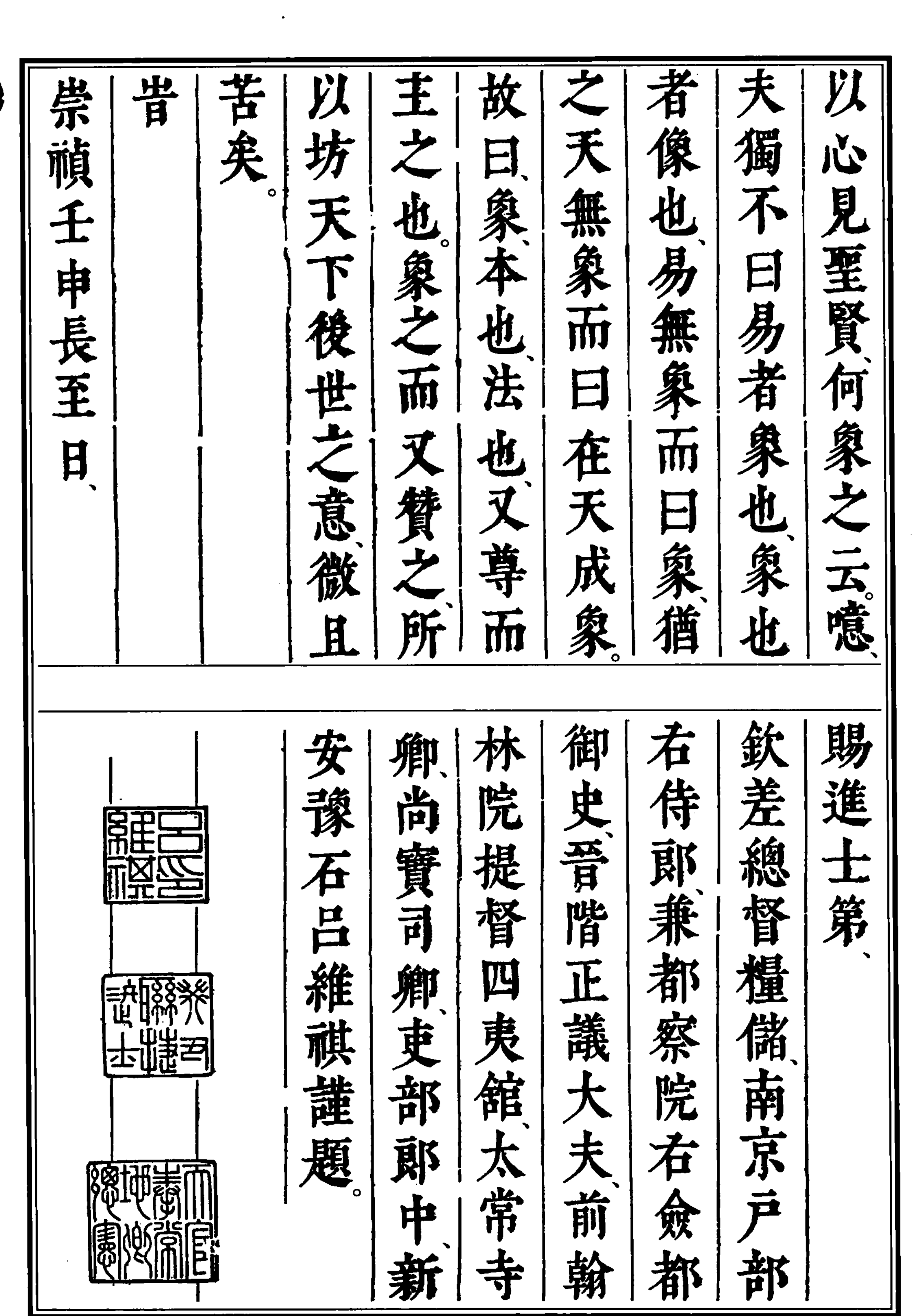
是編有圖有文，以孔廟位次爲序，首孔子，次四配，次先賢，次先儒。始於孔子，終於王守仁。每人皆先繪像，次列歷代贊頌之語。於被贊者姓名、生平事蹟、歷代封贈、崇祀大略，亦有所考述。圖繪精細，文字簡潔，便於初學。

聖賢象贊序

或問冠洋子著闕里諸志、亦既有儀有物矣、而又象列焉、得毋褻夸乎。余曰、象、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大凡爲之本而可法、使其尊而主之者皆曰象。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又曰、法象莫大乎天地。蓋言尊而主之、又爲之本而法之也。世之學者、各以其趨而歸者爲象、如道者象道、釋者象釋、刻木繪楮、各神其物、使歸而趨之者、爲是有本而足法焉。有本足法、則必尊之以爲主。尊之爲主、則衣冠言行、必與我角。與我角而我之所謂象者、或幾乎息矣。故曰、孔子沒而法象凶、幸子與氏

繼開後之學者、天下脉然知有本、莫不趨而歸之。然後我之所謂象若泰山巖巖、雖欲不尊而主之、而本之、而法之、不可得也。夫人孰不欲爲聖賢、第人情象存則心動、象滅則心遷、遷則雜、雜則流于道釋。卽如宋儒中表表者、亦尚始法孔孟、終主佛老、况挽近之

世耶。吾冠洋子列象于書、令學者揭而見孔子儼然在上、又見顔孟諸子及歷代配祀諸先生森然在傍、惕惕有羹墻寤寐之思、將流者歸、雜者一、遷者還眞天地之法、吉凶之本于是焉在。而復砮之曰褻夸、則今主佛、主老、主天主者紛紛而是、反可乎哉。或曰、吾



以心見聖賢、何象之云。噫、夫獨不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易無象而曰象、猶之天無象而曰在天成象。故曰、象本也、法也、又尊而主之也。象之而又贊之、所以坊天下後世之意、微且苦矣。

旹

崇禎壬申長至日、

賜進士第、

欽差總督糧儲、南京戶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階正議大夫、前翰林院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卿、尚寶司卿、吏部郎中、新安豫石呂維祺謹題。

聖賢像贊目錄

第一册

卷之一 四配 十哲 啟聖祠先賢

先賢高子名柴，字子羔，河南衛輝府輝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晁迥贊

先賢漆雕子名開，字子若，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李宗諤贊

先賢司馬子名耕，字子牛，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楊億贊

先賢樊子名須，字子遲，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楊億贊

先賢有子名若，字子有，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公西子名赤，字子華，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嗣宗贊

先賢巫馬子名施，字子期，河南開封府陳州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趙昌言贊

先賢梁子名鱣，字叔魚，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周起贊

先賢顏子名辛，字子柳，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周起贊

先賢冉子名儒，字子魯，山東兖州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李維贊

先賢曹子名卹，字子循，河南汝寧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楊紳贊

先賢伯子名虔，字子析，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曾贊

先賢公孫子名龍，字子石，湖廣荆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曾贊

先賢奚子名容蒧，字子晳，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楊紳贊

先賢冉子名季，字子產，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李維贊

先賢秦子名祖，字子南，陝西西安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漆雕子名哆，字子斂，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戚綸贊

先賢顏子名高，字子驕，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戚綸贊

先賢漆雕子名徒父，字子期，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陳彭年贊

先賢壤子名駟赤，字子徒，陝西西安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陳彭年贊

先賢廉子　名潔字子庸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樂子　名欬字子聲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明呂元善贊

先賢邽子　名巽字子歛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姜嶼贊

先賢狄子　名黑字子晳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姜嶼贊

先賢公西子　名輿如字子上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范雎贊

先賢子蔑子　名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按先師稱孔子是以泗水侯鯉止稱孔氏述聖伋止稱子思今西廡先賢忠先儒安國俱稱孔子於禮儀實為未然宜改稱忠為子蔑子安國為子國子庶為允當竊有望於秉禮者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隨贊

先賢公西子　名蒧字子尚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劉筠贊

先賢陳子　名亢字子禽河南開封府陳州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趙昌言贊

先賢秦子　名非字子之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王隨贊

先賢琴子　名張字子開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宋綬贊

先賢申子　名棖字子周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張知白贊

先賢步子　名叔乘字子車山東青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張象中贊

先賢顔子　名噲字子聲山東曲阜縣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張象中贊

改祀

先賢蘧瑗　字伯玉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崔遵度贊

先賢林放　字子丘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御製贊　宋刁衎贊

第二册

卷之三　從祀兩廡先儒三十三人

先儒左子　名丘明山東兖州府汶上縣人

宋丁謂贊

先儒公羊子　名高山東青州府臨淄人

宋晁迥贊

先儒穀梁子　名赤山東兖州府人

先儒胡子名安國字康侯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人

明呂柟贊

先儒朱子名熹字元晦南直徽州府婺源縣人

元吳澂贊

先儒呂子名祖謙字伯恭浙江金華府金華縣人

明薛瑄贊

先儒陸子名九淵字子靜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

明呂逢時贊

先儒張子名栻字敬夫四川成都府漢川綿竹縣人

明羅倫贊

先儒蔡子名沉字仲默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

明呂原贊

先儒真子名德秀字景元福建建寧府浦城縣人

明蔡清贊

先儒許子名衡字仲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

明呂本贊

先儒薛子名瑄字德溫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

明呂兆祥贊

先儒陳子名獻章字公甫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

明呂兆祥贊

先儒胡子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饒州府餘干縣人

明呂兆祥贊

先儒王子名守仁字伯安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

明呂兆祥贊


至聖先師孔子 名丘，字仲尼，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唐肅宗太極元年御製贊

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遵、其儀不忒。
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建隆三年御製贊

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
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鳴不至。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御製贊

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
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
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宋徽宗宣和四年御製贊

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
有奕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
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御製贊

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
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共喻。
惟時載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宇聿崇。

宋理宗①紹定三年御製贊

聖哉尼父、乘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
六藝既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晉陸機贊

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探神寶。
明發懷周、與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

晉湛方生贊

清歆先誠、冊書有造。

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見九二。
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業、道映周季。

宋米芾贊

孔子孔子、大哉孔子。孔子以前、既無孔子。
孔子以後、更無孔子。孔子孔子、大哉孔子。

明李夢陽贊

鳳鳴不至、人莫之知。行廢知命、獲麟竟悲。
已誦道信、萬世攸師。願學謂何、小子敬思。

明胡纘宗贊

一以貫之、金聲玉振。是謂大成、賢於堯舜。
致在六經、道該群聖。生民以來、未有其盛。

明陳鳳梧贊

道冠古今、德配天地。删述六經、垂憲萬世。
統承羲皇、源啓洙泗。報功報德、百王崇祀。

周敬王四十二年、魯哀公誄爲尼父。西漢平帝元始元年、追謚爲褒成宣尼公。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爲褒尊侯。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改謚爲文聖尼父。後周靜帝大象二年、進封鄒國公。隋文帝贈爲先師尼父。唐太宗貞觀二年、升爲先聖。十一年、尊爲宣父。高宗顯慶二年、復尊爲先聖。乾封元年、贈太師。武后則天天授元年、封爲隆道公。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南向坐。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加謚玄聖文宣王。五年、改封至聖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

國朝洪武三年、詔封爵仍舊。嘉靖九年、改稱至聖先師孔子。歲以四仲上丁行禮、祭用太牢、衍聖公主祭。樂舞祭器俱如太學。天下廟祀凡一千五百六十餘處、每歲春秋二祭、用牛六、猪二萬七千有奇、羊五千八百有奇、鹿二千八百有奇、兎二萬七千有奇、幣帛二萬七千六百餘段。以釋氏言之、則殺生者有罪、今吾夫子饗萬世之祭祀、每歲殺牲不下六萬二千六百有奇、而其子孫愈加榮盛、觀梁武帝之餓死臺城、而家無噍類者、爲何如哉。

復聖顏子

名回，字子淵，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三十歲。

宋太祖建隆三年御製贊

生值衰周、爵不及魯。一簞蔾藿、陋巷環堵。
德冠四科、名垂千古。沒表萬年、遂荒東土。

宋高宗紹興十四年御製贊

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遷不二、樂道以居。
食飲甚惡、在陋自如。宜稱賢哉、豈止不愚。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學冠孔門、德行首科。聞一知十、若虛實有。
樂道簞瓢、不易所守。步趨聖人、瞠若其後。

晉夏侯湛贊

知彰知微、體深研幾。明象介石、量同聖師。
探頤同滑、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依希。

宋大中祥符二年集賢殿大學士王旦贊

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鄭幾觀奧。
用行舍藏、與聖同道。封岱丁辰、益茲榮號。

皇明山東巡撫廬陵陳鳳梧贊

天稟純粹、一元之春。精金美玉、和風慶雲。
傳文約禮、超入聖門。百王治法、萬世歸仁。

漢高帝十二年、東巡狩過魯、以太牢祀孔子、以顏子配享。歷代因之。唐太宗貞觀二年、詔稱先師、配享先聖孔子。高宗總章元年四月乙卯、贈太子少師。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十六日、贈太子太師。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贈兗公。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進封兗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七月、贈兗國復聖公。

國朝嘉靖九年、考正祀典、去封爵、改稱復聖顏子。

宗聖曾子

名參，字子輿，山東兗州府嘉祥縣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大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神明。
因子侍師、答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爲儀刑。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書左僕射張齊賢贊

孝乎惟孝、曾子稱焉。唐虞比德、洙泗推賢。
服膺授旨、終身拳拳。封崇飭贈、永耀青編。

皇明山東巡撫陳鳳梧聖賢道統曾子贊

守約以博、學恕以忠。聖門之傳、獨得其宗。
一貫之旨、三省之功。格致誠正、萬世所崇。

小像贊

道遠之器、毅立之儀。魯哉參也、誠以日將。
一趨一步、範我驅馳。身肩道貌、跡印宣尼。

孔曾授受圖贊

粟像群賢、婷才與質。七十三千、惟曾入室。
省身者三、貫道則一。衣鉢宣尼、曰顏與四。

請所與圖贊

孝也養志、奚必美炙。若以口體、風爲斯下。
先意承之、方舜之篤。然諾家庭、聲高太華。

唐高宗總章元年二月十九日、贈太子少保、從祀廟庭。睿宗太極元年、贈太子太保。玄宗開元八年、配享孔子。二十七年、追封郕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加封瑕丘侯。徽宗政和六年六月、太常寺奏、孔子高弟、所封侯爵與先聖名同、失弟子尊師之禮。改封武城侯。度宗咸淳三年正月、加封郕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閏七月、加封郕國宗聖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述聖子思子

名伋，字子思，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伯魚之子，受業于曾子，傳道于孟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閑居請庸，述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立行。發揮中庸，體固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

皇明山東巡撫陳鳳梧贊

惟一之傳，誠明之學。聖門嫡派，斯道有托。發育洋洋，鳶飛魚躍。慎獨之訓，示我先覺。

漢唐以來，中庸一書列於禮記，故子思之學不顯。至宋表章大學、中庸，與論語、孟子並列爲四書，乃以徽宗崇寧元年封爲沂水侯，大觀二年從祀先聖廟庭。端平二年，詔以子思升祀堂上，列於十哲之間。度宗咸淳三年，加封沂國公，與曾子並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國朝正德元年，始以衍聖公次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奉子思子鄒縣廟祀，每歲春秋上丁致祭，以孟子配享。至期，孔氏博士赴鄒縣主祭。嘉靖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亞聖孟子

名軻，字子輿，山東兗州府鄒縣人。受業于子思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篤生真儒。訛詞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皇明山東巡撫陳鳳梧贊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詖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宋仁②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鄒國公，立廟於鄒縣南郭。七年五月壬戌，詔配享孔子廟庭，位次顏子。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鄒國亞聖公。國朝洪武二年，太祖高皇帝覽孟子土芥寇讎，謂非人臣之所宜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象山縣錢唐爲刑部尚書，抗疏入諫，輿襯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太祖覽其情詞剴切，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錢唐箭瘡焉。嘉靖九年十月，改稱亞聖孟子。



先賢閔子 名損，字子騫，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十五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昆弟、莫間其言。汙君不仕、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

宋大中祥符二年集賢殿大學士王旦贊

子騫達者、誾誾成性。德冠四科、孝先百行。人無間言、道亦希聖。公袞增封、均乃天慶。

唐玄宗開元八年，從祀孔廟。二十七年、追贈費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瑯琊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閔子。

先賢冉子 名耕，字伯牛、山東兖州府鄆城縣人。少孔子七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德以充性、行以潔身。二事在躬、日躋而新。企驅賢科、德顏與隣。不幸斯疾、命也莫伸。

宋大中祥符二年禮部尚書王欽若贊

聖門達者、德行爲先。洙泗來學、顏閔差肩。天封展禮、公袞襃賢。生則命寡、歿而道宣。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封鄆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東平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鄆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冉子　名雍、字仲弓、山東兗州府人。伯牛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履之、成性存存。
騂角有用、犂牛莫論。刑政之言、惠施元元。

宋大中祥符二年禮部尚書王欽若贊

不佞之仁、具體之賢。登彼堂奧、用之山川。
代逢偃革、禮畢升煙。錫以三壤、賁茲九泉。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封薛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下邳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薛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宰子　名予[13]、字子我、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辯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執禮、宜莫釋紛。
朽木糞墻、置不足云。言語之科、燁然有聞。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書左丞馮拯贊

偉彼宰予、服膺宣父。學洞堂奧、名揚鄒魯。
再期設問、五常垂矩。遇我慶成、增封茅土。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封齊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臨淄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齊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宰子。

先賢端木子 名賜字子貢河南衛輝府人少孔子三十一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謙德知二、器實瑚璉。動心幾先、孰金其辯。一使存魯、五國有變。終相其主、譽處悠遠。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書左丞馮拯贊

賜之望回、獨云知二。器稱瑚璉、在禮斯貴。服道稱師、名垂萬世。公爵尊崇、特追肆類。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封黎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黎陽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黎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先賢冉子 名求字子有山東兖州府人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爲宰、千室百乘。師門育材、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柄。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書左丞陳堯叟贊

謙謙令德、少著嘉聞。敏於從政、洽以斯文。垂鴻報本、道遇明君。永錫徽稱、載揚清芬。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贈徐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彭城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徐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仲子 名由、字子路、山東兗州府泗水縣人。少孔子九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升堂推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質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惡言不耳、仲尼賴焉。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書左丞陳堯叟贊

猗歟魯哲、義勇無儔。獨立不懼、從政惟優。欽屬仁聖、勅封介丘。褒賢進號、載顯英猷。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從祀孔廟、贈衛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河内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衛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仲子。

先賢言子 名偃、字子游、南直蘇州府常熟縣人。少孔子四十五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道義正已、文學擅科。爲宰武城、聊以絃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耳、博約則多。

宋大中祥符二年工部侍郎趙安仁贊

魯堂登科、覩與將聖。武城之小、可以觀政。澹臺之舉、行不由徑。追建上公、素風逾盛。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贈吳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丹陽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吳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言子。



先賢卜子 名商、字子夏、河南懷慶府溫縣人。少孔子四十四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爲君子儒、作魏侯師。不可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疵。

宋大中祥符二年工部侍郎趙安仁贊

詩動天地、起予者商。温柔立教、文學升堂。雅頌得所、治亂攸彰。慶成嘉贈、其道彌芳。

唐太宗貞觀二年、從祀孔廟。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魏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東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魏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卜子。

先賢顓孫子 名師、字子張、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少孔子四十八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念昔顓孫、商德爲鄰。學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後人。

宋大中祥符二年尚書左僕射張齊賢贊

堂堂張也、商德與鄰。尊賢容衆、崇德依仁。人趨函丈、退而書紳。升中優贈、道與名新。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贈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宛丘侯。徽宗政和元年、改潁川侯。度宗咸淳三年、加陳國公、升十哲位、尋稱陳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顓孫子。



啓聖公孔氏 名叔梁紇、嘗爲鄒陬邑大夫。初娶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字伯尼、有足疾、不任祀事。乃求婚于顏氏。顏有三女、其幼曰徵在。父問曰、陬大夫父祖爲卿士、實先聖王之裔、三子孰能爲之妻。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妻之。禱于尼山、生孔子。

宋尚書右丞呂祖謙贊

老陽稺陰、乾來乞坤。神枝聖葉、於焉托根。令陬匪貴、誕聖惟尊。尼峯一撮、開天下門。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上世殉忠、書及孔父。忠必有後、佩開萬古。尼山乞靈、斯文得祖。繼匹禮隆、倡風於魯。

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追封齊國公。元文宗至順元年、加封啓聖王。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啓聖公孔氏。



先賢顏氏 名無繇、字路、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六歲、生復聖顏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爲世範、學爲人師。請車誠非、顧非其私。千載之下、足以示慈。

宋大中祥符二年給事中丁謂贊

素王將聖、實爲我師。顏子殆庶、趨庭學詩。請車無媿、陋巷安卑。追榮侯服、逢此上儀。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杞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曲阜侯。元順帝元統三年、加封杞國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氏、還配啓聖祠。



先賢曾氏名點、字子晳、山東兖州府嘉祥縣人。少孔子六歲。生宗聖曾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惟時義方、有子誠孝。怡怡聖域、俱膺是道。
莫春舞雩、詠歌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召。

宋大中祥符二年給事中丁謂贊

侍坐魯堂、各言其志。舍瑟而作、超乎冉秀。
洛沂舞雩、咏歌道義。遇我慶成、錫壤進位。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宿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萊蕪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曾氏、遷配啓聖祠。



先賢孔氏名鯉、字伯魚、孔子之子也。孔子十九歲、娶于宋之亓官氏。二十歲而生鯉。是年、初仕、爲委吏。適昭公以二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因名焉。年五十、先孔子卒。生述聖子思子。

宋尚書右丞呂祖謙贊

東魯門中、嘉此名胄。有爲之先、是爲之後。
既勤析薪、且克荷負。兩聖一身、終古誰偶。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天衍聖脉、生惟戊辰。公錫巧會、三十六鮮。
學詩學禮、過庭之勤。後顏而沒、請車胡云。

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泗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先聖廟庭。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孔氏、配享啓聖祠。

先賢孟氏 名激，字公宜，娶仇氏，生亞聖孟子。



宋尚書右丞呂祖謙贊④

人孰無妻，配宜獻氏。人孰無兒，得亞聖子。身寧曰齊，肖非云似。雖短其年，而永其嗣。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公宜茂歲，胡蚤委秙。嫠嫠永亡，剩云藐孤。三遷聖善，七篇典謨。不知其子，視其父乎。

元仁宗延祐三年，追封邾國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孟氏，配享啟聖祠。

按魯之以孟孫稱者多矣，而今之祀典皆曰孟孫氏，不近沉輿，改而正之可也。

先儒程氏 名珦，字伯溫，二程子顥、頤之父。其先曰喬伯，爲周大司馬，封于程，因以爲氏。曾祖羽，贈太子少師。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父遹，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伯溫四世而上，居中山之博野。曾祖太宗朝以輔翊功顯，賜第京師，居再世。祖而下，葬河南，遂爲河南人。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大中舊德，噴有休聲。黃陂滙潔，漢上風清。堦庭玉樹，二程先生。淵源有自，洛水澄泓。

皇明南京户部右侍郎呂維祺贊

沙隨有編，子明闡作。洛下耆英，潞公同甲。余世新安，情交翰博。道味漸滲，流風淹洽。

宋仁宗録舊臣後，以伯溫爲黃陂尉，遷知龔州，徙知磁州，又徙漢州，累轉大中大夫。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程氏。

先儒朱氏名松，字喬年，朱子熹之父也。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偉人。喬年登進士第，除秘書省正字，轉校書郎，遷著作郎，以御史中丞常同薦，除度支員外郎、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郎，出知饒州。有文集行于世。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喬年之學，得自龜山。河洛之秘，更番兩間。打透誠意，自欺非閑。有子元晦，曾孟同班。

皇明太僕寺少卿呂濬贊

圖書探與，古先聖賢。意誠得地，佩韋儆偏。屬子三友，别有心傳。嶶國之儒，父有訓焉。

宋徽宗宣和間，松爲福建延平府尤溪縣尉，高宗建炎四年生熹于尉之官舍。元順宗二十二年追封齊國公。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朱氏。

先儒蔡氏名元定，字季通，蔡子沈之父也。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器含孔孟，功階邵張。勤爭五夜，朋來四方。洪範之數，獨發其藏。父得傳子，尚書允藏。

皇明吏部進士呂化舜贊

牧堂穎悟，擷秘搜奇。西山絶頂，恐饑啖虀。雖薦於朝，堅以疾辭。躬率淵沉，手把鉏犁。

宋寧宗嘉定三年，贈迪功郎，謚文節，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啟聖祠，稱先儒蔡氏。

先儒周氏 名輔成、周子敦頤之父。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門高汝南、家闢營道。六舉奏名、桂飛蓋阜。鄭女繼唐、實生儒孝。通書一編、濂溪光耀。

皇明禮部祠祭司主事呂一經贊

名飛道州、里推張楚。昆季聯翩、偕登榮膴。祥符登榜、桂稱明府。推恩建議、父子千古。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蔡齊榜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七出身、終賀州桂嶺令、累贈建⑥議大夫。

國朝萬曆念三年、禮部覆湖廣巡撫郭維賢本、奉聖旨、是周輔成准從祀啟聖祠、稱先儒周氏。

校記

①乘：當作「秉」，見《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三。

②仁：當作「神」，蓋「元豐」乃神宗年號。

③子：當作「予」，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④宋尚書右丞呂祖謙：按《宋史・呂祖謙傳》，祖謙官僅至著作郎，右丞乃其父之銜，又此文未見他載，疑誤。

⑤延：爲「炎」之誤。

⑥建：爲「諫」之誤。



先賢澹臺子 名滅明，字子羽，山東兗州府費縣人。少孔子三十九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惟子有道，天與其容。狀雖云惡，德則其豐。
南止江沱，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或非公。

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尚書溫仲舒贊

不由徑行，其直可貴。不私見人，其公可畏。
擊蛟既勇，毀璧且義。紀號益封，旌厥賢士。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江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金鄉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澹臺子。

先賢宓子 名不齊，字子賤，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九歲。

先賢燕子 名伋，字子思，山東兗州府人。

宓不齊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肘寤君，放魚稟令。
傳郭勿養，遂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覘觀政。

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尚書溫仲舒贊

天生良材，爲魯君子。堂上琴作，邑中民治。
伍人致遠，受敎成美。展禮崇賢，疏封有煒。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單父伯，從祀孔廟。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單父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宓子。

燕伋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師度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賢達斯執。
善敎云寶，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政而立。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太常博士陳知微贊

八九之徒，俱傳大義。賢哉子思，道本無愧。
鍾靈咸鎬，浴德洙泗。增封漁陽，皇澤斯被。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封漁陽伯，從祀孔廟。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汧源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燕子。



先賢原子 名憲，字子思，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軾彼窮閻，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執倫。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懌，清節照人。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尚書右丞向敏中贊

賢哉子思，介然清淨。貧惟固學，道乃非病。衣冠忘敝，草澤遂性。升中進秩，香芳尤盛。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原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任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先賢公冶子 名長，字子長，山東青州府諸城縣人。孔子之婿也。嘗陷於縲絏，夫子謂非其罪。按：匡章非孟子，遂爲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孔子，遂爲有罪之人。噫，天下之不遇聖賢者亦衆矣。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子長宏度，高出倫輩。雖在縲絏，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英槩。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尚書右丞向敏中贊

德行貞純，公冶執倫。本非其罪，枉拘厥身。魯堂推善，孔門配婣。俾侯之貴，久而彌新。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莒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高密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冶子。



先賢南宮子 名适，字子容，山東兗州府人。魯孟僖子之子，居南宮，因姓焉。孔子兄孟皮之婿。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先覺既位，替履並馳。尚德君子，爾乃兼之。
羿奡可慚，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覩白圭。

宋大中祥符二年刑部尚書寇準贊

南容君子，尚德聖門。有道不廢，危行遜言。
白圭三復，執慎思存。慶成旌善，胙壤佳藩。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郯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龔丘侯。徽宗政和六年，改封汝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南宮子。



先賢公晳子 名哀，字季次，山東濟南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周衰僞隆，政在郡公。廉耻道微，家臣聿崇。
不爲屈節，撝默自容。予於是時，凛然清風。

宋大中祥符二年刑部尚書寇準贊

賢哉季次，屢滯居貞。卷懷不仕，家臣是輕。
素王攸嘆，式昭令名。封巒均慶，侯社疏榮。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郳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北海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晳子。



先賢叔仲子

名會、字子期、山東兖州府人。少孔子五十歲。

先賢商子

名瞿、字子木、山東曲阜縣人。少孔子二十九歲。



叔仲會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瑕丘祚邑、于期是爲。親訓有日、廣業于時。四教允隆、五常以持。比肩俊傑、聞望斯垂。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博士劉鍇贊

斯文有宗、吾道不窮。執筆迭侍、惟賢比崇。少成習貫、函丈順風。東巡駐蹕、霈澤儒宮。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瑕丘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博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叔仲子。

商瞿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易之爲書、彌綸天地。五十乃學、師則有是。子能受授、洗心傳世。知幾其神、宜被厥祀。

宋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晁迥②贊

易之爲書、窮理盡性。瞿也親受、抗心希聖。羣編靡釋、素風允競。展禮侯封、千載輝映。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蒙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須昌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高子

名柴、字子羔、河南衛輝府輝縣人、齊敬仲高傒十代孫也。少孔子三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婉彼子羔、受業先聖。宗廟之問、一出乎正。克篤于孝、非愚乃令。師知其生、有輝賢行。

宋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晁迥③贊

猗歟子羔、孝心篤矣。慎終衔恤、未嘗見齒。難能而能、君子知已。考古褒崇、於斯爲美。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共成伯④。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共成侯⑤。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高子。

先賢漆雕子

名開、字子若、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少孔子十一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具臣而居、咎欲誰執。
斯未能信、謙以自立。闕里說之、多士莫及。

宋大中祥符二年翰林學士李宗諤贊

闕里之堂、邈矣難造。猗歟子若、實覿其奧。
學優當仕、非乃攸好。明祀益封、式稽古道。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滕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平輿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司馬子

名耕、字子牛、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手足甚親、志異出處。魋將爲亂、子迺脫去。
在汚能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宋大中祥符二年兵部員外郎楊億贊

仁遠乎哉、其言也訒。虛德實歸、躭思旁訊。
違難迷邦、奚虞悔吝。疏爵丁辰、寵名以峻。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向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楚丘侯。徽宗政和六年、改封睢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司馬子。



先賢樊子 名須，字子遲，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非仁、問稼見喜。寓志農圃、似睽仁義。學稼之辭、豈姑舍是。

宋大中祥符二年兵部員外郎楊億贊

學優乃士、齒于家陪。戎車爲右、誓衆靡回。質疑辯問、仁智旣該。建侯追榮、番袼方來。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樊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益都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樊子。

先賢有子 名若，字子有，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三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人稟秀德、氣貌武同。而子儼然、溫溫其容。兩端發問、未啓幾鋒。以禮節和、斯言可宗。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春秋列土、救亂不已。寧知孝弟、勝于殳矢。年三十時、能立于禮。而立未死、便是夫子。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汴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平陰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有子。

先賢公西子

名赤、字子華、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二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學者行道、斂緼亦稱。使齊光華、偶爲肥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答問允嚴、理皆先經。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御史中丞王嗣宗贊

翊聖賢者、徂徠之英。謙言小相、終成大名。立朝儒雅、出使光榮。佐祐禮法、諸侯作程。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郜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鉅野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巫馬子

名施、字子期、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少孔子三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天淸日明、密雲曷有。師命持蓋、子亦善扣。惟夫子傳、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

宋大中祥符二年吏部侍郎趙昌言贊

英英子施、受天和氣。名登魯堂、位沉周季。猶勤戴星、庇民爲治。讓德進封、垂芳百世。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鄫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東阿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巫馬子。



先賢梁子

名鱣、字叔魚、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四十九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室家壯年、無子則遂。見於信史、全齊之俗。原本厥初、師言可復。以學則知、揆之宜篤。

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員外郎周起贊

玄聖舊邦、森然精爽。於惟子魚、式瞻遺像。紀號停鑾、侯封錫壤。儒道有光、百王所仰。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梁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千乘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梁子。



先賢顏子

名辛、字子柳、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四十六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郭封于蕭、實惟子柳。夙飫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所就。以侑於儒、傳芳逾茂。

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員外郎周起贊

增封雲嶺、詔躋魯堂。顒允君子、令儀有章。英槩如挹、德音不忘。橫亘千古、淳風載揚。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蕭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陽穀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冉子　名儒、字子魯、山東兖州府人。少孔子五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杞伯子魯、聖學是務。厲巳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慕。

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郎中李維贊

聖人之道、一以貫之。允矣子魯、堂奧斯窺。惟帝登岱、克陳上儀。追封侯社、沂水之湄。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杞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沂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曹子　名卹、字子循、河南汝寧府人。少孔子五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肅肅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磋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類。史筆有煥、令名永紀。

宋大中祥符二年兵部員外郎楊紳贊

三千孔徒、七十賢者。子循服道、聖門之下。笙簧經籍、輔翼儒雅。爵爲蔡侯、名器匪假。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曹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上蔡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曹子。

先賢伯子 名虔、字子析、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五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有懷子析、全魯之彥。儒行既名、聊伯乃建。
兢兢受道、奕奕敉弁。懿選嘉封、世享馨薦。

宋大中祥符二年比部員外郎王曾贊

肅肅魯堂、侁侁闕里。伯氏達者、克肖夫子。
運偶慶成、禮崇追美。後學式瞻、高山仰止。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聊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沭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伯子。

先賢公孫子 名龍、字子不、湖廣荆州府人。少孔子五十三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黃伯著祀、公孫是云。彌縫中道、協輔斯文。
藏修方異、漸漬甚勤。史詞不忘、播爲清芬。

宋大中祥符二年比部員外郎王曾贊

子石鉅賢、探微傳古。稟粹荆衡、從師鄒魯。
令聞不已、儀刑斯覩。展義疏封、遂荒故土。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黃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枝江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孫子。

先賢奚子　名容蔵、字子晳、山東兗州府人。奚仲之後。以名爲氏。

奚容蔵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雍容子晳、已登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
文采日化、儒效力翫。永觀厥成、德音秩秩。

宋大中祥符二年。兵部員外郎、楊紳贊

雍雍子晳、服勤儒墨。闕里横經、魯堂師德。
皆從游聘、今逢簡勒。皇錫信圭、洙泗改色。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下邳伯。宋
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濟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奚子。

先賢冉子　名季、字子產、山東兗州府人。

冉季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東平子產、姓著盛時。奉師於塾、講道之微。
答問成斂、淵妙以思。升降廉陛、尚想英姿。

宋大中祥符二年。戸部郎中李維贊

冉子挺生、鍾是純粹。游聖之門、切磋道義。
時遘升中、禮成肆類。錫壤諸城、式昭遺懿。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東平伯。宋
眞宗咸平三年、加封諸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冉子。



先賢秦子　名祖、字子南、陝西西安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秦有子南、贊贊述作。守道之淵、成德之博。
範若鑄金、契猶發藥。歷世明祀、少梁寵爵。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秦有三子、壤石與君。君姓所出、不同二秦。
爰趨河渭、來游聖門。差肩高弟、秦豈無人。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少梁伯。宋
眞宗咸平三年、加封鄄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漆雕子

名哆字子斂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子斂受封、爰居武城。亹亹其聞、翩翩其英。摳衣時習、願學日明。誕敷孔教、爵里疏榮。

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郎中戚綸贊

闕里稱賢、哆也其一。學以適道、名參入室。昔爲達者、今逢聖日。俾侯濮陽、膺茲寵秩。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武城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濮陽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顏子

名高字子驕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少孔子五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瑯琊之伯、其惟子驕。徽言旣彰、德音孔昭。巳詠舞雩、同聽齊韶。歷千百年、跂思高標。

宋大中祥符二年戶部郎中戚綸贊

魯國諸生、顏氏爲盛。達者升堂、是以希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名著遺編、人師往行。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瑯琊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雷澤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漆雕子

名徒父、字子期、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遐想子期、挾策聖帷。涉道是嗜、徽爵可縻。
在德既賢、在名乃垂。洋洋之風、遠今四馳。

宋大中祥符二年工部郎中陳彭年贊

受教聖人、服勤墳籍。如彼時術、故能日益。
元封慶成、介圭追錫。圖形繪素、鏤美金石。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須句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高苑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漆雕子。



先賢壤子

名駟赤、字子徒、陝西西安府人。按通志畧、壤駟氏、複姓、當作壤駟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
詩書規矩、問學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宋大中祥符二年工部郎中陳彭年贊

猗歟壤駟、信而好古。驅駕咸秦、摳衣鄒魯。
言必成文、動不踰矩。成禮介丘、追榮社土。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北徵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上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壤子。



先賢商子

名瞿、字子季、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遡矣子季、雎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
未踐四科、固涉六籍。祀典載之、好是正直。

宋大中祥符二年王客郎中刁衎贊

子季從師、服膺儒雅。闕里垂名、同於達者。
昔寵雎陽、今旌鄒野。運偶登封、薦臻純嘏。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雎陽伯。宋
眞宗咸平三年、加封鄒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商子。



先賢石子

名作蜀、字子明、陝西鞏昌府人。按氏族畧、石作氏複姓、當作石作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懋依有德、克遁無言。
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彼美長存。

宋大中祥符二年陳充贊

宣尼日月、無得而踰。粤有哲士、嘗爲學徒。
登封偶聖、至德崇儒。以地進爵、斯文廼殊。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郈邑伯。宋
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成紀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石子。



先賢任子 名不齊，字子選，湖廣荆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聞雅馳，才華清遠。競辰力行，愛日黽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

宋大中祥符二年陳充贊

荆衡誕粹，賢生其中。服膺數仞，誠明感通。地邇長坂，爵嘉素風。虔遵祀典，列在儒宮。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任城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當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任子。

先賢公夏子 名首，字子乘，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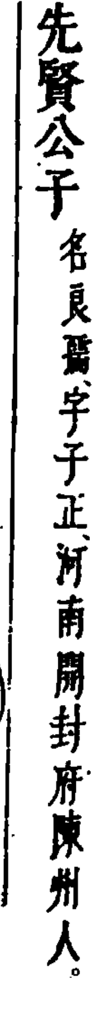
堂堂子乘，洙泗之英。摳衣唯喏，致力知行。淵源其學，赫奕其名。慶封錫壤，侯于鉅平。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及門之英，乃有公夏。容髮如存，源脉難畫。沂雲泗月，春凝秋瀉。元父綸言，瑽琤聲價。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元父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鉅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夏子。


先賢公子　名良孺，字子正，河南開封府陳州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陳有子正、爲世所重。制行維賢、義理之勇。學不自滿、才堪大用。牟平其封、式彰光寵。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右司諫張知白贊

子幼眞賢、從師宣父。服膺大猷、配享終古。運屬聖神、時巡鄒魯。五等疏封、三綱式叙。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東牟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牟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后子　名處，字子里，山東青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温温子里、入閫至聖。攬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閫域、不乖言行。全齊之封、竹素榮盛。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青土上腴、山高水渚。惟大明湖、受萃不注。毓爲精靈、是生后處。至今想見、膠東月樹。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營丘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膠東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后子。

先賢公子 名肩定字子忠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賛

公氏子忠、聖門之俊。修行文學、恒存忠信。
道究一中、墻仞數仭。梁父受封、榮名益振。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賛

山蠡滋陽、捫天如鏡。光受邦賢、能肩以定。
定處得功、何境非性。顧名思義、隨地可證。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新田伯宋
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梁父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子。

先賢顏子 名祖字子襄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賛

闕里始敎、群弟皇皇。好學不倦、時維子襄。
疏封錫命、侯于富陽。於萬斯年、名譽益彰。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賛

仙源名派、七賢之一。子襄之聲、秋淸可汲。
定于家傳、坐忘有得。巷雖共陋、襃嘉臨邑。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臨邑伯宋
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富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鄡子　名單、字子家、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杏壇受敎、子家其英。摳衣侍立、善訓思明。學業益進、德譽斯馨。宜崇厥祀、寵爵聊城。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光岳樓高、登望千里。若有人焉、名載傳記。銅鞮故封、雲旗暫止。子家門風、猶沾衛水。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銅鞮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聊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鄡子。

先賢句子　名井疆、字子疆、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孔徒三千、升堂七十。子於其間、有業學習。駿造聖功、蔚然獨立。茂陟嘉封、鴻名緝緝。

宋大中祥符二年刑部員外郎查道贊

衛之君子、達者比肩。服勤鼓篋、學慕韋編。升中覃慶、儒術攸先。徽侯疏爵、闕里之賢。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淇陽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滏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句子。



先賢罕父子

名黑字子素山東兗州府人氏族畧無罕父氏止有宰父氏當作宰父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循循子素、從游闕里。分席杏壇、飲波泗水。
四教克遵、百行均美。錫壤祈鄉、式崇厥祀。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洙泗門墻、稱有二黑。君之里閭、尤親道脉。
信史輝輝、子長載筆。罕父宰父、倘誤黙書。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乘丘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祁鄉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罕父子。

先賢秦子

名商字子丕山東兗州府人少孔子四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孔父秦父、相尚以德。俱生賢嗣、相與維則。
是父是子、致詰疇克。會弁儒林、令名無極。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一姓兩賢、商年爲㝡。以吾一日、何光四歲。
受教應先、故當出類。門籍無妨、謙處後位。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上洛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鄄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榮子　名旂，字子祺，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伯茲雩婁、務學實著。三千之徒、七十是預。
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前書、式彰厥譽。

宋大中祥符二年祠部員外郎梅詢贊

聖人之門、學者侁侁。彼美子祺、行修志淳。
異端茲害、微言服勤。格于伐宋、侯封是新。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雩婁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厭次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榮子。



先賢施子　名之常，字子恒，山東兗州府人。

先賢公祖子　名句茲，字子之，山東兗州府人。

施之常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開國乘氏、有德斯彰。參稽百行、贊理三綱。
自拔行間、兼名甚光。在史講膺、歷久彌芳。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博士王隨贊

懿彼施常、學深儒雅。魯國上賢、孔堂達者。
跡騰名彰、德高言寡。侯封是邦、昭昭純嘏。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乘氏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濮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施子。

公祖句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
彤彤雅道、翼翼令儀。正目至言、廟食不隳。

宋大中祥符二年祠部員外郎梅詢贊

子之生魯、從師尼父。恂恂闕里、峩峩章甫。
弗聖勿言、惟道是與。千古而下、俾侯齊土。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期思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即墨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祖子。

先賢左子　名人郢、字子行，山東兗州府人。按通志略，左人，以官爲姓也。如封人、濮人之類。今稱左子，似誤，當作左人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伯彼臨淄、左行稱賢。駢蹤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聲益宣。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心悅誠服、知七十子。子處其間、服膺何事。聖亦能同、丘明之耻。奚辯其官、左人左氏。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臨淄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南華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左子。

先賢縣子　名成、字子祺，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至聖立教、子祺安雅。擅譽曾邦、啓祚鉅野。煒矣風猷、時哉用捨。出倫離類、後學是假。

宋大中祥符二年祠部員外郎石中立贊

異能之士、孔徒寔繁。悅服至德、祖述微言。富稟天爵、遊乎聖門。追崇之典、胙以侯藩。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鉅野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武城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縣子。

先賢鄭子

名國、字子徒。聖里志作許邪、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伯夫滎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迹。道以目傳、妙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式。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太常博士陳知微贊

懿彼子徒、挺生闕里。日遊聖門、躬授微旨。德音孔昭、令聞不已。疏爵朐山、式旌遺美。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滎陽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朐山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鄭子。

先賢原子

名亢、字子籍、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原氏子籍、從尼父遊。潛心墳典、其業允修。出言可式、入聖則優。樂平寵襲、克振儒流。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培杏之壇、有憲與亢。魯衛弟兄、處若家巷。倘聞其問、亦不多讓。邑食萊蕪、清操有樣。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萊蕪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樂平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原子。



先賢顏子 名之僕、字子叔、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賢行顏叔、親承尼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木就規矩。終靡好爵、揚名東武。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太常博士崔遵度贊

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肩等賜、升堂並由。元后時邁、禮成介丘。旌此達者、爵爲列侯。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東武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宛句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廉子 名絜、字子庸、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兄弟之邦、士有廉庸。涵泳素敎、表揭儒宗。杏壇探賾、洙泗從容。作興一時、莒父其封。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大廉有後、寔惟子曹。朝歌樂去、來仰山高。登必莒父、譽曰人豪。宜昌宗喬、趙漢兩朝。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莒父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胙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廉子。



先賢樂子　名欬，字子聲，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乃明。引領高節，載維思誠。先賢聿崇，出爲時英。

皇明山東布政司理問呂元善贊

祊延徽宋，姓啟南陽。雲新古檜，雨舊窮桑。曾孟二樂，後先一堂。子聲流佈，譽浹宮墻。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昌平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建城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樂子。

先賢邽子　名巽，字子斂，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彼美邽子，先聖是承。墻仞已及，堂陛將升。艮玉斯琢，寒水必冰。錫壤平陸，茂實昭騰。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太常博士姜嶼贊

展矣子歛，孔門高弟。模範將聖，傳約六藝。斯謂達者，顯於當世。追封列侯，流芳永裔。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平陸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高唐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邽子。

先賢狄子

名黑，字子晳，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伢止狄晳、抱負淵通。游泳德化、楊厲素風。偉識既異、持教乃隆。厥志茂焉、歲祀無窮。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太常博士姜嶼贊

矯矯子晳、來學有方。依仁游藝、擇齊升堂。羽儀先聖、物色上庠。林慮錫壤、百世之光。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臨濟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林慮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狄子。

先賢公西子

名輿如，字子上，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杏壇啓教、高弟如雲。賢哉子上、敬業樂羣。居仁由義、崇禮修文。臨朐錫爵、承播清芬。

宋大中祥符二年集賢騎都尉范雎贊

鍾美齊疆、從師魯國。展矣斯人、道臻聖域。禮墨金繩、慶敷文德。薦享封侯、永光廟食。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重丘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朐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子蔑子

名忠，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惟子挺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鯉則弟昆。
三得三巳、所問殊溫。君子歸宓、義不掩恩。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博士王隨贊

賢哉先生、聖則夫子。道貴希聖、聞師行巳。
闕里服膺、國庠從祀。載享侯封、式昭德美。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汶陽伯。宋
眞宗咸平三年、加封鄆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子蔑子。

先賢公西子

名蒧，字子尚，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猗爾子尚、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唱。
師聽師明、友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寺丞劉筠贊

魯多學者、服勤遊聖。祝贏惟肖、蒧也成性。
綽有餘裕、是亦爲政。追侯于徐、用均天慶。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祝阿伯。宋
眞宗咸平三年、加封徐城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公西子。

先賢陳子　名亢，字子禽，河南開封府陳州人，少孔子四十歲。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惟禽之問，過庭其鯉。求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誠退而喜。且知聘聖，不私其子。

宋大中祥符二年吏部侍郎趙昌言贊

於美子禽，服膺尼父。問一得三，垂訓千古。名由實賓，德以位序。運屬封巒，爵崇介土。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潁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南頓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陳子。

先賢秦子　名非，字子之，山東兖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樂善哲士，伯于汧陽。傳道克正，垂名允臧。執德以弘，用心必剛。衮膺業履，式贊素王。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博士王隨贊

七十之賢，皆傳聖道。彼美子之，學臻堂奧。珍席圭璋，儒宫黼藻。列爵華亭，令名長保。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汧陽伯。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華亭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秦子。



先賢琴子 名張字子開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多能鄙事、聖人由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
宗魯雖友、弔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寺丞宋綬贊

反魯之始、從師去里。不試故藝、善言攸紀。
非義罷吊、崇仁爲美。銘嶽益封、用旌君子。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南陵伯、與琴牢並從祀孔廟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以重祀去牢存張、加封頓丘侯徽宗政和六年六月改封陽平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琴子。



先賢申子 名棖字子周、山東兗州府人。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剛毅近仁、志操莫渝。性匪覛飩、面豈予都。
有一於此、剛名可圖。云慾則柔、盖生之徒。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右司諫張知白贊

洙泗之秀、橫經魯堂。名亞十哲、道尊五常。
時巡駐蹕、闕里增光。封侯錫命、永代流芳。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封棖魯伯黨陵伯、並從祀孔廟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棖文登侯黨淄川侯。

國朝嘉靖九年、以重名去黨存棖改稱先賢申子。



先賢步子

名叔乘、字子車、山東青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勉勉子車、封邑淳于。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微既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博士張象中贊

聖人之門、子車服勤。學以時習、道宜日新。數仞爰處、函丈是新。追封遺烈、旌美儒臣。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淳于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博昌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步子。

先賢顏子

名噲、字子聲、山東兗州府曲阜縣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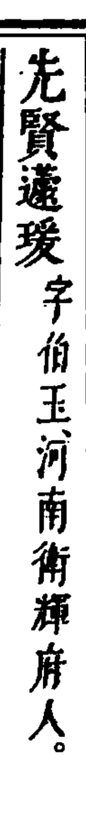
褒錫朱虛、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曳裾。賢業素蘊、美才以攄。百世不刊、載觀成書。

宋大中祥符二年太常博士張象中贊

回也庶幾、諸顏近之。洙泗受業、汶上從師。輔翊儒道、經營德基。俾侯于濟、君子攸宜。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朱虛伯。宋眞宗咸平三年、加封濟陰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賢顏子。



先賢蘧瑗 字伯玉河南衛輝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有衛伯玉、夫子與居。寡過未能、薦賛使乎。以屍諫君、友則史魚。果得進賢、爛然簡書。

宋大中祥符二年行太常博士崔遵度賛

達哉君子、外寬內正。紓禮直躬、衛風斯競。瑞命昭錫、元符報慶。俾執[illegible]⑥、千齡遇聖。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衛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內黃侯。

國朝嘉靖九年以孔子之所嚴事者不當在弟子列改祀于鄉。

先賢林放 字子丘山東兗州府人。



宋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

禮之有本、予能啓問。大哉斯言、光昭明訓。德輝泰山、誣祭能奮。崇茲祀典、盍永令聞。

宋大中祥符二年主客郎中刁衎賛

子丘明哲、道洽素風。問禮之本、爲儒所宗。東嶽稱美、長山表封。云停告畢、慶澤薦隆。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清河伯宋眞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長山侯。

國朝嘉靖九年以家語史記俱不載弟子列改祀于鄉。

校記

①璧：當作「璧」，參《史記・仲尼弟子列傳》。

②廻：當作「迥」，見《宋史・晁迥傳》。

③同②。

④成：當作「城」，見《宋史》卷一〇五《禮志》八。

⑤同④。

⑥闕字，乾隆《曲阜縣志》卷二四作「信圭」。

先儒左子

名丘明，山東兗州府汶上縣人。楚左史倚相之後。



宋丁謂贊

倚歟左氏，聞道素王。依經作傳，微旨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未光。慶封錫壤，廣魯之疆。

春秋左丘明，因春秋作傳，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張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賈護，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繇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真宗祥符元年，追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六年，改封中都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左子。

先儒公羊子

名高，山東青州府臨淄縣人。



宋晁迥[1]贊

高也解經，辯惑咸服。學宮所傳，齊名左穀。追奠肇封，衆心允屬。闕里彌縫，斯文載郁。

周末公羊高受春秋於卜子夏，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壽與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於世。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子廟庭。宋真宗咸平三年，加封臨淄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公羊子。

先儒穀梁子

名赤、山東兖州府人。



明呂兆祥贊

麟筆之初、寔始西狩。魯學垂傳、申董名茂。宣皇孝思、東朝神受。未應左丘、使赤讓後。

周末穀梁赤、孔子以春秋之説口授子夏、子夏授穀梁赤、赤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②後周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於是詔太子授公羊春秋。江公之傳、其後寖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學焉。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言穀梁氏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由是穀梁之學大盛。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龔丘伯、加封睢陽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穀梁子。

先儒伏子

名勝、字子賤、山東濟南府鄒平縣人。縣東北一十八里有伏生鄉。



宋楊億贊

伏生明經、爲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齒。壁藏其文、口授厥旨。建號旌儒、錫封仁里。

秦伏勝能言書。始皇焚書時、勝爲博士、獨壁藏之。作尚書傳四十一篇、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倪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迄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追封乘氏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伏子。

先儒高堂子 名生，山東兗州府人。齊公族也。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



宋周起贊

秦曆告窮、炎靈啓祚。篤生令人、允眞王度。名教斯宗、禮文有素。勳封昔成、式昭餘裕。

漢高唐生傳儀禮。齊與高唐生爲博士、博士禮十七篇。至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高堂生授瑕丘蕭奮、奮授東海孟卿、卿授后蒼、孝宣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眞宗咸平三年、追封萊蕪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高堂子。

先儒孔子國子 名安國、字子國、孔子十一世孫。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



宋錢惟演贊

顯顯臨淮、聖人之系。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朝廷、聿諒善繼。東封褒封、是受褒崇。

漢孔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以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於是始列於學宮。安國由博士遷臨淮太守、年六十卒於家。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聖廟、宋眞宗咸平三年、追封曲阜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孔子國子。



先儒毛子

名萇，字長公，北直河間府人。

宋王曾撰

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訓詁，誰其嗣之。
毛公興學，彖氏師資。疏封錫命，禮治禋期。

漢毛萇善說詩。漢初有魯、齊、韓三家並立，萇自謂子夏所傳。初子夏作詩序，以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毛亨，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詩也。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宮。萇授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俠授謝曼卿，曼卿授衛敬仲。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眞宗咸平三年，追封樂壽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毛子。



先儒董子

名仲舒，北直河間府景州人。州西南六十里廣川鎮，其故里也。

明呂調陽贊

漢繼絕學，孰專其門。惟子倡始，孔道斯尊。
春秋繁露，議論淵源。正誼明道，萬世名言。

漢董仲舒少治春秋，景帝時爲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爲江都王相，復相膠西。凡所著述，皆推明孔氏，抑出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徙家陝西興平縣，子及孫皆以學顯。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世。元文宗至順元年，從祀。

國朝洪武二十九年，追封江都伯。成化三年，改封廣川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董子。

先儒杜子

名子春、河南河南府偃師縣人。緱西南二十五里有緱氏廢縣、其故里也。



宋查道贊

三川二室、英靈所鍾。學窮周制、譽藹儒宗。杏壇闕里、差有比蹤。一命作伯、慶我天封。

漢杜子春、通周官。秦始皇深惡之、禁絕不傳。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六篇奏之。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王莽時置博士以行於世。子春受業劉歆、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明帝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時鄭眾、賈逵往受其業、二子爲發明其說、著周禮解。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註、皆祖子春焉。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從祀孔廟。宋眞宗咸平三年、追封緱氏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杜子。

先儒后子

名蒼、字近君、山東兖州府郯城縣人。



明呂一經贊

曲臺唱禮、傳之后公。二戴樹幟、立之學宮。篇四十九、人推馬融。疇不宗下、少府之功。

漢后蒼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並立於學宮。劉向考校經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煩重、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傳小戴之學、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蒼、前漢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國朝嘉靖九年、考古求禮、以蒼爲禮之宗、詔令從祀孔廟、稱先儒后子。



先儒王子④名通，字仲淹，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漢徵君霸之後也。世以儒顯。父隆，隋文帝開皇初，國子博士。

明呂元善贊

綿靡之後，誰復知儒。普天不醒，獨立大呼。手續六經，世孰傳諸。自王而韓，脉逝程朱。

隋王通，自幼篤學，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學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年，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文帝仁壽三年，西遊長安，見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大悦，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悦，乃作東徵之⑤歌而歸。僕射楊素勸之仕，對曰：「通有先人之敝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以具飦粥；讀書談道，足以自樂。不願仕也。」煬帝大業末卒於家，謚曰文中子。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



先儒韓子名愈，字退之，河南懷慶府修武縣人。後魏安定桓王茂七世孫。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秘書郎。退之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氏鞠育之。

宋呂祖謙贊

倡始斯文，不膠於物。馳騖楊馬，并包莊屈。富準周孔，觝排老釋。言以道行，世行爲一。

唐韓愈，年七歲，日記數千言，比長，盡通六經百家之學。舉進士第，遷四門博士、監察御史，貶陽山令。有愛及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歷改職方員外郎，復左遷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改太子右庶子，歷遷刑部侍郎。上佛骨表，貶潮州刺史。潮有鱷魚之患，爲文祝之。改袁州刺史，召拜國子祭酒，遷兵部侍郎，轉吏部侍郎。穆宗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宋仁宗⑥元豐七年，從祀孔廟，追封昌黎伯。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韓子。



先儒歐陽子 名修，字永叔，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人。父觀，宋眞宗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泰州判官。永叔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親誨之。

明呂兆祥贊

文忠作相，聲高宋世。奇專五代，書分唐志。撰脉宗韓，藝雄天地。聖宫配祀，濮園特議。

宋歐陽修，幼敏悟過人，讀書過目成誦。長游隨州，得韓愈遺藁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舉進士，試南宫第，擢甲科，補西京推官。入朝爲館閣校勘。仁宗慶曆二年，知諫院，出知滁州，徙揚州、潁州，遷翰林學士，使契丹。嘉祐二年，知貢舉，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參知政事。神宗熙寧四年，以太子太師致仕，自號六一居士。五年，卒於汝州，年六十有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稱先儒歐陽子。

先儒胡子 名瑗，字翼之，南直揚州府泰州如皋縣人。門人稱爲安定先生。其先世本長安，復居陵州。祖司冠參軍修已卒，葬如皋盧墓，因家焉。父納，爲寧海節度。在任生瑗，故爲海陵人。

明呂維祺贊

布衣召對，教授吳興。聖賢自待，脫畧功名。詔賜銀緋，不見寵榮。文昭未若，安定先生。

宋胡瑗，七歲善屬文，年十三通五經，以聖賢自期待。往泰山，與石守道、孫明復同讀書，十年不歸省。得家書，見面上平安二字，悅而置之，弗視，恐有所牽也。范仲淹薦於朝，以布衣對崇政殿，除湖州教授。仁宗皇祐五年十月，召至京師，爲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嘉祐元年，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國子監請留主太學事，上從之，賜緋衣銀魚袋。士出其門者凡數千，禮部歲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年六十七，卒於杭州，謚文昭，葬於烏程。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先儒周子 名敦頤、字茂叔、湖廣永州府道州人。世居營道濂溪之上。宋眞宗天僖元年丁巳、茂叔生於州之營樂里。幼孤、依舅氏龍圖學士鄭珦、愛之如子。



宋朱熹贊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宋周敦頤、仁宗景祐三年奏補試將作監主簿、改授分寧縣主簿。慶曆四年、除南安軍司理參軍、程顥、程頤從受業焉。移桂陽令。至和元年、遷大理寺丞、知南昌縣、改太子中舍、僉署合州判官事。轉殿中丞、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轉虞部員外郎、移永州。英宗治平四年、攝邵州事、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轉虞部郎中、提點本路刑獄、改知南康軍、因家廬山。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理宗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廟。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道國公。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周子。

先儒程子 名顥、字伯淳、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



宋朱熹贊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溥。

宋程顥、十歲能爲詩賦、二十六舉仁宗嘉祐二年進士及第、授京兆府鄠縣主簿、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英宗治平四年、移澤州晉城令。神宗熙寧二年、改著作郎、尋以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改知扶溝縣。哲宗立、召爲宗正寺丞、未任而卒。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也、享年五十四、葬伊川祖塋。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純。理宗淳祐元年、封河南伯、從祀孔廟。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豫國公。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

先儒程子

名頤，字正叔，河南河南府洛陽縣人，明道之弟。



宋朱熹贊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宋程頤仁宗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游太學，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義，詔爲南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元祐元年，應召至京師，除秘書省校書郎。召對，擢崇正殿說書。徽宗崇寧五年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卒於家，年七十五。葬伊川祖塋，世稱爲伊川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理宗淳祐元年，封伊陽伯，從祀孔廟。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洛國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程子。

先儒邵子

名雍，字堯夫，北直順天府涿州人。本姓姬，系出召公，故世爲燕人。堯夫年三十，從父古徙居河南府嵩縣鳴皐山，葬其親於伊水上，遂家焉。



宋朱熹贊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靜裏乾坤。

宋邵雍少時於書無所不讀，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仁宗嘉祐間，詔舉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神宗熙寧初，復求逸士，中丞呂誨等復薦之，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程顥初侍其父識堯夫，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又曰：「堯夫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哲宗元祐元年，謚康節。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廟，追封新安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邵子。

先儒張子　名載、宋人、世居大梁。父迪、宋仁宗朝仕至殿中丞、知涪州事、卒。諸孤皆幼不克歸、僑寓於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因家焉。

宋朱熹贊

蚤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宋張載、嘉祐二年登進士第、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縣令。熙寧二年、御史中丞呂公著言其有古學、神宗召見問治道、對曰爲政不法三代者、終苟道也。帝悅、以爲崇文院校書。十年、秦鳳帥呂大防薦召還舊職、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冬十二月、以疾歸、行次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貧無以歛、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葬於涪州墓南之兆。世稱爲橫渠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理宗淳祐元年追封郿伯、從祀孔廟。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先儒司馬子　名光、字君實、山西平陽府夏縣人。父池、幼孤、家貲數十萬、悉推諸父、而自力讀書。舉進士第、知光山縣、遷知鳳翔府、召知諫院、官至天章閣待制。生子三、光其次子也。

宋朱熹贊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宋司馬光、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除奉禮郎。時池在杭州、求簽蘇州判官事、丁內外艱、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爲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累官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出判西京留臺、退居洛陽十五年。哲宗初立、召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年六十八卒於西府。太皇太后聞之慟、與帝親臨其喪、贈太師、追封溫國公、葬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高宗建炎中、配享哲宗廟廷。度宗咸淳三年、從祀孔廟。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司馬子。

先儒楊子

名時、字中立、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



明呂濬贊

學喜雍熙、仕悲亂世。向立程門、何如諫議。雪深尺處、胡塵千里。龜山先青、照人不巳。

宋楊時、神宗熙寧九年登進士第。河南程顥與弟頤講孔孟絕學於熙豐之際、時以師禮見顥於潁。又見頤於洛。一日見頤、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遷荊州教授。號曰龜山先生。徽宗重和元年、召爲秘書郎、遷著作郎。欽宗靖康元年、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遷國子祭酒、轉工部侍郎。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紹興五年卒、年八十三。諡文靖。國朝弘治九年、追封將樂伯、從祀孔廟。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楊子。

先儒胡子

名安國、字康侯、福建建寧府崇安縣人。



明呂柟贊

仲尼憂世、志在春秋。發明奧義、實維康侯。致嚴褒貶、功繼前修。於煌錫命、千古垂休。

宋胡安國、哲宗紹聖四年中進士第。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方天若。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親擢爲第三。授太學博士。欽宗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起居舍人、皆辭。高宗朝進寶文閣直學士。以紹興八年卒、年六十五。諡曰文定。葬潭州湘潭縣龍穴山。國朝洪武初、以其春秋傳列於學宮。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追封建寧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胡子。

先儒朱子　名熹，字元晦，南直徽州府婺源縣人。父松，甫冠擢進士第，爲福建延平府尤溪縣尉。以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申午時生熹於尉之官舍。年十四，松亡，從父遺言，葬於建寧府崇安縣東南寂歷山，遂家焉。



元吳澂贊

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開豁、海濶天高。
豪傑之才　聖賢之學。景星慶雲　泰山喬嶽。

宋朱熹受業於劉勉之。勉之因松屬以後事、爲之如子、以女妻之。高宗紹興十七年丁卯、熹年十八、舉建州鄉貢。十八年戊辰、登王佐榜進士第五甲第九十人。二十年春、如婺源展墓。二十一年、授泉州府同安縣主簿。遷煥章閣待制、侍講、領鴻慶宮祠。寧宗慶元六年庚申三月甲子卒、享年七十一。謚曰文。特贈寶謨閣直學士。理宗寶慶二年、贈太師、追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國公。淳祐元年、從祀孔廟。元順宗至正二十二年、改封齊國公。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朱子。

先儒呂子　名祖謙，字伯恭，浙江金華府金華縣人。其先世山東萊州人，徙壽春。六世祖宰相夷簡，從開封。祖好問，隨高宗南渡，仕至尚書右丞，卜居金華。自四世祖希哲從程顥游，以儒行名於世，故其家子孫有中原文獻之傳。



明薛瑄贊

心平氣和、德優才博。友契閩川、學宗關洛。
任道惟堅、責人從簿。景仰前賢、式欽著作。

宋呂祖謙師林之奇、汪應辰、胡憲、而友朱熹、張栻、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孝宗隆興元年進士、⑧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宗學教授、丁內艱。除太學博士、改嚴州教授、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簡討。⑨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九淵。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累官著作郎。淳熙八年卒、⑩年四十五。葬武義縣東明招山。宋寧宗嘉泰八年、賜謚成。理宗嘉熙二年、改謚忠亮。景定二年、追封開封伯、從祀孔廟。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呂子。

先儒陸子　名九淵，字子靜，江西撫州府金谿縣人。



明呂逢時贊

子靜力學、別有天分。立地當場、每應必頓。紫陽對荅、何翅壘陣。忽于窮際、自得其問。

宋陸九淵，孝宗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淳熙元年授隆興府靖安縣主簿。四年丁母憂，六年服闋，改建寧府崇安縣。九年除國子正，敎諸生無異在家。十年除勑令所刪定官。十三年除將作監丞，詔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輳，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光宗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廷，即爲酌情决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惟不可訓者，始寘之法。

國朝嘉靖九年，從祀孔廟，稱先儒陸子。

先儒張子　名栻，字敬夫，四川成都府漢州綿竹縣人。唐宰相九齡弟九皋之後也。曾祖紘，舉茂才異等，知雷州。祖咸，舉進士。父浚，登進士，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封魏國公，謚忠獻。



明羅倫贊

穎悟夙成、進修不息。大本卓然、克齊道域。傳註發揮、四書羽翼。義利之言、後人矜式。

宋張栻，穎悟夙成，以古聖賢自期。長師五峯胡宏，五峯一見，即稱之曰：聖門有人矣。益自奮厲，作希顏錄。以廕補承務郎。高宗紹興三年，父忠獻公出督，奏栻充機宜。以軍事入見，上異之，除直秘閣。五年，除秘閣修撰、荊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山冲祐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孝宗淳熙七年卒，年四十八。學者稱爲南軒先生。寧宗嘉泰八[11]年，賜謚宣。理宗景定二年，從祀孔廟，追封華陽伯。

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張子。

先儒蔡子　名沉，字仲默，福建建寧府建陽縣人。西山元定之子。



明呂原贊

帝王之書，治法斯存。猗歟仲默，傳釋微言。精一執中，萬世攸遵。聿從明祀，式表推恩。

宋蔡沉少從朱元晦遊。元晦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父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成書傳及洪範皇極內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相薦用之，沉不屑就。其文長於論辯，詩早慕太白，晚入陶韋。理宗紹定三年卒，年六十四，世稱九峰先生。國朝正統元年，從祀孔廟，初謚文正。成化三年，追封崇安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蔡子。

先儒真子　名德秀，字景元，福建建寧府浦城縣人。



明蔡清贊

間世真儒，高山仰止。衍義一書，發揮宗旨。正學遂明，斯文振起。功德在人，宜陞從祀。

宋真德秀，寧宗慶元五年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繼試中博學宏詞科，召爲太學正。嘉定元年，遷博士，召試學士院，改秘書省正字，兼簡討玉牒。二年，遷秘書郎。五年，遷軍器少監，升權直。六年，遷起居舍人。理宗紹定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召爲戶部尚書，改翰林學士、知制誥。踰年，知貢舉，拜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端平二年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文忠，世稱西山先生。國朝正統元年，從祀孔廟。成化三年，改封浦城伯。嘉靖九年，改稱先儒真子。



先儒許子　名衡、字仲平、河南懷慶府河內縣人。父通、避亂開封、以宋寧宗嘉定元年生仲平於新鄭縣。

明吕本贊

氣和志剛、內圓外方。隨時屈伸、與道翱翔。發揮聖經、微旨用彰。名登從祀、斯文有光。

元許衡幼有異質、七歲入小學、授章句、問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憲宗四年、年四十六、召爲京兆提學。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召爲太子太保。至元八年、累遷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至元十八年辛巳卒、年七十二。語其子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成宗大德二年、贈司徒、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追封魏國公。仁宗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廟。國朝嘉靖九年、改稱先儒許子。



先儒薛子　名瑄、字德溫、山西平陽府河津縣人。

明吕兆祥贊

讀易河津、火其詩賦。死拒閹謀、生完我故。權雖嚇門、觸偏有路。曾不著書、人高翰素。

國朝薛瑄年十二能詩賦。永樂十八年庚子、父貞爲河南鄢陵縣教諭、命瑄就試河南、中第一。辛丑登進士第。宣德二年擢御史。正統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爲僉事山東。六年陞大理寺左少卿、退居年餘、起大理寺丞。景泰元年督川雲轉餉貴州、尋陞南大理卿。四年改北大理卿。天順元年遷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尋命主考會試。天順八年卒、年七十六、世稱敬軒先生。成化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從祀、劉文安繼請從祀。弘治九年令春秋專祀於鄉。隆慶五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薛子。

先儒陳子　名獻章字公甫廣東廣州府新會縣人。

明呂兆祥贊

丈夫得養　自高見地。何必康齋、與成儗議。
名欲與官　矢不就試。一片白沙、有七黑子。

國朝陳獻章宣德三年戊申生於新會縣之都會村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年二十歲領正統丁卯廣東鄉薦戊辰辛未再上禮部不第。聞江右吳康齋講伊洛之學往從之游遂棄其學而學焉。成化二年游太學名動京師五年復上禮部不第遂歸隱白沙十七年江西藩臬聘主白鹿書院敎辭十八年布政使彭韶督府朱英交薦召至京師不就試懇辭乞終養特授翰林院簡討弘治十三年庚申卒年七十三學者稱爲白沙先生。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



先儒胡子　名居仁字叔心江西饒州府餘干縣人。

明呂兆祥贊

昔天讀書　力闢制舉。公獨求心、見我眞處。
梅溪山中　世横塵豎。帯布英雄　一代千古。

國朝胡居仁宣德甲寅年生年十七受春秋爲舉子業聞吳康齋講學於崇仁里徒步往從之於是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誦詞章爲不足事專用心於內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四方摳衣及門者衆築室於梅溪山中語學則曰爲己語治則曰王道又曰第一怕見得不眞第二怕工夫間斷多有質美者好高入於禪聰詞失於矜不知操存省察爲何事安能造道德之域成化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一。萬曆十一年從祀孔廟稱先儒胡子。



先儒王子 名守仁，字伯安，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父華，成化辛丑狀元，歷官南吏部尚書。

明呂兆祥贊

忠刜閹奸，智丞地遠。初命督虔，得專討叛。聲金集成，勳鐵耀務。開門閉門，公來彼返。

國朝王守仁，成化壬辰年生，弘治壬子與胡端敏、孫忠烈同舉浙江鄉試，己未以禮經中會試第二，授刑部主事，甲子主考山東，得人最盛，調兵部，正德元年，謫貴州龍場驛丞，四年陞廬陵知縣，五年陞南刑部主事，六年調吏部，歷陞郎中，七年陞南太僕寺少卿，九年陞南鴻臚寺卿，十一年陞南贛巡撫，十二年宸濠變，作起兵勤王，獲濠獻俘，封新建伯，兼兵部尚書，嘉靖六年征岑猛黨，因平八寨，以病乞致仕，行至南安卒，年七十一，世稱陽明先生，謚文成，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廟，稱先儒王子。

校記

①廼：當作「迥」，見《宋史·晁迥傳》。

②據《漢書》卷八八，「後周」二字當是衍文。

③唐：當作「堂」，見右引書。下同。

④微：當作「徵」。

⑤徵：當作「征」，見《山西通志》卷一三二《王通傳》。

⑥仁宗：當作「神宗」。

⑦子：當作「君」，見《宋史·司馬光傳》。

⑧興隆：當作「隆興」，宋孝宗年號。

⑨簡討：當作「檢討」，官名。

⑩嘉泰八年：按「嘉泰」僅四年，此必有誤。「泰」或當作「定」。

⑪同⑩。

⑫同⑨。

⑬同⑨。

孔顔孟三氏誌

明成化十八年張泰刻本

明・劉濬 輯

《孔顔孟三氏誌》六卷、《提綱》一卷，明劉濬輯，明成化十八年張泰刻本。

劉濬，永嘉（今浙江温州）人，鄉貢進士，成化中官鄒縣儒學教諭。

鄒縣爲孟子所生地，有孟廟在。劉濬因考證孔子、顔子、孟子三氏世系以及褒崇諸典，彙輯成書。書前爲《三氏地總圖》及《提綱》共一卷。正文六卷，包括《宣聖孔氏誌事蹟》四卷、《復聖顔氏誌事蹟》一卷、《亞聖孟氏誌事蹟》一卷。皆首考姓氏源流，次列出處事蹟，次列廟宇、林墓，次列歷代封謚、褒崇、主祀、賢宦之典。至於歷代贊詠頌美之詩、祭告修建之文，亦皆録於其後。

其書對孔、顔、孟三氏世系及歷代褒崇典禮記載較詳，尤以金、元時期之相關資料爲少見，可補史志之不足。「志事」部分《宣聖孔氏志事類》、《復聖顔氏志事類》、《亞聖孟氏志事類》，分列姓氏源流、出處事迹、歷代封謚、詔旨、贊文、誥敕、廟宇沿革、歷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歷代題詠、歷代修建廟宇碑文等内容，網羅豐富，匯集藝文，爲該書之特色。

是書亦有不少疏誤。前列《提綱》一卷，則壬子四月紫陽楊奐所述《東游記》。壬子爲元憲宗二年，而濬於「壬子」下注云「元憲宗淳祐十二年」，紀年既誤，又以宋理宗年號移之於元，殊爲疏舛。而文字魯魚亥豕之誤尤多，此蓋明人編書、刻書之通病，不必諱也。

新脩孔顔孟三氏誌序

成化甲午冬，潘典教鄒，謹越三日甲子，敬謁

宣聖孔子廟暨顔孟二賢廟，俯拜瞻仰，望之儼然。退自喜曰：生平讀書，仰慕聖賢，今官鄒魯，親遊聖門，得非幸歟。明年乙未，

欽差提督學校僉憲畢公瑜按臨是邑，考試之暇，前潘謂曰：鄒魯之地，孔顔孟三氏之鄉，古今學者誦詩讀書，博文約禮，但知其槩而已。然其出處世系之詳，行事褒崇之典，若非親造其地，體驗之真，孰能知哉。三氏之誌，其可闕乎。於是即近地委師儒，若寧陽教諭宋叔昭、嶧縣教諭吳伯淳，暨潘濫竽，亦在委焉。以是考譜諜，述碑銘，閱古今詳傳記，凡五易稿，而得其七八矣。然家藏故典，不能盡詳。成化庚子，潘與伯淳各典文衡去，而畢公適亦已故。又三載，得

宣聖五十八代孫三氏學學録孔公璜祖庭廣記本而誌始備，尤未盡正。成化壬寅冬，鄒尹肅寧張泰以戊戌進士來宰是邑，廉勤忠孝，勇於有為。潘以遺稿獻，慨然喜曰：予志聖賢已久，今誌之脩，得非天耶。乃任厥事，重新考正，以成是誌。釐成一帙，分為六卷，名曰孔顔孟三氏誌。以其聖賢所生，同為一鄉故也。誌成，捐俸鋟梓，以廣其傳，俾與四方多士，咸獲觀仰。吁，是誌之脩，歷八載而未備，是誌已備，待一人而始成。事豈偶然哉。夫天生聖賢，為非常，誌聖賢之事，亦不常。苟非得人，以成其事，疇克是耶。且凡物有本斯有末，此理之自然。是誌為書，首之以姓氏源流，而原其本。本源既厚，篤生聖賢，聖賢既生，事業有作。此尼丘毓聖，出處事蹟者次之。事業可師，垂憲萬世，廟祀以報其功，塋葬以厚其德。此廟宇、林墓又次之。有功德者，必加封，承世襲者，必典祀。此封謚褒崇、主祀賢官之典以次而

列焉。若夫賛詠頌美之詩、祭告脩建之文、則又次序而終焉。不惟是已詳其地者、則有三氏一圖可考。提其綱者又有東遊一記可徵本末不遺先後有序。以是而觀鄒魯之境宛然在目。聖賢之蹟雖遠可知。三氏之誌至是備矣。雖然此特聖賢出處本末耳。若論功德之盛則與天地同其廣大自有古今諸書傳記在。抑亦有待文宗翰筆之所訂正。敢以淺陋議其萬一。因其有委姑述此以記始終歲月為序云。

成化十八年歲在壬寅春三月既望庚午科鄉貢進士兖州府鄒縣儒學教諭永嘉劉濬頓首拜書。

孔顔孟三氏誌序終

孔顔孟三氏圖

孔顏孟三氏志目録

孔顔孟三氏誌目録終

孔顔孟三氏志提綱

東游記元紫陽先生楊奐然甫之所作也。先生居豐鎬間，來游于魯，故曰東游。

壬子元憲宗淳祐十二年。春三月十六日庚子、與叨與東平行臺公宴于東園。是日、衣冠畢集、賓主相忘、蓋勝會也。既而主席者請與謁闕里。迨丙午、乃命監脩官廣龍韓文獻、德華、上谷劉詡子中相其行。丁未、同德華、子中暨攝祀事孔搢器之、梁山張宇子淵、汴人郭敏伯達出望徽門。幕府諸君、若曹南商挺孟卿、范陽盧武賢叔賢、亳社李禎周卿、江陵句龍瀛英孺、信都李簡仲敬、濟陰江紱孝卿、梁園李紱綬卿、華亭段郁輔之、祖於東湖之上。既別、自西而東、行六十里、宿汶上縣劉令之客廳。汶上、古之中都也、先聖之舊治、魯定公九年宰於此、縣署之思聖堂是也。有杜子美望嶽詩刻。王彥章墳祠在西城外。以斯人而仕於梁時可知也。戊申晨起、器之從間道先往。是日至兖州、會州佐孟謙伯益、州倅張鐸振文、謁嶧山之勝爲甚詳。子美所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者、登南城樓詩也。徐在南四百里、青在東北七百里、海在東北又不啻千里、岱嶽二百餘里。吁、二三千里之遠、今一舉而至與其終身拘拘儒儒於百里之内者、不亦異乎。己酉、拉振文而東。不四五里、過泗河、地頗高敞。南望嶧嶧諸峯、出没於煙蕪雲樹之表、使人豁如也。又一舍許、達于苗孔村、見曳而斷者、其魯城壘。而合者、其孔林歟。不覺喜色津津、溢於眉睫也。未幾、器之鞏躍馬出迓、遂入自歸德門。魯門一十有二、正南曰稷、左曰章、右曰雩。正北曰圭、左曰齊、右曰龍。正東曰建春、左曰始明、右曰鹿。①正、正西曰史、右曰萊、歸德其左也。當時天下學者多由是門入、故魯人以此名之。族長德剛又率諸子弟姪迓于廟之西、相與郤馬趨躬、趍大中門而東、由廟宅過廟學、自毓粹門之北入。禰廳在金絲堂南、燕申門之北、堂取魯恭王事也。是日私忌、不敢謁。庚戌、鐘鳴、班杏壇之下、痛廟貌焚爇、北向鄆國夫人新殿、設繪像脩謁、而版祝

如禮。告
先聖文宣王曰、嗟乎、聖人造物也、七十子造物之
物也、於問荅之際見之矣。問仁者七、而荅之者
七。問孝者四、而荅之者四。問政者九、問君子者
三、所以荅之者無一似焉。不惟不違其所長、而
亦不強其所不能。故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
造物奚間焉。垂世立教、百王所仰、未有由之而
不治、舍之而不亂者也。春秋諸國執務於曾。隆
千八百年而知有曾者、吾聖人之力也。吁、生而
不見用、沒而顯之以聞、何負於曾也。後之有國
有家者、獨不思之邪。今日何日、簡留庭下、死無
憾矣。將旅悠悠、禮物弗備、敢薦以誠。告
先師兗國公曰、夫士君子之學原於治心。聖門三
千、徒孰非學也。曰好之者、獨公爲然。無事業見
於當時、無文章見於後世。考之傳記、一再問而
止。察之日用、一簞瓢而止。縣亘百世之下、自天
子逮於庶人、無敢擬議者、將從無慾始乎、抑非
也、不可得而知也。適謁林廟、獲瞻井里、瓢祭以

告。告
先師鄒國公曰、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
月之歟。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
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
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
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
好辯者哉。吾等去聖彌遠、欲學無師、而復執志
不勇、惟神其相之。降階謁齊國公曾國夫人之
故殿。殿西而南向者、尼山毓聖侯也。次西而東
向者、五賢堂也。謂孟也、荀也、揚也、王與韓也。碑、孔
中丞道輔文。中丞篤於信道者也、於家法無愧
矣。奠謁既畢、遂飲福于齋廳、賓主凡二十有五
人。酒三行而起、執爵者族中子弟也。進退揖讓、
禮貌可觀、信乎遺澤之未涸也。焉知教養之父、
明詔之下、人物彬彬、不有經學如安國、十一世
孫。政績如不擬 四十四世孫。者乎。杏壇二字、竹
溪党懷英書。壇之北、世傳子路捨丁石、蓋石之
醫也。夫所謂勇於義而已、豈區區若是邪。一有

率爾之對、而不免流俗之口。盍亦慎諸。壇南十
步許、真宗御賛殿也。七十二賢并諸儒賛、從臣
所撰。貞祐火餘物也。手植檜三、西兩株在賛殿
之前、一株在壇之南。焚擷無復孑遺。好事者或
爲聖像、或爲簪笏、而香氣特異。趙大學秉文、麻
徵君九疇有頌有詩、世多傳誦之。次南碑亭二、
東亭宋碑一、呂蒙正撰、白崇矩書、太平興國八
年十月建。金碑一、党懷英撰并書篆。西亭皆唐
碑也。一碑崔行功撰、孫師範書、碑陰刻武德九
年十二月詔、又乾封元年二月祭廟文。一碑、江
夏李邕撰、范陽張庭珪書、開元七年十月建。次
南奎文閣、章宗時剏、明昌二年八月也。開州刺
史高德裔監脩。閣之東偏門、刻顧凱之行教、吳
道子小影三像。東廡碑六、皆隸書、而魯郡太守
張府君碑非也。西廡之碑八、隸書者四、餘皆唐
宋碑也。是日晏罷、併出北偏門、由襲封廨署讀
姓系碑文。又北行、由陋巷觀顏井亭、亭廢矣。北
出龍門、入孔林、徘徊思堂之上。由輦路而北、夾

路石表二、石獸四、石人二、獸作仰號之狀。拜奠
先聖墓、如初禮。墓前砌以石、各厚三尺許、方如之。
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
東連泗水侯伯魚墓、南連沂水侯子思墓。世家
云相去十步耳、而容迴若此、疑後人增築之也。
然規制甚小、禮之所謂馬鬣而封者是也。子思
之西石壇、居攝元年二月造、有曰上谷府卿者、
有曰祝其卿者。
先聖墓西北、白兔溝也。二石獸狀甚怪。林廣十餘
里、竹木繁茂、未見其比。而楷木以文、爲世所貴。
無荊棘、無鳥巢、將吾道終不可蕪沒、而鳳鳥有
時而至歟。林東三里、講堂也。林與堂俱在洙北
泗南。按世家云、周敬王三十六年、孔子自衛返
魯、刪詩書、定禮樂、繫易於此。硯臺井在其西、惜
去秋爲水漫沒矣。辛亥、謁周公廟。廟居孔廟之
東北三里、有真宗御賛碑。車輞井在正東少南、
水清白而甘、俗呼漿水井者是也。廟北雙石梁
井、石上綆痕有深指許者。百步許、得勝果寺、曾

故地也。殿之東北大井、圓徑六十尺、深二丈、水色墨如也。東過顏侍郎墓林城之趾，顏廟也。廟中孤檜高五丈餘。由曲阜西復東北行一里、入景靈廢宮、觀壽陵、陵避諱而改也。東北少昊陵壽丘、所、宋尊陵疊於石而飾之也。前有白石象、為火爆烈。壇之石欄窮工極巧、殆神鬼所刻也。讀碑記、始知草剏於祥符、潤飾於政和、而大定中因之而不毀也。此亦人君治平之久、狃於貪侈之心之所徼也。福豈可求、則二帝三王必先衆而為之福可求乎哉。大碑四、誄云萬人愁者是也。而二碑廣二十有三尺、闊半之、厚四尺、贔屓高十有三尺、闊如之、厚四尺、龜趺十有八尺。二碑廣二十有四尺、濶半之、厚四尺、贔屓高十有八尺、濶十有六尺、厚四尺、龜趺十有九尺。一在城之外、一在城之內、無文字、意者甫成而金兵至也。陵曰壽陵者、識何謂耶。入東門、飾器之家、復西南駛、觀漢之魯諸陵、大塚四十餘所、石獸四、石人三、人胸臆間篆刻、不克盡識。有曰有漢樂安太守廱君眾塚者、有曰府門之其者。[2]折而北、度沂水、觀逵泉、水中石出、如伏黿怒鼉。石碑云曾之泉宮也。蔣暮歸、自稷門望兩觀穹然、以少正卯之姦雄、而七日之頃、談笑剔去、則知舜誅四凶、使天下翕然服之明矣。孰謂聖人而有兩心哉。後世如操如懿、得全首領于牖下、不為不幸矣。登泮宮臺、臺下之水自西而南、深丈許、而無源。吁、僖公一諸侯、能興學養士如此、三詠采芹之章而後下。其西靈光殿基也、破礎斷瓦、觸目悲涼。而王延壽所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者、今安在哉。壬子、復由縣城東北行十里許、過陶樂村、南望脩壠曼延不絕者、周之魯陵也。東南五里、達防壽村、拜

聖考齊國公墓、林廣四十畝。墓前石刻、甲辰春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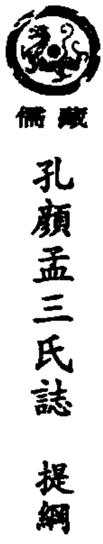
月望日、

宣聖五十一世孫元措立石、滋津高翻書。溝水在林之東北、入于泗、其南防山也。而山之峯東西五。禮云合葬於防是也。林之北、東蒙路也。自西

峯而南、謁顏子墓、石刻曰先師兖國公、太定甲辰三月、先聖五十代孫承直郎曲阜令襲封衍聖公孔摠立石、太原王鈞書。墓前一石僅二尺許、兩甲士背附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正北有小塚、不可考。顏氏子孫二房、在少東上宋村。是日東南行、並戈山而西、由白村歷西曽原、達東曽原、館房氏家。泗川公古具雞黍以待。古、孔氏壻也。問之、不知為公孫、公西也。地多虎狼、牧者為之懼。比眈、幸無所苦。癸丑、穿林麓而東、約六里許、達尼山。五峯隱隱在霄漢間、而中峯迥出、昔之所謂圬其頂者是也。廟廢雖久、而規摸猶可見。其西智源谿橋也。端南即大成門、次北者即大成殿也。其東泗水侯殿、其西沂水侯殿。大成殿之後、鄆國夫人殿也、其後齋所也。西有齊國魯國之殿。齊國之南東、而南向者、毓聖侯殿也。大成之東齋廳也、兵餘獨存焉。正北中和壑也。廟之東南觀川亭也、瓦礫中得一斷石、蓋前進士浮陽劉熚夾蘆辨也。或曰火驢、劉惡其鄙俚、故辨正之。夾蘆峴在尼山西、由亭之東回旋而下、得坤靈洞、石角巉巉、不可入。族長云、廟戶管用吉、成嘗持火曳綆而入、比三數丈、忽際間有光、覩一室廣兩楹許、中横石床、石枕、皆天成也、而不可動。今五十年矣。以管與吉幼而孱、故可入也。所言如此。洞名劉熚之所刻也。因涉沂水、過顏毋山、下觀文德林、以草木障翳、願與望非無所見。尋舊路復達魯原。飯已、西南溯嶠下而出由桑家莊、歷峻山二十里而近、達四箕山。過兵主傳正、徐刑③人、導至鄒國公墓。墓在廟之東北、有泰山孫復碑、孔中丞立石。其西大塚七、比正墓差小。無從考之。南有寺曰亞聖寺、有碑、傍有古墓三。行四五里、過黄佳④村。又十里、由石經埠正南少西行二十里、達鄒縣、宴彭令宅。四月甲寅朔、飯後出南門、二十五里許、達嶧山。嶧山之西北、絶澗亂石如屋。既而遇道者李志瑞、為之前導。復西北行、遊太湖、懸鍾二洞。東南行、入燕子崖。僕

以病足，與德華品下坐，待諸君之還。晡時，子中
董暨至，國祥且示嶧山圖一紙，按圖指顧，若仙
橋之巨石，七真之西軒，下瞰紀侯之重城、漢相
之故冢，一一如眼底。如玉女峯、千佛塔，尤號奇絕。
暮至，統泉脩竹、雜花名菓，殆若屏面，而容纖数
哉。適夕陽下山，遄還由西北而進，達于縣之南
關。報孟氏諸孫迎於道左，即造鄒國公廟庭。莫
已入縣，復安於舊館。縣父老請見，為歡飲竟夕。
乙卯，出西門北行十里，入崗山寺，而孟氏諸孫
復携酒至。由竹徑渡横橋，休于主僧之靜室。良
久，出山，東北行二十五里，達馬鞍山，謁孟母墓。
北行十五里，達趙氏莊，飯孔族家。又十里許，達
于魯城之南，登郊臺。臺東西五十八步，南北四
十步，魯之臺可見者三，是臺與泮宮甚臺、莊公臺
也。不知書雲物者何所出，參考之。北涉沂水，由
竹逕登浮香亭，亭以梅得名。出北一石穴，茶泉
也，亦竹溪書而不名。緬思前輩風度，又有足敬
也。丙辰，曲阜官佐至，以私忌不敢飲。丁巳，將訪

矍相圃、會功叔五十二代孫道其子治同諸官
佐具酒饌復至，不果。時功叔抱樂正子之疾。戊
午，從德剛子中登西南角臺，望射圃。圃在歸德
門裏道側，積土隱起草中，或其所也。臺泰和四
年七月六日，故人慶得之所築也。竊有感于懷。
慶得，元措字也。是夕，孔族設祖席齋廳。己未，辭
先聖於杏壇之下，族長德剛率族人別於歸德門
外。國祥暨德剛之子立之護至兗州西。嗚呼！讀
聖人之書，游聖人之里，幸之幸者也。然有位者
多以事奪，無位者或苦力之不足也。況以鄒、鄗
之西，望鄒魯之遠，與南北海之所謂不相及者
何異焉。流離頓挫中，有今日之遇，伯達既繪為
圖，且屬僕記之。敢以衰朽辭？勉強應命，將告未
知者。是歲四月五日，紫陽楊奐記。



校記

①正：當衍，見《還山遺稿》卷上。

②拆：當作「折」，見右引。

③刑：當作「州」，見右引。

④住：當作「注」，見右引。

孔顏孟三氏誌卷之一

賜戊戌進士山東兗州府鄒縣知縣肅寧張泰校正
鄉貢進士山東兗州府鄒學教諭永嘉劉濬編次
宣聖五十八代孫三氏學錄闕里孔公璜輯録

宣聖孔氏誌事類

○姓氏源流 史記及宗譜諸書附

孔子之先、黄帝之後也。黄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契、帝堯臣、始封于商、賜姓子、是為子姓之祖。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冥、冥生根、根生微、微生報丁、報丁生報乙、報乙生報丙、報丙生主壬、主壬生主癸、主癸生天乙、是為成湯、革夏而有天下。天乙生太丁、太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太戊生河亶甲、河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小乙、小乙生武丁、武丁生祖甲、祖甲生庚丁、庚丁生武乙、武乙生太丁、太丁生帝乙。周武王克商、封帝乙長子微子啓于宋、以奉湯祀。微子卒、立弟思衍以嗣其後、因號微仲。微仲生宋公稽、宋公稽生丁公申、丁公申生湣公共、一作哀公熙、熙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宋父周生世子勝、世子勝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嘉、宋卿。至是五世親盡、別為公族、始以孔為氏。一曰孔父生時賜姓也。嘉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祈父、一作睪夷、夷生防叔、避居于魯。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生丘、字仲尼、是為先聖孔子。當此時、鄭有孔張、衛有孔悝、魏有孔達、彼三孔者、皆出姬姓、蓋姓同而族異也。獨子姓孔氏始于宋孔父嘉、其子孫來魯、遂世為魯人。孔子以後、附居祖廟。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子順、子順生鮒、鮒弟騰、漢興、始封奉嗣君、是為第九代。生忠、加封侯、歷代因之。忠生武、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均生志、志生損、損生曜、曜生完①。完弟之子羨嗣。羨生震、震生嶷、嶷生撫、撫生懿、懿生鮮、鮮生乘、乘生靈珎、靈珎生文泰、文泰生渠、渠生長

孫、加封公、生英悊及嗣悊。嗣悊生德倫、改封侯。德倫生崇基、崇基生璲之。唐開元復封公。是三十五代。璲之生萱、萱生齊卿、齊卿生惟晊、惟晊生策、策生振、振生昭儉、昭儉生光嗣、光嗣生仁玉、號孔門中興祖。仁玉生宜、宜生延世、延世生聖佑、聖佑堂弟宗愿生若蒙及若虛、若蒙生端友、既封、隨宋南渡。弟端操在北、襲封主祀、生璠弟玠寓三衢、繼端友封。其後世次莫詳。璠生拯及揔、揔生元措。再世失嗣、以從兄元孝之弟元用嗣爵。元用生之全、及孫治權奉祀事。後元孝子之厚生浣、浣生思晦、思晦始正世封、生克堅克堅生希學、是為五十六代。際遇

聖明龍興、仍命世襲封衍聖公。希學生訥、訥生公鑑、公鑑生彥縉、彥縉生承慶、承慶家嗣弘緒、次弘泰、俱襲封衍聖公、以奉祀事。自孔子傳世至今、實六十一代矣。蓋孔子本黃帝之後、衍商宋之支、為孔族、六傳功德之大宗。並聖門萬世不斷之慶澤、是宜天道福善之無爽、

國家崇報之有加、而神明之胄、益引益長、愈久愈光、如此云。

○尼丘毓聖 論先聖畫像附

祖庭廣記云、叔梁大夫紇雖有九女、而無子。其妾生孟皮、一字伯皮、有足疾。於是乃求婚於顏氏。顏氏有三女、其父問曰、陬大夫雖父祖為卿士、然其先聖王之裔、今其人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吾甚貪之、雖年高性嚴、不足為疑。三子孰能為之妻。二子莫對。其幼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家語云、叔梁紇求婚顏氏、禱尼丘之山、生孔子。傳云、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妊十一月、生。祖庭廣記云、先聖誕生之夕、有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之音。於是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首洼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

顙、斗脣、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脥、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脩上趨下、末僂後耳、面如蒙倛、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孔子適周、周大夫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非聖人之興者乎。齊子與迺復見孔子、子與曰、聞子之名、不曾親子之形久矣。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淵海之為大。○先聖四十七代孫孔傳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真。唐劉禹錫許州廟碑、謂堯頭、禹耳、華冠、象佩、取之自鄒曾者、即所傳小影也。四十六代孫孔宗壽云、家藏唐吳道子所繪先君夫子、按几而坐、從以十弟子者、亦謂之小影。其立而顏淵侍者、世謂之行教、行教已有石本、小影但摹傳之多。慮久而訛、今亦刻之堅珉、庶愈久不失其真也。廣陵馬大年為夏縣令、寄居司馬朴家、見所藏先聖畫像、乃唐人王維筆。眼中神彩、殊不類常像、上長下短、背微僂、以傳考之、當然。莊子載老萊子出薪、遇先聖、反以告曰、有人於此、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注、長上而促下、末僂、僂曲也。後耳、耳近後也。視若營四海、則聳世之簪可消也。其像皆可畫。若夫視若營四海、則非摩詰不能作也。抑形狀末也、論語記聖人之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則雖摩詰亦莫作也。

○出處事蹟、史記序說及歷聘紀年附

一歲、在魯、生於昌平鄉陬邑。按傳記、孔子名丘、字仲尼、父叔梁紇、母顏氏。周靈王二十一年、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日甲申時生。初、叔梁紇娶顏氏、禱於尼丘之山、生孔子、而圩頂、故因名若字。

二歲。至三十歲、常在魯。

三歲、聖父叔梁紇卒、葬於魯東防山。

六歲、為兒嬉戲、嘗陳俎豆、設禮容。
七歲、周靈王崩、景王立。
十歲、魯襄公薨、昭公立。
十五歲、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十六歲、聖母卒。初、聖父叔梁紇卒、葬于魯東防山。至是、母卒、殯五父之衢。郰人曼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于防焉。事見史記。又按歷聘紀年作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卒、未知孰是。今兩存之。
十七歲、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敢余侮。饘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事見史記。
十九歲、娶宋亓官氏。

二十歲、仕於魯、為委吏、料量平。生子鯉。因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鯉、字伯魚。
二十一歲、為乘田吏、畜蕃息。按歷聘紀年、二十歲為乘田委吏、未知孰是。
二十四歲、聖母顏氏夫人卒。事見年譜為是。
二十七歲、郯子來朝魯、人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以火、共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官。自顓頊氏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事出家語。按歷聘紀年是歲適楚。
二十八歲、孔子見郯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二十九歲、聞師襄善琴、遂適晉學之。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學之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夫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

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爲人矣。黯然而黑、頎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孰能爲此也。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君子、聖人也、蓋文王操焉。〔按史記、學琴事在五十六以後、六十以前。今在此、與世紀年合。未知孰是。〕

三十歲、孔子自謂三十而立。

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孔子適齊。〔按序說在三十五歲、今作三十一歲、以序說爲正。〕

三十二歲、周景王崩、敬王立。孔子在齊、景公欲以廩丘之邑爲孔子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亦甚矣。

三十三歲、孔子在齊、景公舍於外館。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其釐王之廟乎。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釐王變文武之制、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天災所宜加也。既而使者報釐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三十四歲、訪樂於萇弘。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問史伯常鸞問道、孔子曰、剛者必折、勁者數傷、倨者不親、利者不獘。此四者、君子之所戒也。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斧扆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誠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誠、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不絶、或成網羅。毫末不扎、拔書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

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誡之哉。顔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按歷聘紀年、訪樂事在三十四歲、或爲三十九、非也。

三十五歲、自魯適周、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也。老聃曰、子惡乎求之哉。曰、求之度數、五年而未得也。曰、子惡乎求之。曰、求之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也。老聃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以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其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立、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孔子退、無何、復見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於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他日、又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夕不寐矣。君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物植固有立矣。君子欲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爲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爲廣。泉涸、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孔子曰、今日吾聞、敢問至道。老聃曰、夫道窅然、難言哉。將與汝言其涯

署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其來無跡、其往無涯、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其用心不勞、其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歟。若歸而求之於其身、則道不遠矣。孔子歸、子貢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歸哉。孔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飛者吾可以矰、游者吾可以綸、走者吾可以網。至於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上天、吾所不能測也。今見老聃、其猶龍乎。又何老聃矣。按序說在三十五歲、或爲三十八、非也。

三十六歲、在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與齊太師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他日、又問政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事見史記。又按歷聘紀年、三十五歲適齊、留七年、又去適周。與此不同、覽者詳之。

三十七歲、自齊歸魯、見延陵季子聘於上國。季子之子死、孔子往觀其葬、曰、延陵季子其合禮矣。先孟僖子將卒、囑南宮敬叔并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來師孔子。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子將

適周、頎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子車一乘、馬二匹、及侍御者、敬叔與孔子俱適周。

四十歲、子曰、四十而不惑。是時、將去周、老聃送之曰、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請竊仁者之號、送子以言。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辨宏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而道彌尊矣。

四十二歲、魯昭公薨、定公立。按歷聘紀年、反魯在十四年。

四十三歲、在陳。陳惠公賓之於上館。有飛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珎玉、展親。分異姓以遠方職、使無忘服。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金櫝。于時皆稱孔子之聖。按史記、楛矢事在五十六歲後、六十歲前。今在此、不知何據。

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

季平子卒、桓子嗣立。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孔子云得狗。孔子曰、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蜽。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吳伐越、隳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孔子、骨何者最大。孔子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群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群神主、故謂之神。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客曰、防風何守。孔子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孔子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事見史記。

四十八歲、遷司空。按史記、為司空在三十歲以前、此作四十八。朱子序說以五十一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子欲往、而卒不行。定公以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遂為司空、又為大司寇。當以序說為正。

五十歲、遷司寇、斷獄訟、必平允。按歷聘紀年、五十二為司空、同冠、與此稍異。覽者詳之也。

五十一歲、以司寇攝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少正卯皆兼有之、此乃人之奸雄、故不可赦也。出家語、此加詳。按序說及史記、誅少正卯在五十六、與此不同。當以序說、史記為正。

五十二歲、魯定公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相事。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子以公退曰、士以③兵之。吾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慚而退兵。乃奏宮中之樂、俳優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奈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家語加詳。

五十三歲、為大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偽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飾牛馬者不儲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於塗、耕者遜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尚忠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衮衣章

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五十四歲、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隳三都。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不肯墮成、公圍成。

五十五歲、魯國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及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往觀終日、怠於政事、三日不朝。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及郊、孔子從而祭、膰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乃作猗蘭之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曰邁、一身將老。遂適衛。出史記。此尚為略。

五十六歲、適衛。自衛至曹、自曹至宋。按歷聘紀年、是歲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三月、魯國大治。齊人歸女樂、遂適衛。去衛適匡、匡人圍之。過蒲、復反衛。去衛過曹、適宋、司馬魋欲害之、去宋適鄭。與年譜大同小異、覽者詳之。

五十七歲、自宋適陳、過匡、匡人圍之。蓋孔子貌類陽虎、虎嘗暴於匡、因此圍之。五日、夫子絃歌不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既而甲者進曰、吾初以為陽虎也。遂解圍。按歷聘紀年、是歲自鄭適陳、留三年。

五十九歲、適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不見、見之禮答焉。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公欲伐蒲、問孔子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為不可。今蒲、衛之所以待晉楚也。以衛伐之、無乃不

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靈公曰、善。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過市。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醜之、去衛適曹、曹人不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將要殺之、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按歷聘紀年、是歲自衛適晉、臨河復反衛、如陳、留一年。今按下文適及在六十二歲、而史記在六十歲以前、史記爲是。

六十歲、自宋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外。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皋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六十一歲、自陳適蔡。出歷聘紀年。

六十二歲、在衛。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置鼎於庭、不與己者烹之。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曹簡子使人來聘。西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臨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得志而殺之。夫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其邑。何則、諱傷其類也。況人乎哉。於是回車息鄹鄉、作鄹操以哀之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師。周游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出家語。又按歷聘紀年、是歲自蔡如葉、去葉反蔡。

六十三歲、自衛之陳。陳侯起陵陽之臺、未畢、而

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逃、將殺之。孔子既見陳侯、與登靈臺而觀。陳侯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對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以子道來、不日成之、何戮之有。陳侯赦所執吏、遂豁。孔子自陳如蔡、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又問孔子於子路。既而反蔡、有沮溺耦耕、丈人荷蓧等事。時孔子在楚、楚昭王欲以輿車象飾迎孔子、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自臣從夫子以來、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而好儉、仕而不祿、所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視、遇之弗聽。故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時齊有一足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傷脚、振肩而跳且謡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頃之、大霖雨、水溢泛。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謡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得無是乎。是歲、吳伐陳、楚昭王救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使人來聘。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病、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與發徒役圍之於野。從者病、莫能興。有吝子路慍見之語。孔子又曰、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以窮困而改節。爲之者人也、生死者命也。於是使子貢之楚、昭王自城父與師迎孔子、然後得免。昭王將以書社地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

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十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子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于城父。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弗得與之言。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敎歷聘紀年、追衛留五年。

六十四歲、在衛。時蒯聵與子輒爭國、子路有衛君待子爲政之問、孔子有必也正名等語。

六十六、夫人幷官氏卒。

六十七歲、伯魚毋死、朞年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歟。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六十八歲、在衛。是歲、齊師伐魯、冉求爲季氏將師、與齊戰、有功。季康子問曰、吾子於戰、學之乎、性之乎。對曰、學之。曰、從事孔子、惡乎學。求曰、即學之孔子也。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孔子大聖、無所不該。文武之道、並用兼通。求也適聞其戰法、猶未詳也。曰、用之如何。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然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且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及前人、不可得也。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己有才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孔子。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文子遽止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會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回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回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嘆、涕泪潺湲。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

亦不求仕。乃叙書傳、禮記、刪詩、正樂、序易彖、繫象、說卦、文言、脩春秋、製孝經。既成、齋戒向北斗告備。忽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為黃玉、刻文。孔子跪而受之。時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

六十九歲、子伯魚卒。

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自賓階升堂立侍。公命以席。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不足以行此也。對曰、君入太廟如⑤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昃、諸侯子孫、來往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視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公曰、善。於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此出家語、比亦加詳。

七十一歲、魯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士名子鉏商、採薪獲獸、以為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視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言偃問曰、今誰應之。子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子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子麟子我心憂。歌畢、反袂拭面、涕泣沾襟。作春秋、絕筆於獲麟、所感而起、所以為終也。事見家語、與此互有詳略、文同小異。

七十三歲、一日蚤作、負手曳杖、逍搖於門、歌曰、

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杖。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孔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乃謂子貢曰、端門當有血書。子貢往候之、果有血書云、趨作法、孔子沒、周姬亡、彗東出、秦人滅、胡亥術、書既散、孔子不滅。子貢以告。孔子趨往觀之、化為赤烏飛去。蓋寢疾七日而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日。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葬魯城北泗上。哀公十七年、立廟置守廟人一百戶。弟子皆服心喪三年而去、惟子貢廬於塚上凡六年。於是弟子有收藏孔子衣冠琴書劍履、至漢不絕。（事出家語、比此為略。又按、已上出處事蹟一節、初以論語序說當之。蓋序說歲事甚略、故用年譜易之。然年譜所載雖詳、其間亦有可疑者、覽者當刪其所未信斯可也。）

○廟宇　襲封府、三氏學、洙泗、尼山書院附

孔子廟在今曲阜縣西八里、相傳即當時講道杏壇之地。創始於魯哀公十七年。漢魏以來屢經修造。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始謚孔子為文宣王、增新廟制。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重修。金皇統、大定間、重建正殿、廊廡、大中門、大成門、鄆國夫人殿。明年、又建二世祖伯魚、三世祖子思殿、奎文閣、尼山廟、聖侯廟、及廳堂、齋舍、門庫、庖廚、凡四百餘楹、歷四年成。元世祖至元丁卯、成宗大德戊戌、順帝至元己卯、三次重修。

國朝洪武二十年、復增修飾。永樂十四年、又撤其舊而新之。成化十八年、六十一代孫孔弘泰因廟年久、請復修建、廣正殿為九楹、展開兩廡、家廟以及門牆樓閣、一皆重新、鼎建規制

有加於前云。

正殿七間祀宣聖正南面。四配顏子等四位分坐左右。十哲閔子等十位又分坐左右在四配之下退後重行。

寢殿五間在正殿後。祀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幷官氏。

泗水侯殿三間在寢殿東西向與東廡連脊。

沂國述聖公殿三間在寢殿西東向與西廡連脊。

東廡帶前後轉角五十間祀金鄉侯澹臺滅明等五十四位。

西廡帶前後轉角五十間祀單父侯宓不齊等五十五位。

杏壇亭一座在正殿露臺前。上有金党懷英篆杏壇二大字石碑。亭之左右兩廡之前直抵大成門內。檜栢杏三等之木不知幾百株亦不知幾千百年。但見高條繁鬱拂雲蔽日飛青落翠于階庭戶牖間四時一色。所謂故國者有喬木之謂信不誣矣。天下廟宇勝槩豈復有踰於此者乎。

大成門五間門北有宋真宗御贊殿基石碑一十有二。

左門四間即東廡南轉角為門與大成門一直。

右門四間即西廡南轉角為門與大成門一直。

唐宋金元

國朝碑亭五座俱在大成門之外。

居仁門三間在碑亭之東。

毓粹門三間在居仁門之外廟正東。

由義門三間在碑亭之西。

觀德門三間在由義門之外廟正西。

奎文閣五間在碑亭之前。

左門五間在奎文閣東與奎文閣一直。

右門五間在奎文閣西與奎文閣一直。俱有漢魏碑及宋刻。

宋修至聖文宣王廟門五間在奎文閣之前。

金修大中門三間在廟門之前。

三門三間、在大中門之前。
靈星門三間、在外中門之前、臨街。
啓聖王殿三間、在正廟之西、南向。
啓聖王夫人殿三間、在啓聖王殿後。
沂聖侯殿三間、在啓聖王殿西、亦南向、與啓聖
王殿一直。
家廟五間、在正廟之東、南向、祀宣聖及二世、三
世祖、并中興祖四十三代文宣公仁玉、俱依
家禮府君夫人共為一櫝之制⑥、而昭穆存焉。
金絲堂三間、在家廟前、專貯樂器。
齋廳五間、在金絲堂之前。
燕申門三間、在齋廳之前。
齋房一所、在燕申門之左、北向。乃春秋祭祀齋
宿之所。
祭器庫三間、在家廟之前、正東西向。
神廚三間、在祭器庫之東。
宰牲房三間、在神廚之南、連脊。
井亭一座、在宰牲房之西。

內外東便門二座、四直崇垣。
四隅角樓四座、以備王宮之制也。
襲封衍聖公府、在今家廟東外門、與今廟分東
便門相隣。洪武十年、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
衍聖公孔希學創造。正廳五間、後廳五間、東
西司房各十數間、外儀門三間。
衍聖公住宅、在今襲封公府之後。堂宇房舍頗
多、今不備錄。
家廟一所、在今衍聖公住宅正寢之東、祀五十
四代以下祖考、俱襲封衍聖公。
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在今襲封府正南、與
今廟東墻相隣。魏黃初二年、襲封崇聖侯孔
羨立、歷代因之。
國朝洪武十年、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
希學重修。明倫堂三間、後堂三間、啓蒙齋五
間、養正齋五間、禮門三間、教授住宅十八間、
學錄住宅十八間。教授一員、師儒官內保陞。
學錄一員、孔氏子孫內除授。皆衍聖公舉用。

洙泗書院、在今孔子廟東北八里、即孔子講道之所。元至王⑦閒山長訟識達重建。

尼山書院、在今孔子廟東南六十里、昔宣聖誕毓之處。建立時代無考。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封文宣公孔宗愿知仙源縣事創建。元至順三年、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孔思晦重脩後圮。

皇朝洪武十年、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重脩、歲久又圮。永樂十五年、五十五代孫知縣孔克中重脩。

正殿五閒、祀宣聖孔子、正南面。

寢殿三閒、祀宣聖并官氏夫人。

寢殿前東廡三閒、祀伯魚泗水侯。

寢殿前西廡三閒、祀子思沂國述聖公。

孔父叔梁大夫廟三閒、在今尼山宣聖廟西北、南向。

孔母顏氏夫人廟三閒、在今尼山宣聖廟西北叔梁大夫廟後、南向。

毓聖侯廟三閒、在今尼山廟西南。舊有觀川亭一座、久廢、在尼山宣聖廟東南。昔相傳以為子在川上之處。其下有坤靈洞、北有中和壑、東有文德林、西有五老峯、智源溪、西南有魯原村、并宣聖廟、稱傳謂尼山八景是也。

○林墓 叔梁紇與顏氏合葬墓附

孔子墓在今孔子廟東北三里許。周圍闊十里、樹木蓊茂、無荊棘、無鳥巢。其中楷木縱橫、有文為世所貴。前夾路石柱二、石獸四、翁仲二。孔子墓高丈餘。墓前有壇石、厚三尺許、方亦如之。其數四十有九。後漢永嘉元年、魯相韓叔節造神門一閒、齋聽三閒、在宣聖墓東南。春秋為族衆饗神恵之所也。駐蹕亭

伯魚墓、在宣聖墓東少南、相去僅數步。孔子商人、蓋尚右也。

子思墓、在宣聖墓南、相去數十步而已。

叔梁大夫與顏氏合葬墓、在孔子墓東二十八里之防山北。禮所謂合葬于防者是也。金章

宗甲辰春二月、宣聖五十一世孫龔封衍聖公元措立石、濟濬高翻書。

伯皮墓在叔梁大夫墓東南三步許。永樂間宣聖五十六代孫曲阜縣世職知縣希範立石。

○歷代封謚并從祀諸賢名爵

魯哀公誄孔子爲尼父。

西漢平帝元始元年六月、追謚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東漢和帝永元四年、封孔子爲褒尊侯。

後魏高祖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二月丁未、改謚孔子爲文聖尼父。

後周靜帝大象二年三月丁亥、詔進封孔子爲鄒國公。

隋文帝贈孔子爲先師尼父。

唐太宗貞觀二年、升孔子爲先聖。十一年、尊爲宣父。

唐高宗乾封元年正月二十日、追贈孔子爲太師。

唐武后則天天授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封孔子爲隆道公。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詔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駕至兗州曲阜縣謁先聖廟、詔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五年十二月、詔改爲至聖文宣王。

元武宗於大德十一年七月、詔加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

東配二位

兗國復聖公、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顏無繇之子。以德行著名。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師。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加贈兗國公、配享先聖。元文宗至順二年、加贈復聖公。

沂國述聖公、姓孔、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作中庸。宋徽宗崇寧元年、封沂水侯。度宗咸淳二年、封沂國公、配享先聖。元文宗至

順二年、加贈述聖公。

西配二位

郕國宗聖公、姓曾、名參、字子輿、南武城人。曾晳之子。唐高宗總章元年、贈太子少師。睿宗太極元年、加贈太子太保。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郕伯。宋度宗咸淳三年、封郕國公、配享。先聖元文宗至順二年、加贈宗聖公。

鄒國亞聖公、姓孟、名軻、字子輿、鄒人。宋元豐六年九月、詔封鄒國公。元豐七年、詔配享、次於顏子。元文宗至順二年、加贈亞聖公。

東哲五位

費公、姓閔、名損、字子騫、魯人。以德行著名。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費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瑯琊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費公。

薛公、姓冉、名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以德行著名。唐贈薛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下邳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薛公。

黎公、姓端木、名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以言語著名。唐贈黎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黎陽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黎公。

衛公、姓仲、名由、字子路、卞人。有勇力才藝、以政事著名。唐贈衛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河內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衛公。

魏公、姓卜、名商、字子夏、衛人。以文學著名。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魏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河東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魏公。

西哲五位

鄆公、姓冉、名耕、字伯牛、魯人。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唐贈鄆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東平侯。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鄆公。

齊公、姓宰、名予、字子我、魯人。以言語著名。唐贈齊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改封臨淄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齊公。

徐公、姓冉、名求、字子有、仲弓宗族。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唐贈徐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彭城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徐公。

吳公姓言、名偃、字子游、吳人、以文學著名。唐贈吳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丹陽公。度宗咸淳三年、改封吳公。

陳公姓顓孫、名師、字子張、陳人。唐贈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宛丘侯。度宗咸淳三年、加封陳公。陞十哲。

東廡五十四位

金鄉侯澹臺滅明、字子羽、武城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江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汝陽侯南宮适、又名縚、字子容、魯人。孟懿子之兄。贈郯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龔丘侯。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聖諱改封。

任城侯原憲、字子思。唐贈原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萊蕪侯曾點、字子晳。曾子之父。唐贈宿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須昌侯商瞿、字子木。魯人。好易。唐贈蒙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平輿侯漆雕開、字子若。蔡人。習尚書。唐贈滕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雎陽侯司馬耕、字子牛。宋人。唐贈向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楚丘侯。宋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

平陰侯有若、字子若。魯人。為人強識好古道。唐贈汴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東阿侯巫馬施、即巫馬期。陳人。唐贈鄫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陽穀侯顏辛、字子柳。魯人。唐贈蕭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上蔡侯曹䘏、字子循。蔡人。唐贈曹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枝江侯公孫龍、字子石。衛人。唐贈黃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馮翊侯秦祖、字不慈。魯人。一云字子丕。唐贈上洛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雷澤侯顏高、字子驕。一作顏刻。魯人。唐贈瑯琊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上邽侯穰駟赤、字子徒。唐贈比[8]微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成紀侯石作蜀、一作石子蜀、字子明。唐贈成紀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鉅平侯公夏首、一作公夏守、字子乘。唐贈亢父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膠東侯后處、字里之。唐贈營丘伯。宋徽宗政和元年加封。

濟陽侯奚容蒧、字子楷、一作字子哲。唐贈下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富陽侯顏祖、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滏陽侯句井疆、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淇陽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鄄城侯秦商、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即墨侯公祖句茲、字子之。魯人。唐贈期思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武城侯縣成、字子橫。魯人。唐贈鉅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汧源侯燕伋、一作燕級、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宛句侯顏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建成侯樂欬、一作樂欣、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棠邑侯顏何、史註作顏冉。唐贈開陽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林慮侯狄黑、字哲之。衛人。唐贈臨濟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鄆城侯孔忠、家語作孔弗、字子蔑、孔子兄之子。唐贈汶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徐城侯公西蒧、字子尚。唐贈祝阿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臨濮侯施之常，字子恒。唐贈乘氏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華亭侯秦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文登侯申棖，字子續。唐贈魯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濟陰侯顏噲，字子聲。唐贈濟陰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泗水侯孔鯉，字伯魚。孔子之子，子思之父。宋徽宗崇寧元年追封，度宗咸淳三年陞從祀。

蘭陵伯荀況，字卿。楚蘭陵令，作荀子三十篇。宋理宗元豐七年陞從祀，追封。

睢陽伯穀梁赤，漢初人，傳春秋。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龍丘伯，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

萊蕪伯高堂生，漢人，傳禮記。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樂壽伯毛萇，漢人，傳詩。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彭城伯劉向，漢人，作說苑、新序。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中牟伯鄭衆，漢人，傳周官。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緱氏伯杜子春，東漢人，傳周禮。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良鄉伯盧植，字子幹，漢人，受學於馬融。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滎陽伯服虔，字子謹，漢人，註春秋左氏傳。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司空王肅，字子雍，魏人。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

司徒杜預，字元凱，晉人，註春秋左氏傳。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同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陞從祀。

昌黎伯韓愈，字退之，唐憲宗時人。宋神宗元豐

七年陞從祀。追封。
豫國公程顥。字伯淳。宋人。謚明道先生。宋理宗淳祐元年陞從祀。初封河南伯。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
新安伯邵雍。字堯夫。宋人。號康節先生。宋度宗咸淳元年陞從祀。追封。
溫國公司馬光。字君實。宋人。號涑水先生。宋度宗咸淳元年陞從祀。
建寧伯胡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宋贈文定公。
國朝正統元年陞從祀。成化三年改封。
華陽伯張栻。字敬夫。宋人。號南軒先生。宋理宗景定二年陞從祀。追封。
魏國公許衡。字平仲。號魯齋先生。元人。元仁宗延祐二年陞從祀。

西廡五十五位

單父侯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爲單父宰。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單父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高密侯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贈莒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北海侯公晳哀。家語作公析哀。字季沉。齊人。唐贈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曲阜侯顏無繇。字季路。顏回之父。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唐贈杞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共成侯高柴。字子羔。齊人。唐贈共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壽張侯公伯寮。字子周。唐贈任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益都侯樊須。字子遲。魯人。唐贈凡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鉅野侯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唐贈郜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千乘侯梁鱣。字叔魚。齊人。唐贈梁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臨沂侯冉孺、家語作冉儒、字子魚。魯人。唐贈紀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沭陽侯伯虔、字子析。魯人。唐贈聊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諸城侯冉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濮陽侯漆雕哆、家語作漆雕侈、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高苑侯漆雕徒父、論語作漆雕從、字子文。唐贈須句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鄒平侯商澤、字子秀。唐贈雎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當陽侯任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牟平侯公良孺、字子正。陳人。賢而有勇。唐贈東牟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新息侯秦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梁父侯公肩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聊城侯鄡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祁鄉侯罕父黑、字子黑、一云字子索。唐贈乘丘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淄川侯申黨、一作申績、字子周。唐贈邵陵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厭次侯榮旂、一作榮期、字子祺。唐贈雩婁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南華侯左人郢、一作左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朐山侯鄭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樂平侯原亢、一作原抗、字子籍。唐贈萊蕪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胙城侯廉潔、字子庸。衛人。唐贈莒父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愽平侯叔仲會。字子期。魯人。唐贈瑕丘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高唐侯邽巽。字子斂。家語作子歛。唐贈平陸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臨朐侯公西如。字子上。家語作公西輿。字子之。唐贈重丘伯。宋徽宗大觀四年加封。

内黄侯蘧伯玉。名瑗。衛大夫。唐贈衛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長山侯林放。字子企。魯人。唐贈清河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南頓侯陳亢。字子亢。一云字子禽。陳人。唐贈頴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陽平侯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頓丘侯。宋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

愽昌侯步叔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加封。

中都伯左丘明。傳春秋。[9]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瑕丘伯。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

臨淄伯公羊高。傳春秋。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乘氏伯伏勝。秦時人。即伏生。漢初傳尚書。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考城伯戴聖。漢人。傳小戴禮。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封楚丘伯。徽宗政和元年。以封爵犯宣聖諱改封。

曲阜伯孔安國。孔子十二世孫。傳尚書。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廣川伯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國朝洪武二十九年追封江都伯。陞從祀。成化三三年改封。

岐陽伯賈逵。字公彥。漢時人。受業於杜子春。撰易註疏。[10]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

太中祥符二年追封。

扶風伯馬融，漢人，作周官(11)。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高密伯鄭康成，名玄，東漢人，受業於馬融，作周禮(12)。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任城伯何休，字邵公，漢人，註春秋公羊傳。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太中祥符二年追封。

偃師伯王弼，字輔嗣，魏人，傳易。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新野伯范甯，晉人，註春秋穀梁傳。唐太宗貞觀十三年陞從祀，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追封。

道國公周惇順，字茂叔，宋人，號濂溪先生。宋理宗淳祐元年陞從祀，追封。

洛國公程順，字正叔，宋人，號伊川先生。宋理宗淳祐元年陞從祀，初封伊陽伯，元文宗至順二年加封。

郿伯張載，字子厚，宋人，號橫渠先生。宋理宗淳祐元年陞從祀，追封。

徽國公朱熹，字仲晦，宋人，號晦菴先生。宋理宗寶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淳祐元年，詔同周、張、二程陞從祀。

開封伯呂祖謙，字伯恭，宋人，號東萊先生。宋理宗景定元年陞從祀，追封。

崇安伯蔡沉，字仲默，作書傳。國朝正統元年陞從祀，初贈文正公，成化三年改封。

蒲城伯真德秀，字景元，作大學衍義。國朝正統元年陞從祀，初贈文忠公，成化二年改封。

臨川郡公吳澄，字幼清，元人，號草廬先生。國朝正統元年陞從祀，追封。

○春秋祭祀樂章附

迎神，樂奏咸和之曲。

大哉宣聖，道德尊崇(13)。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

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來格、於昭聖容。

奠帛、樂奏寧和之曲。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粢帛具成、禮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初獻、樂奏安和之曲。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斁。清酤惟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亞獻、終獻同、樂奏景和之曲。

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罍、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嘻成禮。

徹饌、樂奏咸和之曲。

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悦。祭則受福、率遵無越。

送神、望瘞同、樂奏咸和之曲。

有嚴學宮、四方來宗。恪恭祀事、威儀雍容。歆茲惟馨、神馭還復。明禋斯畢、咸膺百福。

○歷代褒崇典章

魯哀公十七年、仍孔子堂第立廟、俾百戶守之。

前漢元帝初元中、詔曰、其令太師褒成君霸、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破董憲、車駕還幸闕里、使大司空以太牢祀孔子。

明帝永平十五年、東巡至魯、詣孔子宅、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説經。

桓帝元嘉三年三月、詔孔子廟置百戶卒史一人、掌領禮器。春秋享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河南尹給牛羊豕各一、大司農給米。

西晉靈帝建寧二年、詔祀先聖、依社稷、出王家穀、春秋行禮。光和元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畫孔聖及七十二弟子像。

武帝大始二年、詔魯國四時以三牲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東晉元帝大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釋奠先師於太學廟。

成帝咸康六年二月甲子、帝親釋奠。

穆帝升平元年、帝講孝經通、釋奠如故事禮。以中

堂為太學。
武帝寧康三年十二月癸巳、帝釋奠於中堂、以顏
子配享。
宋世祖孝武帝孝建元年冬十月戊寅、詔曰、仲尼
体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
前代、咸加襃述。典司失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
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
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
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礼。詳擇爽塏、厚給
祭秩。
魏太祖天興四年二月、命樂師入學習舞、釋奠先
聖先師。
高祖孝文帝延興三年春二月乙巳、詔曰、尼父禀
達聖之姿、体生知之量、窮理盡性、道光四海。頃
者淮徐未賓、廟隔非所。致令祠典頓寢、礼章殄
滅。遂使女巫妖覡、淫進非礼。殺生鼓舞、娼優媟
狎。豈所以尊神明、敬聖道者也。自今已後、有祭
孔子廟、制用酒脯而已、不聽婦女合雜、以祈非
望之福。犯者以違制論。其公家有事、如常禮。犧牲
粢盛、務盡豐潔。臨事致敬、令肅如也。後太和十
三年、立先師廟於京師。
南齊世祖武帝永明七年二月己丑、詔曰、宣尼誕
敷文德、峻極自天。發揮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
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
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陵夷淵塞。非但洙泗湮
淪、至乃饗嘗乏主。前王敬仰、崇脩寢廟。歲月亟
流、鞠為茂草。今學校興立、實稟洪規。撫事懷人、
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礼
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繼紹。
明帝建武元年三月戊申、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
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
載。世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
反袂遐曠、而祧禰靡闕。時祭舊品、秩比諸侯。頃歲
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寞、牲奠莫舉。豈所以克
昭大烈、永隆風教者哉。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
牢饌備礼、欽享兼申。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令魯郡以時脩葺先聖先賢廟宇、遣使致祭。

梁元帝初在荆州、起宣尼廟州學、置儒林祭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徒三十人、加廩餼。帝[14]攻書善畫、自畫聖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絶。

陳宣帝太建三年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於太學、祭酒以下賚帛有差。

後主至德三年十一月辛丑、釋奠於先聖、礼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月一日、詔曰、大德必祀、義在方冊。達人命世、流慶後昆。爰始姬旦、粤若宣尼、天姿叡哲、四科之教、歷代不刊。三千之徒、風流無歇。惟茲二聖、道濟生人、尊礼不備、孰明褒尚。宜令有司於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言、周公、仲尼皆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以孔子為先聖、顔子為先師。別祀周公。升孔子為先聖、以顔子配。四年、詔州縣皆立孔子廟、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配享。

太宗貞觀十四年二月初十日、釋奠於國子學、詔祭酒孔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二十年二月、詔皇太子於國子學釋奠先聖先師。皇太子為初獻、國子祭酒張後胤為亞獻、光州刺史趙弘智攝司業、為終獻。既而就講、弘智[15]談孝經忠臣孝子之義、右庶子許敬宗上四言詩以美其事。

太宗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國子學釋奠、令祭酒初獻、司業博士亞終獻、詞稱

皇帝謹遣某官行礼、以為永制。

高宗永徽中、復聖周公師孔子。顯慶二年、長孫無忌言、漢魏以來、取舍各異、孔子、顔子互作先師。周公、尼父迭為先聖。貞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礼記之明文、酌成康之典、說正夫子為先聖。若周

公作礼樂、當同王者之礼。乃詔以周公配武王、以孔子為先聖。

高宗乾封元年正月、車駕發泰山至曲阜、親幸祠廟、以太牢祀先聖先賢及七十二弟子。二十四日、追贈孔子為太師。詔曰、朕聞德契機神、感烈先於後代。化成天地、玄功被於庶物。魯太司寇宣尼父孔某、資大聖之材、屬衰周之末、思欲屈己濟俗、弘道佐時、應聘周流、莫能見用。想乘桴以永嘆、因獲麟而興感。於是垂素王之雅則、正魯史之繁文、播鴻業於一時、昭景化於千祀。朕嗣膺寶歷、祗奉宸居、憲章前王、規矩先聖。崇至公於海內、行大道於天下。遂得八表乂安、兩儀交泰、功成化洽、礼備樂和。展禾東巡、廻輿西土。逕經茲境、撫事興懷。駐蹕荒區、顧為師友。瞻望幽墓、思承格言。雖宴寢荒蕪、餘基尚在、靈廟虛寂、徽烈猶存。孟軻曰、自生人以來、未有若孔子者也。微禹之嘆既深、褒崇之道宜峻。可追封太師。庶年代雖遠、式範令猷、景業惟新、儀刑成賁。其廟宇制度卑陋、宜更加修造。仍令三品一人以少牢致祭。褒聖侯德倫既承胤嗣、有異常流、其子孫並免賦役。主者施行。

唐睿宗太極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皇太子親釋奠、開講筵。

玄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畫七十二賢及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于壁。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車駕幸孔子宅、致祭先聖先師、子孫並免賦役。作詩頌美。又遣使以太牢祭其墓、復給近墓五戶、令天下州縣立廟、賜百戶洒掃、充春秋享奠。因廣大本廟。又賜每代長子一人衣襲、兼賜一子官。

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追謚孔子為文宣王。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揮此道、啓迪含靈、則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然

歎。嗚呼。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遲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諡爲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昔周公南面、夫子西面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宜補其墜典、永作常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坐、被王者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爲公、侯、伯。

德宗貞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以下、畢集於國學。貞元間、每年春秋釋奠、祝板御署訖、必北面而揖。

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洒掃五十戶。

宣宗置右宮城承慶門、其內曰承慶殿、百福殿之西有孔子內殿。

懿宗咸通四年、給洒掃陵廟五十戶。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親征慕容彥超、至兗州。城將破、夜半、夢一人狀甚魁異、被王者服、謂高祖曰、陛下明日當得城。及覺、私自喜曰、夢兆如此、可不務乎。因躬督將士、戮力攻城、至午而城果陷。車駕既入、有司請從王方鳴鞘而進、因取別巷、轉數曲、偶過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侍曰、寡人夢殆夫子乎。不然、何取路於此。因駐蹕升廟、瞻禮聖像、一如夢中所見。高祖大喜、因叩頭再拜。近臣或謂天子不當拜異代陪臣。高祖曰、夫子聖人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得非夫子幽贊所及、安得不拜。因幸闕里、復再拜。及留所奠酒器銀爐等於廟。復幸孔林、又再拜。及勅兗州修葺祠廟、林禁樵採。又掐廟側數十家爲洒掃戶。

宋太祖詔祭文宣王、樂用永安之曲。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御便殿、顧謂近臣曰、朕嗣位以來、咸扶無文、遍修群祀、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觀甚焉。乃詔大將作恢敞儒宮、命內侍高品殿直各一人、內品二人、監督工役。告成、以紀其事。

大宗⑯端拱元年八月庚辰、車駕幸國子學、謁文宣王。礼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講堂坐左右、博士李覺方聚徒講書。上即召覺、令對御講。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輙陞高坐。上因降輦、命有司張帝幕、設别坐、召覺講周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乃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甚喜、賜帛百疋。

真宗景德三年、孔廟石刻、中書門下牒京東轉運司、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兵部侍郎、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王欽若奏、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多是摧塌、及其中脩蓋完葺者、被勾當事官員使臣指射作磨勘司推勘院、伏以化俗之方、儒術為本。訓民之道、庠序居先。况係出生人、垂範經籍。百王取法、歷代攸宗。苟廟貌之不嚴、即典章而何貴。恭以膺明繼統、礼樂方興、咸秩無文、徧走群望。豈可泮宮遺烈、數丈靈祠、頗闕脩崇、久成廨業。仍令講誦之地、或為置對之司。混搥撻於絃歌、亂桎梏於籩豆。殊非尚德、有類戲儒。方大振於素風、望俯頒於明制。欲乞特降勅命指揮、令諸道州府軍監文宣王廟摧毀處量破倉庫頭子錢脩葺。仍令曉示、今後不得占射充磨勘司推勘院及不得令使臣官員等在廟内居住。所貴時文載耀、學校弥光、克彰鼓篋之聲、用洽舞雩之理。候勅旨。牒奉勅、宜令逐路轉運司遍指揮轄下州府軍監、依王欽若所奏施行。牒至準勅、故牒。景德三年二月十六日牒。刑部侍郎、參知政事馮拯、尚書左丞、參知政事王旦。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幸曲阜、謁文宣王廟。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展拜、以表嚴師崇儒之意。又幸孔林、以古木擁道、降輿乘馬、詣墳、拜奠。帝曰、唐明皇褒先聖為王、朕欲追謚為帝、可乎。當令有司檢討故事以聞。或云、文宣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當加以帝號。遂止增美名。又議加封十哲爵以公、七十二賢以侯。王旦曰、顏子舊封兗公、今並列公爵、則亞聖之名無以别異。望封

顏子兗國公、餘為郡公。帝[illegible]其[illegible]。儒[illegible]羅從彥釋曰、唐時詔郡邑通得祀社稷孔子、獨孔子用王者事、以門人為配。自天子以下、北面拜跪薦祭、不敢少怠者、非以[illegible]為萬代之師故耶。行之未幾、而淺於學者習不及此、乃請當揖以殺太重。歷朝循循而不敢遽及、我宋尊聖皇帝之幸曲阜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嚴師崇儒之意、德之盛者也。若尊聖皇帝、可謂知所本矣。古者帝王稱號、因時而已、非德有優劣也。唐明皇既追封先聖為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以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顧時君所欲如何耳。夫禮惟其稱而已矣、而或者不諭、乃以周之陪臣為言、豈知禮也哉。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三十日、敕中書門下、詔追謚孔子為玄聖文宣王。（按春秋演孔圖曰、昔孔子母夢感黑帝而生、故謚曰玄聖。）詔曰、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而致治、丕變人文。方旌迺於素風、思丕揚於洪烈。先聖文宣王、道齊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玄功作於簡易、景鑠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為億載之師表。（[illegible]）朕以寡昧、欽承命歷、思常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祇若元符、告成喬岳、覲風雲之[illegible]、飾鸞駕以之墻。躬謁遺祠、緬懷遐躅。仰明[illegible]之[illegible]、肅奠獻以惟寅。是用徵簡冊之文、昭聰睿之德、聿舉追崇之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朕懷、宜追謚曰玄聖文宣王。

大中祥符五年十一月、改謚為至聖文宣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三日、追封叔梁紇并顏氏。

勑曰、朕以祇陟岱宗、親巡魯甸、永懷先聖之德、躬造闕里之庭、奠獻周旋、欽崇備至。惟降靈之所自、亦錫羨之有初。像設具存、名稱斯闕、宜加追命、以煥典章。叔梁紇可追封齊國公、顏氏可追封魯國太夫人。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十一日、追封幷官氏。

敕曰朕時巡魯郡躬詣孔堂顧風教之所宗曁
典章而既僾眷惟令淑作合聖靈載稽簡策之
文尚闕封崇之數屬茲咸秩特示追崇垂厥方
來式昭遺懿并官氏可追封鄆國夫人仍令兗
州選官往詣阜縣玄聖文宣王廟祭告。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曰朕以
紀號岱宗觀風魯甸載懷先聖實主斯文矧尼
丘毓粹之區光靈可挹而曲阜奉祠之地廟貌
攸存將申欵謁之儀用表欽崇之志宜取十一
月朔幸曲阜縣備禮躬謁。
二年敕曰國家尊崇師道啓迪化源眷惟鄒魯
之邦是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以
登岱告成回鑾款謁期清風之益振樂縟禮以
有加式資誨誘之方更盡闡揚之旨以所賜太宗
皇帝御製御書與九經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物
等並置於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或官
與本縣令佐等同共檢校如有講說釋奠並須
以時出納勿令損污。此敕文仍仰刊之於石昭示無窮。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孔廟石刻中書門下牒玄聖
文宣王廟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張文質奉
聖旨於御書院交割到裝褫
太祖皇帝御製御書文字一部
共五十七件計一百五十七卷軸策并內降金
渡銀器物色等并九經書及疏釋文并三史書
管押赴兗州曲阜縣玄聖文宣王廟收掌。
一太宗皇帝御製御書御製十二類一卷御製
心輪偈頌一部計一十一卷御製逍遙詠一部
計一十一卷御製秘藏詮一部計三十卷御製
緣識一部計五卷御製金剛經宣演一部六卷以上紫大綾綃夾褾子五色絛帶子朱紅兩頭木軸子。御草書孝經一部
御製御書秘閣贊一卷御草書千字文一卷御
八分書千字文一卷御書大字八識詩一卷御
書法帖一部計一十二卷御製[illegible]沉歌
一卷御製箴言一卷御草書急就章一卷御八
分書貞定王碑一卷御書三般大字詩三卷御
草書筆法一卷御頓草書一卷御製聖教序毁

鈎書一卷、御書四体五体書二卷、御製無名說
一卷、御製日行誠一軸、御八分書故實一卷、御
製筆法歌一卷、以上紫大綾綃夾褾子、五色絛帶子、黑漆兩頭木軸子。御
草書諸雜詩牒子二十軸、御飛帛書佛字二
軸、御飛帛書有注無注牒子二軸、御飛帛書遊
看不假詩二軸、御製心輪圖一軸、御草書故實
七軸、御製有益無益銘一軸、御製惠化行一軸、
御篆書孝經碑陰額一軸、御八分書秘閣贊碑
額一軸、已上紫大綾綃夾褾子、黃綃帶子、黑漆兩頭木軸子。御倣鍾繇書
一卷、御書小字法帖一卷、御草書詩一卷、御扎
百官曆頭一卷、御草書自述一卷、御書大言賦
一卷、御製聖教序一卷、御製怡懷詩一卷、御製
今體律詩一卷、御製古調十韻詩一卷、御製
七言詩一卷、御製箴言一卷、御製五言詩一卷、
御製御書五言詩一卷、御製碁譜一卷、御製碁
勢譜一卷、御製碁勢一卷、御製迴文心輪圖一
卷、御製御書祕閣贊碑一聽、御草書孝經碑一
聽、已上紫大綾綃夾褾子、五色絛帶子、黑漆兩頭木軸子。御製勤懷篇一
綵、御製迴文詩一絛。已上紫大綾單褾子裝。
一、昨降赴玄聖文宣王廟充供養器物等、渾金
渡銀香爐一座、實重一百兩。渾金渡銀香奩一
具、實重五十兩。并揀香一合。渾金渡銀香匙一
柄、實重三兩。渾金渡銀稜楪子二十隻、諸般香
藥共二十袋子、封印全。黑漆香藥匣子一隻、鏁
鑰全。緋羅銷金帕子一條、黃綃複一條。
牒奉
勑、國家尊崇師道、啓迪化源、眷惟鄒魯之邦、是
曰詩書之國。尼山在望、靈宇增嚴。朕以登岱告
成、迴鑾款謁、期清風之益振、與縟礼以有加。式
資誨誘之方、更盡闡揚之旨。宜以所賜太宗皇
帝御製御書與九經書、并正義釋文及器用等、
並置於廟中書樓上、收掌。委本州長吏職官與
本縣令佐等、同共點校、在廟如有講說、釋奠、並
須以時出納、勿令損污。此勑文仍仰刋之於石、
昭示無窮。
勑故牒、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日牒。工部侍郎叅

知政事趙、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馮、中書侍郎兼
刑部尚書平章事王。
眞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初一日、追封七十二賢
并先儒勑曰、朕昨封巒禪社、昭列聖之鴻勳、崇
德報功、曆百王之彝制。洎言旋於闕里、逐躬謁
於聖堂。瞻河海之姿、睟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
風凜然。嘆茂典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⑰由是推
恩世冑、併賜其寵章。祇率祠庭、增其采邑。復念
世與天道、德冠生民。譏茲玄聖之名、異廣嚴師
之道。兼朕親為製贊、以表崇儒。至於四科群賢、
並超五等。七十達者、俱贈列侯。眷彼先儒、皆傳
聖道。咸加贈典、俾耀素風。仍命家褒分紀道烈。
式及發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仍令中書侍郎
兼刑部尚書平章事王旦等、分譔贊以聞。
宋仁宗初即位、肴崇儒術、車駕幸國子監、奠謁先
聖。退閱七十二賢贊、觀東序及礼器。天聖二年
八月己卯、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其後再幸、
有司言舊儀肅揖、而特再拜。慶曆四年五月、幸
國子學、謁先聖、特再拜。
仁宗慶曆四年、勑差廟戶五十人、充本廟洒掃祇
應。嘉祐六年、賜飛帛書殿榜并金字篆廟碑、差
劉溫良等押賜。仍降御祭文、遣通判兗州田洵
致薦。時三月十九日也。上初寫碑巾、揮而書其
尊師重道如此。時四十六代孫舜亮宰仙源邑、
因進詩百韻。轉運使秘閣校理張師中亦進賓
奎耀文歌於上、降詔獎論。
神宗元豐五年、奉旨下轉運司、於係省錢內支錢
二千貫文、脩完本廟。及於本路差雜役兵士工
匠等、四十七代孫孔若升監脩。
神宗元豐七年五月、詔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
孟子配食至聖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荀
況、揚雄、韓愈以世次從祀於二十一賢之間、並
封伯爵。
哲宗元祐元年、幸國子監、謁至聖文宣王、行釋奠
礼、一獻再拜。
徽宗崇寧元年、追封二代伯魚為泗水侯。制曰、孔

子之道、萬世所尊。鯉寔嗣之、覩聞詩礼。曾堂從
祀、厥有舊祠。疏以爵封、以示褒顯。度宗咸淳三
年、詔泗水侯以先聖為之父、子思為之子、而聞
詩聞礼、周南召南之學、其在魯論、著明如此。郕
城侯忠其昆也、亦在從祀之列。伯魚可列於郕
城侯之次。
徽宗崇寧元年、追封三代孫子思為沂水侯。制曰、
聖人之後、孟氏之師。作為中庸、萬世尊仰。眷惟
魯邦、實有舊祠。追加爵封、以示褒典。
徽宗崇寧四年八月、詔太常寺考正文宣王廟像
冠服制度、用王者冕十二旒、衮服九章、蕃畫鏤
板印賜。仍
頒降天下州縣學、咸使依畫改正。歷代以先聖與門
人同服衮冕、始服王者之服。從國子司業蔣靖
之請也。
徽宗大觀元年、臣寮上言、太學祭先聖服法服、郡
邑則常服。請頒祭服式于州郡。詔以服式頒郡
邑自製。

徽宗大觀元年十二月、立賞錢十貫、募捕折林木、
許人告捉。
徽宗政和元年、奉聖旨、至聖文宣王改執鎮圭。其
廟舊立十六戟、今立二十四戟。又奉旨、文宣王
廟內曾參等所封侯爵、與宣聖名同、甚失弟子
尊師之礼。改封者八人。又令運司於係省錢內
應副修完本廟、及於本路諸州軍差雜役兵士
工匠和雇百姓、修造委四十八代孫襲封衍聖
公端友監修。
徽宗政和四年、命後苑作製造御前生活所造牌、
鐍、皆曰大成殿、頒降本廟。從四十七代孫文林
郎、舒州司戶曹事若谷之請也。又太學辟雍、先
聖殿、皆御書。又襲封衍聖公奏、朝廷稽考三代
制礼作樂、乞頒降大樂、許內族人及縣學生咸
使肄習。⑱并乞降礼器、以備禋祀及家祭使用。至
六年五月、差四十七代孫宣教郎若谷押賜堂
上正聲大樂一副、礼器一副。
徽宗宣和四年三月初二日、車駕幸太學、奠謁。

高宗紹興十四年三月，幸太學，祗謁先聖。止駕於
大成門外，降輦步趨，執爵灌獻，天容肅恭。礼畢，
御敦化堂頒詔，示樂育詳[19]之意。躬賠
徽宗大晟樂成，詔須降，肆[20]習用之。
遼太祖神冊三年戊寅五月，建孔子廟。四年八月，
躬謁。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國子監起請孔
子廟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兖國公
像九章，冠九旒。撿到唐郊祀録，開元二十七年
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仍內出王者衮冕以衣
之。按周礼，王者之服衮冕十有二旒，其服十有
二章。諸公之繅斿九就。今文宣王冠服已依典
故。其兖國公、鄒國公一体妝塑九章服，擬遷鄒
國公像於宣聖之右，與兖國公相對，准上冠服
妝塑。宋崇寧四年，考正冠十二旒、服九章。金所賜十二旒、十二章，於礼為備。二十
一年，召襲封衍聖公揔赴闕，奉勅旨特授曲阜
縣令。
元世祖至元元年，孔廟石刻：縉紳生世，誦聖言，服
聖服，食聖人之餘，於聖人鄉壠，獨未嘗一到之，
孰不以為闕。故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往往
不憚其勞，必伏謁廟下，徘徊歷覽，用致其慕聖
之思。仍割所有，以充祭祀之用。其誠豈不尚哉。
吾聖人之鄉者，苟不紀其來，使泯默無記，亦為
有罪。故敢以年月次其名位於后。提控監脩王
元慶頓首拜，謹題。河南路税課長官、奉天楊
么　年三月初三日至，上白金方斝芙蓉盤
一。翰林丞[21]旨東明王鶚，癸丑年二月初二日
至，上白金芙蓉盃一事。翰林學士、東平路宣慰
司使太原張德暉，至元元年九月初七日至，上
白金酒壷一隻。右北平鄭辰從行，至元元年十
月日立石。典史王潤書丹。宣聖五十二代孫兩
廡校支官之厚之、深，五十一代孫提控監脩官
元顥，五十代孫提控監脩官搆，提控監脩官馬
惟能，提舉東平路學校官兼脩廟提領韓文獻。
元世祖至元十年二月，中書省判送御史中丞兼
領侍儀司呈：至聖文宣王用王者礼樂、御王者

衣冠、南面當坐、天子供祠。其於萬世之絕尊、等千載之通祀者、莫如吾夫子也。切見外路官員提學教授、每遇春秋二丁、不變常服、以供執事、於礼未宜。及照得漢唐以來、祭文廟、享社稷、無非具公服執手版。且鄉人儺、孔子猶朝服而立於阼階。先聖先師、安得不備礼儀者乎。自今以往、擬令執事官員、各依品序、穿着公服陪位、諸儒亦合衣襴帶、唐巾、釋菜之礼、以為相應。奉都堂鈞旨、送吏礼部、准擬施行。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孔廟石刻、中順大夫、濟寧府知府、兼管諸軍奧魯馬公涖政之初、按行州縣、首至闕里、展謁至聖文宣王林廟。越明年、以俸金五十兩、謹遣武略將軍、兗州知州、兼管諸軍奧魯趙侯、以仲春上丁行釋奠事。礼畢、餕衆而言曰、知府公之是舉也、有謂吾夫子立言垂教於千百載之上、生民賴之於千百載之下。嘗夙夜以思、吾屬所以紆朱曳紫、開大府而臨列郡、當承流宣化之任、而能至於寡過之地、非吾夫子之道之力歟。但終以不得親滌濯、執豆籩為恨。然當致齋奠爵之際、縷縷之誠、亦不敢不達、達於神明矣。此意衆當悉知。愚聞斯言、於是乎書、以告後之來者云。至元十六年二月丁亥、宣聖五十三代孫治記。

元世祖至元三十年、歲在癸巳二月、時薦歲事于祖庭。前三日、鄆吏來告、駙馬郡王遣使致祭。以車輦麃一、野豕一先至。敬率族人、再拜受、遂以授執事者。事讌軒。齋宿之日、使者至、濟寧路官、兗州官寔從。使者致賢王命、以分封之壤密迩林廟、未能款謁、慊然于懷。謹奉礼神之幣、出金錢以具羊豕、實豆籩。延十月丁酉行事。牲腯酒香、庶品豐潔。使者初獻、祝辭曰、高唐郡王闊里吉思、敬遣大同路民匠総管府同知元日章、敢昭告于先聖文宣王。奠帛獻爵、登降如礼。承事郎兗州知州董臧兒急解亞獻。神具醉飽、爰命工祝致多福于賢王。當遷胙豆畢、陳殿隅。使者自東階再拜登受。方祗陳設、月星明穊。既唱礼

畢、曙色初分。爰召子姓、昭穆以班、與魯之多士、
即齋廳餕神惠。皆頌賢王之德、懷賢王之賜。嚴
明、承德郎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石用展敬庭
下、使省同覩廟庭、歎穆稱之。弗除、嘆礼樂之有
闕、志欲啓白、畵復前規。且謂賢王即封內建孔
子廟五所、具爽偕延明師五人、分教其地之後
秀。凡入學者給廩餼、歸南士之流落者七十人。
作養多端、本乎忠誠。無所肖似、謬忝御邑、躬
承盛礼、惧弗克任。所當頓首王庭、百拜致謝。顧
以共灑掃之役、不能奔走就道、以遂斯志。敬勒
諸樂石、用垂永久。是行也、明理恩思實使、以駉
騎之不時共也、竣事而至。乃入廟致爵、以復于
執事。不敢以務時廢命、可謂知礼矣。五十四代
孫、從仕郎、曲阜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奥魯、兼本
縣勸農事思誠謹記。
成宗大德二年六月十八日、奉
皇帝聖旨、裏皇姑魯国大長公主懿旨、駙馬濟寧王
鈞旨、濟寧路兗州近准來關抄連到中書戶部、
符文、除免孔顏孟三氏子孫合納地税。准此、備
申濟寧路總管府照詳去來。於九月初二日、回
奉總府八月二十八日李與行指揮、近據來申
抄連除免孔顏孟三氏子孫合納税石符文、乞
照驗事、得此。先准中議大夫龔封衍聖公牒、亦
為此事。准此、已經行下本州照會去訖。今又奉
山東東西道宣慰司令史馬珪承行劄付、准中
書戶部関、承奉中書省判送、戶部呈、准山東宣
慰司関、行據濟寧路備兗州申、孔顏孟三氏子
孫合納税粮三十三石四斗二升、合依丁酉年
間欽奉聖旨、孔曾史亦也可那演劄付、依僧道例
一体蠲免。本部參詳、孔顏孟三氏子孫合納地
税三十三石四斗二升、查勘鼠尾科徵粮數相
同。若依山東宣慰司所據、優恤蠲免、相應。今將
連到碑文二通抄連在前、具呈照詳。得此、覆過
奉都堂鈞旨、送戶部、更為照勘明白、別無差冒、
依例施行。奉此、関請依奉都堂鈞旨判送內事
理施行。奉此、當州除外、合行移関請照驗、備去

事理施行。須至關者。右關龔封衍聖公。
武宗即位、乃於成宗大德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
詔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
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也。朕纂承丕緒、敬
仰休風。循治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
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
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
之明、奚罄名言之妙。上資神化、祚我皇元。主者
施行。
武宗至大元年七月內、朝廷差官齎聖旨、加封祭
祀事。先於大德十一年五月二十一日、今上皇
帝正位寢極。當月二十八日、集賢院官特進大
司徒、太子太傅、集賢院使、香山、集賢大學士、資
德大夫趙也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太子少傅、

集賢大學士王顒奏、唐宋以來累朝代孔夫子
封贈的名兒與來。今日皇帝初登寶位、孔夫子
的名號教衆學士商量與者呵、宜的一般。奉聖
旨、商量了名兒我行、再奏者。欽此。六月初八日、
香山司徒、韓赤大學士、趙大學士、王大學士、安
大學士奏、如今衆學士商量定、加封孔夫子作
大成至聖文宣王。大都上都孔林差人依舊例
致祭、牲加太牢、齋制詞香祝文酒去呵、怎生。奉
聖旨、准、欽此。七月十九日、中書省奏、孔夫子加
封名號、朝村集賢院官人他每的言語是的一
般、降與聖旨、差人祭祀去呵、怎生。奉聖旨、准、欽
此。至大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諫兼東壁集賢院
使、御史大夫脫脫丞相、集賢學士通議大夫、師
著奏、加封孔子、與了詔頭宣命。如今與課銀三
錠、表裏段子一十三疋、并合用祭祀物件、差本
院學士騎坐鋪馬、前往孔林祭祀去。更大都上
都合用祭物交與呵、怎生。奉聖旨、教省家與者。
欽此。差遣本院學士嘉議大夫王德淵、於七月

欽齋宣詞祭物，到於孔林，卜於十一日丁卯，與守土官奉訓大夫兗州知州馬禧、孔氏家長撫行三獻禮，王德淵親為祝文，宣賜銀幣，於齋廟庫。五十二代曹州教授之名書、五十代孫孔氏家長撫立石。

武宗至大元年冬閏月癸丑，承州報，皇妹大長公主、魯王遣使致祭林廟，縣尹、僚屬、族長以禮迓於道左，從至舍館，使者傳命曰：皇妹大長公主、魯王恭聞聖上加封大成至聖文宣王，以林廟粤在魯國湯沐之邑，出祝辭、手銀盒、寶香，其中敬用禮神。以錢五百千為禮料費，其日甲寅，卜以季冬三月丁巳行事。酒醴既漬，太牢羊豕，莫不肥腯。使者齋沐如禮。及期，夜方五鼓，天宇澄肅，星辰耀燦。使者初獻，奠幣（爵獻）、金紫炫耀。兗州監州遜都解亞獻，其終獻則知州馬奉訓禧也。卒事，使者升齋廳，大會族姻及魯之多士，以餞神惠。仍執觶以言曰：大長公主以天人之姿，誦習經史，命工繪聖人像，金書懿讀於其左右，居常瞻禮。至於銀盒，則刻歲月以銘。祝辭，則朱玉印以誌其崇奉吾夫子勤懇類此。初，大德七年冬，皇姑魯國大長公主以闕里大成落成，備香酒牲幣致祭，謙實將其命也。六年之間，兩奉命恭拜殿庭，榮華多矣，族承舉酒以拜曰：願紀其事于石，仰祝聖上無疆之壽，以讚大長公主、魯王之福。使者亦將鞠其餘慶，顧不偉歟。東平許國忝居教職，幸觀盛事，敢拜手稽首謹記。五十代孫權主祀事，撫立石，祖廟監脩提控五十二代孫之進監脩。（時應昌路同知王隨為使者。）

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十一日，加封孔子父齊國公叔梁紇為啟聖王，母魯國大夫人顏氏為啟聖王太夫人。

制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闕里有家，系出神明之胄；尼山請禱，天啟聖人之生。朕常觀人文，散求往哲，惟孔氏之有作，集群聖之大成，原道統則亮接舜傳之周文

王。諭世家、則契至湯、下建正考父。其明德也遠矣。故生知者出焉、有開必先、克昌厥後。如太極之生天地、如鉅海之有本源。雲仍既襲於上公之封、考妣宜眡夫素王之爵。於戲、君子之道、考而不謬、建而不悖、于以敦典、而叙倫。宗廟之礼、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于以報功而崇德。尚蕎其慶、以相斯文。齊國公叔梁紇可加封啓聖王、魯國太夫人顏氏可加封啓聖王夫人。主者施行。

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十一日、加封、伯魚母鄆国夫人幵官氏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

制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我國家惇典礼以弥文、本閨門以成教、迺聰素王之廟、尚虛元媲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妻幵官氏、來嬪聖室、貴裕世家。籩豆出房、自流風於殷礼。琴瑟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邀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兩褘衣之像、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彝倫、吾欲廣關雎鵲巢之化。皇皇文詔、天其與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十一日、加封子思沂國公為沂國述聖公。

制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成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御以來、每以嘉惠斯文為念。万機之暇、覽觀載籍。至於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雅留意焉。夫爵秩之崇、既隆於升配、景行之懿、可後於褒加。於戲、有仲尼作於前、孰備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斯道之傳。渥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国述聖公。主者施行。

順帝至元二年孔廟石刻維元統三年冬十二月、

我朝欽承文宗皇帝頒楮幣、增修闕里吾夫子

宅廟，制命守土官董其事。越至元丙子，以次就
緒。濟寧路總管鄭衙實案以職在布宣教化、作
新民俗。而是役所成，遂偕前總管張侯仲仁、經
歷胡復、卒兖州知州刘燁、單州同知王民望、兖
州判官王克敬、從行司吏王諒、汪晃、十十㉓月八
日以太牢致祭先聖先師、告落成之功也。先祭
一日、天宇晦宜、將事之夕、雲漢昭回。衣冠音樂、
咸遵古制。登降薦獻、靡不合礼。既而曲阜縣尹
宣聖五十五代孫孔克欽謂民望曰、凡臺閣縉
紳四方多士、遂瞻仰于兹者、無不鐫名于石、以
表勝遊。矧侯之盛舉、宜以仰副今皇上敦崇儒
學、風厲四方、繼志述事之意。苟使晦而弗彰、闕
孰甚焉。乃具貞珉以請。民望以忝與執事之末、
謹為之記。若乃揚鴻休、紀實績、炳焉光軼于古
先、自有史館弘文、當垂諸不朽云。是年十一月
朔、賜進士出身承事郎、濟寧路同知單州事東
平王民望欽撰書。至元二年仲春月十一日、與
史路、或登仕郎、濟寧路曲阜縣尹、兼管本縣諸
軍奧魯勸農事、推奉祀事孔克欽、敦武校尉、濟
寧路曲阜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
農事明安畏只奇建。

順帝至正壬寅之歲冬十一月、總兵太尉平章擴
公克平益都、而濟魯底定、爰命河南江北等處
行中書省右丞陳公、資善參政伯公中奉同鎮
濟寧、總制諸郡。二公乃有言曰、曲阜乃聖人之
鄉、林廟所在、天下文明之盛地、古今賢士大夫
之所仰瞻、可不崇敬乎。越癸卯之歲春二月丁、
右丞陳公首詣闕里、拜廟、以太牢礼祀之。夏五
月丁、參政伯公復率左右官掾及儒士等、詣闕
里齋沐、行獻礼重祀之。嗚呼、所謂盡其誠敬之
至夫。聖人之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論其功、則賢
於堯舜。語其聖、則集厥大成。故立言當時、垂訓
万世、是又聖之聖者也。自古有天下国家者、皆
立廟歲祭而崇敬之也。迨我皇元、列聖相繼、尊
崇益隆、祀事之礼、未嘗少廢。近因中原板蕩、所
事之礼、殆不古若。今我參政伯公、乃世家名儒、

其先父曾賜以進士出身。公雖歷横栩之際、每考閱書史、故其臨政未久、拳拳以拜闕庭、祭先聖爲念、可謂知綱常之本、重教化之源、吁賢矣哉。前東平進士保寶、再拜頓首爲之記、刻諸琬琰、用紀歲月。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照磨、焦守敬、檢校薛昉、都事戚弘毅、徐榮、鄭珏、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張炳奎、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伯顏普化。至正二十三年七月日、宣聖五十六代孫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立石。

孔顔孟三氏志卷之一終

校記

①曜完：據《新唐書》卷七五下，「曜」下脱一「生」字。

②字伯皮：據《孔子家語·本姓》，孟皮字伯尼。兹誤「尼」爲「皮」。下同。

③以：當衍，見《春秋左傳注疏》卷五六及諸書。

④及：當作「晉」。

⑤如：當作「而」，見《繹史》卷八六之一。

⑥製：爲「制」字之誤。

⑦至王：爲「至正」之誤。

⑧比：當作「北」，見《頖宫禮樂疏》卷二。

⑨貞觀：原作「真觀」，誤，今正。下同。

⑩撰易注疏：據《後漢書》（賈逵傳）、陸德明《經典釋文》，賈逵無《易注疏》之作。

⑪作周官：據右引，《周官》下應有「傳」字。

⑫作周禮：據右引，《周禮》下應有「注」字。

⑬惟：當作「維」，見《宋史》卷一三七。

⑭攻書：爲「工書」之誤。

⑮談：當作「演」，見《唐會要》卷三五、《玉海》卷一二九。

⑯大宗：爲「太宗」之誤。

⑰句首疑脱一字。

⑱肆：當作「肄」。

⑲「詳」下脱「延」字，見《中興小紀》卷三一。

⑳肆：當作「肄」。

㉑丞：當作「承」。

㉒我：疑誤。

㉓十十：當誤。

孔顔孟三氏誌卷之二

賜戊戌進士文林郎鄒縣知縣肅寧張泰校正
前鄉貢進士鄒縣儒學教諭永嘉劉濬編次
宣聖五十八代孫鄒學訓導東魯孔公勗輯錄

宣聖孔氏誌事類

○歷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世職縣尹、學錄附

二代鯉、字伯魚、周景王十二年、爲魯昭公之九也[1]、是時孔子年十九、妃幷官氏。明年生子、適昭公賜之二鯉魚、榮君之賜、因以名其子而字曰伯魚。既長、魯哀公以幣召、鯉稱疾不行。年五十、以哀公十二年卒、時孔子年已七十矣。墓葬在孔子東、生子伋。

三代伋、字子思、逮事聖祖孔子、而受業於曾子。蓋顔子早卒、聖道傳於曾子、曾子傳於子思、子思傳於孟子、其學獨得其宗。子思嘗著書四十九篇、今存者惟中庸。魯繆公亟見於子思、問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其後孟軻釋之曰、千乘之國、求與之友而不可得、況可召與。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2]、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也。復欲以爲國相。時臣皆世襲、淫寵相傾、不以德訓。乃嘆曰、若爲相、而不得行吾道、相之恥也。遂不受。且告繆公曰、臣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矣。乃適衛。值懸子問礼焉、曾申問曰、何以不仕。子思曰、道伸吾願也。今天下諸侯、其孰能哉。與其屈已以富貴、不如抗志而貧賤。於是在衛、貧甚而自若。嘗言苟變可將。衛君曰、變爲吏、嘗賦於民、食人二鷄子、故弗用。子思曰、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長而棄其短。今君處斯世、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聞於隣國也。衛君每言計之非、群臣和者如一。子思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

雌雄。於是在衛縕袍無裹二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後③反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史記作六十二、今兩存之。葬先聖墓南。生子白。

四代白、字子上。請所習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才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礼樂、雜說不與焉。子思在魯、以書如魏問白。白北面再拜、受書伏讀、遂爲復書、又北面再拜、以受④使者。其恭如此。齊威王召白爲國相、不受。再召、又不受。年四十九卒。史記作四十七。葬祖墓西北。生子求。

五代求、字子家。楚召不受。年四十五卒。葬祖墓東北。生子箕。

六代箕、字子京、爲魏相。年四十六卒、葬祖墓東南。生子穿。

七代穿、字子高。楚魏趙三國交聘、不就。著儒家之語十二篇、名曰讕言。年五十一卒。葬祖墓南。生子謙。

八代謙、史記世家作慎、字子順。又名斌。仕魏爲安釐王相。改辟寵之官、以事賢才、尊撫任之祿。以賜有功、諸喪職扶者不悅。相魏九月、以病致仕、遂寢於家。嘗曰、今秦有吞天下之心、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秦莊襄王召、不行。魏以孔子後嗣、封魯文信君。年五十七卒。孔叢子云、家之族胤、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始有三子焉、鮒、騰、樹。

九代鮒、字子魚、一字甲。該通六藝。秦始皇并天下、召爲國⑤文通君、拜少傅。三十四年、丞相李斯始議焚書、公與弟騰子襄藏其家語、論語、尚書、孝經等於祖堂舊壁中。自隱於嵩山教弟子百餘人。後陳涉爲楚王、聘公爲太傅。凡仕六月、託疾而退、卒於陳下、年五十七。著書二十餘篇、記先聖及子思子上、子高、子順與己行事、名曰孔叢子。子隨字允路、四傳至吉。吉生何齊、皆承殷後、爲宋公。嗣絕、弟騰字子

褒、長九尺六寸。漢高帝十二年十一月過魯、親祀祖廟、封公為奉嗣君。後為惠帝傅士、遷長沙太傅。年五十七卒。生子忠。

十代忠、字子貞。有高尚之志。時徵為博士、封褒成侯。年五十七卒。生子武及安國。

十一代武、字子威。為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生延年。

十二代延年、博覽群書。武帝時為博士、轉少傅、遷大將軍。年七十一卒。葬祖墓北。生子霸。

十三代霸、字次孺。幼有奇才、漢昭帝時為博士。宣帝時以太中大夫授皇太子司經、遷詹事、為高密相。元帝即位、拜太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賜黃金二百斤、宅一區。徙名數于長安。公為人謙退、嘗稱位祿太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之相位、讓至三四。上知其誠、乃止。公上書求奉先聖祭、詔令以所食邑祀孔子、還子福名數於魯。年七十二。終於第。上素服臨吊者再、至賜東園秘器并錢帛、策贈列侯、謚曰烈君。四子、福、捷、喜、光。

十四代福、襲封關內侯。年六十三歲卒。葬祖墓北。生子房。

十五代房、襲封關內侯。生子均。

十六代均、字長平。初名莽、避王莽改今名。敦篤好學、有大才。襲爵邑、為尚書郎。言辭清辯、奏對成章。平帝元始元年、更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五年、王莽篡位、拜大尉、不就。三辭疾、乃得還。年八十一卒。生子志。

十七代志、後漢光武拜大司馬。建武十四年、襲封褒成侯、食邑二千戶。卒謚曰元成。生損。

十八代損、字君益。明帝永平十五年、襲封褒成侯。章帝元和二年二月、東巡狩褒成助祭焉。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亭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曜。

十九代曜、字君曜。襲封褒亭侯。生子完。

二十代完、襲封褒亭侯。早亡、無子、以母弟讚之子羨襲封。母弟、謂同母所生之弟。

二十一代羨，字子餘。魏文帝黃初元年，拜議郎，封宗聖侯，以魯縣百戶奉祀。後卒，葬祖墓南。生震。

二十二代震，字伯起。晉武帝泰始三年，改封奉聖亭侯，拜太常卿、黃門侍郎，食邑二千戶。年七十五卒。生子嶷。

二十三代嶷，字切成。晉襲封奉聖亭侯，食邑二千戶，年五十七卒。生子撫。

二十四代撫，晉舉孝廉，辟太尉掾，襲封奉聖亭侯，為豫章太守，寔食封一千戶。生子懿。

二十五代懿，東晉襲封奉聖亭侯，從事中郎，食邑一千戶，年六十一代⑥卒。葬祖墓西。生子鮮。

二十六代鮮，字鮮之，恢廓大度，好學善誨後人。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亭侯，改封崇聖侯。生子乘。

二十七代乘，字敬山，博學有才。後魏舉孝廉。文帝延昌三年，封崇聖大夫，食邑五百戶。生子靈珍。

二十八代靈珍，後魏授祕書郎。文帝太和十九年，仍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生子文泰。

二十九代文泰，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五十八卒，葬祖墓南。生子渠。

三十代渠，襲封崇聖侯。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靜帝大象二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生子長孫。

三十一代長孫，襲封崇聖侯，食邑一千戶。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改封恭聖侯。周武帝宣政元年改封鄒國公，食邑一千戶，年六十四卒，葬祖墓西北。生子英悊、詞⑦悊。

三十二代英悊，陳光大元年十二月庚寅，封為奉聖侯。

嗣悊，隋應制登科，授涇州司兵參軍，遷太子通事舍人，襲封鄒國公。大業四年，改封紹聖侯，食邑一千戶，年七十卒，葬祖墓西。生子德倫。

三十三代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改封

褒聖侯。太宗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户。則天天授二年十月初二日，賜勅書及時服。年七十一卒，生子崇基。

三十四代崇基，則天證聖元年，襲封褒聖侯。中宗神龍元年五月，制授朝散大夫，階參朝會。又年五十六卒，生子璲之。[8]

三十五代璲之，字藏暉，玄宗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特授四門博士、鄆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兼除兗州長史，遷都水使者，食邑一千户，生子萱。

三十六代萱，襲封文宣公，兼兗州泗水令，生子齊卿。

三十七代齊卿，一作齊賢。德宗建中三年閏正月，襲封文宣公，兼除兗州工曹參軍，轉青州司兵參軍。天子蒙塵，時遭叛亂，陷於東平，生子惟晊。

三十八代惟晊，憲宗元和十三年，東平兵解，歸營，授兗州參軍，襲封文宣公，年六十五卒，葬祖墓東，生子策。

三十九代策，明經及第，歷少[9]府監主簿、國子監丞，襲封文宣公，廷國子尚書博士。時兵戈後，禮事用闕，宣宗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復百繇，允享祀。年五十七卒，葬祖墓西南，生子振。

四十代振，字國文，唐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秘書省校書郎，歷運判、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襲封文宣公，賜百繇。年七十四卒，葬祖墓北，生子昭儉。

四十一代昭儉，任南陵尉，授廣文館博士、兗州司馬，賜緋，除秘書郎，襲封文宣公，累宰曲阜。年六十卒，葬祖墓西，生子光嗣。

四十二代光嗣，齋郎出身，昭宗天祐中，授泗水令、陵廟主。年四十二卒，葬祖墓西北，生仁玉。

四十三代仁玉，字温如，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尤精春秋，為人嚴整，臨事有斷。年九歲，任曲阜主簿，兩考滿，陞縣尹，襲封文宣公，後

唐時、除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幸謁祖廟及孔林。召對數刻、賜五品服、銀器、雜綵等。復口授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卒於官、年四十五。[10] 卒葬祖墓東北。贈兵部尚書。四子宜、憲、冕、勗。

四十四代宜、字不疑。自幼聰悟、十歲能屬文。弱冠、鍾家艱、哀毀聞于鄉曲。宋太祖乾德四年、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爲曲阜主簿、調黄州軍事推官。時方平吳越地、扼江鄂咽喉。公恭預兵機、贊成時務、宜力寔多。代歸、太宗召見、遷司農寺丞、領閩市於星子鎮。江左始平、庶務不綱。星子實江湖之會、要貨殖之都聚。公度其利害、請營之爲軍。朝議以户口少、且陞爲縣、命就宰之。政成、考績有狀、轉運使王明奏公言忠行篤、不踰聖祖之規、守法奉公、可稱明王之用。乞擢居朝列、委以事權。尋入覲、因獻所著文賦。上覽嘉嘆、顧問孔氏歷世之數、具以實對。上謂左右曰、家世有之、鮮此者矣。

特遷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太平興國三年、通判高密郡。帝命大將増脩祖廟、功後告成。公上表進方物稱謝。答曰、素王之教、歷代所宗。當承治定之初、特展脩崇之典。汝襲封闕里、就列周行、虔備貢輸、慶茲輪奐。省閱嘉獎、不忘于懷。時太平興國八年也。自高密還朝、遷殿中丞。雍熙二年、太宗北征、公受詔督軍餉、涉巨馬河、卒、年四十六。生三子、延世、延澤、延渥。

四十五代延世、字茂先。以父没邊境、[11] 時賜同學究出身、授曲阜主簿。秩滿、授福州閩縣令、許州長葛令。太宗至道三年三月、真宗即位、閏七月五日、真宗宣諭侍臣、令咨訪宣聖有何子孫。吕端奏有世嫡一孫延世、見任許州長葛令。召見、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文宣公。上勉之曰、汝宜精心典其祖廟祀、無稍惰也。面賜束帛、銀器及太宗御書并九經等書。咸平三年九月、奉勑許於廳上見知、通

轉運使特創發遣、貴公爵也。卒於官、年三十八。葬祖墓西南。生子聖佑。

四十六代聖佑、年九歲授同學究出身。年十一、大中祥符元年、真宗東封、詔賜衣綠、次京官陪位。隨幸儒廟、授太常寺奉礼郎。尋授曲阜縣令。四年、為大理評事、掌本縣錢穀出納之務。天禧五年、以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遷贊善大夫、終於太子中舍。卒年三十五。無嗣、以親堂弟宗愿承襲。

宗愿字子恭、延澤子。宋仁宗天聖中、以叔父通蔭補太廟齋郎。寶元二年九月、授守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至和二年三月、改封衍聖公。累遷尚書比部員外郎、通判濮州。卒于官、年六十三。歸葬祖墓西南。四子、若蒙嗣。

四十七代若蒙、字公明。熙寧元年、襲封衍聖公。元祐元年、改封奉聖公。坐事、以弟若虛承襲爵位。

若虛字公實。元符元年、襲封奉聖公。卒、朝廷復以若蒙子端友繼之。徽豐間、專主祀事、不任他職。大觀間、復以奉聖公為衍聖公。

四十八代端友、字子交。崇寧三年、復封為衍聖公。建炎初、偕叔父孔傳、姪孔玠扈從高宗南渡、寓三衢。終知郴州。玠、端操第四子、繼端友。紹興八年、上賜玠田五頃、供祀見載通鑑續編。後玠生搢、搢生文遠、文遠生萬春、萬春生洙。俱宋襲封于衢、至元始罷封焉。

端操、端友弟。權襲封衍聖公。生子四、瑄、璠、璞、玠。

四十九代璠、字文老、端操之子。廢齊阜昌二年、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金天眷三年十一月、復封為衍聖公、贈榮祿大夫。皇統二年正月卒、年三十八。葬祖墓西南。生拯及摠。

五十代拯、字元濟。金熙宗皇統二年三月、行省咨文宣王四十九代孫璠已襲封、未施行間身故、令⑫男拯次當襲封。自古襲封不限年齒、奏奉勅旨准行。時年七歲、襲封衍聖公、管勾

祀事。金世宗大定元年辛巳、年二十六。葬祖塋
西南。無嗣、以弟摠繼世。
摠字元會、大定三年七月襲封衍聖公、管勾
祀事。二十一年十一月、世宗召赴闕下、欲留
任用、公力辭、請專祀事。特授曲阜縣令。公以
穎悟、通左氏春秋、其為襲封也、嚴奉祭祀、敦
睦親族。嘗言曰、生為聖人子孫、而繆當嗣職、
坐觀隘陋、寧不愧於心乎。乃觀率佃户之東
嶧山採伐材木、增廣林廟及尼防山殿堂廊
廡五十餘楹。終奉直大夫、明昌元年卒、年五
十三。贈光禄大夫、葬祖塋東南。初摠、四十得
子、多不育。夜夢異人衣冠儼然、告曰、今此非
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則真爾子矣、當
名元措。後果如其言。生子元措。
五十一代元措、字夢得、年十一。金章宗明昌二
年四月、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特旨令視四
品。三年四月、奉特旨、起授中議大夫、仍賜四
品勳封。明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章宗親

行郊禮、召赴闕侍祠、位在終獻之次。承安二
年二月、勅襲封衍聖公年及十七、兼曲阜縣
令。仍令世襲、不得別行差占。於是始世襲封
曲阜令。宣宗貞祐二年、駕幸汴京。七月、趨赴
行在所。適丁母憂。三年七月、起復、遙授東平
府判。初、有旨授東平府判、俟來春令赴任。尚
書省奏、若擬正授是職、緣令多事之際、恐曠
廢本職事。有無姑且遙授、至春乃正授、令往
管勾祀事。況見丁母憂、有無特恩[13]起復。於是
遙授、仍起復焉。十月二十五日、上曰、東平府
判孔元措、與隨朝除授。平章高琪諫曰、可。有
旨、初與這職事時、我曾尋思待與隨朝職事。
未為緣多得勝奏、孔聖墳壟見在河北、若與
本人隨朝除授、恐廢祭祀。可與邊州府職事。
以此、不得已與了東平府判。我思目今土寇
未寧、若謂廢祭祀、與河北職事、倘因而被害、
卻是絕了聖人之後、永廢了祭祀也。如今與
隨朝職事者。遂授太常博士。其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也。興定二年秩滿，復任。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改行太常丞[14]。元光元年十一月，授同知集賢院，兼行太常丞。正大二年三月，授知集賢院，兼太常丞。四年秩滿，復任。六年十二月，又任前職。至天興元年八月，通歷三考。九月一日，改除遥授泰定軍節度使，兗州管内觀察使，兼行太常少卿。天興二年正月，迁光禄大夫，尋改授太常卿。癸巳年，歸附元朝，於汴梁，特取元措還東平，依舊襲封衍聖公，主奉祀事。無子，以姪之國庶子湞嗣。湞亦無子，以從兄元孝弟元用權襲封焉。

元用，字俊卿，元孝弟也。初，貞祐二年，襲封元措從宣宗迁汴，擬兄元用攝祀事。及宋克平山東，寶慶元年，權襲封衍聖公，仙源令。二年，改濟州通判，兼京東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元朝太師國王木華里統諸道兵至，承制封拜，權授襲封衍聖公，世襲曲阜令，給降衍聖公印。乙酉年，太師征益都，以元用偕行。丁亥年四月初五日，殁於城下。年五十三。生子之全。

五十二代之厚，元孝子也。贈亞中大夫、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曾郡侯。自元措傳湞以來，嫡長乃元孝，生之厚，至浣凡三世，終不取焉。亦可謂至德也。生子浣。

之全，字工升。乙酉年，父元用從太師國王征益都，之全遂權襲封衍聖公、鞠令。癸巳年，元措自汴梁還東平，仍襲封衍聖公，之全止充曲阜令。壬子年二月，宣差東平路行軍萬户總管管民長官，依奉牙魯花赤衆斷事官言語，權授襲封衍聖公，降到印信，兼曲阜令。十月十五日卒，年五十一。生子治。

五十三代浣，字日新。贈中議大夫、太常礼儀院同僉、上騎都尉，追封東平郡伯。再贈通議大夫、礼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曾郡侯。生思晦。

治，字世安。壬子年，補替父之全闕，充曲阜管

罷官。中統元年、改曲阜令。四年、權主祀事。至元十三年、授承事郎曲阜令、兼管諸軍奧魯、仍權祀事。二十二年、授奉訓大夫、單州防御⑬使。二十九年、遷奉直大夫、密州知州。元貞元年、赴闕朝見。特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生子思誠。

五十四代思晦、字明道。按宗譜、先宗悉生君愚、君愚生端立、端立生琥、琥生拂、拂生元孝、元孝生之厚、之厚生浣、浣生思晦。天資穎秀、蔪貫讀書、即識大義。受業尊江張先生、頗講求義理。至大中、舉孝廉、授范陽寧陽兩縣教諭、受業諸生不忍舍去。仁宗即位、訪問孔子之後儒臣元明善等曰、思晦嫡長、應嗣。時延祐三年六月。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給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四品印。泰定四年、改嘉議大夫。至順三年、改鑄三品印。初、廟無垣墻、角樓、金絲堂毀於兵。公言於濟寧總管張仲仁、請於朝、於是角樓、廟垣、金絲堂及聖考加封啓聖王、皆公所請也。先是、五季孔末之徒盛、以偽亂真、殲吾聖裔幾盡。至是、後欲冒聖後。公語衆曰、彼與吾宗不共戴天之讎。列拜殿庭、可乎。合宗族稽與故斥之。既又重刻宗支于石、族系益明。卒年六十有七。其日、群鶴翔鳴舍上、神光自東南降其舍北。贈奉直議⑯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生子克堅。

五十五代克堅、字璟夫。性聰學博、善詩詞、尤精樂府。至元六年、授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朝廷謂公爵與階不稱、制授中奉大夫、易以銀章。十五年、用平章達世帖木兒薦公明習禮學、徵為同知太常禮儀院事。帝親禮公、擢太常卿、遂拜治書侍御史。辭歸。追拜山東廉訪使、受詔、復辭、歸。會山東亂、北行、抵葉城居。入為集賢直學士。十九年、遷禮部尚書。出為西臺侍御史、召拜國子祭酒。世亂、不樂居朝、謝病歸祖庭。復起為集賢學士、階資

善大夫。御史臺奏復山東廉使、終不起。二十
六年、天兵取中原、皇上手詔趣入覲、待以賓
礼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政、郊社必致膰肉、
慰勞甚至。上嘗謂曰、尔有福快和人也、政不
煩尔。洪武三年、以疾告、遣中使存問、日再至。
疾篤、詔驛傳還家、錫白金百兩、雜綵十端、餞
物称是。三月、次邳之新安驛、卒于舟中。諸子
扶柩歸、葬祖墓西北。終年五十有五。生子九、
長希學。
五十六代希學、字士行。年二十一、授中奉大夫、
襲封衍聖公。元末兵起、誓不汙乱。侍太常走
燕南、詔見、拜秘書卿、仍襲封焉。歲戊申、我
太祖高皇帝初革元命、海宇以次平治。希學首朝京
師、
上清問下民、即以歷代致治理對、
上嘉之。賜雜綵六端、即命回守祖庭。洪武元年十二
月、授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歲入覲、賜予稠
疊恩礼益隆。歲旦萬国来朝、特命班亞上相。

朝特命班亞上相[17]。始至、中使慰勞館餼、雖皂
隸無不沾給。祖庭兵後廊廡圮壞、祭田荒蕪、
官賦徵逼。條理復故、礼器、樂器、樂舞儀式、次
第畢舉、聿然一新、皆希學請也。卒年四十有七、
朝廷遣使致祭、葬祖墓西北。生子訥。
五十七代訥、字言伯。天性仁孝、能詩書、工篆法。
洪武癸亥、丁父憂、以國哀赴京、祭孝陵。既竣[18]
事、入覲、
天眷甚隆。顧謂廷臣曰、孔訥真聖人子孫也。遂賜膳
光祿、命礼官館于太學、遣尚書劉仲質勞問、
日繼廩餼、復賜衣服[19]、物鈔錠、充牣館舍。將俾
襲爵、以居喪乃止。丙寅正月、朝京師。二月二
日、拜襲封之命、受誥大廷、百僚班列、仍勅礼
官以教坊樂道送至太學、學官率諸生二千
餘人迎於成賢街、觀者莫不贊歎光榮。明日
入謝、復賜襲衣、宴於礼部。又明日、釋奠于學
廟、以拜命告。初行誥詞、吏部奏用資善階、
聖上諭之曰、既爵公、勿事散官、但誥以織文玉軸為

異耳。遂為故事。毋歲入覲、得給符乘傳、班序
列文臣首。享其廩餼、下及傔從、皆古未有者
也。洪武庚辰九月十六日、以疾卒、年四十有
三。葬祖陵西北、祔考墓也。生子公鑑。
五十八代公鑑、字昭文。生而岐嶷、長益端謹。既
襲封衍聖公、耆學尤篤。又明年壬午四月五
日、以疾卒、年方二十有三。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初、遣使諭祭。生子彥縉。
五十九代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
仁宗皇帝所命也。蚤孤、賴母胡氏夫人教育之。永樂
八年十二月、襲封衍聖公。
太宗皇帝觀其言動進退從容、喜謂侍臣曰、真聖人
之裔也。館之太學、礼待甚厚。既歸、日讀祖書
不懈。從襁中賜第於東安門北。宣德、正統間、
礼遇尤厚。景泰二年、
皇上幸太學、特召率三氏子孫觀礼、賜冠帶錦衣。越
三年、朝會、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
文、視一品。皆異數也。卒年五十有五、乙未十

月二十一日。訃聞、
上深嗟悼、命礼部給喪、工部治墳。葬祖塋之次。生子
承慶。
六十代承慶、年六歲、遭母夏夫人喪、奉父及繼
母盡孝。既長、從三氏學肄族祖孔克旻學。所
著有礼庭吟稾行于世。未襲爵而卒、景泰六
年十一月。先考君雖嫁嗣、而先卒五年矣。然
因子襲爵、贈襲封衍聖公。葬祖考塋之次。生
子二、長弘緒、次弘泰。
六十一代弘緒、字以敬。早失怙、奉母孝敬。景泰
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襲封衍聖公。
上特賜玉帶麟袍、視一品、并賜金圖書、鈕作麒麟。御書
謹礼崇德四字。時年八歲、延入宮殿、恩礼之
盛、前所未有也。
弘泰字以和、稟質聰偉、問學克勤、好士愛賢、
人多仰慕。成化五年、繼兄襲封衍聖公。十二
年九月日、
聖朝崇儒右文之典、益久益隆、增樂舞、為八佾、加籩

豆爲十二公祀與焉。見主奉祀事。

〇世職縣尹附

孔克伸、字剛夫。孔子五十五代孫。洪武八年、衍聖公同族衆孔思矩舉保、秉資明敏、操履清脩。曲阜縣知縣。

孔克營、字耕夫。孔子五十五代孫。洪武十五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論賢排嫡、令邑爲宜。任曲阜縣知縣。

孔希文、字士周。孔子五十六代孫。洪武十七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守身勤慎、族衆推賢。曲阜縣知縣。

孔希範、字士則。孔子五十六代孫。洪武二十八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詒已公廉、善於從政。任曲阜縣知縣。

孔克中、字正夫。孔子五十五代孫。永樂九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懋勤忠孝、敬慎不偷。任曲阜縣知縣。

孔公鏜、字聲之。孔子五十八代孫。宣德九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婺服家訓、族推爲賢。任曲阜知縣。

孔訥、字蘊伯。孔子五十七代孫。景泰元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善於從政、撫字允勤。任曲阜縣知縣。

孔公錫、字賜文。孔子五十八代孫。天順五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早擢鄉舉、衆推曰賢。任曲阜知縣。再陞兗州府通判。

孔彥、字理伯。孔子五十七代孫。成化八年、衍聖公同族衆舉保、處事公勤、民心愛慕。任曲阜知縣。

〇世職斈錄附

孔克晏、字兗夫。孔子五十五代孫。衍聖公同族衆舉保、斈行俱優、善能訓誨。任三氏斈錄。

孔論、字經伯。孔子五十七代孫。衍聖公同族衆舉保、懋足率人、不違祖訓。任三氏斈錄。

孔克昊、字舜夫。孔子五十五代孫、乃兗夫之弟也。衍聖公同族衆舉保、操行端莊、生徒切慕。

任三氏學錄。
孔克昫、字東夫、孔子五十五代孫。衍聖公同族
衆、舉保素有賢行、克稱儒師。任三氏學錄。
孔公璜、字輔文、孔子五十八代孫。衍聖公同族
衆、舉保才德兼稱、訓迪有方。任三氏學錄。

〇歷代賢官子孫詔旨誥勑

前漢高祖十二年十二月、自淮南還、過魯、以大牢
祀孔子、封孔子九世孫騰為奉祀君。
武帝元朔二年甲寅、以孔臧為太常。初、帝欲以為
御史大夫、辭曰、臣世以經學為業、乞為太常、典
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20]紀古訓、使永垂來
嗣。帝乃以為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漢元帝尊奉孔子十三代孫孔霸、詔賜爵關內侯、
號褒成君。
後漢章帝元和二年、東巡狩、過魯、幸闕里、以太牢
祀孔子及七十二賢。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
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帝謂二十代孫蘭臺
令史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
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
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
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乎。拜僖郎中。
魏文帝黃初元年正月、以曾縣百戶、命孔子二十
一代孫奉議郎孔羨為宗聖侯、以奉孔子之祀。
制詔三公曰、昔仲尼姿[21]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
當衰周之末、而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
乎洙泗。至栖　焉、皇　焉、欲屈己以存道、貶身
以救世。於是王公終莫能用。乃退考五代之禮、
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
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
成謀。咨、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已。遭天
下大亂、百祀墮壞、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
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誦之聲、四時不睹蒸
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世必祀者
哉。嗟乎、朕甚憫焉。其以奉議郎孔羨為宗聖侯、
邑百戶、奉孔子之祀。令魯郡修起舊廟、置百石

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十二月丙申、詔曰、胄子雖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載、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為營建、依舊給祠、宜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學殘毀、并下魯郡、復修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壠、禁其芻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荊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以給洒掃、并栽種松柏六百株。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帝如魯城、親祠孔子。詔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為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祀。命修其墓、更建碑銘。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詔崇聖侯改為恭聖侯。

梁敬帝太平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曰、夫子降靈体誥、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弥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礼作樂、道冠群后。雖泰山頹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國圖屯阻、祧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寢、簋簠寂寥。永言聲烈、寔兼欽愴。外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為奉聖侯、并繕廟堂、祇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

隋煬帝大業四年冬十月丙午、立孔子後三十二代孫嗣悊為紹聖侯。詔曰、先師尼父、聖德在躬。誕發天縱之姿、憲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蘊茲素王。而頹山之嘆、忽踰於千祀。至德之美、不存於百代。永惟懿範、宜有褒崇。可立孔子後為紹聖侯。有司求其苗裔、錄以申上。

唐高祖武德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太宗文武聖皇帝詔曰、宣尼以大聖之德、天縱多能、王道藉以裁成、人倫資其教義。故孟軻稱生人以來、一人而已。自漢氏馭歷、魏室分區、爰及晉朝、訖於隋代、咸相崇尚、用存享祀。朕欽若前王、憲章故實、親師宗聖、是所庶幾。存亡繼絕、抑惟通典。

可立孔子後爲褒聖侯，以隋故紹聖侯孔嗣悊嫡子德倫爲嗣，主者施行。

太宗貞觀十年，給先聖廟戶二十以奉祀。十一年，封褒聖侯。

太宗乾封元年，詔孔氏子孫並免賦役，闕門勿[22]馬。

太宗貞觀十一年，命褒聖侯祭先聖，皆服玄冕，朝會位同三品。

玄宗二十七年，改封三十五代孫璲之爲文宣公。制曰：永惟聖道，思闡儒風，故尊崇先王，所以弘至教；褒獎後嗣，所以美前烈。褒聖侯璲之纂承睿哲，克履中庸，三命益欽，敦素馮於祖業，百代必祀，光寵祕於朝恩，積慶之餘，既開於土宇，至德不朽，宜傳於帶礪。可改封文宣公，兼兗州長史，迁都永[23]使者，食邑一千戶。

玄宗開元十三年，幸孔子宅，召每代長子一人，承襲，兼賜一子官。

肅宗上元二年，詔凡大祀，其褒聖侯在朝，位於文官二品之下。

憲宗元和十三年，復置灑掃五十戶。十五年，詔文宣王家與一子官。

武宗會昌五年，有事于南郊，詔文宣王後與一子。

宣宗大中元年，有事于南郊，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復封百縑，充春秋享奠。

懿宗咸通四年，以四十代振實封百戶，灑掃陵廟五十戶。

僖宗乾符二年，有事于南郊，詔文宣王後與一子官。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十四代孫孔宜入覲，顧問孔氏歷代之數，具以實對。上謂左右：家世有如此遠者，特遷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制曰：朕以夫子之聖，其道猶天，睠彼裔孫，宜其嗣襲。況聞爾服勤素業，砥礪官常，乃諭善於東宮，俾增榮於闕里，勉遵家法，以荷國恩。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曲阜縣文宣王家歷代以聖人之後，不與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抑同編戶，今可特免。

太宗至道間、三年三月、真宗已即位。詔四十五代
孫孔延世上殿、詢以家門故事。授曲阜令、襲封
文宣公。
真宗初即位、詔訪文宣王後、得四十五代孫延世、
命為曲阜令。召戒之曰、汝宜精心典領祖廟。既
使少暄、乃賜以祭器經書金帛以遣之。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十月、駕至兗州曲阜縣、謁先
聖廟。其文宣公伯叔兄弟子姪、並許陪位。十一
月一日、詣祖廟、宰臣及親王以下文武百官、各
立班殿庭、孔氏子孫與焉。初、有司定儀、肅揖而
已。上特展拜、百官皆拜。帝歛袵北面、式瞻粹容、
嘉歎久之。立殿西序、召孔氏子孫、撫諭周至。賜
四十四代孫孔延渥五人同學究出身。再奉旨、
許造酒以供祭祀。詔加謚玄聖文宣王、祝文特
進名。廟內制度孝合與礼图、敕改正。更給十戶
以奉塋域。仍差官以太牢致祭、宣賜孔氏銀三
百兩、帛三百疋、俵賜諸房。又賜田百頃。
真宗天禧二年春、賜文宣公家祭冕服。五年、以孔
子四十六代孫聖祐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遷贊善大夫。
仁宗至和二年三月、詔改封孔子後為衍聖公。初、
太常博士祖無擇言、按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
在漢魏曰褒成、褒亭、宗聖、在晉宋曰奉聖、後魏
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並封鄒国。唐初
曰褒聖。開元中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又以其後
為文宣公。是以祖謚而加後嗣也、不可。朝廷下
其議、乃改封衍聖公。制曰、孔子之後、以爵號褒
顯、世〻不絕、其來遠矣。自漢元帝封為褒成君、
以奉其祀。至平帝時、改為褒成侯、始追謚孔子
為褒成宣尼公。褒成、其国也。宣尼、其謚也。公侯、
其爵也。後之子孫、雖更改不一、而不失其義。至
唐開元中、始追謚孔子為文宣、而尊以王爵。封
其嗣褒聖侯為文宣公。孔氏子孫去国名而襲
謚號、礼之失也、蓋由此始。朕稽考前訓、博採群
議、皆謂宜去漢之舊、革唐之失、稽古正名、於義
為當。朕念先帝崇尚儒術、親祠闕里、而始加至

聖之號、務極尊顯之意。肆朕纂臨、繼奉先志、尊
儒重道、不敢失墜。而正其後裔嗣襲之號、不其
重歟。宜改封至聖文宣王四十六代孫宗愿為
衍聖公。
仁宗即位之初、謂輔臣曰、孔子廟自祖先以來、皆
以子孫世知縣事、奉祠祭。令乃不然、非所以崇
儒術、尊
先聖之意。其詔自今仙源縣復選孔氏子弟為
之。皇祐三年七月八日、詔兖州仙源縣、
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
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自今宜復于孔氏
子弟中選充。
神宗熙寧元年、以孔子四十七代孫若蒙襲封文
宣公。
哲宗元祐元年、添賜田一百大頃。至八年三月十
六日、奉勅將舊賜田一百頃均給族人、新賜田
一百頃、撥二十頃充廟學、供贍生員。二十頃充
歲時祭祀、十頃置啟霆簾幙什物。其五十頃、歲
[illegible]修葺祠宇。
哲宗元祐元年、臣寮上言、儒廟闕典、奉旨令礼部
太常寺同共詳定典礼郎文、添賜田一百頃、使
其家依鄉原例、自召人户耕種、更不用戢田制
摋之法。又賜監書一本、置教授官一員、於學到
文官人內差、或委本路監司保舉有行義人充、
令教諭本家子弟。內學人依本州文[24]正例、優與
供給。如鄉人願從學者聽。
哲宗元祐元年、孔子四十六代孫孔宗翰奏曰、襲
封蹤爵、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及不在故郡、
朝廷既許居外、何能吏恋祖堂。以至祠宇頹毀、
恬不為恤也。乞下有司議其所宜、令後不許襲
封之人別領他官、終身使在鄉里、則知其不可
輕去、必能嚴潔祀事、尊睦親族。會家門之幸。奉
聖旨依。
哲宗元祐元年、勅白身合襲封人與除承奉郎、專
以主先聖祠事為職。添支供給、隨本資次、每三
年理為一任。用本路及按察官薦舉、依吏部格

闕陛賓任。
如朝廷非次擢用、許依舊帶公爵出、令以次合襲
封人權主祀事。每遇親祠大礼、冬正朝會、許赴
闕陪位。
哲宗元祐三年、鴻臚卿孔宗翰奏、三省同奉旨、依
奏白身合襲封奉聖公者、除承奉郎、改衍聖公
為奉聖公。及刪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俾遵
奉施行。
哲宗元符元年奉旨、下本家衆議、選擇近理守分
人承襲。饒四十六代宗壽等保明、四十七代孫、
歸安縣主簿若虛堪充襲封。奉旨依合入官襲
封奉聖公。
徽宗崇寧三年、勅文宣王之後常聽一人注兗州
仙源縣官。許最長承襲。先是、仁宗皇祐三年、詔
曰、兗州仙源縣、
国朝以來、世以孔子子孫知縣事、使奉承廟祀。近歲
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自今宜復於孔氏
子弟中選用。

徽宗崇寧三年、復封四十八代孫端友為衍聖公、
管勾祀事。誥曰、至聖文宣王四十八代孫端友、
自書契以還、爵於朝者多矣、未有傳世四十有
八而不絶者也。惟尓文宣王之後、次當承襲。宜
錫徽號、并示寵渥。往加祗慎、務保厥崇。
徽宗大観四年、勅孔子四十八代孫端友白身除
承奉郎、襲封衍聖公、管勾祀事。
徽宗宣和三年十一月、除四十八代孫端友直秘
閣、賜緋章服。仍許就任関陛、以示崇奬。誥曰、先
聖古今之師也。由百世之儀、等古王[25]之王、殆未
有能逮之者。朕既法其言、遵其道、衆以為治、猶
以為未也。又録其後裔、以褒大之。尓先聖之系、
官東藩者積有年矣。通籍金閨、陛華蓋閣、以示
崇奬、汝尚勉哉。
高宗紹興二年閏四月五日、以四十九代孫璠襲
封衍聖公。誥曰、夫子之道、諭於尭舜、澤及万世、
靡有所窮。欽崇顧親、邦有彝典。肆予命尓、紹予
世封。惟欽惟慎、則無墜命。可襲封衍聖公、尚主

奉先聖祠事。辛、贈榮祿大夫。
金章宗明昌元年六月十三日、有司以特旨修理
宣聖廟学、今本廟其[26]隨代支給田土增損數目。
本廟言舊賜田二百大頃、因值兵革、除見在外、
不知下落四十八大頃八十六畝。已申上司。後
承户部符、於豐縣區村、張村、新村、潘村、李村、慕
義六處貼撥足數。計准今時官畝一百二十三
頃二畝一分五厘七毫。明昌三年、奉旨於四舉
五舉終場士人內、選充廟學生員。其孔氏子孫
年十三以上、聽就學、不限人數。依府學養士例、
人月帮官會二貫、米三斗。小斈半之。合用人力、
於兗州射粮軍內撥差。所需什物、依大學例、官
為應副。委州官進士出身者提舉。
章宗明昌二年四月、以五十一代孫元措襲封衍
聖公。誥曰、聖謨之大、遺範百王。德祚所傳、秩光
千祀。蓋立道以經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王五
十一代孫孔元措、秀阜衍祥、清洙流潤。芝蘭異
稟、蔚為宗黨之英。詩禮舊聞、蚤服父兄之訓。語
年雖妙、論德已成。肆踐世爵之封、仍換身章之
數。非獨增華於尔族、固將擴耀於斯文。勉嗣前
修、用光新命。三年四月、奉特旨超授中議大夫、
仍賜四品勳封。誥云、夫子既沒、千八百年、後入
相承、五十一世。自近古以公其爵、顧階散如彼
其卑。必也正名、難於仍舊。是以興百王之曠典、
峻五品之華資。以尔有成人之風、繼將聖之後。
當余定務、會尔踐封。憶廟貌有嚴、克謹歲時之
祀。家声久矣、無忘詩礼之傳。學有餘師、善將厥
譽。
元太宗九年丁酉、欽奉聖旨節該、孔氏一十五家、
顏氏八家、孟氏二家、洒掃廟户、依舊一百户、計
一百二十五户、奉上絲綿顏色稅石軍役大小
差發、並行蠲免。上[27]項户計、盡行除豁、不係州縣
所管。欽此。
世祖中統建元之初、制以舊典、立曲阜廟學、遴選
師儒、充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正錄各一員、訓
其子弟。比之常例、優加擢用。其三氏子孫入國

學者、俾同朝官子例任教官者，比常例無減一考入流。

世祖中統三年、按孟氏祖庭記作甲寅年，果是甲寅年，乃元憲宗四年，與此不同。未知孰是。差楊庸充廟學教授，欽奉聖旨：據孔氏、顏、孟之家皆聖賢之後也，自兵亂以來，往往失學，甘為庸鄙，朕甚憫焉。今以進士楊庸教授孔氏、顏、孟子弟，先生務要嚴加訓誨，精通經術，以繼聖賢之業。宜令准此。

成宗大德四年孔廟石刻

皇帝聖旨裏，翰林國史照得先往翰林學士閻中奉牒稱：惟先聖文宣王之後，自漢以來，復封公侯之爵，俱有食邑，歷代相仍，至唐、宋、金，視舊有加。各依品秩，頒支俸給。國朝有天下，累聖崇奉，至元三十一年，今上皇帝即位，首授五十二代孫密州知州孔治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爵一品，散官四品，合得俸祿，未嘗給賜。古者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上自一品，下至司縣小吏，俱有俸給。況朝廷崇尚聖人之後，既已頒降宣命，獨領虛名，未霑實祿，豈稱爵祿相須之義。照得前代襲封，各兼他職，視其兼職，以為俸廩之差。今既無兼職，若止視散官品秩，照依隨朝正四品例，每月對品支俸鈔，俾之有爵有祿，以奉祭祀，益見明時尊崇聖道之意。如准所舉，轉呈都省定奪，似為相應。請照驗准此。參詳學士閻中奉所舉，如准給俸，相應具呈中書省照詳去訖。今准戶部關，大德四年閏八月十六日承奉中書省大德四年七月十六日判送禮部呈奉都翰林國史院呈，襲封衍聖公孔治合得俸祿，未嘗給賜。送戶部照擬，得孔治乃先聖之後，本官欽受宣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行使正四品印信。既是有爵，例應有祿。如准翰林國史院所擬，比依太史院同知俸例，月支中統鈔二錠，擬無職田，自准呈月日為始，於濟寧路就便支給。本部照得，漢宣帝始封孔子十三代孫霸為關內侯，號褒成君，實賜八百戶。光武改封十六代

孫奮為褒成君、食邑二千戶。至晉武帝、改封二十二代孫震為奉聖侯、食邑二千戶。自此至唐、改封崇聖侯、褒聖侯、文宣公。至宋仁宗至和二年、改封四十六代孫宗愿為衍聖公、並有食邑。歷金至國朝一例襲封。議得公侯乃古之爵號。既受其爵、必有食邑。然歷代以來、孔氏子孫雖有世封之爵、亦視其才德、任以官職。既有食邑、又有祿秩。我朝自定官制以來、無封爵食邑之例。內外百官止請所受官職之俸。參詳國朝遵依前代故典、已封孔子五十三代孫治為衍聖公、授以四品散官及四品印信。擬合比附隨朝四品官例給俸。實為相應。得此。照得近准蒙古文字譯該中書省官人每根底阿督渾撒里學蘭奚言語、在先孔子的後嗣襲封衍聖公名字與了有來。如今這孔子的五十三代根脚他的孔治、在前寧州做官。孔夫子的廟祭祀管着。有來麼道、翰林院裏學士、他根底在前襲封衍聖公体例裏做襲封呵、怎生說、有麼道奏呵、那般者聖旨了也。欽此。都省已經欽依、頒降宣命印信外、擬俸給覆過奉都堂鈞旨、依准戶部所擬、送本部依上施行。奉此當部除外、合行移關。請照驗支俸施行。上關。咨襲封衍聖公孔中議。

仁宗延祐三年歲丙辰九月十九日戊午、中書省委官宣使劉天惠捧民乘傳頒降宣聖五十四代孫孔思晦宣制、授爵襲封衍聖公、中議大夫、銅印一、祿四品、同在朝、專主奉祀事。

泰定帝泰定四年丁卯二月、進襲封衍聖公孔思晦嘉議大夫、祿三品。

文宗至順二年秋七月、藝文少監歐陽玄言、先聖五十四世孫襲封衍聖公、爵最五等、秩登三品、而用正四品銅印、於爵秩不稱。詔鑄造三品銀印給之。

順帝至正六年、以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學襲封衍聖公。

順帝至正八年四月五日、帝幸國子學、賜衍聖公克堅秩二品、改授銀章。

大明國朝
崇重盛典。
洪武元年三月初四日、五十五代孫祭酒臣孔克
堅承
太祖高皇帝
親筆諭孔氏子孫、
吾聞爾有風疾在身、未知實否。然彼孔氏非常人
也。彼祖宗垂教於世、歷經數十代、每〻賓職
王家、非胡君運去、獨為今日之之[30]異也。
吾率中土之士、奉
天逐胡、以安中夏。雖曰庶民、古人由民而稱
帝者、漢之高宗也。爾若無疾、稱疾以慢
吾國、不可也。
諭至思之。
是歲月日謹記。
洪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臣孔克堅
謹身殿内、
上對百官、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你多少年紀也[31]。對曰、五十三
歲。上曰、我看你是有福的快活人、不委付你勾當。你
常〻寫書與你的孩兒、我看資質也温厚、是成
家的人。你祖宗留下三綱五常、垂憲万世的好
法度。你家裏不讀書、是不守你祖宗法度。如何
中。你老也、常寫書教訓着、休怠惰了。於我朝代
裏、你家裏再出一箇好人呵不好。二十日、於謹
身殿西頭廊房下奏、
上位曲阜進表的迴去、臣將主上十四日戒諭的
聖旨、備細寫將去了。
上喜曰、道與他、少喫酒、多讀書。
洪武元年十二月、仍封孔子五十六代孫孔希学
為襲封衍聖公。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聖旨、古之聖人、自羲農至於文武、法天治民、明
並日月、德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
有因革。至于孔子、雖不得其位、會前聖之道而

通之、以垂教万世、為帝者師。其孫子思又能傳
述而明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斯統緒、尊其
爵號、蓋所以崇德而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封
者、或不能繩其祖武、朕甚愍焉。當臨之初、期世
襲者、得其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
典礼、以致褒崇、尚其勤敏以進學、恭儉以成德、
庶幾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
致望、豈不偉歟。可封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宜
令孔希學准此。

洪武元年十二月十九日、本部崔尚書、宝侍郎同
朱學士、濮指揮、周指揮、李指揮、陸鎮撫等官、
於謹身殿西廊下、欽奉
御筆聖旨、孔氏子孫皆免差發、稅粮有司依例科
徵。顏孟子孫惟大宗免差、餘技不免。欽此。除欽
遵外、一、孔顏孟三氏子孫差發稅粮、前件欽依
聖旨事意施行、仰照驗。一、合設員數本部議得、奏
准額設官屬人等、宜從襲封衍聖公舉保堪用
人數、具呈都省、以憑銓用。襲封衍聖公官屬、掌
書一名、書寫一名、知印一名、奏差一名。屬官三
員、管勾、典籍、司樂。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教授
司、令授教授一員、学錄一員、學司一名。尼山、洙
泗二處書院山長、令授各設一員。前件欽此施
行、仰照林廟等事、右劄付襲封府准此。洪武二
年正月日。

洪武二年孔廟石刻、
皇帝聖旨、山東等處行中書省吏房准户房付准中
書省咨、近准江淮行省平章韓崇祿咨、為林庙
洒掃户女户樂户事、該照田平章榜文收集掃
洒廟户一百户、女户樂户二十六户。尼山廟元
設一十五户、另有石碑可考。雖有舊典、增減準
否、例從
朝廷明咨施行。送據翰林国史院官會同太常博
士陳承事議得、女户樂户不見歷代載籍明文、
林廟洒掃人户擬合存設、名數多寡、宜從朝省
定奪。又准本省咨、為孔顏孟三氏子孫賦役、襲
封衍聖公官屬、孔顏孟子孫儒學教授、尼山洙

泗書院山長事、送擬翰林国史院官會同太常
博士陳世昌參考得、宋哲宗元祐元年、礼部太
常寺礼官議立孝以訓其子孫、其襲封專主祠
事、賜書、置教授、教諭孔氏子孫。御隣顔徑、孝著
聽。孔顔孟三氏子孫、俱係先聖先賢之後、歷代崇重
事同一体。其教授訓諭三氏子孫、理宜存設。顔
孟子孫差税、闕奏蠲除、襲封衍聖公官屬員數
多寡、尼山洙泗二處書院山長合無設置、宜從
都省定奪。得此。送擬尚書礼部呈、定擬到各項
事理、開坐咨請施行。准此。除外、仰移付本房、照
驗施行。准此。省府合下仰照驗施行、須議劄付
者。一、呈林廟事、本部議得、上項洒掃人戶、合依
漢唐宋制、存設一百戶外、撥女戶、樂戶、不見載
籍、別難定擬。洪武元年十二月十六日、礼部傅
侍郎、張郎中同陳修撰、李起居注、單起居注、安
給事中、安殿中侍御史、宿衛等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准擬、欽此。除欽遵外、具呈照驗、得此。前件欽

依施行。一、呈賦役等事、定擬到後項事理。洪武
元年十二月十六日、本部傅侍郎、張郎中同陳
修撰、李起居注、單起居注、安給事中、安殿中侍
御史、宿衛等官、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准、欽准此[32]。
洪武三年五月初四日、左丞相宣国公等官、於
正宮門西耳房欽奉
聖旨、孔孫酒在前曾說、多有同姓的指着先聖宗
派、都來曲阜四散居住、中間多有不知礼義、相
聚日久、恐相連累。今後除襲封這一宗派、休教
他當差、其餘疎遠枝派子孫、分揀出來、與百姓
一体當差。欽此。
洪武六年八月二十九日、
皇帝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臣希學亦預列班中。
上召臣問曰、爾年幾何。臣跪對曰、三十又九。
上曰、今去爾祖孔子歷年幾何。臣又對曰、近二千年。
上曰、年代雖遠、而人尊敬如一日、何也。為爾祖明綱

常、興礼樂、正彝倫、所以為帝者師、為常人教、傳
至萬世、其道不可廢也。且爾祖無所不學、無所
不通、故得為聖人。如問礼於老聃、學琴於師襄
之類。此謂學無常師。非特如此、楚王渡江、得一
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遣
使問於爾祖、爾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爾
祖曰、昔吾聞諸童謡云。童子之言、爾祖尚記之
不忘、況道德之奥者乎。今爾為襲封至王公、不
為不榮矣。此非爾祖之遺蔭歟。朕以爾孔子之
裔、不欲於流内銓注、以政事煩爾、正為保全爾
也。爾若不讀書、孤朕意矣。且人年自八歳至弱
冠、多昏蒙未開、不肯向學。自冠至卅年、有室血
氣正盛、百為營營、亦無暇好學。爾年近四十、忘㉝
慮漸凝定、見識漸者成、正好讀聖人之書、親近
明師良友、晝夜講明道義、必期有成。學成之後、
四方之人知爾之能、俱来執經問難、且曰此無愧
孔氏子孫者。豈不美歟。然四体之勤、乃德之符、
步履進退、亦必用安詳、不可欹斜飛舞。久久習
熟、遂為端人正士。朕今婉曲教爾、爾其自擇。還
家亦以此教子孫可也。勉之哉。勉之哉。臣叩頭
拜謝而退。謹備書如右、裝演㉞成軸、歸藏置於中
堂、儼如對越
天威、無咫尺之間。
天語諄諄、亦朝夕在耳。誓於修身繕性、日致其功、不
敢有負於
聖恩云。是年九月朔、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臣希孝
頓首百拜、謹記。
洪武七年七月日、勑五十五代孫孔克伸為從仕㉟
郎、知曲阜縣事。
勑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昔君天下者、官以五爵。自漢以下、或分九
等。九斯之戒、非德功者弗登。可見昔君慎名爵
而重志飭者。朕值胡運天更、布衣而起草莽、夫
命歸而群英附、不五七年間、偃兵息民、一華夏、
王兆民、紀年洪武。當建国之初、已定神人之分。

故天地位、其位、黔黎務焉。其於先聖先師、朕不敢外。稽諸歷代載在祀典者、則仲尼有血食、後嗣有襲封。於是法前代、仍舊章、孔希孝受封、世爲縣令者希大職如前、何期希大不依祖訓、婁干国憲、自蹈罪戾、以失世官。今特選本族、以孔克仲授從仕郎、知濟寧府兖州曲阜縣事。爾尚夙夜忠勤、承流宣化、宜鑒前車之失、求無忝於聖裔、則予汝嘉。爾勉哉。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中書省有内使林英、承勑即曹儀賫至勑符、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至、

京朝覲、爾中書下礼部、用心礼待。所有隨行者、皆要歡心、勿使有缺、故

勑。速行勿怠。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黄字三十六號。

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是日勑襲封衍聖公孔希學、卿家胎名、歷代不朽、富貴永張天地間、乃由陰騭之重。云何。以其明彝倫攸叙之精微、表萬世綱常之不泯也。故若如卿常思祖道、可動人。天朕聞卿來朝、已勑中書下礼部、使所用如意、未知給否。雖從行者、務要歡心。故茲

勑諭。洪武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黄字七號。

勑中書下礼部、賜先師孔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日用如舊。餘皆照例、凡所在以安之毋怠。如

勑奉行。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勑襲封衍聖公孔希學、昔卿之祖、能明綱常、以植世教、其功大哉。故其後世子孫相承、凡有天下者、莫不優礼。今卿每歲來朝、不避嚴寒、可謂篤君臣之大義、而不咈於祖之訓者矣。已

勑中書下礼部、賜卿日用。故茲

勑諭。洪武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宇字五十八號。

洪武十四年、諭祭孔希學。維洪武十四年、歲次辛酉、十一月壬午朔、越十二日癸巳、

皇帝遣行人張濟民、諭祭于故襲封衍聖公孔希孝之靈曰、三綱五常之道、始上古、列聖相承、率修

明以育生民。至於中古、將欲墜焉。非先師孔子、孰能修明之。今生民多福、惟三綱五常之道倫耳。蓋世之大德者、天地不論沒、人民無怨声、所以為帝者師、血食千万世不泯、子孫存焉。朕以爾孔希孝繼世焚修、永張斯教、以顯爾祖。何期訃音一至、云及長往。嗚呼、襲封茅貴、克保令終、可無憾矣。特遣使以牲醴致祭。爾其享之。

洪武十五年三月日、勑五十五代孫孔克苗為曲阜縣知縣。

勑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朕聞古人有必報而不忘者、先師也。蓋謂明德傳道、終身不受禍患、國報之。朕與臣民同世於斯時、方知大成至聖文宣王、當世之先師。時人去古既遠、有失報礼。稽諸古典、報則有光。其光之顯揚、師徒共之。若果誠能報之、則益而無損。洪武十四年、吏部奏、為襲封衍聖公長逝、生前因曲阜知縣孔克仲卒、其官係孔氏子孫世職、昔衍聖公已薦族人孔克苗為知縣。朕思衍聖公逝後、方奏、慮恐不實、以爾族中長者悉至京師、論賢排嫡、族人既至、宗派分明。以爾克苗為賢、特命為曲阜知縣、以報先師。爾當敬事以在公、而信以表率民、儉使人、[30]勤問民艱、用力以時、以揚先師盛德、於戲、陰騭流芳、萬世不泯。英靈長存、子孫承之。爾宜懋哉。

洪武十七年二月初二、封孔子五十七代孫孔訥襲封衍聖公。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三皇五帝之道、明陳攸敘、大發彝倫、協天地陰騭、定民居者、爲此也。至周文繫於三墳、道述於五典、兼八索九丘之法、而諸家之說並生。是致道繼塗横、雖欲馳之、莫知所向。獨先師孔子明哲、心樞膺知、定真折偽、以成詩書。其脩道

之謂敎、可謂至矣。率性之謂道、可謂堅矣。由是
天鑒善德血食之祀、萬世子孫弘衍、於今耿光
而弗磨者、因誠明之誠無間、感通天下、故若是
也。前衍聖公孔希學、嬰疾長往。嫡長子訥、服闋
來朝。今襲其爵、以奉先師。爾吏曹如勑無怠、往
欽哉。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勑五十六代孫孔希
文知濟[37]府兗州曲阜縣事。

勑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朕惟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古今罕
焉。雖然、始伏羲而銓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
焉。然如仲尼者無。且秦焚之後、聖賢之道亡於
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天下、澤敷宇內、
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爲文宣王、宋加至聖、
元加大成、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
祿。所以前代以闕里之邑、戢其子孫。今是邑缺
官、尊其民、族以賢推、惟孔希文家。今特以希文授
承事郎、知濟寧府兗州曲阜縣事。爾吏曹如
勑奉行、使從。欽哉。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日、勑五十六代孫孔希範爲
承事郎知曲阜縣事。

勑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勑日、古昔盛時、仕者不出其國、生於其鄉而治
其同鄉之民、故能察其好惡、知其土俗、極其疾
苦、政教行而民從之也易。後世或私于其鄉、於
是此道不復也久矣。惟爾孔氏、以先師裔孫之
故、前代特俾治其鄉邑、庶幾古昔之意焉。茲命
孔希範爲承事郎、知曲阜縣事。爾尚杜爾私、宣
爾欲、無以勢陵下、無以親撓公。爾祖不云乎、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其務正身以宣政化、使鄉
邑之民蒙爾之惠、謂聖者之子孫果異於衆人、
不亦善乎。欽哉。

洪武三十五年、諭祭衍聖公孔訥文、維
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八月壬子朔、越十五

日丙寅、
皇帝遣行人允誠諭祭于故襲封衍聖公孔鑑之靈
曰、嗚呼。惟卿生於神明之胄、傳先聖之道、天下
之所具瞻
朝廷之所崇敬。奈何天不假年、弗克永世。
朕聞訃音、惻怛悼惜。乃子弟紹守
先聖之宗祀、庶不墜前人之耿光。爰以牲醴往奠。
卿如有知、鑒茲諭祭。洪武三十五年夏四月五
日、襲封衍聖公臣鑑卒。秋八月十有五日、
皇帝遣行人費
御製祭文及祭物儀品諭祭、恩至渥也。竊念臣先
兄臣希李卒時、
太祖高皇帝嘗遣使諭祭矣。累世家
恩寵數稠疊、其報宜何如耶。臣忝在孔族之末、備
員曲阜縣令、親覩盛典、不勝感激。謹錄祭文及
祭物諸品、深刻諸石、永傳無窮。永樂元年正月
初一日、宣聖五十六代孫曲阜縣世職知縣臣
孔希範謹記。

永樂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封孔子五十九代孫孔
彥縉襲封衍聖公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孔子之道、配乎天地、師表萬世、咸在尊崇。
欽仰素王、傳襲後裔。今五十九代孫彥縉、允為
世嫡、雅有令資、俾紹顯榮、用光儒胄。可襲封衍
聖公。惟克懋勤、服茲寵命、勉修聖學、承籍家聲。
欽哉。
永樂九年九月二十七日、勑五十五代孫孔克中
為曲阜縣知縣。
勑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國家崇先聖之道、既封孔氏之嫡為衍聖
公、承于世世、又簡求其裔之良者、為令于鄉邑、
治教其民者、著在令典、皆所以褒隆先聖之道
也。爾孔克中、乃孔子五十五代孫、今特命為山
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爾其懋勤忠孝、承流宣

化、欽慎不渝、以光膺
朕命、無忝于爾聖祖。欽哉。
洪熙元年正月十三日、對[38]襲封衍聖公彥縉妻夏
氏為夫人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敦敎先師、施及厥後。至其家室、亦有褒
崇者、所以廣崇儒重道之恩也。先聖五十九代
孫孔彥縉、受命
先帝、襲封衍聖公。歲時來朝、雅容進退、朕用嘉之、
尊其礼遇。其妻夏氏、内助克賢、而未有封命。今
從其夫之貴、封為夫人。凡天下後世、有事於修
齊治平者、皆誦法孔子、朔配孔子之孫、可不慎
哉。可不敬哉。益懋率履、毋忝于家。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封孔子五十八代孫孔公鑑
襲贈衍聖公。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孔子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三綱五常之
理、示法万世。我
国家遵用、以安天下。故推恩其子孫者、所以隆崇
報之礼焉。故襲封衍聖公孔公鑑、乃宣聖五十八
代孫、早紹封爵、而弗永年。然克謹礼度、不忝先
世。茲特推恩、追錫
誥命、以著嘉念不忘之意。九泉有知、庶其歆服。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贈襲封衍聖公孔公鑑母王
氏為夫人。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国家於群臣、皆推恩以及其親、所以教孝
也。況吾聖人之肖之所自出乎。爾王氏、故襲封
衍聖公孔公鑑之母、德善夙著於閨門。今既追
錫爾子誥命、揆厥原本、特增爾為夫人。服此榮
恩、永賁幽壤。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封襲封衍聖公孔公鑑妻胡
氏為太夫人。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人子之賢、雖本於父、而資於母德亦
深矣。故
國家之於群臣、皆有推恩之典、爾胡[39]氏乃故襲封衍
聖公彥縉之配、令彥縉之母。婦道母則、不忝于
聖人之後。茲特封爾為太夫人。益茂訓慈、以裕
爾嗣。欽哉。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勅孔克中妻陳氏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聖人於家人之義、蓋曰女正位乎內、男正
位乎外。厥今有婦于其家而不辱其教者、得不
有以褒錫之乎。爾曲阜縣知縣孔克中妻陳氏、
克謹婦道、相其夫致能盡心於所職。是用封為
孺人。祗服隆
恩、永光閨閫。
宣德元年二月十二日、贈孔克中父孔思政為承
事郎、曲阜縣知縣。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於孔子之後、既爵其嫡、以奉世祀、又
擇其支裔之賢者、以令鄉邑、所以遵聖道而顯
其世也。爾孔思政乃曲阜縣知縣克中之父、有
德善以成其子、惟厥原本、特贈爾為承事郎、曲
阜縣知縣。服茲
寵命、永賁泉扃。
宣德元年十二月十二日、贈孔克中母李氏為孺
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聖人之教、始於閨門、故女德之能善其內
者、朝廷必有以褒顯之。曲阜縣知縣孔克中故
母李氏、婦德母道、不忝其家、是致有子克為特
用。揆其所自、宜有褒崇。茲特贈為孺人。服此茂
恩、永賁幽壤。

宣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封五十六代孫孔希恭
為儀賓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夫婦之道、人之大倫。婚姻以時、礼之所重。
此古今通義也。
朕今命爾孔希恭為中奉大夫宗人府儀賓。爾當
堅夫道、毋寵毋慢、永肅其家、以稱親親之意。恪
遵朕言、毋怠。

宣德元年十一月十二日、封五十六代孫孔希恭
妻文登郡主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古之君天下者、子孫有女、必錫封號。
朕叔魯王第二女、今已成人、特封為文登郡主、配
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克中之子希恭、俾為儀
賓。爾為郡主、既入孔氏之門、恪遵婦道、閨門整
肅、内助常佳、無累爾父母生身之恩。爾惟欽哉。

宣德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勅五十八代孫孔公鏜
授承事郎、知曲阜縣事。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国家師法孔子、既封其後為衍聖公、以奉
先聖之祀、復擇支裔之賢者為邑令、所以著褒
崇之意。爾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鏜、蚤
服家訓、衆推為賢、用擢是職。茲特錫之勅命、授
承事郎。服此隆
恩、懋修弗懈、以无忝聖祖。欽哉。

宣德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封知縣孔公鏜妻王氏
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夫婦人倫之大始、故
朝廷推恩臣下、而必及其家室者、雖必奬賢勞、
亦以重大倫也。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
鏜妻王氏、克勤内助、以相其夫。今特封為孺人。
服此榮
恩、永光閨闈。

宣德十年十月二十日、封五十七代孫孔諤爲雲南道監察御史。

勑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朝廷設監察御史、欲其振紀綱、辨邪正、以弼成国家之治、朕任匪輕。文林郎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諤、先聖之後、以儒発身、擢官春坊、再擢御史、歷年既久、克効勞勤。是用錫之勑命、以示褒嘉。夫官以察爲名、以言爲職、在明大体而畧細故、在愛君子而戒小人。其益端尓志、堅尓守、毋私于法、毋撓於勢、毋訐以爲直、毋苛以爲能、明以燭之、公以行之、懋循而不懈、尚有顯爵、以待尓成。欽哉。

宣德十年十月二十一日、勑監察御史孔諤妻王氏爲孺人。

勑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夫婦人之大倫、故朝廷推恩群臣必及之。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諤妻王氏、克相其夫、茲特贈尓爲孺人。祗服榮恩、永光閨閫。

宣德十年十月二十一日、贈監察御史孔諤父希麟爲文林郎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

勑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

國家推恩臣下、必及其親者、所以重本而勸孝也、而何間於存歿哉。行在雲南監察御史孔諤故父希麟、慶鍾厥子、而祿養不逮。揆其所自、宜有顯褒。茲特贈尓爲文林郎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靈其不昧、尚克承之。

宣德十年十月二十一日、贈監察御史孔諤母張氏爲孺人。

勑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朕惟群臣之才者、固本於父、亦必資於母

焉。存有褒榮、歿有追贈、此有國之通制也。行在
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諤之母張氏、有子能官、而
不逮養、泝惟所自、宜錫褒榮。茲特贈爾為孺人。
靈其承之、永賁幽壤。
宣德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贈監察御史孔諤繼母高氏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朕惟人之繼母、寔配体於父、而於子有教
育之德焉。故人臣克勤于職者、其繼母亦有褒
榮之命。行在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諤繼母高氏、
有子能官、而不逮養、泝惟所自、宜錫褒榮。茲特
贈爾為孺人。靈其承之、永賁幽壤。
正統元年、
上遣行人李春
諭祭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故母太夫人胡氏祭文、
維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三月丁卯朔、越初四日庚
午、
皇帝遣行人李春
諭祭襲封衍聖公故母太夫人胡氏曰、爾為婦
於孔門、有子襲封顯爵、惟爾克盡母儀、允資慈
訓、祗承宣聖之祀、弗忝厥後、膺受褒封之
命、以享安榮。今以壽終、夫復何憾。尚其有知、服
此
諭祭。
皇上即位之元年正月朔、不幸臣彥縉母太夫人胡
氏以壽終、是年三月四日、
皇上特遣使以礼
諭祭、切惟
聖朝
列聖重熙、右文重道、尊礼
聖祖、賞延于世、超越往古、莫罄名言。今
皇上繼志述事、不惟崇襲之典、而又覃及于親、生有
褒封之顯、死致
諭祭之崇、死生殊遇、

恩至渥也，德至隆也。顧臣彥縉，受
恩感激，不勝悚懼。念父母劬勞之德，罔極難
酬。重荷
聖上覆載之
恩，涓埃無補，負德懷慚，歉然于心也。伏録
御製祭文，并祭儀，備刻堅石，以垂永世，用昭厥
休焉。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四月初十日，宣聖五十九
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彥縉[10]謹誌。

正統十四年，
上遣行人邊永
諭祭襲封衍聖公孔彥縉故祖母太夫人王氏祭
文，

維
正統十四年歲次己巳六月辛未朔，越十有三
日庚申，
皇帝遣行人邊永
諭祭襲封衍聖公故祖母太夫人王氏曰：爾克慎
母儀，楷範宗族，佐君子而成内助之美，撫子孫
而有慈訓之勤，宜其荣受褒封，永享禄養，茲以
高年，倏爾遐棄，亦無憾於地下矣。爾如不昧，尚
歆聽之。正統歲在己巳，乃
皇上即位之十四年也，于時三月有二日，臣彥縉罹
逢深重禍，延祖妣，是歲六月十有三日，
皇上特遣使臣以礼儀
諭祭。臣不勝感戴。仰惟
聖朝崇儒重道，
列聖同心，
皇上嗣登大寶，尤加注意。既念以先祖孔子，謬臣重
爵，復推本所自，恩及于親，生則褒封，死則
諭祭。臣之一門，荣幸何極。顧臣夙膺慈訓，痛恨莫
酬。重荷
洪恩，涓埃無補，爰是謹録
諭祭祭文，并祭儀，鎸勒于石，式彰
恩遇之隆於悠久云。是歲七月望日，孔子五十
九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彥縉謹識。

景泰元年正月初五日、
勅孔顏孟三氏子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等、
朕以今年二月初吉、躬臨太學、祀
先聖先賢。爾三氏子孫各以賢而長者三四人
來。限正月二十五日至
京、有司以礼應付口粮脚力、毋或稽遠。如
勅奉行。故勅。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勅五十七代孫孔諤為文
林郎曲阜縣知縣。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國家以牧民之責、寄於郡縣長貳、必得其人、方
稱朕職。爾山東兖州府曲阜縣知縣孔諤、係宗
闕里。擢令本邪、撫字勤勞、克稱任使。茲特進爾
階文林郎、錫之
勅命、以示褒嘉。爾尚深体
朝廷崇儒重道之意、懋脩厥職、以思愛斯民、毋縱

毋刻、歸於至中。欽哉。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贈知縣孔諤妻黃氏為
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夫婦人之大倫、故
朝廷推恩群臣、命必及之、而於存歿一也。山東
兖州府曲阜縣知縣孔諤妻黃氏、克相其夫、而
已早歿。茲特贈為孺人。爾其有知、服斯
榮命。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封知縣孔諤繼室徐氏
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國家推恩臣下、而必及其室家者、所以尊人倫
之本也。山東兖州府曲阜縣知縣孔諤繼室徐
氏、克勤內助。茲特勅封孺人。服此隆

恩、毋忘儆戒。欽哉。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贈知縣孔諛父希武為文林郎、曲阜縣知縣。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推恩臣下、必及其親者、所以重本而勸孝也。而何間於存歿哉。山東兖州府曲阜縣知縣孔諛父希武、慶鍾厥子、而禄養不逮。揆其所自、宜有顯褒。今特贈為文林郎、山東兖州府曲阜縣知縣。靈其不昧、尚克承之。

景泰元年八月二十七日、封孔諛母胡氏為太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於任職之臣、必褒顯及其親者、所以重源本也。爾胡氏子孔諛、山東兖州府曲阜縣知縣、克勤厥事、皆爾善德所致。茲特封為太孺人。服此隆　恩、尚懋敬之。

景泰六年九月初四日、勅五十八代孫孔公礼國子監學正為登仕郎。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於太學、既設祭酒司業、以掌教事。而又置助教學正學録、以分理焉。所以成天下之才、而建出治之本也。必得經術明正之士、庶克稱茲。爾國子監學正孔公礼、發身鄉舉、職教郡庠。既擢令官、式克慎是。用進爾階登仕郎、錫之勅命、以為尔榮。於乎、為治必本於賢材。朕之屬意於太學、蓋以此也。尔以教為職、可不加勉、以副朕意。往盡忠、懋式觀爾成效。欽哉。

景泰六年九月初四日、勅孔公礼為詹事府主簿廳主簿。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朕於官僚、皆簡任文學之臣。而其大小衆務、則

爲之詹事。乃若典簿書者、亦必得人、斯爲称焉。
尔詹事府主簿廳主簿孔公礼、系自闕里、領膺
御聞、擢任教官、進陞
國學。逈廷令戬、克敉其勤。是用進尔階徵仕郎、
錫之
勅命。尔尚益盡乃心、懋修不懈、無忝厥戬。欽哉。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贈孔子六十代孫承
慶襲封衍聖公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朕惟積善在躬、餘慶必垂於後。顯榮於國、
寵命必及其先。况爲
先聖之後人、其礼尤宜於加等。尔孔承慶乃襲封
衍聖公弘緒之父、潛德弗耀、爲時善人、胡不永
年、
華坐賢嗣。子既襲於封爵、尔亦宜有褒崇。是用
追贈尔爲衍聖公。嗚呼、生有善譽、沒有崇名、尚

克歆承、承光胤祚。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贈襲封衍聖公承慶
妻王氏爲太夫人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夫親之愛其子與子之孝其親者、莫不歆
貴之、斯皆本於天性。是以
君体其臣、必因其所欲而推恩焉。尔王氏、乃襲封
衍聖公孔弘緒之母、淑善能徽、成厥子。今既榮
爵、宜錫尊
恩。茲特
封爾爲衍聖公夫人。服此
休嘉、永光閨闈。
景泰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封孔子六十一代孫
弘緒爲襲封衍聖公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㊶

誥命、欽哉。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封詹事府主簿孔公礼妻時氏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人之大倫、莫先於夫婦、故

朝廷推恩群臣、命必及之、所以重人倫也。爾詹事府主簿廳主簿孔公礼之妻時氏、克脩婦德、以相其夫、茲特封為孺人。祗服

恭恩、永光閨闥。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贈孔公礼父為從仕郎、詹事府主簿。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國家於任職之臣、必推恩以及其親者、所以厚本而崇孝也、亦何間於存歿哉。爾詹事府主簿廳主簿孔公礼之父誠伯、有子顯庸、而不逮養。祈惟所自、宜錫

褒崇、茲特贈爾為從仕郎、詹事府主簿廳主簿。

靈其祗承、永賁泉壤。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贈孔公礼母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朕嘉群臣任職之勤、而推本其父母之教、故於存者有褒、没者有贈。此激勸之令典也。爾潘氏、乃詹事府簿廳主簿孔公礼之母、有子登庸、而不逮養。祈惟所自、宜錫

褒崇、茲特贈爾為孺人。服此隆

恩、永光泉壤。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封孔公礼繼母張氏為太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朕惟人子蚤失所恃、而訓育⑰勞實資於繼母。故
褒榮之命有及焉。爾詹事府主簿廳主簿孔公
礼之継母張氏、克成令子、居官有能。茲特封爾
為太孺人。服此榮
恩、益綏祿養。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勅五十八代孫孔公恂為
礼科給事中。

勑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
國家設六科給事中、欲其審奏牘而駁違失。任
言責而糾官邪、其職可謂要矣。必得端慎明敏
之士、始克稱焉。爾礼科給事中孔公恂、系出宣
聖、早擢賢科、擢授今官、声猷茂著。是用進爾階
徵仕郎、錫之
勑命、以為爾榮。夫君近侍者、貴達大体而畧細故、
扶正道而進嘉謨。尓尚益秉忠誠、懋脩厥職、以
稱
朕擇賢任官之意。欽哉。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勅給事中孔公恂妻樊氏為
孺人。

勑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人倫以夫婦為始、而婦有從夫之義。故
朝廷推恩群臣、不以其室家存没而必有及焉
者、所以重大倫也。尓礼科給事中孔公恂之妻
樊氏、克循婦道、既孝且恭。夫貴於
朝、爾已早逝。茲特贈為孺人。服此榮
恩、永賁窀穸。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贈給事中孔公恂継室余
氏為孺人。

勑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勑曰、人之大倫、莫先於夫婦。夫貴而婦偕、理之
宜也。肆
朝廷於群臣有推恩之典焉。爾禮科給事中孔

公恂之繼室佘氏，端靜柔淑，允宜厥家。茲特封
爲孺人，命服之華，永光閨閫。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封給事中孔公恂父爲從
仕郎給事中。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人臣能盡忠君之義，
國家必遂其顯親之心。此上下相須，而激勸之
令典也。爾闕里孔信，乃礼科給事中孔公恂之父，
系出
宣聖，克世其家，擢秀鄉閭，宿德未試，訓成令子，
爲
朕近臣。宜推
寵異之
恩，以彰義方之教。茲特封爲從事郎、礼科給事
中。尚其祗承毋忝嘉命。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贈給事中孔公恂母爲孺
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朕惟人子之孝，皆欲顯其親。然有祿養早違，而
恩命不待者，
朝廷亦追贈之，所以体孝子之心也。爾故王氏，
乃礼科給事中孔公恂之母，婦德母儀，夙著閨
閫。訓成賢子，致用于時。推厥所由，宜隆卹典。茲
特贈爾爲孺人，歆此
寵榮，永賁泉壤。
天順四年九月初四日，封給事中孔公恂繼母爲
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朕惟人之繼母，寔配体於其父，而於子有教育
之德焉。肆
朝廷推恩臣下，而必及之者，所以勸孝也。爾胡

氏、乃礼科給事中孔公恂之繼母。有子居官、克勤匪懈、皆爾慈訓所致。茲特封爲孺人。尚其欽承、毋忝榮命。

天順五年九月初三日、勅五十八代孫孔公錫授文林郎、曲阜縣知縣。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國家尊崇宣聖、既封其後爲衍聖公以奉闕里之祀、復擇賢裔、俾宰鄉邑者、所以昭寵異之典也。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錫、乃孔子五十八代孫。早擢鄉舉、衆推曰賢。爰擢今官、以理厥事。歷年茲久、茂著声猷。是用進爾階文林郎、錫之

勅命。以爲爾榮。爾尚益盡乃心、勵乃行、懋修不懈、無忝爾祖。欽哉。

天順五年九月初三日、封知縣孔公錫妻李氏爲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風化本于閨門、人倫始于夫婦。肆

朝廷褒

寵于臣而必及其配者、所以重人倫、厚風化也。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錫之妻李氏、恪恭婦道、以相其夫。茲特封爲孺人。祇服隆

恩、永光閨閫。

天順五年九月初三日、贈知縣孔公錫父孔銓文林郎、曲阜縣知縣。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士之仕而能盡所職者、則

朝廷必推恩及其親、所以重本而勸孝也。亦何間於存歿哉。爾孔銓乃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縣公錫之父。訓子有成、祿養不逮。推其所自、宜有

褒榮。茲特贈爲文林郎、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知

縣。冥灵不昧、服此光榮。

天順五年九月初三日、贈知縣孔公錫母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

朕惟人子之孝、皆欲顯其親、然有親侵而禄養

不逮者、

朝廷亦追貴之、所以体孝子之心也。尔刘氏、山東

兖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錫之母、婦道母儀、著

稱姻鄙、致有令子、効用于時、宜錫

寵崇以示褒顯、玆特贈為孺人。九原有知、服斯

寵命。

天順五年九月初三日、贈知縣孔公錫継母錢氏

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継母之重、豈特齊体於其父、而於子有教

育之徳焉。故臣人能尽職者、其継母亦推恩之

命。尔錢氏、乃山東兖州府曲阜縣知縣孔公錫

之継母、性行柔嘉、閫儀素著、玆教不怠、致子登

膺、玆特封為太孺人。服此茂

恩、益綿壽祉。

天順八年七月十二日、加封大理寺左少卿孔公

恂父為中順大夫大理寺左少卿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朕惟為人子者、孰不欲顯揚其親。故子能宣力

效職者、

朝廷必推恩以報之、所以遂其顯親之心、而勸天

下為孝者也。爾封為礼科給事中孔信、乃大理

寺左少卿公恂之父、潜徳弗耀、為時善人、篤生

令子、顯用於朝、嘗因子而推恩矣。子既進秩、肆

加封爾為中順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尚其

欽承、益綿壽考。

天順八年七月十二日、贈大理寺左少卿孔公恂

母王氏爲恭人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孝子之愛其親者、靡有存歿之間。故
朝廷推恩於臣下、必及其親、所以體其心而重大倫也。爾贈孺人王氏、乃大理寺左少卿孔公恂之母。婦德母儀、著于閨闈。誨有令子、顯用於朝。嘗因子而錫褒命矣。子今進秩、亦用加贈爾爲恭人。服此隆
恩、永賁幽壤。

天順八年七月十二日、封大理寺左少卿孔公恂繼母胡氏爲恭人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朕惟人之繼母、豈獨齊体於其父、而於子有訓育之德焉。故
朝廷推恩於臣下、而繼母亦有褒榮之命。爾胡氏、乃大理寺左少卿孔公恂之繼母。端靜慈和、夙著閨闈。誨成令子、効用於時。援厥慶源、已錫恩封矣。今子陞秩、亦宜進爾榮命、封爲恭人。服此茂
恩、永綏禄養。

成化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封南京詹事府孔公恂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國家設詹事府、以輔道春宮、其長貳皆以儒臣處之、必得學行端謹、莊重恭勤之士、乃克稱焉。爾南京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發身科第、給事掖庭。既陞職於春宮、復平刑於大理。官詹并涖、諭德由兼。出握郡章、進遷茲任。敭歷既久、嘉績良多。宜有
寵恩、用昭國典。茲特進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以爲爾榮。爾其益端乃心、益勵乃行、以副
朕委任之意。欽哉。

成化七年五月二十六日、贈詹事府少詹事妻樊

氏為恭人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朝廷推恩於臣、而必及其配者、所以厚風化之原、重人倫之始也。豈以存沒而有間哉。

南京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妻贈孺人樊氏、克謹婦道、以相其夫。夫既顯榮、爾乃早沒。嘗因夫貴、已受贈矣。夫今進秩、特加贈爾為恭人。承此

懋

恩永賁幽壤。

成化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封詹事府少詹事繼室余氏為恭人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君推恩於臣、而婦從崇於夫者、重大倫、遵舊典也。

南京詹事府少詹事孔公恂繼室孺人余氏、克勤內助、嘗受

褒封。夫既進官、爾宜偕顯。茲特加封為恭人。祗服

榮

恩、益敦儆戒。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封孔子六十一代孫孔弘泰襲封衍聖公誥。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

朕惟先師孔子之道、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而為

後世

帝王之楷式者也。尊崇之典、既屢加于其躬。錫封之

恩、宜移於其後。爾孔弘泰乃孔子六十一代孫、生稟清資、行遵禮度、宜膺顯職、以貴厥宗。特命

襲封衍聖公。於戲、惟學可以希聖、惟德可以繩

先。爾往懋哉、毋忝

朕命。

成化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封襲封衍聖公弘泰妻孫氏為夫人誥：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惟先聖之後，襲封既有常典，而必推恩及其伉儷者，所以廣異數而厚彝倫也。襲封衍聖公孔弘泰妻孫氏，鍾秀名門，作嬪聖胄，宜錫殊

恩，以示褒嘉，特封為衍聖公夫人。尚其恪循婦道，以相其夫，無忝無驕，承綏

寵命，欽哉。

成化十七年，諭祭襲封衍聖公孔弘泰母王氏夫人祭文：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六月甲辰朔，越二十有三日丙寅，

皇帝遣行人司行人汪舜民諭祭于衍聖公夫人王氏曰：惟爾有淑德，早嬪聖裔，篤生令子，克紹宗

祖，嘗受

恩封，宜享榮貴，胡為一疾，遽爾云亡。訃音來

聞，特

賜葬祭。爾靈有知，尚克歆服。

孔顏孟三氏誌卷之二終

校記

①「也」上當脱「年」字。

②「者」下當脱「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十一字，見《孟子註疏》卷一〇下，《童溪易傳》卷一三。

③後：當作「復」。

④受：當作「授」。

⑤「國」上當脱「魯」字，見《黄氏日抄》卷三二、《東家雜記》卷上。

⑥代：當衍。

⑦詞：當作「嗣」，見下文。

⑧又：當誤。

⑨步：疑誤。

⑩卒：疑衍。

⑪時：疑當作「特」。

⑫令：疑當作「今」。

⑬息：疑誤。

⑭丞：當衍，見《弇山堂别集》卷三九。

⑮御：當作「禦」。

⑯奉通議：誤。《弇山堂别集》卷三九作「中奉」。

⑰朝特命班亞上相：衍文。

⑱峻：當作「竣」，見《頤庵文選》卷上。

⑲服：當衍，見右引。

⑳烟：當作「絪」，見《資治通鑑》卷一八。

㉑姿：當作「資」，見《宋書》卷一七。

㉒「勿」下當脱「事」字，見《東家雜記》卷上。

㉓永：當作「水」，見《舊唐書》卷四二。

㉔文：當作「學」，見《東家雜記》卷上。

㉕王：當作「世」，見右引。

㉖其：疑當作「具」。

㉗頃：疑當作「項」。

㉘「按孟氏」至「孰是」，當爲小字注文。

㉙先生：當衍，見《元文類》卷一一、《元朝典故編年

考》卷一。

㉚之：當衍。

㉛幾：疑當作「紀」。

㉜此句疑誤。

㉝忘：疑當作「志」。

㉞演：疑當作「濱」。

㉟在：疑當作「仕」。

㊱校：當作「效」，見《明太祖文集》卷三。

㊲「濟」下當脱「寧」字，見下文。

㊳對：當作「封」。

㊴賜：疑誤。

㊵縉：當作「縉」。

㊶「制曰」以下原脱一頁。

㊷「育」下疑脱一字。

㊸「亦」下疑脱一字。

㊹間：據上下文例，疑當作「閫」。

孔顔孟三氏誌卷之三

賜戊戌進士文林郎鄒縣知縣肅寧張泰校正

前御貢進士鄒縣儒學教諭永嘉劉濬編次

宣聖五十八代孫鄒縣儒學訓導孔公易輯錄

宣聖孔氏誌事類

○歷代御製贊文祭文 先儒贊文附

唐睿宗太極元年、親製贊刻石曰、猗歟夫子、實有聖德。其道可尊、其儀不忒。刪詩定禮、百王取則。吾豈匏瓜、東西南北。

宋太祖建隆三年、賜御製贊曰、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哲人其萎、鳳鳥不至。

真宗御製贊序云、若夫檢玉介丘[1]、迴輿闕里[2]、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嚴祠。易俗化民、既仰師於彝訓。崇儒重道、宜益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銘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窮。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一日。

徽宗宣和四年、詔修太學、命爲贊語、系之以贊曰、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世之師、立人之道。有典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教斯所、乃聽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紹興十四年、御製贊文宣王及七十二弟子。

贊文宣王曰、大哉宣聖、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3]其譽。維時戴雍、戢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聿崇。

贊顔回曰、德行首科、顯冠學徒。不遷不貳、樂道以居。食飲且惡、在陋自如。宜新賢哉、豈止不愚。

贊閔損曰、天經地義、孝哉閔騫。父母昆弟、莫間其言。汙君不仕、志氣軒軒。復我汶上、出處休焉。

贊冉雍曰、懿德賢行、有一則尊。子也履之、成性

存存。騂角有用、犂牛莫論。形政④之言、惠施元
元。
贊冉耕曰、德以充性、行以淑身。二事在躬、日躋
而新。並驅賢科、得類與隣。不幸斯疾、命也莫
仲。
贊冉求曰、循良之要、在於有政。可使為宰、千室
百乘。師門育材、治心扶性。退則進之、琢磨之
栩。
贊言偃曰、道義正己、文學擅科。為宰武城、聊以
弦歌。割雞之試、牛刀謂何。前言戲爾、博約則
多。
贊宰予曰、辯以飾詐、言以致文。苟弗執禮、宜莫
釋紛。朽木糞墻、置不足云。言語之科、嘩然有
聞。
贊仲由曰、升堂惟先、千乘惟權。陵暴知非、委贄
可賢。折獄言簡、結纓禮全。愿言不耳、仲尼賴
焉。
贊端木賜曰、謙德知二、器貴瑚璉。動必幾先、執

並其辯。使存魯、五國有變。然相其主、畢處
悠遠。
贊卜商曰、文學之目、名重一時。為君子儒、作魏
侯⑤師。不可後禮、始可言詩。假蓋小嫌、聖亦不
疵。
贊林放曰、禮之有本、子能啓問。大哉斯言、眺聆
訓。德輝泰山、誣祭莫奪。崇茲祀典、益永令聞。
贊樊須曰、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不仁、問紦
良喜。寓志農圃、以聯仁義。學稼之辭、豈姑舍
是。
贊澹臺滅明曰、惟子有道、天與異容。狀雖云惡、
德則其豐。南止江海、學者雲從。取士自茲、貌
或非公。
贊曾參曰、夫孝要道、用訓群生。以綱百行、以通
神明。因子侍師、荅問成經。事親之實、代為儀
刑。
贊公冶長曰、子長宏度、高出倫輩。雖在縲絏、知
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之、尤知

英槩。

贊公西箴⑥曰、猗爾子上、魯邦之望。以德則貴、惟道是尚。師聯師友直友諒。伯於祝阿、儒風斯暢。

贊原憲曰、軾彼窮閻、達士所賓。邦無道穀、進退執倫。敝衣非病、無財乃貧。賜雖不懌、清節照人。

贊有若曰、人稟秀德、氣貌儼同。而子儼然、偪〻其容。兩端發問、末啓撥鋒。礼以節和、斯言可宗。

贊鄭国曰、伯夫榮陽、實惟令德。優入聖門、過不留跡。道以目傳、妙則心識。猗歟偉歟、後代之則。

贊商澤曰、邈矣子季、睢陽是伯。屏息受業、延教登席。未踐四科、固談六籍。紀典載之、好是正直。

贊秦非曰、樂善哲士、伯于汧陽。傳道克正、垂名允臧。執德以洪、用心必剛。表廣業履、式賁王⑦。

贊曾蒧曰、惟特⑧義方、有子誠孝。怡〻聖域、俱膺是道。暮春舞雩、詠歌至教。師故與之、和悅宜召。

贊巫馬施曰、天清日明、潛雨爲肴。師命特⑨蓋子、亦善知。惟夫子、傳三才允究。學者之樂、所得遂茂。

贊公晳哀⑩曰、周衰僞隆、政在群公。廉恥道微、家臣事崇。不爲屈節、獨然自容。於是時、懍然清風。

贊漆雕徒父曰、邈彼學子、期⑪挾策聖惟⑫。談道是嗜、惟士可廉。在德所貴、存名通垂。洋〻之風、遠今四馳。

贊司馬耕曰、手足甚親、寧異出處。魋將爲亂、子逝晚去。在迺能潔、危而有慮。內省若斯、何憂何懼。

贊顏之僕曰、貫行類叔、能承厥父。志銳所期、道尊是輔。泥在鈞陶、不就規矩。終靡好爵、揚名東武。

贊石作蜀曰、在昔石邑、能知所尊。毖依有德、克述無言。鼓篋槐市、揚名里門。此道久視、披褒長存。

贊顏高曰、瑯琊之伯、其惟子驕。徽言既彰、謚孔昭。以觀雩舞、同聽韶。歷千百禩、發思高標。

贊鄡單曰、彼美鄡子、先聖是承。墻仞已及、堂陛將升。良玉斯琢、寒水必冰。錫壤平陸、茂實蕃騰。

贊任不齊曰、任城建伯、其表曰選。淑問雅馳、才華清遠。鏡辰力行、愛日黽勉。孔教崇崇、令緒顯顯。

贊顏無繇曰、人誰無子、爾嗣標奇。行為世範、孝為人師。請車識非、顧匪其私。千載之下、是以示慈。

贊顓孫師曰、念昔顓孫、商德與鄰。孝以干祿、問以書紳。參前倚衡、忠信是遵。色取行違、作戒後人。

贊高柴曰、姤彼子羔、受業先聖。宗廟之間、一出乎正。克篤於禮、愚乃令。師知其生、有膺賢行。

贊宗旂曰、伯慈雩祭、務孝實署。三千之徒、七十是預。匪善莫行、惟德乃據。紀于前書、式彰厥譽。

贊秦祖曰、秦有子南、贊贊之述作。守道之淵、咸德之博。貌若鑄金、契猶弁彝。歷世明視、少梁寵爵。

贊陳亢曰、惟衛之問、過庭其鯉。來以異聞、詩禮云爾。請一得三、誠退而喜。且知將聖、不私其子。

贊罕鑪曰、室家壯年、無子則逐。見於信史、全齊之俗。原本厥初、師言可復。以孝則知、從之宜篤。

贊鄡蠶曰、紀伯子晳、聖孝之務。厲己斯約、好問乃裕。周旋中規、容止可度。允矣昔賢、後世所慕。

贊蘧瑗曰、有衛伯玉、夫子與居。寡過未能、存賢使乎。以兒諫君、友則史魚。果得進賢、爛然簡

書。

贊公西赤曰、學者行道、敝緼亦稱。使齊光華、偏爲肥輕。周急之言、君子所令。吾聞允敬、理習先經。

贊公伯寮曰、人有賢否、道有廢興。子如命何、譬曾霍嚀。季孫雖惑、景伯奚平。師資一言、彼此亦懲。

贊漆雕開曰、仕進之道、要在究習。具臣而居、管欲誰執。斯未能信、誠以有立。闕里謂之、多士莫及。

贊宓不齊曰、君子若人、單父之政。引射宓犧、君設魚禀令。傳郭勿擭、遜能制命。百代理邑、用規觀听。

贊燕伋曰、師席高振、大成是集。至道克傳、道遑斯執。魯教云衰、儒風可立。漁陽之士、得路而及。

贊秦商曰、孔父秦父、⑬相尚以德。⑭俱生貧嗣、相與以德。是父是子、致詰疇克。會升儒林、令名無

極。

贊[illegible]⑮曰、溫溫于卑、入門至聖。傳道之瑋、[illegible]之柄。淵[illegible]行。合齊定封、竹素[illegible]盛。

贊[illegible]⑯曰、凡[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泳[illegible]教、表[illegible]儒宗。杏壇[illegible]、洙泗[illegible]。作[illegible]一時、莒父[illegible]封。

贊[illegible]⑰曰、樂氏子[illegible]、[illegible]信道之[illegible]乃明。引領[illegible]、[illegible]光貫[illegible]譽。

贊[illegible]⑱曰、[illegible]中周四[illegible]、偉達[illegible]文[illegible]儒[illegible]、[illegible]言動[illegible]、邵陵得封、可[illegible]脩。

贊琴牢⑲曰、多能鄙事、聖人由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illegible]交、名必以義。高師嘉言、祁[illegible]譽。

贊[illegible]⑳曰、勉勉子車、封邑淳于。親炙遊席、[illegible]諸逸渴。發徽既博、雅道其扶。抑可尚也、不亦

姜手。

贊顏幸曰、孰封于蕭、實惟子柳。夙飫格言、克遵善誘。明德斯馨、賢業所就。以侑於儒、傳芳遠茂。

贊漆雕哆曰、子斂受封、爰居武城。鬱鬱其聞、翩翩其英。柜衣[21]時習、顏李日明。誕敷孔教、爵里濮棠。

贊申棖曰、剛毅近仁、志操莫渝。性匪祝鮀、面嵩子都。有一於此、剛名可圖。云慈則柔、孟生之徒。

贊壤駟赤曰、式是壤伯、昭乎聖徒。執經請益、載道若無。詩書規矩、間李楷模。得時而駕、領袖諸儒。

贊施之常曰、閑國秉民、有德斯彰。參稽百行、贊理三綱。自德行間、策名甚光。在史藹藹、歷文弥芳。

贊公祖句茲曰、惟彼子之、錫伯期思。與賢並進、得聖而師。彬彬雅道、翼翼令儀。一日至言、庿食未騰。

贊伯虔曰、有懷于折、全魯之彥。儒行既名、聊伯乃達。兢兢受道、奕奕峩弁。懿選嘉封、世享馨薦。

贊南宮括曰、先覺既位、晉履並馳。尚德君子、尔乃兼之。羿奡可慚、禹稷可師。三復此道、載觀白圭。

贊公孫龍曰、黃伯着杞、公孫是云。弥纏中道、協輔斯文。藏脩方異、漸漬其勤。史詞不忘、播爲清芬。

贊叔仲會曰、瑕丘作邑、子期是爲。親訓有日、廣業于時。四教允隆、五常以持。比肩俊傑、聞望斯垂。

贊商瞿曰、易之爲書、弥綸天地。五十乃孝、師則有是。子能授受、洗心傳世。知幾其神、宜破厥杞。

贊曹卹曰、爾爾曹伯、王室之裔。積習樂道、切瑳明義。惟善則主、爾德是顯。史筆有煥、令名永

紀。

贊縣成曰、至聖立教、子𥙿安雅。擅喜魯邦、啟祚鉅野。儒美風猷、時哉用捨。出倫離類、後孝是假。

贊顏噲曰、褒錫朱虛、在器輪輿。儒室振領、聖門曳裾。賢業得蘊、美材以攄。百世不刊、載觀成書。

贊孔忠曰、維子挺生、道德之門。佩服至論、鯉則弟昆。三得三亡、所問殊遙。君子婦容、義不掩恩。

贊狄黑曰、仰止秋哲、抱負淵通。游詠德化、揚厲素風。儒識既異、特教乃隆。厥志茂焉、啟祀無窮。

贊冉季曰、東平子產、姓著盛時。奉師於埶、講道之微。咨問甚敏、淵妙以思。升降陛廉、尚相英姿。

贊奚容箴曰、雍容子哲、已望堂室。幼則有造、成則祖述。文采日化、儒効力弼。永觀厥成、德音秩秩。

贊左人郢曰、伯彼臨淄、左行林賢。睎蹤十哲、秀穎三千。心悅誠服、家至戶傳。樂只君子、文声益宣。

贊秦冉曰、彭衙高士、經集是親。贊成德業、勵於彝倫。底續聖道、期肖素臣。優哉游哉、幸以致身。以上俱御製贊。

理宗紹定三年、御製道統十三贊。孔子贊曰、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應聘列国、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万代所宗。

理宗紹定三年、御製贊子思沂水侯曰、閒居請膺、世業克昌。可離非道、孜孜立行。發揮中庸、体国有常。入德樞要、治道權衡。度宗咸淳三年、追封為沂国公。

贊孟軻曰、道術分裂、諸子為書。既極而合、用生貞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論德、三聖之徒。

贊左丘明曰、猗歟左氏、闡道素王。依經作傳、微

首用彰。詞有餘韻、人希末光。屢封錫褒、肅雝之禮。

贊穀梁赤曰、仲尼作經、獲麟絕筆。赤也斧揮、與義斯出。立言名家、道隆聖日。列爵疏封、式崇儒術。

贊公羊高曰、高也解經、辯難咸服。言宦所傳、齊名在穀。追崇擧封、衆心礼偶。闕與補遺、斯文載郁。

贊荀況曰、道德不明、邪說恣肆。著書蘭陵、持擧當世。別白是非、脈絡仁義。要諸仲尼、異子不吳。

贊伏勝曰、伏生明經、為秦博士。祖習微言、流離耄耋。壁藏其文、口傳厥旨。建號經儒、錫封仁里。

贊毛萇曰、孔徒受業、商也言詩。研精古訓、誰其嗣之。毛公丕承、永代師貫。疏封錫命、礼洽祺期。

贊高堂生曰、秦歷告窮、典更散祚。萬生令人、允

貞王度。名教斯崇、礼文有素。勅封告成、式昭餘裕。

贊孔安国曰、顯顯臨淮、聖人之裔。訓傳遺文、克示永世。繪像廟庭、歷季章善繼。東述受封、是為褒異。

贊戴聖曰、安上治民、惟礼為急。賴君大儒、發揮譏習。傳授賓察、其幸遂立。均慶疏封、寵音斯及。

贊劉向曰、漢室之出、穀梁與季子。政大儒、煥乎光竟。道業光顯、風流退邈。展敦進辰、寵章優渥。

贊揚雄曰、篤志好學、猶我若人。三世一官、強顏劉秦。法言太玄、出入聖神。德名為幾、既久愈新。

贊何休曰、何侯傳經、含童履溫。作為黑守、具在專門。仙閩接統、驚異推恩。思樂膠庠、儒風孟尊。

贊鄭衆曰、經礼三百、無世作程。仲師為訓、其義

雖明。周肯先覺、漢室名卿。尤封犂靡、武賛斯
欽。
贊馬融曰、季長博洽、為世通儒。名立劉傳、善誘
生徒。東觀文炳、南國化孚。郯圭之顯、哉升
侍。
贊盧植曰、堂堂子幹、季漢令英。經師用弼、交
四府。登朝諫諍、戡亂建吉。禮書成遂、華
組。
贊鄭玄曰、漢傳禮學、事文未備。實為大儒、充明
大典。學徒誠師、道益顯。爵呂尤重、稍
善。
贊服虔曰、子慎清介、文籍詳繹。傳通經史、爰作
訓傳。百世之下、皇明為表。登從錫封、永昭
真。
贊賈逵曰、猶然景伯、為世通儒。發明左氏、推者
不誣。禮成大報、澤沃中區。躬圭褒異、書勸生
徒。
贊鄭子曰、一川二室、英靈爾鍾。尊霸周制、書

有㉒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
無邊、庭草交翠。
贊明道先生程純公曰、揚休山立、玉貭金声。元
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
正中、厥施斯普。
贊伊川先生程正公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
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
者希、孰識其貴。
贊橫渠先生張獻公曰、蚤說孫吳、晚逃佛老。勇
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
之訓、示我廣居。
贊康節邵先生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
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
醉裏乾坤。
贊涑水先生司馬温公曰、篤學力行、清修苦節。
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
像凜然、可肅薄夫。
以上皆朱子贊

貫晦菴先生朱文公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
心胷開豁、海濶天高。豪傑之才、聖學之淳。景
星慶雲、泰山喬嶽。臨川吳澄贊、
朱子自贊、從容乎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
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此。佩先師之
格言、奉前烈之餘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
斯語。

○歷代御製祭文

唐高宗乾封元年遣祭先聖祝文

維乾封元年歲次庚寅二月戊戌朔二日己亥、
黃帝㉓遣司稼正卿扶餘隆、以少牢之奠、致祭
先聖孔宣父之靈。惟神玉鈞陳跡、靈閼四肘之源。
金薪流禎、慶傳三命之範。神資越誕、授山岳以
騰英。天縱攸高、蘊河海而標狀。折衷六藝、富劇
九流。曆乃生知、靈非外奬。於是考三古、褒一言、
刊典謨、定風什。莊敬之容畢備、鍾鼓之音載和。
父子爰親、君臣以穆。誘乎煥乎、樂正雅頌各得
其所。可不謂至聖矣乎。朕以涼德、嗣應㉔神器、式
崇祗配、展義云亨。感周礼之尚存、悲素王之獨
往。抒㉕軸洙泗、如挹清瀾、留連舞雩、似聞金奏。昌
門曳練、徒有生芻之嗟、漢曲移舟、非復祥琴之
賞。慨然不已、爰贈太師。学宇卑陋、仍命修造。褒
聖子孫、合門勿事。庶能不遺百代、助損益之可
知。永鑑千年、同比有而為友。聿陳菲奠、用旌無
朽。梅瞻霞巢、松春月庸。德音暢而無斁、形神忽
其將久。儒弗殊於生前、亦知榮於身後。尚享。

宋眞宗御製祭文

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十一月戊午朔四
日辛酉、崇文廣武聖明仁孝
皇帝署、謹遣推誠保德功臣光祿大夫、行礼部
尚書、上柱国清河郡開国公、食邑五千一百戶、
食實封一千八百戶張齊賢、致祭于
玄聖文宣王。朕以封事岱宗、畢告成之礎禮、懷
闕里、欽設教之流風。躬謁眞於嚴詞㉖、特褒崇於
懿號。仍令禮相、祇執精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礼、
以兗公顏子等配。尚享。

仁宗嘉祐六年、賜御飛白書殿牓并金字家廟碑。
上至廟日、設祭奉安、仍賜
御製祭文。
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三月甲申朔越十九日
壬寅、皇帝恭謹遣兖州通判田洵敢昭告於
至聖文宣王、惟王淵聖難名、誠明易稟。數厥雅道、
大闡斯文。生民以來、至德莫二。教行万世、儀比
三王。闕里之居、祠宇惟煥、邃瞻墻仞、逖仰門靡。
奮于飛梁之蹤、新茲標牓之制。命工庀事、推策
涓辰。敢議形容、盡申崇奉。仰　惟降格、遹奐鑒觀。
尚享。
徽宗崇寧四年、頒[27]降先聖祝文
維某年月日、具官姓名敢昭告于
至聖文宣王。惟王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礼
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來享、依
仁游藝。謹以制幣犧斉、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
陳明薦。以兖国公、鄒国公配。尚享。
兖国公祝文、爰以仲春秋[28]、率遵故章、謹修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惟公好學之樂、單瓢不改、絕塵之
縱、步趨可望。德行扶世、心同禹稷。具体而微、亦
王是配。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仲常典(秋云)
〔秋〕朔、從祀配神。尚享。
鄒国公祝文、爰以仲春秋、率遵故章、謹修釋奠于
至聖文宣王。惟公後生孔子百有餘歲、其於聖
人如親見之。辞闢楊墨、三聖是承。扶世道民、以
祭配祀。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仲常典(秋云)
朔、從祀配神。尚享。
徽宗崇寧五年、降到中書舍人撰諸州軍先聖兖、
維年月朔日、具官某敢昭告于
先聖至聖文宣王。惟王金声玉振、集厥大成。有
道立教、垂憲万世。率循舊、謹以制幣牲齊、粢
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先師兖国公、郕国公、沂国
公、鄒国公配。尚享。
先師兖国公祝文、惟公有學、術業未達一間、賢
冠四科、實惟亞聖。茲率舊章、釋奠于至聖文宣王。
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

尚享。

先師郕国公祝文、惟公以魯而得、以唯而悟、傳得其宗、一貫忠恕。茲率舊章、釋奠于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沂国公祝文、惟公中庸一書、闡示蘊奥、先師傳之、有功聖道。茲率舊章、釋奠于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先師鄒国公祝文、惟公知言知德、亦克允蹈。攘斥異端、以承三聖。茲率舊章、釋奠于至聖文宣王。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享。

金章明昌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命兗州節度使孫即康行一獻之礼、策祝告成祝文、

初有司奏泰定二十二年、脩国子監宣聖廟畢、命右丞張汝弼祭奠。今乞差本處長官致祭、依釋奠礼、其祝版告以脩崇廟宇、頒降法服、雅樂之意、從之。至是行礼。其文曰、国家礼崇儒術、道尊聖師、闕里廟貌、于以新之、雅樂具舉、法服彰之、庶幾監格、永集繁禧、尚享

元武宗至大元年七月、加封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遣官御祭告文、

維大元至大元年七月丁巳朔十一日丁卯、

皇帝敬遣集賢學士嘉議大夫臣王德淵謹以銀幣牲牢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秉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由百世後、莫能違。自生民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展祭儀、仍命臣僚、往祠林廟。以兗国公、鄒国公配。尚享。

兗国公祭文、惟公省私不愚、克己復礼。雖冠四科之首、不違三月之仁。宜配聖庭、式嚴禋祀。尚享。

鄒国公祭文、惟公生有淑質、思濟斯民。述堯舜之道、遂乃著書、拒揚墨之徒、非為好辯、位尊侑坐、祭重推誠。尚享。

仁宗初即位、遣国子祭酒奠拜闕里、命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国史張士觀撰祝文、

維至大四年歲次辛亥七月戊辰朔四日辛未、皇帝謹遣資政大夫国子祭酒刘賡、敢昭告于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天以神器、畀付朕躬、受命維新、若稽彝典、肇修禋類、徧于群神。仰惟聖人、模範百世、功隆德盛、宜極欽崇。爰命儒臣、恭詣闕里、侑致儀物、牲用大牢、昭薦懷誠、尚祈鑒格。以兗国公、鄒国公配。尚享。

英宗初即位、祠闕里廟祝文、

維延祐七年歲次庚申五月丁亥、遣說書王存義詣闕、以太牢祠孔子。先聖天縱至聖、集厥大成、儀範百王、賢於堯舜。嗣服伊始、𧗻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以兗国公、鄒国公配。尚享。

兗国公。惟公德冠諸子、具体而微、克己為仁、万世作則。嗣服伊始、𧗻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尚享。

鄒国公、惟公紹承先聖、以正人心、濟世之功、不在禹下。嗣服伊始、禋祀告虔、尚冀格思、永昌文治。尚享。

順帝至元五年三月、曲阜宣聖廟繕修完訖。七月、命遣宣聖五十四代孫監察御史思立馳驛致祭。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国史臣謝端奉勅撰祝文、

維大元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八月丁亥朔、越二十三日己酉、皇帝特遣奉訓大夫監察御史孔思立致祭于大成至聖文宣王。伏以列聖右文、宮廟既葺、立言成績、貞石著辞。裔孫承休、作我司憲、俾致嘉告、以祚無疆。謹以香酒、大牢、粢盛、制幣、式陳明薦。尚享。

順帝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寧殿、勅中書具香、酒、命集賢直學士臣郭孝基、秉驛致奠于曲阜先聖廟、中書助祭元宝二千五百緡。

維大元至正二年歲次壬午十二月戊戌朔越
二十二日丁巳、皇帝謹遣集賢直學士、中大夫
臣郭孝基等、以香酒大牢之奠致祭于
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宗主名教、表正彝
倫、並日月明、同天地仁。亘万古之夜、人四海之
民。惟中国之為中国、實有賴於斯文。欽惟皇上念
闕里為毓聖之地、故特遣一介之臣、香承于
錫、酒。分上尊。惟中書欽若休命、用敬助相礼之
錢。牲牢既設、簠簋斯陳、神之格思、歆此明禋。
以兖国復聖公、郕国宗聖公、沂国述聖公、鄒国
亞聖公配。尚享。

順帝至正二十一年、御史中丞察罕帖木爾遣都
事尹師彥致祭先聖祝文、
維大元至正二十一年九月己酉朔越九日丁
巳、銀青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
等處行樞密院事、兼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
中丞察罕帖木爾、謹遣本省都事尹師彥、以太
牢清酌之奠、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聖德巍巍、難名、垂範百
王、而師表万世者也。欽我皇元、雅尚斯文、屢嘗
遣使禋祀於庙庭、其崇重之道、度越千古。頃緣
妖寇鴟張、梗我王化、垂及五稔、祀事之典、遂成
曠弛。兹者躬承上命、爰討不庭、大振天声、而東
土充寧。魯邦奠止、遐瞻墻仞、軍旅事殷、未遑躬
祭。敬遣輔行、敢伸照薦、以兖國復聖公、郕國宗
聖公、沂国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
兖国復聖公、惟公德冠四科、未達一間。潛心好
學、屢空、同貫。兹伏節鉞、廓清陰曀、軍旅事殷、未
遑奠祭。敬遣輔行、載達精意。尚享。
郕國宗聖公、惟公三省其身、一孝傳世、独得其
宗、道統相繼。兹膺王命、爰整其旅、鄒魯克平、擴
恢東土。敬遣輔行、式陳豆俎。尚享。
沂国述聖公、惟公學傳心法、道原性命、中庸一
書、纘述先聖。兹承王命、兵下山東、留爾魯邦、仰
止高風。敬遣輔行、肅展情悰。尚享。
鄒國亞聖公、惟公養氣知言、推明善性、攘闢異

端、以承三聖。茲奉王命、濟伐群蕆。載臨曾邦、崇恭先哲。敬遣輔行、式宣情切。尚享。

国朝頒降宣聖春秋通祀祭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同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万世。惟茲仲春、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兗国復聖公、郕国宗聖公、沂国述聖公、鄒国亞聖公配。尚享。

宣德元年、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詣闕里祭文、

維宣德元年歲次丙午二月乙丑朔、越十一日乙亥、

皇帝遣太常寺丞孔克準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仰惟先師、丕隆道德、表正綱常。集群聖之大成、為百王之儀範。茲余嗣位之初、謹用祭告。永資聖化、翼我治平。尚享。

皇上嗣位改元、肇稱盛礼、大享群祀、凡名山大川、丘陵墳衍、古昔聖賢有功于天地者、咸秩叙而祭之。惟闕里為先聖所生之地、廟貌陵寢咸在於斯、故特命聖之五十五代孫太常寺丞孔克準、廷受香幣來祭、重其事也。是年三月三日抵曾、諏日擇士、十一日乙巳奠祭如儀。自先師而下、四配十哲、两廡凢九壇、俱用太牢。恩至渥也。是夜天清氣朗、神悅人怡、咸以為皇上誠敬所致。臣彥縉等竊思漢唐而下、歷代帝王雖嘗以太牢致奠、特一時之事耳。我朝自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及我今上皇帝、聖聖相承、恩同一日。俾廟貌增輝、尼防益秀。迷幸往來、又仲數奠、寵數稠疊、不一而足、寔往古所未有也。臣自弱冠、早襲恩封、優待之隆、著為令典。臣之際遇、不勝感激。但資稟庸愚、弗能補報。惟率法脩職、日歌天保、仰五雲以祝萬壽而已。謹将御製祭文刻諸堅珉、用番永久。時宣德元年三月十一日、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彥縉謹識。曲阜縣世職知縣臣孔克中立石。

景泰元年、遣翰林院侍讀吳節詣闕里、

維景泰元年歲次庚午閏正月丙申朔十五日
庚申、
皇帝遣翰林院侍講吳節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仰惟先師丕明古昔帝王
之道、以正綱常、垂憲万世、功德高厚、與天地同。
予嗣承大統、祗嚴祀事、用祈神化、佑我治平。尚
享。
成化元年、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詣闕里祭文、
維成化元年歲次乙酉三月庚辰朔初三日壬
午、
皇帝遣吏部右侍郎尹旻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先師以天縱之聖、爲文
教之宗。萬世而下、綱常正而世道隆、實有賴焉。
茲予嗣位之初、景仰
惟深、特申祭告、永賓
聖化、翊我
皇猷。尚享。
成化十二年冬、

詔天下孔子廟祀、加樂舞爲八佾、籩豆爲十二。遣
翰林院學士臣王獻詣闕里祭告祭文、
維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二月己亥朔十九
日丁巳、
皇帝謹遣翰林院學士臣王獻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
德配于二儀、教法昭于萬世、緬懷功烈、宜極褒
揚。顧冕服之章數雖隆、而祀享之儀物弗稱。爰
考彝章、參合輿論、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
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礼樂、庶副尊師重道之本
意也。特遣儒臣、遠詣闕里、用伸祭告、
王其鑒知。謹告。
（歷代廟祀祭文附）
宋仁宗天聖八年歲次庚午三月甲寅朔越庚申、
四十五代孫、大中大夫、行尚書司封郎中、新授
知單州軍兼管内勸農及管勾開治溝洫河道
事、上柱国、賜紫金魚袋勗、謹率次代孫、朝俸郎、
行左司諫、充龍圖待制、新授知單州軍事兼管

內河隄勸農同[29]郡牧使、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
道輔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致祭于
祖聖至聖文宣王。惟王德侔上聖、道尊太古。歷帝
師資、群倫宗主。兩曜麗天、四瀆橫寓。爰念蕞軀、
叨承世譜、刻意弱齡、伏膺遺矩。筮仕聖朝、策名
藝圃。無德以居、惟聖是怙。昔涖縣封、躬持修脯。
自解銅章、建麾金組。涉歲滋深、之官旁午。雖有
子孫、嗣守邦土。恨遠褒華、徒瞻首顒。既陟即臺、
吏直帝土。靦荷隆構、少寧丹府。紹慶門閥、授之
道輔。主上纘臨、官崇遺補。言路是開、德音思普。
召備諫垣、日親殿廡。操履且嚴、弥揮有覩。上賁
皇猷、下幹文蠱。忠孝克孚、鄉校不侮。內閣進班、
端闈布武。得請天辰、試才汶滸。惟勗抗章、再臨
單父。同別縣埒、俱分銅虎。輝耀鴻都、歸還故魯。
林近五衢、春融九鳸。景物熙熙、原田膴膴。式仰
威靈、奚當鼓舞。謀是慶崇、蓋承訓詁。乃竭精誠、
用潔豐觥。虔祭吉辰、丕貽多祐。惕之中心、弗窮
靦縷。以兗国公顏子、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配。
尚享。

仁宗景祐二年、孔子四十五代孫道輔祭祖廟文、
維景祐二年歲次乙亥六月癸丑朔九日辛酉、
四十五代孫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大夫、右諫議
大夫、知兗州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事及管勾仙
源縣景灵宮、太極觀、提舉兗鄆濮濟州清平軍
兵馬衣甲、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魯郡開国侯、
食邑一千一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道輔、謹以清酌庶羞之奠[30]、敢昭告于
祖聖至聖文宣王。道輔早持邦憲、默與淮城、方
數月間、迓守徐域。大君之惠、繼諫旌忠、亦以祖
聖慶餘、能守直道、不實於法。儒者進則事君、退
則事親、忠孝之道、祖教之本。後嗣弗克守其軌
能行之。昔曾子耕山無祿、能事父母。今道輔位
為大夫、權任方面、嚴父慈母、不能歸養、豈聖意
乎。因西鄉拜章、夫從其欲、詔守故魯、對[31]揚休命。
且尊於親者薄於位、深於道者淺於利、修其身
者尊其祖、明於礼者先乎祀。道輔不佞、敢不事

親守道，恭祖致祀，將無忝祖聖之慶。夫日月之運，天地之久，不言之化也。贊日月之明，合天地之功，言成其化者，祖聖之教也。明天子北面事之，如親弟子禮，固不假後昆辭而尊之，然後為貴也。今曾授之政，至治之初，洒掃祠壇，蠲潔牲幣粢盛庶品，祈享厥誠，惟福流於親，益永其齡。以兗公顏子、七十二賢、二十一先儒從祀配神。尚享。

元仁宗延祐六年孔廟石刻：大元延祐六年歲次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己酉，朝列大夫、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副使劉文，謹以清酌之奠，敬致祭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受出乎類，自生而知，德配乾坤，道光日月，總無極於覆載，破未悟以通明，為古今師，懷帝王器，全集大成之教，決開榮進之源。帝用報尊，式陳明薦。尚享。兗國公惟公位崇亞聖，德踰四科，鼓瑟自怡，樂道為任，有攀鱗附翼[32]之志，無施勞伐善之心。禮祀大賢，光隆永世。尚享。鄒國公惟挺稟淵質，名推大才，立王化之基，治儒術之道，遵行仁義，距放邪淫，垂萬世之憲言，宜諸生之禮祀。尚享。

國朝成化八年歲在壬辰十二月癸亥朔越二十有七日己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林恭，謹以牲醴之儀，致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天地至大也，然西北或傾，東南或缺，則大者有時而窮；日月至明也，然既中必昃，既盈必食，則明者有時而晦；山嶽至高也，然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則高者有時而卑；河海至深也，然瓠隄之決，桑田之變，則深者有時而竭。若夫至大而無窮，至明而不晦，高矣而不可卑，深矣而不可竭，其惟我夫子之道乎！夫子之道何？人倫日用之當行者是耳。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為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者，而不悖乎是焉，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人而謂之人，國而謂之國。一或悖焉，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

父子不子、長幼無序、夫婦無別、朋友無信、人將
返於禽獸、中國淪胥於夷狄矣。然則夫子之道、
可得而窮、可得而晦、可得而畢、可得而竭也哉。
今距夫子之生已二千年、歷代之君、追王、而飾
尊之、通祀徧于天下、封後人以上公之爵、立官
以教其子孫。凡天下之人、能誦夫子之言而明
其道者、咸委用之、大者論道經邦、小者分理庶
務、布列于中外。我朝因之、有加無已。其崇德[33]報
賢、尊儒重道之意、可謂至矣。然非以是之報稱
於夫子也、蓋將以闡明世教、而壽國脈也。宗自
有識、莊誦夫子之言、其於夫子之道、譬猶以蠡
窺天、未能見其万一。然非是以叨清秩而竊祿
于朝、碌碌無補於人國、恒以孤夫子之澤是惧。
忝者繆承
上命、來按山東道。夫子之故鄉、值歲事[34]云暮、是用
吉蠲祀事、祇謁廟庭、且敬陳斯道切用之大。凡
使相礼者、聞而肯之人人、庶幾風教之一助。尚
享。

維成化九年、歲次癸巳月日、五十八代孫婿廣
東提刑按察司僉事胡宗、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吾夫子、体道設教、立言
垂範、俾後世學者講明力行、可以復吾性之固
有、而盡天職之所當為也。然傳聞之的、每出乎
家庭、風化之原、尤謹乎親感。故在當時、詩礼有
聞、中庸有作、若皆道之真傳。而烝行可表、復詩
謹言者、斯擇之為子婿。自是厥後、嗣世多賢。纘
承家學、以副歷代尊顯之意者、固難悉數。迨我
皇明、丕崇聖教、廣建學以育才、重賢科以取士。而
文孫公恂、與宗同第進士、官近侍、因復為之妹
婿。絲蘿托好、遮蔭良多。迩者同[35]應寵擢、公恂位
翰清宮、日侍講讀、有行道之兆。宗祇奉璽書、督
學東廣、有明道之責。寔家庭親感無疆之休。顧
宗愚昧、於道未聞、曷克荷
聖天子之委任、而振吾夫子之道教耶。謹躬詣闕里、
時申虔告、尚冀協相陰誘、予衷俾宗小子、克舉
教事。勸學而學政日興、造士而士風日亨、期無

忝於国命，而有光於斯道。牲醴薦陳，庶幾昭格。
尚享。

維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二月吉日，山東提督学
校僉事畢瑜謹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曰：於乎，天地綱常，斯
文元氣，王實主之。瑜奉　命東来布宣
聖天子文教於王之郷邦，敬再拜稽首於闕里之下，
就王而質焉。竊惟王嘗有意変齊至魯，変魯至
道，惜當時一変之功僅小試於魯，而不用於齊。
今天下一家，誦王之六經者莫不尊王之道，以
為治為教。瑜不徳，無以塞明詔，尚資神化，以裁
狂簡，俾齊魯多士咸知向道，庶不辱王過化之
郷。謹告。

維成化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十七日
己卯，工部管泉主事徐源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王至徳不可以名，賛天
道無待乎揄揚。而獨千載之上，不幸不得游吾
聖人之門；千載之下，何幸而得游聖人之郷。雖
曰孰仰乎李宮之廟貌，曷若躬覲乎闕里之門
墻。熠爐固本，是以窺望日月之明，而實慶幸[36]
者之耀光也。謹以牲帛醴果之儀，式陳明薦。尚
享。

維成化十四年，刑部郎中張文致祭告文，維成化
十四年歲次戊戌三月癸亥朔越初九日辛未，
欽差刑部署郎中張文、山東布政使司右布政
使阮勤，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德並乾坤，功參造化，由
生民以来為獨盛，自天子而下為獨尊。凡在斯
人，霑溉餘潤，僻居遐壤者，猶不忘於趍敬，況親
過其門者乎。文等祗奉綸音，有事東魯，覓杏壇
之故跡，望闕里之奇趍，因繫門墻，心切瞻仰。敢
以非儀，用伸虔告。尚享。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八月甲申朔越二十六
日己酉，工部主事洪漢[37]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漢祗承
朝命，来治漕河，自濟寧望曲阜，地方百里。由丁酉

歷己亥歲忽三年。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飲洙
泗之波、如彼其久。茲緣爪期、行將申命、敢以牲
幣庶羞之奠、恭詣廟庭、用伸虔告。尚享。
維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十有二月壬子朔、南京
吏部尚書錢溥、奉
勅致仕、偕南京右軍都督同知王銓、山東兗州府
知府李鳴鳳、謹以羊豕清酌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於維宣聖、德配天地、妙參贊
于一心。道述帝王、貫古今而一揆。此其所以如
天不可階而升、如日月不可踰其明、集群聖之
大成、而賢於堯舜者也。溥佩服聖教、歷
天朝、勅賜歸老、敬趍闕里、以陳泂酌[38]、以告厥成。尚
享。
維成化十六年歲次庚子二月辛亥朔、越初五日
乙卯、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蒞、謹以牲醴庶羞
之奠、敢昭告于
大成至聖文宣王曰、惟王肇自生民以來、凡為
帝王者、孰不惟王是師。凡從事於吾道者、又孰非王
之徒。蒞欽承
上命、來臨是邦、誦王之書、雖踪弗逮於影行。覩王之
御、莫敢不先於報本。方當修葺、大新數仞宮牆。
期至落成、永昭
九重恩與。茲當經始、謹告
王知。尚享。
維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正月丙子朔、越十八日
癸巳、五十八代孫兗州府鄒縣儒學訓導孔公
易、敢昭告于
聖祖大成至聖文宣王夫幷官氏[39]、曰惟王道高德
厚、遺澤綿長、派分南北、千載流芳。曩有宋、南渡
浙江、宗親扈從、喬寓衢州、去鄉已久、景仰弗忘。
茲蒙恩庇、叨敎鄉庠、得瞻林廟、曷勝衷腸。謹備
牲醴、承管是將。
聖祖在上、既右洋洋。尚享。

○歷代題詠　賢宦子孫詩附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
袞冕之服以衣之、故作此詩。

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地鄹鄒氏邑、住近魯
王宮。嘆鳳嗟時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
與夢相同。
玄宗開元間、封泰山、車駕至孔子宅、侍臣張說等
應制賦詩。此張說應制詩。
孔聖家鄒魯、儒風藹典墳。龍驂過舊宅、鳳德詠
餘芬。入室神如在、升堂樂自聞。懸知一王法、今日
待
明君。
張九齡應制詩
孔門泰山下、不見登封時。徒有先王法、今為明
主思。恩加萬乘幸、禮致一牢祠。舊宅千年外、光
華今在茲。
宋仁宗景祐戊寅四十五代孫龍圖閣學士兼御史
中丞孔道輔題祖聖詩二首
秦火自焚寧害聖、金絲堂壁閟家書。典墳啓發
由天意、非謂共王好治居。
門有詩書不彩華、衮王留得好生涯。行人莫訝
頻回首、天下文章第一家。
國朝
洪武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太祖高皇帝因遣五十五代孫國子祭酒孔克堅代
祀宣聖回京、
御製詩以遺之。
孔氏曾孫祭祖回、但言農務野荒開。
我知蓋世民容喜、必解春風每歲來。
洪武三年五月端午、五十五代孫國子祭酒孔克
堅因
太祖高皇帝賜扇、侍宴應制詩。
佳節初臨悅
聖顏、特將宮扇賜朝班。金花燦燦星千點、玉板輝輝
月半彎。舒卷繼時情自逸、行藏隨寓意偏閒。他
年肯作尋常用、大撥清風遍宇寰。
洪武八年、五十五代孫孔克伸因族中舉保曲阜
縣尹、親至南京、
太祖高皇帝命賦紫金山應制詩。今名蔣山是也。

壓盡群山素有名、巍巍雄勢獨峥嶸。數峯碧玉、
朝天闕、一帶螺屏映
帝京。雲霽雨晴龍虎見、月岩風壇鳳凰鳴。應知
聖主無疆福、日听嵩呼万歲声。

宣德十年、五十七代孫雲南道監察御史孔諤元
宵應制詩二首。

紫禁鰲山列翠峯、蓬萊仙景世難同。蕊珠宮裏
花盈樹、白玉樓頭月滿空。光采瑶階春藹藹、香
生瓊島夜融融。太平
聖主當熙運、日聽簫韶奏
九重。

五雲仙卉競春風、貝闕鰲錦綉中。瑪瑙屏開金
孔雀、珍珠簾外玉芙蓉。香凝瑞彩籠
天仗、月皎寒光耀
衮龍。燕罷蓬萊歸
鳳闕、一天星斗燦房櫳。

成化二年、駕幸太學、五十八代孫賜進士少詹事
孔公恂陪班、賜宴賦詩。

聖主崇儒幸辟雍、
鑾輿曉出
大明宮。千官侍從橋門下、三氏趨陪
殿陛中。宴
賜黄封人盡醉、衣頒錦綺寵偏隆。吾家世世蒙殊
渥、祖澤
君恩詎有窮。

是年三月、孔公恂又獻
聖駕幸辟雍頌一章。頌曰、

天開
皇明、奄有萬方。垂斯百年、中葉弥昌。
太祖太宗仁廟宣考、四聖同功、以傳以紹。天祐
國家、俾熾且昌。今以所統付之我
皇。我皇御極、清明在躬。仁漸義摩、道洽德融。東夷西
戎、南荒北漠、罔不踰年、式歌且樂。
皇不以庸、承以謙抑、惟儒是重、惟道是崇。以身立教、
事必臨雍。乃命太常、毛炰牛羊、鍘羹大胾、有苾
其芳。乃命伶人、法駕以陳、玉輅龍孫、繹繹循循。

龍旗揚〻、和鸞雝〻。我
皇矣止顒卬斯容。玉帛煌〻、鼓鍾鏘〻。我
皇淵塞以將祀享。諳侯皇〻、大夫濟〻。我
皇於穆、載宣經理。猗歟休哉、地闢天開。神人歡悅、前
古莫偕。龍興而雲、虎嘯而風。億萬斯人、於樂璧
雝[40]。璧水[41]洋〻、聖謨孔彰。臣佩德音、沒世不忘。拜
拜稽首、敢作頌辭。于以祈嘏、于以祝釐。祚我
皇明、如日方升。我
皇攸寧、百千萬齡。

宋

祖聖手植檜詩　孔舜亮 四十六代孫

聖人嘉異種、移對誦絃堂。双本無今古、千年任
雪霜。右旋符地順、左紐象乾剛。左右兩株、各左右紐。影覆
詩書府、根蟠禮義鄉。威同文不朽、高與道相當。
洙泗滋榮茂、龜蒙借蔚蒼。毓靈全粹鍾秀柽
勾芒。氣爽、群居席、烟疑數仞墻。陰連槐市綠、子
落杏壇香。布露周千尺、騰凌上百常。傍欺泮林
小、遠笑嶧桐黃。屹若擎天柱、森如出日桑。風中
雕虎嘯、雲際老龍驤。直欲驚魑魅、端疑待鳳凰。
麟差閑華甲、幹錯羽林槍。大節忠臣槩、堅心志
士方。魯宮侵不得、秦火欲何傷。宣子休誇樹、姬
人誤愛棠。松卑虛視爵、花賤枉封王。誰念真儒
迹、何當議寵章。

趙鼎 兗州府知府

擢秀真儒宅、垂陰數仞墻。封培因聖力、茂悅得
靈長。根踞龍蛇勢、枝延鸞鶴翔。勞躬師禹稷、莫
草雖韓莊。偃蹇明堂幹、蕭森岱嶽陽。園歎漢武
栢、述征記、泰山廟有漢武帝所植之栢、大及二十余圍。愛掩召公棠。日月
咸塵刧、乾坤屢戰場。恩感樵蘇、忠孚及牛羊。
不有神明護、寧逃剪伐傷。歲寒千古色、宜並子
孫昌。

右手植檜、双立於廟屏之南、垂二千年而弗
忘者、先其道而後其迹也。近世士人或疑之、
遂請於府公、詩以紀之、亦甘棠之義也。尚書
祠部郎中、知兗州趙鼎題。熙寧丙寅歲正月
二十日、四十六代孫孔舜亮序并書。

手植檜贊　米芾 宋太常博士

煒東皇、養白日。御元氣、昭道一。動化機、此檜植。矯龍怪、挺雄質。二千年、敵金石。糺治亂、如一昔。百代公、孫圭璧[12]。

元

手植檜銘 有序

宣聖手植檜燬于丙戌之火、根或䏂之[13]、歲久無遺。後八十[14]歲在癸巳、是為至元三年、頫來為教授。甲午春仲、東廡頽阤、甓墜隙開、茁焉。其芽彯陡、復于故處矣之、曰此檜日茂、則孔氏日興。明年春、翠色蔥然。又明年丙申、秩滿去、喜矣言之有相也[15]、銘以識之。其詞曰、

茲檜之幹、高參于天。茲檜之根、深及于泉。是為手植、自古有傳。去聖伊何、曰歲二千。氣芳而達、色毅而堅。誰謂昆岡、良玉以瑱。誰謂荇沂、美始以漣。嘉種載衍、有并其卷。茁手甓間、東廡之偏。乃徙故處、全其天然。孔氏以興、矢言有焉。粤若三祀、惹惹芊芊。聖道以續、聖澤以延。肫肫其仁、淵淵其淵[16]。自今以始、于億万年。元貞丙申四月甲子、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授導江張頴伯達善父謹書。

右按曲阜志云、宣聖手植檜一株、在大成門壯。高五丈餘、圍三尺。其枝盤屈如龍形、世謂之再生手植檜。晉永嘉三年枯死、至隋義寧元年復生。唐乾封二年又枯死、至宋康定元年復生。有宋太常博士米芾石刻贊。由是觀之、宣聖手植檜嘗枯死、所謂高五丈餘圍三尺者、乃康定復生之檜歟。又按、教授張頴所謂復于故處意康定復生檜後又燬于火、今所有者、宛然龍形、但無五丈高、亦無三尺圍、疑即張頴所復者。今石刻贊在大成門內之右旁、所復檜在大成門內之左旁、亦孔廟中之奇觀也。因附著于此。

國朝

吳寬 成化八年狀元

魯宮久已壞、孔宅仍如新。悠悠二千載、手澤嗟

猶存。所存匪他物，昔樹嘗高門。矯矯歷霜雪，青
青出埃塵。親承時雨化，生意常欣欣。相傳持文
宇，烈火經[illegible]泰。而此特萌蘖，挺然異其群。群木
繞庭除，[illegible]抱高入雲。尋常豈得似，隱起成旋文。
[illegible]如人索綯，微纏依然分。米芾好奇士，於道未
必聞。死物有述作，意與石丈均。我來重謁拜，欲
去步[illegible]多松柏，斷處見詩人。徂徠與新
甫，遙路失嶙峋。

[illegible]　工部主事

孔庭乾端拜，有樹當軒曲。根撐僅百尺，上關姬
周嘆。徘徊再瞻顧，宣尼手親移。種自闕里地，灌
以洙泗池。斯文續東壁，蘖萌泰火吹。念以千載
下，東家聳高揭。穹碑與喬木，林立如廣畦。名書
[illegible]電雄文炳，重離回頭向東岱。御帳高邑畢。
[illegible]顛衍聖[illegible]非所宜。皇天佑吾道，綿遠仍
若斯。維此亦木[illegible]所歎[illegible]茲實中大山。巫庶
[illegible]枝。

孔壇老杏詩　潘禎　提學僉事

古木參天黛色新，祖庭深處自無塵。千年道德
猶宗聖，百世絃歌尚有人。兆戰東風成化雨，樹
留西日醉陽春。遙遙駐節來瞻拜，盡是
清朝老搢紳。

杏壇銘　高德裔　刺史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孰救。天挺
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鐸金口。三千之徒，
義由此受。我瞻遺壇，實為教首。万代謳誦，天長
地久。

謁孔廟詩

宋

錢[illegible]

接得丹枝蟾座旁，至今衣袖有天香。猶嗟不及
成均謝，先擁朱幡拜廟堂。

国朝定制，凡舉人登科後，首詣國子監謁謝
先聖。宣和元年九月二十四日，但皆伏蒙聖恩
面賜科第。十月八日，拜勅於陳橋驛。二十八
日，躬至墳廟，以成謁謝之禮。中散大夫直秘

閫知軍府事錢伯言拜題。

高詡 孟津人。

帝王而下幾興亡、銷盡繁華作戰場。惟有東家詩礼在、子孫過古讀書堂。大經不幸火于秦、日月曾何礙片雲。屑屑會稽來闡治、亂皇天本不喪斯文。

元進士

龍顏學駐壺輿、曾謁先師舊宅居。孔道日隆王業盛、秦坑火冷漏邑陰。壁傷筆絕麒麟史、高載壁織蝌蚪書。還憶宋金仁聖主、崇文親幸五申書。

又詩

周室東遷嘆黍離、篤生元聖在當時。六經載籍斯文主、萬世攸宗帝者師。慶衍曾郕綸子姓、轍環天下仰容儀。竭來轄隸牆門下、得遂平生願學私。

楊奐 元河南課官

會見春風入杏壇、奎文上閣獨憑欄。淵源自古尊洙泗、祖述何人似孟韓。竹簡不隨秦火冷、楷林空倚魯城寒。飄零蹤跡千年後、無分東西老一竿。

韓文獻 次韻

萋〻野草翳雲壇、回首尼山一凭欄。空想文風稷鄒魯、豈知俗學尚申韓。虛堂晝寂禽聲雜、高閣春深檜影寒。樂道獨憐紫陽子、忘情軒冕灸壺簞。

劉詡 次韻

乘閑策杖上郊壇、絕勝登樓靜倚欄。千古遺蹤思孔孟、百年雅集激揚韓。泉通鰲背波紋冷、月照龍門夜色寒。此去關西有東魯、揶塘泌路豈壺簞。

劉惠淵 蓬山人

七十遑〻席靡安、周流列国始旋轅。發明天理見經旨、整頓人倫窒亂源。比德唐虞賢更遠、齊仁覆載道彌尊。君王師範渾無報、世〻崇封裕

後昆。

蔡文淵 東平人

巽ゝ素王宮、棟宇明顯曦。灌心一瓣香、拜莫謹如儀。上頤國祚昌、文教振一時。下頤民安業、風俗變純熙、吾道亘天地、綱紀斯民彝。血食徧海宇、巍ゝ帝者師。鯫生無肖佀、瞻企遂所期。從容舞雩風、歸詠樂無涯。

陳祐 元山東按察使

聖道如天不可階、聖門良為後人開。他時點檢生平樂、首憶奎文閣上來。

謁廟歌 周伯琦 元翰林修撰

闕里宣宅、儒林礼樂區。右文昭代盛、褒德聖恩殊。天語頒中禁、星軺發上都。内拜香龍案、光祿酒淳壺。持節慚專對、于京慎載驅。敎陽歸嶽轄、畫路是楓楡。歷ゝ由濟汶、行ゝ望泗洙。倣宗標近句、曾殿没荒蕪。不見三家采、惟餘五父衢。杞嚴柔日逼、林近絶晨趨。摩堞依脩阜、危臺記舞雩。廟宮參象緯、書閣壓城闉。

[47] 兩戟經年。為敎于茲久、脩車愧不先。德存宣父在、裕及子孫綿。昭代尤加尚、明庭已降錢。梗楠會山積、棟宇見星連。礼樂從斯盛、蘋蘩且致虔。斯文應未墜、吾道日平ゝ。

范雯 兗府推官

玉振金声仰素王、此生何幸謁門墻。嵬ゝ道德乾坤大、耿ゝ文章日月光。楷木四時榮俎豆、檜枝千古蔭珪璋。淵源洙泗聞孫衍、疊ゝ吾伊舊講堂。

謁廟贊 有序 周伯琦 翰林修撰

聖人與天地相為体用。仰日月星辰之光、天不可階而升也。誦其言、服其行、聖道微亦罕得而造也。比司軍政、過闕里、祗謁林廟、深感夫聖人天地同功。易位之大礼而還、題名於壁間、以著景仰之至。贊曰、

於戲。天地吾知其至大也、料數莫逃乎管圭。江河吾知其至廣也、泳游不過乎航葦。吾夫子之德、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

之有也。不江不河，淵則有餘。非日非月，光無
不及。微夫子，則不知其所以始；微夫子，則不
知其所以終。儀範百王，[illegible]後世，祀典崇奉，
歷代有之。孔林茂密，子孫保之，釋奠酒觀神
其敘之故，用是以誌。

國朝

彭勗　山東副使

泰岱巖巖表獨存，斯文萬古配乾坤。泝流泗水
今猶昔，聖道淵源孰與倫。
魯國成蹊森檜餘，闕里存年深愈茂，世遠道
彌尊。地湧奎文閣，天開氣萃門。問今承繼數六
十代仍孫。

李卜　鄱湖人

轍遠天下去遲遲，忘食忘憂老不知。道學振揚
天地鏵文章經緯
帝王師。騰蛟起鳳周文廟，擊玉敲金漢古碑。獨有
素王臺上月，夜深猶似照當時。

汪舜民　乙未進士

彌尊。地湧奎文閣，天開氣粹門。問今承繼數六
十代仍孫。

李卜　鄱湖人。景泰初年涞水訓導。

轍環天下去遲遲，忘食忘憂老不知。道學振揚
天地鏵文章經緯
帝王師。騰蛟起鳳周文廟，擊玉敲金漢古碑。獨有
素王臺上月，夜深猶似照當時。

汪舜民　徽州府人。成化乙未進士，拜監察御史。

幾載窓前讀舊書，今朝方造杏壇居。豐碑喜在
文明日，老檜還同手植初。秦火暫焚亡二世，宋
星復聚啓諸儒。升堂欲繼三千來，駘駑庸材愧
不如。

張蕙　太原人。成化十六年巡按山東監察御史。

殿陛周旋礼再施，喜逢春届上丁時。便家意使
初無約，陪我文寮素有期。群烏不棲親植檜，五
雲常護
御碑。古今倫理歸名教，皜皜秋陽萬世師。

張麟　山陰人。洪武十五年山東僉事。

道德巍巍聖乃神、乾坤無不籍陶甄。三千礼樂扶名教、二百春秋止亂臣。落月每懸庭檜暁、晩風長拂杏壇春。得瞻聖像何多幸、敢把微名與勤珉。

黃仲芳 建安人。正統十四年山東參議。

城荒何處覓炎光、宮殿依然切昊蒼。雲捲畫甍明衮冕、風生老檜發天香。奎光星漢昭千古、道統羲農冠百王。元氣斯文天地並[50]、世民萬世頼綱常。

徐源 長洲人。成化十六年工部主事。

廟庭曾拜學宫儒、今日真登闕里堂。六十代孫陪聖澤、二千年栢聳雲蒼。題名石刻多文字、駐蹕亭來幾帝王。渺渺乾坤誰共久、尼山顏色秀東方。

吳啓 寧州學正

德配乾坤冠百王、儼然遺像藹春陽。杏壇已廢琴聲久、檜樹猶含手澤香。道載六經垂萬世、教明五品正三綱。平生景仰酬深願、彷彿當年立[51]。

當途双表立崔嵬、澀蓊凝烟翠作堆。試問林間翁仲輩、幾看鑾路入林來[52]。

孔林圖序云 集賢待制周侯偁禮于孔林、侍讀學士商公畐之史官揭奚詩之曰、

峩峩尼山、蔽于魯邦。篤生聖人、維民之綱。尼山之下、有洙有泗。有蔚孔林、在泗之涘。維彼聖人、教之誨之。凡厥有民、則而效之。維彼聖人、覆之載之。凡厥有民、敬而愛之。既誦其言、亦被其服。孰秣其馬、于林之側。既誦其言、亦履其武。孰秣其馬、于林之下。六轡既同、周侯之東。薦之侑之、聖人之宮。其音洋洋、其趨蹌蹌。其臨皇皇、聖人允藏。商民畐之、式昭其敬。載瞻載思、罔不由聖。

大定間某題 戴廣記

聖矣生民未有如、賢我遠更邁唐虞。道光萬代何其偉、師範百王誠不誣。廟宇深嚴無雀噪、墓林陰翳有神扶。中庭再拜陞階陛、瞻仰徘徊到日晡。

宋進士某題 戴廣記

靈光殿古生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裏、至今猶屬仲尼家。

吳秘 都官員外郎

高天之有文、星辰豔穹碧。厚地之有文、草木秀野色。草木既無辟、星辰亦難測。詎伴人之文、五經爲藝極。五經生者何、豈非至聖力。三才久虛位、待我先師宅。秘亦旁經者、自謂入闡閾。天地無逃數、世人猶自惑。代移文不移、宜在弟子職。叢香達誠悃、滴酒瀝胸臆。瞿然見威容、長林蔭墳側。

元

張起巖 元翰林學士

迢迢曾城陰、長林肅秋色。修門負平岡、重墉屹玄宅。交柯矗雲霄、文楷間蒼柏。翁仲儼儀衛、喬厖敞虛白。境土自清曠、窈窕不容隙。窠居絕禽鳥、蔓莚無丁棘。昔薛帶聖植、草露濕寒碧。肅躬欽崇閟、爭氣前躐踖。高陵邈瞻仰、素慮惬平昔。聖裔偕守長、聯翩來接迹。羅列儀雍容、奠拜助登陟。慨然、遡淙思晬容宛如覿。徘徊凝睇久、景綦還寘息。緬想萬世功、綱常賴扶植。林林温寓內、孰不喜聖澤。宜於子孫枝、蕃衍挺瑤璧。百代如一日、附龍守宗国。欲跨重蹕躋、歷覽撫碑刻。崇文際皇元、新廟尋修飾。風厲示多方、鐫銘有穹石。

陳国瑞 莆陽縣人

當時獨說三桓盛、列国惟知五伯強。爭識素王尊道義、孔林墳木至今芳。

陳天祐

枳棘不生開聖道、烏鵲遠去避神靈。傷心誠問林稍月、早晚重脩駐驛亭。

謝孝賓

聖道遠宗主、干戈兩歲年。相傳周禮樂、曾點曾山川。日月虛光宴、乾坤氣象全。東家興刪在、春本冬參天。

王惲 元山東副使

庭訓望洙泗、師教恃嚴戒。羌予不惑年、行已得夷隘。今歲客東魯、似爲神所介。駕言返秋風、得

展闕里拜。遇之，曾何餘。汶水之湍瀨。憑軾望雲林。鬱鬱佳氣鍾。齊𣿬趨兩楹。奠獻成。孤酌。歸然三聖封。仰止高泰岱。根生千載後。今夕備掃洒。披雲覩天日。太極開一畫。彼蒼詎能言。諄諄聖為代。三綱與九法。範圍無內外。君臣以之定。乾坤以之泰。東周不可為。述作万古賴。兢聆徇鐸音。光化雷雨解。敬想燕居容。金声鏘玉珮。當時七十子。授受嚴如待。鳳兮鳴幾時。諸子沸秋籟。一朱乱紅紫。百谷茷稊稗。愚者甘下達。誕者樂語怪。韞藏室康瓠。斡棄清廟鼎。明倫得不泯。而有六經在。天高孰可階。一氣包亭載。茲游固难言。默契心有會。胸中九雲夢。吞納失蔕芥。循循善誘辭。師也書諸帶。緬懷伯禽業。郁郁文獻最。三桓張宮室。伯功熾而汰。一奢去無復。陡餘石獼。煌煌天乙孫。膺敏半冕蓋。德博慶自修。道大勢能迈。金泥貫元精。泗波來遠派。汪濊一聖海。不隨梁木壞。埽侍金絲堂。檻齋聞声欬。悅如到帝所。鈞天廣樂備。洗我兩耳聰。肉味忘二喟。謙歸寫遺音。風雅變鄘邶。一笑老東家。吾知其樂大。逢逢不忍去。寒日下蒼檜。

汪澤民

至元元年辛巳歲五月己巳。奉議大夫、濟寧路兗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汪澤民百拜謹題曰。

巖巖泰山陽。湛湛洙泗水。鬱鬱楷樹林。行行瞻闕里。廟庭獲展敬。德容斯仰止。當座儼龍蹲。參前疑鳳峙。羞觴拜陛下。慨歎曷能已。六籍旨摩滅。九法孰條理。宜式百王師。萬国恒通祀。矧茲礼義邦。神化素漸被。分將誠愚朽。鉛刀思砺砥。上荅罔極恩。下不愧為士。祗命適東魯。晨征趍孔林。旋過亞聖廟。俯伏肅灵襟。陋巷尚遺址。称賢到于今。一簞樂自足。千駟名空沉。鳳鳥時不至。驥尾胥附深。為邦聞礼樂。用舍孰知音。愚生後百世。歲月徒侵尋。慱約頼明訓。庶以復初心。勲勞輔周室。煥然礼樂新。元子匯侯魯。文風日彬彬。公雖不歸国。異世仍精禋。袞衣與繡裳。於

馬仰光塵。赤烏詠流言、金縢彰代身。所以千載
下、忠義明君臣。龜蒙自蒼蒼、洙泗自鄰鄰。幸茲
闕里中、二聖廟相隣。覩感盡興起、如何尚逡巡。
降衷有恆性、吁嗟告斯人。

孔舜亮

三家堂峙春光老、五父衢荒秋草深。惟有東山
蒼翠在、出雲飛雨助歆臨。

楊文郁

悠悠徃古繼來今、天地无彷照孔林。兩下金絲
堂下拜、門生无負百年心。

吳啓 汪陰人

道大如天信莫登、恩酧罔極竟无能。撤垣不忝
斯文栖、闕里何由拜孔陵。千頃祭田香黍熟、羊
林猶未綠陰曾。一坏黃土留遺迹、直與乾坤共
廢興。

國朝

汪舜民 乙未進士

杏壇北去无多路、泰岳南來第幾岑。大地一朝
收間氣、晴嵐千古鎻幽林。六年菴室人何在、三
世題碑跡可尋。獨幸遺經能載道、至今不朽淑
人心。

黃仲芳 山東參議

路入垣門一徑幽、素王高墓幾千秋。山連岱嶽
佳城壯、樹入青齊泗水流。華表麒麟來故宋、穹
碑烏篆自東周。緣生何幸躬瞻拜、未薦蘋蘩荅
聖猷。

徐源 工部主事

百畝青丘葬聖賢、纍纍三塚貫珠連。植賜石檞
成何事、子貢茅廬獨幾年。闕里光華同皎日、泗
沂清派接長天。書生不忝斯文裔、端拜穹碑古
木前。

扶輿秘精華、我曾啓其門。挺生一夫子、帝者以
後昆。曷云泰山頹、道曉藏靈根。餘輝潤林木、万
世祭乾坤。對茲念虞舜、矯首懷羲軒。聖澤潙宇
內、綿延未云倫。

吳寬 成化八年狀元

兩楹既夢奠、黻美斯文光嵬嵬。曾城北、冠履於馬鬣。墓木不可辨、合抱十万章。相傳門弟子、移植來四方。惟昔治任日、相向哭且傷。孰知千載下、儒者猶心喪。愚生復何幸、瞻拜俄其傍。去我有周末、藹然覩溫良。如陪由與夏、執贄同升堂。惓惓東引領、夙願今始償。嶧山千仞高、泗水百里長。何必四尺封、天壤俱存亡。

范雯　兗府推官

龍蟠佳氣晝沉沉、廿里如雲屬孔林。路接龍門連艸色、塚封馬鬣護松陰。樹無棘蘇多奇怪、鳥不營巢足好音。千古神明鍾秀地、此生何幸一登臨。

題尼山毓聖祠　陳國瑞

承詔尼山寵錫封、為言毓聖特褒崇。五峯鴈列崗巒秀、一洞龍蟠氣象雄。何潤因知沉澤遠、頂圬猶見肖形同。生民未有如夫子、釋奠春秋代代隆。

游尼山

尼丘高古鬱葱蘢、猶憶當年誕降同。五峯毓鍾秀氣、殿宇尊崇禮典隆。洞迴人習入文林、深路莫通。毓聖封王允有自、千秋萬載賴神功。

祖庭紀事　孔公璜　三氏學錄

一王端拱自唐封、天為斯文啓祖宗。六十世長人衍聖、二千年古樹蟠龍。祠增籩豆新文物、像設衣冠舊礼容。遺跡尚餘壇杏在、春深紅雨落花濃。

祖陵懷古

清暇重臨駐蹕亭、儼然空仰聖儀形。水通洙泗淵源碧、山擁尼防秀氣青。鳥篆風雲開輦路、螭頭苔蘚護碑銘。文楷古木成孫子、挺拔層霄億萬齡。

尼山秋祭

嵬嵬雄鎮倚晴空、一抹烟嵐黛色濃。深樹半含金碧宮、高擁玉芙蓉。雲開虎洞清溪遶、雨卧龍碑碧蘚封。三獻礼成閒竚立、手捫日月思

從容。

拜孔廟　　劉濟 鄒孝敎諭

久坐儒瓛講孔書、承恩喜造聖人居。杏壇下拜慚無補、闕里從遊幸有餘。道孝万年資領袖、斯文千古賴權輿。也知聖德同天地、歷世君王復幾如。

拜祖廟　　三衢孔公易 鄒孝訓導

孔氏宗支一脉傳、派分兩地豈徒然。君臣大義扶持重、祖禰先塋護守堅。曾北已承宗子爵、江南難舍舊家氈。百年有幸躬瞻拜、忠孝于今喜得全。

○歷代賢哲子孫墓銘附

宋

故守御史中丞贈大尉孔公後碑并序

唐賢有正碑與墓銘論撰、不能得其実、或漏落不能盡其事、故復有後碑云。

尚書工部郎中張宗益撰

公諱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其世系之詳、史冊記于國、封爵傳其家。名教所宗、海内晉仰。公天性英異、在髫年則舉止莊重、言不妄發。咸平中、舉鄉進士、爲兗州首。明年春、御前擢進士第。時祥符五年也。釋褐[illegible]名京、昔時年二十七。州守初易之後、郡獄屢處駁議、老吏嗟伏。彭原秩滿、祥符九年、詔擢爲大理寺丞、宰曲阜、主祠事。不以私恩害公義、故二摳姜公爲本道廉訪使、行部過邑、問公税廩、度公不對、但高談皇王大畧。姜怒、按其一一脩舉、姜不能責、解邑還殿省丞。又朝上章、陳祖廟制度庳陋不稱、乞加脩崇。優詔可其請、命公躬主役事、不日而成。乾興元年、遷大常博士。天聖元年、召入爲左正言、知諫院。公不避權倖、在諫院七年、封章論事、軒陛盡規、忠言密啓、無所隱避。奏章隨滅。天聖八年春、内出雙頭牡丹、詔兩制館閣賦歌詩以進。公作古賦奏御、史引曰、臣非館閣、不得預、於諫道正辞、臣之職也。大旨陳君臣正道、箴補當時。上覽之嘉賞、翊日有詔直史館。又判三司理司尋

為北蕃信使。旧名延賞、至是改今諱焉。至木葉
山、虜主命宴、遣臣就館備、公酒以小玉琖。公辭
以不飲、儐者既傳君旨、又曰、飲此則氣和。公曰、
不和無害、但天性不飲耳。虜君臣皆相顧、使還、
以除公左司諫、充龍圖閣待制。朝廷見語錄對
虜主[55]有不和無害之說、言事者繼進、以謂正觸
機會、彼嘗有辭。陛見日、上問之、公曰、契丹為黑
水所破、勢甚衰。但每見朝使臣、俾館儐者預揣
語言、挑撥強弱、使臣一不敢對。臣恐以此輕中
國。上喜、由是群謗不能進。判流內銓。[56]勢利絕私
請、孤寒得善地、為當時所称。天聖九年、出典汶
陽、以貳卿在第、父也、亭侯寓迹、奉二親、喜權朝
野叢之汶陽。屏務澄肅、奸猾去境。一日、兵隸繫
十餘輩、云私渡黃河、公亟命釋之。公自判奏曰、
頃者河決南燕、分流及鄆、有司捌渡、利於誅求。
今繳復故道、號為乾河、大家之田、限以南北、民
情自便、官禁未除、寘之嚴科、寔非聖意。優詔從
之。九年、復判流內銓。旋命公使北庭賀冊社。復
命、轉兵部員外郎、在職。天聖十年、出知許州、主
田桑事、過期而後赴。明道二年四月、就移知應
天府、兼南京留守司。是年、官內出饑、公應濟之、
無及亟發倉以貸、然後聞上、父子室家相保者、
惟南都焉。終十一月、召入、擢御史中丞。朝論肅
清、權勢引避。是年、皇后郭氏將出為金庭教主、
公亟率諫官御史十人、柚踹伏閤請對。時后已
有成命、上命內侍近臣就東上閤門引公等赴
中書、俾丞相宣諭。公曰、某等外聞中宮動搖、未
詳德音、願面見陛下。上已歸禁中、不得已、見政
事堂。時丞相與公對立堂上、丞相曰、禁中事、中
丞不得知、或不便於聖人、臣子非所安。公曰、人
臣視天子與后、猶子之事父母也。父母不和、止
諫可以諫[57]、未聞為人子順父出母、禁中事不嘗
知。丞相又曰、漢唐以來、亦嘗有廢后。公對曰、方
今太平天下、待丞相如皐夔、日望致君以堯舜。
漢唐廢后、何是取法。丞相不能對。公拂袖引諫
官御史出。明日晨謁、將至右掖門、有吏持勑赴

馬前已、除諫議大夫、知[158]泰州。胥吏促行。出都門、時諫官御史十人、皆一時名輩。范仲淹嘗謂所知曰、孔公曰[59]方正名天下、共知、非當嬰鱗之除、事在不測、觀其容止愈端重、顏色不沮喪、附中臣之對、答丞相之語、應若宿構、言有條理。此過於前所聞矣。景祐二年四月、移知兗州。公佩本郡符歸故鄉、專以鎮靜教孝風俗為務。八月、有詔就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初、近臣進百首詩者、時相奏可與直學士。上曰、此百首詩、不如孔道輔一言。故有是命。時貳卿新改秘書監、夫人進封仁壽郡君。公自府解詣曲阜、一舍之間、旌旗鼓吹之迎、引後先者、幼穉呼讙、擁行路。至則為壽觴樂于私第。榮遇之盛、則有徂徠石守道先生感慶堂記其事[60]。又以孟荀揚王韓五子排邪說、翊大道、像設於祖堂西偏。公為之記、觀其文、亦足以見公之心。皇宝元年[61]、党項逆節、朝廷思得体貌大臣、端本澄源、拜公御史中丞。公拜命憂戚、知無不言、無所回避、奸邪側目矣。上以許大用、素忌公者畏其同列、一夕事變、且以治獄有附會、明日罷御史中丞、知鄆州。二年十一月、道輔自中丞出知鄆州、初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辞連知樞密節度參知政事程琳、宰相張氏遜[62]以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將併逐之。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為辨之。道輔入封[63]、言琳罪薄不足治。上怒、以道輔明附大臣、故併出之。公蓋痒感病、行至滑之韋城驛、以不起聞。諸孤扶護旅櫬、歸葬于祖林祖塋西南偏。公娶尚氏、淑令有文、進封鄒国夫人。子二人、曰舜亮、曰宗翰、並中進士第。女適殿中丞李黄中、封壽光縣君。長適王氏[64]、次適張氏、皆早卒。孫七人、若弁若谷若古、恢、惇、忱、恂、皆仕。嗚呼、公平生以忠孝節義自任、介然[65]獨立天地間、一旦被讒謗、佞奸纖喜[66]、相慰勞范之、蒼天無言而默識。賢如撈衰[67]、翰望之猶不免當時謗。公犯群邪、衆惡雖遇仁主、猶不得安其位、行其道、終於牖下、復何恨焉。辞陳公之説折、即待選、手斷妖

鮑、不足為公道者、此不復書。公在位時、諸子尚幼、故平生風迹不能盡記、惟宗益知之寔詳、然常恨世無直筆、天下銘撰皆為勢利所屈、不惟欺人耳目、抑亦自欺肺肝、幽府鬼神、安得無過。今所論次、直欲質諸高穹、表欲方來、矯勢利以傳信。謹為銘曰、

聖人之後、不必皆賢。唐堯虞舜、嗣緒頑然、君子之德、未必俱全。子路子游、科等分焉、偉哉孔公、賢德咸備、自性達物、以誠求志、剛粹言大、靜方宣地、節義不回、忠孝自遂、長於爲治、勇在除奸、文能靖國、武可攝山、視虜於掌、憂國在顏、孰知天意、使去人間、謂天生賢、為宋左右、胡其名難、跋前疐後、謂天祚聖、為孔裔胄、胡其不延、摧英隕秀、人謂至難、公獨為易、羌胡可誅、麟鳳可致、志今在泉、功不見世。神明共知、良史勿記、史筆是非、人情好惡、在昔難平、于今孰保、公葬祖林、神物來護、忠骨英声、長耀千古。

元祐五年歲次庚午正月初二日、長子左中散大夫致仕、柱国、會稽縣開国男、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舜亮立石、長孫若拙篆額、次孫若谷書丹、若古書後序。

金

故贈正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墓表

翰林學士党懷英撰

至聖文宣王五十代孫諱揔、字元會。曾祖諱若蒙、襲封奉聖公、贈朝奉郎。伯祖諱端友、朝奉郎、直秘閣、襲封衍聖公、宋建炎二年冬、祀大礼、赴揚州陪位、值兵火隔絕、其弟端操之子璠、已襲封。訖、長子拯、皇統二年三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死、嗣其弟揔、大定三年七月補文林郎、襲封衍聖公、管勾

先聖祀事。公三歲而孤、幼穎警悟。及長、力學自
強、通春秋左氏、尤喜韓愈詩文、談論簡尺多引
二書、先輩多稱譽之。公職在嚴承林廟草木、諸
人無敢輙犯。宗族之間、少長有礼、人咸事君嚴
畏且愛。一日、領曉鄆國夫人殿、私自言曰、吾為
人子孫、而謬當其職、使之濫隳如此、寧不媿於
心乎。乃親率佃戶、攜斧斤之具、入東之蒙山躬
親指畫採伐、中柱補者、旬有餘日、連車接軫以
歸。起曲廟、尼山廟兩廡、鄆國夫人殿及大中門。
家廟、齋廳、祭祀庫、計五十餘楹、彩飾畫繪畢備。
朝廷聞公名、召赴闕、欲留隨朝任用。公力辭、耽
專祠事、不宜妨耽、任之不專。則特授曲阜縣令。
未到任、歲大旱。既到任、甘雨三日而止、稼穡益
茂、歲仍大熟。公精勤吏事、縣署至所居、往返十
餘里。及晩治縣、無一日稍閑。差科甚均、詞訟無
滯。親族有訟、即移佐官、無少長皆向意。諸村當
首人、摺驗物力、差當公頃、令定等相次、明以公
文告示、比至其人、已自承認、交替不復更至庭
下。每歲夏絹疋丈尺、小戶舊合併全疋輸納、隨
村首自、皆自斂掠。公上令依市價積算和買、使
併起納、盡革舊弊。縣城摧壞、官計工修築、公戒
董役者曰、慎勿拆廬舍、壞塚墓。若廬舍有礙、當
隨地築之。塚墓有壞、當以己俸完之。二者既安、
吾心以安矣。其有不成葬、究無主、暴露枯骨、當
遣使葬之。有碑曰叢塚。邑人春冬祀之。塋畢、
是夜夢衆人來謁、內一人稍前云、嗟我暴露之
弗及。既瘞、遣人搜求、又得千餘副。復夢來謝公。
年四十得數子、皆不育。一日、夜夢異人、衣冠儒
然、告曰、今此非爾子。後丑年庚月丁日所生、則
真爾子矣、當名元措。公儉於奉己、厚於賓客、周
惠困窮、不問家之有無。娶泗水孫氏、宋副樞密
孫傅之女孫、後封曾郡大夫人。又娶泗水侯氏。
二子、長即元措、今襲封衍聖公。次元紘、業進士。
女一人、適兗州宣武韓昺。公享年五十三、終奉
直大夫。以子貴、贈正奉大夫。嗚呼、孔子之澤及
於無窮、國家褒崇之恩方自此始、又豈止此而

巳扒。是歲月日、孫子元措同弟元紘立石。

元

故洙泗書院山長孔公墓志

魯府伴讀進士莆田黃謙益順撰

先生諱濱、字曾臣、

宣聖五十三代孫。宋刑部侍郎宗翰、其八世祖也。

大父諱元恩、父諱之英。之英子酉、泗、濟、濵、瀹、濠、

即先生自成童、敏悟絕人、攈荼積文、筆前輩器重、

沈潛理宰、學獲乎史、遂成名儒。處教寧陽學官。

其孝友待宗、尚姻戚、有恩義。既而領薦授洙

泗書院山長、循、善教導、忘倦、克繼前修、汲

引後進、縣是士子多所成就。年六十、以疾卒于

家。葬

祖林之西北。配李氏、祔焉。子男五、思範、思政、思常。

孫男四、克淵、克祇、克一、克中。曾孫十二人、希誠、

希詠、希誼、希古、希崇、希韞、希弁、希勉、希蒙、希準、

希故、希恭。玄孫九人、訂、檜、訓、詳、常、謐、訂、訪、訾。永

樂甲辰夏、先生之孫世職曲阜令、即克中也、狀

行實之概、踵門徵誌塚石。且曰、舊有碑文、歲久

漫滅、莫考。[70]夫今不畵、恐泯先德、無以昭示來葉。

執事幸毋讓焉。余既按狀[71]論次、為之志夫以先

生之德行文章、不得取顯、融居館閣、以大其設

施、而遷止於是、是可惜也。然若孫若子之賢、克

允其宗、刻此方珉、揚芳千祀、亦足以慰於九泉

矣。是年夏孝孫曲阜世職知縣克中等立石。

故推襲封主祀事孔府君墓記

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馬驥撰

大德五年、予忝職廟學。適五十一代孫濟陽縣

簿一日請於予曰、我先人平昔於廟庭之事、盡

心焉耳矣。思有以發其潛德之光、不使泯滅而

無聞。此心耿耿、未嘗少置。子盍為我記諸、度少

慰人子之心。驥辭不獲命、亦念旌孝行、厚風俗、

孝校之職也。顧雖不敏、如之何其拒之。謹按五

十三代孫承務郎朝城尹澈所具行狀、公諱齊、

字器之。曾祖諱若鼎、壽章縣令。祖諱端修、進義

校尉、以族長為林廟主。父諱琇、學究出身、遂養

親不仕。公幼失怙恃，避兵汴京，處身流離間，勵志讀書，不墜先業。左丞張公禥奇其才，薦於上，授開封縣令。逮已金歸附之初，北還為濟寧單三州等處宣課提領。時方草刱，祖庭殿廡俱為煨燼，神無所依。公慨然以為己任，請與達赤東平行臺嚴公，時韙其誼，擢為提控、監脩祖廟，權主祀事。公蒞事勤恪，公爾忘家。來[illegible]寢[illegible]於瓦礫之中，金碧燦然，繪聖像於其間，見者罔不加敬焉。又以宗系失傳，公不勝感歎，遂[illegible]辛，辨論於上前，屢蒙顧問，竟[illegible]章王之中。統二年歲次辛酉八月二十九日卒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七。葬于父塋東北一十四步。娶古任城縣尉倪君之女，至元十年五月十二日卒，享年八十，越三日附焉。有子五人：長曰元正，家業恬退，遂養親不仕；次曰元裕，將仕郎、濟陽縣主簿；次曰元敬，承事郎、與化路經歷；次曰元冲，隱居不仕；次曰元伸，將仕郎、須城縣主簿。孫一十四人，曾孫、玄孫[illegible]別有譜列於碑陰。噫，如公者可謂知所先務矣。觀其興廟貌於擾攘之餘，上而神靈有所安止；正宗緒於錯亂之際，下而襲封復得其傳。此其有功於廟庭之大者。自非天姿卓越，立志堅強，能然乎。宜其子孫蕃衍，維詩礼之家聲華、登仕版，代不乏人。雖聖人遺澤餘潤久而益深者如是，亦公積行累功之報，昭昭而不可誣者也。後之人其毋忽。是歲月日，孔顏孟三氏学教授司教授馬驤記。

故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翰林学士国子祭酒蔡文淵撰

夫子之道偕天地而無既，夫子之澤雖沒世而不窮。孝聖百王莫不是承，而況於子姓者乎。朝列大夫、濮州尹致政孔謡誠以書幣緘父祖三世德業之狀，命文淵文於石，以著其不墜厥緒之實。文淵謹按：素王世紀，思誠宜聖五十四代孫也。公之曾祖諱元用，字俊卿，當金季政乱，遺棄祖社，播越南遷。中原不守幾二十餘年，群盜攻剽，罘無暇日。時天兵壓境，公以林廟為重，乃

華孔族暨廣姓以降其大帥太師国王承制封
拜以公夫子嫡派授承德郎襲封衍聖公世
襲曲阜縣令。以公有文武才復拜其子之全襲
封衍聖公仍令其邑授公兵柄攻取益都寧有
勝捷後於王事。曾祖妣聶氏封宜人婦德為宗
族楷範。一子即之全字工叔襲爵一十五年奎
已前襲封公元措來歸同謂武惠廟使公因謙
曰以貲以長責在吾叔以公爵遜之元措乃言
曰子父子保全林廟當世其邑武惠允之。終居
邑宰二十餘年。歲在壬子復授襲封衍聖公爵。
祖妣妹撚氏出⑫。次曰澄蔵氏出。次曰濟執氏出。
公先考諱治字世安亦字先已。孝友仁厚公謹
廉明文章政事為一甞称首魁從翰長厳庵
遊同門李孟閶徐恒以斯文相諾議年登二十
襲尹鄉邑。鷄鳴而起坐以待旦勤於康務声達
朝廷其待同僚愛百姓咸尽其道時潛齋楊君
師表于督公退食執弟子礼得知新之益。損齋
楊公継之復從游盡仕優則學之道相下處士

任公持正嘉其才德以女妻之其内助居多。壽
四十一先公卒贈東平郡君。再娶畢氏一子一
女皆任氏出。子即朝列公也。女適長垣尹張執
中封恭人。公於二弟甚相友愛中統四年公始
攝祀事嚴察典礼惠睦宗族待炊之家百室之
半。至元三年公謂攝祀之職匪事功何以塞継
述之責聞于上賜白金五千兩重脩
啓聖王殿暮書閣捌⑬逃廊以石易本殿撤兩新築
垣園廟百堵皆作。不剝。至元六年罷洒掃户
凡廟庭大祭維豊維潔咸備于已。三十餘年給
国家南征之役以才幹聞五事成效最于一道。
年五十三告老以男思誠襲替世尹陞公奉訓
大夫知單州事將行戒其子曰毋妄怒輕官楚。
令邑長者如汝之父兄幼者如汝之子弟可不
慎乎。其知單州也興奪校延名士以成士風時
憲府貫公按問有倫有要人自以為不冤。至元
二十八年擢公奉直大夫知密⑯事首郡儒學三
皇廟正彝倫明礼法建醫学濟斯民扶仁壽導

江張公、既墨憤齋楊公碑刻係馬。元貞改元、公見
成宗皇帝于上都。時大臣奏、
至聖文宣王孔夫子之嫡孫、其祖元用以軍功從
於王事、寔開國立功之臣。治權奉祀事、三十餘
年、有德有文、可襲封爵。 上可其奏、仍贈坐慰
勞甚厚。特授中議大夫、衍聖公。以祖庭儀寺之
制、飛章于朝、賜尚珍署田五十頃、復給洒掃户、
重脩礼殿、從公請也。作堂私第名以詩礼、示不
忘過庭之教也。辛泉楊公大書之、紫山胡公記
焉。大德十一年冬十一月九日、公薨于私第之
正寢、享年七秩有二。冬十二月望日瘞于
宣聖墓西北、任氏附焉。濮州尹朝列公由御縣以
師表國學、復授安慶推官、尋知息州、丁內憂、不
赴。繼拜僉江南湖北道肅政廉訪司事、以朝列
大夫、濮州尹致仕。公之所處皆有能名、其忠孝
廉勤、皆先公教誨之力也。公娶翰林應奉任君
之女、振文處士公子也。再娶華氏、牛氏、儒氏、封
晉郡君。孫男三人、長曰克欽、牛氏出、授從仕郎、

承襲世尹、權奉祀事。娶東野嘉議公女孫。次曰
克純、娶臨汾尹馬鏞女。次曰克容、馮氏出。女孫
五人、長適⑰廣東廉使楊倬、次適本縣儒士呂恪、
次適靳州路府判馬侃子元魯、次適主泗水簿
馬克仁、次適礼部尚書李庭寔孫士良。其子孫
端潔純愨如此、我公德業益茂矣。文淵謹考世
紀、自子思子敘正傳、漢唐已下、安國、頴達而已。
我朝隆盛、天生數公者、赫然聲烈、着於兩間、保
林廟以佑鄉民、好學不倦、以承道統、力陳大義
以新廟庭、迭能迓續累世之忠孝、遠能銘述
先聖之心法、以敘承有國右文之典故、樂為之銘、
昭示後世、彰我
聖人濟嗣之恩、逢於無極云。銘曰、

天生夫子、　師表百王。　慶流萬古、
奕葉隆昌。　天錫受命、　林有烈光。
素王之裔、　帝錫能良、　扶文扶武、
以保曾疆。　爰貫世邑、　以死勤王。
猗歟乃祖、　公爵是承。　孝思惟則、

天子來寧。　嗟若先考、　聿新聖宮。
濟人刲物、　以孝移忠。　繼述祖道、
朝覲帝容。　帝若曰噫、　汝襲祖封。
賜田復戶、　命爵上公。　文宣之澤、
萬類含春。　永遵心蹟、　拱視壯麗。
天清地肅、　正我彝倫。　續承譜諜、
以貽後人。　至元六年歲次庚辰秋七月吉
日、朝列大夫濮州[78]致仕男思誠建立

故襲封衍聖公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
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孔公
翰林學士臨川危素撰
公諱思晦字明道、
孔子五十四世孫也。曾祖元孝、祖之厚、贈亞中大
夫濟寧路捴管輕車都尉魯郡侯。父浣、贈嘉議
大夫礼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魯郡侯、母李氏、追
封魯郡夫人。公生至元四年七月、天姿穎秀。伯[79]
貫讀書已識大義。導江張先生頴為三氏教授、
公授[80]業焉。講求義理、薄詞章、尊德行。家貧躬耕、
雖劇寒暑不懈于學。先生深器重之。年十有七、
礼部公弃世、喪葬以礼、奉母以孝聞。遠近爭聘
致爲弟子師。大德七年、遊京師、國子祭酒邪律
公有尚謀薦辟之、以親老固辭。至大元年、大夫
人臥病、躬進藥餌、衣不解帶。及居喪、勺水不入
口者五日。三年喪畢、三氏教授舉茂才、授范縣
儒學教諭。延祐二年、調寧陽學。先是兩邑校官率
以廩薄不能受職。公儉約自將、教養有法、比代
皆輓留、不忍舍。六年、族人合議、以公嫡長且賢、
宜襲封爵、主祀事。上政府、未決。平章政事李韓
公偕礼部力主之。會
仁宗皇帝問孔子之裔迨今幾世、襲封為誰、李公
且以對。
仁宗親閱譜、若曰、以嫡應襲者思晦也、復奚疑。且
以前襲封卑秩[81]俸薄。遂授中議大夫、襲封衍聖
公、月俸自百緡加至五百緡、鑄印四品。泰定三
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言襲封上公、而秩正

四品、於格弗稱、且失尊崇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三年、改鑄三品印。公自以宗祀責重、恒俱[82]弗稱。涖事之際、必敬且慎。初、廟燬於兵、後雖葺全、而樓角園墻未備、乃竭力營度、卒復舊規。金絲堂壞、儲時祀餘貲葺新之、不足補以己俸。繪飾從祀塑像、補完祭器、礼服、請于中書、置江南郡縣書籍。尼山毓聖之地、廟燬而碑存、居民冒耕祭田且百年矣。稽諸典故、言於部使者、命鄒縣長休陽令往覈之、復田百五十畝、歲入粟四十有八石。因請置尼山書院。三氏學田三千畝、在沛縣之刁陽、為豪民所據、徹州與沛縣歸侵疆。州官受賕、敗費公往復辯議、弃歲克定。鄒縣子思書院舊有錢百緡、貸於民、取子錢供祭祀、久則并負其本、移憲司徵之。前代封聖父齊國、母魯國、言于朝、宣聖封王、而父爵猶公、願加褒崇。有旨加聖父啓聖王、母夫人。公府初止設掌書一人、書籍、音樂無司之者、余各無任出納者。以是為言、遂置典籍、司樂管勾凡三人分掌之。隸秩視國子監、且給管勾掌書隸視等監。五季時、乱[83]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衆乱害宣聖子孫幾盡。其後復欲冒稱。公以為不早辯則真偽久益莫究、彼於我不共戴天、乃共拜殿庭而刋于拱、可乎。遂會族人、稽典故、斥絕之。家譜石刻既燬、因繫究考、廣記諸書重刻焉。元統元年寢疾、閏月乙巳、薨于寢、異香滿室、群鶴百餘翔于上。又見神光自東南隕于舍北云。己酉塋祖塋西二百步。娶張氏、封曾郡夫人。子男一人、克堅、爵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至正八年陞二品銀章、進中奉大夫、役歷官同知太常礼儀院事、治書侍御史、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集賢直學士、礼部尚書、陝西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遷國子祭酒。女四人、適李德明、孫大用、喬元善、為元用。孫男九人、希學嗣爵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國子生。希賢其季也。孫女二人。曾孫男五人、女四

人。公端重簡默、遣容不苟、嗜李誨人、本乎其誠。於宗族尤隆恩義、常曰、吾嘗祖宗遺澤、殊流同源、可不念諸。或不自給者周之。子弟皆籍子學、教養不怠。女兄適裴氏而貧、迎養甚謹。女弟未疾且不慧、起居必待於人、每親為頮沐。性尚清素、賤財好義。嘗市物、隨所需直酬之。或謂彼市道之人、胡不議其直而後償。公曰、吾以誠心待人、其忍欺余我。所居就襲封舊廨、不改作、終不構私室。其斃也、家無尺寸之遺。公暮年多疾、未嘗廢書、作字端楷可法。故三氏子孫與凡四方受業仕而有聞于時者、多公造就。斃之日、莫不哀之、會葬者以千計。後十有七年、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克堅以江浙行省左石丞汪公澤民守兗州時所述行狀、屬林廟學正夏以忠來、俾素論撰先德、篆名神道之碑。素不敢以固陋辭、則序而為之銘。銘曰、

微子之胤、　篤生聖師。　歷聘侯國、
式扶民彝。　維文肅公、　五十四世。
克昌其家、　宏廓寬厲。　導江張氏、
學探本源。　授業三氏、　遊道之國。
有叅群經、　出自屋壁。　芟闕蕪辭、
毋俾蔀塞。　瀆有浥縣、　究之寧陽。
教行下邑、　弦誦琅琅。　睠茲大宗、
猶秉周礼。　襲封上公、　明斷天啓。
超進華秩、　匪公之榮。　右文貴德、
天下化成。　公在魯邦、　士有標準。
胡不遐齡、　耆碩斯隕。　緊子暨孫、
丕承寵光。　節惠易名、　錫命煒煌。
爰述始終、　刻銘闕里。　與国咸休、
宜受多祉。

洪武丁丑秋九月吉日、五十七世孫襲封衍聖公訥、同五十六世孫世戢曲阜知縣希範等立石。前未立石、至此方立石焉。

國朝

故國子祭酒孔公墓誌銘

翰林學士兼贊善大夫宋濂撰

堯舜禹湯文武及孔子、德皆聖人、而孔子不得位、而功最高。夫於恒人、有一善且昌其後昆。況德充天地、功施萬世、而身不食其報者乎。堯舜禹湯文武皆王天下、故子孫受其祉有限。孔子無位、故遺慶餘澤、被其子孫者無窮。自斯民之生、未有若孔子之德、而無位者也、亦未若孔子之傳世久遠、而襲爲封爵者也。嗚呼、天之報聖人者、其在玆乎。公諱克堅、字璟夫、世家魯之曲阜、孔子五十五代孫也。曾祖曰之厚、贈濟寧路總管、輕車都尉。祖曰浣、累贈通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皆追封魯郡侯。父曰思晦、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謚文肅。曾祖妣真氏、祖妣李氏、妣張氏、皆追[85]魯郡夫人。公少廓達通敏、日誦千餘言、後季極傳精[86]、尤善春秋左氏傳。文肅公薨、襲封衍聖公。階嘉議大夫、元重紀至元之年[87]、上疏請修飾廟像、順帝可其奏、賜山東曆日錢之年[88]、給其費、命監察御史族人思立碑稿節二萬五千緡、勅碑以紀成績。至正六年、中書請以公爵與階不稱、奏陞之、制授中奉大夫、易銅章以銀。十五年、平章政事達世帖木兒薦公明習禮學、徵爲同知太常禮儀院事。以子希學襲公爵。是年冬、帝親郊、公攝太常卿、盛服儼然、登降有容、觀者爲達[89]。御史大夫雪々言公材宜近侍左右、拜中書參議、治書侍御史。公辭歸。明年、拜山東道肅政廉訪使。既受詔、復辭。會山東兵亂、公挈家人北行、次業城、丞相賀太平奏召公、集賢直學士、尋擢爲秘書卿、遣使者即業城起之。公至燕都、劇盜毛貴犯畿甸。且迫、廷議棄燕遷關中。公曰、天子當與社稷宗廟俱爲存亡、焉可棄而他之。令勤王之兵頗衆、與之決戰、盜可平也。如公言、盜果敗去。十九年、遷禮部尚書、知貢舉。時四方之士避亂、多集郡邑、公請設流寓科以取之。是年冬、擢陝西行臺侍御史。李思齊及察罕帖木兒二軍爭秦隴、相攻、朝廷不能制。陝西行省丞相帖里木兒納

思齊降將、命張良弼禦之。[80]及中丞袁渙諍曰、不可。二軍不敢舉兵犯奉元、豈其力不足哉、特以無名耳。今納其叛將而出兵禦之、是引虎使噬也。丞相不從、渙亦被劾去。公[81]歎曰、誅之不善亂且至矣、遂自劾而歸。月餘、二軍及良弼戰於鹿臺、奉元果陷。二十二年、除國子祭酒、諭賜上尊、太子書大成殿額以賜。公以世亂、不樂居位、竟謝病歸闕里、營別業城南以居。後起公爲資善大夫、集賢學士、不就。復以公爲山東廉訪使、卒未起。二十八年、

天兵取中原、

皇上手詔趣公入朝、待以賓礼而不名。賜廩祿、不煩以職。郊社必致膰肉、撫勞甚至。洪武三年春、以疾告、遣中使存問疾。篤、詔還公於家、給驛以行。賜白金百兩、文綺八端、他錢物稱是。三月二十八日、還至下邳新安驛、薨于舟中。壽五十有五。希學奉喪歸、以六月十三日葬于孔村之[82]孔子墓二百餘步。[83]寛厚樂易、事親極孝、遇族人有恩、

與人交不爲擠覆之計、一以誠信。豐下美髯、容止甚都、順帝以福人稱之。公娶張氏、濟寧路總管子仁女、封魯郡太夫人。夫人九子、長即希學、次希說、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皆先國子生。希賢其季也。女二人。孫男十九人、長曰訥、次曰譜、詗、誙、誠、譈、詠、謌、詈、譞、調、評、譓、議、譽、詰、訏、詮。曾孫男四人、長曰鑑、次曰鐸、曰鈞、曰鍏。曾孫女四人。希學今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每歲朝正於京師、

上寵賜之甚厚。以袁渙狀來請曰、先君歿今十年、而墓道之石無文、以刻恐休德不聞於後世、人其謂何。濂嘗獲識公、且與希學善、雖老矣、其忍不銘。銘曰、

天生大聖、　爲萬世師。　闡幽昭潛、
爾施日輝。　功如堯舜、　位則不有。
飫其惠澤、　以昌厥後。　歷年二千、
有興有亡。　五十餘世、　封君相望。
自侯而公、　命遂彌貴。　桓圭袞衣、

肅將祀事。惟公紹家、敦大且文。
人曰休哉、聖師之孫。入為秩宗、
右礼又樂。格於幽明、上下允若。
曰乱趍遷、宗社震驚。君臣合謀、
弃币西遷。公曰不然、君死社稷。
以正代乱、勝不以力。王師焞焞、
如虎如貔。盗遁南夷、公寔啓之。
閩陝之間、将驕胥噬。彼謀不底、
以水上濆。公謂元戎、世與方乱。
無失厥防、以速其叛。言戚不從、
是底是為。禍將逮身、云何弗帰。
重言迎拜、俾掌邦教。大訓宏敷、
聖人之道。土宇日廣、位其可居。
退脩于家、琴瑟詩書。
皇明御極、取聖為則。陟降
帝廷、礼儀有翼。生享其崇、一死篤其承。
云誰致然、聖澤休明。惟聖之澤、
如山如川。有址有源、以永厥傳。

繼聖惟賢、守位惟德。載續延聲、
後嗣是式。洪武丁丑秋九月吉日、五十七
代孫襲封衍聖公訥、同曾孫鑑等立石。

故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同脩國史宋訥譔

洪武十四年秋九月二十日、
宣聖五十六代孫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以疾終
于正寢。越三年、爲洪武甲子春正月、其子訥以
服闋入
覲。礼官引
見華蓋殿、
上問以宗族蕃衍、子姓賢否。訥奏對動合礼度、即
命館于太學。翌日、召嗣襲封衍聖公、
御製誥詞以賜。既受封之五日、出謁左司員外郎王
君所、誌其先公墓誌銘、示予曰、不肖孤負荷先
德、忝嗣厥世、
聖天子不以訥無所肖似、俾襲顯封、位列公爵。惟
是先考之卒、雖紀其歲月、訥諸壙中、墓道碑石

尚未有刻。先生職司文衡、舍先生其誰托哉。固
以請。既還之、四月復以書來速。遂即其世系封
爵、卒葬月日以著之。按公諱希學、字士行、
宣聖五十六代孫。曾祖浣、贈通議大夫、礼部尚書、
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曾祖妣李氏、追封魯
郡夫人。祖思晦、襲封衍聖公、贈通奉大夫、河南
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
公、謚文肅。祖妣張氏、追封魯郡夫人。考克堅、嘉
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陞中奉大夫、陝西諸道
御史臺侍御史。妣張氏、封魯郡太夫人。公賦性
明敏、好學、尤嗜漢隸。甫冠即有成人志。二十一
歲、侍御公始起同知太常礼儀院事、以公襲封。
公克自樹立、於經籍子史靡不研究、問學優贍、
文詞雅馴。每賓客燕集、談笑揮洒、輒以成章、皆
出人意表。觀者奇之。四方好事者多求公書隸、
得之則什襲珍藏。元季兵起、青齊擾及闕里、公
誓不汙於亂、即間道走燕城、得賜見拜秘書卿、
仍襲封爵。歲戊申秋、

皇明初革元命、海宇以次平治。朝謁行在、
上清問下民。公即以歷代治亂條對、從容有序、甚嘉
納之。自後歲入覲于
京師、賜予稠疊、
恩礼益隆。每正旦、
上受萬國朝賀、特命公班亞上相。始至、中使慰勞館
餼、下及童隸、無不霑給。蓋其誠意所達、
宸衷特加異数也。祖庭自兵後日就圮壞、所屬浩穰。
公從容措置、期以歲月、卒就成功。復祭田侵於
豪民者五十頃。礼器、礼服、樂舞、儀式、以次備舉、
煥然一新。卒復舊規。年四十七、卒。遠邇大夫士
聞者、莫不悼其不克于壽也。訃聞
朝廷、遣使礼祭。是年十一月初六日、葬于孔林之
西。公凡再娶、先配董氏、中州功臣世家、贈魯郡
夫人。繼室孫氏、前進士遼陽行省平章彥明女、
卒、皆附葬。子男二人、長曰訥、董氏出也。次曰譜、
孫氏出也。女二人、長適淮南衛揚鎮撫子揚思。
次在室。孫男一人、曰弥、弥尚幼。公昆季八人、在

公爲長次希説、希範、希進、希麟、希鳳、希順、希尹、希贊皆有文學家庭雍睦爲東魯家法余記翁冠遊太學師事助教陳衆仲先生而公之父侍御公寔同齋舍者有年情好日洽後幾二十年、當元季兵起、公間道歸朝時侍御公主太常公侍左右神采迥異信其名門子也余於今獲領太學而公之子訥已襲封號則知公者莫予若也。請銘奚敢辭銘曰、

聖澤汪洋、　尊德流芳。　公承其慶、
奕世稱昌。　才贊乎中、　鑑[98]其琳琅。
惟德是將[99]。
皇明啓運、　奄有萬方。　崇文右教、
盛際虞唐。　適修彝典、　光我素王。
公襲其封、　世奉烝嘗。　惟聖子孫、
表表卬卬。　歲時來朝、　禮錫孔彰。
報效未伸、　蚤夜匪康。　祖庭百儀、
遄復其常。　曾山蒼蒼、　泗水湯湯。
鬱然孔林、　爲公之藏。　有子才良、
發服
寵章。　製[100]誥維新、　雲漢輝煌。
存歿有光[101]。　樹碑道傍、　十載不忘。

永樂癸未冬十一月吉日、曲阜世職知縣孔希範立石。

孔顏孟三氏子孫學錄孔君墓志銘

翰林院學士寧陽許彬道中譔

景泰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學錄孔君克昱以疾卒于家距所生洪武三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得壽五十有六卒之年九月九日其子希璞扶櫬葬祖陵先塋之次。後二年大宗子襲封衍聖公彥縉來朝京師持教授江永清所狀事行來旌余銘按狀君字克夫姓孔氏、
宣聖五十五世孫曾大父諱之僅元深澤教諭大父諱汪元翰林撿閲父思指家門族長母某氏端淑恭慎克持婦道君生而質性靈明渾然天理宗鄰目爲處女而奇其後必有異於人也然

其聰穎過人，讀書務以千遍為率，字字句句，不輕放過，務在咀嚼咏味，探賾理趣，不極其至不止也。其為詩若文，尤不輕率，必尋復題意，遣詞說理，務極指歸，然後落筆成文，往往有動人語。嘗道行遇婦人女子，必面墻俟其過。一日遇遺囊于道，棄而不顧，以是人益重之。比長，泛江淮，浮汶泗，覽名山大川，吊古興懷，以增益其所見聞。歸而大有所進，豈非士之致遠有資于遊乎。昔賢稱司馬子長文蘇跌宕有奇氣者，從燕趙豪傑交游故也。余於君亦云。故族長公嘗曰：負才名而不玷先祖之家聲者，必吾克晏，餘子碌碌，未足較也。平生一芥不取諸人，遇宗族之婚喪及里人之貧乏者，雖傾囊與之無吝色。亶德士子用薦補今官，其教人也，一倣聖賢，敦本尚實，不事浮靡，而士子賴以造就者，進士則孫昱、孔公珣，鄉舉則孔公錫、孔諗也。其他惇德飾行，頓以成就者，比比而是。嘗自作春帖，有曰：恥學屠龍事，自拙未能逃鬼任，多窮。又曰：百年無日不背眼，一世與人惟赤心。觀此，則可見君平生之抱負矣。遭族長公喪，凡衣衾棺槨，必極周備，求無慊于心而後已。景泰庚午，

駕幸太學，召三氏子孫賢而長者詣

京師觀禮，有宮錦襲衣之賜，君與焉。既而薦君為族長，衆皆稱宜。宗鄰子弟脫有不律者，君召之庭下，一言即折其是非，彼即愧悔感悟，俯伏走堦下，不自覓其股栗也。衆方以族長得人為賀，不意哲人不壽，而竟以疾告終也。配徐氏，濟寧儒醫徐之嫡，婦道母儀，咸有可稱。子一人，即希璜，篤志問學，知君有子矣。女一人，字靜安，兩淮運使蘇公之子傑，其婿也。嗚呼，天之生人，既豊其才，而嗇其壽，而又使之不獲究其所施設，或者謂君惇厚之資有餘，而應變之才不足，殊不知神駿之馬，可以一日千里，而不可以從容鳥和於交衢之舞；寬博之衣，可以揖讓升降，而不可以奮揚干戈於戰陣之交。彼鳳凰麒麟，非可以資服乘也；醴泉芝草，非可以適飢渴也。然而

一日至焉、山川為之春涵、草木為之玉潤。蓋天
生神物、稟乎沖和之至、自然有以暢達、無所事
乎用力也。然則先生之為人、有益於世者多矣、
況又能立師道、以造就多士哉。是宜銘之曰、
猗歟孔君、　神明之胄。　惟性之聰、
惟質之厚。　開孚日充、　德音日茂。
孔顏與孟、　三氏有後。　君為訓飭、
秪于成就。　人與之交、　若飲醇酎。
篤居狹長、　維持左右。　子姓宗姻、
式循矩度。　胡為一疾、　哲人不壽。
我作銘詩、　用表諸墓。　振烈揚芳、
萬古無斁。　天順元年歲次丁丑十月孟冬
上旬吉、男希璜泣血立石。

故襲封衍聖公孔公神道碑

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太和
王直撰。通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南陽李賢書。
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鹽山王翱
篆。

公孔氏、諱彥縉、字朝紳、其名與字、皆
仁宗皇帝所命也。我朝之治天下、所以綏万邦、和
兆民者、不用他。術惟
宣聖之道、是用尊其道、而及其子孫、是以若是
其厚也。公世家曲阜、於宣聖為五十九世孫。元
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累贈通奉大夫、河南江
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魯郡文肅公
思晦、公之五世祖也。元中奉大夫、襲封衍聖公、
国子祭酒克堅、公之高祖也。曾祖希學、大父訥、
父公鑑、俱襲封衍聖公。妣皆夫人。公早孙、母胡
夫人教育之。天性孝友、不妄言笑、未嘗慢戲佚
遊。人有忤言、[09]不與校、或言[10]相媚悅、亦不為異、
屹然端重如成人。甫十歲、
太宗皇帝召使襲爵、觀其言動進退、從容詳雅、喜謂
侍臣曰、真神明之裔也。館之太學、而礼待甚厚。
既歸、日取宣聖之書讀之、而尤篤志於論語。凡
嘉言善行、所以修己治人者、不必忘於心。曲阜
知縣公堂者、公之季父也。公於事無巨細、皆咨

决焉。由是才識益高、聞見益廣、度量益寬，而有
容、不可以毁譽動，而亦無愛惡於人，人以為長
者。風輕財重義，出於自然。親黨有吉凶事，而礼
不能備，公為相成之。孤女及時而未行者，則備
資裝相攸，使有帰。令監察御史張子初、刘安、順
天尹王賢、兵部侍郎王偉，皆其所擇婿，而人以
為宜室家者。凡其所行，合於誼多類此。是以上
自
朝廷公卿大夫，以及士庶人，皆敬愛公。其入覲
得衆傳班列文臣首。洪熙中，賜第於東安門址。
宣德正統以來，礼之尤厚。
今皇帝視學，特召公觀礼，賜冠帶錦衣。越三年來朝，
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一品，皆
異数也。公受恩而帰，即上表謝，告宣聖廟，而大
會宗姻，彰殊遇。宴享未終，得風疾而卒。景泰乙
亥十月二十一日也，距其生洪武辛巳三月十
二日壬子，年五十五。訃聞，
上深嗟悼，命礼部治喪，工部又治墳塋，而厚賻邮焉。

公配夏氏，子曰承慶，皆先卒。江氏，子曰承吉，亦
先卒。郭氏，子曰承澤。牙氏，子曰承源。女三，長適
山東都指揮吳勳之長子鐵，次適兗州護衛指
揮龍珣之長子克恭，其一幼未行。孫二，弘緒、弘
泰，長子承慶出。弘緒當立，即驛召來
京，俾襲封衍聖公，而恩礼篤志，所以錫賚者一下
異於公昔時。弘緒歸，將葬其于祖林先考墓次，
謂神道之碑宜有銘，而以請於余，余又何以彰
公之美哉，然不可辭也，抑為序文敘之，與
大聖之生，天實相之，復有孫曾，自周以來，綿綿其
胄。暨公之世，五十有九，於昭聖神，煥乎文章。自
月有恒，道德之光惟哉。
皇明寵顧于洽，戰爵封列聖之制，位秩之高，章服
之華，惟德殊恩，乃錫乃加。公之侯侯，克念舊武。
胡不百年，以篤斯祜。曾林之原，封樹在焉。雨露
潤之，其葉萋萋。神道有碑，負以龜趾，刻詩勒銘，
恨懼無已。
大明天順二年孟春中旬吉日，六十五代孫襲

封衍聖公孫弘績、男承澤、承源、孫弘泰同立。

贈襲封衍聖公孔君神道碑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修国史、知制誥、同知經筵事廬陵陳循撰。通議大夫、太常寺卿兼經筵侍書廣平程南雲書。光祿大夫、少傅兼太子太師、礼部尚書毘陵胡濙篆。

君諱承慶，姓孔氏，宣聖六十代孫。以嫡冢世家曲阜縣之闕里。自其父彥縉、祖公鑑、曾祖訥以上，俱以宣聖恩襲封衍聖公，配皆夫人。景泰六年，君之父卒，訃聞于朝，君維冢嗣，而先五年卒矣。詔即日驛召其長子弘緒至京，襲為衍聖公。時冠帶秩視一品，并贈君襲封衍聖公，配王氏封太夫人，亦自弘緒推恩也。既而弘緒痛惟先德無以表示後世，乃奉工科左給事中同郡孫昱所狀君平生，求書于神道碑。君母夫人夏氏，江西布政使司參政維揚濟之女也。君生自幼端重，敏於問學，年甫十七，遭母夫人之喪，柔礼雖如成人，而孝以奉父，暨諸母，皆能得其懽心。遇諸弟妹，無間母之同異，一以友愛為務。至於敬長慈幼，賑貧恤孤，施於族姻鄉黨，無不各盡其情。稱之者殆所謂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矣。至其自奉儉約，自處謙下，則又有非他人所能及者。於書無所不欲講求其義，尤銳志於聖經，業從前教授潘任衆、倪孝錄、族祖克晏及今教授楊州江淡清授業，朝夕淬勵，雖盛寒暑不厭。雖勤於道取者不能過也。豈聖賢類回者好善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以君好善而年又幾於顏淵，卒如此，安知不復見嘆於其祖於地下也哉。君喜吟咏，所作多有新意，積若干卷，名曰礼庭吟稿。先是，君父欲因入覲，上請以君襲封，已，會君祖母太夫人喪，不果。至是乃蒙贈典，益如厚云。君生永樂十八年三月七日，卒以景泰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享年三十有一。其配則今順天府尹寧陽王暑女也。子男二人，弘緒、弘泰。以卒之年十二月二

十六月、葬于祖林之側。銘曰、
巍巍孔宗、儒道所寄。肇自宗聖、
四方仰止。功在六經、澤被萬世。
世承有自、爵襲尤替。由昔至今、
為代凡幾。綦為六十、有紹之嗣。
生稟不群、資性淳美。志重族姻、
行先孝弟。博學多才、人稱無異。
璠璵魯玉、瑚璉夏器。昔重當時、
今見闕里。為国之珍、為家之瑞。
天畀胡厚、神奪孰厲。壽比人顏、
少其一歲。古今殊時、死生常理。
不泯者存、君其何媿。祖林之原、
山水清麗。兆有依歸、安其何既。
煌煌炎裔、及子賢子。於乎孔君、
死猶不死。
大明天順五年夏四月上澣、六十一代孫襲
封衍聖公男弘緒同弟弘泰立。

贈曲阜縣世職知縣孔公墓碣銘

賜進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知制誥寧
陽許彬撰文。賜進士、廣東等處提刑按察司
僉事、奉勅提督學校新喻胡崇書丹。賜進士、
山東按察司僉事、奉勅提學四明周濂篆額。
天順六年春、闕里知曲阜縣事孔公錫蒙
賜勅命、復得推恩、贈其故父詮為文林郎、知曲阜
縣事、母刘為孺人、封其繼母錢為太孺人、妻李
為孺人。
天章下臨、光生族鄙、存沒皆感其恩德也。士生
斯世、何其幸哉。公錫既拜受、痛念父母俱亡、思
有以示親之潛德、彰
君之榮寵也、乃持三氏教授江永清所狀行事、二弟
詣予請銘、揭諸墓道。按状、公字全伯、姓孔、詮其
諱也。
宣聖五十七代孫。高祖洵、字世仁、東平路教授。曾
祖思衍、字元道、盤陽路教授。大父蕢、字耕夫、知
曲阜縣事。考希幹、字士貞、隱德弗耀。母顏氏、貫
而有德。公生、天性孝友、穎敏異常。為兒時、讀書

顫學廟、嘗與群兒嬉戲、失脚墜陋巷井中、良久、遺以繩引出。語人曰、井有巨蛇、膛目吐舌、勢欲吞噬、幸不害吾。吾亦不甚懼。時人異之。既長、智識超卓、言行端方、存心厚而處事明決。宗廟里閈有不平事、必質之公。公爲剖析、別其是非。既退、復以礼讓勸諭之。人多悦服。平生樂善好施、遇婚喪不能舉、貧乏不能存者、必賙卹之。有假貸不能償者、不復問。事親盡孝敬、親性頗嚴急、公委曲事之、得其懽心。性嗜飲、避逅佳賓、伕具務極豐腴、笑語移日、竟無怠容。善教子、爲擇明師、嚴立課條、雖祁暑盛寒、不容少懈。故公錫有今日者、公之教也。兩遭父母喪、哀毀過礼、每哭踴幾絶、或以爲初喪、適然。及後世忌誕之辰、輒哀慟不食、蔬率諸弟祭奠、哀戚之容、竟夕不釋。兄弟怡怡、友愛甚至。一旦二弟從容謂曰、家雖和好、人口數多、盍尊父治命、析居異爨。公願之、田宅奴僕、命各擇其所欲、而自留其取剩者、御人比斎辭包焉。宣徳癸丑、衍聖公音緝簡公舉聖門事、公益加敬慎、夙夜惕励、務以扶植家門爲心。凡林廟增脩、歲時祭奠、公皆遲誠、盡瘁無怠忽意。宗御子弟有好逸惡勞者、戒勑之。悖礼亂政者、斥責之。務使礼讓與行、敦德樂善、在聖門數十年、賛佐之功居多。柰何天不愸遺、而竟以疾不起、實景泰庚午十二月初十日也。距生洪武壬申、得壽五十有九。明年正月二十一日、塋祖塋之西。孺人、里中儒族諱景榮之女、貞淑莊敬、婦道母儀、有光蘩典。先公九年卒、與公合兆焉。繼即太孺人、有賢行。子三人、長即公錫、次珩、次性、皆力學好修、不墜家声。女一人、適高信。皆刘所出。孫男五人、孫女四人。嗚呼、人患不爲善、有其善者、天必報之。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觀公之孝親友弟、賑乏賙窮、平心率物、化導閭里、皆人所難能者、宜其教子有成、而享䏻恩於不朽也。是宜銘。曰、

神明世胄、　文學家声。　光昭前代、
垂裕後昆。　公實嗣之、　詩礼趨庭。

遐齡不死、　訶譴神明。　孝親友弟、
樂善親賢。　興窮恤匱、　天性則然。
天報善人、　推恩有真。　寵章煒煌、
九泉增輝。　我作銘詩、　揭于墓道。
百千萬年、　子孫是保。

景泰辛未秋望首、文林郎曲阜縣世職知縣男
孔公錫同男珩、公姓立石。

魯府儀賓孔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魯府左長史昌邑曹恭嘉撰文

天順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文登郡主儀賓中奉大夫孔公以疾卒于府邸、距所生永樂壬辰年九月三十日、得壽五十有三。訃聞、朝廷命方面大臣諭祭。魯王、郡王皆傷悼、遣中官往營葬事、各諭賻其孤讓。恐公潛德湮沒、請銘其墓。按狀、公諱希森、宣聖五十六代孫、曲阜世職知縣克中之子也。母陳氏有淑德、生公聰敏、從秀、日記數千言。幾冠、選配文登郡主。敬慎謹和、出入藩維、循循儒雅、深味道腴、談論古今、高出流輩。其爲詩文、平淡典實。蓋國賓中之翹楚者。人恒以爲魯王子孫、真足以配金枝玉葉。其爲士林之所重如此。稟性儉朴、未嘗輕與人交。雖宗族亦罕相過、惟沉酣經史而已、外無所好也。偶爲疾疾所嬰、親王幸郡主府視其疾、自度不起、乃勉強叩首于王前曰、臣自幼蒙厚恩、得配郡主三十餘年、一日不諱、朝廷有合葬之禮、但臣祖林平曠幽靜、倘賜葬林、以遂首丘之願、臣目瞑矣。聞其言者、咸爲惻然。翌日、具衣衾正寢而逝。王從其請、命閱[11]遷於祖塋之次、擇成化元年四月初九日葬焉。男三人、譽、娶護衛百戶沈昊之女、先公卒、次讓、娶護衛指揮羅王之女、次說。女四人、長婦適濟寧衛指揮楊崇、次嫜、次嫺、次婠。孫男一人、公凱、譽之子也。銘曰、

[10]

素王閑孫、掌〻器守。平室締姻、
作配郡主。音中琴瑟、羽中鳳凰。
持身有道、出言有章。處貴處富、
守甘朴素。不矜不驕、克循矩度。
哲人萎矣、首丘孔林。賢王仁慈、
克遂厥心。文登千秋、矢與同穴。
祖塋有光、歿而不歿。我作詩銘、
垂示後昆。後之考者、請視斯文。
成化元年夏四月吉日子誓拜首立石。

故封中順大夫大理寺左少卿孔公墓表

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尚書兼
華蓋殿大學士知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摠裁南陽李賢撰文。

嗚呼、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宜乎子孫愈久
而愈眾焉。以今觀之、又非徒昔之比、何哉。於眾
之中、又多出色者、若少卿公、其一也。公諱信、字
思伯、別號介菴、乃孔子五十七代孫。世居闕里
祖廟之右、即宋御史中丞道輔故宅也。曾祖思
晉、潛德弗耀。祖克全、以孝行教授淮安路。父希
泰、當元季、不樂仕進、奉親盡孝、讀書尚志、教授
御里。及歿、門人私謚曰孝和處士。母畢氏、有淑
德。伯父希文、為曲阜令、惠政著[12]聞。公天性孝友、
雅志好學、日記數千言。從師取友、大有所就。永
樂辛卯、以詩經領鄉薦。明年赴春闈、不利而歸。
慨然嘆曰、吾二親老矣、況伯父母無子、俱垂白
在堂、尚可離[13]乎。遂養親不仕。久之、四親相繼而
卒、公於葬祭、無不用情、鄉黨稱其孝焉。凡親族
中、孤無所依、貧無所濟、喪不能舉、疾不能醫者、
必周旋賑卹之、務盡其心而後已。祖庭事有乖
於禮者、必正之。每時節闔族謁祖陵、有一不至
者、必責其慢。舊時五服之外、以為親盡、有喪不
弔。公曰、吾族聖人之後、豈可同於常人乎。自是、
雖疎亦弔、遂為故事。鄉之婦有醮而死者、前夫
之子訴于公、請合葬。公曰、不可。夫死改節、義已
絕矣。卒歸後夫。以故自宗子而下、凡事皆取正
焉。識者謂公既能力孝[14]以取高科、夫何世食於

家、不必施其所蘊、毋乃不可乎。公曰、聖祖有云、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遵吾祖訓而已、胡為不可。公子恂復修舉子業、登進士第、拜礼科給事中、累官少詹事、大理左少卿。兩獲貤封公如其官。公謙然不以寵榮動心、為誡公恂盡其職已、而公恂復為少詹事[15]事兼左春坊左諭德、尋坐言軍國事、出知漢陽。便道省視、公識之曰、為臣惟知報國而已、他非所恤。越數日、感舊疾、而卒在是歲六月一日、享年八十有二。公為人嚴毅方正、寡言笑、識大体、平生無射利心、物有非義者、一毫不取。自建立有家、子孫百餘口、量入為出、自奉甚薄、庭無閒言、上下肅然。鄉人有犯之者、不與之較、且曰、人能忍難忍事、則無事矣。嘗搆一亭、扁曰四兩、以為遊息之所。左右植以菓卉、士大夫往來者、必宴飲其中、而多題詠焉。公雖老、手不釋卷、老尤覩史、凡歷代君臣賢否、治乱得失、皆得其詳。嘗曰、天下事無不可為者、顧君臣相遇何如耳。宋斯言也、可以知其所存矣。使其見用于時、而功名事業、詎可量哉。公配王氏、繼胡氏、俱為恭人。次王氏。子男三人、長即公恂、次曰公恍、次曰公忭。女六人、俱適士族。孫男五人、孫女二人、曾孫男二人。卜以是歲十一月十六日葬于先塋之次。噫、公之所學、不惟於道、其行誼可以表鄉俗、振士風、其家法可以傳于孫範、來世謂之出色、不亦宜乎。遂據三氏教授田良狀、撫其槩以為表、俾刻諸墓石、用光于前云。成化二年歲次丙戌秋九月中澣、六十一代襲封衍聖公宗孫弘泰書、五十八代[illegible][illegible]府通判掌曲阜縣事族弟公錫篆。

故中憲大夫詹事府少詹事孔公墓誌銘

少詹事孔公既歿、而帰將卜日以葬、其子彥旭等以公之遺言、持三氏教授清苑田良先生狀、請銘諸幽、予與公舊為通家、又嘗同寺官、哭公且不暇、忍能銘公之墓耶。然公之貴、言不得辭。按狀、公諱公恂、字宗文、

宣聖五十八代孫。世居闕里祖廟之右、蓋十四世
祖宋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諱道輔之故宅
也。曾祖諱克全、以文學教授淮安路。祖諱希恭、
隱居讀書、不樂仕進。考諱信、字忠伯、雅志好孝、
以能經取永樂辛卯鄉薦、適親老、遂不仕。天順
戊寅、以公貴、封礼科給事中。甲申、進封大理寺
左少卿。妣王氏、繼胡氏、俱恭人。公自少警敏絶
人、始從學三氏學教授廣平張先生敏、及請江[17]
斐先生侃、日受數千言、過目成誦。為文詳整宏
博、下筆無滯。詩造盛唐、書逼趙松雪。以礼經中
正統甲子鄉試、景泰甲戌、捷南宮。將及廷對、聞
母喪、
上知之、念公宣聖之後、命翰林給紙筆、俾就試。天順
丁丑、授礼科給事中。公正色立朝、知無不言、有
古諫官風。既而奉
勅賞賚邊戍、弊革侵漁、人蒙實惠。[18]卒辛巳、蘇之嘉
定、又有冤獄未雪、公往勘之、至即白、人服其明。
癸未、

上念公聖人之後、宜在宮坊、陞詹事府少詹事。每進
講、容止安閑、詞氣正直、論者謂得講官体。成化
改元、
今上嗣登大寶、轉公大理左少卿。未幾、仍復少詹事、
兼左春坊左諭德。丙戌、坐言事、出知漢陽府。適
父喪、不果行。庚寅、仍復少詹事、
南京詹事。今年六月二十五日、卒于官。公居家孝
友、凡有出告事、一遵於礼、而不苟。事繼母如事
所生、待二弟友愛尤篤。處宗族、曲盡恩義。教子
姪嚴而有法。娶樊氏、先公卒、刑部侍郎樊公之
女。繼娶余氏、
魯府良醫余公之女。俱贈封恭人。有子三人、
彥旭、彥卿、彥嘉、皆讀書、守礼、有科目志。女二人、
長適濟州衛指揮申廣之子寧、次適沂州衛指
揮陳鎬之子玉。孫男三人、承[illegible]、承礼、承義。距公
之生于永樂癸巳、享年五十有九。以成化辛卯
十月初二日葬於先隴之次。嗚呼、公
神明之胄、起家為名進士、仕為

朝爲近侍，爲廷尉，爲官⑪坊，韓道亦在有声，人皆尊而仰之。其遭際之榮，曠克如之。次而銘之，百世之下，豈不尚有觀感而興起者乎。銘曰：

猗歟孔君，宣聖之孫。家傳詩礼，
學究天人。宏中肆外，而鳴以文。
迺領郷薦，乃充⑫国賓。官列近侍，
貢鎖金門。文華講道，堯舜是陳。
持平大理，稱物惟均。光于家世，
顯于縉紳。令終無愧，允矣全臣。
祖塋之側，泗河之濱。安靈象室，
億百万春。

成化七年歲次辛卯冬十月初二日

賜進士、前翰林庶吉士、工科給事中、朝列大夫、山西左参議、里人孫昱撰文。孤子友旭、友娜、友蕃謹志。

孔顔孟三氏誌卷之三終

校記

①介：當作「岱」，見《東家雜記》卷上、《幸魯盛典》卷七。

②與：當作「輿」，見右引。

③日月：爲「日月」之誤。

④形政：《咸淳臨安志》卷十一作「刑政」。

⑤魏侯：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夏嘗爲魏文侯師，此「魏侯」當作「魏侯」。

⑥公西箴：據右引，當爲「公西蒧」，「箴」爲「蒧」之誤。

⑦式貧王：據《咸淳臨安志》卷一一所引，當作「式彰素王」。

⑧特：當作「時」，見《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⑨特：當作「持」，見右引。

⑩公哲哀：據右引，當作「公皙哀」，「哲」爲「皙」之誤。

⑪子期：按，漆雕徒父，《孔子家語》作「漆雕從，字子文」。鄭玄注作字「子有」。《咸淳臨安志》作「子斯」，未有作「子期」者。

⑫惟：當作「幃」，見《咸淳臨安志》卷一一。

⑬秦父：據右引，當作「孝友」。

⑭相尚以德：據右引，當作「相尚以力」。因涉下文「相與以德」而誤。

⑮贊后處：《咸淳臨安志》卷一一引文：「后處字子里，齊人。贈營丘伯。贊曰：温温子里，入聞至聖。覽道之華，秉德之柄。深造閫域，不乖言行。全齊之封，竹素爲盛。」

⑯贊廉潔：據右引：「廉潔字庸，衛人。贈營丘伯。贊曰：兄弟之邦，士有廉庸。涵泳素教，表揭儒林。坫壇探賾，洙泗從容。作興一時，莒父其封。」

⑰贊樂欬：據右引：「樂欬字子聲，齊人。贈昌平伯。贊曰：樂氏子聲，錫爵昌平。信道之篤，見善廼明。引領高爵，載惟昌城。先聲聿集，出爲時英。」

⑱贊申黨：據右引：「申黨字周，魯人。贈邵陵侯。贊曰：侁侁申周，四科與儔。逸駕文圃，鼓枻儒流。冠佩既燕，言動允休。邵陵得封，子想清修。」

⑲贊琴牢：據右引：「琴牢字子開，衛人。贈南陵伯。贊曰：多能鄙事，聖人曲意。惟其知之，是以不試。宗魯雖友，弔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⑳贊步叔乘：據右引：「步叔乘字子車，齊人。贈淳于伯。贊曰：勉勉子車，封邑淳于。親炙避席，唯諾趨隅。發問既博，雅道是扶。抑可尚也，不亦美乎。」

㉑樞衣：當作「摳衣」。

㉒此有缺頁。此贊亦缺上半，據《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卷八五，此文爲《六先生畫像贊》之濂溪先生（周敦頤），所缺字爲：「道喪千載，聖遠言堙。不」，共九字。

㉓黃帝：當作「皇帝」。

㉔應：當作「膺」。

㉕抒：當作「杼」，見《東家雜記》卷上、《幸魯盛典》卷五。

㉖嚴詞：當作「嚴祠」。

㉗頌：當作「頒」。

㉘仲春秋：據下文，「春」、「秋」當爲并列小字，表示仲春和仲秋。

㉙郡：當作「群」。

㉚之奠之奠：下「之奠」爲衍文。

㉛對剔：當作「對揚」。

㉜冀：當作「驥」。

㉝衆：當作「象」。

㉞聿：當作「律」。

㉟應：當作「膺」。

㊱孝：疑誤。

㊲洪漠：當作「洪謨」。

㊳洞：當作「洄」。

㊴并官氏：據《孔子家語》，當作「亓官氏」。

㊵壁廱：當作「辟廱」。

㊶壁水：當作「璧水」。

㊷圭壁：當作「圭璧」。

㊸牋之：當作「戕之」。

㊹「十」下當脱「年」字，見《幸魯盛典》卷七。

㊺有相：《幸魯盛典》作「有徵」。

㊻淵淵其淵：後一「淵」字當爲「源」字。

㊼此句上有脱譌。

㊽轍還：當作「轍環」，下文重此詩，「還」正作「環」。

㊾「彌尊」至下「汪舜民」，與上欄重，當删。

㊿世：當作「斯」。

(51)仿佛當年立：此句字數與全詩不協，韻脚亦不類。

疑有脱文。

52此詩與前段不協，疑有脱誤。

53幹：當作「斡」，見《秋澗集》卷二。

54陵餘石獅：據王惲《秋澗集》卷二，「陵」前脱「荒」字。

55魯主：據上下文，當作「虜主」。

56句首疑有脱字。

57止諫可以諫：《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一三作「固宜諫止」。《宋史》卷二九七作「可以諫止」。此處「止」字誤倒於上。

58如：當作「知」。

59曰：疑誤。下「非當」句，「非」、「除」二字亦疑誤。

60「其」下當有脱字。

61至寶元年：「元」下「年」上脱一「元」字。

62張氏遜：《九朝編年備要》卷一〇作「張士遜」。

63封：當作「對」。

64長適王氏：前有脱文。

65繹：疑誤。

66想：當作「相」。

67榜震：疑衍。

68欲：疑誤。

69及：疑誤。

70夫：當作「失」。

71融：疑當作「用」。

72幸：當作「辛」。

73玄孫孫：疑有誤。

74此句疑有誤。

75還：當作「環」。

76「密」下疑脱「州」字。

77五長人適：「長」與「人」字互倒，當乙正。

78濮州：前後疑有脱字。文首稱「濮州尹致政」。

⑲伯：疑誤。

⑳授：當作「受」。

㉑卑秩：疑倒。

㉒俱：疑當作「懼」。

㉓禮：衍文。

㉔左石：疑誤。

㉕「追」下當脱「封」字，見《文憲集》卷一八。

㉖傳精：當作「專精」。又按，此句《宋文憲集》卷一八、《明文衡》卷七一，俱作「始冠游學成鈞」。

㉗至元之年：《文憲集》「之年」作「五年」。

㉘曆日錢之年：據右引，「年」作「半」。

㉙爲達禮：據右引，「爲」上有「稱」字。

⑳「及」上：據右引，有「公」字。

㉑恕：當作「怒」，見《文憲集》卷一八。

㉒之：當作「去」，見右引。

㉓句首脱「公」字，見右引。

㉔右禮又樂：當作「左禮右樂」，見右引。

㉕是：當作「不」，見右引。

㉖位：當衍，見《西隱集》卷七。

㉗所廢：當作「所費」。

㉘鏗：《西隱集》卷七作「鏗」。

㉙惟德是將：據右引，此句前有「脱略芳葩」。

⑩存没有光：據右引，此句前有「御製頒賜」。

⑩製：當作「制」。

⑩頤：當作「賾」。

⑩蘇：疑衍。

⑩飾：疑當作「飭」。

⑩言：當衍，見《抑庵文集》後集卷二四。

⑩「言」上當脱「好」字，見右引。

⑩「爲」下當脱「有」字，見右引。

⑩序：誤。右引作「次其事而繫以銘，俾刻焉。銘曰」。

⑩⑨此句疑有誤。

⑪⓪正：疑當作「王」。

⑪①遂：疑當作「隧」。

⑪②者：當作「著」。

⑪③難：疑誤。

⑪④孝：疑當作「學」。

⑪⑤事：當衍。

⑪⑥撫：疑誤。

⑪⑦請江：爲「清江」之誤。

⑪⑧卒：疑誤。

⑪⑨官：當作「宫」。

⑫⓪兗：當作「充」。

孔顔孟三氏誌卷之四

賜戊戌進士文林郎鄒縣知縣甫寧張泰校正
前鄉貢進士鄒縣儒學教諭永嘉劉濬編次
宣聖五十八代孫三氏學録闕里孔公璜輯録

宣聖孔氏志事類

○歷代御製碑文

大唐贈泰師魯國孔宣公碑

臣聞形氣肇分、宗匠之迹遂廣、性情已著、名教之理攸興。是故雕刻為妣物之先、扮澤成真宰之用。若其聘語契[1]智、則聖非探臂之端、至寄齋諧、禮必因心之範。雖九流爭長、百家競逐、而宗旨所歸、典墳取依。夫軒羲已謝、子姒迭微、安驟殊方、質文異轍。及流發起譔、箕服傳訣、憲章廢蕩、風雅淪喪。然而千齡挺聖、崇朝可期、五百見賢、伐柯未遠。粤惟上哲、降生挺運、理接化先、德充造物、財成教義、彌綸之跡已周、組織心靈、範圍之功且峻。刑仁以齊幽顯、垂訓以霑動植。自歎逝臨川、道窮反袂。西峯殞玉、幾盡蒼山。東野柔桑、多歷碧海。爰冺元再造、休明一期、雅頌之音復聞、郊禋之禮還緝。蹈巢昏之逸軌、邁龍鳥之遐風。觸白雲而昇介立、翼蒼蝎而過沂上。而令千祀之外、典冊逾隆、九泉之下、哀崇方縟。斯迺命為宰說、道不預謀、豈如箕山之塊、空成寂寞。信陵之墓、徒役經過、將知龍蛇之蟄、潛契於天壤。聖智所造、高懸於日月、言之不可極、其唯孔泰師乎。泰師諱丘、字仲尼、魯國鄒人。有殷之苗裔也。分於宋、則孔父嘉為大司馬、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正考父佐戴、武、宣、而受三命。居於魯、則有防叔、伯夏、叔梁紇。紇生泰師。若夫天命玄鳥、玉箴[2]隆其濬哲。瑞啓白狼、璟臺繁其錫類。武王覆夏、仍遷教物之全。有客在周、後奏袞林之樂。茲[3]恭喻尸臣之鼎、高讓挹延吳之風。令緒昌源、渙乎已遠。至於纂續凝質、則傳說丕成。嵩華隆神[4]、而申伯吉甫在。於郊臨臣、郕[5]嗣符中野之祥。水帶丘阿、遙均天宇之慶。韞乾坤之精粹、陶陰陽之淑靈。度九圍十、河目海口、放勛文

命、有喻於儀形。子產、皋陶、微辭於具體。孟、孫言其將聖、太宰辨其多能。神閑繫表、性與道合。時初撰錄、已訓曾。卯年未衰、宗先寵周室。猶且學期上達、業邁下問。龍、如藏史、或訪禮經。碧雉、萇弘言詢易象。由臺相、圃廣陳揖讓之容。師摯、師襄屢辯興亡之極。周羅六藝、石經綿十倫。加以恩入無方、情詠全牘。陳庭失⑥集、隱驗遠飛。季并泉、開、寘占幽怪。新辨汎日、能封⑦於楚、寘舊骨論風、旋、訓於越、使骸徃知。來之際、微妙玄通之旨。不可以龜策求、不可以筌蹄得。又其譽聞曲阜、南宮展師資之敬。應務中都、西鄰化諸侯之法。冬官效職、五土得其仮宜。秋令充宣、兩觀其刑政。溝洫墓道、且勒孝桓。田歸汶陽、遂變齊景尋君卑臣之訓、自家刑國之術。每惆悵於興周、亦留連於韶管。然而高旻不惠、彼日浸微、起哀慼於王風、絕歸飛於鳥。是邦可化、斯道欲行。暖席興憂、問律匪倦。俎豆⑧嘗說、空又三軍之容。李孟有言、不接雙鷄之膳。是乎推士、尚或相排。子西讓

王、終成見拒。亦有宋朝司馬、喬木難休。衛國匡人、逆旅英次。荷蕢微者、翻嗟擊磬⑨之心。儀封經人、潛明木鐸之意。既而在斯興感、用轂棲遑。狂簡斐然、猶嗟穿鑿。蒸從騷耆、歸諂延闕里、杏壇居寂、緇林地幽。知十稽微、得二隸妙。科斗所載、方闕舊文。雎鳩在篇、譜逾雅什。河漢鞉鼓、鏗鏘之響復傳。宗廟衣裳、升降之儀還序。傳約無倦、誘循多方。后稷躬耕、近閔勵物。伯夷餓死、猶可激貪。周公其人、則神交於夢想。管仲小器、嘆微之於征伐。信立德立言、恭上謂之不朽。曰仁與義、前哲以之、周旋覆醬。為山喻天、階而不陟。讀易無過、假日蝕以鳴謙。没嶺峒山、寄言於獨善。岐情風御、未陟於通莊。妙臻叡極、作伴易簡。是知縱掖過蕪、傳之塗華。家非為政之要、又其愚智齊泯、椿菌如一。南楚狂、猗書辯鳳衰。東魯陪臣、奄感麟獲。晨興負杖、知命發於詰言。夕寐奠楹、將萎傷其遙慮。崇山化谷、小天下而無由。隕石沈星、架大梁而可有。門人議服、俱纏至極之哀。國

史制詞、永錫愁遺之謀。及埏深夏屋、樹列遠方、五勝迭遷、六籍無恒。甫間初閒、已舛微言。入室且分、遂乖大義。秦人蛙滿、遺燼爵然。漢代龍驟、抉書未剪。元封有述、殘缺載陳。甘露嗣蹤、搜揚復起。春陵受命、先訪於膠庠、譙郡應符、多招於文學。逮江馬南度、泉鵝北飛、鶚入環林、鯨衝聖海。有隨[10]交喪、中源[11]剪覆。東亭南雍、鞠為茂草。六樂五禮、皆從毀室。欽若皇唐、肇膺明命。祖武宗文之業、天成地平之勳。圖書因樂推重、干戈由寧亂集。劉丹創浮苔漯之詩、先遠。戎衣初卷、羽籥之節。旋興皇上、以聖敬而撫旋圖、文明而膺寶曆。憂啓艳其先兆、姬誦讓其惟清。化入龍沙、風移鯷海。金丘展貢、瑘田薦賝。潛馬飾黃芝之封、浮龜吐綠文之籙。虞庠殷塾[12]、廣賓老叟。逢嶺石梁、朋延惇誨。垂衣裳而凝想、虛旒纊以永懷。至於大道浸微、小康遂往、龘讖紫色、謬踐云[13]阿。劉風白金、徒遵高里。黃初正始、時多闇然。建武永平、業非盡善、而廼作樂崇德、殷薦之禮畢陳。

有孚載顒、覲下之訓齊設。肆類群望、孝享之義益隆。歸功三后、尊祖之誠逾切。詔褒中而徵萬王、譯外[14]以召百靈。一茅分茹、雙鶼共羽。翠華逐昇、秸席雲位。上帝儲祉、泰壹有暉。山祇傳聲、海神會氣。九皇之兆宗可嗣、三代之闕典還屬。迺使朱鳥詳日、蒼威戒路。七萃騰景、八鑾鏘風。過大庭以省方、掩洙上而覲藝。宸居莫辨、祠堂歸然。見馬鬣於荒墳、識檜樹於古壇。歎重泉之可作、閟盛德而必祀。言敷典訓、廣命杼材。贈以泰師、式旌幽壤。改製神宇、是光令德。于時皇唐之御天下四十有九載、即乾封之元年也。攝提之歲、句芒獻節。兗州都督霍王元軌、大啓藩維、肅承綸誥。尨徒揆日、跡闢雜遝。接泮林之舊址、削靈光之前殿。祖來新甫、伐喬木而韻流嚶。岱畝泗濱、採怪石而喧浮磬。赬紫施絢、黝黛飛文。昝拱重櫨、春窗秋幌。陰欄積霧、複閣懷煙。几仍度室、席遵函丈。壽宮潛然、晬容有穆。至如褒城有訪、七聖接其騑驂。汾水言遊、四子寘其衡軛。將

謂布衣黃屋、名器則殊、卷領素王、感召宜一。顏子侍側、似登農山之談。季路承間、如與浮海之說。西華束帶、尚以要賓。言偃揚裘、猶爲得禮。遊席。延其本教、捨瑟騰其幽情。共列升堂、齋祭覩奥。歲時蒐獮、復雜昌蒲。平日絃歌、還聞絲竹。皇儲一德、并隆三善。佇望邀裾、爰成講義。發揮銘造、幽贊靈業。而以周穆之觴王母、尚勒西弇。漢帝之展禪丘、因書東嶽。遂通思達隆碣、上聞天宸。吉由國本、理會中情。副宸宮之德聲、命芸閣以[illegible]頌。玄壹闡兮神靈優、揚教思兮兩儀配。煽皇[illegible]兮[illegible]帝載、堯可履兮舜爲佩。晝而明兮夜而[illegible]、吁嗟業兮暴萬代。其辭曰、赫赫上帝、悠悠天道。神集爲名、聖居大寶。循性稱教、率性爲道。政卷銘金、化倖偃草。文畫先契、律呂創陳。禮節天地、樂和人神。成期用簡、業尚日新。緯無聲臭、騭有參倫。水火朝變、憲章時革。周廟傷禾、殷墟悲麥。偃鑣紕雅、飄倚淪瀆。散亂詭言、支離方冊。自天生德、由縱成能。寅達恪嗣、銘鼎家承。蹲龍運汴、振鐸寅賡。闡典攸緝、嘶[15]文載興。廣訓三千、編年七十。歷階東會、藏書西入。楚將分社、齋閣與邑。接輿自狂、長沮空執。狂智伊姒、惟神乃幾。羊因曾觸、馬尚陳飛、鼎傳頌管、編照書帛。卜商承約頻手采、徵堯則不追、昌亦遂往。名教潛發、心靈泥契、德配乾坤。業暉辰象、麟悴遥汶、山隤魯仰。三統昌日、千齡聖期。禮宗有昊、展禮崇基。覿宣時通、神緘孝思。絳蝸承軌、翠鳳翻旗。上浮龜發、適集鄒魯。翹勤真跡、惆悵今古。舊壁遂字、荒墳騁兮。論貴宗師、詔緝靈篆。虹梁野搆、翬翼森舒。雕櫳繡桷[16]、圓井方疏。沂童浴早、泮鳥鳴初。俎豆鏘濟、丹青藹如。墨檢前蹤、莊放遺轍。於昭退訓、允歸聖烈。肅穆仁祠、陰沈像設。隨四序以潛運、懸三光而不跌。祕書少監、通事舍人、內供奉臣崔行功奉勅撰文、奉勅直祕書、行祕省書學博士臣孫師範書。

大宋重修兖州文宣王廟碑銘并序

聖人之興[17]也、能成天下之務、能通天下之志。然

亦不能免窮通否泰之數⑱。是故有其位則聖人之道泰、無其位則聖人之道否。大哉。堯舜禹湯、其有位之聖人與。我先師夫子、其無位之聖人與。昔者大道既隱、眞風漸漓、有爲之迹雖彰、禪代之風未替。繇是堯舜禹湯、抱至聖之德、有其位、故德澤及於兆民。逮乎周室衰微、諸侯强盛、干戈靡戢、黔首疇依。繇是仲尼有至聖之德、無其位、所以道屈於季孟。嗚呼、夫子以天生之德、智足以周乎萬物、道足以濟於天下、而棲遲列國、卒不見用。得非其道至大而天下莫能容乎。無乃當時之生民不幸乎。向使有其位、用其道、又何止夾谷之會、沮彼齊侯、兩觀之下、誅斯正卯、獱羊辯土木之祆、楛矢驗蠻夷之貢。必將恢聖人之道、功濟乎宇宙、澤及於黎庶矣。奚一中都宰、大司寇、可伸其盛哉。嗟夫、文王沒而斯文未喪、時命屯而吾道不行、可爲長太息矣。洎乎河圖不出、鳳德云衰、爰匡蔡以厄陳、遂自衛以反魯。於是刪詩書、贊易象、因史記、作春秋、大

㫖尊王者而黜霸道、感亂臣而懼賊子。然後損益三代之禮樂、褒貶百王之善惡。無而繼者、莫而興之。喪而亂者、綱而紀之。逮末俗之鄭郭衛萬世之楷則。遂使君臣父子咸知揖讓之儀、貴賤親疏皆識等夷之數。功均造物、德被生人。昭昭焉、蕩蕩焉、與日月高懸、天壤不朽者、夫子之道乎。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非天道尊德貴⑲、微幾不側⑳、孰能與於此乎。故天下奉其教、尊其像、祠廟相望者、豈徒然哉。自唐季而下、晋漢以還、中原俶擾、寰縣分裂。四郊多壘、闕爲戰鬪之場。五岳飛塵、竟以干戈爲務。周鼎經營四方、日不暇給。故我素王之道將墜於地。北闕儒風、偶在昌運。我應運統天膺文英武大聖

至明廣孝

皇帝纘寶位也、以狗齊之德、爲膺籙之明、懋攬英雄之心、包牿夷夏之地。皇明有赫、聖政日新。解網泣辜、示至仁於天下。侮亡取亂、濟大憝於域中。復浙右之土疆、真其主僭囿而聽命。伐并汾之堅

壘甃堅倒戈而倏頓。我車一駕、掃千里之妖氛。泰壇再陟、展三代之縟禮。拯亂則弔伐非所以佳兵也、懲惡則止殺。蓋所以遵法也。然後脩禮以檢民跡、播樂以和民心。禮脩樂舉、刑清俗阜、尚猶日慎一日、躬決萬機。近甸絕禽荒之娛、後庭無遊宴之溺。遂得群生亹亹、但樂於天時。萬彙熙熙、不知乎帝力。信可以高視千古、彌綸百王。謂皇道既以平、華夷又以寧。爾乃凝神太素、端拱穆清、聞希夷之風、詮真如之理。閒則披皇墳而稽帝典、奮虞謨以抒宸衷章。哲主之能事備矣、太平之鴻業成矣。居一日、乃御便殿、謂侍臣曰、朕嗣位以來、咸秩無文、遍脩群祀。金田之列刹崇矣、神仙之靈宇脩矣。惟魯之夫子廟堂未加營葺、闕孰甚焉。況像設庳而不度、堂廡陋而毀頹、觸目荒涼、剝撓勿翦、階序有妨於函丈、壘壁不可以藏書。既非大壯之規、但有踳駮之勢。傾圮寖久、民何所觀。上乃鼎新規、革舊制、遣使星而蕆事、募梓匠、以僝功。經之營之、厥功告就。

觀夫締垣雲矗、飛簷翼張、重門呀其洞開、層閣聳其特[21]起。綺疏瞰野、朱檻凌虛。耽耽之邃宇來風、巘巘之雕甍拂漢。迴廊複殿、一變維新。升其堂則藻火黼黻、昭其度也。登其庭則豆籩簠簋、潔其器也。春秋二仲、上丁佳辰、牢醴在庭、金石在列。侁侁衆賢、以配以侑、肅然生氣、瞻之如在。時或龜山雨霽、泰嶽雲斂、則重欄疊拱、丹青晃日月之光。龍桷雲楣、金碧艱煙霞之色。輪奐之制、振古莫儔。營繕之功、于今為盛。繇是公卿庶尹、鴻儒碩生、相與而言曰、凡明君之作事也、不為無益害有益、必乃除千古之患、興萬世之利、然後納華夷於軌物、致黔首於仁壽。夫子無位立教、化人以文行忠信、敦俗以冠婚喪祭。為民立防、與世垂範。是以上達君、下至民、用之則昌、不用則亡。我后膺千年而出震、奄六合以為家。一之日、二之日、訪蒸黎之疾苦。三之日、四之日、辨官材之俊懸。乃脩武備、崇文教、輕徭薄賦、興廢繼絕。于是睠我先師、嚴其廟像、棟宇宏壯、

僅罕倫比。遂使槐市杏壇之子、競皷篋以知歸。褒衣博帶之儒、識橫經之有所。矧乃不蠹民財、不耗民力、時以農隙人以悅使。向謂與萬世之利者、斯之謂歟。與夫秦脩阿房、唯矜土木之麗、楚築章華、但營耳目之玩、可同年而語耶。將勒貞珉、合資鴻筆。臣詞慙體要、學謝大成。彤庭猥厠於英翹、內署謬司於綸誥。頌聖君之德業、雖効游揚。仰夫子之文章、誠慙狂簡。恭承睿旨、謹抒銘曰、周室[22]衰微兮諸侯擅權、魯道有蕩兮禮樂缺然。神降尼丘兮德鍾于天、挺生夫子兮丧亂之年。秀帝堯之姿兮類子產之肩。苞聖人之德兮稟生知之賢。刪詩定禮兮糺繆繩愆、智冥造化兮功被陶甄。下學上達兮仁命罕言、將聖多能兮名事正焉。道比四瀆兮日月高懸、仰之彌高兮鑽之彌堅。歷聘諸國兮陳蔡之間、時不用兮[23]吾道迍邅。麟見非應兮反袂漣漣、嘆木其壞兮歎彼逝川。王爵疏封兮袞冕聯翩、百世祠饗兮慶及賞延。明明我后兮化洽無邊、崇彼廟貌兮其功曲全。高門有閌兮虛堂八筵、吉日釋菜兮陳彼豆籩。雕甍畫栱兮旦暮含煙、海日一昭兮金翠相鮮。帝將東封兮求福上玄、千乘萬騎兮轟轟闐闐。謁我新廟兮周覽瞻遷、肆覲群后兮岱宗之前。太平興國[24]八年、歲次癸未、十月癸未朔、十六日戊戌建。起復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都官郎中、知制誥、柱國、賜紫金魚袋、臣呂蒙正奉勅撰。翰林待詔、朝散大夫、少府監丞臣白崇舉奉勅書并篆額。

大金重脩至聖文宣王廟碑

皇朝誕受天命、累聖相繼、平遼舉宋、合天下為一家、深仁厚澤、以福斯民。粵自大祖暨于世宗、撫養生息八十有餘年、庶且富矣、又將敎化而粹美之。主上紹休祖宗、以潤色洪業為務。即位以來、留神政幾、革其所當革、興其所當興。餙官厲俗、建學養士、詳刑法、議禮樂、舉遺脩舊、新羨百為、期與萬方[25]囸歸文明之治。以為興化致理必本於尊師重道、於是奠謁先聖、以身先之。嘗

謂詩臣曰，昔者夫子立教於洙泗之上，有天下者所當取法。逦今遺祀久不加葺，且其隘陋不足以稱聖師之居，其所以大作新之。有司承詔度材庀工，計所當費，為錢十萬六千四百餘千，詔並賜之。仍命選擇幹臣典領其役，役取於軍，匠傭於民，不責亟成，而書以可久，不期示侈而期於有制。凡為殿堂廊廡門亭齋廚黌舍合三百六十餘楹，位敘有次，像設有儀，表以傑閣，周以崇垣。至於揑座欄楯簾櫳罘罳之屬，隨所宜設，莫不嚴具。三分其役，因舊以完其葺者才居其一，而增衍者倍之。蓋經始於明昌二年之春，踰年而土木基構成，越明年而髹漆彩繢成。先是，群弟子及先儒像畫於兩廡，既又以捏素易之。明年而衆功皆畢，罔有遺制焉。上既加恩闕里，則又擇及嗣人，以其統襲公爵而官職未稱，與夫祭祀之儀不備，特命自五十一代孫元措首階中議大夫，職視四品，兼世宰曲阜。六年，又以祭服、祭樂為賜，遣使冊祝，并以崇成之意告之。方役興也，有芝生於林域及尼山廟與孔氏家園，凡九本。典役者來圖以聞，且言瑞芝之生，所以表聖德之致，廟成之日，宜有刊勒，敢請并書于石。又廟有舊闕，以備度書，頒錫名揭諸其上，以觀示四方。詔以奎文名之，而命臣懷英記其事。臣魯人也，杏壇舊宅猶能想見其處，今幸以諸生備職藝苑，其可飾固陋之辭，擊撫計工，謹諸歲月而已乎。敢竊敘上之所以褒崇之實，備論而書之，而後系之以銘。臣嘗謂唐虞三代致治之君，皆相授以道。至周末世，不得其傳，而夫子載諸六經，以俟後聖。降周訖漢，異端並起，儒墨道德名法陰陽分而名家，而以六藝為經傳章句之學，歸之儒流，不知六藝者，夫子所以傳唐虞三代之道，衆流之所從出，而儒為之源也。後世偏尚曲聽，沿其流而莫達其本，用其偏而不得其醇。自是歷代治績，常與時政高下。洪惟聖上以天縱之能，典學稽古，游心於唐虞三代之隆，故凡立功建事，必本六經為正，而取

信於夫子之言。夫惟信之者篤、則其尊奉之禮宜其厚歟。臣觀漢魏以來、雖奉祀有封、泯禘有户、給賜有田、禮則脩矣、未有如今日之備也。初、廟僻得餘地、廢池、發取石甃以為柱礎、鉅砌之用。浚井得銅、以為鋪首浮漚諸飾。餘是省所費錢以千計、若萬四千有奇、方復規畫為他日繕治無窮之利。然則非獨今日之新、蓋將愈久而無斁也。銘曰、維古治時、以道相繼。不得其傳、學自周季。天生將聖、遭世不綱。垂統六經、以俟後王。六經維何、為世立道。有王者興、是惟治要。於鑠我皇、聖性自天。玩意稽古、傳所不傳。建學私文、崇明儒雅。躬禮聖師、率先天下。乃睠闕里、祠宇弗治。矧其舊制、既隘且庳。乃詔有司、乃疏泉府。揆材庀工、衆役具舉。捽人獻技、役夫効功。隘者以閎、庳者以崇。崇崇焉有制、閎閎焉惟法。即舊以新、潛其十八。植植其正、翼翼其嚴。魯人來思、嘆息仲瞻。魯人有言、惟今非昔。豈伊魯人、四方是式。將彼尼山、及其林園。有芝煌煌、表我聖恩。聖恩之隆、施于世嗣。顯秩峻階、視舊加異。廟樂以雅、祭服有章。錫爾奉祀、名教是光。有貞斯石、有銘斯勒。揚厲鴻休、以詔無極。翰林學士、散朝大夫、知制誥、兼同脩國史、上護軍、馮翊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食實封一百户、賜紫金魚袋臣党懷英奉勅撰并書丹篆額。

大元重脩至聖文宣王廟碑

聖上嗣服之初、祗述祖考之成訓、興學養士、嚴祀先聖、自曲阜始。制詔若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中外聞之、咸曰大哉王言、拭目太平文明之治。粤明年元貞改元、先聖五十三代孫密州尹治入朝、璽書錫命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月奉百千、秩視四品。孔氏世爵弗傳者久、至是乃復。申命有司、俾考璧雍、作廟於京師。由是四方嚮風、崇建廟學、惟恐居後。闕里祠宇、燬於金季之亂。閣號奎文者、大中門闕存者無幾。若轄嚴公忠濟保魯、嘗假清臺頒曆錢、佐營繕之費。歲戊申、始復鄆國後寢、以寓先

聖顏孟十哲像。至元丁卯，衍聖公治尹曲阜，主祀事，將圖起廢，奎文、杏壇、齋廳、黌舍，即其舊而新之，禮殿則未遑也。國初封建宗室，畫齊兗單三州為魯國大長公主駙馬濟寧王分地，置濟寧總管府，領縣十六，曲阜其一也。濟寧守臣按擅不華恭承詔旨，會府尹僚佐、鄉長者謀曰：方今聖天子守成尚文，此鄉風化之源，禮義之所從出，為守臣者敢不對揚休命，以廟役為任。首出泉幣萬緡，爰命郡邑助之。傭工顧力，市木於河、輦石於山，掄村於野，杗棟櫨桷楹礎之屬悉具。又得泗水渠堰積石數百，石堅稱是，甃階釦砌，咸足用焉。郡政之暇，躬為督視，甄陶鍛冶，丹雘髹漆，以至工師廩積，各有司存。經始於大德二年之春，屬歲侵中止，蕆事於五年之秋，不期月而告成。殿甍崇寥，亢以層基，緣以修廊，大成有門，配侑諸賢有所，泗沂二公有位，黼座既遷，更塑鄆國像於後寢。締構堅貞，規模壯嚴，大小以楹計者百二十有六，貲用以緡計者十萬有奇。

落成之旦，遠近助祭者衣冠輻輳，衆庶瞻顒，千禩祖庭，頓還舊觀。於是衍聖公治遣其子曲阜令思誠奉表以聞，且以廟碑為請。會傳選胄子入學，擢思誠國子監丞，特勑中書撥田五千畝以供粢盛，復戶二十八以應灑掃，事下翰林，書其事于石。臣復承命踧踖，既述興造始末，竊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聖人之祀與天地無極。堯舜湯文之君不作，而道存洙泗，立言垂教，推明堯舜湯文致治之由，模範百王，仁及天下，後世願治之主莫不宗之，廟貌相望，達于四海。聖人之道固無係於祀禮之隆殺，夫尊其道而盛其祀，為治古之恒規，王政之所先也。洪惟聖元神武造邦，天兵傳休，戎車方啟，不忘存敬先聖之祀，詔求五十一代衍聖公元措歸魯，復其奉常禮樂於兵燼之餘。纘襲之謀，肇於此矣。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仁需義洽，九域混同，文物煥然可觀。內立國學，外置郡邑學官，而於先聖之後尤所注意，遴選師儒，訓迪作成，需賢以嗣封爵，

茲志未究。皇上纘而成之。故自紹膺景命。以敦化勵俗爲先務。至於慱施濟衆、敷文求遠、哀矜庶獄、惠鮮鰥寡、由天縱之聖。見於設施。皆堯舜湯文之舉。揆諸聖經之言。若合符契。用能聿皇教本、光昭先業、以致魯國臣民。思樂泮水。如附靈臺子來之衆。至矣哉。觀文化下。必世後仁之效。豈特振耀一時、奠宗社無疆之福也。銘曰、道之大原、寔出於天。天何言哉。乃以聖傳。傳道維何。唐虞三代。儀範百王、萬世永賴。聖人之功、與天比隆。聖人之祀、垂之無窮。皇元肇基、撥亂右武。天兵趨汴、周禮在魯。粲哉世皇、載整乾綱。始定終綏、遂臣萬方。肅肅魯庭、嗣封有典。德音孔昭。聖謨丕顯。王者之作、必世後仁。繼序不忘、成於孝孫。適觀厥成。是訓是則。思樂泮水、作廟翼翼。如矢斯棘、如翬斯飛。籩豆靜加、陟降有儀。祀事孔嚴、世爵以延。洒掃有戶、粢盛有田。聖政聿新。希縱治古。僉曰皇明、豈三咸五。泰山巖巖、祀綿綿。與國無疆、於萬斯年。勅翰林學士承旨、正奉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臣閻復撰。翰林侍講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illegible]書。前集賢學士、通議大夫臣劉悆篆。

大元勅修曲阜宣聖廟碑

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歲在己卯、春三月戊辰、御史大夫臣則里怯不花、臣[illegible]等言、曩當二年十月、文宗皇帝在御、奎章閣學士臣[illegible]班等列㉘奏、曲阜宣聖廟自漢唐宋金、是有褒崇、必奉勅繕修、功成則勒之石。衍聖公以舊廟將壞、飭書奎閣屬學士虞以聞。時文宗攬圖論旨肯臣趣修之。事竣則立碑以詔方來。今新廟既完而成。續未紀、懼無以稱塞先詔。御史章上、臣等僉議、請勅翰林侍講學士臣玄爲文、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臣巙巙爲書、前侍御史臣起巖爲篆。以奎章儲中統楮幣二萬五千緡爲立石之費。制旨允。廼命宣聖五十四代孫御史思立傳勅臣玄、俾纂其事。玄拜手稽首言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數聖人者，作君師之道備於一人，用能左右上帝，克綏厥猷。吾夫子出，天獨畀以師道。凡天敘、天秩、天命、天討之事，夫子明禮樂，刪詩定書，贊易道，脩春秋而品節之，以為百王法於後世。儀封人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夫子自論斯文之任，上以屬於天，下以屬於已。使得位設教，即前數聖人所為繼天立極者也。是故天欲與一代之治，則吾夫子之道必大昭明於時，歷年萬世，如出一轍。皇元龍興朔方，太祖皇帝聖智天授，經營四方。太宗皇帝平金初年，歲在丁酉，首詔孔元措襲封衍聖公，復孔顏孟三氏子孫世世無所與，增給廟戶，皆從其家。是歲曆日銀諸路以其半，益鄒東平以其全，給脩宣聖廟。尋詔元措括金人禮樂官師及前代典册彝章鍾磬等器，以數來上，仍命於曲阜閱習禮樂，以備時用。又詔諸路設學，選官分道程試儒業。世祖皇帝初在潛邸，多士景從。作其即位，大召名儒，闢廣庠序，命御史臺以勉勵教官、國子監學以訓誨胄子、大司農以興社學、興文署以板行海內書籍、提舉教授以主領外路儒生、宿衞子弟咸遣入學。輔弼大臣，居多俊乂。內庭獻納，能明夫子之道者，言必稱旨。在位三十五年之間，取士之法，興學之條，日討論之。規撫益弘遠矣。裕宗皇帝時在東宮，贊成崇儒之義。成宗皇帝克繩祖武，銳意文治。踐作之初，詔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既而新作國學，增廣學舍數百區，胄子教養之法始備。武宗皇帝婧興制作，加號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仁宗皇帝述世祖之事，弘列聖之規，尊五經，黜百家，登崇俊良，以張治具。我朝用儒，於斯為盛。英宗皇帝鋪張鉅典，廓闢彌文。明宗皇帝凝情經史，愛禮儒士。文宗皇帝緝熙聖學，加號宣聖皇考為啓聖王，皇妣為啓聖王夫人，改鑄衍聖公三品印章，賜山東鹽運司歲課，及江西、江浙兩省學田歲入中統楮幣三十一萬四千一百緡，畀濟寧

路俾脩曲阜廟庭。文宗賓天、太皇太后有旨、董其成功。今上皇帝大纘王圖、儒學之詔方頒、闕里之役鼎盛。山東廉訪司洎濟寧總管張仲仁、曲阜縣尹孔克欽涖事共恪、以元統二年四月十一日鳩工、至元二年十月初吉落成。宮室之壯、以寧神棲、樓閣之崇、以庋寶訓。周垣繚廡、重門層觀、丹碧黝堊、制侔王居。申命詞臣揭傒斯績於是。內聖外王之道、君治師教之誼、大備於今時、猗歟盛哉。皇元有國百餘年、以來繼脩宣聖廟者再。丁酉之初、以開同文之運。天歷之際、以彰承平之風。東月出日、西踰昆侖、南盡火維、北際冰天。聖道王化、廣大悠久、相為無窮。端本實在茲矣。臣玄奉命撰述、有詔御史思立奉祝將祀齋、馳驛往祭、告厥成功。臣玄既序顛末、請系以詩。詞曰、厥初生民、性侗顓蒙。三五繼作、大道為公。風氣日開、民智日漓。道統絕續、孰綱孰維。必昊之墟、尼丘之土。誕生聖人、以昧萬古。聖人既生、代天以言。立我民極、與天並存。惟皇建極、尊用其道。百王軌範、于以順考。三光以全、寒暑以平。俊民用章、將乃廷衡。天子垂拱、大臣承弼。俾信達順、鳳麟將出。皇元之興、孚集大命。太宗興文、首法元聖。世祖龍飛、髦士屬心。恢弘文治、濬發德音。洎及三紀、仁漸義摩。建學立師、善人用多。溫文裕宗、祗荷詒燕。成廟崇儒、迪若天顯。武皇英毅、入繼離明。載崇徽號、王振金聲。濬哲仁皇、文德繼世。誕揚祖訓、籲俊尊帝。爰及英宗、禮樂孔殷。穆穆明考、美德懿聞。文宗纘緒、聖聖克肖。廼開奎府、廼飭孔廟。今上嗣世、丕式大猷。勒石新廟、永賁鴻休。新廟奕奕、泰山具瞻。衡紞紘誕、衮衣襜襜。維宋維金、遺刻具在。於赫我元、冠冕百代。我元聲教、極彼堪輿。貫金昌萬里、誦詩讀書。維茲曲阜、斯道之壺。如水有源、如木有本。皇監在上、孰我道樞。相我熙朝、蠲民唐虞。聽言臺臣、職是風紀。昭宣敷讜、是用崢美。聖道王化、如日麗天。儒臣詠歌、億載萬年。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十一月吉日建。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兼國子祭酒臣歐陽玄奉勑撰。
奎章閣學士院大學士資政大夫、知經筵事臣
巙巙奉勑書。政奉大夫、侍御史臣張起巖奉勑
篆。
元武宗至大元年冬閏月癸丑、承州報、皇妹太長
公主、魯王遣使致祭林廟、縣僚暨族長以禮迓
於道左、從至舍館。使者傳命曰、皇妹太長公主、
魯王恭聞聖上加封
大成至聖文宣王、以林廟寔在魯國湯沐之邑、出
祝辭手銀盒、賫香其中、敬用禮神。以錢五百千
為禮料費。翼日甲寅、卜以季冬三日丁巳行事。
酒醴既清、太牢羊豕奠不肥腯。使者齋沐如禮。
及期、夜方五鼓、天宇澄肅、星辰輝燦。使者初獻、
奠幣獻爵、金紫炫耀。兖州監州遜都鱘亞獻、其
終獻則知州馬奉訓禧也。卒事、使升齋廳、大會
族衆及魯之多士、以餕神惠。仍執學以言曰、太
長公主以天人姿、誦習經史、命工繪聖人像、金
書懿諱於其左、居常瞻禮。至於銀盒則刻歲月
以銘、祝辭則朱玉印以誌。其崇奉吾夫子勤懇
類此。初、大德七年冬、皇姑魯國大長公主以闕
里大殿落成、備香酒牲幣致祭、讌賚則將其命
也。六年之間、兩奉命恭拜殿庭、榮幸多矣。族衆
舉酒以拜曰、願紀其事于石、仰祝聖上無疆之
壽、以讚大長公主、魯王之福。使者亦將賴其餘
慶、顧不備數。東平許國吝君數職嘗觀盛事、敢
拜手稽首記。五十代孫權主祀事擬立石。

大元祭孔子廟碑

延祐庚申之春、聖天子初登大寶、肇脩禋類、遣
說書王存義詣魯、以太牢祀孔子、手香加額以
授之。命中書賫白金百五十兩、錦綺雜綵表裏
五十二端、翰林撰祝文三事、禮部檄濟寧路如
式供具。以太中大夫濟寧總管白玠率其屬與
偕、有司羅儀衛、請道肅迓、諸儒襮服前導、士民
觀者溢郭塞衢。五月甲申至曲阜越三日丁亥、
存義若濟寧路總管兼孔子五十四世孫褧封
衍聖公思晦、恪行祀事。禮成三獻、儀物交至、神

人以和。翼日、王集孔顔孟子孫、以享神餕、釐芟衍如也。前是方以亢旱為憂、逌俎豆甫陳、甘雨沛作、識者謂皇上誠敬所致。欽惟聖天子嗣體守文、於齊政之初、爰稽祀典、以孔子為天下先。於是中外忻忻、以為繼今以往、我國家聲教之敷、文物之興、可想見其愈盛矣。猗歟偉哉。古帝王之祀孔子者、自漢高祖始。然當時禮意未必若今日之備也。今朝廷優禮孔族亦至矣、復之世世無所與。公其宗子、以奉祀事、官其族之賢者尹曲阜以治之。推其尊者為家長、以領家務。勑名儒以教授其子孫、擢其秀異者、不次而爵祿之。嗚呼、孔族之蒙厚恩如此、可不思所以圖報哉。存義字之宜、純謹文雅、於將敬為尤稱。珍守寶臣、愷悌君子也。間者數為元用言、孔子廟之祀、亦昭代令典也。請文諸珉以垂不朽。元用辭弗獲命、遂為紀其實、而系之以詩曰、於穆天皇、恩隆至治。孔道是崇、肅嚴祀事。發使來享、恭致之將。金帛文錯、有飶其芳。儀備而恪、耿其煌煌。誠格神佑、風動四方。大哉夫子、億代所尊。屆于衰周、伸于我元。列聖相承、益脩文德。穆穆當天、明明在職。聲教誕敷、惟道是則。於萬斯年、曾其有極。延祐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奉政大夫、知兖州王士熙、曲阜縣達魯花赤怯列失八、縣尹宣聖五十三世孫孔濟、主簿安東、典史潘捷等立石。朝散大夫尚書吏部員外郎曹元用撰并書題額。

皇姊太長公主降香碑

皇姊太長公主以宣聖林廟在封內、遣家務郎位下總管府總管趙昌齡、府承直郎達魯花赤不顔帖木兒、敦武校尉同知乃蠻台、府經歷焦顯、知事教化的、司吏方道清、爵官楊景祐、王居敬、陳商隱、伯家奴、薛徹禿、蔡伯兒、奉香酒詣闕里致奠、仍須所刻宣聖像百幅。先期濟寧路移文至衍聖公思晦、率三氏子孫出迓于道左。翌日禮成、衍聖公既封章馳謝、復欲大書深刻、嵩耀無窮。石已甓、謂瀚叨文學之職、爵辭此事、宜

相茲役。欽惟聖天子方興脩禮樂、敷闡聲教。賢
主崇尚斯文、金帛之賜、犧牲之薦、頻歲繼至、今
茲又有是舉、誠吾道莫大之幸、而曠世希闊之
儀也。第媿湮沒之文不足以揄揚盛美之萬一、
敢採予為之辭。其詩曰、猗歟賢主、瑞啓璿源、武
宗之妹、世皇之孫。開國東土、維屏維藩。式彰光
寵、益大以尊。載圖右史、儲祥擁祉。先聖之祠、載
禋載祀。禮出中闈、光生闕里。刻石學宮、昭盛美。
泰定四年三月吉日建。曲阜林廟學正張瀚撰
并書。芊泉後人楊克明篆額。

皇妹太長公主致祭博山碑銘

於惟孔子、道參天地、教雨遐霑、品彙資榮、有生
咸被。是故賢於堯舜、師法帝王者也。今我皇元
聖天子恢洪聖緒、溥溥仁恩、物理民彝、教崇孔
子、所以立廟頒編于多方、潔粢盛登于中祀、追
封號、懋邁前朝、報德報功、禮隆褒美。矧茲東
魯、嘗夫子鄉邑、林廟在焉。加以聖祖龍飛、皇國
舅族、亦那演以佐命元勳有分地、約為世婚[30]、封
王于魯、諡曰忠武。自時厥後、男為駙馬、女后
妃、他族罕比。王孫帖木兒北征、以建太勳、朝廷
多之、號按答兒圖那演。由是洪吉烈氏國益大、
爵益隆、恩益厚、嘉元勳也。王尚囊加真公主、尋
封皇姑魯國大長公主。子琱不剌尚相哥剌吉
公主。子今魯王阿禮嘉世立、主以白金百兩、命
工造博山一、又五十兩造香盒一、遣使馳驛、敬
致曲阜宣聖廟神位前、仍祀以太牢、禮也。猗歟
盛哉。主之所慕、可謂知王教之端、風化之本矣。
又可見天性之高明、洞達禮義矣。不然、何以聞
處深宮、能讀詩書、觀圖史、有好學之名聞於天
下、肯重吾夫子如是乎。噫嘻、常情知畏禍而不
知辟禍之所以然、知求福而不知求福之所當
然。俾世情知孔子、咸如主、更能用孔子道、則君
臣敬、父子親、夫婦別、長幼序、朋友信、人倫庶事
無不順理、則何禍之不可辟、何福之不可求哉。
於是本位差使臣濟寧等處總管劉忠顯、全寧
路總管府同知王承祖等、奉主懿旨、命西鄆劉

泰撰文、泰不敢辭。雖勉覼縷、深愧能述其懿。曰、大哉孔子、道高素王、漉萬代、三綱五常。帝王取則、賢於陶唐。先聖後聖、咸資法揚。元朝崇尚、嘉封聡彰。教明赫赫、奎星煌煌。聖祖龍飛、奄有八荒。忠武佐命、奮武洸洸。約婚分地、魯國外戚。曾爲駙馬、女帝后良。綿綿弗絶、奕世榮昌。公主賢達、辭能文章。崇儒重道、圖史克襄。理明内治、孔德弗忘。博山敬造、以禮致將。習俗移[31]風、遷一方。化漸九有、三聖道光。人間善事、鑪煙致祥。咸因主意、遠近馨香。泰定元年三月日建。承直郎、國子司業劉泰撰。承務郎、衢州路總管府經歷劉文儒書丹。順德路儒學教授楊守義篆額。

代祀闕里孔子廟碑

皇帝嗣大歷服、命翰林臣元用捧白金百五十兩、幣帛二十有六純、祭闕里孔子廟。祀畢、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思晦、奉直大夫、濟寧路判官董貽、請文諸貞珉、以紀貽代盛事。元用竊謂孔子之教、非帝王之政不能及遠。帝王之政、非孔子之教不能善俗。教不能及遠、無損於道。政不能善俗、必危其國。由漢以來、有天下者消禍亂於未萌、寧邦家於悠久、以孔子仁義綱常之訓淑于人心、忠孝迭發、熙有以相之也。是故歷代所以崇奉其教者、至漢魏、爲孔子廟、置百石卒史、掌禮器、出王家錢以祭。既又給戸、錫田、公侯其宗子以主祀事。至唐開元、則衮冕而王之、令天下州縣皆立學。漢高帝、明帝、章帝、宋[32]真宗、皆親至其廟、極誠敬以行薦祼禮。真知所本哉。若始皇非先聖、燔詩書、恣行暴虐、適足以速其滅亡而已。皇元以馬上定天下、國初即誕敷文教、遣使函香、詣曲阜祀孔子。給洒掃戸百、令襲封衍聖公仍其舊。歲割山東諸郡曆日銀、以葺廟宇。詔天下取法孔子、興學作人。武宗皇帝登極、肇遣詞臣函香、如國初故事、仍賫銀幣、以將其意。厥後列聖相承、踵以爲則。欽惟皇上以聰明文武之資、中興大業、闡人文以化天下。今者闕里之祀、亦所以丕承先志也。元用以天曆二年三月甲申將命至

兗、衍聖公率孔顏孟三氏若諸生、郊迓、董濟寧暨廠像屬曰儀衛前導至祀所。越三日丁亥、齋沐、備三獻禮、薦祼如儀。祝史致告、諸執事各揚其職、牲腯酒洌、神人胥懌。既乃大享與祭者於廟之東廡、濡𦠆汪濊、恩意旨洽、咸極歡而罷。嗚呼、自昔帝王致崇極於孔子者多矣、然皆未若我朝之盛。天子即位之初、輙遣官致祭、儀物交臻、尊奠俎祠異。呈孚休哉、此亙古所未有也。所尚如是、其能化行俗美、措四海於隆平、延弘祚於萬斯年也、宜矣。元用遂從衍聖公之請、謹系以詩曰、惟皇斯赫、聖德中興。易亂以正、丕祚是承。文命誕舉、咸秩百神。首及尼父、金幣禋禋。尊自天至[33]、多士駿奔、鴟虡以祀、庶羞惟精、有苾其馨、樂舞孔庭、允和且寧[34]。神兮洋洋、儼在其上、具曰來享、與情交暢。孔道在人、惟萬世則。克式克遵、寔康家國。是背是棄、禍乃遄罹。吉凶之捷、影響惟從。聖哉天皇、克崇其教、風動多方、翻然文治熠興、羲由茲始。請勒臣詩、永昭德美。

昭德美[35]。天曆二年四月日、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36]史兼經筵官曹元用撰。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張恒書篆。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孔思晦立石。

元順帝勑加封啓聖王碑

維至正八年四月上在興聖宮、御宣文閣。中書右丞相臣朶兒只等入奏曰、孔子父叔梁紇加封啓聖王、未有刊述、昭示久遠。謂以中書左丞相臣呂思誠爲文、出中統鈔五千貫、下襲封府、具攻石之用。制若曰可。臣思誠承命惶悚、大懼弗任、乃拜手颺言曰、惟我國家崇重聖德、宣昭聖道、與王化合并。太祖皇帝肇基洪業、以太宗皇帝在潛、行釋奠禮、祀孔子於日月山。世祖龍飛、車書混一、自上都、大都及天下郡邑立廟學、曲阜林廟、尤加修崇。於是定襲封之嗣、餘[37]孔氏一人尹曲阜縣、恩至渥也。成宗皇帝[38]廟於國子監。武宗皇帝加謚大成至聖文宣王。仁宗皇帝詔立碑。天曆初、制加封啓聖王、顏氏曰啓

聖王夫人、職與也。今謹對衍聖公克堅既進官
中奉大夫階二品、換印章用銀、爲啓聖王碑得
請聖眷隆重、以報稱臣謹按春秋公羊氏穀
梁氏依經書孔子生、左氏隨經書孔子卒。史記
作殷本紀、帝嚳妃簡狄生契、十三遷而至天乙、
始有天下、是爲成湯。書序者原其初也。微子開
國亦曰帝乙之長子、明其本也。孔子世家曰、其
先宋人、曰防叔生伯夏、言有承也。又書鯉以下、
直至漢時、復列傳諸弟子七十三人。宋儒邵雍
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孔子以萬世爲家、殆以是、
夫。惟文公朱熹刪定世家、序論語前曰、魯襄公
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庚子、父叔梁紇、母顔氏生
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又曰孔子生鯉、字伯魚。
鯉生伋、字子思、作中庸、厥有旨哉。夫惟玄鳥之
降、玉筐之瓊、金行啓運、斗光毓精、爲五百年之
昌期、千萬世之嘉會者、寔由天生。顔淵曰、仰之
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子貢曰、立
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

榮、其死也哀。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孟軻曰、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孔子者也。賢於堯舜遠矣。太史公曰、自天
子王侯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楊
雄曰、天之道不在仲尼乎。王文中子曰、大哉乎、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
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韓愈曰、社
稷以功、夫子以德。程子謂賢於堯舜者以事功、
蓋金聲玉振、集群聖之大成、寔由天縱。若夫尼
山請禱、精誠昭揭、而其表相殊異、曰似堯、曰似
湯、曰似禹、曰似子產、曰河目海口、黃帝之形貌
也、曰脩肱而龜脊、成湯之容體也。惟此身體髮
膚之所從、毓靈誕聖之所自、不在茲乎。漢時聖
男顔氏居魯親里、聖妃亓官氏居安樂里、復其
繇發。宋時有齊國公之封、又有魯國太夫人、鄆
國夫人之號、其爵邑又五右不自知㊴子者。今茲峻
其徽章名與情稱、百世不能改也。於戲盛哉。伏
惟聖人人倫之至也。繫周易、刪詩書、定禮樂、壽

垂萬世、師表百王者、蔑有加矣。讀於春秋曰志在焉、孝經曰行在焉。春秋天子之事也、三綱九法望於周也、故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孝經開五孝之用、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終始。其曰志德要道、其曰天經地義、其尊親之心、顯親之念、曾子所謂一貫、孟子所謂一本也。不然、是謂悖德悖禮矣。洪惟今上皇帝接太祖皇帝、世祖皇帝之聖緒、嗣守列聖以來之成規、聖治之敷、孝治之洽、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者、於春秋經[40]有嘉焉。碑之闕里、光昭休烈、於無窮、若江漢之濯、秋陽之暴、皜皜乎不可尚也。臣思誠頓首、誠惶誠恐、復獻頌曰、於鑠皇元、赫赫明明。翕闢乾坤、資始資生。太祖肇基、風霆流形。世祖混一、覆載生成。列聖嗣服、時靡有爭。今上繼緒、品式法程。聖治丕顯、孝治丕平。嘉崇孔子、縟典滋名。尼山有禱、斗光垂精。表相之異、至道之凝。曰惟天縱、王振金聲。羾與道生、本立枝承。王爵之崇、啓聖之榮。義存於情、名與實正。五父之殯、緩[illegible]其行。防墓之崩、泫然涕零。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愛親敬長、春秋權衡。尊親顯親、五孝重輕。今茲有茲、誕聖毓靈。子孫有衍、是脉是膺。尼山崢嶸、泗水不盈。蔚彼孔林、阜[illegible]庭。有豐斯碑、光昭日星。同我夫子、無忝所生。關我皇風、四海永清。至正十四年夏四月七日、褒封衍聖公臣堅同曲阜縣尹孔克欽立石。

大元勅賜曲阜孔廟田宅之記

元統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臣[illegible]真班、臣祖常、治書侍[illegible]臣普化、言於上曰、臣等及御史大夫臣脫別台、臣唐其勢、議江南行臺[illegible]聞江西僉[illegible]任仁古台、以墨[illegible]沒入其私田八頃八十九畝、[illegible]二十有七間、[illegible]若干人、在[illegible]者、實[illegible]孔子林廟、[illegible]孔子師法孔子、談經[illegible]、[illegible]御史[illegible]化爲[illegible]、顧孔廟[illegible]前代猶儉、[illegible]師生[illegible]時或不給、請以今沒入產、俾孔[illegible]對世[illegible]其家奴、俾籍於有司、居所沒入居田所沒

入田世脈役孔氏、爲洒掃而輸其租。制可。明日、臣唐其勢又自帥其同列臣亦憐真班、臣祖常、臣普化等導意於內侍臣尭謙迭爾、以啓皇太后于宮中、出諭旨曰善。一如皇帝制行之。於是所司以產歸孔氏。明年、孔氏具牘來屬玄文諸石。仲惟皇元初得宋金郡邑、校官田產無算、恭以共其祭祀、食其師生、繕脩其廟學。其校官無田、則以縣官緡錢充其用無禁。有司不奉命、則御史、部使者察之、其爲尊崇孔聖之道、非獨今日。蓋嘗考之、鄒入書社七百里之事、有無不必知。尼谿之田、齊遂以封、一變而止魯哉。此於世道有閔、聖人無與也。今上富於春秋、政事參決東朝、居今之臣、能言附益孔氏者、皆引君當道之事也。蓋臣首陳經道、次表儒術、豈有他哉。兩宮俞音、聖志一揆、兆是行矣。漢初、六經甫脫嬴難、高祖過魯之祀、天下駸駸然望斯文之治。史乃稱文景不右儒術、以竇后故、咎豈在是哉。灌絳東陽侯之屬、有一人者如金臺臣謀、豈必金石絲竹之音作而後不壞孔子宅、以書還孔氏邪。漢之諸臣功烈卑矣。玄故著之、使來者知臺臣之意在是。是議也、侍御史臣孫列提治書侍御史臣彝咸佽成之。奏之日、經歷臣尭謙、都事臣張、臣李實從。元統二年月日、中順大夫僉太常禮儀院事臣歐陽玄拜手稽首記。

大元皇太后祠曾宣聖廟碑

贊天開聖仁壽徽懿宣昭皇太后顯受徽號之明年元統己亥春正月二十一日甲辰、諭旨資善大夫、將作院使監怯憐口、都總管府臣賽罕、併榮祿大夫、同知徽政院事兼侍正臣趙世安、香齋白金、表遠之曲阜林廟、奠謁行禮、且賜幣帛于當饗封者。將以二月二十有七日祀于大成至聖文宣王。臣世安語臣趙崇巖曰、敬昭代盛事也、不可不紀。臣趙巖伏惟皇元受有方夏、列聖相承、稽古尚文、推崇儒術、發明正學。國都郡邑以及要荒、咸設校官、人文化成、萬方承風。文宗聖明元孝皇帝繕脩廟宇、加襲封衍聖公秩、

賜三品印、天下翕然知嚮方矣。皇太后仁明文懿、追惟魯東家聖迹故在、皇朝撫運于今百年、禮樂制作、文治益隆、將與堯舜文武之道、則夫祖述憲章、可不推本所自也哉。是以特命藎臣、專脩祀事、是舉也、於世教風勵甚大。矧曲阜魯邸屬邑、無為天家世戚、皇太后所自出、章明崇奉、意固有在矣。聖天子開設經筵、緝熙講學、期於學校人材之成立也、形之明詔、諭于多方、蓋周詳矣。孔氏顏孟氏諸孫、暨守土臣、及夫四方之來學者、其亦精思聖天子、皇太后尊崇聖道、澤及來裔、優渥如此、其所以稱副宜如何哉。臣起巖幸在翰林、鋪張揚厲職也、敢稽首而獻頌曰、於昭太母、仁慈文明。廓其遠猷、措世治平。迴睠曲阜、先聖所宅。格言炳如、百王是則。矧在文皇、靈宇聿新。祀事麾濰、及此仲春。爰命藎臣、乘馹遄往。神之格思、曰惟誠享。皇元有國、化洽俗熙。文治蝟興、茲惟其時。士民林林、惟上視傚。天家尚文、有勵風教。金敍内帑、香出尚方。爰及嗣人、賜衣煌煌。展祀禮庭、無或不肅。陟降侑與、魯邦所矚。凡百在位、拭目動心。鼓舞詠歌、載揚徽音。徽音孔昭、琢頌示勸。文運益昌、聖壽時萬。

元統三年歲次乙亥二月日、宣聖五十五代孫大宗子孔克堅立石。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張起巖撰。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歐陽玄書。承德郎、太常博士趙期頤篆額。

代祀闕里孔子廟碑

聖天子嗣登大寶、當至元乙亥之初、命翰林臣思誠奉祝文、函香詣曲阜、以大牢代祀孔子廟、從集賢請、遵禩典也。思誠將命以閏十二月壬辰抵兗州、預敕有司蠲日先事。丁未、濟寧路守土臣張仲仁、兗州判劉彬、暨曲阜縣尹宣聖五十一代孫克欽、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蕭惟賢、率聖族、湑道肅儀、朝服郊御、曾諸生儒服前導、奔於祀所。翼日質明、恪行祀事。忠誠若仲仁、若彬、咸服法服、攝三獻官。克欽若惟賢等咸服朝服、司

分奠。諸生駿奔走，各虔乃職。牲牷酒醴，禮備樂舉。祝史致詞，洋洋乎神明之格而歆也。竣事之旦，大章神饗于燕申堂，聖族陪位與祭者咸在。少長齒坐，迭起行酒，其敘秩如。胙釋均隶亦既醉飽，其樂衎如。燕畢，仲仁等請曰：代祀有記，所以紀昭代之盛典，不可闕也。竊惟自漢以來，崇奉先聖，至我朝而極盛。加號[41]大成，改封聖考為啓聖王，聖妣若聖妻並為王夫人，遣使奉送制命于闕里，祭以太牢，其禮隆矣。太皇太后亦遣使奉香幣致祭，並刻諸石。矧茲盛禮，可無紀乎。思誠謹述其事之本末，系以詩。其詩曰：有聖皇元，奄有萬方。列聖相承，文教誕揚。皇明嗣服，盛敘不忘。眷言曲阜，素王之鄉。爰命詞臣，冊祝函齎，載臨闕里，爛其煌煌。燭辰蒇事，惟言惟良。牲牢肥腯，黍稷芬芳。禮備樂龢，神人悅康。於赫先父，軌範百王。允迪允剔，宗社隆昌。或羨或背，九有以亡。穆穆天子，茲率厥常。盛禮斯舉，敬誠是將。既飲既敉，惠澤其滂[42]。夫詩頌美，備載休光。翰林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王思誠文，徵事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臣周伯琦書，翰林修撰、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臣信思誠篆額。大元至元元年歲次乙亥閏月日，從事郎、濟寧路曲阜縣尹權奉祀事孔克欽立石。

御賜尚醞釋奠記

至元五年後己卯正月，皇帝田于柳林，以上丁在邇，允御史臺奏，回宣聖五十四代孫、監察御史臣思立出上尊酒，釋奠于闕里。遣御史從事臣高元肅馹致之禮。竟，曲阜縣尹權祀事臣孔克欽言于宗黨曰：茲誠希有之盛典，不識諸石，罔以昭後。于是其宗人前湖廣行中書省都事臣思迪，俾屬臣宜記之。宜延祐初科進士，且嘗助教國子，論揚聖德，職也，遂不敢辭而誌之曰：吾夫子在當時，公雖譽之，而未極其尊。漢高帝祀之以太牢，盡其禮。後代褒崇封謚之，未悉其道。詎若皇元累頒明詔，既於至聖文宣王上加封以

以[13]大成、復於二丁、永享以太牢、重以香帛白金之錫、甚懇再三。寅奉尊隆、禮意淵博、邁越古昔遠矣。今憲臺擴弘縟[14]典、需光祿之天釀、以備祖庭禋酌、豈惟孔氏子孫有光、實天下儒脈之士舉有光也。迺拜手稽首、樂爲之書。朝散大夫、濟南路棣州尹、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臣梁宜謹記。嘉議大夫、益都路總管、東野潛書。奉訓大夫、社稷署令、蔡思中篆。宣聖五十五代孫、從仕郎、濟寧路曲阜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權奉祀事孔克欽立石。

大元祀曲阜宣聖廟記

至元五年三月、監察御史言、曲阜縣宣聖廟繕完訖功、國家宜錫楷幣、樹碑石、勅儒臣製文辭、紀欽崇之蹟、於久遠。具疏以聞、制可。賜中統二萬五千緡爲立碑之資。七月、又言、宣聖五十四代孫思立今任監察御史、請特賜香酒、翰林撰祝文、命思立馳驛致祭、以成其事、斯文幸甚。時天子北幸上京、移文分臺、奏、復可其請。遂署檄下山東道、以曲阜爲廉訪司所按臨、分司所巡歷、居則總督、至則共祭、庶體敬共之意。八月二十三日、思立行祭禮、山東廉訪副使伯嘉閭亞之、同知濟寧路事衆家奴終之。猗歟休哉。實熙朝之盛典也。惟吾夫子以天縱之聖、出神明之胄、雖不位乎君師、脩道立教、如天地日月然、詔後世而無窮者大矣。或以謂則象乾坤、爲漢制作、不亦陋乎。況鄉邑其所生、子孫其所承、故慕之者、宜何如哉。我國家將以振厲風教、扶植綱常、立人道之極、表文治之盛、孰不觀感于茲。謹識其事如石、俾來者有徵。至元后己卯歲八月二十七日、中議大夫、御史臺都事、太原王守誠拜手記。正奉大夫、侍御史、齊張起巖書丹并篆額。宣聖五十五代孫、從仕郎、曲阜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孔克欽立石。

大元釋奠宣聖廟記

皇帝總宏綱、新文治、任賢使能、發政施仁、率繇成憲。迺至元六年、青龍庚辰夏五月、幸上都、百

官分署以從。七月庚申、太師、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知經筵事臣馬札兒台、中書平章政事、知經筵事臣塔海、伴家奴、臣沙剌班、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臣阿魯、參議中書省事、兼經筵參贊官臣孛羅、臣何廷輔、中書左司員外郎、兼經筵參贊官臣倍良、哈台、左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查子臣孔思立、右司都事、兼經筵參贊官西子寺奏言、曲阜林廟、宣聖所生之地、非他廟學比。今議遣翰林脩撰臣周伯琦馳驛奉香酒、釋奠仲秋上丁、甚稱崇儒之意。臣等謹以聞。制可。越四日癸亥、上御龍光殿、太府進香、上手致敬、太官出上尊四、伯琦欽承以行。八月乙酉、至曲阜縣、明日奉香酒至宣聖廟。又明日丁亥、祀用大牢、奏大成樂、行三獻禮。伯琦初獻、同知濟寧事兼家奴亞獻、兗州知州馬從義終獻。皆冠進賢冠、被法服。時宣聖五十五代孫曲阜縣尹克欽主祀事、適致亢旱、省牲之夕、陰雲四合、甘澤沛若。將事之晨、天氣清朗、月星明瞭、俎豆列、禮備樂和。祝官致告、執事具慶、薦祼與顯、慕守儀式。竣事、合孔顏孟三氏宗族、師弟子員暨郡邑官僚、燕于東室、咸北向載拜、序飲上尊酒、盡歡而罷。竊惟吾夫子之道、悠久無疆、與天地同大、日月並明。故覆載無所不至、照臨無所不及。雖生不逢辰、用不得位、然明六藝、作春秋、以傳道統、以建人極、使彝倫序、品物亨、政教明、千萬世如一日者、蓋自生民以來、未有能尚之者矣。是故有國有家者、必以建學立師為先。大用其道則大治、小用其道則小康。具在方策、燦然可考。惟闕里為聖人鄉國、光嶽之靈、沖和攸萃、廟貌林墓在焉。宗姓支裔守臣、歷代報德報功之慎且重也宜矣。皇元自受命以來、廣崇重教育、世封其大宗為衍聖公、以奉祀事。世任其小宗為曲阜縣尹、以治其地。置守廟戶、復其家。世祖成宗重刱宮廟。武宗加號大成。仁廟以來、即位必遣使祭告、厚有賜頒。今上皇帝踐祚八年之中、凡四遣使。以即位告、又命五十四代孫監

察御史思立致祭、以樹碑告、且頒中統鈔二萬五千貫爲樹碑之貲。而去年春及今年秋、又兩致香酒、釋奠上丁、其欽崇美報之典、於斯爲盛。洙泗之間、歲承天寵、溥海內外、咸知所向。夫子之道、將大用於今日。聖君賢相、都俞吁咈、登三邁五、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猗歟隆哉。伯琦弱冠、嘗侍先君謁拜、廿有三年矣。乃今獲奉德音、誕舉盛典、何幸如之。謹志其歲月以刻諸廟門之石。明日戊子、翰林脩撰、承務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鄱陽周伯琦拜手記、并書篆。濟寧州知州蔡思中、曲阜縣達魯花赤八戶樞、主簿宗本、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蔡祐、學正劉琳、學錄李明德陪位。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八月望日、從仕郎、濟寧路曲阜縣尹兼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孔克欽立。

皇帝致奠曲阜孔子廟碑 有序

有元至正二年十月壬戌、皇帝御咸寧殿、勅中書具鬯鄉朋酒、命集賢直學士臣鄧孝基乘馹致奠于曲阜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之廟。中書助祭元寶二千五百緡。嗣衍聖公臣克堅受擇十二月丁巳之吉、釋奠如章。禮成、臣孝基拜手稽首謹言、皇帝欽崇聖教、遠宣文之閣、宗文之監、日御經筵、講德唐虞、辯章三代、且乂亂乾、邁志時敏。式惟先聖孔子昭垂六籍、丕覺萬世、惟聖知聖、是用啓自天衷、特致殊禮。肅世盛德、其可泯而弗宣。刻之金石、光示永久、禮寔宜之。臣孝基聞聖人之道、執一以常、御萬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綱一正、萬目畢舉。故曰王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人心服於下、天理應於上。樹之風聲、束以禮義、不動聲色、靡然於變。協風時雨、諸福之物、罔不畢至。漢祖致祀、天下歸心。唐宋升祀、永錫胤祚。用此道也。皇帝天縱玄德、加以聖學、世衣論道、天下泰寧、心悅神孚、獨得淵衷、有非臣下所能窺測者。小臣載筆、敬用作銘。銘曰、皇帝若曰、惟天惟聖。揭乾之明、握坤以正。惟禮惟樂、惟刑惟政。文以經緯、武以戡定。立我邦家功

斯為盛。皇帝若曰、宣文在中。乃踏辟雍、乃泛泮宮。泮有序、八表攸同。巍巍素王、籩豆鼓鐘。於論曲阜、曷不加隆。皇帝若曰、有典有則、春秋上丁、庚子之吉。四享廢寢、常祀不忒。誕昭于敬、致其惟時。予齋予酒于聖之宅。皇帝若曰、予嗣瞻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君君臣臣、惟聖予福。于時處處、敢忘嘉惠。聖經是式、我祀匪黷。皇帝若曰、予聖時欽。惟汝臣鄰、惟汝士林。汝子汝孫、士庶時服。聖之言、精白爾心。勸相予家、爾玉爾金。

至正二年十二月日、集賢直學士、中奉大夫臣郃壽基奉勅撰。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臣陳繹曾書。資善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中丞臣王士熙篆。

代祀記

至正八年秋七月廿日、上御灤京水晶殿、右丞相臣朵兒只、左丞相臣太平、平章政事臣教化、參議臣孔思立奏、遣宣文閣授經郎臣董立以香酒乾羊致祭于曲阜孔子廟。制曰可。乃手香加額、致敬久之、以授思立、出宣言、命臣立涓日而行。爰以廿八日發程、次月二十二日至止闕里、廿三日展敬林墓、二十四日具儀、二十五日、臣立為初獻、衍聖公孔克堅為亞獻、守臣濟寧路總管呂曾為終獻、知兗州臣劉思誠等備分奠。丑初將事、寅末而畢。遂會孔氏族黨、饗于齋宮、與坐者五十餘人。衣冠威儀、抑抑濟濟、足以感懌人心。禮成、衍聖公言惟者、天子明命、禮于先聖、宜有紀以示後。臣立伏惟夫子之道高明博厚、與天地偕。世之三綱正而九疇叙、皆其功德之福斯民也。凡有天下國家者、不容後其報。我朝列聖相承、右文興化、尊崇夫子、度越前代、殊恩優典、固已載于信史、壽之金石。迨于皇上、克行仁義、以為民極。日御經筵、緝熙聖學、宰相文臣又能啓沃以斯道之正、其膺命遣使、夫豈徒然、蓋亦答神之貺、祈神之祐、底世運于唐虞三代之隆也。然則凡為孔氏之後與夫與祭執事廟者、可不體夫聖君賢相之美意、以沐

洛聖化哉。臣立敢拜手稽首，以是文詣石。至正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宣聖五十五代孫曲阜縣尹臣孔克欽立石。

大元中書平章知院中丞祀宣聖廟記

至正二十有一年，皇帝念齊魯未平，特命中書平章政事、知河南山東等處行樞密院事、燕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察罕帖木爾往平之。公祇服明命，大會諸將于洛陽，蒐軍實，閱武備，發秦晉河洛兵，渡盟津，踰太行，出井陘口，旌旗千里，鼓行東下。粤六月栞卯，躬帥鐵騎，建大將旗鼓以進。七月，至冠州，河西降。次東昌，楊誠以全城獻。八月，渡鹽河，分遣裨將帥偏師搗東平，與東平賊遇河東，兩戰，大破之，伏尸四十里，斬首式萬級，直造城下。渠冠田豐降，傳檄郡邑，不旬日悉定魯地。公曰：東魯爲禮義弦誦鄉，闕里宣聖廟所在。由兵興，墟剝，赫民魁魅，族人士大夫逃難解散，四方祀典廢弛㊺將數年。今墟……鄉，清宜嚴脩祀事，以示斯民勸。遂卜剛辰，……事尹師彥奉太牢旨酒祀聖人於曲阜闕里。使者將命詣殿庭，設俎豆籩篚具，三獻禮一如舊式。里中父老扶杖圜門墻而觀者如櫛，咸舉手加額曰：不圖今日復見聖朝威儀。皆感泣數行下。使者歸復命，公喜曰：吾幼而敦詩書，說禮樂，長而行所知，達所聞。至于今日，奉天子詔，提王者師，拯生民命，斯聖人之教也。其脩祀典固宜。於是闌陽孫翥爲之記。賜同進士、朝列大夫、中書刑部尚書孫翥撰，賜同進士、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完哲書，榮祿大夫、集賢院大學士閻思孝篆。至元二十一年十月日立石。

代祀闕里記

皇上即位之三十二年秋七月，命皇太子撫軍冀寧，以少保、中書平章擴廓帖木爾揔諸軍，然康務依前便宜行事。咸懷遠洽，夷夏晏寧。明年二月，以皇太子旨，遣官特祭先聖闕里。中書撒濟寧者預卜純犧牛一、羊二、豕二。越六日，青宮

手札奮鄉父之、援元禮出、肖日而行。以二十四日至魯城。祀前一日、省牲器、視滌濯。翼日癸丑丑初、肅事于廟、禮備三獻、牲腯酒冽、登降有數。贊明竣事、以神餕享孔氏族人于燕申堂。衍聖公謂禮有可徵者、祭祀之謂也。宜具歲月于石。元禮謹惟聖人之道與天地並行、有天下國家者所當崇重。春秋脩事祖庭、累朝之盛舉也。今我備皇仁孝之誠、昭假上下、雖金輅行在、六師駐蹕、而脩明典禮、不廢俎豆之事、其尊崇聖教、增輝昭代、示人心以為治之本、宏規遠畧、猗歟盛哉。是可書也。若曰底定我家、冲祈鴻休、基圖永命、祚于無窮、神之相之、厥惟僾矣。是重可書也。拜手稽首、謹為之記。至正二十五年二月日、承德郎、樞密院經歷、賜進士及第魏元禮撰。林廟學士林儀書并題額。守禦濟寧、江淮行樞密知院陳秉直同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立石。

御製孔子廟碑

道原於天而畀於聖人。聖人者、繼天立極、而統承乎斯道者也。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聖聖相承、一道而已。周公沒、又五百餘年而生孔子、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賢於堯舜。故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夫四時流行、化生萬物、而高下散殊、咸遂其性、天之道也。孔子參天地、贊化育、明王道、正彝倫、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以盡其分、與天道誠無間焉爾。故其徒曰、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又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在當時之論如此、亘萬世無敢有異辭焉。於乎、此孔子之道所以為盛也。天下後世之蒙其澤者、寔與天地同其攸久矣。自孔子沒、於今千八百餘年、其間道之隆替、與時陟降。還大有為之君、克表章之、則其政治有足稱者、若漢唐宋致治之君可見已。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天命聖智、為天下君、武功告成、即興文教、大明孔子之道。自京師以達天下、並建

廟學、編賜經籍、作養士類、儀文之備、超乎往昔。
封孔氏之子孫世襲衍聖公、秩視二品。世擇一
人為曲阜令、立學宮⑯以教孔顏孟三氏子孫。常
幸太學、釋奠孔子、竭其嚴敬尊崇孔子之道、未
有如此之盛者也。朕纘承大統、亦法成憲、尚惟
孔子之道、
皇考之所以表章之者如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
在焉、道統之系實由於茲、而廟宇歷久、漸見隳
弊、弗稱瞻仰。往命有司撤其舊而新之、今年夏
畢工、宏邃壯觀、庶稱朕敬仰之意。俾凡觀於斯
者有所興起、致力於聖賢之學、敦其本而去其
末、將見天下之士皆有可用之材、以贊夫太平
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有所望
焉、遂書勒碑、樹之于廟、并系以詩曰、
巍巍玄聖、古今之師。垂世立言、
生民是資。天將木鐸、以教是畀。
謂欲無言、示之者至。惟天為高、
惟道與參。惟地為厚、惟德與含。
生民以來、實曰未有。出類拔萃、
難乎先後。示則不遠、日月攸趨。
敦叙有彝、遵乎聖模。仲惟
皇考、聖道是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
曰予祗述、詎敢或懈。聖緒丕承、
儀憲永賴。巖巖泰山、魯邦所瞻。
新廟奕奕、飭祀有嚴。鼓鐘鍠鍠、
瑤磬戛擊。八音相宣、聖情怡懌。
作我士類、世有才賢。左我大明、
於斯萬年。
永樂十五年九月十九日。

御祭香帛碑

皇帝即位、改元景泰、正月上日、朝臨群臣。越十日丙
戌、大祀天地于南郊。既慶成、命有司擇吉、遣官
行祀天下、有司以閏望庚申聞。先期、
上御宿齋宮、親書祝冊。昧爽、
上服通天冠、被絳龍袍、文武百官朝服侍班、傳制命
官以香帛致祭、輿中鼓樂導引、出承天門外、

上注曰遂之。臣節恭備員詞林，得分祀先師孔子。即日賚香帛升舟，中道陸行，二月十日始達曲阜。衍聖公臣彥縉、世職知縣臣孔諤、三氏教授臣江永清，率三氏子孫郊迎。至宿廟次，滌牲致齋，百執事駿奔，益慎益虔。二日丁亥乃祀。將祀之夕，天地開明，星月朗概，牲醴香帛、籩豆餚饍，爲祼欣俯，咸中禮節，宛若聖神在坐，群賢咸降，在聖左右，洋洋濯濯，來歆來享。祭畢達旦，猶聞金石絲竹之音，衆咸以爲

皇上至誠感格之所致，有非偶然者。翌日，衍聖公拜手言，國恩汗渙，沾被林廟，請刻祝詞，以表崇既。臣節聞國之大事，以祀爲先，而即位遣祀，即有虞徧于群神意也。群神如漢唐以來崇祀古昔帝王、先師孔子、嶽鎮河海之類。蓋古昔帝王嘗主宰天下，孔子爲萬世綱常祖，嶽鎮河海能興雲布雨，潤澤民物。禮曰，功被生民則祀之，此即位遣祀之禮，所以不容或後也。然後⑰

朝自

太祖高皇帝奄有四海，創立制度，爲萬世子孫法。凡建祀所遣香帛，如古昔帝王、嶽鎮河海，其名數皆一，獨孔子與諸弟子，其名數凡九，儀物擧是，非尊於孔子也，誠以古昔帝王功止當時，嶽鎮河海澤及一方，而孔子祖述憲章，刪定述作之功，被於無窮，與天地並，故不得不致崇極之意也。傳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良以是歟。然孔子之在當時，有德無位，特大聖中之以言垂範者耳。其所以行孔子之言，以建皇極，以收治平之效⑱者，則猶俟聖焉。洪惟

皇上睿知英明，超自內藩，紹承大統。即位之初，即恭仍然俊，崇獎忠良，拒遏外夷，靖安中夏。凡言行政事，皆師法先聖。群臣奏牘，語合經典，即賜錄用。是孔子之道不行於昔者，而大行於今日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後聖之德既不遜乎前聖，思想以聖佑聖，以神助神，俾靈祇賚、協贊洪猷，是蓋有不疾而速，不言而

喻之幾矣。豈凡庸之所能與知者哉。臣節既
忝承行、職當秉翰。雖遊聖門、措詞匪易、而事
有典故、不容或缺。謹陳香帛之數、以見我朝
崇獎先聖之禮、逾於前古。且驗吾道大行于
今、不特為聖裔子孫榮、實為天下生民福。
景泰二年正月初五日、賜進士、翰林院侍講、
承德郎、同脩國史臣吳節撰。宣聖五十九代
孫襲封衍聖公臣孔彥縉立石。

御製重脩孔子廟碑

朕惟孔子之道、天下一日不可無焉、何也。有孔子之
道則綱常正而倫理明、萬物各得其所矣。不
然則異端並起、邪說紛作、綱常何自而正、倫
理何自而明、天下萬物又豈能各得其所哉。
是以生民之休戚係焉、國家之治亂關焉。有
天下者、誠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也。蓋孔子
之道、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載於六經者是
已。孔子則從而明之、以詔後世耳。故曰天將
以夫子為木鐸。使天不生孔子、則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後世何從而知之、將必有冥冥之
無聞於寰中、所謂萬古如長夜也。由此觀之、
則天生孔子、實所以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
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其功
用之大、不但同乎天地而已。噫、盛矣哉。誠生
民以來之所未有者、宜乎弟子形容其聖、不
一而足、至於中庸一書、而發明之無餘蘊矣。
自孔子以後、有天下者無慮十餘代、其君雖
有賢否智愚之不同、孰不願孔子之道以為
治。其尊崇之禮、愈久而愈彰、愈遠而愈盛。觀
於漢魏以來褒贈加封可見矣。迨我
祖宗、益興學校、益隆祀典、自京師以達於天下郡邑、
無處無之、而在闕里者尤加之意焉。故
太祖高皇帝登極之初、即遣官致祭、為文以著其盛、
而立碑焉。
太宗文皇帝重脩廟宇而一新之、亦為文以紀其實、
而立碑焉。朕嗣位之日、躬詣太學釋奠孔子、
復因闕里之廟歲久漸弊而重脩之。至是畢

工、有司以聞、深慰朕懷。嗚呼、孔子之道之在天下、如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不可暫缺。其深仁厚澤所以流被於天下後世者、信無窮也。為生民之王者、將何以報之哉。故新其廟貌而尊崇之。尊崇之者、豈徒然哉。與其道之在焉爾。使孔子之道常存而不泯、則綱常無不正、倫理無不明、而萬物亦無有不得其所者、行將措斯世於雍熙泰和之域、而無異於唐虞三代之盛也。久安長治之術、端在於斯。用是為文勒石、樹于廟庭、以昭我朝崇儒重道之意焉。系以詩曰、天生孔子、縱之為聖。生知安行、仁義中正。師道興起、從遊三千。往聖是繼、道統流傳。六經既明、以詔後世。三綱五常、昭然不替。道德高尊、教化無窮。入極斯立、天地同功。生民以來、卓乎獨盛。允集大成、實天所命。有天下者、是尊是崇。日惟聖道、曷敢弗宗。顧予眇躬、承此大業。惟聖之謨、於心乃愜。用之為治、以康兆民。聖澤流被、萬世聿新。報典之隆、尤在闕里。廟宇巍巍、于茲重美。文諸貞石、以光於前。本繹遺響、餘千萬年。

成化四年六月十一日。

褒崇先聖禮樂記

皇帝嗣登大寶之十有二年冬、詔天下孔子廟祀加六佾為八、籩豆十二、爰用遣官恭行昭告。於是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臣商輅以春祀前一日詣文廟行釋奠禮告。翰林院學士臣王獻秉傳詣闕里行釋菜禮告。使命必簡文學之臣、重其事也。祀禮雖有隆殺之殊、一乎誠也。祝辭出自

聖製、香幣頒之內帑、儀表顏之俯臨也。樂舞之增、器數之加、未告弗敢先、既告弗敢後、爾乎

帝心之對越也。祼將之夕、星月澄霽、纖雲不

興、昭乎神明之歆格也。禮既告成、襃封衍聖
公臣弘泰率諸族人少長趨列稽首言曰、
天子褒崇先聖、禮樂並光、祀天饗地、誠曠古之罕聞、
斯文之大慶、豈特臣一家之私榮而已哉。宜
有紀述、以垂永世。時山東按察司副使臣陳
相臣張珩、僉事臣畢瑜、布政司參議臣杜銳、
都司都指揮僉事臣金榮聞命駿奔、恪共祀
事、亦懷乎前請不可辭。臣獻竊惟吾夫子之
道、如天之高、無不覆幬、如地之厚、無不持載、
如日月之代明、如四時之錯行、其法具於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
秋、所以立生民之極、開太平之運、歷代人主
賴之、咸致尊崇、然未有禮明樂備如今日者
也。嗚呼盛哉。或曰、堯舜禹湯文武皆聖人也、
祝饗之禮不得視郊社。孔子有德無位、而用
斯禮、得無過乎。且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特
用天子禮樂、君子譏之。以孔子之聖、豈復有
加於周公者哉。嗟夫、此我國家甚盛之舉、顧
非膚於聞見者所能測識之也。當周之衰、王
者陵夷、彝倫攸斁。使天之不生孔子、則天下
貿貿焉莫知所適、孰知所以爲堯舜禹湯文
武之道者邪。夫惟不知、故不行、不行則不流
於夷狄、禽獸不止。所以維持斯道、永久而弗
墜者、果孰之力歟。周公之功、人臣之分也。孔
子之聖、萬世帝王之師也。師其教而圖其所
以爲報、雖極天下之尊、禮之至也。傳曰、天子
之道不啻天地也。又曰、其功及[50]有賢於堯舜
者、豈不信哉。仰惟
皇上德位隆大、克當制作禮樂之任。自
祖宗列聖以人文化成天下、于茲百年、又當聿興
禮樂之時、而講正脩明自孔子始、可謂所知[51]
本矣。臣獻竊祿于朝、於禮樂大端漫不之省、
誤膺逸命、夙夜祇惕、愚所以副
皇上尊師重道之盛心、而博稽古典、入封樹座、俾
朝廷大制作前無所遺、後無所議、以昭一代
文明之治、顧不偉歟。嗚呼、臣愚何足以知之。

謹記。
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閏二月丁巳、
賜進士第、翰林院學士、奉政大夫、兼修
國史經筵講官錢唐王獻書。

○歷代修建廟祀碑文 尼山三氏學碑誌并衍聖公移附

隋修孔子廟碑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義、既漸微於英華、遂萌
淪於禮樂。夫生大聖、是曰宣尼、雖有制作之才、
而無帝王之位。膺斯命世、塞厄補空、述萬代之
典謨、為百王之師表。始於漢魏、爰逮周齊、歷
代追封、秉圭不絕。我大隋受靈啓運、異下降
生、繼大庭之高蹤、紹唐帝之遐統。憲章古昔、
禮樂惟新。偃伯修文、尊儒重學。以孔子三十
二世孫、前太子舍人、吳郡主簿嗣悊、封紹聖
侯。
皇上萬機在慮、兆庶貽憂、效簡才能、忝之邑宰。於此
周公餘化、唯待一變之期。夫子遺風、自為百
王之則。禮儀舊俗、餘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敷
先師、勸孔宗、修靈廟、即曲阜陳明府其人也。
明府名叔毅、字子嚴、潁州許昌人。昔堯之禪
舜、實釐女於有虞。周室封陳、亦配姬於嬀滿。
漢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謀、魏大司空開九品
之清議。明府即陳氏高祖武帝之孫、高宗孝
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國、代歷五朝、鄴璞有
言、年終三百。皇朝大統、天下一家、為咸陽之
布衣、實南國之王子。於是遊情庭宇、削跡市
朝、砥礪身心、揣摩道藝。策府蘭臺之秘籍、雕
蟲刻鵠之文章、莫不成誦在心、借書於手。金
作玉條之刑法、桐因木吏之奸情、一見仍知、
片言能折。所謂江珠匿曜、時虧滿月之明。越
劍潛光、每動衝星之氣。爰降詔書、乃除曲阜
縣令、風威遠至、禮教大行。政術始臨、奸豪屏
息、抑強扶弱、分富恤貧。邦閭清和、民無疾苦。
重以德之所感、霜雪無災。化之所行、馬牛不
繫。繩魚夜放、早彰濮釜之篇。乳雉朝馴、自入
鳴琴之曲。遠嗤龐統、不住百里之才。俯哂陶

潛、[illegible]輕五斗之俸。於是官曹無事、囹圄常空。接上迎賓、登臨賞遊。觀泮水而思歌、尋靈光而想賦。加以祗虔聖道、敬致明神。粉壁撤塗、丹楹刻桷、可謂神之所至、無所不爲。振百代之家聲、作千城之稱首。敬鐫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詞曰、皇非常道、帝實無爲。時澆俗薄、樸散淳離。世道交喪、仁義爭馳。書亡詩逸、禮壞樂虧。降生大聖、載脩墳史。積善乎德、追崇不已。於穆大隋、明命天子。新開紹聖、重光闕里。伊我陳君、清德遠聞。溫溫玉潤、苾苾蘭芬。淵才亮美、援類超群。時逢上聖、以我爲令。導之以德、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還名賈、兒多子鄭。奸雄竄伏、賦投平均。心居儉素、志守清貧。魚生入釜、雀瑞來臻。寢廟孔碩、靈祠赫奕。圓淵方井、綺窓蓮[illegible]。因頌成功、遂歌美績。共弊穹壤、永固金石。大隋大業七年辛未歲七月甲申朔、越二日乙酉、汝南郡主簿仲孝俊作文。孔子三十一世孫孔長名、三十四世孫孔子歎同立石。

唐脩曲阜縣文宣王廟記

皇帝御寓之十年、歲在己丑、夫子三十九代孫魯國公節鎮汶陽之三載。秋霜共凜、冬日均和。里閈無桴鼓之聲、耆[illegible]有[illegible]襦之詠。道已清矣、政已成矣。於是[illegible]故鄉以徘徊、想廟貌而惆悵。乃謂僚佐曰、伊于聖祖、寔號儒宗。英靈始謝於衰周、褒贈方隆於大漢。爰因舊宅、是搆靈祠。粤自國朝、屢加崇飾。文接[illegible]桷、雖留藻繪之功。日往月來、頗有傾[illegible]之勢。故老動淒涼之思、諸生興嗟嘆之音。今[illegible][illegible]東平、幸通鄉里。雖無由展敬、而敢忘脩營。[illegible]而飛章上陳、請以私俸葺飾。由是命工庀事、[illegible][illegible]新。浹旬之間、其功乃就。門連歸德、先分[illegible][illegible]之形。殿接靈光、重見獨存之狀。睟容穆若、更表[illegible][illegible]。列侍儼然、如將請益。丹楹對聳、還疑夢奠之時。素壁高摽、究是藏書之[illegible]。槐影跡而市晚、杏枝晴而壇孤。不假大夫、幽蘭自[illegible]。無煩太守、刈草全除。稷門之舊業俄興、

謝聖之清風，再起。既可以傳芳萬古，亦可以作範一時。且歷闕以來，霸王之道，言其德也，莫踰於湯武；語其功[34]，無尚於桓文。墳土未乾而立壠已平，子孫繼存而烝嘗悉絶。夫子無尺寸之地，微一旅之衆，脩仁義者取爲規矩，肆強梁者莫不欽崇。生有厄於棲遑，殁居尊於南面。而樵蘇莫採，廟貌常存，道德相承，簪裾不絶。則夫子之道既可彰於積善，魯公之德寔無愧於聿脩。防躬尋盛績，仰聖姿而如在，歎休烈而難名。承命紀功，讓不獲已，刻諸貞石，深愧菲才。謹記。

唐重脩孔子廟碑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玄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搉大抵，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昔者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多徒，合緒連禍，則皇帝與聖，首出群龍，推下濟以君人，徽勤略以戡亂。遠至横流，方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鱉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扶振隱憂，道百川，康四國。粤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鄭，楚子問鼎，則夫子卓立，粲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也。故夫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識，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苟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遵。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博。經其禮而不啓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煇康，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若虞舜之美，不必至是，贊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黜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數者，勉臣鄰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至若論慈廣孝，輔仁能義，職此之由。於是臣之位存，父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朖日開覺，膏雨潤顯[35]，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

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而道合、雖事業肇
運、偕[56]理濟一時、未有瀞遊大夫、僻居下國、得[57]數
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予於後續、若長
萬禩畢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驥百辟、
孤絕一人、曷成名可稱、取興爲大者已。我國家
儒教夾雲、文思戾天、仲夾曾以追尊[58]遺禮官以
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庠。是用大起
學流、錫類寺行、斆說施於方國、光擬迵於胤宗。
三十五代孫嗣褒成侯璲之、字藏暉、洎扶賢元
享等、或專門碩儒、圖隱于紛。餘波明肇、克揚
厥聲。乃相與合而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
聽訟之樹、詩云勿翦。一則遇事遺愛、一則感物
允懷。於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方井、舊居
川嶽毀。宜其悚神馳、睨膝行膜拜、撩陳猶嵓、首巖
祀、樹綠垣以設防、刋豊石以爲表。兗州牧京兆
常君元珪字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啟、夙績休
有、明[59]教長。安河南源晉賓字光國、覽孫孤興、濟
鄭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鄉。司馬天水狄光昭

字子亮、相門克開、雅道蹤武、聞義必立、從事可
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
曹太原王道淳、私[60]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
弘農楊儼叉、兵曹太源[61]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
曹安定皇甫詮、東海于光孝、主[62]曹榮陽鄭章、參
軍高博陵崔謂、扶風竇元訓、河東裴璐、隴西李
紹烈、鴈門田公儀、博士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
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劉思庶、主簿吳興施文尉、
清河晏弘楷等、官存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覩奧、
遊聖歎風、僉同演成、乃原[63]經史。其詩[64]曰、元天陰
騭、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顯、在
此達聖。吞沙薦雲、軒黃底定。褒陟兆災、夏禹文
命。周道炎亭、夫子應聘。刪詩述史、成禮非樂。雅
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一字、勸美懲惡。誘進後
人、啟明先覺。六順斆興、四維偕作。元功濟古、令
道納來。首出列聖、落卷群才。大明懷耀、廣學天
關。茲嘗而寓、誦習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
侯于嗣、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

烈、充廣休風。大唐開元七年歲在己未十月乙酉朔、十五日乙亥建。宋州刺史、上柱國范陽張廷珪書。

唐魯國公脩廟奏狀

右鄆曹濮等州觀察使孔溫裕奏、伏以禮樂儒學、教化根本、百王取則、千古儀風。國朝弘闡文明、遵尚祀典、不違古制、大振皇猷。今曲阜縣乃魯國故都、文宣廟即素王舊宅。興儒之地、孕聖之邦、所宜廟宇精嚴、禮物具舉。近者以兗州頻年災歉、都廢脩營、徒贍數仞之墻、總識兩楹之位。雖春秋無闕於釋奠、而揖讓頗參於彝章。遂使金石之音靡聞於將饗、俎豆之設嘗列於荒蕪。聖域儒門、豈宜堙墜。臣忝為遠裔、叨領重藩。咫尺家鄉、拘限戎鎮。望闕里而無由展敬、瞻廟貌而有願興功。臣今差人齎持料錢、就兗州據廟宇傾毀處、悉令脩葺、皆自支費、不擾州縣。所冀獲遂幽懇、克申私誠。伏緣兗州非臣本界、須有申奏。伏乞天恩允臣所請、無任悃迫屏營之至。謹具如前。中書門下牒、鄆曹濮觀察使牒、奉勅、鄒魯故鄉、俎豆遺教、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溫裕雖持戎律、究有家風。屬兵車之方殷、飾聖門以弘教。增新數仞、廟設兩楹。盡出私財、不煩公用。綽有餘裕、益見器能。已賜詔嘉獎、餘宜依。仍付所司、牒至准勅、故牒。咸通十年九月二十八日牒。咸通十一年三月十日建。

宣聖廟新建講學堂記

志[65]從師學、觀夫子之道、庶幾識其門、因事贊言、嘗會歸學舍、是生足矣。假天與幸於百歲、固心無吝於一日也。戊戌秋、遷[66]帝恩永臺中郎、就戎與千、卜老東蒙其子者[67]預從御禮備員臣獻陪祭于廟。廟中有工度堂構、始[68]恩賚新成、俟[69]酬宿願。初匠事云畢、幾造至極、比求乎一意、何懷畜閒年而趣無所得、豈聖道藏密、不可見乎。洿大權反合、難為狀也。幸覽韓公愈處州廟碑曰、天下通祀惟社稷與孔子焉。然以社稷壇而不屋、

取異代佾享、豈如孔子巍然當坐用王者祀以
門人爲配、自天子以下北面跪拜、薦祭誠敬禮
如親弟子者。又有[70]郡邑多有功德得位而不得
常祀、不得位而得常祀者、其祀事皆不如孔子
之盛。所謂有生人以來、未有[71]夫子者、其賢過於
堯舜矣。韓以孟子言其功數、爲道不得已、但廣
明孟軻觀宮賢過之言哉。夫道以無用爲用、以神
明得[72]。故有運[73]以形累人、有以見其本、知其
末以無不可以無顯、必因有明。以有不自於有
生、必待無造。然者以形爲局、有極、無以神用運、
無窮。蓋神者無不應者也、應設至微、不可以有
極測。有者有所係者也、係設至大、不得與窮無[74]
窮若。乃無有混融、短長相取、處無窮以觀有極
者窮、窮則理應生變、變則易、故爲新、神行而理
通。[75]復堯舜之應、曆有期、文武之卜世有數、將無
窮也。居有極以計無窮、無窮者適、適則物或有
矜、矜則轉得爲失、形潛而物窮、窮雖復天地以覆
載、能崇日月以運行、能久然有極也。大哉我夫

子貫古未以研幾、特[76]中正應運、化悠萬優、綏[77]淳
一致。物應[78]萌壞、我得綏締於後、先理在會通時
得彌綸於終始。斷御群有、用出至無、豈固時來
以然、位敘而後伸其道也。夫[79]固以言爭見者莫
窺以言爭、作者莫覩爭者、見之不得奪讓者見
之不得與高之指、不知其以然、抑下[80]之者不知
其以舉過、不及者進退、賢不肖者跂俯。猗歟。知
後之世侯一方千百里者、可祭而不可瀆。刑四
海、億兆民者、可則而不可侮。爲師之善、蓋垂百
王、王善之慶、永貽萬古。老民[81]所云善建者不拔、
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斯言至矣。斯言至
矣、社稷亦當有言曰[82]古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
稱夫子之尊莫如韓退部昂也。愚敢體神而明
之、稱夫子之道[83]　而文之、爲講學堂記。當耶
當耶、壯哉斯堂[84]　崇崇尸庸空空。師居斯
正學、人斯同淵乎玄、言渙乎斋風。云誰有極、極
我無窮。宋景祐四年七月初八日立。

元脩闕里廟垣記

闕里廟制、周三里而弱、崇垣四譙、皆甃[85]以粉塗、
庇以瓦、木與夫殿閣、門廡等餘五百架、皆金明
昌役也。若經喪亂、表裏凋弊、中更灑掃百戶暫
停、主祀者財單力薄、扶傾繕朽、聯缺續亞[86]、所成
者不償其所壞。朝廷頻年議加脩復、屢符本路
撥度工費、以軍國庶務方殷、而事未及措、世襲
者山東東西道憲司諸公自陳郎齋已下、近及
蔡司與邑公、皆嘗贊諭本部為救廢之舉。迨夫
奉議大夫同知濟寧路總管府事劉侯用至元
壬午秋七月維謁祠下、奠拜既畢、周覽嗟惜而
言曰、夫州縣長佐之吏、考績於三載、必曰文廟
有無增葺、況予為方面之倅、祖庭在境、而曾未
過省、何以處承流宣化之任乎。今朝廷方當布
文教、善風俗、以為政治之本、而於吾聖人祠宇
切於垂意、鳩石代木[87]、築基定礎、期在旦夕矣。今
廟貌雖殘、所餘者往往猶頹傑觀、而周垣圯剝、
外連於荒蕪、脫有野燒緣逃於其中、不亦愈重
朝廷之經費乎。此事吾儕不得不任其責。以今

竊計、莫若規撫舊跡、先起垣於四周、庶或可以
扞蔽它虞也。凡丞所舉、有涉公帑之費者、予固
不得以擅為。以吾聖人之故、妨其農時、重其民
役而俾之嗟怨、予尤不敢為也。秋冬之交、農事
畢入、獨為它調而為之、不亦美乎。及歸、更與曰
僚謀之、時總府判官毋侯書生也、聞之樂與協
其謀、劉侯之志得以不阻。遂命孔氏五十三代
孫權主祀事曲阜縣尹覩涖其役、仍以兗州捴
校之。乃於戶大丁衆之家、從民意而借其力。民[88]
民皆曰、此非公役、維吾鄉中之盛事、復何辭焉。於
於是相與執版斡、捄削之具、而至者幾千人。於
是唯均之以廣袤、而不限其程、勉之以堅整、而
不責其緩、繹繹繩繩、陵陂登登、不亟不遲、百堵
皆興。縮基於孝秋之將杪、斬板於陽月之既盈。
穿牢釃酒、勞其衆而歸之、仍期於來春之首、變
高墉深壍、蕪易壞、益植松檜一千本。于時衣冠
行路莫不稱嘆、以為殿閣崇儼、增於它日、嚴嚴
乎可謂夫子之墻也。孔氏合辭為予言曰、自東

平巖公致政之後、而能加顧於祖庭者蓋鮮矣。令侯體朝廷之意以繼是美、是不可以不錄。桓時親覩其事、義不當讓、乃撫其本初而題之於壁間。時至元十九年冬十有二月望日、濟寧路教授楊桓記。宣聖五十三代孫曲阜縣尹兼諸軍奧魯權主祀孔治立石。

闕里宅廟落成後碑

玄聖之德、大如天地、照如日月、蕩蕩乎無能名、皜皜乎不可尚已。歷代有國之君崇尚其教、廟而祀之、幾徧天下。闕里聖人鄉邑、自漢祖過魯、祀以太牢、由是以降、其廟制因仍損益、見於國志可考者、在宋金為最盛、貞祐一燬、久而未復。我元列聖尊道勸學之心未嘗不切、將以志在混一、扭於金革、有所未暇。逮大德守成、始克成一祖三宗之盛意、殿而廡之、位而家之、沇沇奕奕、有侐有嚴。數百年闕規儲觀、一旦而復視舊益加隆焉。而又紹衍聖世享之封、主四仲家廷之祀。無以供粢盛也、則非之主。無以給消濯也、則復其戶。埜林則樵採有禁、子孫則教道有師、詔旨諄復、訓諭切至。且命翰林書之石、猗歟儒哉。初、太中大夫監益濟寧路總管府事按檀不華以魯居治境、乃懿感封邑、祇承朝廷德意、闡諭僚屬、勉勵士庶、先已而為之倡、前役而為之備。國無費財、民不知勞、卒成一代之盛事。總管馬嘉議、晌實左右之。既卒役、狀其本末、遣經歷張格、知兗州馬奉訓禧請記其成。竊嘗一拜林廟、伏讀漢隸數碑、見其請立百石卒史、使典領礼器、及用辟雍禮、出王家錢給大酒直、則乙瑛也。選試孔龢補卒史、則後相平也。韓敕則脩飾宅廟、造立禮器。史晨則乞依社稷、出王家穀、以供春秋禋祀。是數人者、皆東都前後魯相、以所請上之三公府、公府以聞、乃可其請、事皆曾相發之。數人者名不著見於史徒、以上章為聖廟有所陳請、勒名貞石、閱世千數百年、至于今不朽。矧太中生當盛代、遵奉明詔、振舉墜典、潤色太平、茲將隆化美俗、勇於為善之一端爾。若其表

率一道、廉勤奉公、恤隱除害、善政及民者尚多、自當載名信史、傳休無窮、豈東鄙魯相所可並日而談哉。大德十一年冬十月、東平晚進李謙拜手書。

大元重修宣聖王廟題名記

聖天子即位、加意儒術、以風化天下、首以闕里宣聖廟歲久將壞、勅濟寧路出官錢五萬二千餘緡、爲脩葺之資。省部撥總管徐亞中暨經歷王承事董其役。二公奉行惟謹、至則先祭而後治其事、人以爲有禮焉。既而相與周視、計度、然後庀工掄材、指授〔區畫〕、莫不有法。比還、給則又以監兖州怙古歹暨曲阜縣道僧縣尹孔思凱分任其事、主濟王文中實左右之、上下相承而人用勸。未幾、罅漏者完、欹傾者起、腐敗者堅、漶漫者飾、煥然一復〔舊〕觀。若二公者、可謂祇承朝廷之德意也。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有天下國家者咸取以爲法、歷代崇奉、未有若國家尊尚之至。通者衍聖公請依前代故事、起圍牆、四隅建捷、倣王宮之制。奎章閣以聞、天子允焉。省部以徐公勤敏、復檄〔公〕監督。功之成可指日而待、將有大書深刻、頌其美於無窮者、而此特紀其事之一端耳。夫紀事尚實、不尚文、故略其文而直書焉。徐公名野仙、燕人。王公名存義、金臺人。至順三年五月吉日、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張瀚記。奉儀[89]大夫前冀寧路忻州知州兼管本州諸軍奧魯勸農事東野潜書。宣聖五十四代孫文林郎前陝西等處儒學提學[90]孔思遹篆。五十四代孫文林郎濟寧路曲阜縣尹兼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孔思凱立石。

至順三年五月日吉記。

國朝

重修宣聖廟記

聖天子龍飛之初、武功未戢、已事俎豆、極[91]遣使祀宣聖於闕里、風動四方、聞者皆以爲太平肇基、海内咸服聖化。宣聖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希學以脩理事請於

上、即賜外帑曰、朕方先師之教淑海内、洽人心、崇德報功、理所當為。廟貌隳廢、處先為營葺。見存房宇損壞處、徐當完之。洪武甲寅春命下、至十年丁巳秋、歲大熟、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以其事隸濟寧府、委兗州判表良督所屬州邑鳩工蔵事、聿右掄材、呆揀墉桶瓦甓、僝洛縣遂之費畢備、逾三月而後成。正殿左右回廊及東廡三氏學生員房舍合七十餘楹、翔道一新。衍聖公會勸宗族衆大夫士之有祿者、鳩金補塑聖賢像、仍浼本官提督之。服冕有萓、金碧相輝、儼然若生。落成之日、衍聖公會族人於齋廳、以尊酒勞曰、宗奉先聖先師誕敷文教、九重聖曆、詎謨賢哲臣鄰翊賛、凡廟貌闕處、皆已完葺、祭祀有田、灑掃有戶、禮樂服冕有章、薦享有器、設學選師以教吾族、蠲其徭役、歲入朝會、班亞上相、賜與優隆若此、何以報稱。相與議曰、不若勒之堅珉、以圖不朽、足以見聖天子行吾祖設教立道、為致治太平之本、與國同休、悠久無疆、豈不偉歟。然奉脩謹恪、克休天心、民不知勞、倐然就緒、若長公百金其字者、可謂賢矣、是宜記之。洪武十年歲丁巳朔日立。

翔遠林墻記

周公變夏商之禮、而崇九廟之祀、文帝重原凌之法、而加赤族之誅者、何也。蓋仁人孝子之於祖宗、惟其慕之也切、故其報之也厚。惟其尊之也重、故其怒之也深。苟為不然、則喜戚無與於已、而成敗不足以動其中矣、尚何陵廟之用心乎。五十五代孫曲阜世尹孔克中者、忠孝人也。其為人也、風神秀發、玉瑩珠輝。自幼以孝謹聞、既長以才敏稱。由是闔族推讓、薦膺是職。自受任以來、惓惓祖宗、一念不忘。慨尼山之祀、未覆傷書院之凋弊、陰家廟之陋小、勠心固意、務踐其情、誓曰、盟神弗成弗已。既而卒如其言、宗族内外罔不服其用心之確。獨有祖林一區、周迫居民、煙爨千家、樵青採綠、薪斬乾枯、衛冒者日不絕跡。雖申之以聖公之禁戒之、以家長之嚴、然漏貧

浩大難以防屢。商巡則北至東，備則西來。聞亦獲其一二輩者，然非親則故，非戚則民，依公道則傷恩，盡私情則遺祖祭。心時念難於施設者父之世。尹復喟然嘆曰：大物[95]置而不備，而網民以罪，弭之無法，而肆其鞭撻，非其政之善也。乃捐己貲，萬緡厚備酒饌，集耆老而謂之曰：夫自周漢以來，秦兵楚獲，東西流離，而父子不相保者，處處然也。而惟此方祖孫相安，丘壠相尋，而不識兵有革鈇者，果孰使之然哉。咸曰：叨聖人耳。曰：若亦思報乎。曰：聖覆如天，曷克以酬。倘有指揮，願悉從命。公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昔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近於郊，而不毛。今吾祖林周迫居民，烟爨之家不下千數，旦暮薪樵，豈勝剪伐。吾欲藥此農隙，借汝以力，遍甽其圍，可乎。衆咸喜躍[96]，願悉從事。公乃約以孟冬朔且[97]起工。至其日，邑之父老各率子弟約千餘計，悉荷板鍤無後者。聖公亦以廟丁百餘人來會。公乃編以什伍，甲以才能，復以族之英敏者督之，刻以板築之數，限以[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以給其食，旨其酒殽以勞其[illegible]。[illegible]加以省視，勤慶勸賞，諄切。由是冬日假和，人心悅豫，作之日，[98]老之陝陝度之聲，長幼[illegible]，成[illegible]其能，日不[illegible]旬，千堵皆興。何其快哉。自非[illegible]之也，誠動之也。義吾未見其成功之速若此之易也。又慮夫狡獪之徒，穴沫梁而[illegible]門[illegible]也，則石[illegible]以塞其[illegible]，勒門守以嚴其鎖鑰。慮其延夫之[illegible]於宿衛也，則建巡鋪以便往來，[illegible]以[illegible]守成。樵採絕跡，而松梓遠丁丁之[illegible]，祖宅安[illegible]，而林鳥無復驚之[illegible]。其視往昔[illegible]煩而屢犯不止者，豈徒千百十一於其間哉。誠可謂明於治體，善於方[illegible]，而孝於祖者矣。聖公家長深與其事[99]，日一再往，且賞且[illegible]，因謂之曰：今汝之心良亦盡矣。淳本之始，吾嘗與聖公戮力焉，毋使煩也。於是[illegible]族屬，驗佃丁，標得[illegible]千餘[100]，董併工役力，刻日以完。然[illegible]斯具功，無玷悔。嗚呼，邑有賢宰，家有[illegible]，[illegible]相其[illegible]，雖欲弗美，其孰能

能。於戲、佳哉。斯亦曠世一時之奇遇也。吁、家廟也、書院也、斯撤其舊而宏者也。尼山也、林園[01]也、斯經始而剏者也。計其功則不勝其大、較其財則不貲其多。他人觀之、鮮不駭心而驚惧者也、公乃視之輕如鴻毛、易如拾芥、如此、非其才義俱全、孝心純至者、能如是乎。方之古人、亦何負哉。宜其勤之金石、昭之後世、而爲人子人孫人後者之龜鑑也。倘吾門之子孫、異世之後人、能跡其心而繼述之、則斯功之美、將歷千萬世而不毁矣、林廟其亦有慶乎。永樂二十一年四月吉日、五十九代襲封衍聖公彥縉同家長思楷等立石。洪武十二年四月吉日、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希學同五十三代孫族長涇共圖族立石。

重建齋廳記

齋廳之設、以燕毛[02]也。每遇拜掃、族屬萃[03]祭畢則造於斯而行相見之儀。既見則坐於斯而論長幼之序、既坐則因祭祀所薦之羞而制爲燕享之禮。非謂飲食、所以親骨肉、叙昭穆也。舊有廳三楹、深一丈八尺、廣三丈五尺、高一丈七尺、歷代脩葺仍舊貫。自入

天朝、涵濡聖化、五六十年之間、支庶蔓延、子孫蕃衍、每遇燕集、其舍有不能容、至有披冒風日而列席於外者、天小雨則依棲於宇下、其隘陋爲可知矣。五十九代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代曲阜令克中、五十四代族長思楷、一日乃相謂曰、齋廳所以不侈大者、[04]憶當時族屬微而子孫少故也。今則涵濡

聖化、子孫蕃衍、苟不有以大其廳事、非惟無容衆、於親親昭穆之叙不其有以雖乎。由是材度[05]庀工、授方任能、撤其舊而新之、于以廣大其規模、于以宏深其制度。爲廳三大楹、前磨後庑、悉按法程。門樓三間、勢極高抗、俱以堅木爲之。齋廳之制、東西四丈、南北二丈八尺、高二丈一尺。塗墍丹雘、曲盡其妙。且其大勢嚴正、棟宇軒翔、凡登於斯者、莫不心悅神怡、快人覩覩、宛若置人

於春風和氣之中，而自不覺其洋洋者矣。凡燕於斯者、莫不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綽綽乎有餘裕者矣。觴見獻酬交錯、禮義合度、燕笑語兮、人心懽兮、有不覺其醉而醉者矣。林墻記所謂邑有賢宰、家有賢宗、又得家長克相其成、雖欲弗義、自不以容。嗚呼、其盡之矣。是廳也、肇基於永樂辛丑之八月、落成於次年壬寅之五月、謹書此以紀其事之本末云。昔

永樂二十年五月上旬吉日、襲封衍聖公彥縉并戢曲阜世尹克中、族長思楷同立石。

重建金絲堂記

闕庭有堂名金絲者、舊相傳也。按孔氏祖庭廣記載圖經誌、稍於大金世、重修闕庭、始有其制。畧無明文可考。堂在齋廳之北、家廟之南、廟庭之東、歷世更變、歲久頃圮、僅存遺址。宣德甲寅冬、工部亞卿江右吉之文江周公忱以公務道經東魯、躬謁林廟、每事懇懇致閔、禮也。因斯堂之疏、歎然為缺典、遂召匠計之。捐己俸資貨材、以江南、得大木、而甚使人相地廣袤、是斷是度、是尋是尺、脩之治之、水運以舟、陸輓以車、時議克合、力相成之者、蘇州知府況侯鍾、通判邵侯諶也。村木既具、越明年季夏壬寅日、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召役事與工、經營圖為安、排布置、舉合以法。落成是年秋八月庚子朔也。堂高二尋有二尺、由是制度宏雅、廉隅峻整、輪奐一新、卓越舊觀。僉議復於靈星門外西南隅、構屋三間、樹十有二檜、為祇謁更衣所、名曰更衣亭。其用心可謂勤矣。噫、夫遠紹前猷、事、謂之外義。脩事而有成、謂之合功。古之道也。令能趾美矣、合功矣、是宜誌之。愚嘗閱載籍、當漢景帝時、魯恭王好治宮室、毀孔子舊宅而欲廣之、升堂聞金石絲竹之聲、遂不敢壞。意今之家廟、即其舊宅歟。斯堂即恭王聞金石絲竹之所歟。舉金絲而言、則八音在其中可知矣。且天地假風雨以彰厥威、聖人託音樂以著其靈。天地變態無窮、四時成其序。聖人神明不測、而萬世崇其教。天地風雨霜露之類、無非教也。聖人

禮樂刑政之屬、得非敎乎。矧樂者、又所以移風易俗、比物飾節、崇和順而親附於民、所以蕩滌邪穢、消融查滓、莫善於是。故聖人雖沒、而有不沒之神存焉。何也、道德也、禮樂也、與天地相為終始、生民為萬世之所仰賴焉。名堂之義、意有在也。後之登斯堂者、不金石而金石、不絲竹而絲竹、想聖人之靈、而景仰於千萬載之下、斯堂亦與有助焉。時

宣德十年歲在乙卯秋八月上澣日、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授清江裴侃記并書篆。宣聖五十八代孫曲阜縣世職知縣孔公堂立石。

重脩啓聖王寢殿記

予昔長太常、九

天子有事南郊、則天地並位于正殿、日月分列於東西。若太廟之制、則前為殿、後為寢、重陰陽奇偶之義、夫婦人倫之始也。前乎千萬世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莫不皆然。孔子萬世帝王之師也、廟祀于會者非一世、而子孫奉祀則惟存其始祖啓聖王夫婦焉。王之殿去大成殿西十步許、而啓聖王夫人顏氏則居于後寢。穿心有廊、以通前後。歷歲滋久、寢殿圮壞。六十一代孫今襲封衍聖公弘緒、乃撤而新之。殿為間者五、為楹者七、歇山轉角、規模壯麗、一倣前殿之制。高一丈七尺、深視高殺二尺、廣袤稱是。經始於天順庚辰十月之朔、落成於辛巳九月之望。是役也、財不廢於公帑、工不奪於民力、經營之勞、一役于林廟在官之人、皆弘緒所自區畫者也。其尊祖敬宗之心、何其至哉。工既告成、山東按察使黎陽王越世昌、適謁于廟、覩新構落成、棟宇翬飛、金碧輝映、嘉大宗之誠孝、謂不可無文以彰盛美、猥以予有從遊之舊、禮請為[illegible]記之、預以白金一錠、屬曲阜知縣孔[illegible][illegible]命工礱石、紀其歲月。惟昔柳子厚作道州文宣王廟碑、謂夫子極於化初、冥於道先、苟贊其道、若譽天地之大、襃日月之明、非愚則惑、不可犯也。況王與夫人毓粹之德、啓聖之功、不可名言、又敢輕

易貿之哉。特以尊祖敬宗、誠大宗之所當爲、而
崇儒重道、好尚斯文、又憲長之所用心也。憲長
提刑一方、公務紛紜、而能景賢仰聖、若此、況爲
先聖之子孫哉。書其事、勸諸貞珉、以告來者。天
順五年九月既望賜進士、陝西參知政事、前禮
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知制誥、兗州府寧
陽許彬道中撰文。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山東
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前刑部郎中、東吳張穆
書丹。中順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欽差監察御
史心陽李琮篆額。

陪祀闕里記

成化十三年丁酉仲春十有九日、
欽差提督山東學校按察司僉事畢瑜、用
上命、翰林學士王公獻、賫香帛詣闕里祭告、增六
佾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蓋用祭天子帝禮
樂、以尊孔子者。瑜等別遂咸與奔走陪祀。未將
事之前、驚飈拂野、陰霾蔽空、及聯俎豆、陳百官
列、主奠者就位、俄頃星月交朗、風塵晏如、若有
使之然者。神其[illegible]、來之[illegible]、固若是乎。仰惟
皇上之恩、如天廣大、凡有詔令所加、幽明鬼神無不
聯屬、而況夫子廟庭有不之享耶。夫子之道、亦
若天之廣大、凡其功能……所闔日月星辰風
雲於天下。[illegible]況近而家庭闕里耶。歷代尊夫
子者、本[illegible]聚帛[illegible]唐、加號於宋元、舉此遠
彼、皆未有若
今日之盛。[illegible]知制禮作樂、必有
大聖人者出、斷自[illegible]備、徵名山大川先王猶隆祀禮
以報其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稱矣。後世
全以帝加之。況自生民以來、未有之夫子、報功
之典宜有隆無替、則禮樂上同
天王、[illegible]得而講[illegible]乎。休哉。魯之素王、其可謂蓋世有
功之
帝王也耶。謹記。

尼山書院附

尼山創建書院之記

尼山書院山長臨川[illegible]歸自魯、以興復

書院始末爲言乃爲之次第其事云、尼山去曲阜東南六十里、今爲滕州鄒縣、在滕西百里、鄒東六十里。其山五峯西峙、中峯則所謂尼山、啓聖王夫人顏氏所禱而生聖人者也。山皆石、其巔多蒼栢、諸小木皆巨葉、霜露既降、絢如渥丹。升降各途、外之谷、草木之葉皆上起、降之谷、草木之葉皆下垂、無或交戾反刺者。其東岸有洞、曰坤靈之洞、中有聖人石像、臨水與顏母山對。其北則防山、即聖人合葬其父母處也。今書院在其中、前有智源之溪、後有中和之壑。徃昔奉尼山之神而祠曰毓聖侯、其左有夫子之宫焉。故宋慶曆癸未、孔子四十六代孫襲文宣公知兖州仙源縣宗愿作新宫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學舍、有祭田。自是歷宋金至于今、蓋三百餘年矣。宫不知何年廢。我國家奄有中夏、尚崇孔子之道、歲月浸久、典禮斯備。至順三年、歲壬申、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用林廟管勾簡實理言、請復尼山祠廟、置官師奉

祠、因薦璠可用。事聞、中書送禮部議。奎章閣大學士康理公巙時爲尚書、力言其事當行。議上、至元二年丙子、中書左丞王公懋德率同列執政者白丞相、置尼山書院、以璠爲山長。三年六月、至官、扳舍山中、整埸私帑、假貸具家爲酒告山之神、召近鄉父老受神賜、告以興廢之故。明日、鄉父老各以其人至、遂除剃蕪、徹瓦礫、得殿双門之故基、諸舍之所在次第而見、將告諸郡縣而經營之。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宰夏揚公文書訥行部、率其吏翟趙邪造茲山、留璠舍。一日、顧瞻徘徊、以其事爲己任、命同知滕州事郝賢、閻領之首出俸以爲之先、而臨州李彥傳、鄒縣令張士謙與郡邑之官屬暨大宗子孔克堅、襲曲阜令克欽、宗族子孫、凡齊魯之境賢卿大夫、士民之好事者、大出錢穀、助成之。擇木於山、陶甓於野、傭傲致遠、牽車牛、服力役、連縣載途、飲餉相望、役大而民不知勞。又得古殿遺構之成材於脊之故家、尤称巨麗。不數月而大

殿成、殿門成、郕聖侯之祠成。學宮在廟之西，倣國子監制也。作觀川亭於坤靈洞之上，相傳夫子之在川上，蓋在此云。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置子弟員，以凡民之子弟俊秀者充之，皆復其身役。迺以明年之上丁，用大牢致詞告成。噫，其功可謂敏矣。夫朝廷議定於上，部使者有司宣力於下，以克有成，聖明在上，文運宣通，於斯可徵焉。嗚呼！古初開物，天作茲山，太和絪縕，元氣融結，流形降神，篤生大聖，以立三極，位天地，育萬物，與日月四時貫通於無窮。若夫祖徠龜蒙，至于岱宗，雨露風霆，往作來復，前詹後際，邈然高深，詎可測哉。運會有時，聿興新宇，不日而成，豈偶然歟。璠也，得以學官從事於茲，可謂榮矣。集老且病，舊學荒落，僅克識其梗槩如此。若夫播為聲詩，歌頌功德，式薦明亭，勒之金石，則有待於當今儒學之君子也哉。大元至正二年壬午正月上元日，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撰。

尼山書院碑銘有序

周靈王二十年，陬人顏氏禱於尼丘山。二十有一年，孔子生。五代周顯德中，魯守趙侯作新廟。宋慶曆中，嗣文宣公宗愿大建廟學。有元至順三年，衍聖公思晦請復尼山廟，禮部尚書康里公巎白于中書。至元二年，左丞王公懋德議設尼山書院，以彭璠為山長。三年冬十有一月，廉訪僉事楊公文書諭分司至于兖州，以璠言用前濟寧總管張公仁寧，使同知滕州事郝君宲閭董其役。十有二月，分司至于鄒，楊公及郝君相役於尼山。滕、鄒大夫來致貲，購故曾武忠公宅於東平。四年春正月，璠如棘秤，總管王公主敬攽材於白馬河。三月壬子庀工，作大成殿、大成門、神廚，作明倫堂、東齋、西齋、東塾、西塾，作毓聖侯廟，作觀川亭。秋八月告成。宣尉使泰古公凝括懸政法之書于門。五年春二月，廉訪僉事趙公天綱懸教法之書于堂。夏四月，郝君如沛，以湖北廉訪使任公澤善書，命繹曾文于碑。

其辭曰、嗣聖至元皇帝欽天崇聖、左武右文、百廢畢舉。衍聖公曰、惟鄒東六十里、五峯依峙、中惟尼山、其神曰毓聖侯、顔母之所於禱也。東崕曰坤靈之洞、聖人石像在其中。東有文德之林、蓋曰顔田之墓。又東爲顔母之山、有谷焉、其棘惟喬、顔母之所由陞也。有谷焉、其棘惟樛、顔母之所由降也。前惟智源之溪、後惟中和之壑。其在宋氏、我先人文宣公爰作新宫。既燬于兵、惟今泰寧禮亦宜之。康里公曰、惟天啓迪我人、大明中德、万世無疆。惟休篤生聖人、陬于尼山、柰何弗敬。崇厥攸居、時則有闕里之廟、奠厥攸宗、時則有泗上之林。報本反始、曷弗祠于尼山。君君臣臣、胎于尼山、於念哉。左丞公曰、俞。張公曰、哉昔尹茲東魯、我乃大闢里清廟、我乃新曲阜泮宫、我乃飾泗上林、聊邇于齋、我弗克事茲尼山。滕大夫郝子材、公其任之。楊公曰、俞。楊公曰、嗟我憲史翟迪、趙士恒、郭敏、其道予言曰、俾尔滕侯李孝侍、汝惟長左而貳之。大夫宝宝閣汝

惟貳、箴曰汝材、作而行之。楊公曰、嗟尔大夫宝宝閭、翦荆棘、除埃壞、以底厥舊、惟汝功。選吏士、充土徒、固基宇、嚴廟貌、惟汝任。弗疲民、弗淹時、弗糜財、惟汝能。我聞曰、材惟舊、易於新。力於舟易於車、惟汝其念之。郝君曰、都。郝君曰、嗟爾鄒尹張士謙、悉乃心以致役事、以時餼糧、以集車牛、以利器用。鄒尹吕克中、爾惟克勤、其相攜材。鄒士馬亨、李儒、李元彬、考制度、以底法。鄒士王從義、其司入。州史石居仁、其司出。鄒史吴守中、胡德秀、其司程。必謹必節、毋致怠忽。東平公曰、[11]昔在魯共王壞聖人宅、用廣厥宫。乃今以魯公宅爰作聖宇、於乎休哉。予璠暨滕人張顕宗、薛榮、晁元榮、惟茲宇在宋于汴、惟鄒息宅在元于鄒、惟嚴寳宅。今茲歲在戊寅、予其撤有文在杭、曰戊年破。於乎微哉。今予致汝材、毋撓材、毋黷民欲之哉。羅括公曰、惟天生聖、惟皇崇聖、孰敢不欽。若官若吏若士、敢有不柢厥事、國則有常刑。敢有崩酗酒、致鄭聲、博奕笑嬉、以黷清廟、詩

則有大罰。敢有譊使介、舍爵旅、國則有常罰。敢有踰垣墻、毀宮廟、牧牛羊、竊薪芻、瞻則有常刑。逍公曰、惟天生聖、惟聖爲憲、惟師興教、惟士祗學。孰本于兹、有翼有嚴、若師若士、非經何教、非德何學。一乃心、勑乃身、以明天倫、以究人治。報天尊聖、以衍無疆之休。或敢不恭、則有常憲。任公曰、粤惟尼山、在防鄹之間。孔氏自宋避之陬、厥墓營焉。叔梁窆鄹、五父夌殯。防惟西北、東鄹西鄹、惟其西南。稽諸太史、尼丘之禱、用名若字、於是爲信。昔在宋氏、宋大啟宇、以娩闕里。洪惟有元、式新大之。惟有無疆之休、必有無疆之聞。託之金石、伯敦甫其作銘。陳繹曾拜手稽首、固辭、乃言曰、惟天惟地、惟載神氣。神氣之合、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昆侖旁薄、會于岱宗、南融凫山。太昊闢天、東迤尼山、聖集大成、支流于繹、是生亞聖、終始道統、咸疆于鄒。於乎盛哉。嚮聖人作法一代。惟吾夫子、爲憲萬世。亘宇綿宙、罔不尊親。於乎大哉。其在祀典、惟有道德、祭于瞽宗。惟山出雲雨、變潤萬物、時則旅之。矧惟聖人、澤被萬世、毓兹尼山、新大厥宮。於乎時哉。乃作歌詩六章、章八句。辭曰、昔在高辛、有娀方將。爰禱高禖、玄鳥致祥。立我商人、篤生帝王。乃明人倫、敷教虞唐。降自有周、顏字邾人。尼山是祈、夢麒麟。篤生素王、乃聖乃神。敷教萬世、誕明天倫。俶宗綿延、尼山之蜒。坤炅是毓、有圩其顛。降神毓聖、厥功竟天。何千萬年、不崩不騫。乃剔故壁、乃作新宮。捋材自鄆、輦石于東。庚土子來、不日其功。聿飛斯翬、聿見新龍[17]。新宮既作、尼山嶽嶽。閟泗林、鴻光昭灼。衿青青、子何其樂。于何其樂、爾效爾學。尼山有祀、鄹田有芑。胡不作人、樂只君子。樂只君子、爲天下使。於萬斯年、勗廣純祉。至正五年歲在乙卯五月吉日立。國子助教陳繹曾撰。

尼山大成殿四公配享記

今皇帝至元三年、重建尼山書院、奎章閣侍書大學士虞公集實記之。未及大完、而山長彭璠

李。後十有七年，鄒縣達魯花赤馬哈麻君增塑顏曾思孟四公配享殿中。邑士趙守實等之贊，因其同里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張君思政來京師，屬素為之述。按顏子之侑坐，肇於唐太宗貞觀二年冬，尚書左僕射房玄齡、國子博士朱子奢之所建議也。宋神宗元豐七年夏，復增孟子侑坐，礼部郎中林希之所奏請也。度宗咸淳三年春，增升曾子、子思，逮我朝混一四海，且四十年，延祐三年，仁宗皇帝在位，崇學右文，御使中丞趙公世延始言南北祭礼不宜有異，當升曾思，如典故，制曰可。先是，四公列坐兩旁，礼部以為翼承道統、述明聖經，作則萬世，以立人極，論德定名，列次配侑，東坐西鄉，於礼為稱。至順二年，進封顏為復聖公，曾為宗聖公，思為述聖公，孟為亞聖公，仍命詞臣為制書，一代之典，可謂備矣。馬哈麻君作邑於聖賢之邦，欽承上意，克脩墜典，其為政知所先後，從可知矣。礼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君其知礼者哉。雖然，君之為是舉，蓋有難者。方盜擾徐方，力抗王師，鄒之為縣，密邇斯境，朝廷憂供給之繁，增設邑長，以君才敏而擢用之。軍旅絡繹，君應答靡有凝滯，將士感悅。及徐平，撫安瘡痍，飛芻輓粟，徭役平允。當此之時，又能汲汲焉以興學明教為務，是以謂之難也。今年春，君以仲丁蕆祀，致齋之夕，夢升礼殿，瞻仰聖師。行事之際，迴視配享未備[13]，憫然久之。首出俸錢為之倡，僚吏士民相率來助，邑士張敬祖主其出納，曾未數月而工告畢。公德容睟盎，觀者肅敬。蓋啟聖王與夫人顏氏禱于是山，神秀所鍾，篤生聖哲，繼天測靈，萬世永賴，所以綿斯道之傳，發微言之秘，四公之功，終古如一日矣。書院之諸生尚考求於方策，非四公之學不敢學也。邑大夫之望於諸生者，其在此，可不勉哉。大元至正十又四年歲在甲午三月戊寅，國子監丞危素記。

尼山重建新廟記

洙泗涵道體之本原，尼山擬天地之間氣。聖人

者、又所以鍾天地山川之間氣以生者也。其知先知、其覺先覺、出乎類、拔乎萃、自生民以來實未有也。然天之所以尊於聖人者、夫豈無其故。蓋自周室衰微、諸侯放恣、三綱淪、九法斁、中國將入於夷狄、生民淪胥乎物類。使天不生聖人、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天於是而生聖人焉。聖人者生、繼天立極、拯溺亨屯、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者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且堯舜之道、尚賴夫子而明。是天以是道而畀之聖人、必欲聖人以是道而傳諸後世、此聖人有功於天地也。惟聖人有功於天地、故天下通祀乎聖人。祠茲尼山、尤爲所生之地、廟貌尊崇、歷代所尚。奈何元運既去、毁於兵燹、故址頹基、鞠爲茂草、春秋祭祀、掃地而行、觸目荒凉、誠爲可嘆。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五代孫曲阜世尹克中、五十四代孫族長思楷、畢率諸詣、會閭門族爲諭之曰、闕里廟貌、我

大宗文皇帝撤舊更新、既以美矣。惟茲尼山、乃聖祖誕育之地、荒凉若是、而不爲慼心、吾子孫寧不有愧焉爾乎。由是叙合一心、鼎新重建。正殿三間、高廣如制。其西則爲毓聖侯殿、其西北則爲啓聖王殿、又其北則爲啓聖王夫人殿也。神門三間、齋廳五間、庖湢有廬、祭器有庫、繚垣雲矗、如矢斯棘。嗚呼休哉。首事於永樂丁酉之春、落成於戊戌之夏、輪奐之美、視昔有加、構治之規、于今爲盛。仰瞻俯視、生氣若存。時或嶧山雨霽、顏母雲收、丹青晃日月之光、金碧混烟霞之色。重檐疊拱、磐牙高啄、坤靈五老、環達上下。其壯觀爲可知矣。茲於刻石、以勵其後、謂余當肇、不敢以蕪陋辭、謹述始末、并系以言曰、周室衰微、諸侯擅權、下陵上替、綱紀蕩然、風氣日偸、倫理日墜、往聖既遠、其孰能繼。尼山降神、毓秀含眞。靈應既啓、生我聖人。惟聖有作、天將木鐸、以繼往聖、以開來學。綱常既正、倫理日昭。尊卑上下、井井有條。惟聖斯蹟、光明烜赫。其報伊何、萬

代血食。緬惟尼山古廟巍巍。毁于兵燹、蕩然無遺。觸目荒凉、見者嘆息。聖公起念、世尹替其書籍之營之、定其規。新廟既成、金碧相輝。神其來止、既安其喜。報以介福、施于孫子。永樂十六年秋八月望日、孔顔孟三氏子孫教授裴書。

曾壁銘

其銘之曰、在天成象、壁星主文。聖人藏書、所以順天也。意乾坤不可以久晦、又繼之以明。文⑫不可以久廢、亦受之以興。我夫子當周之衰、則否、屬晉之亂則晦。及秦之暴則廢、遇漢之王則興。其廢也、賴斯壁而藏之。其興也、因斯壁而發之。翊乎三墳、言大道也。述乎君則堯舜禹湯文武之業備矣。述乎臣則皐夔稷契伊吕之功盡矣。濟乎世則六府存矣、化乎人則五教立矣。向使不藏諸壁、盡委秦坑、焰飛聖言、灰埸帝道、則後之為君者、不聞堯舜禪讓之德、禹湯征伐之功、文武憲章之典、將敎化民、不亦難乎。後之為臣者、皐之述九德、夔之和八音、稷之播百谷、契之遜五品、伊之翊贊、吕之征伐、復敎致君、不亦難乎。世不知六府則無火食之人、有毛服之衆、與夷狄攸同矣。人不知五教、則忘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與鳥獸無別矣。欲見熙熙之國政、平平之王道、不亦遠乎。嗚呼、金有匱、玉有櫝、防之以關鍵、固之以緘縢、人必有竊而求之者、蓋重利也。斯壁藏君臣之道、父子之教、人無求而行之者、蓋輕義也。恐壞斯壁、毁斯文、命恭王以壞之、伏生以誦之、使天⑬皎然如上古之道、其大矣哉。銘曰、巘山高兮為秦城、鑿池深兮為秦坑。城之高兮胡先壞、池之深兮胡先平。伊斯壁兮藏家書、歷秦亂兮猶不傾。壞之者恭王、誦之者伏生。發典謨訓誥之義、振金石絲竹之聲。如天地兮否而復泰、如日月兮晦而復明。秦之焚兮未盡、我不為燼。秦之坑兮未得、爾滅其國。江海涸竭、乾坤傾側、唯斯家兮、用之不息。

○孔顔孟三氏學附

三氏學教授題名記

為治者必本於道、傳道者必先乎學、所以倡吾
道、張吾學者、必存乎師。此教授之職所由設也。
聖上嗣服、易元明昌、首京都[16]、謁款
先聖、天仗肅臨。當時士子、冠帶鵠立、度越橋門、臣
庶聳觀、寔希世之遇。其休功偉烈、歆艷國史、視
前代隆文、未有甚於此者也。惟是闕里先聖之
舊廟在焉、歲久就弊、特命才臣革故而一新之。
即廟巽隅建立學舍、以教養後裔、凡在譜系、至
於髫童、皆與肓籍。[17]廩粟以厲之、賜監書以啓之、
使朝夕游泳、胚腪涵蓄、作成人材、濟濟蹌蹌、為
國之光。專置學官、以主教導、取德行溫粹、文章
典雅者充焉。天官選舉之際、必採衆譽、而後授、
與州郡教官不侔焉。一日、教授陳公伯達過兗
學、而謂僕曰、國家隆師豈道、張官置吏、如此。撰
以預選者名氏、刊諸石、子其為我記之。僕不敢
以狂斐為辭、謹頓首拜而言曰、君國子民者、達
其本則易舉矣。今中外學校、四科八行、皆自此
發源。爾教授處發源之地、隸師儒之職、其責為
尤重。倘無紀錄、使來者僾然莫考、是亦負明時
設官之意也。謹列名氏于左方。泰和八年春仲
望、兗州府儒學教授吉人賀玄記。

三氏學新建學錄題名記

建學立師、此古之制也。蓋學不建則無以育人
材、廣教化。師不立則無以明人倫、傳道德。而風
俗美、政治得、又豈不皆由此而致之哉。闕里三
氏之學、始於魏之黄初、唐宋以來、興廢不常。乾
興元年、孫宣公守兗、因廟建學、請以楊光輔為
講書、轉奉礼郎。元祐四年、尹復臻以文潞公薦
為教授、而學正錄已嘗分任其事、考之碑刻、歷
自前代、皆孔氏子孫為之。蓋當時教授自署。迨
至胡元、或有異姓代者。我
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文教大興、三氏學錄仍復孔
氏、其他弗得與焉。且教授異姓、學錄同姓、有責
主義、亦以寓激勸興親愛也。較之外學、尤為慎
重、不轄有司、不同常設。凡有員缺、悉聽
聖公自舉才德兼備、足為師範者為之、銓選第注

其名而已。至今百有餘載、一遵成憲、罔敢背違。
聖朝學録、自克晏始、傳至公璜有五人焉。正統
以來開科取士、成化間歲貢賢能與郡學等。先
是聖公奏聞、
上命提學憲臣一体考較、而無罷黜。師道之立、人
材之衆、何其盛歟。以是而觀、則知斯職已著名、
雖不録、疑亦當時代署之失、非有所重輕也。夫
三氏學實孔聖本源之地、尊為教養聖賢子孫
而設、常人豈得而輕任哉。自非孔氏有賢行者、
職專訓迪、何以繼述先德、大衍聖學者歟。任斯
學者、況皆出於聖公所舉、其賢可知、豈特記之
而後顯哉。雖然、設官任事、乃
朝廷之欽制。題名立石、實學校之尊師。其可泯然
而不聞乎。今也列其名氏、勒之穹碑、不惟使師
者之所自勵、抑亦使學者有所景慕焉。故述建
學立師之意、遺缺名氏之由、既以補其不及、又
以俟後來者有所張本云。成化已亥孟夏吉日、
兗州府鄒縣儒學教諭永嘉劉濬記。

○衍聖公謝恩表 附
景泰二年、上幸太學、特召三氏子孫觀禮、賜五
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彥縉冠帶、錦衣。越四
年來朝、復賜三臺銀印、玉帶、衣、織金麒麟文、視
一品。謝表、
伏以
建中立極、本治教於六經。泝流求源、特推恩於
宗子。天心鑒貺、寔族增光。恭惟
○○○○聰明睿智、文武聖神、祖述唐虞、道已隆於
天下。憲章周孔、心猶壓於魯東。太學為昭代之
賢閔、既承臨幸。大宗為素王之嫡長、特見褒崇。
範白金而印鈕三臺、琢美玉而腰圍一帶。盛以
丹漆之函、束以雲章之服。服以拜賜、而廷陛光
輝、藏以傳家、而子孫歷年。賜鞾韉而先之以爲
紗、錫酒牢而加之以白粲。恩施僭悖、俾同宅俊
之賢。礼待優隆、不鄙章孝之賤。是皆因本而尊
末、肆獨念祖以及孫。符雨露之沾濡、同乾坤之
覆載。自三代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臣縉貫

李凡庸、忝繼先師之緒。學無禆益、濫承顯爵之
封。象賢深愧於前人、崇德欣逢於盛世。頌揚莫
旣、感激惟深。伏覩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益隆
聖道於無窮。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永固
皇圖於悠久。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成化十三年春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泰

上加賜樂舞籩豆謝
恩表
狀以
聖皇御極、脩明治世之綱常。祀典崇師、寵用
天子之禮樂。綸音渙發、士類歡騰。恭惟
○○德同堯舜、[118]蕩蕩乎難名。道配文王、穆穆乎
敬止。緬懷先聖之教、實爲萬世之所尊。顧茲廟
祀之儀文、詎俾一毫之未至。采之輿論、斷自
宸衷。旣擬礼以崇加、復申詞而昭告。遂辱
天朝之使、大增闕里之光。寵賚數仍之門牆、神罔
如在。敬致
九重之香幣、
天威若臨。犧牲有醴、粢奠于兩楹之間。秩秩乎有
儀、鍾鼓管籥、合奏于一堂之上。洋洋乎其盛。俗
舞易六而用八、非若成王之享周公、斯爲過矣。
籩豆以十而加二、必如
天子之祀上帝、極其尊焉。惟崇儒重道之心、有加而
不已。故酬德報功之典、益盛而無窮。曁漢而唐、
非無袞冕之加、而儀文或有未周。歷宋而元、亦
有宮懸之奏、而音容猶有未盡。未有礼備樂明、
如今日
聖天子之尊臣祖孔子者也。臣弘泰等生忝素王之
裔、愧乏片長。世叨顯爵之封、慚無寸補。復覩非
常之盛擧、益彰曠古之奇逢。匪徒修小臣一家
之榮、眞可謂斯文千載之幸。揄揚莫旣、期報德

於滄桑。感激弥深、擬刻銘於肺腑。伏願天長地久、祝聖壽於無疆。日盛月新、仰文風之大振。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孔顏孟三氏誌卷之四終

校記

①奕：當作「棄」，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幸魯盛典》卷八。

②王篋：據《全唐文》卷一七五，當作「玉篋」。

③兹：當作「滋」，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幸魯盛典》卷八。

④隆神：據《全唐文》卷一七五，當作「降神」。

⑤臣跡：據《史記・周本紀》，當作「巨跡」。

⑥失：當作「矢」，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幸魯盛典》卷八。

⑦封：據《全唐文》，當作「對」。

⑧俎豆：當作「俎豆」。

⑨磬：當作「磬」，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幸魯盛典》卷八。

⑩隨：當作「隋」。

⑪源：當作「原」。

⑫殷墊：據《全唐文》，當作「殷墊」。

⑬云阿：據右引，當作「元阿」。

⑭譯外：據右引，「譯」上有「荒」字。

⑮嘶文：據右引，當作「斯文」。

⑯綉桶：據右引，當作「綉桷」。

⑰與：當作「興」。

⑱本頁原缺，據《山東通志》卷一一所載補。

⑲非天道尊德貴：據右引，作「非夫子道尊德貴」。

⑳不側：據右引，當作「不測」。

㉑持：當作「特」，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㉒周室：據右引，當作「周室」。

㉓時不用兮：據右引，「不」下有「見」字。

㉔太平與國：當作「太平興國」。

㉕固：當作「同」，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㉖素：當作「塑」，見右引。

㉗壁：當作「辟」，見《五禮通考》卷一二一、《元文類》卷一九。

㉘奉：當作「奏」，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㉙作：當作「北」，見《圭齋文集》卷九。

㉚緡：當作「婚」。

㉛此句似脱一字。

㉜貞：當作「真」。

㉝天至：疑誤。

㉞此句上疑脱一句。

㉟昭德美：此三字當是衍文。

㊱圖：當作「國」。

㊲餘：當作「除」，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六。

㊳「帝」下當脱「建」字，見右引。

㊴知：當作「其」，見右引。

㊵「經」上脱「孝」字，見右引。

㊶夫：當作「大」。

㊷夫：當作「矢」，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㊸以：當衍，見《五禮通考》卷一二一。

㊹䋘：當作「縟」，見右引。

㊺馳：當作「弛」。

㊻宫：當作「官」，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三、《幸魯盛典》卷一四。

㊼然後：疑誤。

㊽放：當作「效」。

㊾王：當作「主」，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三、《幸魯盛典》卷一四。

㊿及：當作「反」。

51所知：當倒。

52繩：當作「黽」，見《隋文紀》卷七、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53桷：當作「桷」，見右引。

54「功」下脱「也」字，見右引。

55𪊨：當作「澤」，見《文苑英華》卷八四六。

56偕：當作「而」，見右引。

57得：當作「德」，見右引。

58逮：當作「建」，見右引。

59明：當作「名」，見右引。此句疑有脱誤。

60私：右引作「弘」，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作「司」。

61源：當作「原」，見右引。

62主：當作「士」，見《文苑英華》。棨：當作「綮」，見《山東通志》。

63廓、史：當作「共」、「始」，見《文苑英華》。

64詩：當作「銘」，見右引。

65「志」上當脱「昂」字，見《孔氏祖庭廣記》卷一一。該本前署成昂撰。

66遷、永：右引作「迁」、「允」似是。

67眷：當作「春」，見右引。

68恩：當作「思」，見右引。

(69)攘：右引作「權」。

(70)有：當作「以」；「功」上當脱「以」字，見右引。

(71)「有」下當脱「如」字，見右引。

(72)明得：當作「名德」，見右引。

(73)寧：當作「率」，見右引。

(74)窮無：當倒，見右引。

(75)「復」上當脱「雖」字，見右引。

(76)特：當作「持」；「正」下脱「而」字，見右引。

(77)優：當與下句「變」字互乙，見右引。

(78)應：右引作「當」。

(79)固：右引作「故」。

(80)下：當衍，見右引。

(81)民：當作「氏」，見右引。

(82)白：當作「自」，見右引。

(83)「道」下缺「乘變」二字，見右引。

(84)「堂」下缺「也棟宇」三字，見右引。

(85)朽：當作「圬」。

(86)亞：疑誤。

(87)本：當作「木」。

(88)民：疑衍。

(89)儀：疑當作「議」。

(90)學：疑當作「舉」。

(91)極：疑當作「亟」。

(92)逮：當作「建」。

(93)原凌：疑誤。

(94)哲曰：疑誤。

(95)大物：疑有誤。

(96)曜：疑當作「躍」。

(97)且：當作「旦」。

(98)捄：疑誤。

(99)蹟：疑誤。

(100)此句疑有誤。

⑩圜：當作「圜」。

⑩毛：疑誤。

⑩「萃」上疑脱一字。

⑩憶：疑當作「意」。

⑩材度：當倒。

⑩此句疑有誤。

⑩能：疑誤。

⑩心：疑當作「沁」。

⑩晨：當作「辰」。

⑩詹：當作「瞻」。

⑪「在」下疑有脱字。

⑫此句疑有誤。

⑬木：當作「未」。

⑭文集：疑誤。

⑮天：疑誤。

⑯「首」下疑脱一字。

⑰句首疑脱一字。

⑱「教」上疑脱一字。

孔顏孟三氏志卷之五

戊戌進士山東兗州府鄒縣知縣廬寧張泰校正

鄉貢進士山東兗州府鄒學教諭永嘉劉濬編次

鄉貢進士山東兗州府鄒學訓導豐城[illegible]校

復聖顏氏志第一類

○姓氏源流

顏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生昌意、昌意生帝高陽。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吳回、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五曰安、安為曹姓、國於邾、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世。周武王克商、因封其裔孫挾為邾子。挾生訛、訛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字伯顏、謚武公。春秋邾武公為魯之附庸、故公羊傳稱顏公。有功於齊、齊威公命為小邾子、別封其子友於郳。子孫以父字為氏、以其附庸於魯、故其歷世事魯為卿大夫。友生爽、爽仕魯為下大夫。爽生速、速生蠍、蠍生息。自速至息、皆下大夫。息生晉、晉生羽、羽生訓、訓生簡、簡生箱。自羽至箱、亦皆下大夫。箱生𩲡、𩲡生景、景生整、整生垣、垣生永。自[illegible]至永、皆至司寇。永生友、為邑宰。友生無繇、字路、為魯卿士。娶齊國姜氏、生回、字子淵。父子具為孔門高第。先賢傳曰、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顏居其八、若顏幸字子柳、顏高字子驕、顏祖字子襄、顏噲字子聲、顏之僕字子叔、顏何字冉、則顏氏之宗、信乎其有人矣。

○出處事蹟

顏回字子淵、以魯昭公三十一年庚辰之歲十一月丙申生。家世魯國、少孔子三十歲。與父無繇同師孔子、學既有得、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愽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初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後問為邦、孔子曰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以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安貧樂道、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又常謂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年二十九、髮盡白。魯哀公四年庚戌歲、顏子三十二、是年八月丁巳卒于魯城東防山南。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孟子有言、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陋巷、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故程子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由此觀之、顏子之時、使無孔子、則必亦如孟子之歷聘諸國、惓惓以行道濟時爲事矣、豈終隱處陋巷而已哉。

廟宇 滋陽寧陽二縣顏廟附

顏子廟在今曲阜縣西八里、去今孔子廟東北三百餘步、世傳即陋巷故宅也。創始時代無考。金明昌五年重構、有廟曰顏樂亭。歲久亭圮。元元貞間、宣聖五十三代孫襲封衍聖公治命顏族復構亭於故基、繚以崇垣、植桃李於垣之內。三氏子孫教授張頡礱石、刋顏子像于亭中。亭之四匝有地、廣袤各五十九尋、有晴國亭古檜十有四株。泰定三年、以鈔七十錠買地二券於亭之北。北柢官道、奉勅重建顏子廟于中。經始於泰定三年三月、落成於致和元年八月。歲久復毀。

國朝正統六年重修、至今時加葺理云。

正殿三間 中祀兗國復聖公顏子。

後殿三間 祀兗國復聖公夫人宋戴氏。

東廡三間 祀魯大夫顏子之子歆。

西廡三間 祀魯大夫顏子之孫儆。

顏樂亭門三間 在神門之外。

外中門一間在靈星門內。

靈星門三間在外衢南面。

御製碑樓一座在神門之內。

顔樂井一口在外中門之右、舊有井亭、今廢。

杞國公顔父無繇殿三間在西廡之後、南向。

端獻夫人顔母姜氏殿三間在杞國殿後。

齋廳三間在廟東南隅。

神廚三間在廟西隅。

祭器庫三間繚以崇墉。

宗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住宅在今廟東廳堂屋舍、今不備録。

滋陽縣顔廟在今滋陽縣儒學堂前靈星門内。以兖州乃所封之地、故又立廟於此。

寧陽縣顔廟、在今寧陽縣西北四十里泗高社。以子孫因避亂徙居於此、别自立廟、以便節朔薦謁。今有子孫居住在焉。

○林墓顔、無繇墓附

顔子墓在今曲阜縣東二十里。按顔氏祖庭事紀云、魯城東二十五里防山之陽有顔林。石刻曰先師兖國公之墓。前一石鐫兩甲士背負而坐、一執斧、一執金吾。又一小碑①一小碑、其湮没不存、惟座趺在墓。高杖②餘、林木森鬱、其地廣袤各有一百五十畝有五尺。少東村曰上宗、有祠田六十畝。亞聖五十四代孫進之昆季、嗇汕以奉時祭。按任昉述異記云、曲阜古城顔林墓上古楠二株、可四十圍。土人云顔子手植之。今不存。

杞國公顔父無繇墓在顔子墓正北、相去僅數十步、同爲一林。

○歷代封謚詔旨贊文誥勑

唐太宗貞觀二年十二月、尊顔子爲先師。

唐高宗總章元年、贈顔子爲太子少師。

唐睿宗太極元年、加贈顔子太子太師。

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類、實越等夷。暢元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illegible]

賢能。其顔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追贈兗國公。顔無繇，杞伯；顔辛，蕭伯；顔高，琅邪伯；顔噲，朱虛伯；顔之僕，東武伯；顔何，開陽伯；顔祖，臨沂伯。

唐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顔子以[3]四十一代孫顔五品正員官。

唐文宗開成元年詔曰：朕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嘗不嗟嘆久之，思有以報。如聞從覽、孔式，實真卿之孫。永惟九原，既不可作，進其嗣續，諒協典彝。考績已深於宦途者，命列於中臺；官次未齒於縉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天下再新義風。以顔子四十三代孫從覽，特授殿中侍御史；孔式，同州參軍。今按《唐史》略云：天寶十四載冬，安祿山反，發所部兵及奚、契丹凡十五萬，發范陽引而南，步騎精銳，烟塵千里。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州縣皆望風毛靡。平原太守顔子四十代孫真卿起兵討賊。上始聞河北皆從賊，嘆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真卿奏至，大喜曰：朕不識真卿何狀，乃能如此。常山太守顔杲卿，乃真卿從兄，亦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明年，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顔杲卿送洛陽。祿山數其反己，杲卿曰：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冎之。比死，罵不絶口。又按《顔氏譜》云：杲卿字昕，門廕補齋郎，江、遂二郡司法，方正精敏。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允南，書判超等，同日於銓庭[4]，當官正色，舉劾無所迴避，以清白名聞。除韓南判官，功遷鄭州司兵、魏郡録事、范陽户曹。安祿山營田判官，充光祿寺丞，遷河北度支判[5]，兼節度行倉，朝散大夫、太常寺丞，兼常山太守。祿山反，開土門，拜衛尉卿、御史中丞。制書未下，城陷，祿山讓公曰：我擢汝爲太守，何負於汝，而乃反乎？公曰：吾代受國恩，官職皆天子所與，汝叨受恩寵，仍懷悖逆。吾寧負汝，豈負本朝乎？臊羯狗，何不速殺我。叱罵不已，遂支解鉤舌而死。初，公被懸首於右金吾街樹，有張湊者哀其髮[6]，收謁玄宗。俄見夢云：禦捍處多兵馬少。玄宗覺而設祭

焉。後湊以髮至、夫人疑之、憩床而哭。忽聞聲如鞭床者、發箱、髮跳、而前夫人驚駭、信之。年六十五。三子、泉明、威明、季明。乾元元年、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子姪爲賊所害者八人、並贈五品。建中元年、重贈司徒。弟眞卿上表謝、肅宗批答云、自逆胡猖狂、入我河縣、所在官吏多受迫脅。卿兄以人臣大節、獨制橫流、或俘其謀主、或斬其元惡。當以救兵懸絕、身陷賊庭、傍若無人、歷數其罪、手足寄於鋒刃、忠義形於顏色、古所未有、朕甚嘉之。盛烈既冠於當時、寵名宜及於泉壤。所謝知。乾元二年、眞卿撰神道碑銘曰、太保烈烈抗茲忠節、徇國義形、見危身殺。玄宗杖信、售詐兇羯。寵極災挺、稱兵向闕。河翔鼎沸、潼關晝閉。天下寒心、王旅若贅。虵豕十萬、淬如霜雪。公以眇身、毅然奮發。逆黨株送、土門披扶。人知効忠、國用不廢。忌寵三垂、榮加九列。王命未臨、孤城已滅。身懸鋒刃、口詈不絕。先聖感忠、保儲贈揭。刻諸金石、且表墓綴。遠莫致之、留斯江滙。日月有既、徼猷無缺。眞卿字淸臣、景龍三年生。少勤學業、以孝聞。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二十二年、登第、校[7]書郎、又擢博學宏詞科、受醴泉尉、清白多聞。除長安尉、歷三院御史。制云、文學擅於登科、器幹彰於適用。宜先汗簡之職、俾佇[8]埋輪之効。時五原有冤獄不決、公理之。時方久旱、而其澤立應、郡人呼爲御史雨。遷[9]平原太守、兵部員外、戶部侍郎、兼領平原郡防御史、又加河北採訪招討使。仍勅詔書云、卿之一門、義冠千古。肅宗即位、賀上皇表、批答云、兇逆亂常、侵侮中夏。潼關失守、京國不寧。朕因涉岐梁、至于巴蜀、遂命皇帝、肇登寶曆、爰靜妖氛。今官軍益振、迴紇効欵、卽擬南行、共爲剪滅。卿忠惟奉國、孝則保家、懷不二之心、秉難奪之操。皇帝累申寵命、兼以崇班、宜有慰於深功、且用光於重守。遷工部尚書、憲部尚書、上讓表、肅宗批答云、卿才推翰池、望重朝廷。昆弟成名、俱効忠節。項蜂蠆縱毒、郡邑多虞、卿能審事宜、捍禦兇盜、雖平原不守、

而功勣殊尙。自邊歸朝、續副朕望。允膺寵履之
命、無至免官之請。除御史大夫。謝上表、肅宗批
答云、卿德重才博、父而益彰。深竭忠貞、克著名
節。乃令再造區夏、籍卿以振朝綱。寵履之榮、允
膺其象。再印之寵、無以易卿。既簡朕心、不至謙
讓。所謝知。貶馮翊太守、謝上表、肅宗答云、卿夙
負名器、列在朝廷。委再印之傳、兼寵履之寵。而
乃爭乘執法、情未滅私。朕以舊勳、遂從寬宥。今
左輔之郡、凋弊之餘、宜加撫存、以申來効。所謝
知。除蒲州刺史、謝上表、肅宗批答云、卿簪紱之
端、名節素重、出鎮藩翰、克効忠節。況自同及蒲、
襟帶相接、宣風布化、實佇於卿。特委股肱、尤當
勉勵。防禦恤隱、必應事宜。所謝知。除昇州刺史
充[10]浙西節度兼江寧軍使、謝上表、肅宗批答云、
卿學行有聞、謀猷克壯。屢經寒歲、不改私節。且
江寧古之帝都、實爲巨防、自非宿德、其可濫居。
委卿忠誠、俾當連帥。宜弘籌略、爲朕緝綏。所謝
知。除刑部侍郎。乾元三年庚子、公年五十二、爲

刑部侍郎。三月戊辰、乞御書天下放生池碑額
表、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生成。臣子之心、敢忘
於讚述。臣去年冬任昇州刺史日、與左驍衛右
郞將史元琮、中使張庭玉等奉宣恩命、於天下
州縣臨江帶郭處、各置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
訖于昇州江寧秦淮太平橋、凡八十一所。恩霑
動植、澤及昆蟲。發自皇心、徧于天下。歷選列辟、
未之前聞。海隅蒼生、孰不欣喜。臣時不揆愚昧、
輙述天下放生池碑銘一章、又以俸錢於當州
採石、兼力拙自書。蓋欲使天下元元知陛下有
好生之德、因令微臣獲廣昔賢善頌之義。遂緘
寫一本、附史元琮奉進。兼乞御書題額、以光揚
不朽。緣前書點畫稍細、恐不堪經久、臣今謹據
石臂窠大書一本、隨表奉進。庶以竭臣下懷[11]之
誠、特乞聖恩俯遂前請、則天下幸甚、豈惟愚臣。
昔秦始皇暴虐之君、李斯邪諂之臣、猶刻金石、
垂於後代。魏文帝外禪之主、鍾繇偏方之佐、亦
於繁昌立表頌德。況陛下以巍巍功業而無紀

述、則臣竊耻之。謹味死以聞、伏增戰越。肅宗批
答云、朕以中孚乃物、亭育爲心、允在覆載之中、
畢登仁壽之域。四靈是畜、一氣同和。江漢爲池、
魚鼈咸若。御慎徽盛典、潤色大猷、能以懿文、用
刋樂石。體含飛動、韻合鏗鏘。成不朽之立言、總
好生之上德。唱而必和、自古有之。情發于中、予
嘉乃意。所請者依。八月、貶蓬州長史員外。遷利
州刺史、除戶部侍郎、謝上表、代宗批答云、御門
傳儒行、代挹公才、忠義在躬、幹蠱從政、頃弁八
座、式貽水鏡之規。往鎮兩河、能鳴風雨之晦。比
雖因事見貶、今則念舊錄功、然以地官務殷、惟
才是屬、周行所擧、殊愜朕懷。所謝知。改吏部侍
郎、謝上表、代宗批答云、卿鬱然詞宗、雅有朝望。
高標勁節、歷霜霰而不渝。握鏡懸衡、鑒人倫而
式叙。是用特加命數、光乃純臣。復銀青之舊階、
鳴水蒼之雜佩。佇聞審啓、以定九流。擧其朝綱、
僉曰惟允。所謝知。除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
節度觀察使、謝上表、代宗批答云、卿明邁宿才、

忠貞壯節、夙推公器、累踐周行。專城高魏、尚之
勳、曾府著山濤之績。而七澤交帶、三江要衝、式
資統尹之方、雅屬旌旄之寄。人存政擧、其在玆
乎。所謝知。除尚書左丞、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充朔方行營宣慰使。貶陝州別駕、吉州別
駕。遷撫州刺史、湖州刺史、本州團練守捉使。拜
刑部尚書、充礼儀使、拜太子少師、加⑫故。遷太
子太師。積官至光祿大夫、初封丹陽縣子、進爵
侯、又進爵公、改封魯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前
後歷官三十三、⑬集四十二考。建中四年、宣慰李
希烈叛、陷汝州、詔公爲淮寧軍宣慰使。乘駟
至、希烈相見、宣傳詔意、詞不屈、志不撓。賊黨乃
交刃脇之、公視之凛然、責以悖逆。遂拘公、雲毒
萬計、期公數日。公曰、願假一劒、豈勞多端。服義
而終、乃其所也。賊竟不敢逼。後移蔡州、有移蔡
帖云、貞元元年正月五日、真卿自汝移蔡、天也。
天之昭明、其可誣乎。有唐之德則不朽耳。十九
日書。是年八月二十四日、遇害於龍興寺、春秋

七十七。明年、淮泗平、二子迎其喪、陳仙奇使護[14]喪歸、儀仗送葬、中使弔祭、賻錢五十萬、粟三百碩、朝野莫不哀傷。德宗痛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復下詔曰、君臣之義、生録其功、歿厚其禮。況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嘆、勞於寤寐。故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開國公顔真卿、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屬賊臣擾亂、委以存諭、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實謂猶生。朕致貽斯禍、慙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爾嗣。可贈司徒、仍賜布帛五百端。二子頵、碩、俟制終、所司奏超授官秩。史臣曰、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其直、若任之為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爲賛曰、自古皆死、得正爲順。公之云亡、萬代盡訓。藝文志、行狀、神道碑、公佐吉州[illegible]陵集十卷、刺撫州有臨川集十卷、刺湖州[illegible]興集十卷、頌海鏡源三百六十卷、爲禮儀使有禮儀集十卷、今並逸而不傳。文集十五卷、見傳于世。前後所上表章、撰述碑文、具載文集。正議大夫、行太子右庶子、史館修撰、上柱國、晉昌縣開國男令狐峘述神道碑銘曰、天祚聖唐、降賢救時。烈烈魯公、毓德膺期。巖峙王貞、伊傅之師。文武忠信、天子是毗。亦既外朝、儼然正色、潤我王度、作藩于德、賊爲豺虺、流毒下國。公整王旅、殄掃妖孽、解紛以和、柔道以志。萬里狂飈、舉爲淳風。君子知微、通變則通。全庶人入奏宸聰、副丞相是同。唯舌周旋、亡命乃外。胥悅營營青蠅、不害其潔。危行言遜、保茲明哲。周啓土宇、俾侯于我。我是百辟、彝倫攸叙。亂靡有定、盗擾淮浦。帝曰汝賢、代予宣撫。執不懷忠、處死難之。於赫我公、視險如夷。猛獸斷斷、履之不疑。扇彼薄俗、惟絹惟熙。昔在申伯、作藩周室。詩人歌頌、尚播聲律。矧我忠人之紀綱。功侔四時、節貫雪霜。煥乎五言、沒而彌彰。日居月諸、萬祀無疆。

開成元年冬十月朔日、

詔旨刻諸廟碑。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衍在[15]曲阜、以顏子四十六代
孫涉特授曲阜縣主簿。

宋太祖建隆三年、太學成、
御製亞聖兗國公贊曰、生值衰周、習不及魯。一簞
瓢、屢空陋巷、環堵德冠[16]四科、名垂千古。後表萬邦、
遂封東土。秘書省校書郎臣梁周翰撰

杞伯顏無繇贊曰、顯允君子、德充慶延。收世家魯
陋巷、生淵。同師將聖、俱謂能賢。千載之下、清風
凜然。尚書刑部郎中臣賈玭奉勑撰

蕭伯顏辛贊曰、嘉彼子柳、誕生于魯。學茂三墳、名
喧九土。蕭伯崇賢、亞聖同祖。光于簡書、萬[illegible]
古。翰林學士、承旨臣陶穀奉勑撰

瑯琊伯顏高贊曰、升堂闕里、學有後先。橫經之子、
鼓篋相宣。回稱殆庶、驕亦齊賢。顏氏一宗、八人
在焉。兵部尚書臣李濤奉勑撰

東武伯顏之僕贊曰、顏氏之門、曾孟之紀。自匪通
儒、奚列諸子。衍茂淪中、名參闕里。惟帝尚賢、俾
須其美。給事中臣劉載奉勑撰

朱虛伯顏噲贊曰、顏氏之族、咸為子弟。亞聖次之、
升堂者矣。學無不通、道無不備。昔覩賢達、今列
晶史。尚書工部侍郎臣艾隸奉勑撰

開陽伯顏何贊曰、惟聖與仁、上行下達。入室升堂、
窮然·知未。名顯八顏、道亞十哲。爾儀刑、克光其
列。臨沂伯顏祖贊闕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行在[17]曲阜、以兗國公四十
八代孫端特授郊社齋郎。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朔日、詔曰、朕乃
者封登禪社、昭列聖之鴻勳。崇德報功、廣百王
之褒制。洎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聽河海
之姿、睟容穆若。出洙泗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
之有加、期斯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併錫其
寵章。祇事祠庭、廣增其奉邑。念性與天道、德冠
生民、議兹玄聖之名、異廢嚴師之禮。兼朕親製、
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飾賢孟、超五等。七十達者、
俱增列侯。仍命宰察、分紀道列[18]。式盡褒揚之旨、
用賞善誘之方。宜令中書、樞密院、三司、兩制丞

郎、待制、館閣、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初議加封
十哲爵以公、自餘以侯、王旦曰、顏子舊封亞聖
兗公、並爲公爵、則亞聖無以異。望封顏子國公、
餘爲郡公。從之。於是詔加封顏子亞聖兗國公、
杞伯顏無繇曲阜侯、蕭伯顏辛陽穀侯、琅琊伯
顏高雷澤侯、東武伯顏之僕宛句侯、開陽伯顏
何堂邑侯、臨沂伯顏祖富陽侯、朱虛伯顏噲濟
陰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臣王旦奉勑撰
兗國公贊曰、賢哉子淵、惟仁是好。如愚屢空、踐幾
覩興。用舍行藏、與聖同道。封岱丁辰、益茲榮號。
三司給事中臣丁謂奉勑撰
顏無繇進封曲阜侯贊曰、素王將聖、實爲我師。顏
子殆庶、趨庭學詩。請車無愧、陋巷安卑。進榮侯
服、逢此上儀。尚書金部員外郎知制誥臣周起
撰
顏辛進封陽穀侯贊曰、增封需顏、詒譯曾堂。顯允
君子、令儀有章。英罕知揖、德音不忘。換亘千古、
淳風載揚③。尚書戶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臣戚綸
奉勑撰
顏高進封雷澤侯贊曰、魯國諸生、顏氏爲盛。達者
升堂、是亦希聖。龍章載加、侯服輝映。名著遺編、
人師往行。太常博士集賢校理臣張傯中奉勑
撰
顏噲進封濟陰侯贊曰、田也庶幾、諸顏近之。洙南
受業、泗上從師。輔翼儒道、經營德基。俾侯于濟、
君子攸宜。太常博士同脩史館起居注臣崔遵
度奉勑撰
顏之僕進封宛句侯贊曰、洙水悠悠、子叔優優。及
有等賜、升堂並由。尤后時邁、禮成介丘。旌此達
者、爵爲列侯。太常博士直史館臣劉鍇奉勑撰、
顏何進封堂邑侯贊曰、木鐸興教、英賢輔翼。將嚮
子冉、侯張文德。孝爲承風、詩禮是則。千載丁辰、
始開侯國。
顏祖進封富陽侯贊闕
宋高宗紹興五年十二月六日勑顏子孫顏邵等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惟爾遠祖、盡忠于唐。剛勁之節、凜如秋霜。
朕讀舊史、想見遺烈。故命有司、悉官其後、以為天
下臣子之勸。汝其勉以自力、無忝爾所生。邵特
授左脩職郎、顏阜補右迪功郎、顏彥補下州文
學。
宋高宗紹興六年敕顏子孫顏師禹
制曰、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遭世中否、思古興懷。眷唐室之多賢、壯
平原之大節。英風可想、恨不與之同時。遺像儼
然、至今猶有生氣。訪之遠裔、僅爲齊民。特加異
恩、寵以命秩。錄功臣之世、朕無愧於周詩。對前
人之光、爾尚存於家範。可特授右迪功郎。
元世祖至元二年七月、世祖皇帝遣集賢學士王
德淵以牲牢庶羞、致祭于亞聖兗國公、並免賦
役。
元世祖至元三年、於費縣東魯公祠創立顏魯公
書院、設山長一員。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寧陽縣顏子廟石刻
皇帝聖旨裏、泰安州奉符縣尹契勘到本官部內南
西高兗國公之後顏儒等數家、自來朝廷蠲免
大小差役、相離曲阜祖廟窎遠、有闕節朔祭奠、
禮合另建家廟、及各家子孫長川讀書。今仰顏
儒等刱建轉最殿一所、粧塑聖像嚴整。除曲阜
祖廟依舊例另祭、別標撥建家廟、仰顏儒等每遇
節朔、如法祭祀。更於廟垣內脩蓋學堂一所、除
曲阜入學子孫外、別請名儒一員、立學長川訓
教各家子孫。所有請到名儒及入學生員等、各
各姓名、限今年十月終已裏開坐申發本縣照
驗。須至指揮。右下堽城巡檢顏儒等、准此。至元
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元成宗大德二年九月初二日、致祭先師兗國公。
子孫地稅、大小差發、盡行除豁、不屬州縣所管。
元武宗至大四年榜文
皇帝聖旨裏、中書禮部會驗、欽奉詔書節該、諭中外

百司官吏人等。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上都、大都，諸路府州縣邑廟學、書院，照依世祖皇帝聖旨，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於内安下，或聚集理問詞訟，褻瀆飲宴，工役造作，收貯官物。其贍學地土產業及貢士莊田，諸人毋得侵奪。所出錢糧，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及師生廩膳，貧寒老病之士爲衆所尊者，月支米糧，優恤養贍。廟宇損壞，隨即脩完。作養後進，嚴加訓誨，講習道藝，務要成材。若德行文學高出時輩者，有司保舉，肅政廉訪司體覆相同，以備選用。本路總管府、提舉儒學、肅政廉訪司，宣明教化，勉勵學校。凡廟學公事，諸人毋得沮壞。據合行儒人事理，照依已降聖旨施行。彼或恃此，非理妄行，國有常憲，寧不知懼？宜令准此。欽此。照得兗州曲阜縣亞聖兗國公陋巷故宅，理合一體禁約，省部合行出榜，省諭諸人，毋得輒入本所褻瀆搔擾。若有違犯之人，所在官司嚴行究治施行，須議榜示者。右榜曉諭諸人通知。至大四年九月　日。

元仁宗延祐元年七月，南臺監察御史段傑等言：欽奉詔書節文，嶽鎮海瀆，已議加封，遣使致祭。其路府州縣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在祀典者，各具事跡申聞，次第加封。除常祀外，主者先行嚴加致祭，廟宇損壞，官爲脩葺。伏爲先師兗國公遊聖人之門，以德行冠四科之首，不遷不貳，聞一知十，雖窮居陋巷，而與禹稷同道。歷代追崇，盛典錫之封爵，躋之配享。又於曲阜故里立廟以祀之，褒德禮賢，使後學知所師法，其於世教非小補。側聞祠宇年深，堂廡頹圮，今五十四代孫璉特跣南來，抄題俸金，以爲營葺之資。見知者雖曰許諾，樂施者其能有幾？設使化之有餘，用之不竭，適足以貽笑四方。仰惟聖朝以武定區宇，以文致太平，崇儒重道，無不至矣。獨於此，何其缺然？守土者理當申明廉訪司，亦宜陳請官爲脩葺。於江南儒學錢穀有餘之處，約量分給，恢宏舊貫，輪奐一新，使顔族安

居主祀，實國家之盛事也。管見如此，不敢緘默。移文都省，行下濟寧，使即曲阜相度，陋巷故宅，重建正殿五間，轉廊一，滴水單簷五，鋪座繪塑，兩廡十間，神門三間。所費取足於江南儒學錢穀有餘之處。延祐四年，都省移文江浙行省，於儒學錢穀內撥付鈔八百七十六錠有奇，仍委濟寧路收受支用。經始於泰定三年三月，落成於致和元年八月，惟門闥階砌坦墉尚未完。天曆二年十月，都省移文江浙行省，續給學粮內鈔二百六十錠，米五十石，訖功。冬十一月丁丑朔十六日壬辰，宣聖五十四代孫襲封衍聖公思晦暨曲阜縣尹孔思凱等、顏氏五十五代孫族長秘，會集諸孫，預約習禮，遷聖像于新廟。是日亞聖兗國公誕辰也，謹脩祀事，禮同時享。

元泰定帝泰定四年十月，監察御史辛鈞等言，至大元年，已嘗褒加宣聖之號曰大成至聖文宣王，延祐二年，又追封亞聖鄒國公父曰邾國公，母曰邾國宣獻夫人。竊惟亞聖兗國公樂道安貧，聞一知十，德冠四科，具體聖人。使其得時行道，禹稷之功無以異焉。側聞朝廷賜錢崇飾顏氏家廟，致敬先師，禮意至矣。獨於先師父母未議追封，似為闕典。宜移文禮官，若依鄒國公例講究封贈，不惟有補於世教，亦不負聖朝褒德尊師之美意。天曆二年二月十九日，翰林侍讀學士曹元用、叅太常禮儀院事孛朮魯翀、同叅元永貞、博士李好文、王守誠暨禮部官一同議，擬加封顏子父母妻事于左方。謚議：所貴乎聖賢之學，傳之於前者有所宗，授之於後者有所統。統宗之正，炳如日星，故愈久而愈得其貞也。曲阜侯顏路，魯之君子，孔門高第，忘其貧約，依歸聖人。其日用常行之間，道德之言，仁義之行，耳濡目染，心感神會，固以薰陶而成其德矣。況有亞聖之嗣，同師聖門，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用舍行藏，庶幾於道。七十子之中，夫子獨稱其賢，延譽衍慶，使過庭之訓至今有耿光，豈非傳授得統宗之正者歟。宜乎有國家者崇爵錫號，而

侑食闕庭，於無窮也。謹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德嗣後昆曰裕。請謚文裕。庶表至公。父無繇，曲阜侯，加封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追封杞國夫人，謚端獻。妻宋戴氏，追封兖國夫人，謚貞素。

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日，加封顔子爲兖國復聖公。制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得孔氏之門，入聖人之域，顔子一人而已。觀其不遷怒，不貳過，克己復禮之功，無伐善，無施勞，益著爲仁之效。蓋將不日而化矣，惜乎天不假之年也。朕緬懷哲人，留心聖學，將大新於風教，故特侈於褒加。於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雖潛德一時之不顯；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顧聖言百世而彌彰。尚服寵光，丕隆文治。可加封兖國復聖公，主者施行。

元順帝元統三年五月日，贈顔子父無繇爲杞國文裕公，追封顔子母齊國姜氏爲杞國端獻夫人。制詞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孔子之道大矣，學之以復諸聖，傳之而得其宗者，其惟顔氏乎。崇其道而褒封，其所自出禮也。故列聖以來，於孔孟之考妣亦既褒錫之矣。朕迪民興學，議禮考文，爰命有司，稽顔氏之先世封之宗國，節[20]以壹惠，顧豈私於其家哉。亨祀有嚴，永世無斁。父無繇，可贈杞國公，謚文裕；母齊姜氏，追封杞國夫人，謚端獻。宜令准此。

元順[21]帝元統三年五月日，追封顔子妻宋戴氏爲國貞素夫人。制詞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顔子侑食孔聖，春秋釋奠，爲郡國通祀，又有廟於魯。其子孫祠祭，宜如孔氏家人之禮，爵秩固當及其配焉。夫德足以相其君子，則令之歆于世享，以比隆闕里之家，不亦宜乎。妻宋戴氏，可追封兖國夫人，謚貞素。宜令准此。

年、改塑杞國公像、冕九旒、服九章。廷杞國公夫
人及兗國夫人殿。
國朝正統元年、行在工部為脩理事、書填尺字一
千七百四十三號勘合、照會本司、仰比對殊墨
字號相同、照依坐去事件、作急完報施行。須至
照會者、計一件。一件脩理事、該行在通政使司
連狀送顏希仁告、係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崇聖
社兗國復聖公五十九代主祀嫡孫。狀告陋巷
故宅祖廟一所、大小千十餘間、係是歷代以來
并
聖朝祀典應祭神祇。經值年遠、正廟兩廡門廊俱各
損壞倒塌、神像暴露、不蔽風雨。是希仁於宣德
八年十月內告、奉本部勘合、轉行山東布政司、
著落兗州府於附近州縣起撥夫匠脩理。除本
縣依例起倩夫匠、採辦木植外、其餘附近滋陽
等縣一向不曾起倩夫匠、至今不蒙脩理。緣祖
廟㉒又經霖雨、愈加倒塌、不堪瞻仰、乞行脩理便
益。等因、告送到部。再議得脩理前項廟宇、合行
本司轉行兗州府、委官一員、著落曲阜縣、并附
近滋陽等縣、候今歲秋收農閑時月、量撥夫匠、
採辦木植、燒造磚瓦等料、照舊脩蓋完報。未敢
擅便。正統元年九月初三日、掌部事少保兼工
部尚書吳中等、於
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還說與布政司漸次脩理、不許急迫、重有勞
擾。欽此。除欽遵外、合行本司、照依奏奉
欽依內事理、欽遵轉行兗州府、著落當該官吏一
體欽遵施行。須至照會者。一、差辦事官李智賫
捧。右照會山東布政使司。准此。正統元年九月
初八日、對同都吏任義。
正統四年十月初九日、兗國復聖公五十九代主
祀嫡孫臣希仁謹奏、為脩理事。正統元年九月
初二日、為因陋巷故宅祖廟年久倒塌、神像暴
露、告蒙行在工部尺字一千七百四十三號勘合
奏、准著落山東布政司轉行兗州府、於附近滋
陽等縣起撥夫匠、照舊脩蓋。止有貞素夫人寢

殿宇、其餘見已將完。伏念先祖兖國復聖公廟宇、
荷蒙
聖恩脩蓋，煥然一新，所有碑文未蒙建立。如蒙
准奏，乞
勑該部建立碑文，紀其事實，用彰
聖朝崇文重道之盛典。謹具奏
聞。

正統四年十月，行在禮部謹題，爲脩理事。准行在
工部咨，於行在工科抄出兖國復聖公五十九
代主祀嫡孫顔希仁奏：正統元年九月初二日，爲
見陋巷故宅祖廟年久倒塌，神像暴露，告蒙行
在工部奏
准，着落山東布政司轉行兖州府，於附近滋陽等
縣起撥夫匠，照舊脩蓋。止有貞素夫人寢殿、其
餘見已將完。伏念先祖兖國復聖公廟宇，荷蒙
聖恩脩蓋，煥然一新，所有碑文未蒙建立。如蒙
准奏，乞
勑該部建立碑文，紀其事實，用彰
聖朝崇文重道之盛典。具奏。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將碑文移咨到部。參
照顔希仁具奏，先祖兖國復聖公廟宇，蒙
恩脩理，煥然一新，乞建碑文，紀其事實一節，欲便
行移行在翰林院撰述碑文，仍行行在工部建
立，以昭
聖朝崇重道學之
恩。未敢擅便，於正統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本部尚
書胡濙等於
奉天門題奏，請旨。奉
聖旨：是。欽此。

正統六年五月，行在工部謹題，爲脩理事。據兖國
復聖公五十九代主祀嫡孫顔希仁呈：切照祖
廟年久倒塌，告蒙行在工部奏
准，脩蓋將完，所有碑文未蒙建立，具在該行在禮
部抄出，欽行行在翰林院撰述碑文，紀其事實，
仍行行在工部建立，以昭
聖朝崇重道學之

恩。正統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本部官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今照碑額龍頂花欄龜趺、至今未
蒙降到式樣、呈乞定奪等因到部。案查先該行
在禮部咨開顏希仁奏前事、已經備由行移山
東布政司、着落兗州府照依奏奉事理、將碑石
照樣措辦完備、聽候明文、至日豎立去後。今呈
未蒙降到式樣一節。參照本朝已有前代建立
碑石、欲行山東布政司轉行兗州府、照依永樂
年間建立碑石頂額花欄龜趺式樣、做造完備。
仍候撰文至日豎立。未敢擅便、具題。正統六年
五月十一日早、本部左侍郎李庸等於
奉天門題奏、奉
聖旨、是、欽此。
景泰三年、吏部為
欽陞官員事。景泰三年七月十三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顏子、孟子、他有功於世道。嫡長子孫都着做世
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欽此。欽遵、查得顏子嫡
長子孫顏希惠、孟子嫡長子孫孟希文、當將各
人填注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行令以奉祭祀。
除補本衙
奏。訖擬合通行除外、合咨本職照依
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劄付者。一、差辦事官
謝意齎捧右劄付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希仁。准
此。景泰三年七月十七日、對同都吏吳良。

○歷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

二代歆、字子林、為魯大夫。
三代儉、為魯大夫。
四代威、為魯大夫。
五代光、贈秘書郎。
六代億、承務郎。
七代岵、歷校書郎。
八代郤、字伯申、為秦大夫。
九代譽、中書舍人。
十代子產、項羽聞其名、聘之、不受。
十一代異、字世仁、為漢大夫。

十二代悉、為漢卿士。
十三代遠、為漢大夫。
十四代肆、一作四、字季遠、漢武帝尚書郎、會稽尉。
十五代襄、一作忠、郡工曹從事、翟令、和州刺史。
十六代凱、字季卿、張禹薦于朝、安城州太守。
十七代遼、字景深、郡上計吏、為刺史。
十八代龠、字茂宗、州[24]舉茂才。
十九代綽、字參道、為太守。
二十代準、始仕為從事、後高尚不仕。
二十一代玩、字懷珎、舉[25]注作郎。
二十二代亮、字世明、一字光祖、郡工曹、冀州刺史。
二十三代敦、字士榮、舉茂才、有晉政、御史大夫。
二十四代盛、字叔臺、一字叔震、漢尚書郎、魏歷青徐二州刺史、關內侯。
二十五代欽、字公若、明詩書易尚書、多所通[illegible]
學者宗之。歷東中郎將、司馬、太中大夫、東莞廣陵太守、給事中。
二十六代默、字靜伯、汝陰太守、[26]護軍將軍、給事中。
二十七代含、字弘都。少有操行、以孝聞。東陽太守、太子中庶子、黃門侍郎、本州大中正、散騎常侍、大司農、封西平侯、拜侍中、吳郡太守、國子祭酒、散騎常侍、光祿勳。晉成帝美其素行、就加右光祿大夫、致仕。
二十八代髦、字君道、歷太、西陽王散騎將軍、尚書都官郎中、國太中平[27]、給事中、黃門侍郎、襲爵西平侯、光祿勳。
二十九代延之、字延年、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湘東王師、贈特進。
三十代綝、字文和、州西散騎都尉、授西平縣僕。
三十一代騰之、字弘道、善草書、歷州西曹主簿、治書御史、巴陵太守。師仲、中書侍郎。峻、吏部尚書。
三十二代炳之、字叔豹、歷輔國江夏王參軍。
三十二代見遠、博學有志行、歷安成王侍郎、征

西參軍治書御史兼中丞。

三十四代愉字子和湘東王右常侍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

三十五代之推字子介湘東國右常侍鎮西墨曹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之儀字子升同麟趾學士御史大夫平陽縣公。

三十六代思曾字孔歸歷北齊衛府行參軍脩秘書省校書郎。

三十七代師古隋安養南海二尉直秘書省校書郎。唐師入關授朝散大夫專典機密。拜中書侍郎琅琊男遷秘書少監奉詔校定經史脩五禮成進爵子。終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弘文崇文兩館大學士。相時字睿夫策府學士禮部侍郎。勤禮字幼朝散大夫校書郎輕車都尉崇賢弘文兩館學士。

三十八代邁庭字茂實散朝大夫職方郎吉州刺史。希莊進士銀青光祿大夫兼和州刺史。

三十九代元孫字聿脩進士朝散大夫豪州刺史上柱國。

四十代杲卿字昕門朝散大夫太常寺丞兼常山太守。真卿字清臣平原太守兵部員外戶部侍郎拜刑部尚書工部尚書光祿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郡國公食邑三千戶。

四十一代盛明太僕丞鄧州司馬東陽縣令殿中侍御史。

四十二代讚益州刺史防禦使御史大夫工部尚書。

四十三代從覽開成元年以魯公孫特授殿中侍御史。

四十四代君佐特授金卿丞。

四十五代文鐸太常卿平原郡節度使。

四十六代衎字祖德戶部尚書。

四十七代仲昌諳五經賜第終南京判官贈太子少保。

四十八代端祥符元年特授郊社齋郎。

四十九代復字長道以曾名儒爲國子監直太

常博士。

五十代岐、字夷仲、贈出身、門下侍郎、資正[29]殿學士、魯郡侯。

五十一代峒、字左之、朝散大夫、授越州刺史。

五十二代斌、贈從事郎、益都路密寧尹[30]。

五十三代順、特授寶豐路教授。

五十四代佐、贈承事郎、濟寧路單父尹。

五十五代椿、奉工部劄付、鹽倉提領。

五十六代利、字義卿、亮市縣儒學教諭、和寧路教授、滕縣尹。

五十六代之美、字宗德、任天城縣教諭、益都路學正、濮州路教授、文林郎、東明縣尹、主祀事。

五十七代池、字德裕、歷山陽主簿、宣德府教授、三氏子孫教授、主祀事。

五十八代拳、字克膺、主奉祀事。

五十九代希惠。

國朝景泰三年七月十三日、欽奉聖旨、除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六十代議、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六十一代公鉉、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歷代祭文

唐降諸州配祀宣父祝文、維某年月日、具官告于先師顏子曰、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一以[31]。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獻、從祀配神。尚享。

宋徽宗崇寧四年降到配祀宣聖祝文、某官告于先師兗國公曰、惟公好學之樂、簞瓢不改。絶塵之蹤、步趨可望。德行扶世、心同禹稷。具體而微、素王是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伸常典、從祀配神。尚享。

宋徽宗崇寧五年降到諸州軍配祀祝文、某告于先師兗國公曰、惟公有學術業、未達一間、賢冠四科、實惟亞聖。尚享。

宋理宗寶慶間因祭告後御製賛文、頌美顏子曰、

學冠孔門、德行科首。聞一知十、若虛實有。樂道簞瓢、不易所守。步趨聖人、瞠若其後。

金章宗明昌五年、重修廟宇、賜樂服祭文。維明昌六年、歲次乙卯、八月癸丑朔、越二十七日己卯、遣官某敢昭告于

先師兗國公曰、宅廟告成、神之式燕。肆頒樂服、以煥聲名。殊別上儀、表章崇教。儼惟亞聖、作配先師。春秋二時、祀百世。尚享。

金章宗國子監仲春配祀宣聖祝文、維年月日、致祭于

先師亞聖兗國公曰、德冠四科、師表萬世。仰止宣聖、其殆庶幾。配食廟庭、時惟舊典。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配食于神。尚享。

金章宗國子監仲秋配祀宣聖祝文、維年月日、敢告于

先師亞聖兗國公曰、德行之美、冠于四科。好學之風、百世所仰。配食廟庭、時惟舊典。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配食于神。尚享。

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武宗即位、加贈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配祀祝文、維至大元年、歲次戊申、七月丁巳朔、越十一日丁卯、

皇帝敬遣集賢學士王德淵、謹以香幣牲牢庶羞之奠、致祭于

亞聖兗國公。惟公省私不愚、克己復禮。獨冠四科之首、不違三月之仁。宜配聖庭、式嚴禋祀。尚享。

元武宗至大四年十月初四日、仁宗登位、遣資政大夫國子祭酒劉賡、致祭宣聖、配祀祝文、敢昭告于

亞聖兗國公曰、惟公德冠四科、道同禹稷。稽諸祀典、寔惟昭配。尚享。

元順帝元統二年六月丁巳、加贈兗國復聖公、遣中書省掾鄧世昌致祭祝文、維二年六月八日、

皇帝敬遣中書省鄧世昌、以大牢庶羞之奠、致祭于

先師兗國復聖公。惟公孔門高第、禹稷其徒。一瓢陋巷、樂與衆殊。具體而微、達入聖域。今也則

亡、斯文何式。歆兹微禮、伏惟尚享。
闕里孔廟春秋配祀祝文、維年月日、敢昭告于
先師亞聖兗國公曰、爲仁爲邦、體用兼備、撰乎
中庸、去聖一間。配食廟廷、時惟舊典。謹以制幣
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配食于神。尚享。
陋巷祖廟春秋祭祀祝文、惟年月日、敢昭告于
先師兗國公曰、惟公克己復禮、卓爾有立。默識
心通、乃幾於聖。爰以仲春、謹以制幣牲齊粢盛
庶品、式陳明薦。尚享。
誕辰諱日祭告祝文、維年月日、主祭幾十幾代孫
某等敢昭告于
先祖兗國復聖公曰、明明我祖、道德淵者。保我
子孫、以時思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用伸
追慕。尚享。
國朝永樂七年、
皇帝巡狩北京、遣祭告文、唯永樂七年歲次己丑二
月甲戌朔、越二十二日乙未、遣禮部員外郎饒
希等致祭于
兗國復聖公曰、
今予巡狩北京、道經于此、謹遣人以牲醴致祭。惟
神其享之。
正統四年、重脩陋巷祖廟告文、維正統四年歲次
己未三月庚戌朔、越三日壬子、五十九代孫主
奉祀事希仁等謹具牲牢時羞之奠、敢昭告于
先祖兗國復聖公。伏念祖廟歲久毀弊、徑請于
朝、命官攻脩。茲諏吉旦、咸事起工。我祖明明、監我
無斁。謹告。
景泰七年、頒降祖廟春秋二祭祀祝文、維年月日、
五十九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顏希惠、敢
昭告于
先祖兗國復聖公曰、惟公具體希聖、克己爲仁。
德盛道明、光照千載。茲屬仲春秋、謹以牲帛禮儀、
用申常薦。尚享。

○歷代題詠

兗國公頌　按此頌有序、今觀顏廟所錄
序文、字多闕誤難讀、故畧之、只錄其頌四

章如左云。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亥朔、二十三日丁酉、朝議郎行曲阜縣令張之宏撰頌曰、

殊、軌滄溟、鳳飛丹穴。兇德君子、聞諸往說。彼美兗公、儒林秀傑。惠和天授、聲聞風烈。道成四支、德乎十哲。睿明御敗、衛道哀溲。宛爾龍蟠、颯然鶴髮。噫天喪予、芝蘭已折。

右第一章

聖皇有道、四隩攸同。恩覆天宇、令敷春風。緬懷泗上、眷想淹中。俯徵睿禮、贈此兗公。天書爰止、儒術昭融。并冕再頒、威光自雄。皇情有實、陋巷何空。

右第二章

昭昭良牧、彬彬文質。熊軾轓風、隼旟掣日。撫鎮鄒魯、道流溟渤。神秀踈聳、靈鑒朗逸。德柔去殺、仁深濟物。來思懷古、中心壹鬱。葵秀已誠、黍離云述。爰命作頌、傳諸故實。

右第三章

瞻彼魯國、地故人安。龜蒙蔚氣、洙泗鳴湍。禮經雲委、物產星攢。以予作宰、諒匪能官。蒲城愧仲、河陽謝潘。琴絲可理、製錦良難。儉懷簞食、禮想零壇。蘙荒露浥、樹古風殘。覓而不見、慨然永嘆。揀字是葺、金石斯刊。悠悠千載、其芳若蘭。

右第四章

顏樂亭詩　蘇子瞻東坡先生

天生烝民、為之鼻口。美者可嚼、芬者可齅。美必有惡、芬必有臭。我無天遊、六鑿六鬪。務而不反、跬出商受。美哉我師、安此微陋。眇然其身、中亦何有。孟賁股慄、虎豹卻走。我求至樂、千載無偶。瓢然從之、忽焉在後。

右按顏氏祖庭事紀云、陋巷在孔廟東北三百餘步、巷之北有井、世傳云顏井。宋熙寧間、嘗構亭井之地、命之曰顏樂亭。蘇氏作記曰、顏子之故居所謂陋巷者、有井存焉。膠西太守孔君宗翰始得其地、浚治其井、作亭於其上、命之曰顏樂亭。昔孔子以

簞食瓢飲賢顏子，而韓子乃以為哲人之細事，何哉。蘇子曰：君子之於人也，必於其小觀之，其大者容有偽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之暴，不能無變色於蜂蠆。孰知簞食瓢飲不改其樂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顏樂亭記，以遺孔君，正韓子之說，且以自警云。

顏樂亭銘　程伯淳明道先生

天之生民，是為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孰識。聖賢之分，古難其明。有孔之遭，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周爰闕里，惟顏舊止。巷汙以榛，井堙而圮。鄉閭蚩蚩，弗視弗履。有卓其誰，師門之嗣。追古念今，有惻其心。良價善諭，發帑出金。巷治以闢，井渫而深。清泉澤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亭曰顏樂。昔人有心，予忖予度。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顏居孔作。盛德彌光，風流日長。道之無疆，古今所常。水不忍廢，地不忍荒。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顏樂井　長洲徐源工部主事

廢井荒原古廟高，昔賢曾此伴簞瓢。經祠幸有碑遮眼，過巷猶餘草沒腰。一室當時非困苦，十心千古識英豪。傳云曾有三家富，豈國無緣香草蒿。

謁顏廟　泰和羅環太子洗馬

和粹真如四序春，先師精蘊發公身。為邦禮樂傳王佐，陋巷簞瓢樂聖人。虹氣貫空遺井在，龍文蝕石御碑新。從容四勿為仁地，千古令家愧後塵。

李述工部主事

賢哉顏子獨甘貧，萬古空遺陋巷名。廢井荒涼秋草沒，樂亭寂寞暮烟生。迢遙古道人稀到，剝落殘碑字不明。獨有廟庭垂永久，年年祀典沸歌笙。

劉息端逢山人

樂道簞瓢正妙年，當時德行冠三千。自慚骨鈍渾無似，枉著微名慕大賢。

又

釜引娛絲醞有靡，賢哉留得好家門。若非陋巷簞瓢樂，豈享而今後世孫。

汪舜民 行人

東魯當年聞聖教，真能好學果誰同。步趨竿頂功難著，雪點爐中勢易融。三十二年成夢幻，百千萬古仰儒宗。簞瓢陋巷今何處，贏得千今廟貌崇。

吳中范雯 推官

陋巷巍巍殿宇高，昔年曾此崇簞瓢。靜中究已功夫密，天下歸仁闕望饒。公亦褒封由遠代，儒紳世襲自今朝。多情最是庭前栢，傲雪經霜翠不凋。

劉濬 鄉學教諭

簞瓢陋巷古來聞，有幸今朝得造門。廟宇巍巍非似昔，儀容儼儼若生存。裔嗣已為從先代，寵錫尤能洽後昆。我忝讀書居宦學，成功早晚亦餘論。

又詩

安貧樂道世稱賢，贏得芳名萬古傳。心不違仁三月久，德全於已四科先。不遷不貳知真學，如立如愚見喟然。聖代只今崇祀典，子孫褒爵尚綿綿。

（歷代修建廟宇碑文

重修兖國公廟記

齊景公嘗有千駟之馬，既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顏子貧居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孔子賢之，何哉。蓋在昔以德行獨稱於四科，以好學當存於一心。游於聖人之門，欲深造聖人之道，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當時洙泗之間，杏壇之上，濟濟然三千之徒，顯顯然七十二賢，孰能出其右者。可謂絕倫離類，宜乎後世稱為亞聖。嗚呼，其人遠矣，吾不得而見之矣。其廟貌雖存，學頹廢，仰而觀之，塵煤堆積，鳥鼠多至矣。俯而視之，故壁傾撑，風雨難蔽矣。今幸遇明天子登極

龍飛天位、崇儒重道、宣文教以彰化。明昌建元之初、以肆業之恩頒行天下、應故廟傾廢者、仰所在官司檢料脩完。明昌二年春、本縣檢計斯廟、方行規措、以文宣王廟縣官監脩、功尚未畢、不暇給。明昌四年冬十月、方始經營、擇吉日、命良匠揮斧斤、治材木。作之皆翼翼、築之者登登。或仍舊以脩完、或作新而創建。正殿屹然而所立、卓爾四聳、崇起而如翬斯飛。其制度也簡省、其規模也宏遠。雖無山節藻棁之華侈、刻鏤雕文之奇巧、梁棟堅固、可歷年多。門扉軒牖、加葺以塗墍、皆砌垣墉、增脩而具備。再飾塑埃之故像、重繪翰藻之光華。廟宇一新、粲然罔有不完矣。究此鳩功之臣、易至於歐歲、以方成。計營造費用之不輕、係國帑泉流而支給、非出於民也。既而告成、念無文以紀之、將何以垂於久遠。吾屬經營締構之難、後孰明者。乃命治石、委進士穆昌世為記。自愧無學、素不善記、然嘗觀古人之作記者、皆以其事之實者書之。是故為紀其興作歲月之首末、誌其營建成全之勞劾。雖不學、具道實事、又何愧焉。記其略矣、仍繫之以辭曰、猗歟乎淵、德行純全。聞一知十、天性超然。有過不貳、或怒不遷、好學進善、服膺拳拳。企慕聖道、鑽之彌堅。簞瓢自樂、孔子稱賢。克己復禮、為仁是先。苗而不秀、良可惜焉。故廟增葺、俾後光前。寫之琬琰、以永垂傳。大金明昌五年歲次甲寅三月既望、鄉貢進士穆昌世記并書丹、進義副尉丁文度篆額。

重脩兗國公廟記

國家開創之後、甲未及解、而孔聖顏孟子孫皆蒙恩蠲其徭役、有以見聖賢之澤流後裔無窮也。孔氏族大而顏孟次之、孔廟之在魯者為祖庭、歷代脩崇、故事具在。孟子亦有廟於鄒、宜顏子之有廟於此也。廟距孔廟一里所、在古城東北隅、兵後頹廢、瓦礫而已。近歲五十二代孫泉謀與族人、即其遺趾而作新之、經營締構、歷十寒暑而乃成。泉一日謂予曰、泉舉族賴先世餘

侵優游鄉里，與編氓絕異，孰與比。自顏無他能，惟有謹脩祀事，不忘先世耳。今廟貌復新，祀有所矣，乃為文以記其事。予辭不獲免，乃為記之。嗚呼，顏子當晚周亂世，潛德陋巷，簞食瓢飲，可謂窮矣。而孟子稱之曰與禹稷同道，又曰具聖人之體而微。惟其道同禹稷而體具聖人也，故公其爵而不為過，配饗先聖而不為媿也。夫顏子既通於天下矣，而復別為廟以祀於家，何其盛歟。蓋祀於天下者，從來之禮典，祀於家者，後裔之孝思，固當然也。雖然，為後裔者，無止以豐其薦品為盡其道，尤當慎其操履，以無忝厥祖為之心也。仍以宗系之圖附于碑陰，庶傳於後。歲在乙卯三月旦日，彭城王明遠謹記并書丹。至聖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量篆額。兗國公五十二代孫泉等立石。

大元勑賜先師兗國復聖公新廟碑銘

曲阜孔廟東北三百餘步，有地曰陋巷，顏子故宅在焉。皇元元貞間，有司除地，渫井，復顏樂亭，板築以表彊理。大德末，舊廟浸壞，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段傑建言，顏廟纔脩，宜當共億其費。中書是其議，移濟寧路，徙廟于故宅，以官儲中統楮幣四萬餘緡，剏置之。計其用不給，則又益以六千緡，檄兗州長貳督治之。以泰定三年八月鳩工，正廟為楹六，東西屋為楹各四。二代當大夫歆、三代曾大夫儉，咸具祠享。南為神門，門之前是為顏樂亭。既而以為隘，乃即亭為門，門之前為井，齋舍神廚具以序設。廟之壖南北長百餘步，東西廣八十餘步。崇墉言言，古檜沃若，丹雘煥然。至順元年冬十一月望落成，自舊廟遷像居焉。先是，有詔增封兗國公復聖之號。元統二年，又改封考曲阜侯為杞國公，謚文裕，追封妣齊姜氏為杞國夫人，謚端獻，夫人戴氏兗國夫人，謚貞素。又割益都鄒縣牧地三十五頃，征其歲入，以給常祀。暨廟成，特賜之碑。於是復聖之禮大備，於聖廟蓋歷代之所未有也。臣玄嘗紬繹父師之說，五三盛時，宇宙正氣生聖闡氣

生賢。其生也，聰明睿知，富貴福澤萃於其身，故出而任君師之責，居輔相之位。姬轍既東，光嶽氣分，聖賢之生斯時，若孔子之不得位，顔子之不得年，君子於此可以觀氣化之盛衰焉。故孟子於其篇歷叙堯、舜、禹、皋陶、湯、伊尹、萊朱、文王、太公望、散宜生至於孔子，見知聞知之盛，推前例後，則孔子之世，顔子宜在見而知之之列，何爲其不及也。蓋知之爲言，非獨指道體也。聖人神化致用之妙，所謂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者，在乎其中矣。孔子既不得位以行其道，則顔子不得見其推行之效，孟子不得聞其舉措之方。兩言無有乎爾者，孟子固以歎已之不遇也。雖然，此非聖賢之不幸也，抑天不使之幸當世，而使之幸萬世焉。斯道之用，凡在於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書者，萬世之下，爲君爲臣，有志於斯，皆可以興起於見聞之表，是斯世斯民無一日而不被其澤也。是以功不在前數聖賢之下，而祀事之盛亦非前數聖賢之所可及者歟。新安朱氏熹釋此章，援子貢之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謂孕旨哉。銘曰：維地承天，維月迴日。維顔學孔，並世同出。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孔顔之道，維一之貞。用舍行藏，同有其有。四代禮樂，見諸授受。不惰不違，退省不愚。生期助我，從歎長余。畏匡之難，蓋卒循父。惟在之從，逝將于古。曲阜遺墟，孔廟奕奕。陋巷新廟，維顔故宅。於赫我元，治軼百世。崇頌考妣，封及其儷。金綵洋洋，式[illegible]聖或祠之專、或侑之盛。舊井不改，昔堅今洌。王明用汲，受福不竭。臣玄作詩，告厥成功，播之貞石，以佐贊勝。

至正九年歲次己丑冬十一月戊子朔二十五日壬午立。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歐陽玄奉勅撰。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張起巖奉勅書。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臣耿煥奉勅篆額。

重脩兗國復聖公廟記

宣聖五十五代孫孔公世職知曲阜縣事儼有所為完前政闕美為後繼之則也顏氏主祀名池者以其上[34]五十七代祖兗國復聖公廟廡門垣弊久矣請曰前世尹以庀工未遂而遊今則當屬公矣公曰吁吾聖祖與兗公恩義非他弟子者比吾與若實通家此自宜事昔奚請焉縣之丞任公簿魏公典史李公曰吾屬幸仕聖賢鄉邑未知所以報也世尹長者有是心吾屬敢不力焉皆助俸傭成之召聚工諒斷者剝易以新頹築以堅不戒而成以義率作然也池欲載其績於石俾余衍其辭曰於穆斯廟實兗國公故居所謂陋巷者也當魯僭擅位政專三家臣之者是繁惟兗公以聖人為依歸克己復禮簞食瓢飲不改其樂魯之君臣莫不知其好學也哉此潛德也宜不之知也聖人含藏之義也為邦之問聖人即以四代禮樂告之使明王任之則繼王皆當之者臣又奚能知之也哉此大法也兗公之功用也聖人用行之義也嗚呼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理固然矣昔也陋巷今則公宮昔也簞瓢今則俎豆昔也布素今則袞冕昔也不見知於魯今則通祀為先師承之者縣縣之子孫相之者無間之通家視身所繫擾無馨德遺祀人者誠天地之至陽乎今池之請公之敏為於尊祖崇教之志各大遂矣先尹名克伸字剛夫公名益字耕夫丞名成[35]惟一簿名壽字仁御典史名卓字希亮池字德裕志行請脩咸慕樂道之[36]蓋克紹其家焉洪武十五年八月吉日主祀池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司教授胡復性撰并書曲阜縣儒學訓導徐麟篆

御製兗國復聖公新廟之碑

朕惟聖賢之生皆天以為世道生民計非偶然也雖天處之有不同而聖賢求所以仰副天之意者則一心也孔子之道原於天而承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得位則惓惓於推明斯道立教垂世以副天之意蓋周公而後必有孔

子、而後皇帝王之道明、君臣父子之位正、尊卑
內外貴賤之辨著。⑰雖斯理在人心、皆固有之、然
不得孔子之教、則不能以皆明。明之有淺深、則
行之之效亦因之有淺深。世道所以有盛衰之
不齊也。向微孔子之教、斯世斯人、幾何其不淪
於夷狄禽獸。此孔子之道、所以為天下國家者
不可一日以無也。三千之徒、孔子獨稱顏子好
學、獨告以帝王為治之大法、使孔子居堯舜之
位、則顏子授受之倫也。聖賢之不得位與年、皆
天也、而使之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
世開太平、有以仰副之天意、亦天也。君子曰、聖
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
無窮者、顏子也。嗟乎、孔子其太和元氣之發育
乎。故有孔顏廟祀、我
皇曾祖太宗文皇帝既新孔廟、而親製文書石。朕嗣
統之七年、爰新顏廟、有司請文書石、并系以詩
曰、巍巍宣聖、道配乾坤。化流天下、光闡人文。睿
以尅國、剛明純粹。蕩蕩聖域、深造精詣。爰初四
勿、以復天理。以居廣居、進進無止。大經大本、一
出于天。惟聖誠明、顏得其全。禮樂之授、王佐之
期。嗚呼不至、聖賢則徵。作範立教、永徽來世。報
德暨功、代謹秩祀。東瞻魯邦、生之所都。神靈在
天、亦時來居。既作新廟、爰祗祀事。獮佑
皇明、千萬億歲。
正統六年十一月初四日立。

大明錫復顏孟祭田之碑

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詔復顏孟二廟祭田、
加錫至百頃、置佃戶各十家、以中憲大夫都察
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之在元、
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粢盛、給
衣食焉。易代以來、侵奪殆盡。雖嘗理于朝、而輒
梗於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共、而二族之養不
贍。初有貞奉璽書治水於山東、濬川導山、嘗往
來于曲阜鄒嶧之間、謁先聖先師之祠、見其然
而審其所以然、有貞於時慨然心誓曰、使有貞
治水而有成功也、必為吾先師復此田也。及功

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置佃戶、蠲其徭、
而畀之共贍。詔皆從之、恩至渥也。事下戶部、俾
巡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野店之田
六十頃、又得蒸莊之田而益之、總為頃百、分而
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焉。又擇於
鄒滕嶧陽之籍、得上戶二十、分隸乎二廟以供
佃事、乃命二氏之宗子希惠、希文為之主、掌歲
收其入以供祭贍。族田之有徭者、蠲其徭、而禁
諸人毋爭占、悉如詔旨者為令。至是希惠、希文
偕其族之良拜恩闕下。比還、乃請之有貞、頓記
詔旨于麗牲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遂之、迺
諗之曰、於乎、惟顏子、孟子於若曹為先祖、於後
學有貞為先師、於天下為先賢。是有貞之所為
請、為先師也、上之所為賜、為先賢也、為先師也、
為先賢也、其皆非以為若曹也。然而若曹坐而
得田與佃、蠲其國之徭、而為家之徭、不為人役
而役人、可不知其所自邪。知所自、則言而不敢
不法先祖之言也、行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行也。

其法之而至、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出、而為天
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為顏孟之賢
子孫也。自今為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人、
宗之人必以禮而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量
其入而節其出、祀惟豐、用惟儉、放惟均。因是而
廟益脩、族亦[35]睦、長長幼幼、親親賢賢、孝恭之行
孚于家邦、使見者聞者皆曰、是聖賢之後、誠可
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國以之益崇其禮也。
不然、或私以藏、或急以鬩、而不相能、則夫見者
聞者將曰、彼為聖賢之後且然、又何貴乎。詩云、
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有貞願為二氏之曹最諸。
希惠、希文暨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教。有貞乃
書于石而系之銘。其辭曰、學聖不倦、教世無窮。
惟顏之德、孰與比隆。異端以闢、正道以通。惟孟
之功、孰與比崇。是故粒生民之飢者、莫如稷、拯
天下之溺者、莫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推是德
與是功也、宜夫萬世之祀、而列乎其宗。所以崇
厥後者、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

恭有貞作銘、勒子廟中。敢告賢徹、勿替祖風。累

泰七年三月一日、奉

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武功伯兼

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徐有貞撰。

孔顏孟三氏誌卷之五終

校記

①一小碑：疑衍。

②杖：當作「丈」。

③以：疑衍。

④「允南」二句疑有誤。

⑤「判」下疑脱「官」字。

⑥髮：疑誤。

⑦句首疑脱一字。

⑧佇：疑當作「著」。

⑨御：當作「禦」。

⑩兗：當作「充」。

⑪悽：疑有脱誤。

⑫加：當作「如」。

⑬「三」及下句「集」，疑誤。

⑭獲：當作「護」。

⑮在：疑當作「幸」。

⑯寇：當作「冠」。

⑰在：疑當作「幸」。

⑱列：當作「烈」。

⑲楊：當作「揚」。

⑳壹：疑誤。

㉑「國」上脱一「兗」字。

㉒益：當作「宜」。

㉓在：疑當作「呈」。

㉔奉：當作「奏」。

㉕注：當作「著」。

㉖設：疑誤。

㉗此句疑有誤。

㉘果：當作「杲」。

㉙正：當作「政」。

㉚此句疑有誤。

㉛以：疑誤。

㉜照：當作「昭」。

㉝務：疑誤。

㉞上：疑衍。

㉟自：當作「字」。

㊱此句疑有誤。

㊲者：當作「著」。

㊳亦：當作「益」。

孟氏誌卷之六

欽賜戊戌進士山東兗州府鄒縣知縣蒲阪張泰校正

前鄉貢進士山東兗州府鄒縣學教諭永嘉劉濬編次

宣聖五十八代孫山東兗州府鄒縣學訓導惠縣孔公勗輯錄

亞聖孟氏誌事類

○姓氏源流

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車、一說字子輿。其先亦出自黃帝。黃帝生玄囂、玄囂生蟜極、蟜極生帝嚳。帝嚳生棄、姬姓之祖、始封國于邰。十六世至周文王、當商之季、三分天下有其二。生子發、是為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于魯、留輔王室、其子伯禽就封之國。伯禽生煬公、煬公生魏公、魏公生獻公、獻公生武公、武公生伯御、伯御生孝公、孝公生惠公、惠公生桓公、桓公生莊公及三家。三家皆桓公庶子、初以仲叔季為氏、其後加以孫、字公子之子稱公孫也。仲後改為孟、蓋庶子自為長少、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公孫不敢祖諸侯也、故自以庶長為孟。其後子孫因以孟為姓。故後漢趙岐云、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是也。孟子之父激公宜、母仉氏、或云李氏。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云。

○出處事蹟

按孟氏譜云、孟子未生時、孟母夢神人乘雲板①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既生三歲、喪父激公宜。母氏有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衒事。孟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於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所以居子矣。遂居之。既長、就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

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脩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②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孟子初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詔來世。故先儒韓子有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揚子

雲亦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滅亡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其以是夫。

廟宇 孟母斷機堂子思書院附

孟子廟、舊在今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麓。宋景祐四年、先聖四十五代孫孔道輔守兖州、求亞聖墓於此山、得之、始建廟立碑。後從縣東郭、宣和初、縣令朱瑾改置于今城南門外一里許大街之東、而舊廟改為墓祠。今廟年久損壞、成化十九年、縣尹爾寧張泰重新脩蓋、增兩廡為十楹、廣承聖為五架、以至門墻道路、一皆序而新之、以垂永久。

正殿五間、祀亞聖鄒國公孟子、以利國侯樂正子配。

後殿五間、祀鄒國亞聖公孟子夫人。

東廡五間、祀公孫丑等門人十位。

壽光伯公孫丑　東阿伯浩生不害
蓬萊伯陳臻　奉符伯屋廬子
沂水伯陳代　平陰伯公都子
泗水伯高子　萊陽伯盆成括
③豕陽伯子叔疑　昌黎伯韓愈

西廡五間、祀萬章等門人十位。

博興伯萬章　新泰伯孟仲子
昌樂伯充虞　徐涼伯徐辟
雷澤伯彭更　須城伯咸丘蒙
膠水伯桃應　豊陽伯季孫
成都伯楊雄　司空孔道輔

承聖門五間、在正殿前。

儀門三間、在承聖門前。

靈星門三間、在外大街、南向。

別廟三間、在廟東北、祀邾國公及宣獻夫人。

祭田倉三間、在廟西邊、東向。

致嚴堂三間，在承聖門西，南向。
祭器庫三間，在神廚左，西向。
神廚三間，在致嚴堂前，南向。
外便門一間，在廟外，西向。
孟母斷機堂三間，在今亞聖公廟北半里許，隔
因利渠。元鄒縣尹司居敬建，祀邾國公及孟
母。內有斷機畫石碑，外有門樓一座。
國朝永樂十年，知縣朱琏重新脩葺。
子思書院，又云中庸精舍，三間，在今斷機堂東，
世傳為孟母三遷之地，思孟傳道之所，後人
因之以建舍，內祀子思沂國述聖公，以亞聖
孟子配。外為中門，額曰述聖公廟，見存。
曝書臺一座，在書院西，高丈餘，世傳昔子思作
中庸，曝於此臺之上，故名。
宗子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住宅，在今廟之西，
中隔官街。廳堂、屋舍，今不備錄。
○林墓 孟母、公孫丑、萬章三墓附。
孟子墓在今鄒縣北三十里，土汪社四基山之④

號者賜廟額，乞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
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當寺參詳，孟子傳
聖人之道，有功於天下後世，非諸神祠一時感
應之比。今若止加廟額侯爵，恐未盡褒崇之意。
檢會顏子封兗國公，十哲並封郡公，欲乞自朝
省詳酌，特封國公。又緣與近例不同，乞據狀申
取朝廷指揮申部者。看詳太常寺所申事理，雖
於近法有妨，緣孟子傳道於聖人，而為後世宗
師，非諸子之比，欲宜封公，以示旌顯。本部未敢
施行，更自朝廷詳酌指揮。伏候指揮。兗州孟軻
係、奉敕、自孔子沒，先王之道不明，發揮微言以
紹三聖，功歸孟氏，萬世所宗。歆惟舊邦，官有祠
宇，進封爵號，以示褒崇。宜特封鄒國公。牒至准
敕，故牒。元豐六年十月日牒。
宋神宗元豐七年，詔以孟子配饗，次於顏子。
宋哲宗元祐元年，太常寺牒兗州。准尚書禮部符，
准都省批送下朝奉郎、權發遣兗州軍州事兼
提舉濟單州兵馬巡檢公事臣李揖奏：伏覩本

州孟子廟、近因前京東西路安撫使曾孝寬劄
子奏乞褒封、載於祀典。禮部以謂後世宗師、非
諸子之比、奉勑特封鄒國公。若非右文之世、陛
下能推尊聖賢、固未有此國公之號。使千載之
上彰軻之道愈光、四方學者傳軻之書益重、誠
由陛下旌褒尊顯之至也。臣竊守其邦、閱其廟
在鄒鎮東北隅、制度極陋、棟宇已壞、僅存其名、
遂下仙源縣勘會到、共有室七間、倒塌四間破
陋、其塑像服色亦只是鄉民隨意裝造、無所稽
據。今朝廷既以旌封、則廟貌亦當完具。至于冕
服之類、皆須與爵命相稱。臣契勘本州昨脩文
宣王廟、有剩錢一千七百餘貫、内除七百九十
餘貫係州司再修在城文宣王廟准度充用外、
今欲乞於其餘尚有破使不盡剩錢内支錢三
百貫文、委自本州鄒官增修孟子廟。所有合衣
冕服等、並乞從禮部檢定降下、以憑遵依施行。
奏聞候勑旨。黄帖子稱、勘會鄒國公、勑自去年
十月頒降到、今已半年有餘。臣今乞修廟、如允

所奏、伏望聖慈特賜指揮、即臣立當經營、使速
得成就、以稱今來爵命之貴、及上副陛下崇奉
先賢之意。符寺主者勘會修廟已關工部施行
外、所有冕服、仍具合服名件制度、一面圖畫報本
處、不管住滯。符到奉行。當寺檢會國公係正一
品、合服九旒⑤冕、旒以青琪為之。犀簪導、青纊充
耳、青衣朱裳九章、白羅中單、青褾襈裾、革帶、鉤
艓、大帶、蔽膝、玉裝劍、玉佩、暈錦綬、間施二玉環、
朱襪、朱履者。牒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行。謹牒。
元豐七年五月四日牒。修廟勑、京東路⑥轉運司
牒兗州、准尚書工部符、九月八日申後、准元豐
七年九月六日勑節文、中書省尚書省送到工
部狀、准禮部關、都省送下朝奉郎權發遣兗州
李挺奏、本部符京東轉運司、勘會得修文宣王
廟有剩錢、今於數内那三百貫文修孟子廟、別
無妨關違礙。本部欲乞依京東路轉運司勘會
到事理施行。伏候指揮。仍連元狀。九月五日、奉
聖旨依。奉勑如右、牒到奉行。都省前批九月八

日來時付工部施行、關戶部及合屬去處本司主首、一依勑命施行。符到奉行者、牒請一依尚書工部符內勑命指揮施行。謹牒。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正月十六日、國子監起請大成殿宣聖冕十二旒、服十二章、兗國公冕九旒、服九章。是年進鄒國公於宣聖之右、與兗國公並配。冕服同。

元太宗九年丁酉歲、領中書省耶律楚材奏准

皇帝聖旨、於南京特取襲封孔元措、令赴闕里奉祀。

皇帝聖旨節文、據襲封孔元措奏告燕京南京等處尚有太常禮樂官及樂工人等、乞行拘刷事。准奏。若有前項人等並家屬、用鋪馬頭口起移、赴東平府地分住坐、分付孔元措收管。令本路課稅所量給口粮養濟、就於本廟閱習聽候

朝廷不測用使、并自來有底禮冊詞章樂器鐘磬等物、盡行拘刷見數申奏。一、各處若有未見人數、逐旋拘刷。孔魯火赤也可那演、胡都虎斡魯不花、扎魯火赤那演宣語、據襲封衍聖公孔元措申來、宣聖子孫歷代並免賦役、見有一十五家、歷代舊有地土六百頃、免賦役、供給祭祀。又看林廟戶舊設百戶、見有十戶、不攤⑧灑掃等事。如文字到日、仰孔元措依舊襲封衍聖公、主奉先聖祀事、仍提領修完祖廟、據孔氏子孫一十五家顏子後八家亞聖鄒國公子孫二家廟戶依舊一百戶、計一百二十五戶、奉上絲綿顏色稅碩、軍役大小差發、並行蠲免。⑨上項戶計盡行除豁、不屬州縣所管。諸路曆日銀一半修至聖文宣王廟、益都東平兩路盡數分付襲封衍聖公孔元措修完曲阜本廟。

元仁宗延祐三年歲七月、追封亞聖鄒國公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制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朕惟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寔闕褒崇。夫

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賁神休，可追封其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主者施行。

元泰定帝泰定五年公憑付文

皇帝聖旨裏，益都路滕州鄒縣照得，近奉滕州指揮，備奉益都路總管府指揮，承奉山東東西道宣慰司劄付，准中書省戶部關，承奉中書省判送禮部呈，近據大司農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來呈，准都事鄒奉議關，當職係益都路鄒縣籍居，本縣實亞聖鄒國公之鄉，三遷之地，故迹猶存。前代以來，勅修廟貌。及我聖朝，舉其遺典，於延祐三年七月，遣使追封孟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褒寵尊崇，可謂至矣。然而尚闕廟田。切念孟子命世大才，擴闢異端，闡揚仁義，功垂後世，恵及當時。春秋祭祀，無聊給，誠為闕典。若蒙比附往年尚珍署係官地撥付曲阜林廟例，將鄒縣察家庄野店等處係官草場地土撥屬孟廟，以供修理祭祀，似為允當。仰就呈禮部照驗。移准兵部關，備准山東宣慰司關，行據益都路備滕州鄒縣申，移准中議大夫襲封衍聖公牒，照得大德十年十月日，承奉中書禮部符文，承奉中書省劄付該，照得曲阜宣聖祖廟標撥尚珍署官地五十頃贍廟。今切念亞聖鄒國公廟，若依大司農司都事鄒奉議所言，照依我林廟一例，於所指上項鄒縣察家庄野店一處係官地內標撥贍廟祭田五十頃，以供春秋朔望祭祀，修理損壞廟宇，實為允當。准此，將草場地內檢照得野店係在東封之東草場地一伯單八頃，察家庄草場地一百單八頃。部司議得，若依鄒奉議所比附曲阜林廟例，撥付野店官草場內擬撥地五十頃，給贍亞聖鄒國公林廟，實為相應。當司看詳，若依所擬相應。關請照驗，准此，關請就便依例施行。准此，再行移准兵部關，備山東宣慰司關，行移益都路備滕州鄒縣申，照得野店草場一百單八頃內有佃戶陸信等二十八戶，佃地二十九頃八十四畝，

合該子粒赴滕州丁地倉送納。擬於無人承佃地七十八頃一十六畝內、摽撥地五十頃、作祭田、中間並無違礙。關請照驗。准此關請、就便議擬。准此。行據大司農司經歷司呈奉、大司農議得各處忠臣烈士有功於世、仰所在官司恭脩祀事。鄒縣實亞聖父母之鄉、廟貌像設、題謚褒崇、誠為盛典。然於祭祀之禮、或有闕焉。如准都事郭奉議所言、將益都路取勘到官田摽撥五十頃、以供粢盛、庶不負聖朝崇儒重道之美意。仰就呈禮部施行。具呈照詳、得此。本部參詳、亞聖鄒國公廟食鄒縣、即與闕里一躰。如准郭奉議所⑩將益都路取勘到無人承佃官地比孔廟例、量撥五十頃、以供春秋粢盛、修理廟學、誠為相應。具呈照詳。批奉都堂鈞旨、送戶部照依。奉此。照得來經本道廉訪司講議、仰照驗施行。奉此。照得於泰定四年正月十四日、承奉滕州指揮、承奉益都路總管府指揮、承奉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司東平等處分司牒該、據鄒縣申、為

摽撥祭田公事、縣司於至元三十年行卷內、照得至元十二年將野店地土撥作也速女兒拋下軍馬草場地土、中間並不與軍民相干違礙、已經保結申覆滕州照驗去訖。今移本縣達魯花赤帖肖、親詣野帖⑪草場地內、呼集到佃地人段信等、從實踏過得無人承佃地七十八頃一十六畝、中間並不與軍民相干違礙。縣司看詳、若依大司農都事郭奉議所言、於上項地內擬撥地五十頃作孟廟贍廟地土、實為相應。得此。躰覆得上項地土、中間並無違礙、憲司合行。故牒。可照驗、申合千上司、依准大司農司都事郭奉議所言、於上項地內約量摽撥地三十頃、以供春秋祭祀相應。先具依准牒來。奉此。總府合下、仰照驗、依已行、於上項地內約量摽撥三十頃、以供孟廟祭祀。先具依准申府。奉此。使州合下、仰照驗、依已行於上項地內、約量摽撥三十頃、以供孟廟祭祀。先具依准申州。奉此。該准本縣達魯花赤帖肖關請、將引典史孫從、司吏魏

欽貼書李嗣祖、璩寨孫欽同孟氏家長惟恭、儒人馬革、郭景楷等親詣所指野店官草場、砍將元撥荒閑地土擺撥、却緣條段畸零未便。況兼上項荒閑地土近年各家俱已節次開耕作熟。為此呼集到佃户段信等二十七户、將伊各家元種續耕地土通行分撥那攢、責令佃户李和等一十四户甘認元該納官地子粒糧数、赴滕州丁地倉送納、不致虧少外、從南東西用官降彈尺打量標撥到孟廟祭田地三十頃。其地東至嶧山東華宮、南至民地、西至官路、北至顏廟祭田。除就南邊舊有埼堆二个、為界為外、隨將於地北邊東西兩頭築託埼堆二个、令孟氏家召募佃客耕蒔、抽分子粒、以供孟廟春秋朔望祭祀、修理廟宇銷用外、開請照驗施行。本縣合出給公憑付孟氏家長收執照依所撥地土頃数四至埼堆邊界、召募佃客耕蒔、抽分子粒、以供本廟春秋望朔祭祀、修理廟宇銷用施行。所有執照須至出給者、實撥地三十頃。右附孟氏家長惟恭收執。照驗。准此。泰定五年正月日。

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孟子為鄒國亞聖公。

制曰、

上天眷命

皇帝聖旨。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横、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凛凛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行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辭、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紹承聖學、祗服格言、乃著新稱、以彰渥典。於戲、誦詩讀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

鄒國亞聖公。主者施行。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劄付

皇帝聖旨裏、總兵官、金紫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兼准中書省照會、據公刑兵呈、蓋聞前古文德修擧、天下為之治安。禮樂興行、庶績為之咸理。故有國家者、莫不尊禮聖賢、作養人材、以成雍熙

之治。欽惟我朝祖皇御極、列聖相承、以文德治
天下、以禮樂化風俗。治道在聖賢、功著忠烈者、
崇以封祀、優以賞賚、紹先前列[12]、俾移後人、誠為
萬古不易之通典。迨今仁愛之恩、數百餘年。邇
因妖寇造變、荼毒郡邑、始則蹂躪江淮、今已延
蔓河北。其勳舊名臣并曲阜聖賢之系、家室既
張、身命靡依、或歿鋒鏑、或轉溝壑。幸有存者、俱
皆寄迹諸軍營壘之中、雜以烏合之中[13]、識其同
處、黨猶莫辨。致使舊家支系、聖賢苗裔、狼狽流
離、不勝痛憫。况向者致[14]平之日、孔顏孟三氏子
孫、猶且世禄其後、賞延其爵、諸勳舊之家、亦拔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武者有襲、文者有叙。此國
家養賢之大端也。今丁斯時、尤當收攬。伏望聖
朝、哀矜前胙、拯溺後人、俾諸處總兵統兵官遍
行麾下各部軍馬、從實詢問、果係勳舊名臣并
孔顏孟三氏及一品至七品之文武官子孫、取
勘明白、開具姓名、移咨都省、遍送京城、量加賑
恤。其有年當弱冠者、許入蒙古回回漢人國學、
培養、氣責以備擢用。各處百姓、流移營中、曾充
軍勝者、蓋主將愛人恤難之意。然[15]、俗非充役軍
伍之人、或歸還鄉曲、或碩充軍卒者、聽從其便。
此國家作養人材、以為致治之本。苟人材得則
文德可修、禮樂可興、皇圖自固、盜賊自平、以至
庶績無不理矣。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各處
總兵官、照會樞密院、劄付本部、依上施行。具呈
照詳。得此。都省議得道統之傳、既永資於治化。
仁恩之普、宜被及其後昆。推類士流、以弘勉勵。
合准所言、照會施行。取勘依上施行、准此。合下
仰照驗、果有孔顏孟三氏并聖賢苗裔、勳舊名
臣及一品至七品文武官子孫、依上取勘明白、
具名呈來。須議劄付者。右劄付監丞許元璧。准
此。至正十八年八月日呈。答[16]奉總兵官、金紫光
禄大夫、知樞密院事、為是言事、奉此、合行具呈。
皇帝聖旨裏、總兵官、奉議大夫、中尚監丞、奉總兵官、
金紫光禄大夫、知樞密院事劄付云云。奉此。使
職合下仰照驗、果有孔顏孟三氏并聖賢苗裔、

勳舊名臣及一品至七品文武官子孫、依上取
勘明白、具名呈來。右劄付兩淮等處乾泰并昭
武義兵萬戶府、准此。至正十八年八月日。
國朝洪武四年孟廟石刻孟氏宗支之記。我鄒國亞
聖公五十三代孫之訓、世守宗祧。值前元兵亂、
携家避兵、遊于關陝秦晉間、殆五十餘年。幸於
亂時。嫡子孫諒尚幼。及治稍平、思諒方弱冠、侍
母氏歸鄒。至正間、任本縣主簿、守引祀事。祖庭
燬頹荒蕪、止存遺基、豐祀之禮闕如也。迄
洪武戊申、華夷統一、思諒偕襲封衍聖公朝京、
面奉明詔、歸鄉奉祀事。適知縣桂孟、主簿王公、
典史韓公重修廟貌、孟氏族人漸實於鄉、遵古
制行祭禮。族長之念、暨思諒等僉議、推原主祀
宗祧者、思諒高曾祖父也。今思諒係五十四代
嫡孫、理宜繼典祀事、為大宗。咸允其議。恐久而
迷序、遂約明著各書明押、以為萬世典。族長之
全謁余為記、辭不見獲。余惟天地定位、四時順
序、宗支定位、子孫不紊。古聖賢法天地定位之
理、分宗支之辨、蓋順天道、正綱常也。天道順、綱
常正、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亞聖有言、天下之
本在國、國之本在家。今孟氏原始要終、依家禮
立宗之法、可謂奉先訓、知先務也。傳曰、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其孟氏之謂矣。東山舊逸張煥撰
衆議、并書以為記。歲在辛亥春三月吉日立。
景泰三年五月十三日、為取用事、奉本府帖文該
奉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承准禮部格
字三百四十八號勘合前事、景泰三年五月十
三日、禮部掌部事少傅兼太子太師本部尚書
胡濙等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禮部行文書去、顏子、孟子二氏子孫內、從公推
舉嫡長各一人、有司應付脚力、送赴京來。欽此。
欽遵。合行本司轉行兗州府曲阜縣、鄒縣二縣
各該官吏、即照欽依內事理施行。備付准此、擬
合就行。為此劄付本府、當該官吏、即照勘合內
事理、轉行曲阜縣、鄒縣、著落各該官吏、務要從

公於顏孟二氏子孫內推舉嫡長各一人、照例起送施行。奉此、依奉行拘得孟氏族長孟克繼等、行據鄒縣朱社里老高鐸等、於孟氏子孫內從公推舉到嫡長子孫孟希文、堪以起送、中間並無妄舉等因、具結呈繳到縣。案照前事、已行推舉去後。今呈前因、惟恐不的、又行覆勘相同。擬合就行、為此合行移關貴縣、煩為一體照例應付腳力、起送施行。須至關者。

景泰三年、吏部為欽陞官員事。景泰三年七月十三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顏子孟子、他有功於世道、嫡長子孫都著做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欽此。欽遵查得顏子嫡長子孫顏希惠、孟子嫡長子孫孟希文、當將各人填注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行令以奉祭祀。除補本覆奏訖、擬合通行、除外、合劄本職、照依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須至劄付者。一、差辦事官謝意賫捧、又劄付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准此。景泰三年七月十七日、對同都吏吳良。

景泰七年正月二十日、為崇祭事、奉本府帖文、承奉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禮房准勘合科付、承准禮部格字四百九十一號勘合前事。景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早、該太監舒良傳奉

聖旨、顏子、孟子、程明道、伊川、朱文公、恁禮部行所在官司、與他整理祠堂。如有原[18]的修理、無的蓋造、務要時常修飾、不許損壞、春秋猪羊祭祀。欽此。傳奉到部、除欽遵外、欲行翰林院撰祭文、通行欽遵、未敢擅便。令將祭祀品物開坐、本月三十日、掌部事少傳兼太子太師本部尚書胡濙等、於

奉天門題奏、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通行外、合行本司、轉行所在官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後項開去事件、欽遵施行。備承移付准此、擬合就行、劄仰本府、轉行該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開去事件、欽遵施行、毋得違錯不便。奉此、擬合通行、為此合仰本縣、着落當該官吏、照依勘合開去事件、一體欽遵

施行。除外，合行移關，文書到日，煩請貴職速照勘合內事理一躰欽遵施行。須至關者。

景泰七年三月二十六日，為給復先賢祭田事。奉

本府帖文，據經歷司呈抄，蒙

欽差巡按山東監察御史案驗，奉都察院巡按山東二百八十九號勘合，劄付前事，准戶部咨，山東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題，臣先因公幹至兗州府鄒縣，據孟氏嫡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訴稱：顏孟二氏俱各原有前元時撥賜廟祭田在本縣地名野店，共計六十頃，每廟各得三十頃，歲收種入以供粢盛，兼得贍養族人。國初以來，亦無改革。其後止因二氏子孫微弱，無力營種，致被附近民人侵占，年久不還。先有顏氏義孫顏希仁赴京告理，已蒙行下布政司，差官踏勘，其各佃種人戶李氾等，初間亦各承認願還，供給明白。奈緣此時有司因見二氏無有人情求請，不行追理，致使其中奸頑得計，改換供詞，妄稱係是洪武年間開墾無主荒田，至今不行退還，以致二氏子孫無田供祭。且今人口生齒既衆，雖得前田，尚不勾用，何况於無。希文錄蒙

上恩賜與官職，頗可度日，其奈衆族之人未免饑寒，無以養贍等因。到職。除查本縣卷案相同外，切念顏子之德，孟子之功，宗傳先聖，垂範後來，萬世人君所共尊禮。因雖胡元之君亦知崇尚，而撥田贍廟，矧乃聖朝惇典庸禮之盛，

皇上崇儒重道之至，而忍使其祭田不供，子孫失所乎？臣又伏見

皇上親行幸視太學，特詔孔顏孟三氏子孫陪從，仍授顏希惠、孟希文以近侍儒官，其優待之恩，有隆無替，誠超軼前代之君而過之矣。然其祭田之缺，子孫之苦，有司不為分理，使者不以上聞，非惟有負聖賢之宗教，抑且有負

皇上之德意，豈不為盛世之缺典，而儒道無人之嘆哉！臣愚輒不自揆，敢以實聞，乞敕該部行移山東布政司，委自堂上官員前往本處會集府縣

該官、公同踏勘、將前項原係顏孟二氏祭田、沿坵履畝、丈量明白。如其間有已納糧者、乞行免納。及未納糧者、就便追還、仍前從公分撥與顏氏三十頃、孟氏三十頃、令各依舊收種、並從世嗣授官者掌管。歲入聖廟供祭之外、聽存其餘、周給各族之人。以後毋不許他人爭占任種、違者併罪有司。此外[illegible]恐前項原田供贍不敷二氏子孫之力[illegible]種、如[illegible]將附近拋荒空閒田地、量加頃[illegible]仍[illegible]孔廟事例、量撥佃戶助種、以供贍之、尤見特恩。如此、庶幾上有以明

皇上追崇先賢之至意、下有以俾賢裔均荷聖朝之盛恩、實斯文幸甚。緣係給復先賢祭田事理、未敢擅便、具本[illegible]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本官次日、於

奉天門奉

聖旨、是這六十頃田便着山東三司并巡按御史逐一清理出來、均撥與顏孟二氏子孫管業。若係民間已納糧草的、卽與開豁。仍踏勘彼處空閒田地、每家添各撥與二十頃、佃戶各十戶、分種前地、永遠為業、不許諸人爭占、違了不饒。戶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擬合通行。除外、合行移咨前去、煩為轉行山東按察司、委官會同山東都布二司、委官公同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照依奏奉欽依內事理、欽遵踏勘分撥。仍煩轉行巡按御史一躰欽遵施行。移咨到院、劄付本職欽遵施行。奉此、除依奉欽遵外、擬合通行。為此除外、仰抄案回司呈府、即委本府同知黃躬詣鄒縣等處、會集當地州縣公正官各一員、不妨本職眼同當職并山東都布按三司委官拘集里老人等、欽遵從公踏勘、撥付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官吏先具不違依准呈來、具呈到府。行間、又奉山東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劄付戶房雜科往勘合科付、承准戶部山字一千五百五十九號勘合。行間、又據經歷司呈抄、蒙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案驗、俱為前事、合併通行。為

此除外、合行移關貴職、煩照案驗勘合內事理、
親詣前去鄒縣、類孟二氏祭田處所、從公踏撥。
煩將該縣、仍將踏撥過田地頃畝、并有無該免
粮草數目、及佃户姓名、明白造冊、印信裁白各
二本開報施行。備關准此、擬合通行。為此除外、
合行仰本縣着落當該印官、即便拘集顏孟祭田
地隣里老人等到官、審勘明白、眼同前去地所、
從公逐一踏勘撥付、仍將撥過田地頃畝、四至、
條段及有無該免粮草數目、造冊繳報、仍行五
經博士孟希文一體欽遵施行、毋得違錯不便。
奉此、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行關、文書到日、煩
照勘合內事理一體欽遵施行、須至關者。

天順九年七月初三日、臣顏希惠孟希文、
上同宣至文華殿內、奉
聖旨親問誰是顏子後。希惠對曰、臣是。誰是孟子後。
希文對曰、臣是。
皇上又問恁幾時來。希惠叩頭、臣從家裏來。希文叩
頭、臣每過
萬壽聖節便來。上指希惠曰、這到也老實。又指希
文曰、你是孟子後、還有英氣在。
聖旨即賜筵宴、各賞表裏一對、花銀一定。次日謝
恩辭朝回去、遂將旨意書寫家譜、以見親承
寵遇之榮。

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敕封翰林院五經博
士孟希文父為脩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
敕曰、奉
天承運
皇帝敕曰、朕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先賢論治天
下之道然也。肆朕舉隆盛典、於廷臣親之老者
命必及焉。矧在先賢之後、顧可以常制拘哉。爾
孟克仁乃孟子五十五代孫、今翰林院五經博
士之父、克世其家訓、成令子。降年有永、惟德之
徵、宜錫異恩、以示
褒寵。兹特封為脩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爾其祇
承
嘉命、用迓壽康。

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敕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母為孺人。

勅曰：奉

天承運

皇帝勅曰：國家褒顯群臣，必及其親者，所以廣推恩之仁而勸天下之孝也。爾孔氏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之母，柔惠端莊，閨儀素著。慈而能教，有子荣官，究厥本源，宜示

褒顯。茲特

封為孺人，服此

隆恩，益綿福祉。

成化元年二月十八日，奉本府帖文，為陪祭事，據經歷司呈抄，蒙禮部儀制司主事張案驗，奉本部劄付前事。成化元年三月初十日，

聖駕幸太學釋奠

先師孔子，所有孔顏孟三氏子孫，例合行取赴京。

至期迎接

聖駕，陪祀行禮。除衍聖公孔弘緒見在仍留外，其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議、孟希文，合無本部差人馳驛前去，行取另取孔氏老成族人五人，顏孟氏族人各二人，仍照例一同馳驛前來。本年二月初一日，本部尚書姚夔等於

奉天門題奏，次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合行劄付本官，馳驛前去山東兗州府，著落當該官吏，默[20]依本部奏奉欽依內事理，欽遵行取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議、孟希文，及孔氏老成族人[21]二人，顏孟族人各二人，等因到職。除依奉外，仰山東兗州府經歷司抄案呈府，即委堂上官一員，前去曲阜縣，照依本部奏奉欽依內事理，除取翰林院五經博士顏議、孟希文外，仍轉行三氏族人，從公推舉平昔老成，行止端莊，無過犯紀錄在官者孔氏族人五人，顏孟族人各二人，取具委官并各族人不扶保結，連人俱於本月十九日送赴，當職以憑施行。毋得狥情妄保及延緩限期，不便。批案官吏先將不違依准呈來。備蒙具呈到府，照得本府

委官一節、令照本府知事陳在任合委相應。擬合通行。為此除外、合仰本縣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行取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類議、仍拘集三氏族人、從公推舉平昔老成、行止端莊、無過犯紀錄在官者、孔氏族人五人、顏孟族人各二人、取具委官并各族人不扶結狀、連人俱於本月十九日送府、轉送施行。奉此、擬合就行。為此除外、合行移牒貴職、煩照案驗內事理、速便依限赴府。仍於本族推舉平昔行止端莊、無過犯老成族人二人、隨同前去。仍將舉保過族人不扶結狀一樣四本、作急牒報、以憑轉繳施行。須至牒者。

○歷代主祀宗子特授恩典

二代仲子、乃孟子之子。按家譜、仲子嘗從學於公孫丑。先儒趙岐註以仲子為孟子之從昆弟者、非也。不仕、主奉祀事。

三代羣、不仕、主奉祀事。

四代寓、不仕、主奉祀事。

五代舒、漢高祖九年為雲中太守。文帝即位、召田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頓首曰、雲中孟舒是也。上曰、先帝置舒雲中、虜入、舒不能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漢與楚相拒、士卒罷敝。舒知士卒罷敝、不忍言。士卒臨城死戰、如子為父、如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豈故驅戰之哉。所以為長者。上乃賢孟舒、復召為雲中守。

六代之從[22]、不仕、主奉祀事。

七代眙、博覽經史、該貫古今、漢為博士。

八代但、善易道、漢武帝時為太子門大夫。

九代卿、武帝時人、善為易春秋、授后蒼、疏廣、世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於卿。

十代喜、字長卿、從田王孫授易、故有孟氏易傳於世。漢宣帝舉孝廉、拜為郎、遷曲臺署長。

十一代鯀、不仕、主奉祀事。

十二代與、仕漢為尚書。

十三代嘗、字伯周、少[23]、操行、漢章帝時為郡功曹、

後奐、孝廉、舉茂才、拜徐令、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販貿糧食、嘗到官、吏民病利去珠、後還。後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不得進、夜遁去、竄澤人、慕其德、就居者百餘家。桓帝時楊喬薦之、竟不授。

十四代晏、不仕、主奉祀事。

十五代柟、漢桓帝朝、為濟陰太守。靈帝即位、轉太常、後為太尉。

十六代敏、字叔遊。荷戩隕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聞其意、對曰、甑以破矣、顧之何益。林宗異之、因勸令學、知名漢靈帝時。三公俱辟、並不屈。

十七代光、字孝裕。博物識古、撫晉不覺。漢靈帝末為講部吏。昭烈定蜀、拜議郎。後主踐祚、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

十八代康、字公休。魏明帝㉔為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註漢書。

十九代宗、字恭武。後避吳主皓字、改諱信。少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得可與氣類接也。讀書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軍吏、母在營、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後為鹽池司馬、自捕魚作鮓寄母。母不授㉕曰、汝為魚官、以鮓寄我、非避嫌也。母嗜筍、冬未生、乃入林哀泣、而筍出、得以供母。嘉禾末、遷吳令。永寧中、為右御史實鼎中、為司空、生子揖。

二十代揖、晉惠帝朝為廣陵太守。

二十一代覬、字叔時。少讀書、辭天文。晉惠帝朝為殿中中郎、後為黃門侍郎。

二十二代嘉、字萬年。性沖默、有遠量、儕類咸敬。晉成帝時、庾亮鎮武昌、版為覲學從事。舉秀才、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桓溫參軍。溫重之。重九游龍山落帽事後、除尚書刪定郎、不拜。穆帝聞其名、賜見東堂、以腳疾不仕㉖拜起、詔使人

扶入，其見優禮如此。

二十三代懌，五晉安帝時，從宋武帝平京口，定建業，以功封鄒陽縣五等侯。㉗廬循逼都，以戰功為中軍諮議參軍。循平，封豐陽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

二十四代表，字武達，仕齊，為馬頭太守。元魏太和中，擁郡歸魏孝文帝，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後封汝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贈兗州刺史，謚曰恭。

二十五代斌，事元魏孝文帝，為右丞。

二十六代威，字畝重，元魏孝明帝朝，為宮齋帥，羽林監，累遷沃野鎮將軍。節閔帝除大鴻臚卿，贈司空。

二十七代恂，不仕，主奉祀事。

二十八代儒，不仕，主奉祀事。

二十九代景，事隋煬帝，為盤潩郎將。

三十代善誼，隋恭帝時為河內通守。

三十一代訛，唐高宗朝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武后時為春官侍郎，相王召為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睿宗召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名所居為子平里。有食料本草傳於世。

三十二代大融，唐玄宗時隱王屋山。

三十三代浩然，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唐玄宗詔浩然問其詩，浩然自誦所作詩，至不才明主棄，上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張九齡守荊州，辟置于府，府罷，病疽卒。

三十四代雲卿，唐肅宗朝為校書郎。

三十五代郊，字東野，少隱嵩山，有詩鳴于世。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唐憲宗朝，鄭餘慶為東都留守，署水陸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為參謀。卒，謚曰貞曜先生。

三十六代嵩，讌唐德宗朝為義成軍中軍兵馬使，憲宗加朝議大夫、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

安州防遏兵馬使。
三十七代遵慶，不仕，主奉祀事。
三十八代瑄，唐元和末召，不仕，主奉祀事。
三十九代方立，唐僖宗朝為昭義節度留後。
四十代承誨，事後晉少帝為太府卿。
四十一代漢卿，事後周世宗為左羽林大將軍。
四十二代貫，工詩，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後周世宗聞之，曰：朕伐叛弔民，何謂有巢無主。因不用，主奉祀事。
四十三代昶，不仕，主奉祀事。
四十四代白，不仕，主奉祀事。
四十五代寧，仕宋仁宗景祐四年，龍圖閣直學士孔道輔守兖州，訪孟子墓，得鄒四基山間，其後得寧，後薦于朝，授鄒縣主簿。
四十六代存，不仕，主奉祀事。
四十七代況，不仕，主奉祀事。
四十八代彬，不仕，主奉祀事。
四十九代在，值兵革浩蕩，不仕，主奉祀事。

五十代德昌，字明甫，不仕，主奉祀事。
五十一代祗祖，字性善。元至元二十九年，特授益都路儒學教授，後陞東昌路茌平主簿，後遷泗水尹，兼管諸軍奥魯勸農事。
五十二代惟誠，字致明，不仕，主奉祀事。
五十三代之浩，不仕，主奉祀事。
五十四代思諒，任鄒縣主簿。
五十五代克仁，不仕，主奉祀事。後因子仕國朝，天順三年贈為脩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
五十六代希文，國朝景泰三年七月十二日，欽奉聖旨，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

○歷代祭文

宋寧宗四年配祀宣聖祭文

維某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鄒國亞聖公曰：惟公後生孔子，百有餘歲，其知聖人如親見之，辟闢楊墨，三聖是承，扶世道民，以登配祀。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伸常典，

從祀配神。尚享。

宋寧宗五年頒降州縣祭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知言知德、亦克允蹈。攘闢異端、以承三聖。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伸明薦。尚享。

國朝頒降祖廟春秋二祭祝文

維年月日、五十六代嫡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敢昭告于

先祖鄒國亞聖公曰、言必仁義、道惟堯舜。扶植弘綱、千載攸賴。今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用伸虔祭、以利國侯樂正子配。尚享。

洪武六年、知縣汪繼道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生當戰國之時、克明性善之道、非堯舜則不陳、功於神禹而可並、上承三聖、道統綿綿。某忝膺

朝命、來牧是邦、惟公之道德、是所景慕焉。辦香致敬、公其鑒知。尚享。

洪武七年、通判徐原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被三遷教、爲百世師。尊王賤霸、非堯舜之道不陳。養氣知言、惟孔聖之傳是式。功高神禹、今古所宗。某學公之學、尚公之志、忝膺朝命、佐治濟邦。今以王事經過、敬具菲儀謁廟。公其鑒知。尚享。

洪武八年六月、同知賈巖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遵三遷教、著七篇書。當戰國分爭之時、闡聖賢性學之秘。黜覇功而明王道、息邪説而正人心。統紹宣尼、功配神禹、非亞聖命世大才、其孰克若是乎。某忝以公行、道經鄒邑、敬謁廟庭、仰承盛德、謹告。

洪武九年春二月日、山東按察司僉事程思道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余生於千載之後、仰慕千載之上賢者、何也。嘗聞前聖之道既絶、而復續。異端之説既盛、而復息。人心既邪、而復正。而孰使之然也。嗟乎、鄒國亞聖公之功也。今因巡歷過其

里、瞻其廟、禮其像、面其孫、儼然如親炙之欽者、豈無自而然哉。謹告。

洪武辛亥三月日、縣丞鄧原忠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知言養氣、允有會學、性善一語、大哲人心。千異端而道學以明、承三聖而道統以續。況茲鄒邑、公之闕里、斯民被其德教已深矣。恭忝膺朝命、于茲佐理、凡公之所以論為政者、願取法焉。微才弗克、公其相之。謹告。

洪武十三年、
燕王過鄒、致祭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學繼孔子、德為亞聖。茲者欽承
上命之國、道經于此、謹遣奉祠副余清遠以牲醴致祭。伏惟鑒之。尚享。

洪武十四年秋十月有二日、豫章余植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韓文公有曰、堯以是傳之於舜、舜以是傳之於禹、禹以是傳之於湯、湯以是傳之於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亞聖。亞聖沒、不得其傳焉。朱文公又曰、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止。然則孟子續千載道統不傳之緒、以啓教於萬世、所謂後孔子而聖者也。亞聖大材、豈歷磐哉。其道經鄒里、恭謁廟庭、不敢以當祭者、謹捐俸金以貽孟氏之賢子孫交道[31]主祭者、為秋祀之一助云耳。

洪武十六年、知縣朱敬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聞[32]闢楊墨之功不在於禹下。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當異端害正道之時、人欲壞彝倫之際、不有先覺、孰任斯文。恭生當千百年之後、叨讀七篇仁義之書、每思瞻仰、路與時違、不如所願。欽奉
明命、來長鄒邦、天遂其心、謹以剛鬣之儀、用表誠敬。伏惟尚享。

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三月朔日、
欽差提督山東學校按察司僉事畢瑜謹告于
鄒國亞聖公神位前曰、於乎、三代以下、正學不

明、邪說行天下久矣。吾夫子沒而微言絕，不有
豪傑如公者出，人孰知兼愛非仁、為我非義，人
性本善無惡。又孰知王道當尊、霸功當黜。然則
夫子之後，不可無公也明矣。公嘗之齊、之梁、之
滕，拳拳以興學教民為務，惜當時皆莫之用。今
聖天子在上，至道大行，教養兼至，茲欲率諸生皆明
正學，且知孝弟忠信自鄒魯始。公其鄉人也，幸
相之以道，我養貧之羞。謹告。

成化十五年，歲次己亥，十二月壬子朔，越二日癸
丑，南京吏部尚書錢溥奉
勑致仕，前南京右軍都督府同知王銓，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敢昭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溥嘗讀仁義七篇，而知人性之
善，夜氣之存，足以發前聖之蘊。又嘗考世族一
譜，而知孟仲子之為子王[34]守之訪，墓猶存，足以
袪後世之惑。而今也自京歸老，謁墓及廟，見原
泉混混，嘆道脈之彌深；仰嶧山岩岩，識氣象之
如在。敬奠一觴，用酬遺教。尚享。

成化十七年，歲次辛丑，七月甲戌朔，越三日丙子，
鄒縣知縣張泰，先因本廟祭器損失，特捐已俸，
製以瑚璉簠簋，於是日謁廟告成，禮行釋菜，
告于
鄒國亞聖公曰：惟公學本宣尼，道宗先聖，仁義
七篇，千載垂訓。泰讀公之書，行公之學，補報於
公，祭器是作。今茲完備，獻于廟庭，禮行釋菜，敬
將以誠。惟公德明，輔我以政，庶事平康，
君國是慶。尚享。

歷代題詠

孟廟落成詩二首　元　易貞　主簿

四海衣冠仰聖門，千年廟貌道為尊。泰山氣象
岩岩在，鄒國英風凜凜存。柱石斯文關世教，棟
梁宗祀見雲孫。勾稽式遂遊歌願，再拜同沾罔
極恩。

亞聖有孫能報本，一堂新構不忘初。發揮鄒魯
文風盛，經始乾坤劫火餘。世俗除平千載運，道
存今古七篇書。況逢

聖主興儒術，奎璧光芒夜燦如。

謁孟廟　吳胠 知縣

郭城摟郭白雲邊，林木蒼蒼尚巋然。金石勳封知幾代，蘋蘩薦祀已千年。雨苔寂寂迷書屋，秋穀離離滿墓田。今日丹青重繪畫，邑人猶說子孫賢。

國朝

黄仲芳 參議

郛城南面嶧山岑，亞聖遺祠振古今。王道累陳功濟世，機絲初斷毋勞心。雲飛畫棟開金碧，樹繞門墻帶夕陰。冠冕堂堂嚴祀典，清風百世播徽音。

楊言 御史

喬木參天繞古祠，既從堦下拜先師。泰山北斗瞻依處，烈日秋霜辨論時。仁義七篇常啓迪，綱常萬世賴扶持。案驗有幸来鄒邑，遠想儀形不忍離。

許宣 大理卿

鄒國巖祠古道邊，滿林松柏帶蒼烟。遂同闕里千年祀，近接宣尼百世傳。獨引唐虞談性善，力排楊墨絕狂言。功成不讓湮洪水，萬古人思命世賢。

茅大方 都御史

鄒國城南有舊祠，冕旒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為百世師。故里尚傳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

林榮 御史

紛紛功利惑當時，斯道綿延一綫垂。力掃淫邪繼周孔，高談仁義斥秦儀。長松欲拔纏先繫，大廈將傾木已支。千古嶧山山下廟，路人来往不勝思。

桂孟 知縣

七篇述作振儒宗，紹聖恢弘蓋代雄。楊墨已歸王道正，齊梁未悟伯圖空。書藏老屋蒼苔雨，廟挹荒郊古木風。藻薦一盃澆斷碣，擬將微力效前功。

孟廟落成贊　　郝幼學鄉人

嶧之陰，坤靈孕秀。爰毓亞聖，光前繼後。亞聖謂誰，粵維孟氏。道統傳心，上接洙泗。楊墨路塞，大道榛荆。儀秦縱横，治教不行。不有哲人，生民聾盲。鄒實有廟，享祀維豐。祀享之豐，崇德報功。巍巍榱桷，毀于兵燹。曰薦曰祀，禮曷獲展。緊彼孝孫，孝孫思諒。新廟是作，遐邇瞻仰。牲幣載陳，豆籩[illegible][illegible]。聖道昭明，天地終始。

謁廟歌辭　　段明德僉事

明德巡歷至鄒，躬謁亞聖公廟，瞻仰之餘，乃作歌以寓蠡測之意。歌成，俾其五十四代孫思諒習之，以祀神。歌曰：三聖不作，世遠言湮。衆泄泄兮，上距孔子，相去獲麟，百餘歲兮。楊墨塞路，惑衆誣民，亂罔治兮。儀衍連合，邪說紛紜，人欲肆兮。馳倭驕僞，孰猶孰薰，國殄瘁兮。有開必先，山川出雲，時之至兮。哲人挺生，獨任斯文，出其類兮。泰山岩岩，配禹超荀，功業熾兮。命世亞聖，醇乎其醇，崇仁義兮。紹堯繼舜，道傳其身，賴不墜兮。首王賤霸，遏本塞源，拯其弊兮。性善微旨，養氣知言，理昭晰兮。萬世作則，淑我後昆，開盲瞶兮。聖賢既没，名教實存，宇宙利兮。嶧峯奕奕，洙泗泫泫，秀所萃兮。基本叢翳，萬古名曠，傚清閟兮。春秋蒇事，有孝諸孫，信不[illegible]兮。牲牷既潔，或炙或燔，神其嗜兮。清酤[illegible]，[illegible]豆孔陳，禮延[illegible]子。鐘鼓琴瑟，無傷尊[illegible]，[illegible]兮。於[illegible][illegible]靈來格，明禋保我嗣兮。洪武三年春正月日，奉議大夫、山東按察司僉事段明德拜手書。

謁廟歌　　朱禋太僕丞

惟昔仲尼没，世道日已[illegible]。[illegible]乃塞路，四海方横流。儀秦肆奸欺，強[illegible]干諸侯。胡[illegible]復昏横，流姦邈九[illegible]。[illegible]變妾婦，魅媚誰弗自羞。不有聖賢作，斯世誰爲謀。繼公繼道統，獨任蒼生憂。異端既云闢，放心知所求。岩岩泰山象，凜凜氷霜秋。歷聘過齊梁，從議不見收。王政與經界，足知公大猷。知言從養氣，足見公所脩。狂瀾回砥柱，絕學師孔周。然令戰國間，治與義苟作。戎炎[illegible]兮

牧、東上及嘗鄒。于焉拜公像、甚慰夙忠。旅酬。儼如在、正氣文宸旒。

謁廟辭　　徐有貞都御史

有貞祗命

帝制、治水于東兗、茲惟載期、濬治之功亦既告成、乃循山導泉、周行泰岱、徂徠、徑由曲阜至鄒嶧、祗

謁

先聖先師林廟。時孟氏五十九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希文、而山東藩參陳雲鵬寔同謁焉。瞻拜之際、岩岩之氣象、儼如生覿、而親炙之也。爰賦泰嶧之篇、以識承學景仰之意云。曰、巍巍泰嶽、[illegible]有孔聖。岩岩嶧山、寔生鄒孟。維孟繼孔、為我先師。學繇慈訓、才亞生知。王迹既熄、麟經絕筆。術變中商、道亂楊墨。人心陷溺、甚於洪流。夫子拯之、功與禹侔。一則曰仁、二則曰義。仁義之外、所不言利。其黜者伯、其尊者王。一時之短、萬世之長。伊予小子、去後千禩。學孟之學、事禹之事。畢也匪易、勉斯成之。學也未至、進斯精之。

大君之命、宣敢怠遑。先師之訓、矧敢或忘。河決既治、濬山及鄒。載訪林廟、來觀來游。爰歷藩參、亦有雲孫。敬將釋菜、蘋蘩苾芬。浩然之氣、凜然如在。尚冀予明、傳心千載。景泰六年夏五月七日、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東海徐有貞拜手謹書。

謁孟廟　　徐毅僉事

素王既沒已多年、繼統當時屬大賢。仁義功勳垂七國、詩書世澤賴三遷。斯文不墜泉歸峽、聖道重明日麗天。廟食而今千百祀、綿綿瓜瓞見曾玄。

程敏政中書

緬仰遺容倍慕深、岩岩氣象重南金。發成怒母三遷訓、力正生民萬代心。仁義揆究閑閉塞、波瀾頓挽起湮沉。謾追往日雄辭辯、試火流行法古今。

金湜太僕丞

道從東魯得真傳、其奈時逢戰國年。世尚儀秦貲

心高失人歸楊墨，嗣雖齊先師自廣知言地，後學誰通養氣天。北斗泰山千載下，經過有客拜祠前。

袁鍧 僉事

高談仁義鄙蘇張，力救人心距墨楊。拔本塞源昭烈日，尊王賤霸挽狂瀾。九州禹蹟功何下，萬世宣尼道有光。泰岳岩岩瞻仰表，白雲千仞樹蒼蒼。

李儀 參備

大賢派出世卿家，歷聘歸來髮已華。書著七篇傳絕學，道承三聖闢淫邪。荀卿性惡那能比，神禹功高未易加。母氏遷居貽善誨，榮封特賜寵褒嘉。

張蕙 御史

絕學遺經賴有傳，功高神禹祀綿綿。看年封詔雲埋礎，千古文章日麗天。行徑林禽鳴野鳥，祭田畦滿灌春泉。[illegible]書堂下三遷地，共說師嚴母更賢。

熊瑋 訓導

異端競起亂如絲，大廈將傾力承重。看寸心陳善道，竟無一語[illegible]。[illegible]若妙今儀[illegible]今吾。

孔公易 鄉學訓導

克循慈母教三遷，俎豆雍雍至大賢。明辨齊梁心愈正，闢除楊墨志彌堅。曝書臺古依然在，斷織機尚不復傳。有幸偶從祠下謁，松楸蓊鬱參天。

汪舜民 己未進士

異端擾擾否壇天，命先生啓發蒙。仁義七篇承訓誨，廟庭一旦識儀容。知言不是蘇秦辯，養氣原非黝舍雄。五尺兒童談性善，至今千載果誰功。

吳從周 進士

聖道將湮禮義蕪，先師專意闢楊朱。虛名干祿紛紛輩，若到公祠輒疾趨。

題孟子　　高崇 僉事

當時戰國尚兵權，難屈胸中浩氣然。臧氏九泉楊墨倒，至今孔孟道如天。

趙鼎 知府

戰國縱橫際，姬周喪亂餘。聖經幾掃地，爲著七

篇書。

題孟母斷機堂　朱經 太僕丞

亞聖當年齒尚孩、三遷家近瞽書堂。夫人不斷機中素、那顯經綸命世才。

劉濬 鄒學教諭

鄒人道學重千年、應賴當時母氏賢。試問揭來機不斷、孔門遺緒竟誰傳。

葉聰 永嘉人

行行出城南、覽勝紛感觸。三遷已無人、空堂桃城足。堂前玉樹長、堂北萱草綠。悠悠思孟軻、母德溫如玉。機絲雖已斷、道統於焉續。誰為阿母慈、戚戚恩意篤。偏愛不知勞、乳食生燭焉。所以古敬姜、荒淫戒文歜。歜乎亦何為、終成敬姜哭。何如斷機娘、懇懇發良勗。賢子命世才、高攀孔顏躅。異教歸掃除、遺風洒末俗。我生千載後、舉頭遙相矚。登堂三歎餘、狂歌寫心曲。

馬鞍山孟母墓　汪舜民

古今相去二千年、猶有佳城古道邊。若不三遷成子聖、封雖馬鬣也徒然。

劉濬 教諭

馬鞍山色碧崔嵬、孟母泉扃閉綠苔。昨夜秋風啼促織、家人疑是斷機來。

孟母墓祠贊　定齋馬魯

賢哉孟母、性行異常。稟心貞節、守己端莊。卿居鄒邑、處鄒惟良。三遷之教、千古名香。歷代春祀、血食廟堂。子為亞聖、配享素王。母子之道、千載彌光。後為母者、聞風激昂。咸知訓子、教之義方。敬慕作贊、勿誚斐狂。

四基山孟子墓　胡紫山題

鄒魯相望一舍過、四基山下塚嵯峨。千年正路乾坤大、一片荒祠草棘多。書著七篇功不朽、母非三徙道如何。泰山大字豐碑在、讀罷徘徊重揣摩。

施淵 主事

七雄爭戰國丘墟、幸得天生命世儒。斯道遂承群聖統、嘉言備載七篇書。貞珉噴雲鎖青山暗、古

木烟涵夕照，盡後學有緣祠下拜，不勝仰慕重嗟吁。

彌天章題

古廟遺鄒邑，荒墳對孔林。詩書慈母訓，仁義仲尼心。浩氣持剛正，群辭破遁淫。文章垂千古，後裔仰遺音。

劉惠蓬山人

生平浩氣飽留懷，萬古推尊命世才。吾道若非公自任，墨揚塞路有誰開。

子思書院附

中庸精舍　劉濬教諭

鄒魯當年道欲終，天教思孟擅高風。一區精舍環青草，百尺書臺倚碧楓。揚墨已辭三寸舌，拒文休數片時功。鳶飛魚躍今猶古，千載蒼生入轂中。

胡選訓導

異端崛起忽如蠭，正道當時漸失宗。惟有聖孫憂最切，一間精舍作中庸。

曝書臺　朱稑太僕丞

古文載汗簡，結繩貫其首。竹竿離漆書，字跡恠科斗。竟編昔三絕，茲事傳萬口。子思繼聖傳，歲月殊未久。不憫其所讀，易紙而易朽。高臺鑿基疑，信將奚宛。臨風自沉思，是也還或否。

桂孟知縣

斷燬堂畔曝書臺，古道經今半草萊。試問碧梧霜後月，九霄鳴鳳幾時來。

汪泮民巳未進士

王事東遊因訪古，曝書臺上試登臨。臺高休問何人築，書在須求述聖心。

劉濬教諭

沂國書臺何處尋，鄒城南面對寒林。千年道在人應遠，一代碑荒跡已沉。世換任從蝌蚪廢，功成不計蠹魚侵。可憐密隱終何用，誰識中庸萬古心。

樂聰永嘉人

臨高臺兮臨高臺，古人蹤跡生蒼苔。蒼苔白石空

復爾古人雖亡心不死。中庸一字直千金。分明如見當時心。當時紛紛異端起。聖人不作誰能止。子思突起前聖孫。大開吾道毆楊墨。手扶天地數千歲。前已無人後無繼。坐將巨筆擬天揚。星宿日月歸文章。中庸作成欲誰托。獨立茫茫望寅緣。致君堯舜非無才。鳳凰一去何當回。有時攜書向堂上。烈日爭光九千丈。政悲四海空無人。豈知有子居西隣。西隣阿軻鳳凰子。翩翩隨母西隣棗。忽然挐翩上書臺。齗得中庸歸去來。傳經心事亦已足。一統千年道相續。我今悵望書臺哀。長歌一曲萬里來天風。

○歷代脩建廟宇碑文孟母斷機堂子思書院碑文附

新建孟子廟記

孔子既沒千古之下，爲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夾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之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而去矣。而彼皆無之、是毆天下之民舍中國而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孰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絶其後、拔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焉而不墜。故揚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余以爲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己任。常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於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

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邑。吾嘗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其榛蕪，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志之。復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迹者，常思嗣而攻之，況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噫，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時大宋景祐五年歲次戊寅六月六日，泰山孫復記，前萊蕪監判官將仕郎、秘書省校書郎張碩書，撫略揚秘篆額，龍圖閣直學士、朝請大夫、給事中、知兖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又管勾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提舉鄆、濮等五州軍兵甲巡檢公事，上輕車都尉、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孔道輔立石。

先師鄒國公廟記

孟子葬鄒之四基山，旁冢爲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列一品戟於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三十餘里，先是嘗別營廟於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教郎邵武朱𦉄歎其𡉏圮，木摧不稱，虔恭尊師之意，欲出己俸完之。縣士徐數曰：廟瀕水[36]丞壞，不四十年，凡五經更脩矣。若許改卜爽塏，則諸生願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數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於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數十萬，而後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爲殿，安神棲，繪群弟子像於兩序。又爲孟氏家廟於其東，以揚雄、韓愈嘗推尊孟子，故又爲祠於其西。重門夾廡，壯麗閎偉，與山中之廟輪奐相輝矣。於是求文以記之。夫聖人之道甚易知、甚易行，充之至不可勝用，而其極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者，其

唯誠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者一道。孔子之沒、其孫子思得之以傳孟子、故孟子之道以誠身為本。其治心養氣、化人動物、無一不本於誠。凡[37]著書立言、上以告其君、下以告於人者、必本仁義、祖堯舜、亦無一言不出於誠也。故於滕文公則言必稱堯舜、而於齊王則非堯舜之道不敢陳。蓋其智誠足以知堯舜、又自知誠可以行堯舜之道、又知果得行其志、則誠可使吾君為堯舜、而吾民皆為堯舜之民。故以此自任、不敢有毫髮之偽以欺人而誣天也。其論君臣之際、則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其論什一之法、則曰重於堯舜者、大桀小桀、輕於堯舜者、大貉小貉。其論仁智則曰堯舜之智急先務、堯舜之仁急親賢。稱伊尹能以此道覺此民、而謂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非誠知堯舜者、能言之乎。雖當時之君尚權譎、相傾奪、上下交趨於利、而未嘗撓一言以求合焉。非天下之至誠、篤於自信者、能之乎。孟子之沒、道失其傳、至有假其說而以偽言堯舜者。始說其君以帝道、則既不合、而之王。中說其君以王道、則又不合、而之霸。是志於求合而以偽欺其君者也。口堯舜之說以賈其高、躬申商之術以濟其欲、是以偽欺天下而賊其君者也。昔之為縱橫之說者、不過怵人君以利害強弱之勢、爾其偽易見。若夫假帝王堯舜之說、使人君慕其高而不虞其姦、則其偽難知。作於心、害於政、其禍天下甚於楊墨。故不可不辨、以監天下後世竊孟子之說以為不義而自比於孟子者。

宣和四年十月十五日、朝奉郎、監察御史兗襄孫傳記。迪功郎、新泰學正闕里孔端朝書。承議郎、秘書省校書郎長安樊察篆額。

重脩鄒國公廟記

大哉聖人之道、天下日用、久而無弊者也。上焉唐虞禹湯文武之君、其道行、其教立、仁義禮樂刑政靡所不備、而民用丕變、日趨於治矣。下逮[38]孔子、得帝王所傳之道、而無位以行、作為經術、

垂訓闡教、俾天下後世、恒必由之、聖日旣然、熠映于古。周衰夫子沒、横議肆行、紛紛籍籍、猜適正。甚者揚墨以邪說誣民、持為我兼愛之論、亂君父之教、充塞仁義、其害人也深矣。揚墨不息、聖人之道不著。孟子為此懼、故能養浩然之氣、承三聖、明六經、距淫辭、詖行、使不得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是亦聖人之徒也。昔禹平洪水、人免昏墊、萬世賴其功。孟子能以道拯溺、消天下率獸食人之患者、信其功不在禹下矣。噫、百世必祀、可謂至德。天下尊師重道、用王者之事、通祀於先聖、國開鄒封、公其爵而與享春秋之奠、並立乎聖人之域者、人宜知尊孟子矣。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孔子生於魯、于曲阜則林廟之奉、尊崇顯奕、歷代有加而無替。距鄒僅一舍、在四基亦有孟塋之舊祠宇巖立于縣之南、就文明之地而廟復建、列髙第、公孫丑、萬章之徒、其尊信猶在魯矣。磨以歲月、上棟下宇、文則斯弊。泰和八年夏六月、王公瑀来知是邑。視事之初、敬謁祠下、排徊瞻視、適議遽新之方、思政利民、力未暇給。越明年、吏民洽和、皆服其教、不待勸率、而富者相與出其貲、巧者相與獻其技、辨者以言、壯者以力、咸樂經營、作新其廟。正殿奕奕、廊廡延接、四迴而周、外達通衢、重門以闢、增其宏麗。又東北別立其室、以尊考妣、慈訓究然、如在得其時制。士民悅之、厥功告畢、特加禋祀、因矢言相告曰、聖賢之道、昭昭乎其明矣。由之者治、不從之者亂、亘古今、歷萬世、與天地相終始矣。而欲贊其美者、雖一言以為贅、而廟之舊新、曾不能加毫末之損益。然思尊德教者、宜何如哉。且釋老雜儒教行乎中國、而樂誕泥空者、唱其說於其間、至有竭貲產以創塔廟者、於明教之地、反不之顧。今令獨能以教化治民、崇重儒術、可謂知所先矣。況吾鄒魯之鄉、親被聖教之久、俗尚禮義。今又能因其俗以導之、道弘教尊、愈久愈顯、而帥帥不賢、其誰能禦之哉。明其言、知其善、樂為之書。奉訓

大夫、知泰定軍、節度副使、兼兗州管內觀察副
使、提舉學校常平倉事、騎都尉、天水縣開國男、
倉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趙伯成撰。內族定遠
大將軍、世襲右禿魯猛安、輕車都尉、開國伯、食
邑七百戶、金源從傑書。正議大夫、襲封衍聖公、
管勾先聖祀事、兼世襲曲阜縣令、上輕車都尉、
魯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孔元措篆額。大安三
年六月十五日、宣威將軍、前行滕州鄒縣令、兼
管勾常平倉事、上騎都尉、太原縣開國子、食邑
五百戶王瑀重建。宣武將軍、前鄒縣令、兼管勾
常平倉事孟潤立石。

鄒國公墳廟之碑

魯之廟食千百年不絕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
兩祠而已。孟子鄒人也、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
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鄒本古邾小國、兗州之
南鄙也。至繆公時、改邾為鄒。鄒城東南隅有岡
曰文賢、其勢回旋掩抱。有濤曰因利水、自巽方
而來、灌城壕而西之。古人傳之曰、因此山川之
秀而孟子生焉。今魯國鄒興鄉鄒儒里即其地
也。其先魯公族孟孫之後。公夙喪其父、母李氏
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工自給、鞠育其子、有三
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博通
五經、尤長於詩、書。時值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
兵爭強、以合從連衡為賢、以權謀譎詐為事。先
王大道幾於掃地。異端蜂起、邪說蝟興、若楊朱
墨翟放蕩之言、至於塞路。公嘗歎曰、楊墨之言
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於是距而闢之、由是聖人
之道振而復起、久而愈明、真可謂命世亞聖之
大才者也。遂以儒道歷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
于行。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欲與攻其邪心。說
梁惠王以仁義為利國之術、二吾猶不足、又能
禁哀公於口舌之間。斯皆雖知推尊之意、終莫
能聽納其言。恥役世而無聞、於是垂憲言以遺
後人、遂著書七篇、粹然靡所不載。唐韓愈推其
功、以為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公為齊卿時、將
葬喪而歸葬於魯也、今在鄒興鄉馬鞍山之麓

者是也。公之卒也，葬於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鄒城東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磨口山，磨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軻塚在焉。今四基山者是也。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傍，取門人之高弟配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歲時奉祭塚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尚書曾孝寬言於朝曰：孟子有廟在鄒，未有封爵，載在祀典。況先儒皆有封爵，孟軻氏萬世所法，厥惟舊邦，古有祠宇，宜封爵以示褒崇。遂特加鄒國公。元豐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其祠，其像服九章，樂正子配享，公孫丑、萬章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洒掃，宜其後嗣蕃衍。詢其族派，得孟寧、孟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嗣一日敬謁祠下，因撫其實而紀之，用傳不朽。因述銘曰：猗歟鄒公，遭逢離季，挺秀邾城，賢爾因利。幼被母教，長師聖孫，辯匪好辯，言爲知言。學長詩書，性樂仁義，高行勵辭，離倫絕類。轍環諸國，始以道鳴，方鑿圓柄，孰老子行。著書七篇，根極理要，撰敘包羅，闡遠微妙，拔邪樹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師。德述唐虞，辭闢楊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孔磔諸子，醇乎其醇。百代而下，子孫詵詵，四基之陽，佳城邃宇，魯邦所瞻，令名千古。貞祐元年秋九月十一日，柯亭孫衙謹記。孟氏四十七代孫寬立石。

鄒國公廟碑銘

鄒孟子廟，有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兖州，建于墓旁，後自墓旁徙縣東郭[41]。宣和三年，令朱丕復徙南門外。金泰和間，令王璃葺之，甲戌燹于兵，惟門垣在，幾八十年。孟氏有德昌者，資力四方，閱歲既久，僅成一堂。元貞元年，進義副尉達魯花赤木忽難、從仕郎鄒縣尹司居敬、主簿兼尉趙國祥，以建學餘貲，崇兩廡，興堂称九十四間，新其增庭級道。屬鎮學教考特牲饋食禮，俾春秋教而行焉。正配神西鄉之位，徹旁祀之不如法者。廟成，司侯請記。須讀墓旁廟記，舉闢揚墨之一事；南門廟記，舉称堯舜之大綱。顧皆有

孟子之一體、而未能得其體者。孟子學足以紹往聖之正傳、才足以立百王之大法、豈惟千餘載之後莫能知之、雖當時及門者亦未能窺其奧。是以出處之際、仲子詭其說、辭受之問、陳臻致其疑。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未聞默契。蓋知言養氣、得其地之性善、擴前聖所未發者、其學也。談仁義、黜功利、貴王賤霸、以正人心者、其志也。周衰禮廢、諸侯惡其害己也、而去其籍。先王紀綱法度、辨上下、定民志者、未見存十一於千百。而三年之喪、井地之大略、班祿之等差、於文字廢缺之餘、本帝王之大經、而合時措之宜、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而觀、以其才用天下、君帝者之世則皋夔稷契、君王者之世則伊尹周召。奈何無舜禹也、無湯武也、時君昏庸、謂迂闊於事情宜矣。後世英明之主、亦指君臣一二語以為言、豈能探其學、觀其志、而知其才也哉。世無真儒、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之害、至斯極也。司馬遷取荀卿同傳、儗非其倫。史班以雕龍炙轂、諸以方柄圓鑿、趙岐稱其書亦不過謂長於譬喻詩書而已。微韓愈一言、孰知孔子沒、獨孟子傳得其宗也邪。韓子既有是言、宗孔氏者尚或非之或疑之。嗚呼、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難明也久矣。然則欲知孟子、質諸關洛諸君子之言、庶幾信而有徵、固不在多言也。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定九章之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祀十有七人、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疑承陽伯。舊別祠、成都伯揚雄、昌黎伯韓愈、今遷附焉。既肇廟、司侯命糟事如禮。銘曰、天地儲精兮、聖賢所資。或厚或薄兮、錯揉不齊。雷虞亘冥兮、陶鈞兮含元、

之期。爲皋伊呂兮見知聞知。期月不用兮、空歎慭道。其居甚近兮世未遠、而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誰。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我悲。書徒存兮旨則微、道在邇兮夫奚疑。千六百祀兮也厥施、山鳧繹兮川泗沂。廟奕奕兮神格思、春秋饋食兮、歆或幾。庶有印于其心兮、載歌銘詩。元貞元年八月朔日、進義副尉達魯花赤忽哥赤立石。登仕佐郎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導江張頊撰。中議大夫同知福建道宣慰使司事趙文昌書。翰林學士、太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李謙題額。

元太師右丞相過鄒祀孟子碑記

至正十二年龍集玄默執徐秋八月、太師右丞相以河南妖賊鼓惑愚氓、盜兵扇亂、陷據城邑、殺掠民庶、久未戡定、恐貽皇上憂、累自請命、分省于外、親董六軍南下、大震天威、肆伐徐方、指揮虎旅、剿殲醜類、猶泰山壓卵、摧枯拉朽、不足喻其易也。道經鄒邑、以孟子林廟在焉、仰盛德高風、乃遣使備禮、偕邑令具牲幣、粢盛、代致祀焉。肅展齋恭之忱、庶盡尊崇之義。使聖賢之教由是而興、鄒魯之風由是而振、所謂以禮義爲干櫓、以忠信爲甲冑。說禮義而敦詩書者、復興於昭代。用儒術而陳俎豆者、再見於聖朝。既奬明乎文教、必克定乎武功。其於攘清寇亂、綏輯群黎、奏凱而還也、可俟而待矣。嘗謂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當戰國縱橫之秋、異端並興、邪說誣民者衆、天下學士隨風而靡、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於頹波洪瀆奔注之際、砥柱中流、壁立萬仞、距楊墨、闢邪說、使堯舜之道復明、周孔之學弗墜、人文宣朗、以迄于今。先儒以爲功不在禹下者、誠哉是言也。今太師右丞相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勳庸烜赫、焜燿今昔、專務南征、軍旅之間不忘俎豆、文教方之大禹之征苗、頑周公之討殷叛、曾公之平淮夷徐戎、可齊驅於千古矣。至於設庠序、興禮樂、民俗還淳、光開泰運、須聲洋溢、直旬朔之間耳。如是則豐功偉烈與聖賢

之道同吾於無窮也哉。頌曰、繄鄒孟氏、亞聖顏姿。道傳周孔、學紹曾思。距偲息邪、知言養氣。茲先聖與、澤及百世。丞相南征、濟伐徐戎。道經鄒邑、儆仰高風。遺使致奠、牲幣豐潔。儀文肅穆、神人歆悅。丞相南征、肅將天威。六師嚴整、如虎如貔。金戈所指、海宇清夷。徐方繹騷、如枯見摧。丞相之勳、孟子之德。烜赫宇宙、勒茲樂石。播之絃歌、頌聲洋溢。遐迩流芳、百世無斁。至正年月日、江浙參知政事揭惠撰。

鄒國亞聖公廟興造記

亞聖公生乎鄒、傳先聖道、垂訓萬世、歷代欽崇、官爲設祠、俾子孫守之、脩奉祀事、禮也。聖朝奄有海宇、誕脩文教、以淑生民、所崇其祠宇以上公爵、廟貌合禮、締構嚴偉。然歷茲久[42]、凌風震雨、不無損缺。曲阜張君銓尹鄒之明年、寔至元二年也。以興脩爲己任。廼與僚屬議曰、補葺起廢、所司之責。矧亞聖乎。可發廟帑羨資、以舉是役。皆悅從。於是又首與巨石、鑄至順元年加封詔文、以詔無窮。即庀工貿材、旬月之間、品料畢集。徹弊易朽、截登栽蔡、既興既覆、且塗且墍、所重立而新之者、兩廡及神門二重、室以楹計者二十。資以緡計者三千三百有奇、米以石計者六十有一、工以數計者四千一百。凡八閱月而訖功。靈星扉木冒而數朽、三年春又崇起[43]宇庀之、其壯麗深嚴、益可觀仰。又於通衢立石、以表祠所。凡易物傭力、必稱其直、民無所擾。君非事尊必日至、指示務極堅緻。既衅落、五十二代孫族長孟惟恭、价邑耆儒馬文季、儼造賢請曰、邑大夫完吾祖廟、勞心焦思、致誠盡敬、所以体上命、崇文化、寔爲至矣。其功可容泯耶。願文諸石、以勵將來。賢忝學聖門、未敢固讓。竊惟公惟明徃聖之心、發其未發之蘊、闢異端之惑世者、廓如也。俾萬世人文炳如日星、憂時救弊、功不下禹。張君拳拳周旋、寔奉可謂知所本矣。同僚監邑醜思、主簿王聚、呂紀雅、廉幹而相際偶、所[44]同寅協恭、克終厥事。族長惟恭亦賢、孝勤劬、孜孜致

力祖庭未嘗少懈。所謂肯構肯堂者、故弁書旦之。
德州牧溪鄭質謹記。至元三年丁丑夏六月日、
宣聖五十五代從仕郎、濟寧路曲阜縣尹兼管
本縣諸軍奥魯勸農事孔克欽書。

鄒國亞聖公石刻像記

岱嶧秀㚒鄒魯、聖賢是生。宣文開萬世教基、而
孟氏寔光前後。蓋時有先後、道無古今、莫祖憲
於前、姚虞三代功德雖盛、而詩書殆且無述。非
廓大于後、則正塗蕪塞底、有不必歷世滋久而俟
離左袵矣。是故闢邪說、弘仁義、正人心、於洪水
橫流之日、孟氏之功莫大焉。乃千數百年于茲、
孟以忝蒞此邦、既構祠舍、冀孟氏長之全暨奠
祠思諒與群昭穆咸在、因訪殿初有塑像、近燹
于兵、爰取諸林廟所祠小石像是也。有克孚㊺曰
始未有也。既而思諒以其婭克明持圖像來請
刻石。予曰、噫、不瞻泰岱、惡知升高之自下。未闚
溟渤、焉知觀水之於瀾。含齒戴髮、並立以生、而
宗師聖賢、將何以並兩儀而參三才之名稱矣。
是像也、傳之天下後世、使仰慕者因容以求德、
由器以見道、循物以名、則夫士之希賢、賢之希
聖、將不外此而得矣。像云乎哉。謹述贊曰、鄒有
亞聖、紹承文聖、敦教三徙、著書七篇、列國交爭、
從衡迭用。不有君子、邪淫益縱。天啓孫淑、養氣
知言。絕利格非、弘本達原。黜使伯功、正此王轍。
道着日星、義凜冰雪、若蝕載明、猶水之晶。砥柱
特巍、鉅鏞孤鳴。胚腪東嶧、凌厲西華。惟賢斯卓、
在聖伊亞。形逝神存、昭茲九圜。爰壽爰刊、千古
同歸。洪武二年、後學廣信掛孟敬書。

代祀鄒國亞聖公題名記

洪武十五年秋九月二十有七日癸酉、
詔命齊王之國。先二日辛未、遣紀善薛彌充行
凡道塗經歷名山大川與古昔聖賢祠宇、率以
牲幣告祭。乃十月三十戊寅、次于鄒邑、齋戒逾
宿。越己卯、有事於鄒國亞聖公廟。時邑之長佐
及供祀之人咸祗肅駿奔、毋敢褻易。籩豆有踐、
牢醴潔清。神其歆止、禮用克成。於是孟氏五十

四代孫思諒進而言曰、
皇上誕膺天命、統一區宇、肴詔闕里以四仲祀先師
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是顏曾思孟既列配
位、已而復命有司、於顏孟二廟亦已春秋祀享、
其崇師重道之禮至矣。今親王撫藩東土、臺御
攸經、遣官致祀、其所以敬禮先賢、蓋獨
皇上之意也。是固一代之盛典、宜有所記以示永久。
敢以為請。彌充竊惟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師範萬世、昭如日星、可謂盛矣。然世至戰
國、人欲橫流、天理泯滅、向非孟子師事子思、排
斥異端、扶植正義、則孔子之道不幾於或熄矣
乎。故昌黎韓愈推明其功、以為不在禹下、其論
確。彌充早受讀其書、潛玩微辭、漸濡德義之日
久矣。今又獲以王官奉令而來、躬覩其鄉、瞻仰
廟貌、俯僂將敬、豈非幸歟。雖然、斯非彌充一時
之榮也。凡在斯文、皆與有榮焉。故於其請、不復
辭讓、而樂為之書。且以齊府官屬名氏彔著于
碑陰云。

重脩孟廟兩廡之記

鄒城亞聖公廟、昔建祠於四基山墓側。至宋元
豐時、遷于東郭、而地傾僻、瀕水亟壞。後宣和間
更新廟宇、徙於南郊外。世代沿革、累逢兵燹、土
圮木燬、蕩無遺矣。自
天朝洪武龍興、崇重儒述㊻□□大猷、選賢任能。邑
令桂孟氏者以文學入仕、□謁廟祠、觀故址之
蕭然、謂祀奉尊師之意豈□正殿、延及六年乃
成。惟兩廡舊基、風凌雨震、□殫月爍、爰茲四十
餘年、未獲繼其志者。方今
聖天子嗣位、訪求賢才。永樂元年、鄒邑令朱誑定
善者以懷材抱德薦于京、泊臨政三日、謁于廟
曰、吾在閩中、仰聖賢道德之光、慕聖賢所居之
地久、欲觀炙其餘風、不可得也。今幸宰茲邑、敢
不竭心力以就前人之功乎。於是慨然有興復
之志、率諸僚屬既㊼族庠生、各捐己資、剏置兩廡、
重脩寢殿、將之傾圮一更新之。不數月而成、俾
鄉耆仰觀廟像、巍然煥然、聖賢旨光炳炳烺烺、

則朱令之功豈淺乎哉。厥功既成、不能無書以紀其績。亞聖五十四代孫族長思儒、奉祀嫡孫克仁等請予為文、予不獲辭、喜其功之落成、故樂書以紀之。嗟夫聖賢遠矣、而道用於世者不可一日無也。昔當戰國之時、人欲横流、邪説並起、不有先哲衛吾道、幾乎息矣。觀乎七篇之書、非堯舜之道不陳、非仁義之言不發、諄諄以告齊梁之君、一則曰王政、二則曰王政。昔韓子稱其功不在禹下、傳之萬世而無窮也。朱令為政、不忘斯道、以是心而行是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噫、聖賢之道遠而獨芳、久而獨光、仰朱令之名、亦有譽焉。永樂三年秋八月日記。

孟廟致嚴堂記

天理所至、人心歸焉。人心所歸、公論至焉。聖賢之生、卓乎百世之上、而昭乎百世之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代以來聖莫如孔子、繼孔子者賢莫如孟子、此天理之所至、而人心之所共歸也。漢唐以來先聖先師、秩祀益嚴。於是孔子為先聖、七十子為先師、而孟子巍然拔乎諸子之上、獨與顏子配食聖人。夫生則叙乎七十子之徒、没則上配孔子、百世之下、公論所至、孟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內而天子之大學、外而路府州縣鄉社之庠校、率土之濱、莫不皆然、况於鄒人乎。况於孟子之後乎。今聖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孫、得於四基之山。既官其曾子、又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於曲阜、以長育其支庶。鄒人喜之、相與新其祠宇、豐其廩餼、以左右其子孫。此天理之所當至、人心翕然莫不歸之哉。時恭逢叙其繁慶至順二年春、享禮成、五十二代孫惟恭、以謂廟貌雖崇、齋宿之室、賓尸之堂闕焉、未逮、非所以嚴思成而尊神嘏也。公論韙之。鄒先生李擴、馬亨乃告于邑之大夫、鄉之善士、為齋堂三間、廟西南鄉、以尊神嘏、為齋室五間堂西、東鄉、以嚴思成。度材於是年二月戊申、落成於五年甲午、費為錢二千五百緡、名其堂曰致嚴。嗚呼、天人之際、昭昭矣。傳曰、祭則致其嚴。

古之君子令蒸而宗廟享之，雖百世不遷，致其嚴者不過五宗之子姓而已。今鄒人之致嚴於孟子者，大夫庶士咸在，非特群昭群穆也。明德之祀，百世而彌章，盛矣哉。天之生斯民也，昭昭昏昏，幾千年，孟子一言以發之，曰性善。繇是而天理大明，人心自得，功與天地並，宜其秩祀與地同廣，與天同久。孟氏子姓與之鄒大夫士致嚴於斯堂，非鄒人之公論，天下萬世之公論也。斯堂雖小，所繫則大。至順四年四月丁巳，國子助教陳繹曾謹識。

孟子廟貲田記

昔孔子沒，異端蠭起，天下惑於無父無君之教，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時則有若孟子者出，拔邪樹正，尊王黜伯，使學者洒然而醒，釋然而覺，咸知崇綱常，宗孔氏，去夷狄而之中國，之功施世教，庸有既邪。後代推尊，配食宣聖廟庭，首京師達于郡縣，列為通祀，守其鄒。故有廟，貞祐燬于兵。國朝至元間，孟氏德昌規搆正殿。元貞初，縣尹司居敬創左右廡。大德中，縣尹宋彰建神門。延祐丙辰，蝟與文治，蒐輯遺典，詔封其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今監縣帖哥更脩新祠，像而事之。嗚呼，褒榮至矣，廟制完矣，秩祀之禮尚闕如也。儒者李嚴、馬亨寧、成童、許嗣蘐、胡鳳儀、李元彬協議，請割子思書院羡錢萬五千貫，月取贏利以給時祀及經葺費，襲封衍聖公思晦亦屢為言。憲府可其議，仍命耆儒孟氏各一人司其出納。先是，鄉大夫郭中議毅時任大司農司都事，言于省部，鄒之野店舊為牧地，荒閑日久，請以畝計者三千，撥隸孟廟，庶永遠不乏春秋之祀。從之。泰定戊辰春正月，符下監縣帖哥暨尹王思明、主簿鄭惟良與史孫文表，識界畔四至，具列陰碑。孟氏族長惟恭慮其久而湮昧，無所取徵，介林廟學正李元彬、子思書院山長孔思本請予為之記。洪惟我皇元受命，膺神嗣位，闡揚聖賢之道，以廣風化之原。尤於孔顏孟三氏，寵數便蕃，既錫祖賦以恤其家，復

選師儒訓其子孫、成材而官之、仍優於常人。犧牲粢盛無以供也、則錫之褚鏹、胙之士地。允郡有司體承聖意、不敢怠遑、為之後者、盡亦振厲齊絜、深思報本之義、具爾牲牢、肅爾豆籩、儀文式備、誠敬交宣、如是則神歆其祀而降之福、上副朝廷欽奉之意、下慰鄒人攀慕之願、不其偉歟。舍是則備物有愆、祼享無節、雖曰祭如不祭、吾不知其可也。謹記。泰定戊辰春正月日、國子祭酒蔡文淵述。

孟子墓碑

有宋景祐四年歲在丁丑、孔公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墓得于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即其地廟而祀之。泰山先生孫復為記、以闡揚墨事著孟子之功、可謂識其大者。後公百五十有九年乙未、是為元貞元年、東陽司居敬尹鄒、度爽塏以新學宮、復故宅以建精舍。導江張頊為述養浩之旨、稱命世之才、叙傳心之要、來遊來歌、有所興起。既而葺孟子墓齋廬、琢石為危坐像、冠章甫、衣逢掖、俾觀者有考乎古。謂頊曰、子三刻石於孟子之學、之志、之才、論譔至矣、孟子出處大槩、史傳不詳、盍考焉以表諸墓。頊以孫先生在前、固讓不敢。司侯請曰、子無所稱述、記載猶有闕焉。頊不得謝、乃稽諸載籍。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以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平生出處之本也。周顯王二十三年乙酉、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出魏適齊。赧王二年戊申、去齊。先儒宋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備書之、厥有旨哉。居魏十八年、居齊六年。當時西有秦、南有楚、以地則大、以力則彊、從衡之士馳騖不暇、孟子曾無轍跡、豈智不及哉、所不為耳。魏罃、齊辟彊之於秦楚、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而願安承教、願輔吾志之言、視諸秦楚、彼善於此。斯言也、山徑之介然也、用之成路可也。故絕罃之言利、而道之以仁義、對辟彊桓文之問、而開其不忍人之心。將朝則稱疾以全進退、出使則不言行事以遠嬖倖。槩

舉乎此、他皆可知。其間不用茅塞之者、彼有取爾也。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其去魏也、甇卒而赫立也。其去齊也、辟疆卒而地立也。史記、顯王二十六年戊寅在齊、辟疆立、通鑑在三十六年戊子。史記顯王四十五年丁酉在齊、地立、通鑑在赧王元年丁未。史藏周室者既滅、六國表本之秦記。秦記不載月日、世本多舛。通鑑據汲冢竹書、不經秦火、蓋可信也。皇極經世書載孟子去齊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固辟疆之世、去齊或以伐燕故耶。伐燕辟疆事也、燕世家謂在地時、誤矣。且謂孟子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廣記備言之。又審者、其代[53]燕也、始則沈同之問、終則陳賈為之辭、既有以解辟疆甚慙之心、孟子於是致為臣而歸矣。人生幾何、遨游魏齊二十四年。如經世書所載、則十有八年矣。其[54]閒不過之曹、之宋與滕薛數小國而已、心則聖人不敢忘天下之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我未之見、不得在名世之列者、時也。如廢繩墨、變彀率、枉尺直尋、吾恐反為虞人御者羞矣。司馬遷知不足以知孟子、盛誇諸侯郊迎襒席擁篲前驅於騶子者、謂豈與孟子困於齊梁[55]同。孟世知詭遇獲禽、而不知為之範、無以見聖賢之志也。儀衍得志當時、景春稱為大丈夫、孟子直謂妾婦。故雖不可三月無君、必出疆載質、又安肯鑽穴踰墻以取國人之賤。宿晝、居休、綽綽餘裕、在易困而不失其可亨[56]。此之謂也。繇是而觀之、騶子田忌之徒、乃所謂邪說詖行淫辭、孟子於[illegible]息之、則距之、則放之、以正人心者、豈所得為也。今千六百餘年矣、孟子之墓如岡如阜、萬世觀仰。彼倭偽馳騁、果安在乎。尚有[57]古人之士、有考乎此、亦可知所自處矣。故因司侯之請、刻石墓亭、而記其大畧如此云。元貞二年二月甲寅、式生明、孟氏五十一代孫將仕郎、益都路儒學教授祗祖立石、導江張頡譔文、邑人楊璪秀書丹、甄城李不介篆額。

孟子墓思本堂記

四基山右衛鄒國亞聖公墓前祭堂歲久摧毀。至正二年春，五十二代孫族長孟惟諒出廟帑楮幣千餘緡重建，其堅柱矮楯、瓴甍甓、墻垣周甓，不事華飾，務閎攸久。其制四楹，不辟中室，置巨石鼎以陳俎豆。春秋展省，雖值風雨亦不妨祭祀事，為甚便也。邑之判簿殷侯王君偃信齋董其役，至五月工畢，偃信以[58]小牢告祭。既竣事，謂質曰：天下之物，寧有不被名者？若茲堂，君可揭二字，俾聖裔永視為儼肅祀厥典，歲月以諗于後，顧不偉歟。質方主教廟館，固不容辭，迺目曰思本。為之說曰：凡物莫不有本，人本乎祖，惟於本有不思，故其心德鑿而入於薄[59]也。夫吾有萬形，所以貴其軀者，祖之遺也；所以淑其性者，祖之德也；或富壽康寧祿顯享諸慶幸者，皆祖之貺也。蓋源深者流衍，根盛者枝茂。凡子孫所居所有，莫不由祖先發之，其可不致思而報乎。矧亞聖之為祖，上繼群聖，力拯時弊，開示天心，以淑人性，功侔神禹，萬世永賴。其有國家者崇其祠而祀之，為其子孫而宥之，若其奉祀，復徭役，俾世無所與，又豈他姓之祖可比。思報之心宜如何哉。後凡登是堂者，覩是名，味是語，寧無怵於中。報祀之禮，虔愨之心，容有少懈邪。又吾學聖人之門，沐聖人之澤者，視此亦當知所勉矣。

時至正三年上巳日，龍山鄭質謹記。

重建孟子墓祠堂記

鄒國亞聖公之墓在鄒縣東三十里四基山下，[60]祠堂之建久矣，迄今傾毀，遺址存焉。

皇明宣德九年，　兗州府以營建贏餘材，命工　時行在工部主事上饒施公淵以使事蒞焉，晨夕展謀殫慮，以提調為己任，不旬日告成，復砌之以石。適予從濟便道過訪，淵徵言以記之。予惟亞聖之道傳於子思，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緒，與公孫丑、萬章之徒，疑答問者著七篇，遏人欲　天理於既滅，闢楊墨，黜夷狄，尊王黜伯，仁義以之而明，邪說[61]以之而息，正論以之而興，實千萬世之所永賴。

治永而有成功也、其必為吾先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置佃戶、蠲其徭而畀之共贍。詔曰從之、且至渥也。事下戶部、得巡撫御史山東三司會商理之、既撥野店之田六十頃、又得祭葬之田而益之、總為頃百、分而畀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焉。又擇於鄒滕寧陽之籍、得土戶二十、十分隸于二廟、以供佃戶。乃命二氏之宗子希惠希文為之主掌、歲收其入、以供祭贍。族田之有徭者蠲其徭而禁諸人毋爭占。悉如詔旨。著為令。至是希惠希文偕其族之衆謝恩闕下、比還、乃請之有貞、願記詔旨于[illegible]拄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題之、乃諗之曰、於乎維顏子孟子於吾曾為先祖、於後學有貞為先師、於天下為先賢、是有貞之所為請為先師也。本之所為請為先賢也。為先師也、為先賢也、其皆非以為吾曾也。然而吾曾祖而得與佃蠲其國之徭而為家之徭、不為人役而役人、可不知其所自耶。知所自則言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言也、行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行也。其法之而至、則將見復聖亞聖之複出而為天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為顏孟之賢子孫也。自今為宗子者、必以禮而事乎宗之人、宗之人必以禮而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是其入而節其出、祀惟豐、用惟儉、役惟均。因是而廟益脩、族益睦、長長幼幼、親親賢賢、孝慈之行孚乎鄉邦、使見者聞者皆曰、是聖賢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溥以之益崇其禮也。不然、或私以藏、或恣以用、而不相能、則夫見者聞者將曰、彼為聖賢之後且然、又何貴乎。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有貞願勗二氏之曾勗諸。希惠希文暨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教。有貞乃書于石而系之銘、其辭曰、學聖不從、散世無窮。維顏之德、孰與比隆。異端以闢、正道以通。維孟之功、孰與比崇。是故雖生民之亂者莫與聚、極天下之號者莫如焉。而顏孟乃與之同推。其德與其功也、宜夫萬世之厲、而維其嘗祭。所以

崇嚴後者、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嚴先者、子孫之孝恭。有貞作銘、勒于廟中。敢告賢胤、勿替祖風。

景泰七年三月一日、恭

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武功伯兼

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徐有貞撰。

○孟母斷機堂碑文 附

追封邾國公邾國宣獻夫人碑陰之記

蒼姬既沒、祖龍當天、三代典章、一委灰燼。寥寥千載、天理民彝、幸未泯絕。逮我聖天子孝治天下、雅尚儒術、禮樂法度、力復古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既以加崇於先廟、遍遣使來傳遞持詔。鄒邑孟子廟、追封其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洮畢禮承事郎鄒縣尹曹彬與其五十一代孫承事郎泗水縣尹孟祇祖議曰、此歷代未行盛典、宜樹豐碑、刻詔其上、紀歲月、貞後以彰聖恩、以傳不朽、以為鄉國榮、且有以告詔後學。詢之同列、同列以為然。語之邑之耆舊、耆舊莫不懽躍以共其事。時律猶留鄒、命承德郎前尚書省照磨姜元、鄉士許珪、來請文其石。律辭不敢、姜曰、君之先師師導江傳聖學以教人者、文筆列于廟庭。君之先君嘗有功於斯廟、遺跡宛然、非君所當辭。律應曰、子言若是、敢不敬從。遂述三代典禮七篇之旨、聖人傳授心法、以教有志于聖學者。鄒國公奉崇以人君之禮、若何、豈非以聖德繼道統之傳乎。雖曰生有假貸、非母三遷之教、能臻此乎。春秋之法、母以子貴、而況於父乎。今其子封以公矣、猶以庶人之禮祭其父母、可乎。傳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此禮也、何曠世無聞乎。廟故處東北陬、自鄒國公新廟成、廷其父母神像于故殿、蓋已有年。今既加封、欲勅建宮室東南隙地、時未暇及、迺即故基而更其制、冠以冕旒、服以五彩、危危峩峩、煌煌燁燁、儼然南面。春秋祭祀、一饗其子、非止為當世榮觀、實鄒國公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心

也。孝子之事親、仁人之事天也。父母之心、天地之心也。知化則善其事、窮神則繼其志。聖聖相承、繼天立極、所傳者何。太極未判、陰陽始分、乾坤大父母、人物是生、其理則為之性、其氣則為之形。理則渾然、一毫不容、付之於人、性無不善。氣有不齊、所稟或異。加以物誘、賢愚是分。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之、聖人也。變化其質、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學而知之、極其至亦聖人也。此堯舜湯武性之反之、同歸於聖也。蔽之厚者牢不可開、誘之固者堅不可破、良心陷溺、自暴自棄、流而下愚。聖人憂之、設教教人、累聖相傳、皆是道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若堯舜禹之相授受也。見而知之者禹皐陶也、聞而知之者則湯也。湯之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是湯不墜其傳也。見而知之者伊尹、萊朱也、聞而知之者則文王也。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皇建有極、其傳不絕。孔子之言性與天道、曾子之忠恕、子思

天命之謂性、傳及孟子、性善之說、浩然之氣、擴前聖之所蘊。以公孫丑、告子之徒、反復論辨、仁內義外之別、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人皆可以為堯舜、參天地贊化育、以為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者、非知孟子者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理行乎其中。是理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無聲無臭無氣無形、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貫而隱、隱而費。散之萬殊、悉具吾心。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萬變酬酢、物各付物、內外昭融、物我無間、胃次悠然、上下與天地同流、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何思何慮、其氣浩然充塞天地、譬天地之至誠、萬物各得其所。推之治道、堯之帝力何有於我、舜之無為而治、湯之格于皇天、亦不外是。孟子有得於此、所以告齊梁之君者也。王伯之辨、義利之分、好貨好色之喻、無非絜矩之義。是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

以至係四海、不過舉推其所為而已矣。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合、四靈畢至。此孟子所以道傳累聖之心法、歷百王不易。泝流窮源、是皆此孟母之教之故也。是理也、在宇宙間一息不停、萬世一日、千四百年知者莫誰。功利之習、詞章之技、愈久愈分。子周子、太極圖重闡混沌。二程發之、有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妖一掃、日月重光。自是而下、游楊尹謝、逮及朱張、咸明是道。先聖後聖、其揆則一。由朱張而[illegible]百有餘歲、傳是道以教人者誰歟。[illegible]絕傳歟。天理民彝、今猶昔也。堯舜[illegible]人、聞且是理。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學者可不免。猶嘗令科舉之制、義理是崇、蓋掃從昔浮華之弊、法三代取士之法、先儒極言而求行者。從學誠能有志於聖人傳心之法、知言養氣、以復其天之所以與我者、以繼往聖、以應明詔、見日見之事業、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皆吾分內事。聖天子孝根天性、上事太后、曲盡其誠、下待群臣、仁及祖宗。近世傳道諸儒、畢列從祀、尊崇先聖先賢、上逮父母。允是道也、以見歆肇壞、變時雍不難矣。至於文章制度、明昭美下、恐有司奉行弗至。如曾彬可謂能恭承上命、不癈其職。學者莫不觀感踴躍、以趨於道哉。延祐四年夏五月辛酉承務郎同知嶧州事吳律撰。

勑建邾國公邾国宣獻夫人廟記

延祐三年、詔封孟子父為邾国公、母為邾国宣獻夫人。千古曠典、始行于我朝、旨哉淵乎。是可見仁廟文治之盛矣。自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孟子廟于墓側。宣和初、鄒令朱[illegible]從建于南郭、後毀于金季之兵。我朝至元年間、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邾国公若夫人于故室而時祀之。然偪隘不能容禮器之設。風雨穿漏、摧圮將壓。泰定丙寅歲、監縣帖哥出贍廟之貲于民、不期年而收子錢七千餘貫、謀諸風紀之司、撤邾國公故室而新之。縣尹楊欽、主

鄒鄭惟良亦相協贊、俾孟族長惟恭洎邑人毛翼董其役。經始乎丁卯之春、至秋而畢工。詹四出、楹五間、南北深三丈有奇、東西廣五丈、高如深之數而少縮焉。棟宇戶牖、庭陛與夫丹堊之飾、儉而弗陋、侈而弗踰、于以妥靈揭虔、上下胥懌。邑之耆舊馮潯、李儼、寧成章閻辭請元用為記。考諸方冊、鄒国公言行無從可徵、夫人姓氏亦不知所自。惟臧倉有孟子後喪踰前喪之語。後喪、母喪也。孟子早失怙、惟夫人是依。三遷其居以示訓、使之就學宮而後定、以有知而教以信、斷其機而教之學、所以勉以義而淑其行者多矣。故孟子獨紹孔子之傳而得其宗、撰義養氣、惟善之論、功被萬世、夫人之功也。然則公之平日儀刑其家者、從可知已。非公無以成夫人之懿範、非夫人無以成孟子之大才。此聖代所以褒崇稱德、追封於千七百載之後、而鄒邑吏士女而彌敬、謁修廟祀、汲汲焉若子孫之事祖禰者也。遂為紀其興築顛末、仍系以詩曰、巖巖亞聖、萬世所宗。孰正其蒙、伊母之功。伊母所賢、諒惟其父。禮重天朝、錫命肇舉。爵以上公、國之于邾。爰秩其祀、爰崇其居。詵詵鄒人、言念舊德。籩豆是陳、儼其翼翼。祀事孔明、有飶其馨。惟享斯格、神其永寧。致和元年五月朔、前礼部尚書曹元用撰。

重建孟母斷機堂記

道當周孔吾絕之餘、而孟子生之、傳堯舜授受之微、以上繼列聖下無窮、而母實成之。然則孟子道在其傳、而孟母尤為其任矣。夫以去聖人一間、末斯安行、母非陶融鎔果安在、豈道待者子、道任皆母、無非天耶。星去躔度、幾二千載、堂之所系、人誰究斯。魯鄒縣舊有斷機堂、列文傳謂母斷機喻先師以學不可止者、成毀相尋、僅存瓦礫。使者楊君国賓按部及此、謁思孟廟餘、登子思子曝書臺、而北顧楹墟、興感移時。時邑無尹、即庶舉縣倅郝君攝其事、俾崇廟貌。將事既謹、不日告成。禮幣表將士劉伯雍、具狀以請

云、頗有記。予慨歎曰、道冠天地、而元氣之運、人惟參贊以成其功、尚何斯堂庠興之有與。然曰久則堂之所係可知矣。載瞻載仰、啓迪在中、或父兄相道以仁、母子相勗以義、續學以勉其所未能、力行以達其所未至、海內學校所不得與者、即先師母子之教、油然浹里閭以及天下。嗚呼、揚君国買其責、部使者乳。是為記。君忠孝名家、宜其知所先後。縣倅博士伯丞復能知使者意、力敏斯役、亦將必有見于世云。時至元丁丑冬十二月望日、奎章閣學士李洞記。

斷機堂邾国宣獻夫人新像記

列女傳所載夫人三迁以教孟子、斷機以易其學、貨竊賣為之說。彼日月之昭昭、江海之浩浩、其為天地之大用者、非自為也、而為於造物。孟子承三聖闢邪說、俾既晦之道其明如日月之昭昭、垂絕之緒其用若江海之浩浩、功及百世。先儒有功不在禹下、論者固其所邪。繇是推之、夫人亦聖人之造物歟。非若他為母者、一行一節之賢、遂登祀典。為其門生孫子、思報之心、亦容不泯且遠矣。鄒邑巽隅有墓、崇丈許、曰縣書世傳為孟子故居。元貞元年、邑尹司君居敬因建沂國公書院于左、追往意也。又臺下構室曰斷機、思懿範也。然無神像、綿歷既久、室頗摧毀。至元丁丑冬、憲僉揚君文書納命有司重葺、經遊學士濟南李君洞記之。至正四年、耆儒馬亨、李元彬、李儼并同亞聖五十二世孫族長孟惟讓、賻工人任城黃國器埏埴作像、冠服擬一品命婦、端嚴古雅、甚得其制。祠前與書院相通中起墉、分為二區、前別闢門宇、禮也。功畢、九月末旬吉日、邑士暨諸孫駿奔咸集、交相忭慶、娛觀生存、薦籩實豆以牲酒致享。既峻事、命賀為記。賀門生也、方主教孟祠、敢以蕪陋謙。乃恭為紀次。竊謂世有古今、時有升降、天理人心未嘗有渝者、性善故也。夫人懿教所施、相去今幾二千載、其功益著、其德彌光、褒封寅祀以至此之盛者、非天使然耶。門生七子觀其容、感其敬、怵乎

亂不興起是心者、人性之善、豈非然歟。子孫者披瀝之深、徽敎之遠、朝夕陟降、觀而感之、宜何如哉。周旋洒掃、日嚴奉侍、若聆咨語、有事禴[70]告、有祈必薦、篤其誠孝、其庶矣乎。仍作祀神樂三章、辭曰、繄聖母兮振賢風、三徙教兮成孟公。神功然兮造物通、其流溥兮傳無窮。築靈祠兮臺之下、儼戀容兮冠佩古。錫徽封兮藹光崇、侑千祀兮居故所。俎豆陳兮薦時新、門生孫子羅訢訢。沂國書舍比芳鄰、南山有爽斯無存。昔大元至正五年歲次乙酉季[71]冬吉日、萬津鄭貸謨。

孟母墓碑

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千六百餘年、宜有豐碑紀載、而茂之或閒、豈歷世既久、遂湮沒耶。惟片石在焉、題曰鄒公墓廟碑、若僅存於母之德、或畧。鄒縣尹東陽司居敬完孟子廟、復孟子故宅、葺孟子墓廬、用心既勤、亦各紀其事矣。而又以孟母墓碑為請。額讀鄒公墳廟碑、莫釋其疑、因不敢固讓、以祛觀者之惑。其言母氏曰李、未知何據、當考。而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謹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卒、後三十五年、實貞定王二十五年丙申。又三年戊戌、貞定崩。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歲在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為一百十年。[72]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視乙酉十八年。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在齊六年。自齊葬魯、此六年間。皇極經世書謂孟子顯王四十三年乙未為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則葬魯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且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孟子安得二吾猶不弔之語、禁哀公於口舌閒耶。孟子曰、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蓋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以老、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其葬魯也、尤屢以木若以

美為問，孟子答以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而臧倉沮魯平公之來見，有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然則實爲齊卿時，所以校祭而盡於心者，報母氏劬勞亦至矣。夫以聖賢之質，在傳不勤處，即不煩固有不待教而能者。考之劉向列女傳，孟母之教歷歷可紀。墓而嬉埋，市而賈衒，其居使之舍學宮旁，則設俎豆，乃怡然也。以有知而教信，示機織以勸學，猶曰童子之教耳。子行于義，吾行吾禮之言，實在齊時，孟子老矣，而母訓益嚴，謂教之所致非邪。世之人知以教子責之父師，而不察母教之尤近也。知亂哺之為恩，而不知訓誨之為恩；知畜養之為慈，而不知淵之為慈。咻噢則親，無能則憐，婾惰於襁褓之中，養成於長大之後，習與性成，父師之訓不能入，雖有美材，不得為良器矣。孔子再歲而孤，孟子夙喪其父，操心危，慮患深，以造於大聖大賢之域，繄母訓是賴。因表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為人母者知所取則焉。乃為銘曰：惟昔任姒，來嬪于邠。秩秩微音，為周之基。粵若孟母，爰適曾族。篤生大賢，從父以夙。輔之翼之，教之誨之。聖道有傳，繄母之儀。乃徙其居，乃斷其織。母席於食，母墮於德。自古孤孽，克成其才。譬彼桐梓，拱把孰培。表墓自齊，居卿之位。不儉其親，有木以美。馬鬣斯封，隆然其岡。千六百年，山高水長。嗟爾有子，勿曰能食。企而及之，惟母是似。元貞元年二月甲寅，孟氏五十一代孫將仕佐郎、益都路儒學教授祗祖立石。尊江張頡撰。邑人楊秉秀書。鄆城李介篆額。

○子思書院 附

中庸精舍記

騶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隅。其邑前臨因利溝，南揖文賢岡，泗川掩抱，好事者築燕書堂其間，則昔日固有廬舍。又縣治東隙地，今為淫祠者，稽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于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母所徙。邪孟子地。日歸邪，受學故當在魯，豈子思子時至鄒

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心所鄉何如耳。今千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鄉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居敬來尹茲邑，謁達魯花赤木忽難、主簿兼尉趙国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址，闢門脩垣以表之，爰寄講堂于其書旁，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孟子西鄉侍，皆章甫玄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謂頌曰：思孟往矣，翔傳之旨具在方冊，子盍揭以示人，副鄉人鄉慕之志。頌謝曰：何足以知之，然嘗以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於洙泗之間，問答纖悉，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為學篤實切己，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首曰天命謂性，即曾子所聞一貫者。其書舉孔子誠者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自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親切為人之意，獨孟子得之。其曰性善，子思天命之謂。其曰思誠，子思誠之之謂。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強恕而行，則体用兼該，至誠不誠之效，與無息致曲者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於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四端、四体，乃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親實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以夭壽貳其心，事天而能脩身以俟死。造詣於知之盡、仁之至，其用極於過化存神之妙。故辨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迹異而道同，承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成春秋，繼名世者，平治天下而不得辭也。學者沉潛反覆，於焉有得，子思孟子言論常体諸身，聖門之學未墜於地，不能無望於今之升斯堂者。或曰：聖人之道乃夫人日用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毋乃論於空虛而無實用邪。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在我之實然者。自得於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散於萬事，則物物一理。人能窮是理，知其皆

本於天，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間乎其閒。是則子思之誠之、孟子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皆此焉出，豈釋老空談比耶。周元公接孟子之傳，通書四十章始之以誠，繼而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見，以至於充周不可窮，皆寂然不動者基之。其旨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道也，虙犧以來聖聖相傳，其在人心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夫，子思、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遺跡僅存。縣學既建，又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自，有德於鄒人[74]甚厚，亦非私於鄒也。千載之下，必有來者聞風興起，如孟子稱百世之師，而企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迹而叙傳心之要云。

孔顔孟三氏教授導江張頲記，濟南趙靖書丹并篆額。元貞元年八月朔日，建義副尉達魯花赤忽哥立石。

中庸精舍碑陰記

孟子故宅，其傳有自來矣，而邑民家焉。居敬一日長于斯，爰念闕里孔子之宮歷二千年，中間雖曾共王猶不壞。孟子實接孔子之統，其居湮沒，忝尹斯邑，實不遑寧。顧欲闢斯土，樹松柏，以寓召伯甘棠之意。又以子思講堂在縣治東，亦欲循舊，庶幾鄒人士景仰所知，興起其學。有神[75]祠，居敬妄謂聖賢以斯道覺斯民，功在萬世，神而有知，固當辟正堂以舍，使擬聖賢之居以揚其靈，恐不能妥侑乎是。況籍此錫百福於斯邑神，必不然。苟他所奉而邀之，神得以永厥祀，而聖賢之跡不廢，則皆曰懼神之不我福也，不敢。居敬學未知方，見義不勇，無以解一時之惑[76]，於是召居故宅者與之謀，咸樂從，乃度其丈尺，酬之以幣，建屋係子思、孟子，名曰淵源，以寓講堂。繚以周垣，設重門，揭大牓，篆暴書臺于右。入門則興孟母三徙之思，升堂則如在孟子受業之日，登臺則知登高自卑而極高明為入道之方，豈徒曰存古而已。惟茂樹以為斯堂之蔭[illegible]，以致斯臺之固，則坐秩當去不暇。若斯二[illegible]，復講堂故處，尚有望于後之人。是堂也，成邑人

咸古董譯而從宦焉者，要求署名下石，惟恐不得與於斯，于以見聖賢之化入人也深，而得於觀感者無遠不屆。於是取其趾之廣袤，樓宇之數，制記文，不得識者具列碑陰。元貞元年八月甲子，從仕郎鄒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司居敬記。邑人揚秉秀書，丹儒學教授劉之美立石。

中庸精舍書樓之記

鄒城縣隅外，據南城因利濟世傳為孟子宅，故基邑宰司居敬創子思祠堂四楹於其東，以孟子侍坐，號中庸精舍，表傳道之始，不忘本也。厥後縣尹[illegible]後稱以率性，齋舍廚庫翼於東西，[illegible]于左，計三十有餘間。廣延士樂育才也。罪人承德間書省照磨李元楨倖教縣大守，九經正義、通鑑、宋興貢士共之助成其也。猶懼威哉，原三君子之用心，固皆敦本抑末，以厚風俗為志也。然而二尹雖勞心力，以權威臨下，為之其效又甚易。照磨當非陶朱猗頓，能費數千緡置書以惠衆，此人情所甚難，視世之吝嗇鄙一毫不肯利於人者，相去不知其幾千級矣。嗚呼，鄒乃孟子之故國也，斯地乃子思倡道傳心處也。書院既立，生徒既聚，若經史不備，無以資為學之本，則造道者自何而入乎。斯照磨惠書之雅意也。而今而後，凡讀書為業者，入斯院，啓斯書，一則當思思孟傳聖人心，建立人極，綱紀萬事，即是心達之天下，以為書教之意，不過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理而擴充之，不可不謹也。二則當思精舍講室立名之義，中庸率性，名殊理同，天下之大本，萬物之一原，罔不根於天而備於我，出入周旋，觀充擴以成厥德，不可不勉也。三則當思惠書之意，[76]忠於後進，冀其有成，孝弟忠信，揚名顯親，風俗淳厚，洛去澆漓，以答惠書之美意，不可有所負也。是故三者苟或不忘，則天下之理得矣。夫理雖多，則無一不載於九經，亦無一不具於吾心也。以其吾心為氣稟物欲所汩，若

處部障之下、撥翳深、尊莫覩其明。苟欲開之、非九經則罔知其可。況九經載天地之心、聖賢明是心以相傳、開天下後世之聾瞽、如撤去部障而俾覩青天。學者舍是而他求焉、則畏異耳目自塗、塗雖然讀是經而不明其用心之所以然、則經自經、心自心、其理終、莫能該貫而合萬為一矣。若得其要、由此以進、得寸行寸、得尺行尺、真積力久、德業有成、居廣居、行大道、天爵脩、人爵至、未有不由九經以致者也。誠至乎是、則當曰我之所得、我之所榮、則精舍經史之力也。念茲在茲、以已之忠厚不忘惠書之忠厚、茲鄉邑之盛事也。俾天下聞之、孰不喜乎。於是前監縣帖木兒不花、暨邑士趙璋、劉之表、梁佐、張忠、董同辭請僕記之、辭弗獲免、書其大槩云。延祐改元春三月望日、監察御史、後學西鄆劉泰撰文。

子思書院學田記

鄒之中庸精舍、即沂國公授受故址、而為之者也。元貞初、邑尹司居敬始之。大德間、宋尹彰丞之。宋尹又首率好事者、爲楮幣二萬緡、敷于邑大姓、收其子以給祭若延師費。延祐改元、劉尹遵禮應學無田、非久長計、始割楮幣一萬五百二十三緡、買田一百八十五畝七分。二年、朝廷改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訓導。曹尹務又割楮幣七千四百二十五緡、買田二百九十七畝、募民耕佃之、歲收其入、以廪師生。仍刻田之疆畔頃畝于石陰。是後山長曾德鄰卜習吉又相繼買田十有六券、計八頃一十畝有奇。泰定丙寅、宣聖五十四代孫孔君思卞來爲山長。君課講之暇、召典者稽數學貫若田租[17]之數、悉名存實亡、率爲豪右之所假貸、洎黠民之所逋負。即條列其主名、復于有司、上于襲慶府。府移文憲司、憲司符知滕州事曹鐸、滋陽鄒之官吏、立期以徵。時監縣帖哥、洎尹王思明、簿鄭帖良、典史岳珪、相與協力辨集、未幾迄已完。君又買田三券、計一頃八十九畝、仍收募佃者、以葺其弊。先是、春秋祭沂國公、割楮幣三百緡。君以爲不足、以

備庚品、迺援孟氏祀鄒國公例、比十狀其二、請春秋祭割豬八幣百緡、明望禮二百四十緡、上于省部、從之。由是牲幣豐腆、儀物畢備。又慮其豬緡田畝久將湮昧也、乃件其數之大搃、將勒諸石、俾來者有所稽。介友人泗水教諭李之質以記來請。噫、學之有田尚矣。洪惟我国朝尊礼先聖先師、崇學育材、自京都至于郡邑、莫不有學、而學莫不有田、皆為奉祭廩師生設也。况鄒乃聖賢之鄉、茲書院之淵源之地、苟無以贍給之、可乎。良令長既相繼築臺構室而重脩之、賢士大夫復捐貲買田以廩膳之[78]、孔君又滌垢洗幣而更新之、作者非一人、成者非一日、厥惟艱哉。抑繼自今凡宰邑者、以司宋創始之志為志、庠序安有不興者耶。職教者以孔君圖終之心為心、貲業安有不殖者邪。若乃侵假欺貸並緣為市、又豈望於後人者邪。予既為之記、復書此於末、俾來者知所警云。天曆二年二月下旬吉日、翰林院編脩官王思誠記。

子思書院新廟之記

宣聖五十三代孫、子思書院山長、漁持前國子生令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克堅書、謂曩在膠庠、獲覩函丈。比者有司新崇吾三葉祖沂國公廟、煥然一新。謪歉其事、匪鉅筆恐弗稱、敢載拜請。迪固不肖、然丈以儒業、長以儒行、老以儒師、孔氏徒也。矧衍聖昔嘗執經成均、安敢以不敏辭。謹按渙状、鄒邑郭南之巽隅、耆宿傳疑為沂國之故第。或云邑東隙地、乃子思講堂故基、即孟子幼被母訓、三徙其側就學遺址。元貞改元、鄒尹司居敬即其址搆堂四楹、曰中庸精舍、扁以淵源、中肖思孟燕居授受容、春秋朔望祀之。大德間、宋尹彰因擴為書院、請額含官、朝廷允之、許立子思書院、置山長一員、秩視大庠校官。然地庳堂隘、前弗盈再進、復瀕因利溝、歲夏秋屢厄於水、沮洳弗能垣。分憲宗治至鄒、觀其湫隘、每命改築。累政狃卑恬陋、因循迄今。東昌鄭彥禮繇集賢掾來尹是邑、以興學勵士為急、乃

屬耆儒曰、夫子之道、繼[illegible]孟子之學、繼
公其孰啓。三綱五常、萬世彝倫、公之德也。率性
脩道、首原天命、功[79]之功也。前代爵以上公、聖朝
猶為未稱、爰加美號、以旌厥賢。蓋不如是、豈足
以報德報功乎。今祀遺像於殿堂、其為鄒歆莫
大焉。實尹與鄒之諸儒責也。是圖。僉曰、尹
有是志、孰不説從。順聽命。遂東舊堂十步、當校
官聽事南、其地爽塏、視故基崇五尺許。尹乃首
捐俸金、大崇新廟、[illegible]土成基、累石為垣。尹既倡
首、士民樂施者、或輸幣帛、或給粟粟、藝者獻技
力、省效功。凡木石瓴甓與夫工備之需、直佐
于時、而人莫不[illegible]告、爭趨惟恐後。每謠言[illegible]
民忘厥勞、間有惰功、弗忍刑、而人莫不惡[illegible]。其
為廟三間、楹四、東西廣為尺者二十有八、南
北深為尺者二十有一、崇視深有加。負以崇墉、
輪奐炳燿。中位沂國公、以正南面師席。左侍鄒
國亞聖公、端冕正笏、儼然若生。又建神門、為楹
者四、制與殿稱。外樹靈星、以壯神宮。宮墻之東[80]

初無古今邪。道無古今、敢以思孟之所以為思
孟者、期於鄒人之子弟、可乎。近代立四大書院、
如白鹿、嶽麓、睢陽、石鼓者、本欲講明道義、使之
通諸心、賴諸身。迨其末流、率皆徇乎俗學、以發
策決科為業、殆失立書院之始計。故先儒記之
者、每寓其譏。惟我聖朝各處書院設置最廣、若
從祀十儒、濂溪、橫渠等以正學開群蒙、固無可
疑。如海津之類、莫不援例設官。雖增廣學校之
義事、然視是書院蓋不同科矣。矧吾夫子之道
如大明中天、萬世攸仰、子思子實得其家學、而
孟子又得其傳。觀中庸、孟子書、則其道統紹前
聖、啓後學之功、豈迪異議所能軒輊哉。學者苟
能自下學之準繩[81]、勉弗怠、以造上達之域、則自
戒懼慎獨以至於位育、自盡心知性以至於知
天、不外是矣。學者必欲扣其詳、自有大賢之全
書在、又何俟迪言之贅。繼今以往、大夫士暨鄒
之諸生入斯院、陟斯殿、觀感思孟師弟授受之
容、不惟有以興起其良心、亦知鄒尹能副聖朝

褒崇之意，以慰興舉之心矣。涣居師席，丕隆祖業，能磬厥蘊，以淑諸生，安知異日無傳道之人復見於傳道之邑乎。若夫術文藻、志功名，恐匪之所冀。衍聖能知愚志，不遠數百里以斯文見屬，是皆宜書。至正四年甲申二月壬辰朔，國子司業潘迪記。

重脩子思書院率性堂記

鄒邑中庸精舍，即子思、孟子傳道之遺址也。子思距今餘二千載，粤自杏壇教息，木鐸聲希，嗚不謂子衿繼起，章逢者流，於是捐近逐捷，徃徃漁聲名、媒利祿、類我教者，視學校為傳舍，漫不知教養為何事。至是聖賢之道或幾乎息矣。至正四年春，余以胄子分教中書，奏聞，俾承乏書院。建至正六年冬十一月，始即講席，觀殿宇翬飛丹碧，炳燿廳事宏緊，幽邃觀深。會邑大夫士馬君亨、李君徽、李君元彬謂余曰：改築殿宇者，前邑尹鄧君彥禮也。其它百廢，鄧君悉欲具舉，以秩滿而代，故有志而弗逮焉。已而陳君顥來判是邑，慨然以繕脩為事。前山長李君輔而又贊襄以底厥成，故廳一新，而亦未遑它及也。後數百，余始謁廟，僉曰：廟後有學，自古而然。今殿廳既新，而率性堂隳而壞，豈我教燕居之所反究為而講授之地，獨可污漏哉。至正七年春，會闕里孔君之威來尹是邑，筮仕之初，躬謁廟貌，見百廢未舉，乃諗于判傅曰：君董是役，未就厥緒，我宜圖之，當協力以相之也。於是二君以身率先，而鄉黨之士，寔佐其累，盛呼率輦土，命工、庀材，勇者効力，智者獻藝，而向之顛危者扶之，撓折者易之，破缺者補之，赤白漫漶者飾之。斯堂既成，奐乎輪奐，文不踰侈，儉不失度，於是居諸者有舍，庖饌者有廚，與夫櫺星之門，乃作而新之，視昔有加焉。先是，殿宇東偏有隙地許，舊因利之水為渠，廟為衝激。二君亟命具畚鍤者累土而築，擴而充之，於擲岸之側，繚交護之，以周圍之牆，甚可嘉也。或謂由因利以

達於書院，道路卑隘，民毋病涉，將若之何。二君
又欲築土以崇之，旁甃以石，碑免水環，恐奪農
時，功徐以進，其灰石餼饗，士儒之儆，亟估于時，
民弗知擾，又烏得而不趨事赴功也哉。是役也，
蓋始於六年之秋，而落成於八年之夏。嗚呼，
余謂物之隱顯，亦有其數。是學之興，非判簿不
能作之於其前，非令尹不能成之於其後。二君
之繕脩書院也，屬歲大侵，可謂奮螳臂以當轍，
則幾乎以成艱者歟。厥既訖功，猥徵余文以紀
其事，辭不獲已，乃拜手稽首而言曰：嘗謂率性
之有堂尚矣。自子思作中庸，始言天命之謂性，
終言脩道之謂教，而中乃貫之以率性之謂道
焉。蓋人物之生，莫不各循其性之自然，而天命
之性，不過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
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
則自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至於
循其禮之性，循其智之性，則凡恭敬辭讓之節，
文是非邪正之分別，孰非斯道之所寓邪。參斯
堂也，吾黨之士苟能會率性之理於吾心，將見
鳶魚飛躍之機，化育流行之妙，不在於天淵之
間，而又在吾目前矣。嗚呼，斯道之傳也，自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以至於吾夫子，迨曾子一唯之
後，斯道始傳於子思，子思又傳孟子。觀中庸一
書及七篇之旨，其所以啓迪後人者，蓋昭如日
星也。余既重邑大夫士請，又嘉令尹判簿有功
於名教也，於是乎書。皆至正六年戊子六月朔
日，書院山長趙景濂記。

子思書院文

昔者子思傳聖人之道，立學在茲，而賢母教子
三遷，遂就舍其傍，故子能因其教而成大賢，母
亦因其子而有令名。是以遺跡尚存，而沂國述
聖公廟建焉，邾國宣獻夫人斷機堂立焉。但以
隣墻既久，而門未之以立，有欽觀瞻。邑奉
上命，忝知是邑，立意年久，未克是遂。今於正統二
年春，乃與同寅共與其事，樓門既成，事可以記。
邑性不敏，學讀聖賢書，非敢以毫末之微力輒

書於墻壁、惟以紀其歲月、以俟後之君子。洛省大作者焉。故幷系之以頌云。

廟貌巍然、于壯觀文邪、以賢擇賢、子故宅在傍。古今崇重、子有石文章、今茲新門、子盡棟雕樑。飛騫翬翠、于衆所觀、光表出賢、跡予三遷之坊。林木森森、于萬代流芳、願言永固、于世世無疆。

正統二年春三月良吉書。

重脩子思書院記

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傳道之所、蓋子思之鄉、時所建邪。歷代滋久、遺址僅存。元元貞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于縣喜臺孟母斷機祠畔。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脩之。永樂中、邑令朱琏又徙置縣書臺東、與斷機祠相直。距今三十餘年、寖用圮壞。今為邑者得銅臺房侯昂、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為心、乃率僚屬、出俸金、購材傚工、經營弗懈。不踰而已、不加雕墻圬而已、不加飾。甃階以石、幂窗以紙。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啓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已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噫、若侯者、其用心亦勤以熟。工既成、會予以省覲還寧陽、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八代孫世襲曲阜知縣公堂、五十五代孫三氏學錄克昱、謂予官翰林、以文字為職業、命記其事、刻石以彰侯功。予惟崇儒重道、興廢補弊、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迫於簿書明會之繁、學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侯之所以崇尚前聖、嘉惠後學、有得乎化為邑者逖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被天下、燦然如日星、與天地相為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斯堂之成否。而君子之為政、雖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予故特書之、將以媿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且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正統六年辛酉、冬十月吉日、翰林院脩撰、寧陽許彬撰。

暴書臺碑陰記

沂國述聖公昔居鄒。孟子此祠，世傳以為故庠。少西有臺崇二丈許，名曰暴書臺，下即孟子居也。元貞間，縣尹司公既創祠與學，因加甃於是上，又立石大揭其名。迨至元二年丙子夏六月，僕之⑧是邑，易至順二年加封詔文于石。樹之日，偕邑耆儒馮亨、李儀、三氏教授李元樹，登是臺，司公立者已仆且斷。諸公僉曰宜復其舊。迺求奉亭泉楊公故書立之。揚祖字武子，元翰林承旨，曲阜人。居亭泉，自號亭泉。亭泉即沂水地志以為有偃泉，即此也。又□縫泉古蹟象宮祚址存焉。□□字曰京明，自號亭泉後人，能篆、籀，篆暴書臺三字，故日求華亭泉揚公故書立之。嗚呼，古今一天也，聖賢一心也。二公去世雖遠，其心昭然如日星之存。登是臺，觀二公之居，感二公之心，非如二公之存邪。後雖千百年，又豈非一日□□

至元丁丑夏四月朔，鄒縣尹張銓記。

孔顏孟三氏志卷之六　終

校記

①板：當作「攀」，見《孟子雜記》卷一、《玉芝堂談薈》卷五。

②據上文，「不」下當脱「敏」字。

③豕：當作「永」，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④「之」下文不屬，當有錯譌。

⑤旅：當作「旒」。

⑥後：當作「復」。

⑦「所」下當脱一字。

⑧搆：疑誤。

⑨上頃：當作「上項」，下同。

⑩「所」下當脱一字。

⑪帖：當作「店」，見上文。

⑫列：當作「烈」。

⑬中：當作「衆」。

⑭致：疑當作「治」。

⑮佫：疑誤。
⑯荅奉：疑當作「劄付」。
⑰守引：疑誤。
⑱有原：疑倒。
⑲固：當作「故」。
⑳默：當作「照」。
㉑二：據上下文當作「五」。
㉒後：當作「俊」。
㉓「少」下脱「修」字，見《後漢書》卷一〇六《孟嘗傳》。
㉔「帝」下當有「時」字。
㉕授：當作「受」。
㉖仕：當作「任」。
㉗廬：當作「盧」。
㉘遇：當作「禦」。
㉙辨：當作「瓣」。
㉚墓：當作「慕」。
㉛此句疑有誤。
㉜聞：疑衍。
㉝皆：疑當作「講」。
㉞王：當作「主」，訪：當作「坊」，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三五之一四。
㉟形：當作「刑」。
㊱丞：當作「亟」。
㊲着：當作「著」。
㊳建：當作「逮」。
㊴明：當作「名」。
㊵倉：當作「食」。
㊶廓：當作「郭」。
㊷此句疑有誤。
㊸「起」下當有脱字。
㊹此句疑有誤。
㊺此句疑有誤。

㊻述：當作「術」。
㊼既：當作「暨」。
㊽仰：當作「抑」。
㊾之鄒：疑倒。
㊿之：疑誤。
(51)千：當作「十」，見本卷《元泰定帝泰定五年公憑付文》。
(52)祖：當作「租」。
(53)代：當作「伐」。
(54)聞：當作「間」。
(55)梁：當衍，見《史記・孟子荀卿列傳》。
(56)享：當作「亨」。
(57)有：當作「友」。
(58)小：當作「少」。
(59)簿：當作「薄」。
(60)詞：當作「祠」。
(61)下文不屬，當有錯譌。
(62)畀：當作「俾」，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63)户：當作「事」，見右引。
(64)容：疑有脱誤。
(65)拔：疑誤。
(66)堯：當作「勉」。
(67)美：當作「每」。
(68)瞻：當作「贍」。
(69)撤：當作「撤」。
(70)轍：當作「輒」。
(71)李：當作「季」。
(72)情：當作「慎」，見《中國歷史紀年表》。
(73)孔：當作「化」。
(74)開：當作「聞」。
(75)此句疑有誤。
(76)忠：疑誤。

⑰祖：當作「租」。

⑱瞻：當作「贍」。

⑲功：當作「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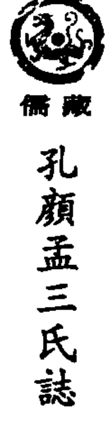
⑳下文不屬，疑有脱譌。

㉑繩：當作「黽」。

㉒建：當作「逮」。

㉓明：當作「期」。

㉔「令」上當脱「承」字。



三遷志

明天啓七年刻本

明・呂元善 撰 呂兆祥、呂逢時 續撰

《三遷志》五卷，明吕元善撰，吕兆祥、吕逢時續撰，明天啓七年刻本。

元善字季可，號冠洋，海鹽（今屬浙江）人。天啓中官山東布政司都事，遭亂死之。

據劉向《列女傳》記載，孟軻三歲喪父，其母躬自鞠育。始，其舍近墓，軻嬉遊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遂遷於市傍，軻又嬉戲爲賈人衒賣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家學宫之傍，軻嬉遊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喜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安家於此。後孟子逐漸成人，學六藝，終成大儒。後人以「孟母三遷」之事謂孟母善於教育。孟子得蒙養之正，其學實基始於此。

《三遷志》主要蒐集孟子生平事蹟、歷代崇祀資料以及《孟子》一書的研究資料。先是，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溪史鶚撰《三遷志》。萬曆中，鄒縣令漢川胡繼先以原志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吕元善所撰蓋因史鶚、胡繼先二家舊本爲之訂補，未脱稿而元善卒。其子兆祥、孫逢時乃續成之。是書凡五卷，每卷之中又各分三子卷（卷四僅上下），凡二十一類。卷一上爲地靈、石像，中爲祖德、母教、師授，下爲年表。卷二上爲佚文，中爲讚注，下爲崇習。卷三上爲爵享、弟子（配享、從祀、附祀、擬祀），中爲禮儀、恩賚，下爲宗系、名裔。卷四上爲祠廟，下爲林墓。卷五上爲祭謁，中爲題詠，下爲古迹、雜志。每類前爲四言贊一首，概述宗旨。卷首附載天啓七年李日華、賀萬祚、吕濬諸家序，以及史鶚《三遷志序》、黄克纘《孟志前引》、胡繼先《孟志引》、潘榛《孟志後引》、周希孔《孟志後序》、孟承光《孟志跋語》，顯見其撰著源流。《四庫全書總目》列入史部存目，謂其「紀載頗詳，而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

該書薈萃孟子家族、門人、著作、古迹及歷代崇禮資料較詳，可資治孟學者參考。

三遷志序

余自計偕過鄒、始經孟祠下嗣後服官出入京輦每過輒伏謁瞻眺①、徘徊久之、覺巖巖之氣有以策余頑懦。然所爲奇羡墻者一拂麗牲之石而已、未得閱全紀載也。已得闕里、陋巷二志、意中謂當復有一書顧又念著述之難、不有羅長源之淹宏、則不能銓春秋列國卿大夫之世次如指諸掌。不有張禹、蔡邕、鄭漁仲、陸師農②之精詣、則不能列典章文物、令燦然昭著。不有曼倩景純、道元之好奇采異、則不能疏本山川、點綴詭譎、使靈奇之蹟悉獻。且也躬蹈之故測之有涯、神飫之故吐之

多味。君謨譜荔、是其鄉人。季疵勘茗、抒於厥嗜。向令性善仁義之旨未涯心髓、夜氣幾希之論僅浮誦習、徒握鉛槧以自効於宮墻、未有幾也已。得披史君志、文具矣已、又進胡君志稍斥廣矣、乃事近摭而遠漏、文安俚而失雅、體例臚列、未及議裁、徵引勾稽、未及

詣覈、剜能搜佚聞、抉隱義乎。能於前後宗本支系、蟬聯以布乎。能於發靈之源、盱衡周覽、索眞脉於都邑離合、谿隧變堙之後乎。能於歷代崇奉儀數隆縟、鑒鑒顯著乎。能於配侑諸賢一一評騭、以揆其衷乎。能聚史傳百家、方輿稗雜、爲孟諸圃田以恣漁獵乎。具

如是材美矣、又能眞得孟氏心印、而稍稍自見於論著隱微間乎、蓋難之矣。歲丁卯、余以使事淹里中、呂太學聖符介余友姚叔祥手一編示余、則其尊公冠洋先生所著三遷志也。三遷仍史君之舊、而書則增益芟滌煥然、與史胡二志、別爲一種不刊之典。余既讀再三日、裁矣、覈矣、佚聞萃而隱義抉矣、宗本支裔蟬聯昭布矣、發靈之源得之於嶧阜谿湖、不遠於改邑矣。歷代崇奉典制晰矣、所漁獵上下數千載文字之藪廣矣、侈矣、所剪落揭樹、一稟獨照、卓矣、朗矣。稱三遷者、實以媲於闕里、陋巷而根宗母教矣、義益精

矣。先生純修端履、鄉閭矜式、經術政事所至彪表。聖符冠玉衣珠、一譚對間淵源具在兩世一心、以翼聖真、寧僅僅簸膏馥於鉛槧也者、即長源諸君應多慙色矣。昔劉覆翫來遊、從錢清至秦、駐嘆曰域中有三龍、北龍入塞外不可知、中龍達淮泗、鄒兖當之、南龍赴海、止於是邑。法當有布素封侯生阜比而殁廟食者。今先生棻已俎豆於四氏、報德之祠覆翫言不小驗乎。

天啓七年九月九日、

賜進士、承德郎、尚寶司司丞、前禮部精膳司主事、蒙

恩予告侍養、郡人李日華

頓首撰。

三遷志序

三遷志、志孟氏也。志孟氏而曰三遷、以孟氏學實基始于斯、得蒙養之正、爲萬世規也。然上下千古、由母訓而爲聖賢、惟孟氏母子耳。宣獻既以五十六年見其子爲當世大賢、孟子則以後千百年、長稱其親爲斷機母也。此一母教、至我

國家

慈孝獻皇后用之教飭

世宗、自南而遷北、自國而遷都、自王而遷

帝、亦以三遷入繼

大統。遂首正

先師、嚴配

亞聖孟子之祀、更以孟孫議、崇啓聖之享、此又

皇情得事

聖母、儗帝嚳宗因思孟母、兼及孟父也。則知孟子必稱堯舜、世廟身自法堯、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非今聖往賢各以三遷前後證葬也乎。余謂蒼溪史氏之志三遷、適創于嘉靖壬子意固可默會也。乃後雖重修改曰孟志、意便索然

矣。余往幸載筆東省、虔謁廟下、薄助修鏹、儗葺斯志、以移閩未遑。茲有粵西之役、歸見呂太學聖符、以尊君藩理季可手志聖門、崇祀闕里。因念明禋及父之隆、殊感四氏從吏之德、爰爲傾橐訂鐫厥志、仍復三遷之舊。若使宣獻亞聖之母儀于道、與

獻皇后、
肅皇帝
聖慈
聖孝、有宙合焉者、是藩理
既于聖門力褒孟侃、而太
學父子復三遷較輯、以竟
父功則呂氏之于孟門、更
一功臣也。夫韓昌黎以禹
功比孟孔、中丞以求墓祠
廟、皆不緣朝命、各以意祀。

若趙太常之手注七篇、孫
宣公之撰集正義、錢尚書
之身諫罷祀、呂藩理之勤
志聖門、可不附之從祀十
九人後以來學孟氏之學
者乎。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分
守左江道、廣西提刑按察
司按察使、兼布政司右叅
議、前兩奉

勑備兵建南、提督山東學

政、海鹽賀萬祚撰。

三遷志序

丙寅凜冬、余方侍一刀七與二三豎角、不受也、乃正襟危坐、舉家從父所撰聖門志、一展函帙、而子威路③勇、澹臺壯武、交集于前、靈爽灼射、便覺跟蹌退遁。忽家弟聖符遠從東省來、言我從父方以著書先儒崇祀闕里、血食千秋矣。更出袖

中一帙曰、此先人手志聖門餘力别志三遷、用彰顯孟夫子靈源懿脉者也。頃鄒滕亂起、孟僙三葉與家乘俱亾、弟與兒時力爲搜輯、傾橐梨繡惟兄冠以名章、以副其今日褒忠錫廕之盛。余始聞快然既而躍然、挺筆飛灑、不似昨病時握管如千斤錐

也。因涯簡諦思、以謂從父自壬子受任、後先僅七踰年載無論東藩方岳、借才如左右手、無晷刻暇。又拜表輸餉、五六趖輂下、一到榆關、一檄浙水、且復以佐賑卒官。七稔之間、燈牕休暇得幾何時、而先績通乘、專志聖門、兼爲三遷增訂前後展翫、不翅

書開千卷、紙浣萬番、筆堪成塚者。即如斯志、合史、胡二刻、採古逸而非贅、進令異而足徵、門拒操戈、筅邀贈衮、時著考證、率參徵涉、别識違疑。我從父有千手眼耶、而何著記若斯之富也。余嘗讀史至史漢、梁陳、美談之有遷彪、之有固察、之有思廉、皆父翔而子竟

之也。我聖符弟之助手佐勤其猶三氏之有乎。若夫父子併情、端衷瑩識、不宰相之爲係表、不當機之頌政術、不勢門之媚譜牒、而必志聖門、志三遷、皆出于趣時走熱人意念之所不到、而獨自苦其心思、竭其汪撰、而鏤工紙價十百在前、錢穀罄盡、至于破落生



產、不少顧惜。此更可占立心之遠大、學術之貞純、固宜父承㣲譽、重爲先儒、子尤當稱顯親揚名、孝情以外之孝子也。文成擲筆、體中爲之霍然。

天啓六年嘉平月立春日、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監督

殿門工程呂濬撰。

三遷志序嘉靖壬子九月朔日

蒼溪史　鶚撰沂州道僉事

昔韓子原道統之傳，而謂堯以道漸傳于孔子。董子亦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則知孔子得統于湯文，湯文得統于舜禹，舜禹得統于堯，堯得統于天，而道統之正傳可得其源委矣。然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又天之加厚以垂教萬世者，不獨擅其繼往開來之盛哉。故一傳于顏而未久，再傳于曾而未大，三傳于子思之門人而得孟子者出。時當戰國，秦齊爭鬭，蘇張從衡，各逞其貪欲之私，不知斯道爲何物。甚至楊墨之術，爲我似義而害仁，兼愛似仁而害義，天下靡然從之，相率以歸于禽獸，其害道也極矣。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挺然以傳道爲已任。一則曰願學孔子，二則曰自生民以來未有決子。其言仁義、王伯、義利之辨，宛然孔子之家法，而楊墨邪說詖行淫詞，皆不得以售其術。使天下後世學者曉然知宗孔子而不惑于異端之非者，大抵皆其力也。微孟子，則人皆服左衽而言侏𠌯矣，孔子之道孰與傳之哉。信乎有功于孔子，而力寔倍于顏曾。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意者有在于此。

稽古歷代皆有史官，掌記時事之外，又有世家、列傳以載其人文之盛。吾孔顏曾孟，聖賢相繼而作，又人文之至盛者，史記皆列傳矣，猶病其不專而不詳。我

朝西涯李公始纂闕里以志孔世，詳矣而未精；侍御曹公再纂陋巷以志顏世，專矣而未詳。孟子亞于孔顏，其歷世之跡，尤雜于鄒縣志中，庸非孟門之缺典耶。予觀兵東魯，幸睹孟子廟貌，弔其遺冢，禮其宗裔，足慰平生景仰之私。及扣其志，乃曰尚未有專製者，予爲之慨然，乃命教官費子增遍考羣籍，刪煩存要，集爲全帙。予又重加訂正，補其缺，正其訛，使像圖、爵田、記贊之故，歷歷可考而知。至于宗系相傳，係于一脉之真者，昭明以衍于萬世，俾僞者不得以肆其亂，此又其喫緊處也。書成，乃僭題其名曰三遷志，盖取孟子作聖之功由于母氏家教之正云耳。此非予之臆說也，古易先得之矣。後之學孟者，尚其潤色于斯。

又入

孟志前序萬曆辛亥孟秋朔日

晉江黃克纘撰山東巡撫

孟之有志也、倣闕里志而為之也。夫闕里盛矣，不可以復加矣。為孟志者何？繼孔也。繼孔必以志乎、曰繼之者於志可徵也。始作者誰、兗東覲察史君也。續之者誰、今鄒令胡繼先也。蒐討載籍以共成其書者、鄉先生觀察潘君、孝廉周生也。叙之者何？明此志重修之本末也。嘗謂世之儒者專言孔，則孔子日月也、兼言孔孟，則孔子日也、孟子月也。月吾知其為太陰之精、能繼日之光而已。必盛言月之大、如俗所謂七寶合成、有八萬二千戶者、是小月也。又有嫦娥奔月、玄兔搗藥之說、皆誣月也。故夫世之不敢以言語文章稱揚孟子者、所謂善尊孟子者也。不善稱而強為之稱、是以徵雲而滓穢泰清者也。纘自七八歲即讀孟子矣、但知其書始於見梁王而言仁義、終於論道統而寄意見知聞知而已。語學術則善養浩然之氣以配天地也、存心養性以事天而立命也。論王道則制田里、教樹畜、省刑薄斂而率歸於庠序孝悌以教民也。考其發揮、則乾坤靈粹繼孔而鍾、區區九龍嶧山不足為其勝也。表厥宅里、則廣居是居、正位是立、大道是行、今之廟貌堂構不足比其壯麗也。稽其歷覽、則上自唐虞下至三代、無不寥寥而神交焉、而遊梁遊齊之迹、不必論其先後也。語後裔則本支百世、竹帛萬年、或守鄒魯、或散居四方、或出為名臣、或處為高士、有同派者、有異源者、不必強合也。景行仰止、人心同然、或尊以公侯而不為重、或稱鄒國男子而不為輕、或敷藻連篇而不為敬、或短句寂寥而不為陋。此皆勒之貞珉、載在簡冊、觀者當自得之、而所謂至尊至敬者不與存也。予於孟志、獨取其所載孟獻子、懿子、僖子諸大夫、祖功宗德不可泯也。公宜仉氏姓氏頗隱、非表而出之、或未盡知也。師友淵源則由思曾而遡於孔子、及門受業則自樂正以及咸丘、桃應、師弟之間皆依附青雲以聲施後世也。宗系如孟仲子諸人、及孔道輔所薦孟寧以下、載在譜牒者班班可信也。其推功繼禹、論學接孔、自韓退之以逮宋明諸儒、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無可議也。獨世系自孟晳、孟敏而後、稽之史傳、或地里遼隔、或世代不合、即潘君亦稱史載其地人、不無諸胡帶名之疑也。或曰陋巷

志中如之推、魯公並悉皆其載、何疑於孟氏。曰瑯琊諸顏、世系遷徙、史傳不遺也。然則柰何。如夏五部公闕之可也、爲孟氏後者、固不借賢於前代以爲重也。且世之學孟子者、當求之於七篇而決之於方寸、不專在於此志也。若乃潘君、周生用心之勤、胡令表章之功、自當與志並傳不苟、固非俗儒俗吏之所能爲也。纘既不敢以言語文字推尊孟子、而循序其志者、冀以爝火而增光於日月也。乃授胡令而弁之首簡。

孟志引 萬曆辛亥秋吉

漢州胡繼先撰 鄒縣知縣

孟志刱於吾蜀郫山史公、繞六十載、質而俚、疎而不備、識者憾之。余自受事以來、每謁諸長老、以修訂爲者屢矣。然當水旱頻仍、牛馬奔馳之際、兢兢於奉職未遑、且慮採珠未得、則覆醬堪虞。於是焉懼隕越於楮穎以貽孟氏羞、故不敢以空言先。爰爲之葺其廟宇、俾茂草毋鞫於殿庭、定其祭儀、俾宗子毋同於縣祀、廣其墓田、俾粢盛毋歉於林塚、通其神道、俾地脉毋斬於耰鋤。以至母祠、思院、犁然具舉、可增者增、宜飭者飭、縈巳念相周旋、而事爲恢復。顧茲志未檢、使子輿家乘、下同野史、夫安所論其世代、遡其淵源、而令尚友者不惓於景行哉。歲庚戌之春、觀察潘君以是方文獻、暫休沐於里中、而孝廉周君復以博綜爾雅佐之、遂乃極意釐正、分類編摩、攷史遷之所未詳、訂紫陽之所弗覈、綜其卷有五、列其目二十有一。凡山川之所苞孕、祖德之所涵毓、母師之所訓授、門弟之所傳習、與夫賢君喆相之所表揚、端人正士之所崇重、靡不羅若珍錯、燦若日星。盖二君胸藏二酉而又以

寒暑不問之精、畢力於是、以故洋洋乎、鑿鑿乎、洵孟氏之實錄、闕里之敵沠也。書既成、余閱之、喜而不寐、敬命之剞劂、以期與世運終始。而又嘆子輿當日立言、其大者在去利懷仁義以興王、而其微者在雞鳴一語、以抉舜蹠利善之介。千古而下、有人心則有雞鳴、有夜氣則有仁義、舜之徒固孟之徒耳。然則、讀此志而與思、其於希賢希聖、未必無小補云。余不敏、快睹鴻章、欣成盛事、故因爲小引、以述其修志之顛末如此。若夫誌之條貫與兩君子之苦心、則有黃師鉅筆以闡繹之、回縣侯余言之詹詹矣。

孟志後序 萬曆辛亥仲春

鄒縣潘　榛撰 山西副使

孟氏志舊名三遷、刱自冉山史公、大要採族譜之舊載、石刻之文耳。歷年六十、亥豕魯魚、訛亂益甚。值肖山胡侯重道崇賢、既已舉孟子祠墓及子思書院修築一新、而猶以志之未詳、未足以徵文獻也。乃辱命不佞、重爲修輯。余自惟謭陋、大懼無當筆削、念孝廉周氏聰傳精敏、間就正之、孝廉亦雅意著述、於是不循舊志、盡發素所藏書、協力披錄、但關孟氏者條分類紀。而孟氏之裔茂才聞鈺者、從乃祖宦遊、亦多識其家故實、又即其耳目所及、一併採入。屬稿數月、積帙凡五、爲目二十有一。雖猶覺未詳、而自顧孜索證引、弗敢忽矣。肖山侯乃捐俸授梓。梓既竟、余更讀一過、而大有感焉。夫孟子遨遊諸國、位不過客卿、未如身佩相印或六或五、車騎輜重振於侯王者之赫烜也。陳說數君、迂闊我仁義、未如不知膝至於席、長跪復號奉社稷④以從者之委任也。書成之後、雜在諸子、歷秦漢晉唐、鮮有尊習、未如讀其書恨不與之同時、臨朝講貫、至稱非聖無法者之尊崇也。迺吾道一明、衆論

成歸、遂至袞冕執玉、配食素王、雲仍之後世被爵祿、同睞諸家、曾不敢跂足而望焉。固知聖賢之道、平平極之而高不踰也、澹乎咀之而味不厭也、無急步而能遠到也、無小利而有大效也。即生前無厚享、而身後有令名也、即見嫉一時、而取信萬世也。學道者患道之不近于聖、無患道之不行矣。立言者患言之不近于聖、無患言之不立矣。則于孟子可槩見哉。抑嘗觀孟子之論爲堯舜也、衣服言動而外無他道、論仁政也、薄斂省刑而外無他政。又曰仲尼不爲已甚、一毫求異之心不存焉。論養氣也則戒於助長、論爲善也則期效子孫、而成功又委之于天、一毫急功之心不存焉。夫惟不求異、乃所以成獨異、惟不急功、乃所以成至功。世儒暗于大較、既薄聖賢爲無奇、而乘時赴功名者又多希爲捷徑、始由于一念之跪遇、究且至決裂大閑所不顧者、則無惑乎讀聖賢書、而自外于聖賢也。嗚呼、學孟子者、去好異與急功之心、其幾乎。

孟志後序 萬曆辛亥暮春

鄒縣周希孔撰 癸卯孝廉

庚戌之役、余病不能竟試、歸治藥餌。會憲副潘君亦里居、時相過從甚浹也。居無何、邑侯廣漢胡公辱命曰、孟氏故有志、踈甚不可以觀。余欲輯之未暇也。今既屬筆潘君、較讐之任、其以煩子。余高其義、不敢以疾辭、歡然從事。潘君博雅甚、余無能爲役、然時有一得、輒效之而取裁焉、庶毁分一耳。既成帙、客有問于余曰、古之著書者、皆有爲而作、出于不得已、故可傳而不廢。胡公之志、其爲不得已乎。余曰、此眞不得已之甚者也。嘗微諸人情矣、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今夫孔孟之去吾人也不甚遼闊哉、然吾觀于世之人、過其里則皆欣然、入其廟則皆肅然、遇其子姓則皆依然低回而不忍去也、誠好之也。惟性善故好善、惟好善故喜于揚善、而不欲其湮沒而不彰也。然山川之所阻、職業之所羈、心慕之而終身不一至其地者有矣。即幸一至之、考其故蹟、稽其軼事、倉卒之際、了不能悉始末者又有矣。於是焉蒐輯摩之足徵、索遺篇以寄慕、則志始重焉。而猶志之跡、猶無志也、是烏得

已于修也。故夫志也者，所以存聖賢之跡而動人思者也。人未有無所感而向于善者。是志之編，孟氏之事與世之尊孟氏者咯具，然觀之者苟不徒動其好之心，而務竟其爲之力，不浮慕其褒崇之迹，而銳然振奮，反諸吾性之本善者，而操功焉，其起而爲孟氏之徒易易耳。則是志也，殆感發善心之一端與。若徒侈儒者之光榮，資詞人之談說已耳，則於世道人心亦何所益，又烏取巳往之陳迹而志之爲。客唯唯退，因次第其言而書之卷末，以見胡公之汲汲于編輯，而不以修廟增田爲足以畢事者，良有所不得巳于斯也。

孟志跋語 萬曆辛亥梅月

裔孫孟承光撰 翰林院博士

我先夫子自戰國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道始明，書始行。我族姓亦歷秦漢晉唐五代至宋，而其姓始顯，族始大，固先夫子流澤之遠，歷代尚賢之厚，而諸君子尊信表章之功不可誣矣。然自宋以前，夫子之道未明，則崇其道、詮其書者功爲大；自宋以後，夫子之道巳明，則修其廟、紀其事者功亦大。日者廟庭蕪敝，家志訛亂，西蜀肖山胡侯來蒞茲土，慨然新廟貌，飭林墓，捐貲經理，篤志尊崇，屬筆潘、周二君子，旁搜載籍，大補前志之缺，俾瞻謁者肅然以敬，誦讀者慨然有思，盛矣哉。余守祀食祖，無能握管以贊一詞，敢不因志之成，益勵于先夫子之訓，且世守此志，以無忘刊修者之功乎。於是書之末簡。

校記

①瞻眺：當作「瞻眺」。

②師農：當作「農師」。按，陸農師即陸佃，宋人，著有《埤雅》、《爾雅新義》，見《宋史》卷三四三《陸佃傳》。

③威路：當作「路威」。按，此句「子路威勇」與下句「澹臺壯武」相對。

④積：當作「稷」。

三遷志目錄

三遷志卷一上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胤植　參考
孔貞叢
裔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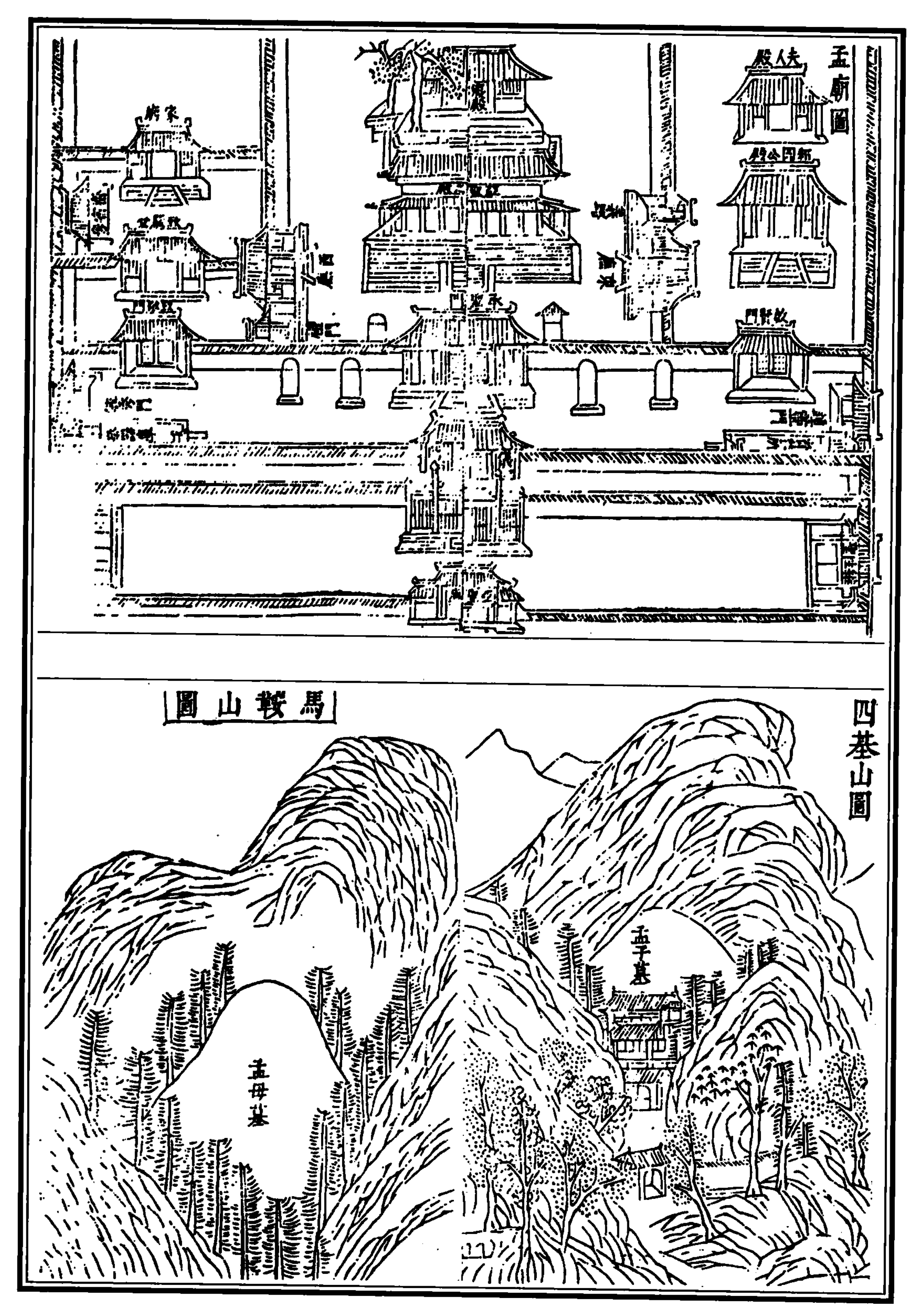
地靈

本本元元、地靈人傑。有位皆然、矧我聖哲。維鳧及鄒、斯文繼絕。大嶧溪湖、山川日別。述地靈第一。

孟子廟碑云、鄒東南隅有崗曰文賢、其勢迴旋、捲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壕而西之。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然文賢崗不甚崇、因利溝乾涸不常、培塿涓滴、烏足以鍾名聖。且今之稱爲鄒者、固唐以後新遷之鄒、而非古之鄒也。風氣所鍾、恐不在此。蓋鄒東南有山曰嶧、酈道元水經註曰、周回二十里、高秀特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有如數間屋處、甚奇觀也。由山而北爲牙山、大小相錯、狀如犬牙。牙山之北爲小丘山、又北爲唐口山、又北爲接輿山、狀如兩車相接。又北踰縣爲崗山、諸山之石皆與嶧相類、玲瓏可愛。又北羣山絡繹、直接四基、馬鞍二山。而九龍山之傍有大澤曰溪湖、長廣數里、清澈映人、流爲白馬河、折而西南、以達於泗湖之西。孟母泉出焉。孟子之舊居在此。今孟氏諸孫世居之。山溪鍾毓、意在斯乎。圖見於左。

鄒縣山川圖

孟子故宅圖


孟廟圖
馬鞍山圖
四基山圖
孟母墓
孟子墓

石像

氣象巖巖，猶屬意想，不見其人，曷瞻曷仰。有美石刻，出之土壤，是繪是圖，萬年向往。述石像第二。

孟子像諸書無所考，廟中冕旒塑像既未可據，舊本危坐圖行教小影，亦想像爲之耳。獨廟中孟母殿內傍龕一小石跪像，乃宋人修孟母墓，即墓中得之者，世傳孟子葬母而自刻其像以殉，是以像在墓中，殊爲近之。按朱子云，古今坐者兩膝着地，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今以先聖先師二像，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又據闕里圖像志引元鄒尹司居敬，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今孟子石像正與此合，固知今所視爲跪像，即古之坐像，世或謂因殉母而故跪，非矣。是故此像最爲古，最爲眞。再考闕里志雖載此文，而先師反缺此像，孟子像乃以在墓獨存至今，抑亦奇也。圖見於左。按本像頭壞於棻墓者，近摹一像於前殿，雖近似，終不若蔔像之古。


孟子石像

三遷志卷一中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聞詩　參考
　　　孔聞譚
裔孫　孟弘來　訂閱
　　　孟聞玉

祖德

奕奕賢聖、長發其祥。孟子之生、代周而昌。實匹夫子、遠繼殷商。於乎明德、宜祀無疆。述祖德第三。

孟子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四傳至后稷、始教稼穡、以粒烝民、尭封之邰。十六世為周文王、再傳為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其子伯禽就封之國。八傳至桓公、桓公生莊公。莊公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慶父之後為仲孫氏、蓋以莊公為孟也。禮庶子自為長少、不敢祖諸侯、故仲孫亦稱孟孫氏。今春秋經文皆書仲孫、而左氏傳皆書孟孫、故知並稱也。孟氏之嫡孫主宗祀者則稱孟孫、左傳孟莊子疾、豐點謂孝伯曰從余言必為孟孫是也。其他支子則止稱孟、左氏傳有孟椒、孟之側、論語有孟公綽是也。至宗卿之死、若國人以族稱亦止稱孟、傳記所載孟獻莊諸子及孟氏、季氏之類是也。叔牙之後為叔孫氏、季友之後為季孫氏、與孟孫並稱三家、以皆桓公出也、亦曰三桓。三桓之後、世顯於魯、季孫僭逆見惡聖門、叔孫間有賢者、要未大著。獨孟孫世有令德、獻子忠孝恭儉、左傳、戴記及說苑諸書、爛焉可述、不一而足。莊子之孝、孔、曾亟稱焉。其尤難者、孟僖子將没之時、孔子年甫踰壯、名位未彰、乃能屬其二子使從學夫子、以定其位。其後懿子、敬叔並師事仲尼、而敬叔遂為孔門高弟、且歸以兄子。下逮武伯、亦屢有問答。曾子有疾、敬子躬問、以至之反、公綽皆為夫子所推。由是致之孟氏之於孔子、其推尊歷數世如一日矣。天眷明德、至孟激字公宜者、娶仉[1]氏、而孟子生焉、卒師子思以昌其道。嗚呼、宋有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之賢而開尼父、魯有獻子、莊子、僖子、敬叔之賢而肇子車。一為玄王成湯微子之裔、一為后稷文王周公之胤、豈偶然哉。傳曰善遠而後興、宜矣。

母教

人亦有言、少成若性。鄰墓鄰市、所居不令。自匪三遷、胡以養正。自匪斷機、胡以作聖。述母敎第四。

孟子生三歲而父孟激卒、母仉氏有賢德、挾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也。遂居之。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敎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敎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孟子旣長、就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矣。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天下之名儒。○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少誦、其母方績、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

孟子旣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

自責不敢去婦。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蓋婦人之禮，精伍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母[2]，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

師授

道喪戰國，說宗儀衍。不自得師，習俗寧免。於維聖孫，斯文之遐。受業中庸，微言始闡。述師授第五。

孟子長，初受業孔子之孫子思。○孔叢子云，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軻問子思，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茲

孳孳爲、汲汲爲、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哉。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于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按、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自班固漢書、趙氏註、應劭風俗通、以及孔叢子、史記索隱諸書皆然。而吳程曰、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遊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當以此說爲是。其言若辯、乃考闕里世系云、子思在衛、縕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復返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又據史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時在安王之一十五年。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子烈王嗣、烈王之四年孟子生、則孟子長而知學之時、去子思十餘年耳。其親受業於子思、蓋確然無可疑矣。

校記

①仇：當作「仉」。仉氏即孟母姓氏。

②「母」上脱「父」字，見《孟子雜記》卷一。

三遷志卷一下

海鹽 呂兆祥 呂逢時 重修
曲阜 孔聞簡 孔聞籍 參考
裔孫 孟弘譽 孟聞玉 訂閱

年表

遷傳弗詳，七篇靡次。爲後爲先，孰稽孰據。欲知其人，聊論其世。豈敢牽合，考古衷義。述年表第六。

周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孟子生。

孟子譜云、孟子未生時、母夢神人乘雲板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其卒于赧王之二十六年、年八十有四。留青日札、聽雨紀談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王三十七年。近黃梅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孔子乃生、年次甚左。若以定王爲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爲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爲烈王四年、今從之。

孟子生月、舊載四月初二日、乃有謂周之四月即今之二月者。不知三代所用歲首、雖子丑寅各不同、亦止以其月首歲、行新歲儀、非併春夏秋冬之時正二三四盡移也。如書之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不正十二月也。秦以冬十月冠年、漢初亦然、是亦以十月爲歲首、而不正十月也。至於周人邠風敘四時物候悉不爽、更時俱彰、彰可見矣。得以周月準夏時而改之。故今以孟子之生、斷於四月初二日。

孟子名軻。韻注、軻、車接軸也。故字子輿。又字子車。音從平聲。又廣韻簡韻內亦收此字、注曰、孟子居貧轗軻、故以軻名。從去聲。此解近鑿、當以平聲爲是。

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皆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遺其字矣。今世所傳子車者、出於孔叢子及魏衛將軍王肅所著聖證論、其或稱子輿者、出於晉司隸校尉傅玄所著傅子。孔叢子書、雖漢隋唐藝文志內不載、有疑其僞者、而劉孝標、李善之注已引用之、其非後人所撰明甚。且世代去傅玄既遠、又爲魯人所著、見聞以眞。且古人雖不諱字、而孟子師子思、子思師曾子、豈即以曾子字爲字哉。故孟子字從孔叢子、稱子車爲當。

庚戌、二歲。魏惠王即位。

辛亥、三歲。父激卒、母仉氏鞠之、見母教。

壬子、四歲。有三遷等事。

癸丑、五歲。周顯王元年。

甲寅、六歲。

乙卯、七歲。

丙辰、八歲。

丁巳、九歲。

戊午、十歲。禮十年日幼學。孔叢子稱孟子車見子思時尚幼、則見子思疑在此歲乎。

己未、十有一歲。

庚申、十有二歲。

辛酉、十有三歲。

壬戌、十有四歲。

癸亥、十有五歲。就學於魯、歸家、母斷機以教。

甲子、十有六歲。

乙丑、十有七歲。

丙寅、十有八歲。

丁卯、十有九歲。

戊辰、二十歲。

己巳、二十一歲。

庚午、二十二歲。

辛未、二十三歲。

壬申、二十四歲。

癸酉、二十五歲。

甲戌、二十六歲。

乙亥、二十七歲。

丙子、二十八歲。

丁丑、二十九歲。

戊寅、三十歲。

己卯、三十一歲。

庚辰、三十二歲。

辛巳、三十三歲。

壬午、三十四歲。

癸未、三十五歲。

甲申、三十六歲。

乙酉、三十七歲。魏惠王三十五年至魏。按史記、惠王數困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軻至梁。年表亦書其事、綱目通鑑因之。然史記謂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則孟子居魏未及二載。而綱鑑則本古書紀年、謂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又十六年乃卒、則孟子之居於魏十七年矣。抑竊考之孟子之書、與宣王反覆者幾二十則、而與惠王言者僅四則、又絕無感動施行之意、如宣王也。孟子何爲而久居也。竊謂孟子見惠王或在其稱王之後十五六年間、或此時見之、不合而去、及襄王而復爲梁遊、皆不可知。惟以爲十七年則近誣耳。聊識之以俟或疑孟子之見梁王、王稱以叟、不與此年、悖與。曰、先生史夫子、尊其人斯稱之夫、何疑。

丙戌、三十八歲。史記、是年魏惠王卒、子襄王嗣。

丁亥、三十九歲。魏惠王稱一年。

戊子、四十歲。齊宣王即位。按、是年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擒將龍賈、取雕陰。而孟子不載其言、則其去魏也無疑。

己丑、四十一歲。

庚寅、四十二歲。

辛卯、四十三歲。

壬辰、四十四歲。

癸巳、四十五歲。

甲午、四十六歲。

乙未、四十七歲。皇極經世觀物篇載、是年齊用孟軻爲上卿。今不從。

丙申、四十八歲。皇極經世是年載孟軻去齊、今不從。

丁酉、四十九歲。

戊戌、五十歲。

己亥、五十一歲。

庚子、五十二歲。

辛丑、五十三歲。周慎靚王元年、宋伐楚、取地三百里、始稱王。疑答萬章宋小國章在是時。

壬寅、五十四歲。魏君罃卒、去魏適齊。綱目文。按史記言孟子先齊後梁、趙岐、應劭皆因之、亦臆度耳。據通鑑孟子見惠王後、齊宣王始立、烏得而先見之。且即如史記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七年、在位十九年而卒、則與本書伐燕時舛異之甚、故不從史記、而從綱鑑云。

癸卯、五十五歲。在齊、迎母仉氏就養。魏襄王即位。

甲辰、五十六歲。母仉氏卒於齊、扶其喪歸葬魯。

乙巳、五十七歲。在鄒居喪。魯平公即位。

丙午、五十八歲。返齊、齊王以爲客卿。是年、燕王噲以其國讓於臣子之。有答沈同等語。

丁未、五十九歲。周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遂去。齊宣王慙。按宣王尊敬孟子、過於魏惠王、故一時弟子皆有當路加卿相之語。其後以喪還魯、切劘既疎、小人乘間、浸潰錯刻、再見之後、禮意浸衰矣。孟子書雖無次第、然葬魯返齊之後、即繼以齊人伐燕、燕人畔、而繼以孟子歸。自此至篇末、皆論歸齊之事、則其去就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又史記皆以此爲湣王事、惟通鑑綱目據孟子斷以爲宣王。今從之。

戊申、六十歲。按乙巳魯平公始立、是時孟子居憂、又爲齊卿、則用樂正及欲見孟子、在去齊歸魯之初。以臧倉譖語徵之、尤信。

己酉、六十一歲。按陳臻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則適宋薛俱當在去齊後。

庚戌、六十二歲。張儀說六國事秦。通鑑載景春問答語於下。

辛亥、六十三歲。

壬子、六十四歲。按滕亡在赧王二十九年、去此尚二十四年。文公之立、疑在是時。孟子明言然友之鄒、則其不在齊魏可見。

癸丑、六十五歲。

甲寅、六十六歲。

乙卯、六十七歲。按鄒穆公事、史無其傳。考之古書、惟魯仲連傳、齊湣王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不敢入於鄒。又賈太傅及劉中壘

書載穆公輿不衣皮帛，馬不入禾菽，無淫辟之事，無驕奢之行，食不衆味，衣不雜采，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楚王欲謚之，遺以女樂，穆公朝觀而夕畢以妻死事之孤，故以鄒國之謚，齊、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穆公死，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士民無不憂痛。元儒金仁山氏以爲能感於孟子之言而自反者，合二書考之，孟子歸鄒之年，湣王始立，驕侈未甚，必無自稱天子之理。至孟子既沒，則湣王愈驕，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畏懼。當此之時，必不敢抗違如斯也。且仁政非一日之積，穆公與魯閧之年，以孟子之言度之，決非新立政而行仁，非一紀之久，其能得民之深若此乎？且以區區小國之臣，而能以死扞大國，雖守義之篤，亦其國勢之尚強，王德之未替耳。則穆公之卒於孟子前明矣。然而終不能委孟子以政，其存晏子之見，而僅欲安於小成耶？抑孟子知其勢之難王，而僅以言佐鄒耶？惜乎不可考矣。自此諸國不能用，序詩書，作孟子，當在此後。

丙辰，六十八歲。

丁巳，六十九歲。

戊午，七十歲。

己未，七十一歲。

庚申，七十二歲。

辛酉，七十三歲。

壬戌，七十四歲。

癸亥，七十五歲。

甲子，七十六歲。　魯平公薨。

乙丑，七十七歲。　魏襄王薨。

丙寅，七十八歲。

丁卯，七十九歲。

戊辰，八十歲。

己巳，八十一歲。

庚午，八十二歲。

辛未，八十三歲。　孟子之書，或謂自作，或謂門人所記，迄未有定。其疑非自作者，則以諸君皆稱謚，不應盡先孟子卒，特未深考耳。故今詳列諸王侯卒歲於前，而斷以爲自著云。又劉歆、趙岐、應劭皆云孟子中外共十一篇。今所存者中篇耳，四篇亡。

壬申，八十四歲。　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孟子卒。古碑云，孟子卒於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後三年而宋滅滕，齊復滅宋。又二年而燕破齊，淖齒殺湣王。又二十八年而赧王獻地於秦，楚人滅魯。又三十一年而秦滅魏，又四年而秦滅齊，并天下。距孟子卒凡六十八年。

三遷志卷二上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弘顥 參考
孔聞定

裔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佚文

仁義既陳，王風斯扇。燁燁七篇，日星同燦。亦有佚文，散於諸卷。載搜載羅，以廣聞見。述佚文第七。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曰：何爲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漢劉向說苑。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漢揚雄法言。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漢桓寬鹽鐵論。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漢書伍被傳。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漢應劭風俗通。又顏之推家訓亦引圖景失形語。

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梁蕭綺拾遺記錄。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史。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唐虞世南北堂書鈔。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章懷太子後漢書註。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同上。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

師也。同上。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間有命世者。同上。

右皆孟子所不載、而他書載之者。蓋外篇之文、或逸書也。第辭鮮全迹、義多斷章、雖云可幸、亦足惜矣。然又有文句錯出、姓名絕異者、別爲考異如左。惟寬改無意義者則不載云。如馬摠意林、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後漢書有伊尹之心則可、李善注遠行者必以贐、白帖有惻隱之心仁也之類。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偏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蕣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韓詩外傳。

惠王三十五年、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無以修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言利、若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欲利、則國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魏世家。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史記。

孔子于衛主癰疽、于齊主寺人瘠環。說苑作雍睢瘠環。

說苑載好色好勇諸對文、與孟子大同、而皆以爲梁惠王。

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歛。漢書食貨志贊。

孟子絕糧于鄒薛、困殆甚。應劭風俗通。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宋裴松之三國志注。下同。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蕭梁劉峻世說新語注。韓詩外傳亦載此章、有夷齊下、悲孔子、而無伊尹。其曰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與今本亦異。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云云、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同上。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爵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注曰、致、至也。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唐白居易六帖。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白孔六帖作公孫丑。

孟軻館齊、從者竊屨。柳子厚集。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廣文選。

先聖先①聖、其揆一也。韓詩外傳作孔子語。

其進銳者其退速。後漢書作老子語。

孟子曰、滕文公②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于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嚙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馳③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以此為孟子語、而戰國策別載之、未知孰是。

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燕國大亂、百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此戰國策文、孟勸齊伐燕之謀談也。

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此見前梁劉勰新論隨時篇。蓋必戰國之士因止攻趙、及告滕文語而附會之者。

校記

①先：當作「後」，見《韓詩外傳》。

②滕文公：《春秋管窺》卷七引作「魏惠王」。

③馳：當作「弛」，見《藝文類聚》卷五〇。

三遷志卷二中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顏伯廉　叅考
嘉祥曾承業
　　孟弘譽　訂閱
裔孫　孟聞玉

讚証

邪說惑人。知德者鮮。賴有諸儒。是訓是纂。聖教既明。聖作斯顯。由此夫子。列之墳典。述讚証第八。

史記列傳曰、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疆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虞世南北堂書鈔曰、孟軻傳云軻字子輿、鄒人。勤學不息、師事孔子、遂成天下名儒。史記無此文、不知何據、姑附于此。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又曰、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

漢楊子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庶乎。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奥。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荀卿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爲不異。以上並楊子。

班固古今人表列孟子於上中、爲仁人。列孟子弟子公孫丑於上下、爲智人。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俱列於中上、餘不錄。

班固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況、荀卿。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

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趙岐孟子題辭序曰、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①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葬于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途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②、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③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姫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耻沒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詔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像之。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毁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

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旨、後世依故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沒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以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丕祚、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以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蘊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為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于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于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徐幹中論曰、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于權智之實者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孟軻膺儒以磬折。又曰、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

劉子新論曰、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藝、留情于五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

隋經籍志曰、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旨、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

唐藝文志曰、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慎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宋孫奭孟子正義序曰、夫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起、儀衍肆其詭辨、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于上、學者循其蹥以蔽惑于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對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于千古、使非聖賢之倫、安能至于此乎。

歐陽文忠公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至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矣。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于孔子之門[4]孟子命世修業于戰國之際[5]所以潛見之不同。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東坡孟軻論曰自孔子没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于詩長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惟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之此而已矣。

蘇潁濱古史論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强暴曰說諸侯諄諄之言冀或信而諸侯習其鄙詐莫以爲然孟子之言非苟爲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譬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楊龜山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横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才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道不行於身[6]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爲久安之勢[7]此而已矣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務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

迂闊而不能用也。故轍環於齊魯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耳、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淺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父無君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胡五峯曰、孔子學不厭、誨不倦、顔子希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久于仁矣。

劉屏山孟子論曰、學者必有用心、誠爲入門、僞滋情、眞滋性也。匱爲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爲入門、心勵心也。致知爲入門、物無遁照也。恕爲入門、求同于人也。靜爲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爲入門、内外肅也。愼爲入門、戢未刑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乃斷然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者得之于心也。靈襟中啓、獨見内融、洞洞然屬屬然、如乎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覩焉、庶乎其可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也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于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没無聞、思學廢于箋解、省學廢于譏議、悟學廢于揣度、通學廢于偏黨、默學廢于領略、敏學廢于疑二、六學廢而道衰矣。孰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譬唐大獮金鏃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弓引蹶張所能習、必自得于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勁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于筆墨之外焉。孟學孔于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與孫、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于語言畦徑之末、眞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蒸藉和粹、若遜于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誇大也、亦胷中自負不磙磙耳。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着。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又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修。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於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

歷代諸儒註解卷目

西漢之世，不聞注孟子者。東京初，海西令南昌程曾字秀升，始作孟子章句，而書佚不傳。今之言注孟子者，皆首趙岐云。具列其目。

趙邠卿章句十四卷。漢太常長陵趙岐著。萬曆間北京國子監奉勅較刊。

鄭元注七卷。隋志元作玄，按後漢書，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而不言注孟子。孟元字諱爲玄也，今依註顯正之。

劉熙注七卷。後漢安南太守，李善文選註中時引用之。

綦毋邃注九卷。不知何所人。蕭梁尚有之。隋經籍志曰亡，然北堂書抄中猶引用之。隋志又載邃嘗注左思三都賦，必晉以後人也。

陸善經注七卷。唐開元中直學士也。以孟子書初爲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註之繁重者，復爲七篇云。

張季權音義三卷。唐中書侍郎崑山張鎰撰。

丁平子手音一卷。唐太常卿吳人丁公著撰。

孫宗古正義十四卷、音義二卷。宋禮部尚書博平孫宣公奭著。萬曆中北監較刊。

蔣穎叔解六卷。宋觀文殿學士宜興蔣之奇撰。

蘇明允批點孟子。相傳老泉先生蘇洵所爲，今坊間多刻之。

程正叔解四卷。伊川先生程頤撰。宋史注曰，其門人所記也。

張子厚解十四卷。橫渠先生張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後。

呂與叔講義十四卷。程子門人藍田呂大臨撰。

蘇子由解一卷。宋學士眉山蘇文定公轍撰，凡二十四章。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

尹彥明解十四卷。宋程子門人，洛人尹焞撰。

龔深之解十卷。宋待制遂昌龔原著，王安石門人也。

陳晉之解義十四卷。宋禮部侍郎福州陳暘撰。

游定夫解義。程子門人建陽游酢撰。宋藝文志作十四卷，而楊文靖公墓志曰，嘗著論、孟雜解各一卷。游、楊爲同友，最厚善，當以墓志爲是。

陳秀實傳。宋右正言鄞人陳文介公禾撰。藝文志作十四卷，宋本傳作十卷。

王介甫解十四卷。宋丞相臨川王文成公安石撰。崇寧大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許允成新義十四卷。安石門人。

王元澤注十四卷。安石子雱撰。

張子韶解十四卷、拾遺一卷。宋刑部侍郎錢塘張文忠公九成撰。

鄒志完解十四卷。宋寶文閣待制、晉陵鄒忠公浩撰。

羅仲素解。宋豫章先生羅文質公從彥撰，見豫章集附錄。

錢文子傳贊十四卷。宋藝文志。

林少穎講義。南宋侯官拙齋林之奇撰。

王逢原解五卷。宋王令撰。令嘉祐間人，與王介甫善，年二十八卒，介甫題其後以傳。

王汝猷辨疑十四卷。宋藝文志。

陳耆卿紀蒙十四卷。宋國子司業陳壽老撰。

張敬夫詳說十七卷、又解七卷。宋修撰南軒先生廣漢張宣公栻撰。

劉必明解。宋謙靖先生安簡令龍游劉愚撰。

朱子集註七卷、或問七卷。宋朱文公熹撰，先為解義，後乃定為集註。今士所習者是也。然或問不復行，獨大全時載之。

馮儀之注。宋都昌馮椅著。

張氏孟子傳三十六卷。宋藝文志。

四注孟子十四卷。相傳為楊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人所注。晁氏曰：言意淺近，蓋假託者。

百家解十二卷。集古今諸儒自皮日休至强至、買同百餘家。

五臣解十二卷。宋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

石經孟子十四卷。宋宣和中，知成都席旦刊於成都學宮。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宋戴溪撰。溪為石鼓書院山長，與諸生講說者也。朱子嘗稱其近道。

林慎思續孟子三卷。唐咸通中人，廣孟子之說而續之。

翼孟。唐彭城劉軻撰。軻本浮屠，中歲慕孟子為人，遂長髮，以文名一時，因著此書。白樂天記其事以傳。凡三卷。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宋朝奉大夫臨川陸筠撰。周文忠公必大為之序。

救性七篇。宋光祿寺丞浦城章望之撰。望之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翱之說，故著此書。

尊孟辯七卷。宋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溫公有疑孟，及李遘、太伯常語、鄭厚叔藝圃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辯焉。朱文公讀而斷之。今見大全集中。

按：孟子書自班固漢書藝文志列于儒家五十三家內，自皆[9]諸史皆然，鄭漁仲通志亦因不改。惟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孟子入經類，晁氏、馬氏從之，於是孟子始與論語併稱經，視諸子異矣。抑嘗論之，孟子之書至宋而大行，孟子之解至朱子而大備，嗣此以來，雖不乏讀註，然道統既明，推尊為贅，精義已悉，箋釋徒繁，謹思力行足矣。故凡後於是者槩不錄焉。

校記

①阮元刻十三經注疏本趙岐《孟子題辭》於「男」字上有「子者」二字。

②聘：當作「騁」，見右引書。

③右引於「聽」字下有「納」字。

④間：當作「門」，見《張子全書》卷三。

⑤「所」上脱「此」字，見右引書。

⑥「以」上脱「思」字，見《龜山集》卷二五。

⑦「此」上脱「在」字，見右引書。

⑧「同」字下當脱「門」字。

⑨皆：當作「後」。

三遷志卷二下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胤隆　參考
　　　顏光敏
裔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崇習

墳典既列，學科斯立。帝王朝講，臣庶塾習。以掄賢才，賢才輩出。於昭宋規，漢唐廓及。述崇習第九。

漢文帝置孟子傳士，已而罷之。

唐造士之制，以禮記、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羊、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中、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皆兼孝經、論語。開元七年，御注老子成，減貢舉人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子、列子，亦曰道舉。是時知洋州趙贊著議，欲令習人通書、禮、孝經、論語之外，更通孟、荀諸子者，謂之茂才，舉議不果行。至寶應元年，楊綰爲禮部侍郎，乃疏請罷明經、進士及道舉，而復孝廉，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令士習之。下有司議，如綰言，而翰林以爲進士不可廢，遂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孟子終不立學官。

唐末時，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上書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廓廓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讀之可以爲方外之

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書上不果行。

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罷詩賦、始以孟子取士、令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大經、易、詩、書、周禮、禮記也。次兼經、論語、孟子也。以上俱十道、後改語孟義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一道。

宋哲宗元祐二年、始詔試官毋得於老、莊、列子命題。四年、立詩賦、經義兩科。詩賦進士初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道、次論一道、末試策一道。專經進士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自是後詩賦科或間議罷、復而孟子試義不攻。是時司馬溫公新執政、欲盡變熙豐舊法、范忠宣公曰孟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溫公乃止。

又宋律學初場以尚書、語、孟題各一篇、試通刑法者、書學亦令兼通論語、孟子義。

宋舊有童子科、孝宗淳熙八年始分三等、能全誦諸經、孟子及能文者爲上、誦書外能通一經爲中、止能誦六經、語、孟者爲下。

宋元祐中、司馬康邇英閣進講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爲孟子節解以進。

宋欽宗靖康元年夏四月立太子、御史續溪胡舜陟奏、向者兆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會亂不果行。

宋高宗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言、列之屏障。

宋孝宗乾道元年立太子、以鄞人汪大猷爲諭、兩日一講孟子。

金太宗天會間、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諸經、孟子、太宗命教養之。後遂立爲經童科、以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諸經、論、孟者爲中選。

金世宗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後漸立府州學、以孟子與易書等並爲經、用趙岐注、孫奭疏、命國子監印板頒諸學較習之。又設女直學、令譯經所以女直字譯諸經及孟子書、俾女直子弟習之、其得選

者曰女直進士。大定二十三年，譯書成，世宗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經者，正欲女直人知道德仁義所在耳。命頒行之。

又本年定收補內侍格，能誦一大經及論語、孟子內能誦一書者，始月給俸八貫石。按世宗寬仁明恕，固中謂之小堯舜，故備載其事，覽者勿以夷而忽之。

金章宗時，有司奏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原，必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其氣度。遇府會試，委經義試官於二書內出題別試，與本科通定去留。從之。

元世祖至元五年十月，敕從臣禿忽思等錄毛詩、孟子、論語。十九年，令各路司吏有闕，委本路長官參佐同儒教授考試習行移書算及詩、書、語、孟內通一經者補充。

至元二十四年，始定國子學制，設傅士助教等官。凡生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然後及諸經焉。

元仁宗皇慶二年，始定貢舉之制，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第二場策一道。漢人、[illegible]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人治一經。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

皇明洪武元年夏四月，

太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簿賦乃其要也。

太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

洪武三年，初設科取士，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四書義一道。後四書義增二道，俱以朱子章句集註爲主，仍頒諸學宮焉。

校記

①「論」字下當脱「德」字，見《宋史》卷四〇〇《汪大猷傳》。

三遷志卷三上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貞教　參考
　　　孔貞明
裔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爵享

仁義不用，困于齊梁。歷千餘載，道乃彌光。登之俎豆，配乎素王。甲哉管晏，誰數蘇張。述爵享第十。

唐憲宗朝，處州刺史鄴侯李繁作孔子廟，圖孟軻同公羊、丘明等於壁，祀之，韓愈爲之記。

宋仁宗朝，孔道輔知兗州時，以孟子併楊、荀、王、韓設像祀於孔廟西偏，仍爲之記。

宋神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孟子爲鄒國公。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於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爲不可而止。至是，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曾孝寬上疏言：臣昨使京東西路，鄒縣實在封部。伏見孟軻有廟在鄒，屬兗州，未有封爵載於祀典。況先儒皆有封爵，孟軻氏自古皆以其書置博士，朝廷亦以其書勸學取士，亟有襲封載於祀典。伏望聖慈付有司議定施行。章下禮官，禮官言：檢會近條節文，今後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孟子傳聖人之道，有功於天下後世，非諸神祠一時感應之比。今若止於廟額侯爵，恐未盡褒崇之意。檢會顏子封兗國公，十哲並封郡公，欲乞自朝省詳酌，特封公爵，以示褒顯。天子從之，遂下詔曰：自孔子没，先王之道不明，發揮微言，以紹三聖，功歸孟氏，萬世所宗。厥惟舊邦，實有祠宇，追加爵號，以示褒崇，可封鄒國公。孝寬先爲京東西路安撫使，後入爲吏部，乃有此疏。舊本皆以孝寬知鄆州時上，今據宋時刻石正之。

元豐七年五月壬戌，始以孟子配享孔子。晉州教授陸長愈奏乞春秋釋奠並以兗、鄒二公配享。太常寺言：至聖文宣王以先師顏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知道，固當尊祀，然於孔子異代，而與顏子並行配享之禮，不可。禮官議以爲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有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

者不必皆同時也。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卽以后稷。勾芒爲少昊氏之子，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勾芒配伏羲，祝融大庭。迎氣之日，又爲從祀。異代之人得爲配祀明矣。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伏生與高唐①生、杜預、范甯之徒與顏子俱配孔堂，至今猶爲從祀。以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久未配享，誠爲缺典。請如長愈議，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以稱聖廟②襃崇儒賢、倘條祀典之意。制曰可。

宋徽宗崇寧三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南，若兩位亦爲一例，以北爲上，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配享之位，卽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從配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遷鄒國塑像於宣聖之右。

按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面。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于聖像之東，後升曾子、子思亦然，未有東向者。金在北方，始以顏、孟居宣聖之左右，然皆南面以享，則舛謬甚矣。今則配享皆左右列，意者元既平宋，並宋、金之制而定之與？惜史無傳矣。

宋度宗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子並配孔子，位在孟子上。初，高、孝間，洪邁嘗謂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至是始以四子並配云。

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孟子爲鄒國亞聖公。制曰：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横，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凜凜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崇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詞，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若稽聖學，祗服格言，乃著新稱，以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期庶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元鑑系此於元年秋七月，與此不同。

皇明洪武二年，一作五年。罷孟子配享，旋復之。一作踰年而復。

太祖覽孟子土芥寇讐、謂非人臣所宜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

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動、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唐箭瘡焉。唐字惟明、浙江象山縣人、貌魁梧、善飲、居常以豪傑自負。因元亂、遂隱、年近六十、謁太祖、賦長詩一章、稱旨、拜刑部尚書。

按語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蓋各欲自盡也。孟子寇讐之言、誠足以深儆後之爲君者、而詞過迫峻、

太祖謂非人臣所宜言、則又凜凜乎杜萬世亂逆之萌矣、至於錢唐衛孟子而集矢於胸、

太祖聞唐言而從若圜轉、主聖臣直、嗚呼休哉。

洪武三年六月、正嶽鎮海瀆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封爵如故。

世宗嘉靖九年冬十月、奉孟子爲亞聖、孟子罷公爵、從大學士張璁議也。

孟父母封祀

唐玄宗天寶七年、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並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爲祠宇、歲時致祭。孝婦七人、鄒孟軻母居其五。

元仁宗延祐三年六月乙亥、追封亞聖鄒國公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制曰、朕惟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實缺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賁神休。張士觀之詞也。

皇明嘉靖九年冬十月、以孟子祖孟孫氏配享啓聖公叔梁紇、主稱先賢。自唐以來、皆以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于廟堂。其後升顏子配享、始進曾子以補其闕。然顏子父路、曾子父晳、乃在廡下。自宋洪邁、姚燧皆著論以爲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崇子抑父、非所以明人倫也。至熊禾始議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

本朝弘治中、學士程敏政、侍郎謝鐸皆申此議、禮官不可而止。至是世宗從輔臣張璁議、始定今制云。

按孟子之父、世譜以爲名激、字公宜、而今之祀典皆曰孟孫氏。篆之以孟孫稱者多矣、不近汎與、改而正之、竊有望于秉禮者。

弟子從祀先儒附

楊墨亂眞、孰知臧否。能自得師、卓矣諸子。克既侑堂、餘亦秩祀。胡亶附驥、惟功之以。述弟子第十一。

宋徽宗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宋封弟子敕、金大定十二年始刻于石、作宣和三年。及考宋史及宋宣和碑、元元貞碑、皆以爲政和、則歲月相懸遠矣。然宣和以後日尋于兵、金宋之乏、文獻不全、故今不從石刻而從宋史云。封樂正子克爲利國侯、配享孟子。敕曰、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近也、與聖人之道、若此其難也。孟子既沒、配享孔子之廟、血食于天下、亦可謂至矣。今于鄒獨推尊孟子、求其門人高弟、使得從祀配享、南面而處、如孔子之尊焉。克也學古之道、好善優于天下、追以侯爵、其配食焉。斯文之光、萬古不泯。可特封利國侯。

封公孫丑等爲伯、從祀孟子。敕曰、孟子既沒、孔道益尊、今孔子廟食于天下、配享從祀、後世無並焉。肆朕命鄒國公、鄒崇廟貌、使世世得祀、雖不及于天下、至于門人高弟、配享從祀、自孔子以來、未有如孟子者也。爾等志不行于當時、而見錄于後世、列爵疏封、亦可爲榮矣。可依前件敕、封鄒國公孟

子諸弟子而侯伯之。二勑疑有闕文誤字、蓋宋巳南渡、金人劉豫斷棄之後、偕至其不完也。今與依石刻原文錄之。

公孫丑壽光伯。宋史、元碑俱同。以下凡同者皆不書。

萬章博興伯。今縣名同、後凡同者皆不注。

告子不害東阿伯。宋史同元碑、作告不害。通考作浩不害、舊志及今神主皆作浩生不害。○按趙氏注告子篇曰、告姓、名不害。兼治儒學之道者、嘗學于孟子而不能純撽③性命之理。正義則疑盡心有浩生不害、與告子爲一人、以爲告子名不害字浩生。至趙注、則又以浩生不害爲人姓名而定爲齊人與正義不同。竊考告子平生與孟子反覆辯駁、絶無相下之意、其非弟子明甚。而以告子不害爲名字、殊覺牽强、宜依今所改、浩生不害爲是。

孟仲子新泰伯。文獻通考作新蔡、誤。

陳臻蓬萊伯。

充虞昌樂伯。

屋廬連奉符伯。今泰安州。

徐辟仙源伯。宋史、元碑俱同、舊志作徐源。按宋地理志有仙源縣、即今曲阜、徐字誤耳。

陳代沂水伯。

彭更雷澤伯。今濮州。

公都子平陰伯。

咸丘蒙須城伯。元碑作頓城。按宋有須城縣屬鄆州而無頓城、元碑誤。

高子泗水伯。

桃應膠水伯。今平度州。

盆成括萊陽伯。

季孫豐伯。宋史作豐城伯、元碑、舊志作豐陽伯。

子叔承伯。宋史、元碑俱作承陽伯。舊志及神主俱作承陽伯子叔疑。○按、歷代封先賢爵土、多因其生平居游之地而定之、故孟子門人封不出京東一路、以諸子皆齊人也。考宋史、京東路縣邑有豐而無豐陽、有承而無承陽、古字承承通用、即今峄縣也。至豐城則益遠矣、宜從大定石刻爲是。

先是、太常寺言兗州鄒縣孟子廟、以樂正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上從之、故有是命。

孟廟弟子配享從祀坐次以今神主爲定。

正殿

樂正子金制凡配享者皆南面、樂正子舊亦南面、元元貞中縣令司居敬始改西向云。

東廡九人

公孫丑　浩生不害　陳臻

屋廬連　陳代　公都子

高子　盆成括　子叔疑

西廡八人

萬章　孟仲子　充虞

徐辟　彭更　咸丘蒙

桃應　季孫

附祀先儒二人

東廡

昌黎伯韓愈。宋宣和四年、已令朱全修孟廟、以揚雄、韓愈有推尊之功、立祠于正殿之西。元元貞初、已令司居敬始附二子于東西廡、而雄之罷祀、則無可考。按洪武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雄從祀孔廟、意此後因而並罷孟廟祀也。蓋事莽之愆、人所共惡耳。韓祀至今猶存。

西廡

宋司空孔道輔。考孟廟金元碑、並不詳從祀所始。按、本朝碑刻、兩廡元季燬于兵、永樂三年、鄒令朱珪始修復之、意此時罷揚、成都以孔公有功孟氏、因附之以補十九人之昔耳。文獻無徵、惜夫。以上二子乃鄒邑私祀、非王命也、故附于末。

按、自古弟子之盛、孔子之外無踰孟氏、歷代之崇報及于弟子者亦惟二氏、而諸賢無聞焉。議孔廟之祀者不下數十家、而孟祀寥寥、請因而備論之。

一日訂稱號之失。自我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並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國學郡邑皆然。而孟子諸弟尚仍舊封、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徒乃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安神靈、一王制也、宜以孔廟近例改之爲當。

二日正肩祀之謬。考季孫、子叔之所以祀、本趙注以二人皆孟子門人、聞孟子不受萬鍾之言、而季孫曰異哉、子叔亦疑其說而以爲可受也。是時紫陽之解未出、禮官仍之而加封爵耳。今既遵朱子之解、以爲孟子引言、則二子非弟子矣、祀之何爲哉。難者曰、古事不可知矣。子之言毋乃重于信朱、而輕于變古與。請以左氏折之。蓋季友之後惟宗子之爲世卿、而主祀事者乃稱季孫、其支子則稱季以別之、宗子可祭而稱季、支子不得僭而稱季孫也。故言季孫、則不必斥其名而皆知其爲執政者矣。自文子行父以降、無代不稱季孫、吾烏知此季孫之爲誰也、而祀之也。且使此季孫果與孟子同時、列在門墻、亦安得棄其國事、越境而從其師者、而況其絕無問難之言乎哉。子叔之先、出自魯文公子曰叔肸、叔肸之子曰子叔嬰齊、自後遂以爲氏。則子叔乃氏耳、非人姓名也。七篇之中、如屋廬、東郭之類、皆稱子稱氏、無專以複姓稱者、何獨于此有異哉。且孟子之文大都疏暢、而無艱深之病、今如古注以子叔疑三字爲句、下乃爲孟子所答、於上下文勢順乎否耶。故此二子者律以孔廟公伯寮、秦冉之例、不可一日而食于孟氏

之庶者也。

三曰進當祀之賢。昔秦漢之間、孟子卑卑諸子間耳。自漢趙太常岐出、而始擬其人于宣尼、齊其書于論語、尊以亞聖、創爲傳注。五季之亂、儒學掃地、昌黎之文未行、濂洛之道未開。宋孫宣公奭獨爲信好、參考羣說、彙成正義、雖舛誤不無、一二實與他注之漫無發明及隨聲附和者、萬不侔矣。至其生平制行、趙則孝能錫類、忠足衛君、陷吏不辱、履危弗貳、剛直義烈、方之嚴毅氣象、誠無愧焉。孫則方重自持、質直事上、明于禮制、嫻于經術。若夫諫天書、止西祀、侍講仁宗、及覆規諷、真所謂非堯舜不陳者。較之推尊孟氏、而諛言以倖新、斥賢以禍宋者、人品懸絕。以至

本朝錢唐、不難捐軀以諫罷祀、此其爲志、又豈禍福死生所能亂哉。崇而祀之、以報其功、不亦合于公論、而有光于孟氏與。

四曰增配食之位。夫孟子之世後于閔、冉、而位上于閔、冉者、功大故也。程朱表章孟氏之功、偉于趙、孫、而不敢議祀于孟廟者、德盛故也。韓退之之功之德、使在孟門、當爲具體、章、丑所不敢望也。且又與孟子同祀孔廟矣、而復列于廡下、屈在盆成之後、孟子之靈弗安也。今既已祀之、理不忍廢、苟援孟子配食尼父之禮、升之堂上、東向以處、與樂正配、庶幽明兩慊而無少憾乎。然祀典之行久矣、聊詳著之、俟議禮者採焉。

禮儀

曷以章德、冕服有制。曷以達誠、是享是祭。穆穆皇皇、蹌蹌濟濟。於萬斯年、引之勿替。述禮儀第十二。

宋哲宗元祐元年、始定孟子塑像服色。朝奉郎、權發遣兗州軍州事、兼提舉濟單州兵馬巡檢公事李㨗奏言、伏覩本州孟子廟塑像服色、只是鄉民隨意裝造、無所稽據。今朝廷既已旌封、則服冕之類、皆須與爵命相稱。所有合依冕服等、乞從禮部檢定、降下、以憑遵依事。下太常寺檢定、孟子國公、係正一品、合服九旒冕、旒以青珙爲之。犀簪導、青纊充耳、青衣朱裳九章、白羅中單、青褾襈裾、革帶、鉤䚢、大帶、蔽膝、玉裝劍、玉佩、暈錦綬間施二玉環、朱襪、朱履從之。李㨗舊志作李徙、今據石刻正之。

皇明嘉靖九年、易像爲主。國子監廟及各郡縣學併罷冕旒塑像、而本廟仍因之。

宋大晟府擬撰釋奠鄒國公位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於皇先聖。惟公之生、人知趨正。與享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遐哉天命。

宋既南渡、鄒陷于金。寧宗慶元四年、有孟子配祀宣聖祭文曰、維公後生孔子、百有餘年、其知聖人、如親見之。闢楊墨、三聖是承。扶世道民、以登配祀。謹以製幣牲齊、粢盛庶品、式伸常典、從祀配神。尚享。

慶元五年、又有頒降州縣祭文曰、惟公知言知德、亦克允蹈。擯剔異端、以承三聖。謹以製帛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尚享。然皆江南丁祭並用、不及本朝矣。

金釋奠鄒國公樂章。姑洗宮、太簇之曲。

有周之衰、王綱既墜。是生眞儒、宏才命世。言而爲經、純乎仁義。力扶聖功、同垂萬祀。

元仁宗延祐三年、詔春秋釋奠于先師、以顏、曾、思、孟四子配。其鄒國公位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距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皇明洪武中、釐正祀典、兗州孟祠命所司歲時二祭。

景皇帝既授孟子博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復命太監舒良諭禮部尚書胡濙曰、顏子、孟子、程明道

恁禮部所在有司與他整理祠堂、有的修造、務要時常修理、不許損壞。春秋豬羊

祭祀。

祭文翰林院撰，頒降宗子，春秋祭祀世用之。

維 年 月 日，代嫡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敢昭告于
先祖鄒國亞聖公。惟公言必仁義，道惟堯舜，扶植弘綱，千載攸賴。今茲仲春秋，謹備牲帛醴齊，粢盛庶品，用伸虔祭，以利國侯樂正子配。謹告。

祭品

豬一 羊一 太羹 和羹 魚醢
兔醢 醯醢 藁魚 鹽 芹菹
菁菹 筍菹 韭菹 棗 栗
榛 菱 芡 黍 稷
稻 粱 酒 香 燭
帛

設禮生五十六人，掌春秋歲時祭祀，陳設贊相之儀。以民之端潔稍知禮儀者充之，冠服如老人，而蠲其雜役，隨官選用，無定名。官府過謁，亦相之。設門子四戶，專司本廟扃鑰啓閉及洒掃之事，而蠲其雜役。四戶世爲之。

祭期

二月上丁 八月上丁

景泰之前，孟廟皆縣尹主祭。自授官定禮之後，始本廟博士自祭，而縣尹不與焉。嘉靖中，博士缺，孟族請縣尹代祀。是時縣尹陳鉞因以銀四兩助之。後宗子襲職，相仍不改。每遇丁祭，縣尹主之，宗子陪祀，助銀如故。萬曆戊申，縣尹胡繼先以爲宗子自有祭田，而縣尹附之祭，非所以竭誠敬，遂復令宗子主祭，而縣每祭添處銀數兩，別具祭物，亦于是日致祭，惟時分先後焉。凡春秋仲月，尹命禮曹椽史序諸與祭者之執事姓名，而布之廟。至期，祭文廟畢，尹率學博、丞尉偕往，尹祀于正殿，令諸官分祀孟父、孟母、夫人及兩廡。其陳設贊相，皆以邑諸生充之。禮如祀孔子之儀。祭畢，以胙饋博士及與祭者。其博士祭，則博士祀于正殿，餘殿兩廡以族長舉事及孟族諸生之長者分祀之。族人無貧富長幼，願與者咸在執事，悉禮生。禮亦如縣祭之儀。祭畢，饋胙，令丞、學博而頒之族人，仍設酒饌于致嚴堂，令族人會食而退。博士家祭，期爲正月一日、爲正月十五日、爲亞聖生日、忌日、爲每歲冬至日。皆羊一、豕一，果蔬殽饌，殺于大祭之數。禮行九拜

儀、不讀祝文。邾國公殿則以豕首、雞魚、兩簾無。按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亡。故古之祭者有四時之祭及忌日而已。孟廟私祭不知定于何時、然準之于禮、春似太數、夏似太疏、至誕辰之祀、則又世俗所行、而昔典國制皆不載者也。去生日之祭、增以夏至、庶幾合于禮乎。姑識于此。

又春秋中旬丁日、宗子祭孟母于斷機堂、羊一、豕一、遂以是日祀于述聖殿、儀用牲醴。

凡月之朔日、望日、縣尹、學博、丞、尉皆至、禮生具香燭紙、行四拜儀、博士陪拜、拜畢、飲茶于致嚴堂而散。經過官長謁廟者亦如之、有釋奠者則行九拜儀。

墓祭期爲三月清明日、十月一日。宗子率族人祭于兩林墓所、羊豕各二、果蔬殽饌祝家祭。

又縣祭于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羊豕各一、果蔬殽饌祝宗祭俱于各祭田出辦。先是、前令章時鬻置祭田五十畝、付族人以供端午、重九之祭。後捐廢矣、至胡繼先始申明之、復益祭田三十五畝、而增七月之祭。二事始末、並見林墓記文。

恩賚

報功無從、衡錫之祚爵之使貴、田之使富。帝歷幾更、苗裔如素。豈其皆才、先賢之故。述恩賚第十三。

宋仁宗景祐四年、授四十五代孫孟寧鄒縣主簿、奉祀事。孟氏奉祀自此始。初、龍圖閣直學士孔道輔守兗州、訪得孟子墓、建祠其下。又詢其後、得寧及四十六代孫孟存等十數家、優復之、令守護酒掃。仍薦于朝、因授寧官。

宋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家選親族一名判司簿尉事、謂之曰孔庭族長。顏孟二氏亦如之。每族長缺、選族中之最長者充之。按、族長始此。然宋元間族長主祀事。皇明則宗子主祀、族長備而已。

宣和四年、詔有司撥廟戶二十五戶、優免差稅、灑掃鄒國公廟。按、廟戶始於此。

元太宗元年、蠲免顏孟子孫差撥、從衍聖公孔元措之請也。

元仁宗延祐元年、奉旨免孟氏稅糧。

泰定五年、始以本縣官地三十頃賜孟氏爲祭田。先是、大司農司都事郭奉議稱、職係益都路鄒縣

籍居本縣實亞聖鄒國公之鄉、三遷之地、故迹猶
存。前代以來、勑修廟貌、及我聖朝、舉其遺典、於延
祐三年七月遣使追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邾
國宣獻夫人、褒寵尊崇、可謂至矣。然而尚闕廟田、
切念孟子命世大才、攘剔異端、闡揚仁義、功垂後
世、惠及當時、春秋祭祀、無所取給、誠爲闕典。若蒙
比付往年尚珍署係官地撥付曲阜林廟例、將鄒
縣蔡家庄野店等處係官草場地土撥屬孟廟、以
供修理祭祀、似爲允當云云。呈部、節次查明、議將
野店地撥三十頃。其地東至嶧山、東華官、南至民
地、西至官路、北至顏廟祭田。各有峰堆爲界、覆請
得旨。

祭酒蔡文淵貲田碑記曰、昔孔子没、異端蠡起、天
下惑于無父無君之教、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時
則有若孟子者出、拔邪樹正、尊王黜伯、使學者洒
然而醒、釋然而覺、咸知崇綱常、宗孔氏、去夷狄而
之中國、功施世教、廟有既耶。後代推尊、配食宣聖
廟庭、自京師達於郡縣、列爲通祀、宜矣。鄒故有廟、
貞祐燬于兵。國朝至元間、孟氏德昌規構正殿、元
貞初、縣尹司居敬創左右廡。大德中、縣尹朱彰建
神門。延祐丙辰、㮣興文治、蒐輯遺典、詔封其父爲
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今監縣帖哥更修新
祠像而事之。嗚呼、褒崇至矣、廟制完矣、秩祀之禮
尚闕如也。儒者李儼、馬亨、甯成章、許嗣構、胡鳳儀、
李元彬協議、請劄子思書院羨錢萬五千貫、月取
贏利以給時祀及經葺費。襲封衍聖公孔思晦亦
屢爲言、憲府可其議、仍命耆儒孟氏各一人司其
出納。先鄉大夫郭奉議時任大司農司都事、上書
省都、鄒之野店薦爲牧地、荒閑日久、請以畝計者
三千撥隸孟廟、庶永遠不乏春秋之祀。從之。大定④
戊辰春正月、符下監縣帖哥暨尹王思明、主簿鄭
惟良、典史孫友表識界畔、四至具列碑陰。孟氏族
長孟惟恭慮其久而湮昧、無所取徵、介林廟學正
李元彬、子思書院山長孔思本請予爲之記。洪惟
我皇元受命、膺神嗣位、闡揚聖賢之道、以廣風化
之原、尤於孔顏孟三氏寵數頻蕃。既蠲租賦以恤
其家、復選師儒訓其子弟、成才而官之、仍優於常
人。犧牲粢盛無以供也、則錫之楷鐵、胙之土田。凡
郡有司體承聖意、不敢怠遑。爲之後者、益亦振厲
齊潔、深思報本之義、具爾牲牢、肅爾豆籩、儀文式

備誠敬交宜。如是，則神歆其祀，而降之福。上副朝廷欽奉之意，下慰鄒人攀慕之願，不其偉歟。舍是則備物有愆，裸享無節，雖曰祭如不祭，吾不知其可也。謹記。

山東東西道王鵬南、王標撥祭田，高克明有記，不錄。

元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以宗子孟思諒言，給廟子五戶。

皇明吳元年，鄒縣簿孟思諒，隨衍聖公孔希學迎大軍，見汪興祖于軍門。戊申洪武改元，復偕衍聖公朝京，奉詔歸鄉，奉祀事，如舊蠲除差役，又有旨孟氏惟大宗免差，餘枝不免。

洪武十八年冬十一月，詔免孟氏之子孫有罪輸作者二人。先是，翰林待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立命蠲其役。於是諭工部臣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至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者，依例釋之。

宣德元年春正月，命給孔顏孟三氏子孫道里費。先是，三氏子孫十人來朝，至是辭歸。

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三氏後皆聖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厚有學行者。

按，學舊稱廟學，在孔子廟側。魏晉迄唐，止訓孔氏子孫。元世祖中統間，始益以顏孟二氏，設教授。明因之，然各生亦止在內習禮，未有生員之名。或以儒士由府學應試，或應試京闈不一。正統九年，衍聖公孔彥縉始題准應試山東。成化元年，衍聖公孔弘緒又題給三氏學印，始開歲貢。嘉靖十年，兩院又題給廩膳。萬曆十五年，又題准益以曾氏，爲四氏學云。

正統七年，五十六代宗子孟希文言於

上，孟氏子孫並免差役。

景泰二年，

上幸大學，欽取孔顏孟子孫觀禮陪祀。時孟氏以五十六代孟希文等二人赴京陪祀。畢，賜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于禮部。自後每幸學，欽取觀禮，賜宴賜衣，遂爲定例。

按、幸學惟登極之初一次。嘉靖除登極幸學外、十二年以去孔子王爵稱先師、及易木主、復幸學一次。取三氏子孫陪祀、賜宴賜衣、俱如例。

本年詔以孟希文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襲。孟氏世職始此。五月十三日傳奉
聖旨、禮部行文書去顏子、孟子二氏子孫内從公推舉嫡長各一人、有司應付脚力、送赴京來。奉下府縣、於是族人克繼、庄朱社里老尚鐸等皆舉希文係嫡長子孫、堪以起送、應付脚力到京。於本年七月十三日、吏部奉
旨、顏子、孟子有功於世道、嫡長子孫都着做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自後起送襲替、世以爲常。〔博士授職、據大政記以爲景泰二年、三遷志以爲景泰三年。豈二年已有詔、至三年始得職乎。今仍以大政記爲定。〕

按、孟氏博士族長外、又有舉事一名、佐族長督理林廟、懲戒子孫。然其始起之年、不可考矣。

景泰六年、復以前元賜田三十頃賜孟氏。又增給二十頃、佃戶十戶。先是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上疏曰、臣先因公幹至兗州府鄒縣、據孟氏嫡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說稱、顏孟二氏俱各前元時撥賜贍廟祭田在本縣、地名野店、共計六十頃、每廟各得三十頃、歲收種入、以供粢盛、兼得贍養族人。國初以來、亦無改革。其後止因二氏子孫微弱、無力營種、致彼附近民人侵占、年久不還。先有顏氏嫡孫顏希仁赴京告理、已蒙行下布政司、差官踏勘、其各佃種人戶李兒等初間一各承認、厥後共給明文。奈緣此時有司因見二氏無有人情求請、不着追理、致使其中奸頑得計、改換供詞、妄稱係是洪武年間開墾無主荒田、至今不行退還、以致二氏子孫無田供祭。且今人口生齒既衆、雖得前田、尚不敷用、何况於無。希文雖蒙
上恩賜與官職、頗可度日、其奈舉族之人未免饑寒、無以養贍等。因到職、除查本縣卷案相同外、切念顏子之德、孟子之功、宗傳先聖、垂範後來、萬世人君所共尊理、故雖胡元之君、亦知崇尚、而撥田贍廟。矧乃先朝惇典庸禮之盛、
皇上崇儒重道之至、而忍使其祭田不供、子孫失所乎。臣又伏見
皇上親行幸視太學、特詔孔顏孟三氏子孫陪從、仍授顏希惠、孟希文以近侍儒官。其優待之恩、有

隆無替誠超軼前代之君而過之矣然其祭田之缺子孫之苦有司不爲分理使者不以上聞非惟有負聖賢之宗教抑且有負皇上之德意豈不爲聖世之缺典而儒道無人之嘆哉臣愚輒不自揆敢以實聞乞

勅該部行移山東布政司委自堂上官員前往本處會集府縣該官公同踏勘前項原係顔孟二氏祭田沿丘段畝丈量明白如其間有已納糧者令行兑納及未納糧者就便追給仍前從公分撥與顔氏三十頃令各依舊收種並世嗣授官者掌管歲入贍廟供祭之外聽存其餘周給各族之人以後再不許他人占爭認種違者並罪有司此外猶恐前項原田供贍不敷二氏子孫乏力墾種如蒙乞將附近拋荒空閒田地量加頃數增添撥賜仍照孔廟事例量撥佃戶助種以供之尤見特恩如此庶幾上有以明皇上追崇先賢之至意下有以俾賢裔切荷聖朝之盛恩斯文幸甚奉聖旨是這六十頃田便着山東三司并巡按御史逐一清理出來均撥與顔孟二氏子孫管業若係民間已納糧草的即與開豁仍踏勘附近彼處空閒田地每家各添撥與二十頃佃戶各十戶分種前地永遠爲業不許諸人占爭違了的不饒

徐有貞自撰碑記曰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詔復顔孟二氏廟祭田加錫至百頃置佃戶各十戶以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在元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粢盛給衣食焉易代以來侵奪殆盡雖嘗理于朝而輒扼于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供而二族之養不贍初有貞奉璽書治水于山東濬川導山嘗往來于曲阜鄒嶧之間謁先聖先師之祠見其然而嵜其所以然有貞于時慨然心誓曰使有貞治水而有成功也其必爲吾先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成因具以聞且請益之田置佃戶蠲其徵而界之贍詔旨從之恩至渥也事下戶部俾巡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野店六十頃又得蔡庄之田而益之總爲頃百分而兩之其新田視故田廣衍饒沃有加

焉。又擇于鄒滕寧陽之籍、得上戶二十、分隸乎二廟、以供佃戶。仍命二氏之宗子希惠、希文爲之主、掌歲收其入、以供祭膳。族田之有徵者蠲其徵、而禁諸人毋爭占。悉如
詔旨、著爲令典。至是希惠、希文偕其族之良拜
恩闕下、比還、乃請之有貞願託詔旨于麗牲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避之、乃諗之曰、於乎、惟顏子、孟子於若曹爲先祖、于後學有貞爲先師、於天下爲先賢。是有貞之所爲請、爲先師也。上之所爲賜、爲先賢也。爲先師也、爲先賢也、其皆非以爲若曹也。然而若曹坐而得田與佃、獨其國之徵、不爲人役而役人、可不知其所自耶。知所自、則言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言也、行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行也。其法之而至、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出、而爲天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爲顏孟之賢子孫。自令爲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人、宗之人必以禮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量其入而節其出、祀惟豐、用惟儉、放惟均。因是而廟益修、族益睦、長長、幼幼、親親、賢賢、孝恭之行行于家邦。使見者聞者皆曰、是聖賢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其世也、國以之益崇其禮也。不然、或私以藏、或忿以鬩、而不相能、則夫見者聞者將曰、彼爲聖賢之後且然、又何貴乎。詩曰、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有貞願爲二氏之胄勗。希惠、希文曁其族之良咸拜曰、謹受教。有貞乃書于石而系之銘、其辭曰、學聖不倦、教世無窮。惟顏之德、孰與比隆。提端以闢、正道以通。惟孟之功、孰與比崇。是故粒生民之饑者、莫如稷。拯天下之溺者、莫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惟是德與是功也、宜夫萬世之庇而矧乎其宗。所以崇厥後者、
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孝恭。有貞作銘、勒于廟庭。敢告賢胤、勿替祖風。

天順元年、顏希惠孟希文同入
朝、時
上御文華殿、有
旨詔入殿內、親承顧問、誰是顏子後。希惠對曰、臣是。誰是孟子後、希文對曰、臣是。
上又問、恁幾時來。希惠對曰、臣從家裏來。希文對曰、臣但遇
萬壽聖節便來。

上指希惠曰、這到也老實。又指希文曰、你是孟子後、還有英氣在。

命賜宴畢、復賞彩段二疋、花銀一錠而罷。

成化六年十一月、撥佃戶七戶以備看守。

成化十六年、兵部奏准顏孟二氏五經博士年例、赴京往回俱支廩給、家人廟丁支口糧。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復賜二十五戶以充洒掃。

嘉靖二年、五十八代孫孟公肇等呈于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准照孔顏二氏蠲免各族項下原額地畝、并續置民田、並無編入驛站、農桑、絲絹、花絨、草束事例、一體盡行蠲免。

敕命

天順三年十二月、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父母。

敕曰、朕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先賢論治天下之道然也。肆朕舉隆盛典、於廷臣親之老者、命必及焉。矧在先賢之後、顧可以常制拘哉。爾孟克仁乃孟子五十五代孫、今翰林院五經博士希文之父、克世其家訓、成今子、降年有永、惟德之徵、宜錫異恩、以示褒寵。茲特封爾爲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爾其祗承嘉命、用迓壽康。

敕曰、國家褒顯羣臣、必及其親者、所以廣推恩之仁而勸天下之孝也。爾孔氏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之母、柔惠端莊、閨儀素著、慈而能教、有子榮官、究厥本源、宜示褒顯。茲特封爾爲孺人、服此隆恩、益綿福祉。

弘治八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父母。

敕曰、國家錄先賢之裔而授翰苑之官、恩或推于所生、事豈遺于既往。爰超常格、用體人情。爾孟希文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元之父、亞聖雲仍、清時韋布、義方之訓、已見于衣冠、色養之榮、弗逮于風木。

乃因請命、肇錫褒章。玆特贈爾爲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冥漠有聞、服斯寵命。

勑曰、母之德固多于鞠育、有教者存。子之職不限于甘旨、惟名是顯。肆我推恩之命、用成報德之心。爾孔氏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之嫡母、治内多才、衆賢有教。乃援近制、特賜殊恩。命雖並于夫封、號實超于子秩。是用封爲太孺人、佩此榮光、永綏色養。

萬曆三十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承光爲修職郎。

勑曰、國家寶賢、爰及苗裔、而濟萃列秩、非克纘先傳、勉自存養者、疇克承之。爾翰林院世襲五經傳士孟承光、乃孟子六十代孫、性資恪愼、律己端方、懷仁義以事君、由言氣以近道、宜膺簡命、益亢名宗。玆値覃恩、用錫爾階修職郎、賁之勑命。爾其砥礪乃志、深本厥身、以有光于朕命、欽哉。

校記

①唐：當作「堂」，見《玉照新志》卷一。

②廟：當作「朝」，見右引書。

③轍：阮元刻十三經本《孟子注疏》作「徹」。

④大定：據本卷前頁所述，當作「泰定」。

三遷志卷三中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聞禮 參考
孔貞叙
裔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宗系

帝王之後、迭興爲族。儒裔繇繇、遠而益著。譜刻孔昭、見聞可據。是論其詳、以資考泝、述宗系第十四。

按、四十五代孫孟寧譜序曰、我始祖鄒國公世家略見史記。自二代仲子以後、或貴顯、或潛晦、代有人焉。至四十四代公齊、值皇宋景德初契丹大舉入寇、山東騷動、乃携妻子避匿東山、藏族譜于屋壁而去、遂失其處。迨元豐六年、家人毁壞古屋、得爛簡於壁、鼠嚙蟲蠹之餘、詳視辨認、歷代族祖名字有存有遺、事蹟有全有略、姑綴緝遺譜、藏於家以示將來。據寧之言、則譜蓋成於寧也。至金大安間、四十八代孫鄒令孟潤修之。元至元間、五十一代孫北海尹孟祇祖續修之。皇明萬曆中、六十代孫肇昌府通判孟承相復續修之而未竟。又宗子孟惟恭、博士孟元亦嘗以往代世系刻之石。自史公鶚修三遷志、載宗系於志中、而譜遂多亡失。今據舊譜抄稿及石刻參之史傳、詳爲核次如左。

宗子世系

始祖孟子名軻、字子車、娶田氏。詳具年表、不重書。

二代孟仲子。譜云、嘗從學于公孫丑。又詩古註云、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今詩傳猶時引其説焉。趙岐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未深考也。

三代孟擧。

四代孟寓。

五代孟舒。當漢高祖時、事趙王張敖。高祖八年、趙王臣貫高等謀逆高祖、疑趙王爲之、下詔捕王及羣臣反者。詔敢隨王、罪三族。惟孟舒、田叔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爲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

叔等十餘人。盡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王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舒拜雲中太守、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刼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太守。

六代孟之後。

七代孟昭、博覽經史、該貫古今、漢爲博士。

八代孟但、善易道、漢武帝時爲太子門大夫。漢書作廣川人。

九代孟卿。事淮陽太守瑕丘蕭奮、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卿。漢書作東海蘭陵人。

十代孟喜、字長卿。父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繇是有翟、孟、白之學。所著周易章句十卷。

十一代孟鐵。

十二代孟與、仕漢爲尚書、與第五倫子大中大夫頡善。三輔決錄注作廬江人。

十三代孟嘗，字伯周。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太守殷丹①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丹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于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止②，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先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于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後漢書曰：會稽上虞人，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

十四代孟展，字君誠。

十五代孟緘，漢桓帝時爲濟陰太守，靈帝中進太常。熹平六年，太尉劉寬免，以緘代之。光和元年罷。漢書作河南人。

十六代孟敏，字叔達，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矣，視之何

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竝不屈云。（漢書作鄃鹿楊氏人。）

十七代孟光、字孝裕。靈帝末爲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嘗譊譊讙譁。先主定益州、拜爲議郎、與許慈等竝掌制度。後主踐祚、爲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冝有也、衰敝窮極、必至于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任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法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爲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勳河東裴儁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據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後進文士祕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爲、且智調藏于胷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設也。光解正愼冝、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爲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爲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爲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蜀志作河南洛陽人。）

十八代孟康、字公休。魏黃初中以于郭氏有外屬、并受九親錫拜、遂轉爲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於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無③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更加意。景初元年、司徒司空竝缺、康

上疏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杖義之士、足爲海内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回、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季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爲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衮職之良才也。二年、遂以林爲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侯自林始也。正始中、出爲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己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敕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鎌、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論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于家。康之始拜、衆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徙渤海太守、徵入爲給事中、散騎常侍、遷中書令、後轉爲監、封廣陵亭侯。著漢書音義九卷。魏略作安平人、顔師古漢書敘例作安平賢宗人。

十九代孟宗、字恭武。以吳主孫皓字元宗、因易名仁、故史又稱孟仁焉。少從南陽李肅學、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爲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補爲監池司馬。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孫權嘉禾元年、詔州縣長吏凡父母没不俟交代而奔喪者、罪至大辟。宗聞母亡、委官奔赴、已而自拘于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爲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復使爲官、後不得以爲比。初、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爲之出、得以供母、人皆謂至孝之所感。累遷光禄勳、御史大夫。孫皓寶鼎三年、以宗爲司空、凡四年而卒。吳錄作江夏人。又吳書曰、宗爲豫章守、民感其德、生子皆以孟爲宗。

二十代孟楫、晉惠帝時爲廬陵太守。

二十一代孟觀、字叔時。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

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受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爲黄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爲之用、周旋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趫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懾氐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爲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爲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被兵在外、假言平爲允兵所害、贈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⑤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爲倫用。及帝反正、永饒治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遂夷三族。（晋書作渤海東平人。）

二十二代孟嘉、字萬年。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嘉右、常歎嘉溫雅平曠、自以爲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嘉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色⑥。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⑦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嘉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爲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嘉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褒簡穆有器識、時爲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彦、嘉在坐次甚遠、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褒歷觀、遂指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褒之得嘉、奇嘉爲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爲安西大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爲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嘉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嘉帽墜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

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而廷尉太原孫盛爲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嘉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嘉辭以腳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嘉嘗爲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嘉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介。嘗乘舡近行、適逢嘉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惟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嘉之從者、嘉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佚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常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逕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于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又問、聽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會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與嘉同在溫府、陶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嘉若在、當巳作公否。答曰、此本是三司人。爲時所重如此。陶淵明傳作武昌新陽人、宗之從孫。晉書同。

二十三代孟懷玉。居京口、晉末孫恩叛、宋高祖劉裕伐之、以懷玉爲建武司馬。及武帝將討桓玄、懷玉與族兄㬎復豫其謀、從平京口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鎮京口、以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中書侍郎、轉輔國將軍、領丹陽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連戰有功、爲中軍咨議參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銳登岸、畏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爲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尋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

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節。丁父艱，懷玉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惟已，乃見聽。未去任，其年卒官，時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軍。（按宋書作平昌安丘人。）

二十四代孟表，字武達，任南齊蕭鸞為馬頭太守。元魏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孝文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惟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為糧。表拊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携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為叔業所遣，規為內應，所携妻子並亦假妄。表出叔珍于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隆[8]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北史作濟北蛇丘人。）

二十五代孟斌，事元魏孝文帝，為右丞，嘗與任城王澄議討穆泰事。

二十六代孟威，字能重，頗有氣尚，尤曉北土風俗。歷東宮齊帥、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高祖詔威曉諭禍福，追還逃散，分配為民。後以明解北人之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永平中，自鎮遠將軍、前軍將軍、左右直長，加龍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閤將軍、沃野鎮將。正光初，蠕蠕主阿那瓌歸國，詔遣前郢州刺史陸希道兼侍中，為使主，以威兼散騎常侍，為副，遠餞迎接。阿那瓌之還國也，復以威為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常侍，為使主，護送之。前後頻使遠蕃，粗皆稱旨，復加撫軍將軍。普泰中，除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魏書作河南洛陽人。）

二十七代孟恂。

二十八代孟儒。

二十九代孟景。事隋煬帝爲鷹揚郎將。宇文化及之變、景與焉、後爲竇建德所殺。

三十代孟善誼。仕隋爲河内通守。恭帝義寧二年、從將軍王世充伐李密、師大敗、善誼及虎賁郎將王辯等六人皆死之。

三十一代孟詵。高宗時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畢構以詵有古人風、名其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詵居官頗刻斂、然以治稱。其閒居嘗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所著有家祭禮一卷、喪服正要二卷、食療本草三卷、一作六卷、補養方三卷、必效方十卷、錦帶書八卷。唐書作汝州梁人。

三十二代孟大融。唐玄宗時屢召不就、隱于王屋山。

三十三代孟浩然。少好節義、善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服、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不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頽没、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内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皮日休爲之記。浩然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宜誠處士王士源序曰、浩然文

不爲仕、佇與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眞、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讚之曰、道漾挺靈、寶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唐書作襄州襄陽人。

三十四代孟雲卿。唐肅宗朝爲較⑩書郎、與杜甫交善。甫詩有孟子論文更不疑之句、自注爲雲卿。

三十五代孟華。初事李寶臣、爲府官屬、論議婞婞不回、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較⑪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解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論⑫、欲亂其謀。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自謂天下可取、今日何汨汨。且上於大夫恩甚厚、將還康中丞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于失地耶。夫藥苦口者利于病、大夫後日思愚言、悔無逮。或曰、華入朝私奏便宜、欲傾我故得顯職。武俊惑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擬悅。華從至臨清、稱病還恆州。武俊令于寨所爲、政又⑬西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按、舊志以郊爲世系殊誤。今依家譜及石刻正之。郊事見賢裔。

三十六代孟常謙。與柳子厚善、子厚誌其墓曰、孟氏之孤日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來告曰、君薨將葬、敢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栢王司馬、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䟽爲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趙兵罷、不受祿、去金華、服喪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馬使、貶柳州司馬。公嘗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度恭潔康、動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壁、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移、進不避患、退不敗禮。安州迫冠擾、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諸公洎外三⑭諸侯咸以公爲請。未及徵、氣乘肺溢、爲水浮膚而卒、年六十。惟公志專于忠⑮、貌嚴于外、嘗立庭中毅然、望之若圖形刻像。關閫難、輙不暇食、謀

度憤旺、以故病不可治。銘曰、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訓戎政。耽稽以庸、咸致厥命。濟濟于朝、晁服以光。壘非從利、終役復喪。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雲中、六級下吏。公刺於安、法亦可議。黜伏南荒、豪士獻欷。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乖氣離、支隔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俄仆于京。代山桓桓、楂栢與松。其名維何、忠孝孟公。按舊志，常謙誤作韋謙。今正之。

三十七[16]孟遵慶。

三十八代孟琯。唐元和末屢薦不仕、爲韓文公所愛。文公嘗贈之序、言其年甚少、機甚度、手持文一編甚銳、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云。

三十九代孟方立。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潯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裨將成鄰所殺、還據潞州。衆怒、方立率兵攻鄰、斬之、自稱留後、擅裂邢洺磁爲鎭、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營都統、以潞未定、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囚全勗、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時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窺潞州、徽度朝廷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輒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銷懦之、乃徙治龍岡、州豪傑重遷、有懟言。會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誨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鈞、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17]兄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畀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自[18]崇達、克用從父弟。精馳射、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擢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虛歲、地爲鬬場、人不能稼。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鎭、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洺、

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招撫之。方立旬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督部將奚忠信[13]兵三萬攻遼州，以金啖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忠信前軍沒，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三。[14]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擊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擒其二將，被斧鑕徇邢壘，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性剛急，持下少恩，夜自行陴，兵皆倨，告勞，自顧不可復振，乃還，引酖自殺。唐書曰邢州人，五代史曰邢州平鄉人。

四十代孟承誨，仕後晉爲太府卿。天福八年，嘗使契丹。

四十一代孟漢卿，事後周，官至羽林大將軍。一本作漢瓊。

四十二代孟貫，工詩，嘗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見之，怒曰：朕伐罪弔民，何謂有巢無主？貫遂不用。

四十三代孟昶。

四十四代孟公齊，少勵高行，不樂仕進，避亂東山遂終焉。○按于文定公聖里志論曰：自孔中丞守充，求得孟氏之後，不聞顯者，以今宗系所列，盡引漢魏以來名人，比其世次，類後人附會爲之存而闕其文，亦傳疑之義云耳。而考之諸史本傳，亦多係籍他方，似真可疑者。顧世代綿遠，陵谷變遷，或板蕩倉皇，而頓興遠志，或并州戍故而迷復宗國。如近代孟之訓，且流離於雲朔之間，以此推往，槩可知已。且浩然詩有惟先是鄒魯之句，常諫墓銘，柳子厚首系之以魯仲孫氏，又曰軻儒紹聖，則籍雖非鄒，其爲孟子之後何疑焉？是故舊譜所存，即世次傳承不無紕悟，亦未可盡訾以附會也。自此之後，則表章歷歷，無容置喙矣。

四十五代孟寧，宋仁宗景祐四年，以孔道輔薦，特授鄒縣主簿，奉祀孟子，其族謂之中興祖。生子二：長堅，次存。今之孟氏，皆寧後也。

四十六代孟堅，德學俱優，特授徐州知州。

四十七代孟寬。

四十八代孟欽。

四十九代孟津。

五十代孟德義，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辭不仕。

五十一代孟允祖。

五十二代孟惟恭，字彥通，篤厚明敏，結髮知學，弱冠能文，平居寡言笑，不求官達，遇事有謀善斷。暨主祀事，能幹置於繼述之事，尤惓惓焉。大定五年五月，中書撥付祭田，以頃計者三十，官錢以緡計者三千有奇，收貯貫粒，具籩豆、壘洗，備春秋奠，以其贏行貸，計其子母所入，次第興創正殿，塑亞聖像，建兩廡，作櫺星門，重三門，構講堂、西齋、神廚、庫房，繚以周垣，約百餘丈，築斷機堂于中庸書院之西北，甃暴書臺，又刻加封亞聖制碑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焉。至正九年辛卯，年七十有六，邑令桂公孟誌其墓。

五十三代孟之訓，字曾甫，少有學識，以孝信著聞。元至正間仕為單父儒學教諭，秩滿，陞莒州儒學正，值兵興，兼職歸家，亂作，避地蔚州而卒。

五十四代孟思諒，字友道，洪武元年，　詔授鄒縣主簿，有吏才，捌正祀典，修祠理墓，多所幹濟。

五十五代孟克仁，字信夫，以子希文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贈如其官。

五十六代孟希文，字士煥，景泰三年，　欽授孟子後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子二，元、亨。

五十七代孟元，字長伯，弘治二年世襲前職，善大字書、能為文，諸名公咸愛重焉，生子公縈。

五十八代孟公縈，字棗文，幼喪父，其從兄公肇代襲前職，及長，容貌瓌麗，方面巨目，美鬚髯，善論辨。嘉靖十二年襲職，生子彥璞。

五十九代孟彥璞，字朝璽，隆慶元年世襲前職，萬曆二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卒，生子承光。

六十代孟承光，字永觀，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世襲前職，天啓二年，值妖賊之變，不屈死之，詔贈太僕寺少卿，母孔氏贈恭人，次子世襲錦衣衛千戶。詳具諭祭碑文。

六十一代孟弘略，字[illegible]，天啓二年同父死節，詔贈光祿寺寺丞，子聞玉少，不克主祀，以弟弘譽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校記

①殷于：《後漢書》卷一〇六《孟嘗傳》作「殷丹」。

②止：右引作「上」。

③「無」字當爲衍文，見《太平御覽》卷二二四。

④較尉：當作「校尉」，見《三國志・魏志》卷二四。本書多此誤，後不一一出校。

⑤「覩」字下當脱「應」字，見《晉書》卷六〇《孟觀傳》。

⑥色：當作「邑」。

⑦麈：當作「麈」。

⑧隆：當作「降」，見《魏書》卷六一《孟表傳》。

⑨搢終：當作「搢紳」。

⑩較書郎：當作「校書郎」。

⑪檢較：當作「檢校」，見《新唐書》卷一九三。後遇此誤不再出校。

⑫論：當作「諭」，見右引書。

⑬此處兩字已不能辨，據右引書當爲「乃闔」。

⑭「三」字當爲衍文，見《柳河東集注》卷一〇。

⑮忠：當作「中」，見右引書。

⑯「七」字下當脱「代」字。

⑰兄：當爲「克」，見《新唐書》卷一八七《孟方立傳》。

⑱自：當作「字」，見右引書。

⑲溪：當作「奚」，見右引書。

⑳三：當作「二」，見右引書。

三遷志卷三下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尚鉞　參考
　　　孔衍圭
裔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名裔

大宗以降、支庶濟濟。顯者樹烈、隱者著志。在古實蕃、於今弗替。是廣是傳、以光家世、述名裔第十五。

十六代孟達、字子敬、避昭烈叔父敬諱、改字子度。儀度閑雅、才辨過人。漢末入蜀、依劉璋。先主入蜀、璋遣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爲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攻房陵、殺太守蒯祺。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養①子劉封自漢中乘沔水②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儀舉衆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與封忿爭不和、封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使與二將共襲封。達與封書、勸其歸魏、封不從。後達又不安魏。會有降人李鴻來詣諸葛亮、謂亮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亦欲誘達以爲外援、遂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會于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説。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于魏。魏主叡未之信也。司馬懿遣參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歸漢。懿率兵倍道攻之、舉事纔八日而兵至城下、凡旬有八日而城破、斬達首傳之京師。

蜀遣兵救之，不能至也。初，陳壽作三國志，書達爲反。及朱子綱目尊昭烈爲正統，特書孟達來歸，且以死節著之矣。其反正焉。子興歸扶風。蜀志云：扶風人。

二十二代孟陋，字少孤，晉長史嘉之弟。清操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娱，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興盡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毁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若使毁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内。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輿味。温嘆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供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于三禮，註論語，行于世，以壽終。又世説新語云：孟萬年及第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③三十三代孟昶，中郎將懷玉之族兄也。桓玄篡晉，劉裕將起義師，昶與劉毅等並同其謀。時桓修弟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裕弟道規爲弘中兵參軍，昶爲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共襲弘。元興三年二月乙卯，裕誅桓修，昶及族弟懷玉皆有力焉。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十六人因門直入，弘方啖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謀主，以昶爲長史，總後事。玄誅，昶累遷吏部尚書。義熙四年，加尚書左僕射。五年，僞燕王慕容超大掠淮北，裕將伐之，惟昶勸行。裕乃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自率兵北討，果滅燕，而盧循乘虚北寇，王師敗績。六年五月，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昶妻賢，事見列女。

二十三代孟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絶人，少好游俠，結客于閭里，早爲宋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符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

遠將軍、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石康，破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寇度貢侵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鄰北討，一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矟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一作數十人。衆寡不敵，遂見害，時年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悼，追贈青州刺史。又表曰：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驅效命，摧鋒三捷，每爲衆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于是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披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島聚，大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否，竊謂宜班爵土，以褒勳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

二十五代孟係祖，龍符弟仙客之孫也。父徽生，嗣臨沅男。元嘉中有罪奪爵，徙廣州。宋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聽還本土，時徽生死，係祖歸東都。有筋幹，異力，能擔負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青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于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狼籍，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二十六代孟季，魏司空威之弟。事元魏，至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預爾朱榮義舉，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除撫軍將軍、廷尉卿，轉司農卿，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二十七代孟信，字修仁，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乘書從軍，永業末，除奉朝請，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葅，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暴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

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豘髆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豘進之，酒盡方别。及去官，居貧無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嘆異焉。未幾，擧爲太子少師，後遷爲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床帳。卒于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史云廣川索盧人。

二十八代孟業，字敬業，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匹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婿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門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别，執手曰：今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唯正與直，願君自勉。業惟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尉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賂，止患無方便耳，今噉食肉，恐致聚斂，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敎。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啓，韶神武有書與韶，大誚讓。業尋被諮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兗州，臨别，爲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惟有孟業，銓擧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嘆？業答曰：稟性愚直，惟知自修，無他長也。韶爲并州刺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行，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乃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嘗有失。

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勰、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住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于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恭爲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命推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數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于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恭曰、吾既爲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發庫錢貸人取辦④、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爲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送相弔慰、送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詣闕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爲大中大夫、加衛將軍、尋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所至以循良著云。北史曰鉅鹿安國人。

三十二代孟洗然、唐處士浩然弟也。好文學、浩然嘗集其竹亭賦詩曰、吾與二三子、平生結交深。俱懷鴻鵠志、共有鶺鴒心。逸氣假毫翰、清風在竹林。達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後洗然應進士舉、復贈詩曰、獻策金門去、承歡綵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昏定須溫席、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逐雁南飛。及浩然卒、洗然編其詩爲三卷、傳于世。

三十三代孟邕、浩然從弟也。嘗應舉不第、歸會稽、浩然贈之詩曰、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忽。向來共歡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按、浩然爲孟族最有族、故凡集中著名者皆采入焉。又有示孟郊一詩、皆脫誤、蓋亦弟侄行、然不可考矣。

三十四代孟庭玢、仕唐爲崑山尉。

三十四代孟簡、字幾道、舉進士宏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戶部、簡以不附離見疾、不敢顯黜、宰相韋執誼爲徙他曹。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韓泰韓曄之復刺史、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皆固爭、詣延英言不可狀、以悖切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閼、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召爲給事中、代李遜爲浙東觀察使。遜抑士族、右編人至橫恣不推、及簡一反之、農估兼受其弊、時謂兩失之。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詔至署、留後郎⑤行、李修⑥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解。進戶部、加御史中丞。戶部有二員、判使按者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遜委華重、宰相多由此進。崔羣既相、而簡代之、故簡意且柄任。及出山南東道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峭。時有詔置臨漢監以牧馬、命簡兼使職、簡以親吏陸翰⑦王表邸、闕通闟侍、翰持之數傲恨、簡怒追還、以⑧士蘉毙之家上變、發簡姦贓、御史劾驗得遺吐突承璀貲七百萬、左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赦令進睦州刺史、復徙常州、仍太子賓客、分司、卒。簡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歿、覗卹其孤不少衰。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爲時所誚。常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唐書本傳曰德州平昌人、詵之曾孫。

三十五代孟郊、字東野、庭玢之子。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簿蒙翳、下有積水、郊間往坐水旁、裵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鎭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謚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澁。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韓文公墓誌曰、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心深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淸、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⑨問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⑩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

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于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唐史曰潮州武康人。

三十七代孟元陽、唐德宗時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由環領節度使時、已爲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暑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傅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溵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較尚書右僕射、從帥昭義軍。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楊州大都督。

三十九代孟遷、昭義節度方立之從弟也。居兄麾下、素得士心。方立死、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三州降晉、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後遷復降梁、爲梁所殺。自孔中丞求得孟寧世、後瀰以譜滋、雖寡高爵、然通籍立名者代不絶焉。

四十六代孟存、鄒縣主簿寧之次子也。爲孟庭族長、以仁恕公平見稱。

四十七代孟兄存之子。仕宋爲魚城教諭。

四十八代孟彬、兄之子。主臨沂縣簿。

四十八代孟潤、寬之次子。爲鄒令、進階宣武將軍。時譜系多缺、潤重訂之、並紀古今碑刻及孟氏雜事爲書、以傳、蓋傳古尊祖之士也。

四十八代孟滋、潤之弟。以昭信較尉行沛縣尉事。

四十九代孟澄、彬之子、滕縣尹。

四十九代孟沂、澄之弟、濟寧路教授。

四十九代孟在，寬之孫，爲孟庭族長。金之亾也，山東大擾，宗人多離散，在獨不去，率其族守護塋廟，春秋祭祀無闕焉。元太宗九年，詔求孟子後，得在于鄒之付村，復其家，以奉祀事。

五十代孟得成，澄之子，居滕縣之劉庄。元太宗時與在同復其家，仕至嶧州知州。

五十代孟得信，沂之子，與得成同居滕縣之劉庄，仕至海州知州。

五十代孟德昌，字明甫，在之子。性忠直，議論慷慨。元世祖時以聖賢之裔，寮知學者，特命濟人楊庸選三氏俊秀子弟訓之。後從姚樞言，定爲教授。庸名儒也，世稱潛齋先生，德昌從之，盡傳其學。始主林廟祀事，後爲魚臺教諭。

五十代孟德政，魚臺縣尹德義之母弟，爲扶黎縣尹。

五十一代孟孫祖，字性善，德昌子。性方嚴，篤好學問，事親孝，與士信。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特授益都路儒學教授，秩滿當遷，朝議以爲亞聖之後，不可限以常例，請于上，特令于八品民職內銓注，遂得主茌平簿，後爲泗水、北海二縣尹，所至有聲。

五十一代孟述祖，德成子，仕至滕州知州。

五十二代孟惟誠，祇祖子，亦知名。

五十二代孟之弘，述祖子，仕元爲國子監助教。

五十三代孟思言，之弘子，仕元爲東昌路儒學正、遷鄒令，終樞密院都事。

五十四代孟思迪，仕元爲翼城教諭。

五十六代孟希達，字士顯，嘉靖間以歲薦授山西潞州同知。

五十八代孟公肇，字先文，博士孟元弟亨之子也。元卒，子公棨少，不克主祀，朝議令公肇攝博士事凡十年。公棨長而復之。幼聰慧好學，多從諸儒生遊，一時監司貴達咸重焉。僉事史公鶚至鄒，遇之如布衣交。先是，公肇年十五時母死，繼母孔氏，公肇事之如其母。又父喪而祖母王在，視其父孝養有加也。正德初，流賊入境，倉卒避難，家人皆先去，獨孔以疾不能行，公肇欲負之與俱。孔曰：賊爲不義，今猝至而汝欲負我，勢必相及也。吾老且病，即死不可以累汝。公肇强負之宵奔嶧山，而孔以全。舊志著其孝焉。

五十八代孟公枚、希達之孫也。爲人端正有分決、嘉靖中有勢家貿非孟族、而欲冒入者、挾貲以求幾成矣。公枚年甫冠、毅然不可、勢家懼、賂以百金、公枚拒益力、訟之官、務以威終不易、辭卒寢其事。邑令章時鸞修孟子墓祠、俾董其役、公枚捐已貲助之、後公枚卒、孟族每有疑事、輒相謂曰、使幹文在者濟矣。幹文、公枚別號也。其爲人所慕如此。

五十九代孟彥詩、嘉靖間以歲薦授浙江處州府照磨。

五十九代孟彥繼、公肇長子、太學生。

五十九代孟彥緒、公肇次子、嘉靖間以太學生授河南陳州吏目。

六十代孟承禮、字永和、嘉靖間以歲薦授河南南陽府舞陽縣主簿。

六十代孟承相、嘉靖末以歲薦歷深唐、河間三學博士、遷四川保寧府推官、終陝西鞏昌府通判。詳具同邑潘觀察墓誌周孝廉傳中。

六十代孟承印、字永孚、邑所稱孟孝子者也。與鞏昌判承相同出六代祖克咸、當國初時、克咸以孝義聞于族里、嘗修七世墓、而樹碑焉。承印性敦朴、不尚文飾、頗涉典籍、尤熟少微通鑑、是時亞聖墓在四基山者、爲水所衝嚙、圮甚、承印一日祭于墓、愴然曰、先祖功被萬世、慶流子孫、吾儕所以優游盛時、不與編戶同勞者、秋毫皆祖賜也、而忍令墓若此乎。余不能以資修、請以力修、即止不去、衆邀之歸、不可。蓋嘉靖丙寅清明日也。墓去承印家且十里、又在山麓、深寂無侶、絕糧者數矣、日負土轉石不懈、或憐而助之、則固辭。時章令時鸞植栢數千本于墓、嘉其誠信、屬爲守護、居三年、栢皆鬱茂、墓高大如丘焉。族里咸歎息之、以爲能追遠而念本也。承印既廬祖墓、歸復之馬鞍山、廬其中、與祖墓及父母墓又三年。墓去家視四基益遠、承印修之、視亞聖墓勤苦無異也。後數歲、會邑令許守恩至、重風教、欲建當道旌之、有忌之者沮其事、不果。乃自製扁表焉。自是凡今鄒者有所表揚、必以孝子爲首。年七十餘卒。

六十代孟承廉、家甚貧、萬曆二十一年歲大祲、承廉有地數畝、其子欲請富室、承廉不知也。富室

懼承廉有言、夜饋粟、承廉大驚、問故、得之曰、吾子業已受直、有成約。吾雖貧、豈于約外有覬覦哉。力辭不受、人義之。

列女

吳

十九代孟宗母、不知何氏女也。有賢行。宗少時、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爲宗作厚褥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無德、以致客學者、或貧無衣被、爲大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宗後仕爲監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嫌之道哉。宗泣受命。而宗卒著名、母之教也。

宋

二十三代孟昶妻周氏女。昶弟顗妻、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悵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知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11]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

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産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覬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内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厥覬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絲、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國朝

五十九代孟彦璞妻孔氏、有賢德。彦璞早喪、鞠育其子、有宣獻之遺風焉。天啓二年、值妖賊之變、同子承光、孫弘略俱被害、

詔贈恭人。

六十代孟承僃妻陳氏。承僃死、有子僅一歲、時婦年二十二、家又苦貧、矢志不移、以死自誓。年七十餘而卒。

六十一代孟弘行妻宋氏、年二十六而弘行亡、子尚在襁褓、朝夕紡績以自給。縣令嘉之、請于當道、爲表其門、以壽終。

六十一代孟弘祺女適同邑李思愷、年甫二十七、思愷死、有子守魁止月餘、婦欲從死、戚黨交勸之曰、以死殉夫、孰若爲夫存後嗣乎。婦乃止、鞠養守魁、卒以成立、終無貳志。里閈賢之。

校記

①遺：當作「遺」，見《三國志・蜀書》卷一〇。

②「水」下脱「下」字，見右引書。

③三十三代：據前後世次，當作「二十三代」。

④辨：當作「辦」。

⑤郎：當作「即」，見《新唐書》卷一六〇《孟簡傳》。

⑥修：當作「脩」，見右引書。

⑦表：當作「奏」，見右引書。

⑧士：當作「土」，見右引書。

⑨問：當作「間」，見《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九。

⑩却却：當作「刼刼」，見右引書。

⑪「于」字當爲衍文，見《晉書》卷六〇。

三遷志卷四上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弘顒　參考
　　　孔聞謨
裔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祠廟

於穆清廟、棲神之處。爰走縉紳、載設鍾虡。肇之維勤、有其斯舉。是考其詳、以嗣以續、述祠廟第十六。

宋仁宗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求孟子墓于四基山得之。始就山建廟立碑。泰山孫復記曰、孔子既沒、千古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而楊墨爲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爲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於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而去矣。而彼皆無之、是毆天下之民舍中國而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孰能救之。故孟子慨然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援天下之民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我聖人之道炳然而不墜。故楊子雲有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爲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之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洚水橫流、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鼈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爲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爲已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於聖門者、無先于孟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血食于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爲孟子之里、今爲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之陽得其墓焉。遂命去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丑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成、俾泰山孫復文而誌之。復

學孔而希孟者也、世有蹈邪恠奇險之跡者、常思嗣而攻之、況承公命而誌其廟、又何敢讓。噫、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也既能盡之、又能祀之、不其美哉。故直筆以書。

宋神宗元豐七年、朝奉郎、權發遣兗州軍事李梴奏增修孟廟疏、略曰、伏覩本州孟子廟、近因前京東西路安撫使曾孝寬劄子奏乞褒封、載于祀典。禮部以爲後世宗師、非諸子之比、奏勑特封鄒國公。若非右文之世、陛下能推尊聖賢、固未有此國公之號。使千載之上、彰軻之道愈光、四方學者傳軻之書益重、誠由陛下旌褒尊顯之至也。臣竊守是邦、聞其廟在鄒鎮、鄒自熙寧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本年始復置縣。東北隅、制度極陋、棟宇已壞、僅存其名。遂下仙源縣、勘會到共有室七間、倒塌四間、破陋。臣契勘本州昨修文宣王廟、有剩錢一千七百餘貫、今欲乞于其餘剩錢内支錢三百貫文、委本州官增修孟子廟。乞使速得成就、以稱今來爵命之貴、及上副陛下崇奉先聖之心。從之。○按、此猶墓前廟也。舊志云、建廟後又徙縣東郭以便禮謁。又別碑有云、元豐間移、然無年月可考。據建置志、鄒自熙寧五年省入仙源縣爲鎮、至元豐七年始復。夫爲鎮之時禮謁必少、爲縣之時禮謁必煩、然則徙廟東郭、或此其時與。且鄒卽以修廟之時復縣、或以廟故議復、亦未可知矣。又、宋史載徽宗時提舉京東西路學事侯振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然止見于振之本傳、無年月可考。祖庭始末自有宋建孟子廟三碑、今止存其二、豈所毁者卽紀是事碑耶、惜哉。

宋徽宗宣和四年、縣尹朱垂始徙廟于南門外道左。孫傳記略曰、孟子葬鄒之四基山、傍冢爲廟、歲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聞、賜錢三百萬新之、列一品戟于門、又賜田百畝以給守者。而廟距城三十餘[1]。先是、嘗別營廟于邑之東郭、以便禮謁。元豐六年、詔封鄒國公。明年、又詔配食孔子廟、又詔更新廟貌、而地頗湫隘。宣和三年、縣令宣教郎邵武朱垂嘆其土地木摧、不稱虔恭尊師之意、出已俸完之。縣士徐敎曰、廟瀕水亟壞、不四十年凡五經更修矣。若許改卜爽塏之地、則諸生願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許之、敎遂以私錢二百萬徙廟于南門之外道左、鄉人資之錢者又數十萬、而後廟成。總四十二楹、中爲殿、安神棲、繪群弟子像于

兩序。又爲孟氏家廟于其東、以楊雄、韓愈嘗推尊孟子、設又爲祠于其西。重門夾廡、壯麗閎偉、與山中之廟輪奐相輝矣。

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趙伯成記。有石刻

元成宗元貞元年、縣尹司居敬重修、三氏教授導江張頦記曰、鄒孟子廟、有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兖州、建于墓旁。後自墓旁徙縣東郭。宣和三年、令朱缶復徙南門外。金太和間、令王瑀葺之。甲戌燬于兵、惟門垣在。八十年②、孟氏有德昌者、資力四方、閱歲既久、僅成一堂。元貞元年、進義副尉達魯花赤木忽難、從仕郎鄒縣尹司居敬、主簿兼尉趙國祥、以建學餘貲崇兩廡與堂、稱凡四十間、新其堦庭級道。屬頦掌教、考特牲饋食禮、俾春秋放而行焉。正配神西鄉之位、徹旁祀之不如法者。廟成、司候請記。頦讀墓旁廟記、舉闢楊墨之一事、南門廟記舉稱堯舜之大綱、顧皆有孟子之一體、而未能得具體者。孟子學足以繼往聖之正傳、才足以立百王之大法、豈惟千餘載之後莫能知之、雖當時及門者亦未能窺其奧。是以出處之際、仲子詭其說于辭受之間、陳臻致其疑、公孫丑、萬章之徒難以問荅、未聞默契。蓋知言養氣、得天地之性、善擴前聖所未發者、其學也。談仁義、黜功利、貴王賤伯、以正人心者、其志也。周衰禮廢、諸侯惡其害已也、而去其籍、先王紀綱法度、辨上下、定民志者、未見存十一於千百。而三年之喪、井田之大略、班爵祿之等差於文字廢缺之餘、本帝王之大經、而合時措之宜、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即是而觀、以其才用天下、居帝者之世、則皋夔稷契、居王者之世則伊尹周召。柰何無舜禹也、無湯文也、時君昏庸、謂迂闊于事情宜矣。後世英明之主、亦指君臣一二語以爲言、豈能探其學、規其志、而知其才也哉。世無眞儒、斯民不復見三代之治、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之害、至斯極也。司馬遷取荀卿同傳、擬非其倫、又班以雕龍炙轂、譏以方枘圓鑿。趙岐釋其書、亦不過謂長于譬喻、長于詩書而已。微韓愈一言、孰知孔子沒、獨孟子傳得其宗也邪。韓愈既有是言、宗孔氏者尚或非之、或疑之。嗚呼、知者過之、愚者不及、道之難明也久矣。然則、欲知孟子、質諸闕洛諸君子之言、庶幾信而有徵、固不在多言也。

元豐六年，封鄒國公。七年，定九章之服，配食孔子。政和五年，以樂正克配享，封利國侯。從祀十有七人，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成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承陽伯。舊別祀成都伯楊雄、昌黎伯韓愈，今遷祔焉。既釁廟，司侯命繪事如禮。銘曰：天地儲精兮聖賢所資，或厚或簿兮錯揉不齊。虞夏商周兮會元之期，禹皐伊呂兮見知聞知，期月不用兮空嘆怨遺，其居甚近兮世未遠，而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誰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我悲。書徒存兮旨則微，道在邇兮夫何疑。千六百祀兮此厥施，山凫繹兮川泗沂，廟奕奕兮神格思，春秋饋食兮歆或庶幾，有印于其心兮，載歌載詩。

司居敬又記其陰曰：孟子廟始末，銘文詳矣。曩以兵燹屬特多故，官司不暇。至元九年，翰林院諸大儒從孟氏德昌之請，疏其事，俾前鄒縣儒學教諭邵景同孟氏族人惟允周游四方，乃得貲以具材命匠。德昌及邑士劉廷董斯役，閱數年，正堂成，肖孟子、樂正子而妥之，餘皆力不及。元貞元年，居敬既建縣學，爲營兩廡，新階戺，公孫丑而下十有九人，冕服視爵秩從祀焉。庭中不容布席，欲徙門迤南以廣之，列公爵之戟以肅儀衞，又南設門以祀櫺星。父母之居、齋宿之廬，有宜改作者。會秩滿當去，不果。夫聖賢祠宇，揭斯道示人，以一天下趨向，是爲國家命祀，凝旒端冕，南面而居，子孫安得以專饋奠？非長斯邑者之責而誰任？後之人固不敢以里巷設土木偶傚扁乞靈者例視，毋曰孟氏之私，而嗣成之，豈惟居敬之志爾，亦鄒人之望也。用紀棟宇之目于碑陰。

元文宗至順四年，始于廟西建致嚴堂，助教陳繹曾記曰：天理所至，人心歸焉，人心所歸，公論至焉。聖賢之生，卓乎百世之上，而昭乎百世之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三代以來，聖莫如孔子，繼孔子者，賢莫如孟子。此天理之所至，而人心之所共歸也。漢唐以來，先聖先師秩祀益嚴。于是孔子爲先聖，七十子爲先師，而孟子巍然拔乎諸子之上，獨與顏子配食聖人。夫生則淑乎七十子之徒，沒則上

配孔子、百世之下、公論所至、蓋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內而天子之太學、外而路府州縣鄉社之庠斆、率土之賔、莫不皆然、況于鄒人乎、況于孟子之後乎。今聖元受命、世祖皇帝求孟子裔孫、得于四基之山、旣官其冑子、又立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于曲阜、以長育其支庶、鄒人喜之、相與新其祠宇、豐其餼廩、以左右其子孫、凡天理之所當至、人心翕然、莫不趨之、歲時烝嘗、致其潔虔。至順二年、春享禮成、五十二代孫惟恭以謂廟貌雖崇、齋宿之室、賔尸之堂闕焉、未建、非所以嚴思誠而尊神嘏也。公論踵之、鄉先生李儼、豐山敎諭。馬亨、彬縣敎諭。乃告于邑之大夫、鄉之善士、爲燕堂三間、廟西南向、以尊神嘏、爲齋室五間、堂西東向、以嚴思誠。度材於是年二月戊申、落成於五年甲午、費爲錢二千五百緡、名其堂曰致嚴。嗚呼、天人之際昭昭矣。傳曰、祭則致其嚴、古之君子令終、而宗廟享之、雖百世不遷、致其嚴者不過五宗之子姓而已。今鄒人之致嚴於孟子者、大夫庶士咸在、非特羣昭羣穆也。明德之祠、百世而彌彰、盛矣哉。天之生斯民、昭昭昏昏幾千萬年、孟子一言以發之、曰性善、繇是而天理大明、人心自得、功與天地並、宜其秩祠與地同廣、與天同久、孟氏子姓與鄒之大夫士致嚴于斯堂、非鄒人之公論、天下萬世之公論也。斯堂雖小、所繫則大。

元順帝至元三年、縣尹張銓重修、鄭質記。有石刻。按、祖庭始末目錄、在元時有聖朝重修祖庭記、重修鄒國公廟疏、騶孟子廟春秋饋食記、今皆不可考矣。

皇明洪武四年、山東僉事鄭本捐俸資修。時元末燬于兵、縣令桂孟同宗子孟思諒勉爲締構、力不足而功輟。至洪武七年落成、濟寧知府台州方克勤序曰、有天地無聖人可乎、無聖人則天吾不知其高、地吾不知其下、而人且不知其有君臣父子矣。有先聖無後賢可乎、無後賢則異端並起、邪說橫流、天下貿貿焉不知所之矣。是則天地設位、大道顯行、聖作賢述、於是爲著。孟氏學孔子者也、以爲夫子賢于堯舜、韓子尊孟氏者、以爲功不在禹下、信乎聖賢之功爲不可無、而天下古今所賴以由斯道者、有自來矣。故魯曲阜、先聖所居、林廟巋然、儼如一日。孟氏鄒人也、故有廟、近燬于兵、其五

十四代孫思諒作而新之、廟貌像設、巍然炳然、徵鄒魯輝映、聖賢光華、思諒蓋亦賢矣。或曰、聖賢道在人心、功在後世、奚以廟貌爲哉。是不然、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稱達孝必曰修其祖廟。蓋後人之事其先、非廟像則無以致其孝思尊奉之誠。而學者之師聖賢、仰鑽瞻忽、或于是而有得焉、亦求道之一助也。聖賢遠矣、今之鄒魯、亦古之鄒魯、絃歌俎豆、猶有昔之遺風者、況正人心、息邪說、距詖③行、放淫辭、復有推陷廓清者乎。予忝守是邦、敬仰先哲、喜孟廟之落成、思諒之能有立也、故樂書是。若乃興復大槩、固已見之誌記、形諸詠歌、茲不復錄。思諒其亦誦乃祖之言行、以思繼乃祖之遺烈也哉。鄭本事自有記。石刻存。

洪武七年、御史臺牒下按察分司、令出榜禁諭軍民人等、毋得非禮入廟宴歡、斫伐樹株、如有違犯之人、令宗子陳告到官、依律究治。祖庭始末有元禁治榜文、令不復存、即此榜文石刻、已折爲碑下石矣。

洪武十年、縣丞胡景昇重修致嚴堂、邑人鄭幼學記。

洪武二十三年、縣令馬總重修廟垣、教諭黃琮記。

洪武二十七年、縣令趙允昇重修、教諭賴景衡記。

永樂三年、縣令朱琏重修、教諭樂琿記。其碑既立而毀、宣德四年、令房岊重立之、訓導余愷記于碑陰。朱、房二公皆名宦也。

洪熙元年、縣令房岊重修兩廡、致嚴堂、三氏教授張敏記。

正統八年、縣令房岊重修亞聖廟、教諭蘇潤記。房公在鄒二十餘年、故再修廟。

正統十一年、縣丞官政捐貲修致嚴堂、教諭蘇潤記。其碑房公爲之立。

天順二年、縣令劉魏重修、訓導李達記。

成化四年、巡按御史吳逵檄修兩廡、儀門、教諭周載記。以上石刻具存、文繁不錄。

孝宗敬皇帝弘治十年丁巳、

上命守臣修孟子廟。大學士劉健記曰、鄒、孟子故鄉、故有廟專祀之。始自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建之墓側。其後徙縣之東郭、已而又徙之南門外。蓋即今廟。我

國家龍興、

列聖相承、崇儒重道、即正孟子鄒國亞聖公之號、配食孔子、而於是專祀尤加意焉。洪武、永樂、正統

間屢嘗修葺。由正統迄今、歲久復敝。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元以爲言、我
聖天子方弘文治于天下、特下有司命修之。時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光洲熊公翀巡撫山東、奉
命惟謹、而兗州知府龔君弘、同知余君濬實承委任、遂相與協謀即事。始于弘治丙辰二月、明年丁巳三月工乃訖。廟址拓于舊、其廣三十弓、縱百五十弓有奇。中爲殿寢、東西廡。殿祀孟子、以樂正克配、廡以祀他弟子公孫丑以下。左爲殿寢、祀邾國公、右孟氏之家廟。致嚴有堂、庖廩有舍、以及便戶重門。凡爲楹六十有四、俱仍舊規、易以新之、而輪奐壯麗有加焉。熊公既率其各屬落之、而以書來請記。余惟孟子廟而祀之、不但其故鄉、蓋通于天下。嘗考其所由矣、周衰、先王之道不行、孔子以聖人生其時而不得位、乃刪定六經、明其道于天下後世、蓋孔子之道即先王之道。孔子既没未百年、而異端大起、斯道復爲之晦。于時有孟子者生、著書七篇、起而明之、其爲力可謂至矣。然自是歷千有餘年、知之者尚鮮、在漢僅有楊雄氏、在唐僅有韓愈氏。二氏之言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曰、孟子功不在禹下。其言亦可謂明矣、然但于其事功、而未盡其蘊奥、故聞之者或未即喩、而猶有異論。至宋、大儒程朱二子者出、推其性善之稱、王霸之辯、知言養氣之論、以爲擴前聖所未發、有功于聖門、以爲見道極分明、得孔子之心。由是孟子之道大明于天下、而其書遂與孔門之言並列爲四書、之萬世而無復異論焉。夫孟子之道明、則孔子之道益尊、孔子之道尊、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爲有在矣。故自有宋迄今四百餘年、誦孟子之書、仰孟子之道者、通于天下、而祀廟亦隨之。以是言之、則孟子之祀、蓋有非一鄉一邑可得而專者。然事必先其本、而物各有其源、先賢之鄉邑、乃其流風餘韻之所自、專祀之廟、豈可闕焉而不重哉。而熊公等今茲之後、仰遵
明詔、齊心畢力、度材庀工之恐後、蓋有見乎是歟。故因記廟之成、而歷叙其所由如此、以爲孟氏子孫及四方縫掖之士進謁者告焉。

兗州府同知余濬上梁文曰、伏以
皇明撫運、衍萬載之鴻圖、孟氏弘文、享百王之祀典。奎躔聚緯、海岳鍾靈、濂洛諸儒之鎖鑰、遡唐

虞三代之淵源。師模有在、廟祀常嚴。古栢蒼凉、長
泡
當知之雨露、斷碑剝落、猶存先代之文章。歷星霜
之變華、月風霆之震凌、瀚來佐是邦、遊瞻頹圮、開
俊造之賢闕、壽斯文之命脈。鳩艮才、鮑膺勝、駿奔
妙手之工師、募民力、給公帑、賸集大方之斉纍。與
日月增光、禮樂遠傳于後世、爲江山出色、殿廊重
建于明時。祝廟更超于張老、頌聲高並于魯僖。當
盛世之雍熙、庶弘規之壯麗。請陳六偉、助舉雙虹。
梁之東、浮光瀲灩海雲空。回首蓬萊天咫尺、青山
削出翠芙蓉。梁之南、爽氣氤氳漲碧嵐。形勝遠鍾
鬼釋秀、人于天地並爲三。梁之西、萬家樓閣與雲
齊。尚有絃歌聲不斷、彩霞相伴紫鸞飛。梁之北、歲
歲年年江海澤。只今廟貌壯名邦、一夜山川都改
色。梁之上、海市蜃樓空蕩漾。國家元氣賴斯文、奎
璧光騰高萬丈。梁之下、滄海驪珠難定價。士林冠
帶荷清朝、日出扶桑光燭射。伏願上梁之後、乾旋
坤轉、帝眾王馳、妙玄機于默運、普大造于羣生。神
人交慶、夷夏同歡。瀚浙江慈谿人、以進士爲御史、左遷是職、於修廟爲先功。光文石刻在縣秀門內。○正德辛壬間、流賊大起、其犯鄒邑者爲趙燧、故儒生幾殫、至則爲孟廟、遇孟氏子孫及儒生、皆釋不殺、以故廟得無毀焉。

嘉靖之季、鄒疲殊甚、民多流竄、邑令長以逋賦得
罪者衆、無復議及修廟事者。至四十一年、邑令青
陽章公時鸞至、始再修葺。於是孟廟之不修者六
十餘年矣。僉都御史滋陽任瀛記、略曰、嘉靖壬戌、
青陽章侯奉
朝命來尹鄒邑、拜謁孟廟、見其殿廡之敝、門闥之
傾、惻然弗寧、卽有葺修之舉。時方告困、財用寔難。
侯不欲申告、恐傷民力也。乃崇儉素以節冗費、黜
奸貪以杜侵漁、明法令以清積弊、減詞訟以息刁
風。又置牛開荒、躬親稼穡、勸織植桑、教民勤桒。居
無何、四境晏然、日就富庶。遂以所獲墾田秋谷並
公廩餘羨、于堂陛簷牙、垣墉戶牖、曲爲整飭。不越
歲煥然改觀、視昔有加焉。若侯可謂因民之利而
利之、擇可勞而勞之者也。茲者底績新河、晉秩衢
州二府五十七代孫襲封五經博士公察率子彥
璞族屬彥鏘等來、乞予言以志于石。予爲之記如
此。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教諭徐明綱記、有石
刻。

萬曆二十四年巡按姚思仁、邑令王一楨重修。大學士東阿于慎行記曰、孟廟建在鄒里、越有年祀、弘治間奉

詔重修、制益博敞、克稱明禋。嗣是岳牧令長時有營葺、歷載滋遠、或圮且墁、邑之吏士咸用弗寧。萬曆巳未、侍御檇李姚公思仁按部至鄒、展禮廟庭、三獻告成、俯仰顧瞻、俊然嗟嘆。下郡邑長吏度厥經費、用圖鼎新。邑令青陽王一楨受而營之、庀工諏吉、鳩材致徒、蚤夜焦勞、殫精區畫。凡木之工、采桷櫨棼之朽者易之。凡績之工、藻絲丹漆之黯者飾之。凡陶之工、瓴甓甍甋之缺者補之。凡金石之工、甓璫螺首碣礎碱級之列且剝者更之。殿寢階除、門廡坊楔、命自姚公十之五、禰廟齋室周垣庖庫、拓自王侯者十之五。肇于是年十月、迨明年丙申四月落成。役不愆素、費不及私、而豐麗歆豔、霞駮雲蔚、巍然肖闕里之宮焉。官師庶長暨宗子里士、暨南北使軺、暨四方遊旅、駿奔對越、咸肅且訢、嚴廟貌之如新、慶鴻構之不偶也。王侯走使款城微行爲記。竊惟孟子之道、至唐韓愈氏而明、孟子之祀、至宋道輔氏而顯。斯皆著在牒記、表諸前哲、無庸述矣。惟是祀之興墜關乎道之晦明、道之晦明兆乎世之隆替、有不可不詳者。彼韓愈氏嗣道統之傳、自堯舜禹湯文武至于周公孔子、而直以孟子承之、豈不以周公孔子所傳者二帝三王之道、而孟子明之乎。夫二帝三王之道、天地之道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仁義者參三才而兩之。上古帝王至于周孔、世相授守、若籙圖焉。而楊朱墨翟者出、以爲我兼愛之說充塞仁義、其弊至于無父無君、則立人之道或幾乎絕、而天地無與參矣。於是孟子辭而闢之、使其燦然復明、如日中天焉。還所謂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者、即進而與斗成埒烈、豈不諒哉。楊墨之說方熄于前、而佛老之教復熾于後、其號愈侈、其義愈精、其尊信而歸依者愈易且廣。自漢及唐、湛浸曼延、淪肌浹髓、與吾儒分道而馳。韓愈氏有憂之、故推尊孟子、而附之周孔之後。宋人賴其擁翊、有所承籍、得以表章六藝、垂之無窮。蓋孟子之祀顯于宋之景祐、而周公孔子之道亦於其時大明矣。

國家恢崇儒術、盡黜百家、納諸聖軌、自廟朝論議、

閭里服習、非鄒魯之教、六藝之指、口不得談、牘不得書、則可謂極純至粹、大一統之風矣。家傳戶誦、漸漬既久、見謂布帛菽粟不克嗜好、乃始崇慕空玄、冥心象罔、闊略實踐、耕耨訓言。於是二氏之教、若將復入肌髓、而不可救藥、高明特達之流、至探其玄機秘藏、以默鑄於吾儒之閫而不尸其名。操觚講業之倫、亦摭其斧藻英華、以緣飾經藝而不寤其非。蓋漢唐之季、流家可分、而今之頹風、主客罔辨、則亦吾道之陽九百六也。蓋必有如孟子者辯而闢之、以撥而反之正、斯聖教中興之會與。故即孟子之祀大興于今、而有以卜周公孔子之道將益明而不至于晦。周公孔子之道明而不至于晦、而仁義之効可幾覩于世也。是廟之新、所關于世之隆替、不渺小哉。且夫孟子之祀、周公之祀也、周公以文考之昭、肇封于魯、九世及桓、而孟孫氏別焉。有獻伯之賢以執國政、有懿子、敬叔之賢以遊聖門、而鄒國承其世澤、錫有賢配、以誕哲于鄒。故孟子者、私淑孔子以實周公之胤也。昔者孔子以宋之公族東遷于魯、世舉目爲聖人之後、而兩楹夢奠、亦自曰丘殷人也。漢用匡衡、梅福上書、封孔子後爲殷紹嘉公、以奉湯祀、至于今世守之。夫孔子之祀、即成湯之祀、則謂孟子之祀爲周公之祀、匪無徵矣。海岱之間、天下山水之所朝宗聚會、而鄒魯國于其中、故能降神炳靈、鍾于上古、神明之胄、孕爲賢聖、衍之萬世、以存道統、則其祀之與墜、固且與天地之化相爲始終。二氏之教、惡能與較一朝之明晦、而亦何憂于世道哉。姚公振紀貞猷、丕宣文化、王侯以循良茂異、克贊厥成、皆能行孟子之學、而治于周孔之域者。故行也覩是舉而嘉之、既述其道之所係明、以尊聖緒、因而本原其世、以著祀之所繇興、使後有所觀覽焉。

萬曆三十七年、巡撫黄克纘、縣令胡繼先重修、給事中戴章甫記曰、自古聖賢未嘗治當時之天下、而能以其道治萬世之天下、將欲正一時之人心、而能以其說正百代之人心。孔子而沒、則推尊孟子矣。昌黎氏謂其功不在平成下、蓋洪水之橫流、可導而人心之陷溺難挽也。堯舜神矣、而非禹、天下何由平。孔子聖矣、而非孟子、斯道何由明。故平天下以竟堯舜之烈者禹、明斯道以大孔子之傳者孟子。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易地則皆然、意蓋

有所托而處之、世未可以出處論功業也。孔孟之
彩、宇宙共尊、無處不俎豆、而鄒有孟廟、又與曲阜
孔廟並極尊崇、蓋以昭德報功、於鄉尤重也。前代
隆以虛禮、爵以國公、我
朝改稱先師孟子、不用封、而廟制恢弘、視昔益備
焉。正德間曾奉
勅重修。萬曆乙未、直指姚公思仁下記郡邑葺治、
今且廿年、而其敝視昔加甚、無亦升堊榱甍、粉飾
補苴、曾未有經久計乎。余鄉人廣漢胡君繼先以
進士上銓曹、夢兒坐孟中、愕語之曰、兒、子也、孟、皿
也、子在皿上、卜此乃當與孟氏遭。越次日、果選得
鄒令。異哉、非精神意氣有默相感召者乎。胡君既
至、拜亞聖祠下、徘徊瞻覜、愀然有感、退曰、有學士
大夫於此、而環堵不蔽風雨、有司者猶以爲耻、矧
亞聖棲神之廟乎。居數月、會宗子博士以廟狀請。
撫治少司馬黄公移其議於司府、相與咨度而屬
之宰邑者、約以費不病民、役不擾下。乃議經始、於
是計財之在官而不藉于官、將備歉歲而可緩于
豐歲者、得金六百有奇、遂以興事。梓不求巧、惟其
樸、鏝不求工、惟其堅、繪不求斐、惟其雅、工不求壯
觀、惟其久遠。量工執物、鳩役察材、子來如雲、不數
月而功竟。胡君使章甫紀厥歲月、遜謝至再、而請
益力。以章甫友邑侯而師司馬、師友之命、不敢不
勉也。夫所爲畢力經營、以有事於此廟者、非遐思
亞聖之德之功乎。世未嘗亂、安知其治、不知治之
爲功、安知所以治之爲德。洪水、夷狄、異端邪說、有
一於此、亂可懼焉。懼不在洪水、夷狄、不在異端、而
在無禹、周、孟子也。有之、則地平天成、膺舒懲狄、息
邪放淫、蹟而之蕩平之域不難矣。今東南巨浸稽
天、西北驕虜縱横、二氏之教浸淫於學官弟子、而
引入於孔孟之室、一之已甚、而况兼之。此胼胝手
足、被髮纓冠之時也。悠悠燕雀、顧啾啾乎鳴、憂憂
乎圖、竟何益于成敗得失之數哉。因亂思治、始知
孟氏之功之大。少司馬聿新孟廟、寧直修我墻屋、
殆斤斤衛道、慨然有憂時救世之思乎。公泉人、名
克纘、往督學西蜀、章甫實執經門下。是役也、端軌
維風、以興起斯文爲任、則巡按御史燕人蕭淳、巡
鹽御史歙人畢懋康、區畫工費、共成厥功、則左布
政使吳人李同芳、按察使宣人徐夢麟、提學副使
梁人靳於中、分守東兖道副使莆人俞維宇、分巡

兖東道副使晉人盧𡵆麟、郡太守吳人葛錫璠。例
得書於碑陰。○按、初議估修時署縣篆者爲一學
博、遽估至一千五百餘金。當事者駁令復估、僅減
二百餘金。當事者難之、未果行。會胡令至、詳爲會
計、遂減去七百餘金、止用金六百有奇、仍查出庫
貯牛價及罪人贓地銀充之、其估計之外有瑣屑
費、又捐俸六十餘金以竣其事。於是不動民一錢
一役、而廟貌煥然一新。盖不特修廢之功顯見于
廟、而撙節之惠且默及于民云。

孟父母廟

宋徽宗宣和四年、鄒縣貢士徐紱等自備材木工
力、議同縣令朱𨧐徙孟子廟于南郭。始於廟東爲
堂、祀孟父母。復又疏于朝、乞諸人不許居占。奏狀
云、鄒國公孟子傳孔子之道、隆仁義、尊堯舜、距楊
墨、功不在禹下。國家用其書、列六經、以取天下士。
元豐末、朝廷賜廟額、以公爵封之。政和初、又併與
其門人樂正子、萬章之徒而侯伯之、可謂崇且重
矣。何獨於其父母而闕焉。况傳記所載三遷之教、
實係賢母。紱等已自備材木工力、遷建廟宇於完
平顯明之地、比舊增修三倍、計屋四十二間、並已
功畢。東爲堂三間六架、見行塑鄒國公父母。乞依
仙源縣至聖文宣王廟例、公私不得諸般居占事
下府縣、曉示在廟。

金大安三年、縣令王瑀重修孟廟、仍立室東北、以
祀考妣。

元世祖至元間、五十代孫孟惟昌搆孟子新殿成、
始遷孟父母像於孟子故殿。

元仁宗延祐三年、詔加孟父母封謚、更塑像爲一
品冠服。吳律記。石刻存。

元明宗政④和元年，監邑帖哥、縣令楊欽重新孟父母殿，禮部尚書孜上曹元用記曰：延祐三年，詔封孟子父爲邾國公，母爲宣獻夫人。千古曠典，始行于我朝，盲哉淵乎。是可見仁廟文治之盛矣。自宋景祐四年，孔公道輔守兗州，建孟子廟于墓側，宣和初縣令朱丕徙建于南郭，後毀于金季之兵。我朝至元間，孟氏有德昌者別構孟子前殿，像邾國公夫人于故室而時祀之，然偪隘不能容禮器之設，風雨穿漏，摧圮將壓。泰定丙寅歲，監縣帖哥出贍廟之貲于民，不期年而收子鈔七千餘貫，謀諸風紀之司，撤邾國公故室而新之。縣尹楊欽、主簿鄭惟良亦相協贊，俾孟族長惟恭洎邑人毛翼董其役，經始乎丁卯之春，至秋而畢工。簷四出，楹五間，南北深三丈有奇，東西廣五丈，高如深之數而少縮焉。棟宇戶牖庭陛與夫丹堊之飾，儉而弗陋，侈而弗踰，於以妥靈揭虔，上下胥懌。邑之耆舊馬亨、李儼、寗成章聞辭請元用爲記。考諸方冊，邾國公言行無從可徵，夫人姓氏亦不知所自。惟臧倉有孟子後喪踰前喪之語，後喪，母喪也。孟子早失所怙，惟夫人是依，三遷其居以示訓，使之隣學宮而後定，以有知而教以信，斷其機而勸之學，所以勉以義而淑其行者多矣。故孟子獨紹孔子之傳而得其宗，集義養氣、性善之論，功被萬世，夫人之力也。則公之平日儀刑其家者，從可知矣。非公無以成夫人之懿範，非夫人無以成孟子之大才。此聖代所以褒崇舊德，追封於千百載之後，而鄒邑吏士久而彌敬，增修廟祀，汲汲焉若子孫之事祖禰者也。遂爲記其興築顛末，仍系以詩曰：巖巖亞聖，萬世所宗。孰正其蒙，伊母之功。伊母所資，諒惟其父。禮重天朝，錫命肇舉。爵以上公，國之于邾。爰秩其祀，爰崇其居。詵詵鄒人，言念舊德。籩豆是陳，儼其翼翼。祠事孔明，有飶其馨。惟享斯格，神其永寧。

皇明洪武二十八年，山東僉事王亨、御史苗秀、参議康民遠皆捐俸修孟母廟，亨自爲記。有石刻。

正統九年，縣令房岳重修孟父母祠堂，馬謇爲記。石刻存。

弘治十年，詔修孟廟，始於廟東前爲邾國公殿，後爲宣獻夫人殿，各四楹，而以故殿祀亞聖夫人。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孟廟，併修孟父

母及夫人殿。統記於前。

子思書院

鄒縣治東舊有子思講堂、相傳思孟授受於此。後廢爲淫祠。元成宗元貞間、縣尹恩人司居敬以縣東南隅晒書臺處世傳爲孟子故宅、因建子思祠于暴書臺東、榜曰中庸精舍、匾堂曰淵源、實爲書院之始。張須記曰、騶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南隅、其邑前臨因利溝、南揖文賢岡、泗川掩抱、好事者築暴書臺其間、則昔日故有廬舍。又縣治東隙地今爲淫祠者、舊名子思講堂、謂孟子傳道于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母所徙耶、孟子他日歸耶、受學故當在魯、豈子思子時至鄒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心所鄉何如耳。今千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鄉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居敬來尹茲邑、暨達魯花赤木忽難、主薄兼尉趙國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跡、闢門修垣以表之、爰寄講堂于暴書臺旁、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孟子西鄉侍、皆章甫玄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謂須曰、思孟往矣、相傳之言、具在方册、子盍以揭示人、副鄒人齋慕之志。須對曰、

何足以知之。然嘗以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于洙泗之間、問答纖悉、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爲學篤實切已、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一篇、首曰天命之謂性、卽曾子以聞一貫者。其書舉孔子誠者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自謂君子之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親切爲人之意、獨孟子得之。其曰性善、子思天命之謂。其曰思誠、子思誠之之謂。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强恕而行、則體用兼該、至誠不誠之效、與無息致曲者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於人心人路、安宅正路、四端四體、乃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親實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以夭壽二其心、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造詣于知之盡仁之至、其用極于過化存神之妙。故辨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迹異而道同、承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虎、孔子成春秋、繼名世者平治天下而不得辭也。學者沉潛反覆於焉有得。子思、孟子言論常體諸身、聖門之學未墜於地、不能無望于今之升斯堂者。或曰、聖人之道乃夫人日用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毋乃淪於空虛而無實用耶。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在我之實然者。曰得于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散于萬事、則物物一理。人能窮是理、知其皆本于天、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間乎其間。是則子思之誠之、孟子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胥此焉出、豈釋老空談比耶。周元公接孟子之傳、通書四十章、始之以誠、繼而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見、以至於充周不可窮、皆寂然不動者基之、其旨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斯道也、伏羲以來聖聖相承、其在人心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夫、子思、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遺跡僅存。縣學既建、又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自、其有德于鄒人甚厚、亦非私于鄒也。千載之下、必有來哲聞風典起、如孟子稱百世之師、而企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迹而敘傳心之要云。

司居敬復自爲記、刻之碑陰曰、孟子故宅、其傳有自來矣、而邑民家焉。居敬一日長于斯、爰念闕里孔子之宮、歷二千年、中間雖嘗共王猶不壞。孟子

實接孔子之統、其居湮沒。邑尹斯邑、實不遑寧。顧欲闢斯土、樹松栢、以寓召伯甘棠之意。又以子思講堂在縣治東、亦欲復舊、庶幾鄉人士景仰而知興起。其處有神祠、居敬妄謂聖賢以斯道覺斯民、功在萬世、神而有知、同當辟正堂以舍。使據聖賢之居、以揚其靈、恐不能妥侑乎是、況藉此錫百福於斯邑、神必不然。苟佗所奉而遷之、神得以永厥祀、而聖賢之跡不廢。則皆曰、懼神之不我福也、不敢。居敬學未知方、見義不勇、無以解一時之惑、於是召居故宅者與之謀、咸樂從。乃度其丈尺、剏之以幣、建屋、像子思孟子、名曰淵源、以寓講堂。繚以周垣、設重門、揭大榜、篆暴書臺于石。入門則與孟母三徙之思、升堂則如在孟子受業之日、登臺則知登高自卑而極高明為入道之方。豈徒曰存古而已。惟茂樹以為斯堂之蔭、甃甓以致斯臺之固、則坐秩當去不暇、若斯二者、與復講堂故處、尚有望于後之人。是堂之成也、邑人咸喜、重譯而從宦焉者亟求署名于石、惟恐不得與于斯。於以見聖賢之化入人也深、而得于觀感者無遠不届。於是收基址之廣袤、棟宇之數制、記文不得載者、俱列碑陰。

司尹既去、縣尹滕人朱彰繼之、始建講堂于淵源之後、匾曰率性堂。又為學官居室于其左、齋舍、厨庫翼為東西、請于朝、遥名為中庸書院。勸鄉人助學資數千緡、月增利息、以為給祭延師贍生徒之費。時滕州知州汴人尚敏實贊其事、東平景亮有記。記之日、成宗大德六年夏也。

大德九年、東平馬豫有淵源堂記。石刻存。

仁宗延祐元年、里人尚書省照磨姜元字舜舉者捐貲置九經正義、溫公全鑑于書院、與貧士共之。御史鄆人劉太為記、略言、司侯創祠、崇道本也、宋尹增修、樂育才也、照磨置書、助成德也。原三君子之用心、固皆敦本抑末、以厚風俗為志也。然而邑尹雖勞心力、以權威臨下、為之其勢甚易。照磨冨非陶猗、能費數千緡置書以惠衆。此人情所甚難。視世之吝嗇、雖一毫不屑利于人者、相去遠矣。嗚呼、後之讀書為業者、入斯院、啓斯書、其勉之哉。○按、是時聞姜公而起者、有邑令劉遵理等、鄉士大夫孟祇祖等二十一人、邑士郭演等五十五人、皆助貲購書。其碑陰總目有孝經、論語、孟子、尚書、毛

詩、周禮、禮記、春秋、周易註疏，共二百四十四卷。朱子四書六十三卷、朱子詩傳二十卷、春秋（字闕）一記九十卷、周禮句解十二卷、禮記（字闕）二十六卷、孔子家語十卷、金氏尚書表註四卷、近思錄十四卷、鄭氏論語意原一卷、朱子小學句解四卷、程氏易原十卷、溫公通鑑三百五十四卷、（字闕）一記音義二十卷、三國志六十五卷、少微通鑑⑤五十六卷、昌黎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六卷、愚溪文籍四十五卷、洪平齋文籍三十七卷、通祀輯畧三卷、淮海文籍四十卷、字苑五十卷、孝感傳一卷、老子纂微一卷、莊子註十卷、荀子句解二十卷、楊子註十卷、文中子註十卷、朱子性理大成集二十七卷、學吟珍珠囊三十七卷、玉篇三十卷。後因兵火，皆散不存，惜夫。：

是年，縣尹劉遵理始劉楷幣一萬五百二十二緡、買田一百八十五畝七分，爲書院學田。

延祐二年，得旨改中庸書院額爲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自宋公禾、雖易精舍爲書院，然其師皆令長及邑之士夫招延之，今向傳有大德間汝南馬豫開掌訓辭。至是始設山長一員，秩視學正，皆由集賢院及臺憲等官舉充之，行省授以劄付，亦間用下第舉人。然非常制也。其肄業生徒，或得舉爲教官及吏屬焉。又設有直學一人，以掌錢穀，從郡守及憲府官試補，其最者，亦得陞爲學錄、教諭。今山長姓名存者，天曆前曹德輝、卜習吉，泰定間孔思本，至正間孔渙、李蘋、趙守寬、趙景濂、劉伯莊。其直學天曆間則馬惟良。此外又有學典提領等稱，然不可考矣。）

延祐四年，縣令曹彬悉徵前出貸學錢買田二百九十七畝，募民耕佃之，歲收其入，以廩師生。邑人劉之美記。（有石刻。）是後山長曹德輝、卜習吉皆相繼買田，計八頃十畝有奇焉。

天曆二年，山長孔思本條列學田逋租於有司，悉追徵之。思本復買田一頃八十九畝，仍改募佃者。又請增子思春秋祭祀費，省部並從之。編修王思誠爲記。（石刻俱存。元史以此事爲衍聖公孔思晦所請，今記全不及，殆不可曉。）

元文宗至順二年庚午，勑封子思爲沂國述聖公。（碑今在中庸精舍門內。）

順帝至正四年，縣令鄧彥禮始改書院于今祠，司業潘迪爲記，略曰：沂國公祠，元貞初鄒尹司居敬修之。至大德間，宋尹彰因擴爲書院，請額設官。然地卑，堂隘，前弗盈再筵，復瀕因利溝，歲夏秋屢厄于水沮洳，弗能垣。東昌鄧彥禮來尹是邑，乃屬耆儒而改築之，遂東舊堂十步，當較官廳事南，其地爽塏。乃首捐俸金，大崇新廟。士民樂施者或輸幣帛，或給菽粟。其爲廟三間，詹四阿，中位沂國公，左

侍郯國亞聖公。又建神門、爲櫺者四、外樹櫺星以壯神宫。宫墻之東南、堅築堤防、植栁以衛其岸、自是水患遂息。西起甬道二百步、建邑之南門通衢。凡書院齋舍、庖厨、府藏、傾圮弗支者悉新之。以正殿爲講所、置東西廡爲左右齋、以故講堂洎兩齋館穀官大集弟子、釋奠肄祭于中堂。始于至元三年八月、成于是年十有一月、甫十旬而大役訖。至正八年、縣尹孔之威重修率性堂、山長趙景濂爲記。（有石刻。）

國朝永樂中、縣令朱瑺徙書院于縣書臺東、與斷機祠相宜。

正統二年、縣令房嵩修書院門墻、自爲記。六年、復修書院。大學士寧陽許彬記曰：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鄒時所建耶。歷代滋久、遺址僅存。元元貞初、邑大夫司居敬徙置于縣書臺、孟母斷機祠畔。至正中、邑尹鄧彦禮、孔之威復相繼修之。永樂中、邑令朱瑺又徙置縣書臺東。距今五十餘年、寢用圮壞。今爲邑者得銅臺房侯嵩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爲心。乃率僚屬出俸金、購材僦工、經營弗懈。木斲而已不加雕、墻圬而已不加飾、衮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啓發乎後學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巳未之春、而落成乎明年之夏。噫、若侯者其用心亦勤矣。工既成、會予以省覲還籍、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襲封衍聖公彦縉、曲阜知縣公鍠、三氏學錄克昊、謂予官翰林、以文字爲職業、命記其事、刻名以彰侯功。予惟崇儒重道、興廢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殆於簿書期會、奔走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侯之所以崇尚先聖嘉惠後學、異乎他爲邑者遠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粲然如日星、與天地相爲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乎斯道之成否、而君子之爲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予故特書之、將以愧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正德元年、始世以衍聖公夫子裔翰林院五經博士一員奉子思子鄒縣廟祀。（至今每春秋上丁則博士來祀子思、孟子、皆羊一、豕一。）

嘉靖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重修。（按今子思書院

即元至正所移新祠前。永樂間朱令已徙之暴書臺東矣。不知何年復遷于此、豈即是時耶、抑房公時耶。又章公記以擴大爲言、則功費亦巨矣。乃曾無片石以傳、使非章公、不終泯泯乎。古人所以致慨于文獻也。

嘉靖三十二年、兗郡大饑、至人相食、饑者多止書院中、析材木以爨。惟子思、孟母二殿及二西廊存、然門廡不具、餘悉鞠爲茂草。至四十一年、曲阜丞當陽胡潭攝邑篆、始修子思正殿、貿二石香爐焉、餘皆未及。而令章時鸞至、則大爲經畫。會都御史趙炳然過書院、捐貲以助章、遂畢其事、爲房數十楹、俾諸生肄習焉、而時時以暇躬督課之。一時人士興起、爲書院極盛。其自記曰、鄒縣南門之東爲子思祠、孟母斷機堂、舊傳思孟傳道之地也。後人因之建祠立臺、雖代有沿革、時有興廢、其規制勒諸石、載之版者有可考識。迨至我

朝嘉靖元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公鳳梧始從而擴大之。後三十三年間、歲值凶歉、有司不爲防守、四方流寓之人踐陵侵毀、所餘者基址名義而已。四十年、時鸞來知縣事、拜謁之餘、惻然不寧、將欲漸次修理。適浙江巡撫都御史趙公炳然赴總督戎政之召、見其功費浩大、遂捐俸三十金以助之。

不越歲而工告成、曰子思祠、斷機堂、率性堂、中庸精舍、遵舊制而修葺者也。曰修道堂、慎獨齋、中和堂、推本中庸之義而創立者也。令師儒肄業于其中者四十人、相與請曰、惟茲祠堂、其廢久矣。賴趙公之功、煥然聿新、覩舊制又過且備、可無以記其事乎。鸞不獲辭、乃爲之記、復告之曰、天地設位、萬物化生、必有所以主宰之者、太極之理也。此理賦於人則爲五常之性、見於行則爲五倫之道、散於天下則爲萬物之宗、萬化之紀、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存之則爲君子、悖之則爲小人。是誠不可須史離者也。然道不虛行、寄之者聖賢、堯舜禹湯文武在上、則其道行。故時爲時雍、風動、爲平成允植、爲永清咸和、猶之一元磅礴、而萬物忻悅于其間也。時至春秋、氣運否塞、孔子有其道而無位、故與羣弟子日相授受、而子思獨得其宗。中庸一書、首言天命率性修道、見道之原于天也。次言戒懼慎獨、見道之弘于人也。終言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見體道之極功、而堯舜禹湯文武之事業備矣。將有先後、道無古今、後之學者可不顧名而思義乎。其居慎獨之齋也、必察一念之所從起、或天理、或人

欲、則擴充之、遏絶之、必使由微而至著、毋使潛滋而暗長也。其居修道之堂也、必察日用之所常行、或太過、或不及、則品節之、修飾之、必使大中而至正、毋使邪曲而偏戾也。其居率性之堂也、必以明覺爲自然、以有爲爲應迹、順而行之、舉而措之、毋窒礙固滯、毋矯揉造作也。其居中和之堂也、必自未發之前、以及應物之處、無一念之雜、一息之間、靜與天地同體、動與天地同用也。幸而達之在位也、則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而堯舜君民之志必見諸行事之實。不幸窮之在下也、則敦篤倫理、軌範後學、而孔孟傳授之旨、必體驗于身心之間。如是則天地付予之理不虧、聖賢垂教之言不悖、趙公作興之意不孤、而黌一念修崇之志、亦於是乎其有終矣。若或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與夫操筆硯、工文詞、以爲希世取寵、榮身肥家之計、則不惟子思孟子之罪人、而亦趙公之罪人也、豈黌之所望哉、豈黌之所望哉。趙公諱炳然、別號劍門、四川劍州人也、學者亦當知所自云。章公又於斷機堂、子思書院各設門子一名、人工食歲二兩、司灑掃啟閉之事。萬曆丙申、邑令華去之。是時又有敘論遵尚清撰修子思書院記、文存不錄。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時書院圮壞已甚、胡令至、大爲修改、建置大門、與孟母、子思祠並列、易堂名曰景賢、壯麗特甚。又重門廡舍、偵衡修道等堂、俱堅麗倍常、蓋雖修而實創矣。翰林張瑞圖、唐大章俱爲之作記。

温陵張瑞圖記曰、西蜀胡侯之治鄒也、剗賦平役、釐弊剔蠹、吏習民安、恢乎龍淵之割也。然猶未慊于志、以謂是俗吏之能事、非循良之極軌也。則慨然以教化爲已任、衆建社學、以造小子、加意邑庠、以蒸髦士。已又新孟氏之宮而增其蔡田、明示邑人以崇儒重道之意、使知向風。於是四封之內、父兄之教、子弟之率、不肅而成、不勞而治矣。已又詢之掌故、則謂邑之南有子思祠焉、其西爲書院、蓋當時思孟授受之地也。前令章公時黌嘗一新之、今復數十年、祠既頹毀、而書院益蕩然無一瓦之存矣。侯喟然曰、以孟氏之宮巋焉擬于闕里、享祀不忒、過者必拜、而受業之地、乃鞠爲荆榛、淵源謂何、亦非孟氏之所安也。於是首葺思祠、俾可春秋薦俎豆矣。次及書院、堂二十四楹、可容負墻而坐者數十許人、其前後左右可以充諸弟子藏修息游之所者二十餘間。用不煩官、役不及民、皆侯捐

俾爲之。既已於事而竣、屬不佞請告歸里道、鄒侯命之一言以紀成事。余謝病未能也。侯曰、夫典廢舉墜、化民成俗、有土者之責也。屬詞比事、徵往詔來、史氏之守也。子雖病、强爲我志之。瑞圖不得已受簡焉。竊惟子思之學、以性爲體、以率爲用、以誠爲宗、以庸爲至、從喜怒哀樂之微、推而放諸天地萬物、廓如也。其所以著書之意、則固嘗言之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兩者皆識而察其微旨、則其慮愚不肖者淺、而慮賢知者深也。顧昔之叛常立異者、皆賢知之士、而今則皆出于愚不肖之徒也。何者。昔之所謂賢知者、其人皆有一段不朽之見識、不磨之力量、不能俯而就于聖賢之繩墨、而鶩焉自跳于常格之外、有高曠而無矯飾、猶可言也。而今之所爲離蹤而行、標幟而議、登高而引、攘臂而招者、其人之見識力量、豈眞有及于古之賢知、其隱微之中皆有不可測者也。夫猎烝于彼、而寄徑于此、論高于秋旻、而行卑于羌壤、是固古賢知之士所唾棄而不顧者也。吾故曰皆至愚不肖之徒也。且夫萬古一天也、萬古一性也、萬性一率也。是故川谷異制、民生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味異和、械異器、而至于喜怒哀樂、煦然俱春、凄然俱秋者、無不同也。合併無外之謂大、四通不悖之謂達、立乎至大之德、而游乎四通之衢、封畛不生、氣志交動、中和位育、良非虛語。吾隱微之中、而先自不可測矣。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又可一乎。則有我之所喜、人或怒之、我之所怒、人或喜之。其於哀樂也亦然。蠻觸互設、烏乎大、荆棘叢生、烏乎達、於以安身立命、則爲罟獲、爲陷穽、於以爲天下國家、則爲妖爲孽。其究至于鑠天地之精、而傷萬物之情、則假道學之害、固若此其烈也。彼以爲賢知之過、是下聖人一等人、世有舉此相誚、固所翹首而甘心、不知有識之士、搜其根而抉其隱、直命之曰至愚不肖之人而已。賢知之士見地高而易療、愚不肖之徒病根深而難拔。子思生而當此世、宜何如、愁然憂且懼也。子思之學一傳而爲孟氏、孟氏之時蕩如蒙莊、楇如告子、偏如楊墨、漫如衍奭、辯如儀秦、刻如申韓、樊然並出、以與孟氏角、而萬古之後、諸子皆廢、而孟氏獨伸。夫孟氏何以勝諸子哉。則以夜氣

之眞息、鷄鳴之初念、原于天而出乎性者、固非諸子之所能磨滅也。故善學子思者、無如孟氏也。以今天下聖眞統一、道教休明之代、士何故浮慕賢知、而甘自蹈于至愚不肖之歸。吾願海内之縉紳衿韋、凡稱思孟門中人、皆從潛伏屋漏之處、夜氣鷄鳴之時、求天地萬物、喜怒哀樂、至大至達、合併無外、四通不悖之源、以成一代無言靡爭之化、而培

國家博厚高明悠久之運、不亦休歟。此書院之建、胡君之功於世道甚鉅、不獨以鄒治鄒、而不佞所爲不敢終以病爲解、而欣爲贅一辭者也。

豐城唐大章記曰、昔韓退之序堯舜以來學脉、直謂孔子以是傳之孟軻、然孔傳曾、曾傳思、思乃傳孟、則洙泗脉絡也。子輿氏自云私淑、史稱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疑其世不相及、乃史所述論牧民之道、家語記孟童少初見子思、輒相器重、命子上侍而禮之、卒傳其學、是洵親相授者。子思親見聖祖、必受業於曾子、學之不可以驟又若此、則雖謂受業子思之門人、奚不可也。然門人累百、率未有聞、而傳孔學者惟孟子、卽輿代猶踵接乎。祭水者必先河而後海、子思書院之作是已。闕里世譜稱子思困于宋、作中庸、授記弟子孟子輿輩。而鄒邑東南隅爲孟氏故宅、元鄒尹司居敬爲築精舍、祠子思而侍孟子、以表師承。其後代有修葺、益以講堂、齋舍、厨庫、廨宇、然歷年多而摧折于風雨、侵蝕于榛蕪、兀兀數楹、頽圮强半矣。萬曆丁未、余同門士胡公繼先來領茲邑、徬徨瞻覩、感悲黍離、大懼往蹟弗振、教化陵夷、司邑者無所逭于責。於是慨然獨計、慮偕孟廟聿新之。顧歲方祲、時當舉詘、公旣捐俸以佐費、更自畢力經理、費節而當、工樸而緻、竟尠所糜於官民焉。工旣竣、屬余爲石言。余惟中諦創自伊祁氏、虞廷申以危微一十六言、遂爲萬世道學祖。嗣是師述遞承、眞僞錯雜、殆不識中爲何爲、亦從未有儼庸立言者。中庸其至語、蓋昉于孔子。子思子直原本天命、約歸性情、範之倫理、屬諸君子、而中庸之德始彰灼、如中天日。孟子繇未發爲中、演爲性善之論、拔以夜氣、微以乍見、遡以孩提、而人始知萬物皆備、樂欲無加、中和位育爲實理。繇達道爲庸、演爲道邇事易之說、約之親長、統之仁義、推之智禮樂、而人始知堯舜可爲、反身、

皆實篤恭平、治非崎事。孟子七篇、因中庸頁傳也、
思孟之授受眞已。世覺道隱、中庸鮮能、卑闇者無
足論、卽名爲高明者、不溺于功利、則躭于玄空、當
日傳受之旨兹乎渺矣、宜胡公大有概於中而邊
斯舉乎。夫賢毋卜隣、亞聖斯作、豈其有賢侯廸導
於上、而豪傑不奮、庶民不興者。使夫鄒人士進而
瞻仰、退而存省于不睹不聞、識性命于庸言庸行、
着功夫戒謹恐懼、屋漏無荒、德修道凝、邪慝不作、
又誰謂中庸不可能。噫、公之慕慮閎遠哉。是役也、
循舊名仍標日中庸精舍、堂易名日景賢。重門配
廡各三楹、後爲愼獨齋、西爲修道堂、亦各三楹。諸
士羣聚會業焉。俎豆既馨、衣冠咸集、煇煇燿燿、眞
足以維學脉而勵世風、不但新一時耳目之觀也。
蓋公之英略、卓有思孟風、守身以約、服官以勤、蒐
蠹振隳、惟力是視、民以膏雨而吏以清霜也。所謂
中庸、寔身自有之、誘民孔易矣。公治鄒、其茂庸在
民社、其偉望在簡書、諸不勝殫記、記其修精舍之
功德如此。公名繼先、丁未進士、蜀之漢州人。
邑人潘榛景賢堂記曰、書院之設肇自有元。維時
山長官于斯、生徒聚于斯、養有公田焉、居有公舍

焉。士紳之向義者、或捐之緡、或置之書、卽人文莫
考、亦一時之盛已。
皇明總一王制、崇學宮、諸凡書院、槩從省革。然
賢聖故地、過者低佪、雖日議廢、亦時議修。顧修之
者不過補葺隙漏、而廢之者遂坐任堆圮。戊申巳
酉之間、鞠爲茂草矣。肖山胡侯政平訟理之餘、雅
勤文敎、尤重古蹟。既已新孟子祠若墓、乃復慨忽⑥
于是曰、是所稱孟子故居也、既無書院之名、尚表
章之、況舊蹟可尋乎。于是捐俸庀材、省役鳩工、剪
除荊蕪、宏開堂構、視昔不啻數什倍也。既竣于事、
乃邀余落之。余出廓門東顧、則見其道甚除、有菀
者柳、蔭彼斯于。及門則將將翼翼、與子思、孟母兩
祠儼然列而爲三。登堂則爽塏軒豁、巨麗可觀。退
以愼獨名室、允稱奥窔、蓋不覺心神俱曠、而塵慮
頓洗已。無何、杯盤交錯。又登暴書臺上、則山勢東
來、排闥送青、極目遠眺、隱隱隆隆、崢峰出焉。下臨
因利、環抱如帶、風水成文、清澈可人。南則烟火相
接、千家市井、松栢鬱蒼。孟子之祠、巍然在望。背則
重城百雉、如列屏然。俄而藹色入冥、絃歌雜誦讀
之聲、時斷時續、不絕于耳。于是飲酒樂甚、侯乃供⑦

而問余曰、茲堂成矣、將何以名之。余曰、孟子故宅故無所名、而孟子自稱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其即此之處耶、以近聖名之何如。且入情于賢聖、讀其書即勤向慕、而履其地益切景瞻、以景賢名之抑又何如。侯曰、兩者俱當、吾取景賢焉。詩有之、曰景行行止。景之吾固欲行之也。余曰、善哉、侯之爲思也。然亦何止願侯行之。茲堂之成、來遊者衆、吾願凡爲大夫者而景于斯、于思子庶民之意、孟子不忍人之政宜行止也。凡爲士者而景于斯、于思明誠之學、孟子知養之功宜行止也。凡爲氓者而景于斯、于思不倍之義、孟子親上之風宜行止也。即婦女子無所知識、而斷機伊邇、莫不覩感、各訓其子以期其成、亦婦女之行止也。庶景賢之名、不惟爲鄒之巨觀、而化成天下之意、亦默寓是乎。侯曰、若是乎言之大且遠也。乃舊志以淵源名、何居。余曰、舊所稱淵源者、自思孟言之、謂孟之學淵源于思也。今道統如日中天、學者惟忠志不篤、行不力、自外于聖賢之流派耳、固不煩更爲淵源之講究也。存精舍之名、以無忘司侯作者之心、可矣。于是遂書以名堂、若堂之門廡及各齋舍等楹、業見別記、不詳列焉。

子思祠

按、祠舊混在書院內、不知何時乃崗置門于書院東爲祠、而西爲書院、意必正德置祀子思傅士時、而文獻不可考。自後雖小有修葺、不爲大觀。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之、時祠僅存塑像、祠後率性堂亦復傾圮。胡令盡修復焉。于是東爲本祠、中爲書院、西爲孟母祠、嚴翼相望、大爲鄒之勝跡云。

孟母祠

元元貞初、縣尹司居敬于暴書臺下構室曰斷機、原與書院相通、無神像。

順帝至元三年、僉憲楊國賢命有司重修、奎章閣學士李泂記、略曰、道當周孔垂絕之統、而孟子生之、傳堯舜授受之微、以上繼列聖、下仁無窮、而母實成之。然則孟子道在其傳、而孟母天屬其任矣。夫以去聖一間、未斯安行、母非陶融、屬果安在。豈道傳者子、道任者母、無非天耶。星去鄹未幾二千載、堂之所系、人誰究斯。曾鄒縣舊有斷機堂、列女傳謂母斷機、喻先師以學不可止者。成毀相尋、存僅瓦礫、使者楊君國賢按部及此、謁思孟廟、餘登暴書臺、北顧楹墟、興感移時。時邑無尹、即廉舉滕倅郝君攝其事、俾崇廟貌。不日告成、禮幣走傅士劉伯莊、請記于余。予慨歎曰、道貫天地而元氣之、人惟參贊以成其功、尚何斯堂廢興之有與、然日久則堂之所係可知矣。載瞻載仰、啟廸在中、或父兄相道以仁、母子相勗以義、積學以勉其所未能、力行以達其所未至。海內學校所不得與者、即先師母子之教、油然洙里閭以及天下。嗚呼、楊君國

賢其眞部使者哉。是爲記。按元史，李洞字彀之，爲奎章閣學士，有文名。常以李白自許，僑居鄒南。今碑亦爲洞字。舊志誤作洞，鄒志因之，殊未深考。至正五年，里人馬亨、李元彬、李儼及孟庭族長惟讓始塑像、冠服，視一品禮，別闢門宇，自爲一祠。鄭質記。碑俱存。

皇明正統四年，縣令房岳重修，教授裴侃記。碑俱存。

天順五年，縣丞宋融重修，大學士許彬記曰：孟母斷機祠在鄒縣城東南隅暴書臺西，東去子思書院僅百步。自前至今，其興廢補敝者不知其幾也。永樂、宣德中，知縣宋琥、房岳相繼重修建，今又壞。縣丞宋融景仰賢範，志欲修復，乃捐俸金，購材庀事，而同寅侯服、李眞、馬鏞亦皆以貲來助。乃撤其舊而新之，祠爲間者三，爲楹者七，架丹堊於圬鏝，飾金碧於棟宇，彩章炳煥，像設儼然。鄉人老稚過之者莫不瞻拜敦禮，贊宋公之用心，而茲祠之再遇也。工既告成，亞聖公之五十六代孫孟希璉來，徵言爲記。予惟天下古今稱母道之賢能成其子之志者，不曰陶母、栩母，則曰孟母。然陶母剪髮延賓，栩母丸膽教子，固善矣，而其子之成，不過躋顯位而已。豈若孟母斷機，彷勵其子，卒得道統，有功于天下後世也。觀其距楊墨、闢異端、閑先聖之道，功不禹下。先正論之曰：禹之功不過救民之生，孟子乃能正民之心，苟心有不正，雖生何益哉。此孟子之所以有功于天下後世也明矣。考之孟子自少失怙，賴母仉氏全婦道于四德，本母教于三遷，隨事規戒，習于性成，長師子思，有所造就，嘗與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述孔子之意，作爲孟子七篇，以爲後學階梯。初遊學齊梁之間，未成而歸，母怒，引刀趨機斷之，曰：是織也，累絲成寸，積寸成尺，如斯不已，遂成丈匹。子之廢學，得無似之乎。孟子懼而復出就學，遂成大儒，卒以亞聖之功配享廟庭，而與天地相爲悠久也。觀其子之功，則其母之賢之在人心者，詎可一日忘之哉。此斷機之祠所以建，而予文之所以作也。宋丞之用心亦勤矣哉。宜希璉請文以彰之也。書其事以告于鄒魯之人，豈特爲其子孫勸，將以爲天下後世爲人子母者勸焉。

嘉靖四十一年，縣令章時鸞重修。

萬曆十年，縣令許守恩重修。

萬曆三十七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又添配房東西



各三楹。置人看守大門、另斷機堂曰孟母祠、東與子思祠書院相望、人以爲得體云。

校記

①「餘」下當脱「里」字。

②「八十」上脱「歷」字，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七。

③設：當作「詖」。按，「距詖行」見《孟子·滕文公下》。

④政：當作「致」。按，致和爲元明宗年號，僅一年。

⑤籍：當作「集」。下「洪平齋文籍」、「淮海文籍」同。

⑥忽：疑當作「然」。

⑦供：當作「拱」。

三遷志卷四下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貞瑛　參考
　　　孔貞祚
裔孫　孟弘譽　訂閲
　　　孟聞玉

林墓

玉宇非葬、金盌早出。往古來今、荒墳誰恤。孟塚巍巍、千年一日。實維德崇、不但地吉。述林墓第十七。

孟子墓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下、歲久不祀、宋兖州守孔道輔始訪而表之。爲立廟于墓之西南。後廟移于縣、墓廟改爲墓祠、四基山亦稱孟子山云。

金宣宗貞祐元年、柯亭孫弼謁祠記曰、魯之廟食千百年不絶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兩祠而已。孟子鄒人也、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鄒本古邾小國、兖州之南鄙也。至繆公時改邾爲鄒。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其勢回旋擁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壕而西之。古人傳之曰、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今魯國鄒與鄉鄒儒里即其地。其先魯公族孟孫之後。公夙喪其父、母仉氏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工自給、鞠育其子、有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博通五經、尤長詩書。時值周衰之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强、以合縱連横爲賢、以權謀譎詐爲事、先王大道幾於掃地、異端蜂起、邪説蝟興、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至於塞路。公嘗嘆曰、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距而闢之、由是聖人之道振而復起、久而益明、真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遂以儒道、歷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于行。三見齊宣王而不言事、欲以攻其邪心、説梁惠王以仁義爲利國之術、終莫能聽。恥没世而無聞、於是垂憲言以遺後人、遂著書七篇、燦然靡所不載。唐韓愈推其功以爲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公爲齊卿、時將喪母、而歸葬于魯也。今在鄒與鄉馬鞍山之麓者是也。公之卒也、葬于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東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陽山北有孟軻塚在焉。今四基山者是。對

本文云、嶧山純石、積構連屬。城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陽山。城北有孟軻冢。所引用乃誤以今城爲古鄒國、而妄更易其辭耳。杜預左傳注及劉薈騶山記皆曰、鄒城在嶧山南、則其誤也無疑。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傍、取門人高弟配焉。以此子于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歲時奉祭塚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尚書曾孝寬言、遂特加鄒國公。七年九月、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其祠、其像服九章、樂正子配享、公孫丑、萬章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嚴洒掃。詢其祖派、得孟寧、孟堅等十數家、皆其裔也。弼一日敬謁祠下、因摭其實而記之、用傳不朽。因述銘曰、猗歟鄒公、運逢姬季。挺秀邾城、賢嗣因利。幼被母教、長師聖孫。辯匪好辯、言爲知言。學長詩書、禮樂仁義。高行厲辭、離倫絕類。轍環諸國、始以道鳴。方鑿圓枘、卒老于行。著書七篇、根極理要。揆叙包羅、閎遠微妙。拔邪崇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師。德述唐虞、辭闢楊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尾礫諸子、醇乎其醇。百代而下、子孫詵詵。四基之陽、佳城遂宇。魯邦所瞻、令名千古。

元成宗元貞二年、縣尹司居敬重修墓立碑、張頿記曰、有宋景祐四年歲在丁丑、孔公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墓、得於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即其地廟而祀之。泰山先生孫復爲記、以闢楊墨事著孟子之功、可謂識其大者。後二百五十有九年乙未、是爲元貞元年、東陽司居敬尹鄒、虔爽塏以新學宮、復故宅以建精舍。導江張頿爲述養浩之旨、稱命世之才、敘傳心之要、來遊來歌、有所興起。既而葺孟子墓、裔廬琢石、爲危坐像、冠章服衣縫掖、俾觀者有考乎古。謂頿曰、子三刻石于孟子之學之志之才、論揆至矣。孟子出處大槩、史傳不詳、盍考焉以表諸墓。頿以孫先生在前、固讓不敢。司侯請曰、子無所稱述、記載猶有闕焉。頿不得謝、乃稽諸載籍、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平生出處之本也。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魏。慎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二年戊申、去齊。先儒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備書之、厥有旨哉。居魏十八年、居齊六年。當時西有秦、南有楚、以地則大、以力則强、從衡之士馳騖不暇、孟子曾無轍跡、豈智不及哉、所不爲耳。魏、齊辟疆之於秦楚、地醜德齊、莫不相尚、而願安承教、願輔吾志之言、

覦諸秦楚、彼善於此。斯言也、山徑之介然也、用之成路可也。故絕耋之言利而道之以仁義、對辟彊桓文之問而開其不忍人之心、將朝則稱疾以全進退、出使則不言行事以遠嬖倖。槩舉乎此、他皆可知。其間不用茅塞之者、彼有取爾也。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其去魏也、耋卒而赫立也。其去齊也、辟彊卒而地立也。史記顯王二十六年戊寅、載齊辟彊立。通鑑在三十六年戊子。史記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載齊地立、通鑑在赧王元年丁未。史藏周室者既滅、六國表本之秦紀、不載日月、世本多舛、通鑑據汲冢竹書、不經秦火、蓋可信也。皇極經世書載孟子去齊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固辟彊之世去齊、或以伐燕故耶。伐燕辟彊事也、燕世家謂在地時、誤矣。且謂孟子曰、令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廣記備言之又審者。其伐燕也、始則沈同之問、終則陳賈爲之辭、既有以解辟彊甚慚之心、孟子於是致爲臣而歸矣。人生幾何、遨遊魏齊二十四年、如經世書所載、則十有八年矣。其間不過之晉、之宋與滕薛數小國而已。必繫聖人、不敢忘天下之心、五百年必有王者與我未見之、不得在名世之列者、時也。如廢繩墨、變彀率、枉尺直尋、吾恐反爲虞人御者羞矣。司馬遷知不足以知孟子、盛誇諸侯郊迎撤席、擁篲前驅於騶子者、謂豈與孟子困於齊梁同槩。世知詭遇獲禽、而不知爲之範、無以見聖賢之志也。儀衍得志當時、景春稱爲大丈夫、孟子直謂妾婦、故雖不可三月無君、必出疆載質、又安肯鑽穴踰牆、以取國人之賤、宿晝居休、綽綽餘裕。在易困而不失、其可亨。此之謂也。繇是而觀之、騶子、田忌之徒、乃所謂邪說詖行淫辭、孟子於此則息之、則距之、則放之、以正人心者、豈所屑爲也。今千六百餘年矣、孟子之墓如岡如阜、萬世觀仰。彼倏偶馳騁、果安在乎。尚友古人之士有考乎此、亦可知所自處矣。故因司侯之請、刻石墓旁、而記其大略如此。

至正三年墓祠毀、族長孟惟讓于墓前建思本堂、德州鄭質記曰、四基山右麓鄒國亞聖公墓前祭堂歲久摧毀。至正二年春、五十代孫族長惟讓出廟帑楮幣千餘緡重建。基堅柱短、楣匝甍轉、墻皆用甓、不事華飾、務閎悠久。其制四楹、不辟中室、置巨石幾、以陳俎豆。春秋展省、雖值風雨、亦不妨祭

祀事、爲甚便也。邑之判簿殷渼王君履信、贊董其
役。至五月工畢、履信以少牢告祭。既竣事、謂賀曰、
天下之物、寧有不被名者。若茲堂君可揭二字、俾
聖裔永祀爲徽、兼紀厥與建歲月、以詒于後、顧不
偉與。賀方主教廟館、固不容辭、遂目曰思本、爲之
說曰、凡物莫不有本、人本乎祖、惟本有不思、故其
心德鑿而入於薄也。夫吾在萬形、所以貴其軀者、
祖之遺也。所以淑其性者、祖之德也。或富壽康寧
孫顯享、諸慶幸者、皆祖之貺也。蓋源深者流衍、根
盛者枝茂、凡子孫所居所有、莫不祖先發之、其何
不致思而報乎。矧亞聖之爲祖、上極羣聖、力拯時
幣、開示天心、以淑人性、功侔神禹、萬世永賴。其有
國家者崇其祠而祀之、爵其子孫而育之、在奕憲、
復徭役、累世無所與、又豈他姓之祖可比。思報之
心、宜如何哉。後凡登是堂者、覩是名、味是語、寧無
怵于中。報祀之禮、虔懇之心、容有少懈耶。又吾學
聖人之門、沐聖人之澤者、視此亦當知所勉矣。
國朝宣德九年、
魯惠王重建墓祠、國子學錄弋陽李奎記曰、鄒國
亞聖公之墓、鄒縣東二十五里四基山下、祠堂之
建久矣、迄今傾毀、遺址存焉。
皇明宣德九年甲寅夏、 魯府以營建陵寢餘材、
命工重加創造。時行在工部主事上饒施公淵以
使事蒞焉、晨夕謀殫慮、以提調爲巳任、不旬日告
成、復砌之以石。適予考績便道過訪、淵徵言以記
之。予惟亞聖之緒傳于子思、上接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之道、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以問答、著
書七篇、遏人欲于橫流、存天理于既滅、闢楊墨、驅
夷狄、尊王黜伯、仁義以之而明、邪說以之而息、正
論以之而與、實千萬世之所永賴。韓愈推其功不
在禹下者、信矣。墓之有祠、祠廢而不復、非缺典乎。
此
賢王汲汲以興廢起仆爲心、主事施公復能贊而
成之、俾昔之鞠爲茂草荒榛者、煥然一新、人人之
共慶也。予不敏、謹書此用昭
賢王崇教尊賢之意、扶樹斯道之功、永耀于不朽
矣。是爲記。
嘉靖四十一年、邑令章時鸞復建祠廟、始置祭田
五十畝、且植栢數千餘株。魯宗觀娖記曰、亞聖林
在鄒邑隅三十里許四基山側。宋孔道輔守兗時

構饗堂三楹于塋前、迄今數百餘年、蕩然一空、僅存遺址。凡弔塚禮喬者、無不感歎、亦欲興作、竟以財力弗贍而止。嘉靖四十一年、青陽章公來宰是邑、下車之始、他政未遑、遂設法區處、首葺廟庭、暨子思書院、斷機堂、儒學等處、靡不曲盡其心、倍加宏麗。又念聖賢宅兆尤不可不致意也、遂協王少尹光裕、陳尉擧、孟庠生公枚輩、分力協賛、創建正殿五楹、左右廂房各三楹、二門三楹。莫置有案、出入有階、啓閉有戶、週衛有垣、備極堅緻、視前制益爲廣闊。復捐俸置田五十畝、歲入其租、少爲祭祀修理之具。先是、督諭族人每春領俸銀二兩、樹栢檜三千餘株、望之蔚然深秀、殆非昔比。茲者落成、世襲博士宗于彥璞等乞余言、以垂不朽。余曰、亞聖之道、仁義之道也。仁義之道、堯舜之道也。精神命脈、流行于宇宙間、猶元氣之在人身、無容少間、固不待祠而顯、塚而存者、但體魄歸藏之處、實吾儒報本追遠之地也。苟不於是而加意焉、其何以棲在天之靈、致後人如在之誠哉。惟公有以營建之、時舉蒸嘗、登俎豆、陟降周旋、各得其所、有關于世教良多矣。爲世系者果能時加補葺、永爲守禦、不惟道輔之功因章公而著、章公之功愈久而彌光矣。不然、今之新、猶夫昔之舊也、豈公尊崇往哲、嘉惠後學意耶。

萬曆十四年、縣令許守恩重修享堂、嶧縣賈三近記曰、鄒邑東北四基山側、亞聖墓在焉。自宋景祐四年孔道輔守兗州、詢諸故墟、目覩荒涼、遂構四楹以爲廟祀焉。歷年多、不無傾覆之患、蕩然一空、誠缺典也。嘉靖壬戌、青陽章公宰是邑而登是墓、旣而嘆曰、聖賢藏魄之處、忍若是乎。迺竭力捐俸、建正殿、廂房、大門、墻垣、靡不宏麗。又值栢檜千餘株、祭田五十畝、以爲春秋祭祀之需。自公擢去二十餘年、漸至傾頹。涇陽許公以名進士奉命宰鄒邑、與章公一視同仁、製文躬祭于墓、目擊其敝、惻然不寧、遂捐俸科材、愈加補葺、擇族人孟彥魁等董其事。不惟廟貌煥然一新、抑且增砌墻垣、視章公尤加倍焉。茲而工竣、博士孟彥璞質予爲記。予曰、亞聖之道在于宇宙間、雖凡民之愚、莫不尊崇、況生于斯、長于斯、徂落于斯、根本所在、尤人願見而快覩也。又兼亞聖之道、淑諸人心、敬之如天地、思之如考妣、傾於歸藏者獨慭然也耶。士

君子讀其書、宦其邦、居位操權、坐視而不致意乎。令許公下車、首及于是、所以超出士夫之表、而光前啓後之至意也。由是上以妥聖靈、下以培道脉、勒石垂名、不亦宜乎。

萬曆三十五年、縣令胡繼先重修墓、置田、自爲記曰、丁未之秋、余受

命涖鄒。鄒南爲孟母斷機祠、又南爲孟夫子廟。居常讀其書、想慕其爲人、而後乃今入廟、而喜可知也。於是焉修溪沼之儀、將明信之悃、則見翠栢參天、瑞烟籠盖、巖巖氣象、宛其如昨、私心竦然悚已。已乃仰視榱桷、環望墻堵、摧殘傾壞、實歷年所、私心又惻然愴焉。幸接院司移文、竭力修整、母祠復振、賢廟重新、非孟氏之靈、弗克徵此。無幾何、又進孟族長者、訊以陵墓所在、咸曰四基山云。山峙鄒東北、南面凫嶧、北屏岱岳、層巒疊障、環拱交錯、遠接洙泗之水、近聯嶧峰之尊、眞靈氣所間鍾也、最勝哉。暇日、余復從長者肩輿往謁之、問其歲祀無有也、詰其前令之若章若許所置祭田、歲久且湮沒也。余爲之太息曰、吾夫子闢楊墨、閑聖道、提幾希以覺人、著七篇而醒世、歲祀時享、即與四基山並垂悠久可也、何缺不補爲。爰捐俸二十餘金、托其族之賢者孟聞鉦等、謀置祭田三十五畝。又搜得其先章令所置凡五十畝、歸其本族。酌爲三祭、除春秋廟祭外、祭以五月之五日、七月之望日、九月之九日、典制有經、賢靈有據、始與母祠公廟並行不悖。余私心亦爽然自失矣。事既成、族之長者率其士若農老若幼九頓而謝曰、吾先祖往矣、宗子之祀有舊典矣。我族所增益者、春秋二祀、宮墻生色、四基三祀、陵寢吐氣、敢爲先祖謝不朽、仍乞傳之石、以詔來者。余悲夫事之易舉而難竟、後之無徵而易湮也、故輒錄其巔末如此。若夫享祀豈潔、有加無已、則後之視今、未必不如今之視昔。遂爲記。

孟母墓

元成宗元貞元年、縣尹司居敬始修墓樹碑、張須記曰、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五里馬鞍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崗阜、千六百餘年、宜有豐碑紀載、而蔑之或聞、豈歷世既久遂湮沒耶。片石在旁、題曰鄒公墳廟碑者僅存、於母之德或略。鄒縣尹東陽司居敬完孟子廟宇、復孟子故宅、葺孟子墓廬、用心既勤、亦各紀其事矣、而又以孟母墓碑爲請。須讀鄒公墳廟碑、莫釋其疑、用不敢固讓、以祛觀者之惑。其言母氏曰李、未知何據、當考。而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謹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卒、後三十五年丙申、又三年戊戌、貞定崩、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歲在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爲一百十年。愼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視乙酉十八年。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在齊六年。自齊葬魯、此六年間、皇極經世書謂孟子顯王四十三年乙未爲齊卿、四十四年丙申去齊、則葬魯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五年、明矣。且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六年、孟子安得二吾猶不足之語、禁哀公於口舌間耶。孟子曰、由孔子至于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蓋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以老、則孟子之生去聖人未百年也。其葬魯也、克虞以木若以美爲問、孟子答以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而臧倉沮魯平公之來見、亦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然則實爲齊卿時所以恔然而盡於心者、報母氏劬勞亦至矣。夫以聖賢之質、傳不勤、處師不煩、固有不待教而能者。考之劉向列女傳、孟母之教、歷歷可紀。墓而築埋、市而賈衒、其居使之舍學宮之旁、則設俎豆、乃性然也。以有知而教信、示斷織以勸學、猶曰童之教耳。子行子義、吾行吾禮之言、實在齊時、孟子老矣、而母訓益嚴、謂教之所致非耶。世之人知以教子責之父師、而不察母教之尤近也、知孔甫之爲恩、而不知訓誨之爲恩、知蓄養之爲慈、而不知禮法之爲慈。嗚之咻之、賢則視、無能則憐、婾情于襁褓之中、養成于長大之後、習與性成、父師之訓不能入、雖有美材、不得爲良器矣。孔子再歲而孤、孟子夙喪其父、操心危、慮患深、以達于大聖大賢之域、繄母訓是

頫。因表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爲人母者、知所取則焉。乃爲銘曰、惟昔任姒、來嬪于姬。秩秩徽音、爲周之基。③奥若孟母、爰適魯族。篤生大賢、喪父以夙。輔之翼之、敎之誨之。聖道有傳、繄母之儀。乃徙其居、乃斷其織。母廉於食、母隆於德。自古孤孽、克成其材。譬彼桐梓、拱把孰培。來葬自齊、居卿之位。不儉其親、有木以美。馬鬣斯封、隆然其崗。千六百年、山高水長。嗟爾有子、勿曰能食。企而及之、惟母是似。

國朝嘉靖四十一年、舉事孟承義等於孟子故宅重修孟父母祠堂、曲阜李玉記曰、鄒之北二十里、嶔崟碑矶、屈曲蜿蜒者、九龍山也。山之西北有村名鄒與鄉者、初不詳其名之所自始。攷之舊志、是爲吾亞聖夫子孕粹鍾英之故址也。其雞犬相聞、茅茨連櫳、屈指不滿百室、詢之姓、厥乃一孟之外無他族焉。蓋自三遷之後、世泝本源、不忍仳離其桑梓、亦胡馬北風、越鳥南枝之眞性云耳。以首丘則寂居之崇阡、可跂足而東望矣。以追遠則特思之清廟、復歸然以獨存矣。凡夫春秋冬夏、禴祀烝嘗、不必遠從事于邾南之閟宫、彼自有襲歷之藉宗者主之。此則推始祖妣、曾祖妣、及祖妣、考妣、以來歷代昭穆、咸秩享焉。但閱歲彌深、所謂實實枚枚者、不無風雨鳥鼠之摧佚。每遇明禋之將、主鬯相事者莫④搤腕以弗稱瞻依爲歉。嘉靖戊申、六十世舉事諱承義者、毅然以恢復爲己任、乃聚族衆繼之營之。于是掄材鳩工、裒堅易朽、舉築而雷墊有聲、覆瓦而鱗密比、回眡疇昔之弗稱瞻依者、煥乎欲目矣。且繪塑誕聖之祖妣二像于其中、則夫恩其居處笑語、所樂所嗜、不于是彷彿聞見其聲容也哉。夫神以慈而締創者、茲則闓愨而闓恫、徹以舜而仰承者、乃以善繼而善述、祖功宗德、萬世如見、於維盛矣。太學生承禮及弟承嘉喜其綏我思成之、不患于無依也、爰致書邀予記之。曰、作廟翼翼、太王致愼于侄仂之餘、新廟奕奕、僖公大恢夫國人之望。承義之豐勋茂績、旣不侈然以自多、而其二弟亟亟稱之、欲以鐫之堅珉、以爲將來者勸。君子謂承禮承嘉於是乎知禮。

萬曆二十五年、縣令青陽王一楨置地二十畝以守墓、自爲記曰、孟父母之墓、其來舊矣。厝基于縣北二十里馬鞍山之下。先是、元仁宗延祐三年追

封亞聖公、因推原所自、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廟祀配享、神休永賚、猗歟榮哉。九原爲不泯矣。自立墓以來、垣墉堅固、樹木森蔚、斧斤勿侵、牛羊勿踐、氣象巍巍。凡往謁茲墓者、咸謂神獲所棲、可與宇宙同不朽。即予亦切景仰久矣。及職茲土、拜謁其墓、見墻則傾圮矣、木則殘毀矣。詢其故、則曰、先曾設有看林門子一名、編給工食。後萬曆十六年、前令王公諱自謹者、徑裁革之、看守無人、以致此也。予嘆曰、忍令神失所依若此哉。於是博士孟君即懇予復茲役、予則曰、既革而復、尚費申請、又安知後之不復爲王君者哉、不如置數畝膏腴之地、令人看守、更爲永久。孟君曰然。予於是捐俸置地二十畝、給帖佃種、一切租稅差役悉爲捐之、止令看守林墓。此地設而贍養有資、看守不致乏人、樹木從此日培植、垣墉從此日修葺、一切牛羊斧斤莫復敢侵、庶幾神靈賴以永妥、茲舉也、寧獨予守土者之心安哉、即亞聖公之心亦安矣。予非敢侈茲役、但仰慕先賢、則爲會崇所自出、亦予事也、予責也。敢記之以備後考云。

萬章公孫丑墓

萬章墓在鄒縣城西南十里、地曰萬材、公孫丑墓在縣城西北十里、地名南公孫、盖其地即以二賢得名也。成化十九年、鄒令肅寧張泰始立碑表其墓、每歲以春秋致祭。至萬曆間、縣令涇陽許守恩復加封樹、且自爲文紀其事焉。其稱萬章曰、孟子諸弟子皆嘗少之、固高叟否彭更齊人公孫丑。至章則應答如響、故七篇之中、與章論難殆衆半焉、然則章其孟子之獨重者歟。其稱公孫丑曰、天地無言也、聖賢有言矣、然言以見天地之心、乃有功于天地、聖賢無疑也、門弟子有疑矣、然疑以發聖賢之蘊、乃有功于聖賢。余于公孫丑見之矣。夫知言養氣、孟子之蘊、道統之秘也、然不有以啓之、孰從而論之。孔子以門弟子疑問爲助我、然則丑也助孟子者歟。二碑今俱存。○按孟子明言丑爲齊人、而墓乃在鄒、豈孟子之去齊、丑實從焉、遂留而不返與。然則丑之晚年、殆未可量者。孟諸謂孟子之子從學于丑、豈無自乎。

三遷志卷四下終



校記

①幣：當作「弊」。

②值：當作「植」。

③典：當作「粵」。按，粵，句首語氣詞，與下句「爰」相應。

④「莫」字下當脱「不」字。

三遷志卷五上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承周 參考
孔承鏞

裔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祭謁

冠帶之倫、誰非弟子。有來雍雍、肅肅至止。于藻于蘋、以享以祀。固亶其誠、亦神之使。述祭謁第十八。

元司農司卿達實帖睦爾過鄒、命裔孫孟思言代祭孟子。李之彦記曰、至正十一年秋八月癸巳、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大司農司卿達公奉使浙東、馳驛過鄒、次于公廨、俾侍者請亞聖五十四代孫孟思言謂曰、余聞爾祖亞聖公、鄒人也、有祠在此、禮宜奠謁。然有帝命在躬、不敢他及、子其爲我代祭、可乎。遂給貲五十緡、使買少牢以祀焉。之彦嘆曰、斯祭也、可見公之所識者大矣。公當造次匆遽之時、不暇親祭聖人、猶必使人代之、非平日仰①慕聖賢之深、頃刻而不忘于懷、焉能如是哉。即此觀之、使公居贊輔之位、必能以吾孟子所以敬齊王者敬其上矣。彼以儒起身、貴顯于世、居從容無事之際、道經是邑、及茫然不知有亞聖祠在此、有雖知之而又不一往拜于祠下、寧不有愧于公乎。公名達實帖睦爾、字九成、康里人也。

元太師右丞相脱脱過鄒縣、祀孟子。楊惠記曰、至正十二年、龍集玄黓執徐、秋八月、太師右丞相以河南妖賊鼓惑愚氓、盗兵竊亂、陷據城邑、殺掠民庶、久未勘定、恐貽皇上憂、累自請命、分省于外、親董六軍南下、大震天威、肆伐徐方、指揮虎旅、勦滅醜類、猶太山壓卵、摧枯拉朽、不足喻其易也。道經鄒邑、以孟子林廟在焉、仰盛德高風、乃遣使備禮偕邑令具牲幣粢盛、代致祀焉。庸展肅敬之忱、庶盡尊崇之義、使聖賢之教由是而興、鄒魯之風由是而振、所謂以禮義爲干櫓、以忠信爲甲胄、説禮義而敦詩書者、復興于昭代、用儒術而陳俎豆者、再見于聖朝。既奬明乎文教、必克定乎武功、其於撥清寇亂、緝集群黎、奏凱而還、可俟而待矣。嘗謂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當戰國縱横之秋、異端並

與邪說誣民者衆。天下學士隨風而靡、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於頹波洪潰奔注之際、砥柱中流、壁立萬仞、距楊墨闢邪說、使堯舜之道復明、周孔之學弗墜、人文宣朗、以迄于今。先儒以爲功不在禹下者、誠哉是言也。今太師右丞相世篤忠烈、服勞王家、勳庸烜赫、焜燿今昔。粵玆南征軍旅之間、不忘俎豆文教、方之大禹之征苗頑、周公之討殷叛、魯公之平淮夷徐戎、可齊駕于千古矣。至于設庠序、興禮樂、民俗還淳、光開泰運、頌聲洋溢、直旬朔之間耳、則豐功偉烈、與聖賢之道同垂于無窮也哉。頌曰、繄②鄒孟氏、亞聖雄資、道傳周孔、學紹曾思。距淫息邪、知言養氣。發前聖奥、澤及百世。丞相南征、薄伐徐戎、道經鄒邑、敬仰高風。遣使致奠、牲幣豐潔。儀文肅穆、神人歆悅。丞相南征、肅將天威。六師廒整、如虎如貔。金戈所指、海宇清夷。徐方繹騷、如枯見摧。丞相之勳、孟子之德。烜赫宇宙、勒之碟石。播之絃歌、頌聲洋溢。遐邇流芳、百世無斁。脫脫傳以此爲十四年伐張士誠時事、與碑不合、疑史誤爾。

至正十四年甲午、中書省委官達魯花赤忽篤孫謁廟、有記。石刻存。

皇明魚臺尹葉文宗謁廟題名、有記。石刻存。

洪武十三年庚申、鄒縣知縣高用才等祭廟、有記。碑存。

齊王過鄒、遣祀鄒國亞聖公。薛彌克題名記曰、洪武十五年壬戌秋九月二十有七日癸酉、

詔命齊王之國。先二日辛未、遣紀善薛彌克前行、凡道塗經歷名山大川與古昔聖賢祠宇、率以牲幣告祭。乃十月三十日戊寅、次于鄒邑、齊戒逾宿。越巳卯、有事于鄒國亞聖公廟。邑之長佐及供祭之人咸秖肅駿奔、毋敢褻易、籩豆有實、牢醴潔清、神其歆止、禮用克成。於是孟氏五十四代孫思諒進而言曰、

皇上誕膺天命、統一區宇、首詔闕里以四仲祀先師孔子大成至聖文宣王。惟是顏、曾、思、孟旣列配位、巳而復命有司於顏孟二廟亦以春秋祀享、其崇師重道之禮至矣。今

親王撫藩東土、鑾御攸經、遣官致祀、其所以敬禮

先聖、蓋猶

皇上之意也。是固一代之盛典、宜有所記以示永久、敢以爲請。彌克竊惟孔子之道祖述堯舜、憲章

文武、師範萬世、昭如日星、可謂盛矣。然世至戰國、人欲橫流、天理泯滅、向非孟子師事子思、排斥異端、扶植正義、則孔子之道不幾于或熄矣乎。故昌黎韓愈推明其功、以爲不在禹下、其論確矣。爾克早受讀其書、潛玩微辭、漸濡德義之日久矣。今乃獲以王官奉令而來、躬履其鄉、瞻仰廟貌、俯僂將敬、豈非幸歟。雖然此非爾克一時之榮也、凡在斯文皆與有榮焉。故於其請不復辭讓而樂爲書、且以齊府官屬名氏悉著于碑陰云。

祭文

元皇慶元年壬子春三月　　紫陽楊奐

子之於聖人、其猶天而地之、日而月之歟。學出於詩書、道兼乎仁義。至於知易而不言易、知中庸而不言中庸、此又人之所難能也。湯武則待子而義、匡章則待子而孝。紛紛楊墨之徒、待子而後黜。其爲功用鴻且著矣。夫豈好辯者哉。奐等去聖爾遠、欲學無師、而後執志不勇、惟神其相之。尚饗。

元延祐六年己未六月乙酉朔越二十五日己酉　　劉文（山東東西道肅政廉訪使。）

惟公生稟淑質、名推大才。立王化之基、治儒術之道。遵行仁義、距放邪淫、垂萬世之憲言、宜諸生之禮祀。尚饗。

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九月乙酉朔越九日丁巳　　察罕帖木兒（銀青光祿大夫、御史中丞。）

惟公養氣知言、推明性善、擴闢異端、以承三聖。茲奉王命、薄伐尋奠、載臨鄒邦、景慕先哲、敬遣輔行、式言情功。尚饗。

國朝洪武四年辛亥三月　日

惟公知言養氣，允有實學。性善一語、大啓人心。斥異端而道學以明、承三聖而道統以續。況茲鄒邑、公之闕里。斯民被其德教已深矣。某忝膺　朝命、于茲佐理。凡公之所以論爲政者、願取法焉。非才弗克。公其相之。謹告。　鄧原忠鄒縣縣丞。

洪武六年癸丑閏十一月　日

不有孔子、則堯舜之道無以傳。微孟子、則孔子之道何以著。是以韓子推尊、以爲功不在禹下者、詎不信然。神其鑒之。尚饗。　張珵山東按察使。

洪武六年癸丑　月　日

惟公生當戰國之時、克明性善之學。道非堯舜則不陳、功於神禹而可並。上承三聖、道統綿綿。某忝膺　朝命、來牧是邦。惟公之道德、是所景慕焉。瓣香致敬、公其鑒知。尚饗。　汪繼道鄒縣知縣。

洪武七年甲寅　月　日　徐源濟寧府通判。

惟公被三遷教、爲百世師。尊王賤霸、非堯舜之道不陳。養氣知言、惟周孔之傳是式。功高神禹、今古所宗。某學公之學、尚公之志。忝膺　朝命、佐治濟邦。今以王事、道經於此。敬致菲儀、謁奠。公其鑒知。尚饗。

洪武七年甲寅十月三日　崔潔山東按察司分司官。

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公以命世大才、出而任斯道之責。俾羲軒以來道統之傳、得以不絕、則其功之紹於前者、爲其大也。況七篇之書、道學政事靡所不載、則其澤之被于後者、爲無窮也。某臨鄒邦、景仰休風、展禮廟庭、少伸厥敬。伏惟尚饗。

洪武八年乙卯六月　日　賈巖濟寧府同知。

惟公遭三遷教、著七篇書。當戰國分爭之時、闡聖賢性善之秘、黜伯功而明王道、息邪說而正人心。統紹宣尼、功配神禹。非命世亞聖大才、其克若是乎。巖忝以公行、道經鄒邑、敬謁廟庭、仰承盛德。謹告。

洪武九年丙辰　月　日　程忠道山東僉事。

集生於千載之下、仰慕於千載之上。賢者何也、嘗聞前聖之道既絕而復續、異端之說既熾而復熄、人心既邪而復正、而孰使之然也。嗟乎、孟夫子之功也。今因巡歷過其里、瞻其廟、禮其像、而其孫儼然如親炙之敬者、豈無自而然哉。謹告。

洪武九年丙辰　月　日

鳳朝陽 濟寧府兗州判官。

天生命世大才、當戰國從衡之時、獨能崇王黜伯、道性善、闢異端。其道繼孔聖、其功配神禹。宜後賢之推尊爲萬世之永賴也。謹告。

洪武十四年壬午十月

孫章余　植

韓文有曰、堯以是傳之於舜、舜以是傳之於禹、禹以是傳之於湯、湯以是傳之於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亞聖。亞聖沒、不得其傳焉。朱文公又曰、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而止焉。然則孟子續千載道統不傳之緒、以垂教於萬世、所謂後孔子而聖者也。亞聖大才、豈虛語哉。植　道經鄒里、恭謁廟庭、不敢以當祭者、謹捐俸金以貽孟氏之賢子孫主祭者爲秋祀之一助云。謹告。

洪武十六年癸亥　月　日

朱　敬 鄒縣知縣。

惟公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當異端害正道之時、人欲壞彝倫之際、不有先覺、孰任斯文。敬　生當千百年之後、叨讀七篇仁義之書、每思瞻仰、道與時違、不如所願。恭奉　明命、來長鄒邦。天遂其心、謹以剛鬣之儀、用表誠敬。謹告。

宣德九年甲寅六月　日

施　淵 工部主事。

惟先師孟子之學、得於子思。著書七篇、垂訓後世。論性則曰本善、論孔子則曰賢於堯舜、論仁義禮智則原夫四端、皆所以擴前聖之所未發。使堯舜周孔之道不陷於異端、不溺於邪說、不逐於智謀術數之小、黜伯尊王、功莫大焉。謹告。

成化十一年乙未三月朔日

畢　瑜 山東提學僉事。

嗚呼、三代以下、正學不明、邪說行天下久矣。吾夫子沒而微言絕、不有豪傑如公者出、人孰知兼愛

非仁爲我非義人性本善而無惡詎知王道當尊、伯功當黜。則夫子之後不可無公也明矣。公嘗之齊之梁之滕、拳拳以興學教民爲務惜當時皆莫之用。今聖天子在上王道大行教養兼至茲欲率諸生皆明正學且孝弟忠信自鄒魯始公其鄉人也幸歆相之追我素飡之羞謹告。

成化十五年己亥十二月壬子朔越二日癸丑　欽溥 南京吏部尚書

嘗讀仁義七篇而知人性之善夜氣之存是以發前聖之蘊。又嘗考世族之譜而知孟仲子之爲子王守之坊墓猶存足以袪後世之惑。今也自京歸老詣魯及鄒見源泉之混混歎道體之彌深仰泰山之巖巖識氣象之如在敬莫一觴用酬遺教謹告。

成化十七年辛丑七月甲戌朔三日丙子時始修完祭器　張泰 鄒縣知縣

惟公學本宣尼道宗堯舜仁義七篇萬世垂訓讀公之書行公之學補報於公祭器是作今茲完備獻於廟庭禮行釋菜惟誠是將賴公明德輔我以政庶事平康國君是慶。

弘治元年戊申九月辛酉朔越二十六日丙戌　章恍 太僕寺丞

學始三遷統承羣聖異端以闢人心以正想見儀形泰山氣象斯道增崇萬世景仰。恍茲奉　王命、載臨鄒里恭謁廟庭以享以祀謹告。

嘉靖元年壬午十一月癸卯朔越七日己酉　陳鳳梧 山東巡撫

禹抑洪水周驅夷狄孔作春秋其揆維一惟我夫子距詖闢邪以承三聖厥功則遐七篇之書仁義惟善堯舜可學千載如見鳳梧生晚聞道未眞巖巖氣象載炙載親祗謁之初奠此蘋藻吾道一脈庶幾覆幬謹告。

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四月乙巳朔越二十七日戊申　何鰲 山東巡撫

於昔宣聖萬世宗師聖孫嗣作道在中庸惟我夫子得之於口傳心授之切而又以闡明於邪說橫流之衝其仁義擴充之訓知言養氣之學眞有以發千聖之蘊而開來學於無窮然則萬世之不惑于異術詎非吾夫子之功鰲等幼讀夫子之書而私竊其道以發吾蒙今幸巡撫東土得瞻廟容儼

儀像如親炙，仰古訓之遺風。謹以非儀，用表寸衷。
尚饗。

嘉靖三十一年壬子秋八月辛亥朔越祭日丁巳（時於修三遷志成。）　史鶚（山東沂州道僉事。）

惟師泰嶽降神，生而峻厲，巖巖氣象，表率百世。家有嚴母，三遷學宮，機杼一斷，作聖之功，道統攸傳。願學孔子。扶植之力，顏曾莫比，力闢邪説，仁義七篇，萬世永賴，如日麗天。遺塚云亾，值孔道輔求而得之，鎮我東魯。朱令徐士，改設廟楹，望之可畏，英氣如生。封爵錫田，洽于累代，繩繩相承，道運同泰。襲封世職，創自我　朝，崇重儒道，治教懋昭。于茲邾城，弔塚禮畢，專纂志書，備載世系，孟門正脉，源流甚真。彼作僞者，何其亂倫，志名三遷，厥義何在。蒙養以正，由於母教，爰采蘋藻，用告厥成。師其昭感，俯鑒斯情。謹告。

萬曆六年戊寅　月　日　趙賢（山東巡撫。）

天挺真儒，學識其大，仁義七篇，唐虞三代，貴王賤伯，排邪翼正，孔道益尊，禹功堪並，距越在後，胄繹在前，鬱鬱檜栢，有廟巍然。爰潔蘋藻，載炙載親，巖巖氣象，萬世所欽。尚饗。

萬曆十一年癸未　月　日　陸樹德（山東巡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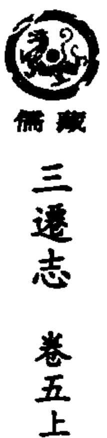
惟夫子闢陳王道，炳然日星，其事備于居仁由義。其要先于薄歛省刑，彼移民移粟，惠不足稱，况爲鷸爲獺，政何以乎。故曰有不忍人之心，斯不忍人之政行也。是彝是訓，定保明徵，詎能外茲規矩準繩。况入其疆，撫其人，敢不奉以核吏康民。泰山巖巖，所降在庭，所貴心通，黍稷非馨。尚饗。

萬曆十八年庚寅　月　日　鍾化民（山東巡按。）

既生天地，不可無仲尼。既生仲尼，不可無夫子。天地之道得仲尼常行，仲尼之道得夫子常明。化民觀風茲土，肅拜聖容，敢不正人心，明王道，以承夫子之功。尚饗。

萬曆三十七年戊申　月（修廟動工祭文。）　胡繼先（鄒縣知縣。）

惟靈本仁祖義，黜伯崇王，承聖統以淑人，闢邪説而輔世。夜氣醒幾希之脉，雞鳴嚴善利之間。是誠後學之依歸，固宜明王之廟祀。乃者宮墻傾圮，殿



廡蓁蕪。雖歲久則締構易隳、亦民窮而物力難繼。
某等來牧茲土、雅伏神禧。嘗致慨于黍離、益動思
于源本。雖承院允、難竭縣貲、謹捐處其寸金、聊補
茸乎大廈。惟日仍舊、豈云壯觀。第恐土木沓興、致
賢靈之驚震。以故牲醪預告、祈神力之護持、行看
不日之成、佇聽子來之悅。尚饗。

孟墓祭文④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　月　日　　胡繼先鄞縣知縣

於維夫子、卜兆四基。額外祭地、縣額置之。云何[illegible]
沒、祭與缺遺。敬搜舊業、復損⑤新貲、地增半倍、祭益
一期。茲當某月之某日、定爲萬祀之常儀。典制有
經、賢靈是依。尚饗。

孟母祭文

萬曆十八年庚寅 月 日

鍾化民山東巡按

子之聖，即母之聖，妻之聖，即夫之聖。不有三遷之教，詎開浩然之聖？人生教子，志在青紫；夫人教子，志在孔子。古今以來，一人而已。爲丈夫者，瞻對慈顏，安可不奮然獨往，必求至于孔子？尚饗。

墓誌

亞聖五十二代孫處士彥通孟公墓誌銘洪武辛亥

廣信桂孟撰濟寧府兗州鄒縣知縣。

處士宗子諱惟恭，字彥通，姓孟氏，寔鄒國亞聖公五十二代孫。其先有諱德義者，君之祖考；諱允祖者，則君之考也。自余來尹鄒邑，求孟氏之賢者，僅得君之孫思諒，相與來往，將載期，愁焉，恒以太父没，未有述爲歉，請再四而益固。蓋處士之生，篤厚而明敏，結髮而知嗜學，弱冠而能爲文辭。平居寡言笑，不求官達，遇事有謀而善果斷。泰暨王領祀事，能幹置，雅於繼述之事，尤惓惓焉。泰定五年五月，蒙中書撥付祭田，以頃計者三十，官錢以緡計者三千有奇，收貯貫粒，具籩豆，壘洗，恭修春秋釋奠。以其贏行貸，計其子本所入，次第興創正殿，塑亞聖像，建兩廡，作櫺星門，重三間，構講堂、西齋、神廚、庫房，繚以周垣，約百餘丈。築斷機堂于中庸書院之西北，甃曝書臺，又刻加封亞聖制碑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座。君娶李氏，生二子，長之庸，幼入孔顏孟三氏學，願守祖祠，不仕，娶王氏。次之訓，始由單父縣儒學教諭，陞莒州

儒學學正。娶
宣聖五十二代孫譙縣尹孔吉甫女，生二子，思諒
蓋其冢嫡也。生九歲而孔氏沒，繼母仇氏實勤敎
育。至正間嘗在任本縣主簿，兼典祀事。
國朝初，從襲封衍聖公入覲
闕廷，得請歸守奉林廟，練達而有幹，雅能祠宇，經
葺亞聖之祠。娶唐氏，次元孫，蚤沒。女二人，長大春，
適卓氏，次綿綿，適毛氏。嫡孫一人，伯顏，幼學。女三
人，長秋童，次順童，俱幼。君生以前至元二十一年
八月二十有二日，卒以至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春秋七十有六。以至正十三年八月初六日葬於
馬鞍山之祖林西臨付村宅園產萊。嗚呼！闢邪說
恢聖謨，厥祖之功大矣。君以幹濟之才，又學而又⑥
守志不仕，獨以祖庭林廟樹建報效始終爲務，而
卒克如志，其考終命宜哉。余生後，猥以弗獲顏接
爲慊。今思諒又克朝夕孳孳，思有以繼志承考，且
靳文以揚前休，亦宜牽聯得書，殆惡乎辭之固耶。
銘曰：源之衍，流必滋，道斯弘，後昌宜兮。道明晦，懸
彼蒼，稽厥功，邈以彰兮。彼寧者丘，祖林之阪，我銘
貞堅兮，灼其潛幽，永有覯於茲。

亞聖五十三代孫莒州儒學學正曾甫孟公墓誌
銘洪武甲寅　　張思大撰濟寧府兗州鄒縣訓學。
公諱之訓，字曾甫，寔
鄒國亞聖公五十三代嫡孫，乃處士君之仲子也。
前元至正甲申，單父儒學敎諭考滿陞莒州儒學
學正。適值兵興，秉職歸桑梓，願守祖祠。兵亂避地
蔚州，不幸以疾殁于正寢，甲子五十有二。公夙有
學識，及歷敎官，所至學者遵其敎，薰其德，雅有可
觀。至於事親孝，接友信，名著內外，文人碩儒咸加
禮貌，誠無忝於先祖焉。公娶
宣聖五十二代孫譙縣尹孔吉甫女，溫恭孝慈，內
治有法，先卒，合葬於城東北馬鞍先兆之次。生二
男二女，長思諒，次元孫，早卒。再娶仇氏，亦貞順，所
毓一子思忠。女大春，適卓氏，次綿綿，適毛氏。孫男
一人，克或，幼學。孫女四人，長日秋童，次順童、秀童、
四童。男婦二人，唐氏、郝氏。冢嫡思諒，生而秀，長而
幹，亦常爲本縣主簿，有良吏才，於國家之務罔不
悉心。及兵後，經葺
亞聖祠，率族人致祀尤謹。況簿與余善，請銘先考
潛德，爲發其光，義弗獲辭，廼爲銘曰：嵬繹之靈，篤

生亞聖孟氏之門，寔賴餘慶。五十三葉，子孫述業。銘以著之，昭示無竭。

亞聖六十代孫肇昌府通判壇峰孟公墓誌銘

鄒縣潘　榛撰（山西副使。）

壇峰先生者，亞聖六十代孫也。先生生而頴絕，少長治經術，攻苦刻厲，聲即譪起。里中人靖處士察先生才，有女許授室，是爲孺人。及任栖內佐先生孝養，先生乃得一意修業。業益精，試輒高等，補博士弟子員，得廩食。居恒聚徒詣業，益勞苦不休，少年邁上，謂青雲可立致。乃屢試不合，卒用里選起家，授文學掌故，筮仕下博。亾何，遷一秩于中山。又無何，增一秩于河間。先生三歷博士，雅以師道自嚴，至面命耳提，尤稟正于六籍。一時諸生視先生殿最，不啻桑蚪。以廣厲有效，層累而上，遂擢閬中司理。先生由經術起，一旦持三尺法，家言衆疑非所習，乃輒循理，無害爰書，猝至能不移時訊决。於是所部悉就之聽直，諸旁郡邑悉就之質成，又爲一時名司理。說謂儒者拘于文法也。先生循資擢，又當不次，而竟以别駕遷入秦。武始、金城之間，爲西秦險隘，虜素蹂躪，不苦兵力而苦轉餉，以故當事者輒倚重先生。知先生才足辦此耳。卒之飛芻輓粟，不瑕中

人產而力寬。庚癸之呼、令百二天府兵端坐彌此其功不在小、浸假而向用、其勛業何可勝道。乃知止不殆、有味乎藏史之言、即謝政而還。菟裘自適、聽諸子孫讀父書以爲樂。且鹿車自隨、庶幾偕老。柰之何孺人遽先奪也、後孺人八年而先生亦殁。計先生在林下十餘年、與鄉人處、無少長貴賤、咸得其歡。余數從先生飲、飲輒酣歌忘倦、不以長且貴自挾、椰下油油之風不過也。余鄒薦紳先生不一二。里中人有罹于法、或邑有大紛更、吏民稱不便者、往往懇先生言之長吏、先生遜謝之、足不至公庭、口不談公事、長吏無不雅重先生。長吏亦間或從先生物色邑之豪强無賴者、先生謝不知、滅明之節、德操之度、先生又以一身兼之矣。嗟乎、先生白首研摩、口誦不輟、上不得從人主之前陳說經義、下不得從長吏之末請試屬國、而僅僅位不滿德、以天年終。說者每爲先生致憾、不知自古文學之士多淪落不偶、然終不以故貶賢、則先生又何憾于地下哉。先生名承相、字永鄉、壇峰其別號云。生于正德七年八月初六日、卒于萬曆念六年十月十八日、享年八十七歲。孺人生于正德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萬曆十八年九月念四日、享年八十二歲。凡舉子若四、婚嫁俱里中名閥、不具述。獨其孫閈鉦爲諸生有名、與余宗有秦晉盟。余髮燥時已甓慕先生爲鄉之質行長者、乃今與肺腑戚、尤得悉其行事、敢載筆而爲之銘。銘曰、爾禰爾祖、寔繁我胄。孰爲之後、以篤斯祜。恂恂者儒、王事靡盬。葆素含淳、奄然千古。厥有孟光、敷極于五。冥合玄同、允藏吉土。嶧山之陽、濟水之滸。若堂若坊、斯亦孟氏之廡。

傳

壇峰先生傳

鄒縣周希孔撰孝廣

令亞聖之裔以經術起家者、則推壇峰先生。先生之大節、茂昆潘公誌之詳矣。余生也晚、僅一再晤先生。然數從長者游、稍聞先生軼事、謹次而著之。先生爲人端介仁恕、無城府、雅好學問。年十九補三氏學諸生、家苦貧、以舌耕自給。所居去二邑殊遠、又窶騎從、然朔望必詣學、春秋祭必詣廟、無闕焉。往來道中、輒嘿誦其所綮以爲常。嘉靖末舉歲薦、歷深唐河間三學博士。世之爲博士者第不苛責弟子儀以爲賢矣。先生非直不責弟子儀、且察其貧不能婚喪者賙恤之、貧而肄綮于學者飲食之、以故大得士心、當道之獎者檄相接也。有生久不至學、先生怒召之、至則自述艱苦狀、先生惻然不問。既去、殊念之、使役負米賙焉。然生雖貧、實不至是、特以詭辭冀免責耳。負米者且行且慍曰、秀才無纖毫禮獻、師釋焉已幸、乃復濟之、使我勞苦。言之不已、適當道詗事者在側、聞而問之、負米者具以告。其人大驚、即達于上、皆歎息之、而又證乎日考、衆語皆賢、于是薦諸朝、遷保寧推官矣。先是、先生論唐縣有首貢生得罪于令、欲陷之、索生過狀甚急、先生持不進。令不得已、躬詣先生以情告。先生曰、是人實無罪、忍阿明府意害善類乎。令沮而去、遂不復索生事、獨陰恨先生、爲誣語聞上。或告先生、先生慨然曰、吾非惜官者、與人逐我、寧先去。即治裝行、諸生泣留不可、即令亦陽留之。先生去益決、將發而新保定守信至、先生視之、乃鄒舊令章公時鸞、故與己善者也。諸生聞之、留益切、先生亦以違章公久、冀一見而行、乃稍弛期。故事、太守初至郡、博士不得輒見、令聞先生將往見郡守、固已疑之。及既謁、章公喜甚、遍問鄒諸舊游、引入內宅、叙生平懽曰、公何得罪于令、令乃害公。蓋令申府時、署篆者不敢發、而以達新守耳。先生謝不對、章曰、吾知公賢者、且鸞在此、公何憂。先生乃止。自是令事先生益虔、卒以遷去、諸生咸嘖嘖嘆之、以爲有天幸也。先生既晋推官、愈自淬勵、悉拒諸請托不納、讞決必于理法。以其暇修學⑧、較刻亞聖石像、斷機圖、三遷志及老蘇批點孟子以風士。居數年、政聲流通巴蜀、所部有在巽曹若、詡先生曰、

公但捐百金，僕爲幹置內遷可得也。先生謝而辭之。久之，其人復遺書以爲言，先生笑曰：「吾昔與唐令抗，決意歸田，賴章公故至此，豈非命哉。夫吾他日之遷內與外，亦有命焉。乃以賄求乎？即得之，何顏入祖廟也。」力謝不從，待其使甚薄。無何，遂得華昌通判，分署洮州。洮州居邊境，殊負重，有常例銀甚厚，先生華去之。或曰：「不懼後至者怨乎？」先生曰：「吾知義而已，暇他慮也。」又數與太守爭事，太守滋不悅。視事二歲，曰：「可歸矣。」即致仕去。將歸時，有丁指揮者坐事，且奪爵，當道付先生鞫之。丁懼，因先生內戚顧獻千金爲治裝資。內戚乘間言之，先生大怒，且究其致語者，然竟全丁爵，不深罪也。王藏吏以盜金敗，先生致之法，徵其贓。既致仕，猶未竟，先生曰：「代者至，若難生全矣。」爲自出貲補之。其清而不苟，皆此類也。既致仕，家居十餘年間，故所教育諸弟子多貴顯，或至藩臬。每一過鄒，必詢先生起居，覲造堂下，執弟子禮，依依不忍去。後先生卒，有至鄒者，知其事，則又皆詣墓拜奠，與先生子孫敘世好如昔時。里中人轉相告，以爲美談云。周希孔曰：往先生教授河間，余父泗溪君以事過之，館一茂才家，詰朝亟行，僅寄聲而已。或疑其薄，先君曰：「壇峰廉而厚，余過之，必饗我，且餽我，不欲煩之也。」其相重如此。夫以聖賢之後，爲善其勢甚便，得名又最易，然悠悠自廢者衆也。如先生之卓然自振，可不謂賢哉。且世所爲屈己以徇者，恐失官耳，然以阿諛去職者不乏也。方先生爲弟子時，自分去官，豈復計遷擢哉。乃終陟郡倅，則利害又何可定也。然先生平日又最和易，無圭角，似憒憒者，至臨事則剛正如此，將柱下所謂慈故能勇者耶。余高先生之誼，故著其事以自警，且以示孟族之孫子，將共勉焉。

題壁

元御史趙文呂

至元二十年冬十月望日，自闕里至鄒，偕孟氏五十代孫德昌拜鄒國公墓，明日又拜祠下。三復公之言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肅然而退，瞻望神光，如有生氣。

明御史林　榮

成化癸巳孟春穀旦，予巡歷至鄒邑。明日祗謁先師鄒國亞聖公像，設有儼，神靈如在，起敬起畏。既而嘆曰：當七國爭權之秋，邪説誣民，聖學湮晦。不有先師者出，力救而扶持之，孔子之道將墜于地矣。然則先師之有功于聖門，豈可涯涘也哉。其配享素王廟食鄒釋，人心敬仰而思慕之，歷千萬祀如一日者，良有以也。

三遷志卷五上終

校記

①仰墓：當作「仰慕」。

②繫：當作「緊」。

③形：當作「刑」。儀刑，見《詩・大雅・文王》。

④此前原闕一頁。

⑤損：當作「捐」。

⑥又學子而又：疑有訛文。下「又」字，或當作「文」。

⑦盬：當作「盬」。按，「王事靡盬」見《詩經・唐風・鴇羽》。

⑧學較：當作「學校」。

三遷志卷五中

海鹽　呂兆祥　重修
　　　呂逢時
曲阜　孔尚遲　參考
　　　孔尚贊
裔孫　孟弘譽　訂閱
　　　孟聞玉

頌德惟贊、言志則詩。撫編寄感、覩貌興思。作非無益、情見乎辭。爰蒐爰輯、尚俟來茲。述題詠第十九。

題詠

贊

宋神宗御製 一書作理宗、今從宋譜。

道術分裂、諸子爲書。既極而合、是生眞儒。詆訶楊墨、皇極是扶。較功挈德、三聖之徒。

明廣信桂　孟

鄒有亞聖、緒承文宣。業敎三徙、著書七篇。列國兵爭、從衡迭用。不有君子、邪淫益縱。天啓秋淑、養氣知言。絕利格非、弘本達源。黜彼伯功、正此王轍。道著日星、義凜冰雪。若蝕載明、猶水之晶。砥柱特嶷、鉅鏞孤鳴。胚脾東嶧、夌厲西華。惟賢斯卓、在聖伊亞。形逝神存、昭茲九閽。爰瞻爰仰、千古同歸。

安陽集

昔周公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惟利之喜。諸子紛紛、棄觟而起。聖道之塞、實生荊枳。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吭、仁義吾嚙。芟楊剪墨、路平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醇而醇者、孟子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比。嗚呼、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盧陵陳鳳梧

哲人既萎、亞聖斯作。距淫闢邪、正論諤諤。堯舜之性、仁義之學。烈日秋霜、泰山喬嶽。

平定白　鎰

巍巍乎其廟貌之峻、巖巖乎其氣象之尊。鑿鑿乎仁義七篇之論、卓卓乎統承三聖之門。噫、斯人也、先儒謂功不在禹下、愚以爲萬世永賴、老天地而常存也歟。

鄒縣郗幼學 孟廟落成。

嵬嶧之陰、坤靈孕秀。爰毓亞聖、光前絕後。亞聖爲誰、粵惟孟氏。道統傳心、上接洙泗。楊墨塞途、大道

榛蕪。儀衍縱横、聖教不行。不有哲人、生民聾盲。鄒實有廟、祀享惟豊。祀享之豊、崇德報功。巍巍榱桷、燬于兵火。日薦日祀、禮弗式展。緊被孫孫、孫孫思諒。新廟是作、遐邇瞻仰。牲幣載陳、籩豆簠簋。聖道昭明、天地終始。

銘 有序

鄒縣鄒幼學

鄒國廟承聖門者、知縣事崑山王璧所作也。廟徙在宋、元季燬于兵。國朝平一、崇尚明教、前令桂孟既作廟、洪武十一年十月立是門、而規制始稱之。其辭曰、

承聖之門、將將翼翼。由義之路、居仁之宅。於惟鄒公、功配神禹。繼周紹孔、爲世作矩。知言養氣、仁義性善。尊王黜伯、予其好辯。盛德孔彰、廟食斯堂。學徒詵詵、絃歌洋洋。出入是門、希賢希聖。是則是傚、夙夕虔敬。繼今葺之、勿崩勿騫。凡百君子、有考斯文。

詩

四言

東海徐有貞 有序

有貞祗奉帝制，治水於東兗，茲惟二載。修濟之功，亦既告成。乃循山導泉，周行泰岱徂徠，遂由曲阜至鄒嶧，祗謁先師鄒國亞聖公廟。時孟氏主祀翰林院五經博士希文，而山東藩臬陳雲鵬、寇同謁焉。瞻拜之際，巖巖氣象儼如生覩，而親炙之也。爰賦泰嶧之篇，以識承學景仰之意云。

巍巍泰岱，厥有孔聖。巖巖嶧山，實生鄒孟。維孟繼孔，爲我先師。學繇慈訓，才亞生知。王迹既熄，麟經絕筆。術變申商，道亂楊墨。人心陷溺，甚于洪荒。夫子拯之，功與禹侔。一則曰仁，一則曰義。仁義之外，所不言利。其黜者伯，其尊者王。一時之短，萬世之長。伊予小子，生後千祀。學孟之學，事禹之事。事也匪易，勉斯成之。學也未至，進斯精之。大君之命，豈敢怠遑。先師之訓，矧敢或忘。河決既治，導山及鄒。載訪林廟，來觀來遊。爰暨藩臬，亦有雲孫。敬將釋菜，蘋蘩苾芬。浩然之氣，凛然如在。尚畀于明，傳心千載。

吳郡尤 存

三聖不作，世遠言湮。衆泄泄兮，上距孔子，相去獲麟。百餘歲兮，楊墨塞路，惑衆誣民。亂罔治兮，儀衍連合，邪說紛紜。人欲肆兮，馳傒騁僞，詭譎說薰。國殄弊兮，有開必先，山川出雲。時之至兮，哲人挺生，獨任斯文。出其類兮，泰山巖巖，配禹迺尚，功參儀兮。命世亞聖，醇乎其醇。崇仁義兮，紹堯繼舜，道傳其身。賴不墜兮，貴王賤伯，拔本塞源。拯極弊兮，性善微旨，養氣知言。理昭晰兮，萬世作則，淑我後昆。開盲瞶兮，聖賢既沒，名教實存。宇宙利兮，危繹奕奕，洙泗沄沄。秀所萃兮，塈木叢翳，千古夕曛。儼清閟兮，春秋歲事，有孝諸孫。信不匱兮，牲牷既潔，或炙或燔。神既嗜兮，清酤既載，籩豆孔陳。禮乃備兮，鍾磬琴瑟，無相奪倫。樂斯肆兮，於穆厥靈，來格明禋。保我嗣兮。

五言古

崑山顧孟圭

犖邪鶩聲利、夫子振微言。論功畢伯圖、述性窮靈源。遏欲心乃存、服義氣斯全。孤身峙喬嶽、一喙防頹川。我行古郰國、宅里表三遷。牛羊下秋坂、因懷山木篇。

晉人王雲鳳

朝行渡泗水、路出大賢邦。大賢不可見、幽廟古栢蒼。回首見泰山、彷彿神昭彰。桂花落千載、餘草安有芳。卓哉闢洛子、導塞流乃長。哀哉此誰氏、失路而徬徨。

陳鎬

我行鄒滕路、三見嶧山春。引首望喬木、巖巖如有神。安能起千載、謦欬聆斯人。幸哉接餘喬、允矣瞻清塵。淹留過別館、風吹紫荊新。師門有遺訓、使我涕沾巾。

朱禋

惟昔仲尼沒、世道日已媮。楊墨乃塞路、四海方横流。儀秦肆奸欺、強辯干諸侯。朝從復暮横、流毒遍九州。婉孌妾婦態、媚誕弗自羞。不有聖賢作、斯世誰爲誅。惟公繼道統、獨任蒼生憂。異端既云闢、放心知所求。巖巖泰山象、凜凜氷霜秋。歷聘過齊梁、正議不見收。王政與經界、定知公大猷。知言復養氣、足見公所修。狂瀾回砥柱、絕學師孔周。坐令戰國間、治與羲軒侔。我來司考牧、東土及曾鄒。於焉拜公像、蘋藻思旅酬。式瞻儼如在、正氣充宸旒。

永嘉梁聰

行行出城南、幽勝紛感觸。三遷已無人、空堂枕城足。堂前玉樹長、堂北萱草綠。悠悠思孟軻、母德温如玉。機絲雖已斷、道統於焉續。誰爲阿母慈、戚戚恩意篤。偏愛不知勞、乳食生煬毒。所以古敬姜、荒淫戒文歌。歌乎亦何爲、終成敬姜哭。何如斷機娘、啓勳發良勗。遺于命世才、高攀孔顔躅。異教歸掃除、遺風洒末俗。我生千載後、舉頸遙相矚。登堂三嘆餘、狂歌寫心曲。

汝南胡楨

古鄒嶧降神、先孟鍾靈盛。早領訓三遷、卒能成亞聖。七篇著述醇、百代知崇正。繼往復開來、素王功與並。

青霞沈鍊

孟軻本吾師、輔世游齊梁。談辭霏玉屑、曠蕩仁義場。一言已有餘、千言猶未央。借問此何爲、楊墨克四方。邪說塞皇猷、詖行成梯航。禽獸食人肉、世道兩以喪。君子心不忍、齒舌流否臧。爲道立赤幟、昭灼日月光。是非以析然、邪僞安所藏。多言鬼所嫉、無言安能詳。俅在嘉靖中忠直冠一時、此乃其詠懷之一也、以辭皆推尊孟子、故采焉。

漢陽戴　金

孔鐸徵沉響、斯文晦復章。粹淑先鍾毋、英資始發祥。四端啓心鑰、吾徒正氣揚。麟經續絕筆、七篇立巨防。片言百世師、吃緊處更詳。每於清夜時、黍神夫子旁。果然百感寂、主翁時欽藏。善念自茲充、如殺之有房。繼之以集義、勿助與勿忘。循循日復日、卽此是梯航。當時豈無遇、功業劣齊梁。漢宋迄今時、諸儒宗派長。沂流接洙水、提挈先有綱。尊崇典普學、搴華異孔堂。功不在禹下、列宿同耿光。

郴陽李　棣

亞聖堪輿秀、規模邁等倫。高軒環郡國、傾蓋著絲綸。仁義驅千古、知行抄兩輪。儀秦時結舌、吻傳重茵。正學懸輿衛、虛車失老荀。百王憐迹熄、一理認途眞。洙泗還遺轍、山溪墣莽蓁。指南非獨步、承禹竟誰人。詭遇禽羞獲、遜居道已聞。七篇垂德範、末路仰香塵。折輻生前厄、騰光沮落神。載輪身世遠、輪奐寢堂新。想像衢頻倚、鳴鸞式有軺。執鞭嗟罔及、濡軏濟無垠。

海寧徐　炳

炎炎夏日長、驅車古鄒邑。低謁亞聖祠、齋心兢惕惕。殿閣聳巍峩、草樹生顏色。卓哉大丈夫、萬仞何壁立。浩然天地間、俯仰氣充塞。霸業小桓文、邪說距楊墨。墦間富貴兒、妾婦縱横客。亹亹稱三王、諄諄談四德。尋想追唐虞、淵源紹精一。閑道躋孔門、論功侔禹績。七篇千萬言、昭揭如星日。絪惟岳降神、攀龍附鳳翼。五色乘雲車、行行止於嶧。誕生豈偶然、上天實所錫。幼孤舍市廛、鬧見移俗習。嬉戲從賈衒、母心長惻惻。三遷依學宮、一刀斷機績。蒙養端聖功、拒趨訓彌敕。遂沂②洙泗流、私淑探遺澤。勿助仍勿忘、深造期自得。玉振曼金聲、升堂優入室。四十不動心、齊梁環轍迹。信知命世才、昌期逢五百。世無明王興、誰爲伊與稷。吾道既終窮、歸與勤著述。繼往開來學、後聖良不惑。吁嗟阿母賢、柔嘉世維則。敎子爲亞聖、令名疇與匹。姬姒相後先、

美嫄同一脉。褒封崇廟貌、萬古同血食。

河北李化龍

日遊孔氏林、今登孟氏堂。朱扉臨廣路、檜栢參天長。再拜瞻遺容、巖巖氣軒昂。念昔戰國初、多岐嘆亡羊。儀秦恣捭闔、楊墨斁綱常。聖途一以蕪、誰障百川狂。夫子起衰周、披雲覩天光。一馳仁義談、舉世禁蜩螗。坐令歸功者、比之堙懷襄。緊茲有本源、言利謹其防。直養乃無害、有欲自無剛。念爾青衿子、日夕望宮墻。堯舜豈云遠、城南大道旁。勉之在及時、申言著斯章。時督學山東、謁廟示諸生。

穎川連　標

嶧陽孕地靈、遠望孤桐翠。鄒魯曾觀風、暑月乘驄至。廟貌何崔巍、碣文星緯萃。樹有漢唐植、案遺晉魏器。升堂虔薦蘋、申此景行志。緬惟戰國時、舉世崇功利。蘇張尚捭闔、揚揚稱得意。天生我夫子、獨立斯文幟。抗禮諸侯庭、開蒙説仁義。堯舜期其君、孔顏寤夢寐。養氣與知言、能扶千古秘。慚余寡昧資、泰山時仰企。七篇佩髫年、皓首無敢易。丈夫在所爲、巍巍何足覷。通塞軛馳驅、詭遇恥爲累。願學遵遺矩、源流宗洙泗。

青陽王一楨

獲麟止東周、有孛符西國。大道黯長夜、豈辯儒與墨。依稀顏母山、孟母居其側。子輿幼亦孔、俎豆戲何飭。游泉發洙泗、千秋飲其德。摧楹昔有嘆、五禺方廟食。在禮母從子、歆詩閟有侐。欽風庶夙夜、矧余蒞茲職。自知非製錦、遠愧機中織。處世或圓鑿、幸勉縱横逼。藹藹宮墻深、旻旻松栢直。見知豈無有、冊青古維則。

新安畢懋康

岱宗紆修嶁、洙泗揚層瀾。清和雖云絶、夷惠非所安。剛大塞天地、善養吾浩然。結駟曾朱郊、抗軌梁齊間。功名卑管晏、終乖末俗遷。傳宗宣尼後、尚友黄虞前。幾希平旦氣、提醒夢覺關。詖淫息二氏、妙頤照羣篇。茲文尊殊代、嘉蘋薦歲年。濯林鬱庭階、衍殿煥朱丹。嘘風傳清響、晞日映中天。拜瞻動仰止、援翰咏藉蘭。

山陰劉　墉

母聖成賢子、子賢成聖母。道器即天授、亦藉人工補。勇志動三遷、芳名則萬古。傷哉遺石像、長跽思靡怙。拜罷西風慘、淚濕山之塢。爰思吾母心、良工

亦獨苦。般勤道姓名、門墻幸勿吐。敢負此生身、修途當自努。

鄒人許國康

昔我望宮墻、一片松杉黑。入門一長跽、圍觀心惻惻。冊青被垢塗、榱桷銷其刻。繚垣通周道、尾墜不敢即。悲來獨屏營、浩歎夫子側。榱題已如此、奚取方丈食。嗟彼讀書者、綰綸賢者域。豈無泥沙用、而於聖賢齋。卓哉孔道輔、此日焉再得。重遊逾幾時、頓覺不相識。廟貌鬱光彩、晃藻生顏色。豁然快我心、俯仰情難極。鴻功不日成、誰謂易爲力。有嘉君子人、經營寔孔亟。若無賢聖思、誰督而誰偪。我欲識其人、都歸令尹德。令尹復爲誰、胡氏世文墨。邑里自何方、遙指西南國。因鄒令胡公繼先重新孟廟，賦以志喜。

七言古詩

東浙孫應奎

仲尼不作生夫子、統承先聖憂盲否。發明仁義擴齊梁、闢陳王道見經紀。于時朱翟漫塞途、杞棘猖狂復湍水。力排峻決窮其歸、揭言性善明宗肯。孩提愛敬本知能、知能天有仁義已。克此浩氣塞天地、達此明良追喜起。發端用力在毫釐、不爲不欲心焉耳。吾道自此行江河、詖淫邪遁斯風靡。大功信不在禹下、乾坤位列有雙峙。如何易簡復蓁蕪、後生誦說徒孔氏。詞章技術齊播鬨、昏夜哀憐罔憂死。我生千載幸有依、良知聖學如掌指。却驚請事三十年、猶疑江漢無涯涘。心生忽情助與忘、末由動靜歸於指。隙駒恨莫揮魯戈、志尹空懷匹夫恥。問俗驅車騶里來、肅瞻遺像容芳軌。徘徊松檜百年心、天籟悠悠如命已。章丑猶能記七篇、斯文後此當誰似。

山陰張元冲

弱齡捧遺編、孩提感懿廸。中歲稟師承、良知啓昭晰。偉哉仁義配禹功、排決周流猶已溺。嚼云好辯託空言、武跡隆汙探往昔。粵自春秋道術岐、椎爭

戰國咸崎危。人知坑埽窮秦烈、泝流橫議久淫詖。嗟哉人心是是非非有恒彜、天綱地軸賴以維。有不忍有不爲、四端萬善何克彌。彼紛支離勞胸臆、功利㩁批踪四極。更遠區流昡紫朱、即有拔毛摩頂相纏墨。執中折淆說彌近、杞椰湍流轉沉匿。千蹊萬徑總由邪、生心害政皇途塞。民生塗炭典籍灰、天地狂瀾至秦極。嘗觀禹貢導水聲兗州、龍門砥柱俱順流。衆瀆朝宗歸瀚壑、地平天成萬世休。不然隄防壅汪殫巧力、恰與沉逆增墊遊。嗟乎五行三才惟此性、率性兢兢自徃聖。天德王道統幾微、古今否泰緣斯柄。必有事焉戒助忘、行所無事迺定命。三聖相承統緒存、畏天悲人宜諄諄。我生趨向幸有門、擴充集義愧未敢。征途肅拜儼有餘、嶧山迢迢水源源。

臨川帥機

晨發滕陽邊晁驛、縹余馬兮謁孟祠。孟祠奕奕臨周道、井幹瓊宮何陸離。春光淡蕩照靈宇、香烟縹緲駐遊絲。層軒三階縈紆入、檜栢交柯鳴鶴鸝。古來萬乘名磨滅、夫子聲稱千古垂。光施令母同昭揭、賜爵上公配先師。昔何柄鑿今崇信、理義同然其我欺。繽紛遊子共騁式、嵯巖山立觀英姿。夫子精神今安在、遨遊泰嶽乘雲霓。吁嗟東魯區區國、何爲聖賢萃于茲。我欲結廬種龜陰、松楸繫念世緣羈。東望闕里不違謁、頓步躊躇有所思。

晉陵沈應奎

七雄世局幾更變、周孔精神畱一綫。談家門戶正高張、倒峽懸河舌爲戰。嶧山鍾靈孟夫子、獨對宮墻親如面。原本仁義萬仞壁、浮陰蕩盡朝暉昇。齊梁那識是聖儒、伊周事業歸虛電。區區滕文晝井地、尚論聊成田家僎。惟公之後名世逌、先師當年車轍倦。鄒魯文明麗日星、嶧峰泰岱千秋并。微乎微乎七篇指、長夜喚醒人性善。

五言律

豫章費 寀

數仞宮墻地、三遷俎豆風。弘才眞亞聖、上爵稱元功。門對千山翠、壇深百尺松。瓣香斜日外、企敬自兒童。

莆陽鄭 芸

傳心宗孔聖、得統列顏曾。衛道功齊禹、經田法在滕。古松摩漢斗、世澤衍雲仍。太岳儼遺像、廟堂幸陟登。

永豐郭汝霖

鄒邑孟夫子、學問何淵源。風受三遷教、直承一貫傳。闢邪故壘壘、憂世每拳拳。炎日拜祠下、風霜仍凜然。

魯藩樂陵裕穆王

嵒路古槐陰、嵒嵒孟廟深。齊梁慨椎辯、伏謁想遺音。文木高千尺、宮墻出十尋。斯文遇傾盖、披豁散幽襟。王謁孟廟遇傳士野亭感賦

瑞陽熊 相

古邑漢湖下、嶧峰如筆奇。神靈生亞聖、道統繼宣尼。慈母三遷教、斯文百世師。家聲振賢胤、餘澤尚無涯。

永嘉張 純

正氣闢乾坤、挽回吾道存。藐視六卿貴、獨當萬乘尊。禽蟲喧白晝、風雨自黃昏。瞻拜巖巖下、齋心奉格言。

稽山毛一言

絕學承先聖、遺言啓後生。桓文元異道、鄒魯却齊名。萬世開新廟、層甃壯古城。巖巖瞻氣象、敬仰有餘情。

北地李 楨 三首

德業同天地、七篇正朗然。孔顏得以續、堯舜亦常綿。决毅設科永、刀機善養先。巖巖遙望處、黽勉在眞傳。

學術紛紜起、乾坤霾霧遮。多方闢異徑、獨立此中華。牛易興王事、雞鳴入聖家。存仁兼義語、萬古見亨嘉。

儀象千年後、依然只此心。嶧山極目處、泗水可長唫。神禹功非古、仲尼道自今。雄哉韓氏子、數語重儒林。

渾源許守恩

力挽人心正、獨閑聖道多。宣尼異可亞、神禹未能過。功名卑管晏、仁義沛江河。戰國若無子、今日更如何。

勾吳錢達道

私淑承宣父、裒然萬乘師。氣將天地塞、望與斗山馳。勳業追名世、文章任見知。停車瞻廟貌、慰我廿年思。

廣陵戴恩恭

列國兵爭日、羣言惑亂時。不生鄒亞聖、誰繼魯宣尼。後世得聞道、當年賴見知。維桑瞻廟貌、轉切勝巖思。

錦川章縺

母教三遷後、道歸亞聖公。正心息橫議、言性醒羣蒙。功可禹王匹、學非諸子同。泰山氣象在、萬古仰遺風。

山陰劉塙

滕朧舉曉騎、森藹醴先賢。大道廓如路、微言力與宣。乾坤遺傳擔、風月望誰肩。願學生平久、差池又一年。

浙中姚鷟梅

子輿昔云聖、廟貌委風塵。尾雀爭書案、饑鼯據錦茵。自然吾道在、頓使講堂新。萬樹秋森翠、行人只道春。因鄒令胡公重修孟廟感賦。

七言律

廣陵茅大方　有序

歲次庚辰夏五月、大方偕大理丞廬陵彭與民、拾遺檇李朱逢吉、承制來撫齊魯兵民。道勝過鄒、謁拜祠下、敬賦一詩以志瞻依之意云。按此詩石刻首因字爲人鑱去。余以史考之、而知爲建文二年也。鄭端簡遜國記、建文元年己卯以茅大方爲都御史。二年庚辰以右拾遺朱逢吉爲會試同考試官。遜國臣記彭與明萬安人、建文中爲大理右寺丞。與此刻年代皆合。蓋靖難之後、除建文而稱洪武、孟廟碑南北之衙、當事者有所畏忌而幾去其年號耳。今建文二字盡末猶隱隱可識也。然石刻稱廣陵、而本傳乃曰大興。疑廣陵有泰興、泰訛爲太、又去其縣而爲大也。會學博獻君乃泰興人、因問之、獻具爲言。大方邑中人、建文末闔族百口皆卒于難。於是坊刻之誤昭然矣。至方之爲芳、彭與民之爲彭與明、亦以音同故致訛耳。即撫齊魯一行、史亦不載。蓋易世之後、好義之士捜之傳聞之餘者、自多缺謬也。因表而出之、且以冠七言律之首。

鄒國城東有舊祠、晃旋遺像儼容儀。母賢昔著三遷教、子聖今爲百世師。故里尚瞻羞俎豆、新碑還刻斷機絲。焚香拜手登車去、千古無忘義利辭。

河東薛　瑄　有序

往年瑄奉
勑提調山東學校、因得連謁鄒國亞聖公祠。近日復祗
命南京大理、道經鄒縣、謹書律詩一首于祠壁、以寓景仰之意云爾。時景泰三年正月八日。

鄒國叢祠古道邊、滿林松栢帶蒼烟。遠同闕里千年祀、近接宣尼百世傳。獨引唐虞談性善、力排楊墨絕狂言。功成不讓湮洪水、萬古人思命世賢。

廣信桂　孟

七篇述作振儒宗、紹聖恢弘蓋代雄。楊墨已歸王道正、齊梁未悟霸圖空。書藏老屋蒼苔雨、廟枕荒郊古木風。藻薦一杯澆斷礎、擬將微力效前功。時是廟傾毀、桂公有修復之志、故其辭云爾。

姑蘇吳　能　有序

予嘗讀亞聖書、今筮仕得至里、而孟氏林廟皆在其境。朔望釋菜展祀于祠下、顧瞻聖賢之容、豈非幸哉。然鄒之民往往被其德化、淳厚少訟、又獲見亞聖五十四代嫡孫思諒、儼然有昔人之風。蓋代不乏人、能世其家者也。予始至自京師、未舍館先謁廟、具一獻之禮、恐日久泯忘、謹賦詩以記歲月云爾。

邾婁城郭白雲邊、林木蒼蒼尚儼然。金石勳封知幾代、藻蘋薦祀幾千年。雨苔穿穿迷書屋、秋殺離

離滿墓田。今日册青重繪畫、邑人猶說子孫賢。

樂安楊　貢

喬木參天繞古祠、曉從階下拜先師。泰山北斗瞻依處、烈日秋霜辨論時。仁義七篇崇啓廸、綱常萬世賴扶持。乘驄有幸來鄒邑、遠想儀形不忍離。

三衢徐　浹

素王既沒已多年、繼統當時屬大賢。仁義功勳垂七國、詩書世澤賴三遷。斯文不墜泉歸峽、聖道重明日麗天。廟食而今千古祀、綿綿瓜瓞見曾玄。浹天順中僉事、過孟廟、偶成、示贈博士孟先生。

建安黃仲芳

邾城南面嶧山岑、亞聖遺祠振古今。王道系陳功濟世、機絲初斷母勞心。雲飛畫棟開金碧、樹繞門墻帶夕陰。冠冕堂堂嚴祀典、清風百世播徽音。

鈞陽馬文升

天生亞聖末周時、祇爲人心久陷之。道統百年茲繼續、綱常千古賴扶持。內仁外義言何切、闢墨排楊論更奇。兩度經過拜祠下、仰瞻儀象慰遐思。

鉅鹿耿　裕　二首

風采當時儼泰山、至今凜凜邈難攀。高名騰溢堪輿外、浩氣沖凌斗漢間。千古論功同禹稷、萬方配享次曾顏。遺經諄切明仁義、聖道昭昭總賴開。

地隣闕里水宗沂、秀毓眞儒萬古輝。集義早承三聖統、闢邪深距二家非。侵雲祠宇人爭仰、避日松楸鳥退飛。功烈允宜神禹並、昌黎篤論莫能違。

新安程敏政　有序

景泰丙子春正七日、隨嚴君之官西蜀、時甫十一歲。平日嘗聆父師推講亞聖開來繼往之功、今經謁祠林、拜瞻遺像、不勝起敬、遂設成一律、用展緬懷之私。

緬仰儀容倍慕深、巖巖氣象重南金。養成慈母三遷訓、力正生民萬代心。仁義擴充開閉塞、波瀾頓挽起湮沉。誰追往日雄辭辯、盛大流行法古今。

吳郡顧　潛　二首

城南松栢翠參差、巘起門墻亞聖祠。靈秀尚爲山水在、大名長共日星垂。分明千載生賢地、辛苦三遷教子時。道德祇今難泯沒、且循墻下讀穹碑。

七篇高論述先王、千古推尊道愈光。祠宇一新逢聖代、軺車三宿重公卿。雲仍不斷衣冠澤、鳧繹猶含草木香。幸自髫年歆芳潤、載瞻儀像奠椒漿。

泰和羅　璟

夫子精神對越前、平生景仰在眞傳。功承三聖言皆正、王勸諸君事有權。大道已無榛棘塞、遺書終並日星懸。升階再拜懷千古、三復知言養氣篇。

鷄澤杜　璋

天生亞聖此邦中、氣象巖巖論辯雄。道學相傳堯是祖、異端力距禹同功。當時王道雖空說、後世斯文自有宗。萬代皇朝褒寵厚、簪纓世世繼家風。

闕里孔公瓚

大賢天挺出人寰、氣象巖巖擬泰山。仁義高談吾道重、從衡不王霸圖閒。千年靈秀鍾凫繹、百代衣冠亞孔顏。快覩我　皇榮世翰、綸音飛下五雲間。

新安汪　鋐

源源洙泗幾湮塞、一脉流長賴濬通。救世七篇仁義訓、闢邪千載禹周功。文章燁燁星河遠、氣象巖巖泰嶽崇。瞻拜不勝歆慕處、孫枝猶復有遺風。

東塘毛伯溫

入鄒祇謁孟夫子、浩氣堂堂儼若生。堯舜以來惟此道、孔顏之後獨高名。嶧山秀色凌層漢、泗水清流繞故城。湘上高風漸後學、雲松煙栢不勝情。

江陰張　衮

萬古英賢孟夫子、浩然天地即吾廬。擎言學者操存要、不上侯王戰伐書。廟貌風雲猶色笑、墻陰檜栢挺扶踈。七篇配禹功非小、三聖承傳道不虛。

濠人張國紀

有天須有吾夫子、無日堪無亞聖公。一脉可容時暫息、百川永賴障之東。堂高數仞原非志、廟享千年合食功。屹屹碑前留使節、巖巖階下仰遺風。

滁上胡　松

我行秖役歲侵尋、覽眺遙看豊樹林。大石巖巖貪下拜、寒泉混混儼如臨。游談偶類儀秦辯、拯救直同禹稷心。俛仰遲迴重延佇、自傷食粟一長吟。

恭城周昌齡

翼翼賢祠沂水東、巖巖氣象坐春風。七篇仁義雲霄上、萬世經綸宇宙中。論性養心傳道統、分庭抗禮藐王公。古今亞聖斯文主、天下尊崇祭祀同。

五河沈應乾

聖學分岐聞見荒、百年私淑早升堂。何爲命世經綸手、底事終身著述忙。王道獨傳仁義訣、霸圖空逐戰爭亾。巖巖氣象師千古、夫子高風與嶧長。

婺源汪舜民

異端擾擾杏壇空、天命先師啓泉蒙。仁義七篇承訓誨、廟庭一旦識儀容。知言不是羌秦辯、養氣原非默舍椎。五尺兒童談性善、至今千載果誰功。

張　蕙

絕學遺經賴有傳、功高神禹祀綿綿。百年封詔雲埋礎、千古文章日麗天。行徑林幽啼野鳥、祭田蛙滿灌春泉。暴書臺下三遷地、共說師嚴母更賢。

吳江趙　寬

輪奐巍巍切泰青、入門瞻禮恨平生。重岡雲霧疑寒碧、古木風霜帶晚晴。道統眞傳開後學、斯文不振仰皇明。徘徊欲釋新成奠、無奈星軺促遠行。

南陵陳　劾

斯文一綫託誰存、夫子能開作聖門。手著七篇皆正論、自承三聖豈空言。堂堂廟貌光慈母、奕奕書香被遠孫。齋沐謁誠祠下拜、也傳糟糟沐餘恩。

鄞人謝汝儀

時衰詖行梗長途、大廈全憑一木扶。吾道七篇昭日月、異端曲徑自榛蕪。千年教淑應無盡、三聖功同信不迂。莊誦遺編徒斗仰、傳聞今始快瞻趨。

古燕吳廷贊

功覆斯民系不孤、雲仍猶自守寒爐。帝王報德新祠宇、冠帶修禋雜道途。家第舊頒博士爵、閭門長講斷機圖。幾篇賤伯尊王論、萬古君師作範模。

吳廷翰

從遊不及三千列、名世還期五百年。齊國愛牛傷赤子、魯君回駕任蒼天。兩間浩氣風雲塞、萬古人心日月懸。瞻仰泰山增瘖歎、遡洄沂水識眞傳。

閩人鄭　威

斯飛廟貌氣如存、此日相過得入門。萬仞抗特眞壁立、七篇示我總昌論。風回馬首塵初淨、嶧出雲頭秀獨尊。不盡瞻依千載意、獨從魯泗直窮源。

三河劉　相

哲人夢奠幾何年、會見仙源世澤延。一卷中庸承祖訓、七篇仁義賴師傳。鏗音嗣續家聲重、洙水浸淫道派綿。企仰高風祠下拜、遺容寂寞草淒然。

東阿于愼行

邾城舊里記三遷、廟貌弘開大道邊。行地江河疏聖派、談天爽衍閉言筌。洙流影借金鋪日、嶧嶂雲[5]煙。北望孔林元只尺、千年游嶽有眞傳。

延陵王堯封 重謁孟廟

每來展謁縐城邊、檜栢森森滕紫烟。並俎孔顏千禩典、中天仁義七篇傳。差捐幼學從時好、矢放淫辭衛聖言。二氏狂瀾今更沸、憑誰砥柱繼先賢。

錫山龔　勉

先賢廟貌鄒城外、此日經過幸及門。東向岱宗瞻氣象、南來洙泗識淵源。千年俎豆盈寰宇、百代衣冠重故國。老我無聞徒誦法、徘徊庭下復何言。

閩漳戴　燝

兩楹夢後道如絲、仁義高談著作年。命世七篇優聖域、鴻儒千載有眞傳。瀾狂不自能東下、路塞于今已廓然。浩氣獨存遺廟肅、泰山萬仞水涓涓。

黎陽王在晉

霸國爭事說縱橫、絕學登壇獨主盟。七聖尚延洙泗脈、百年重振泰山傾。功名管晏資談笑、仁義齊梁勝甲兵。浩氣獨餘蒼栢在、日星爍爍六經明。

閩人董應舉 二首

白射朱門帶雪光、蒼蒼庭樹儼成行。微言辛巳窺千載、浩氣依然見一堂。山色遠從東岱聳、洙流直瀉九河長。亂知萬古趨蹌地、辛苦三遷不可忘。

道窮麟泣岱無光、問氣猶鍾古嶧陽。二氏橫流悲獨切、諸侯傳食意何長。直將眞性齊堯舜、不數功勳到霸王。我亦有心生異代、十年五度謁宮墻。

蜀人胡繼先 二首

戰國紛紛性失常、聖途榛塞世披猖。獨窺二字天人際、流出七篇江漢長。行乞也能辭嘑蹴、孩提直可見陶唐。吁嗟千載言猶在、只把空王作素王。

垂髫夢裏識先賢、今日分符非偶然。氣象巖巖渾是舊、宮墻落落未仍前。蕪蔓殘壁盈朝露、楸挺荒階駐晚蟬。悲愴幾迴恢復志、強圖營繕壯三遷。

孟氏祠堂久不除、半天陰雨綠苔餘。雙鳧遠挾寒雲密、大嶧孤騫紫氣噓。井地當時成畫餅、義仁至此直蘧廬。堪憐楊墨無雄辯、肯使招提侈廣居。

魯藩願坏

紛紛戰國憶當時、楊墨縱橫誰辨疑。不是七篇延聖緒、那能百世作王師。雲圍老檜前朝幹、苔鏽殘碑異代辭。拜罷巖巖嶧在戶、至今猶自想容儀。

海鹽姚士粦 孟廟古檜

鄹縣城邊雲葉垂、二千年長青蕤蕤。歲寒彫後豈無樹、梁木歌殘只此枝。凌空倒掛日月古、得養不

受風霜私。人生亦自有根蒂、莫便覩爲蒲柳姿。

五言絶句

金

真定趙　昂

戰國縱横際、姬周喪亂餘。聖經渾掃地、爲著七篇書。

七言絕句

宋

臨川王安石

沉魄浮魂不可招、遺編一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金

眞定趙 渢 有序

大定二十八年十二月七日、馳驛過鄒、敬謁先師鄒國公祠、傷其蕪穢殊甚、故作此詩。

老誕佛夷惑後來、諸方弘構切雲開。先師立教尊姬孔、其土一祠猶草萊。

明

羅 玉

辭嚴義正七篇存、氣象巖巖泰華尊。列國有君能定一、兇殺夫子費多論。

海寧徐 炳

檜柏煙雲拂漢蒼、嶧峩瑞靄抱宮墻。巖巖遺像如親炙、浩氣爭明日月光。

西蜀廾 茹

尼山南迤嶧山垂、光岳名齊實應期。無孔豈仍居弟子、袞周元自失賓師。

德清許孚遠 六首

匹夫百代作人師、廟貌千秋配魯尼。當日紛紛儀衍輩、只今誰與論雄雌。

尊王賤伯匪囂囂、誠僞機關不可淆。救得人心千古在、動名直與泰山高。

縱橫押⑥闔勢薰天、獨學宣尼意藐然。納約侯王甘不遇、秖耶仁義在遺編。

浩氣原從集義生、勿忘勿助見眞精。假非道脈符先聖、安得空言覺後英。

但知性善爲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處不陶唐。

孔孟由來只此人、如何靈爽至今存。吾儕願學誰無志、好向青春細討論。

吳郡韓世能 四首

巖巖鄒望嶧山青、亞聖天開此毓靈。拱揖尼丘承道脈、殷懃母訓又家庭。

母教三遷成大賢、機絲斷處聖功全。浩然克塞乾卿相、宇宙光華在七篇。

列國兵爭那有君、遐陳堯舜與湯文。當年反手成

王叅未必明禋萬古芬。

正學須知蒙養先、天生亞聖亦三遷。恩勤誰氏無慈訓、仰止前修爲惘然。

豐城徐即登 二首

自昔巖巖仰泰山、秪看仁義斧斤間。我來親見鄒夫子、晬盎依然似孔顏。戊子謁孟廟。

平生仰止在高山、舜蹠孳孳利善間。四十未能心不動、拜瞻祠下亦何顏。壬辰重謁孟廟、感歲時之已去、悼學問之無成、復次前韻賦此以自勵云。

海豐徐炳 謁孟林二首

今古堪輿第二山、海東夜夜鶴飛還。唐陵漢寢無金盌、元氣分明貫兩間。

鍾靈岱嶽接尼丘、一氣南來兩地浮。鄒魯相望剛百里、問年都說自西周。

山陰劉　墉

一念粗豪企大賢、巖巖未是泰山巔。而今一立平坡上、氣息都無始浩然。

孟母祠

贊

晉

左九嬪

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鄒止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典。聰達知禮、敷述聖道。

明

姑蘇吳能 題斷機圖

傳稱三遷之教久矣、今觀是圖、益信其母之賢也。孟子非母不能成如是之學、母非子不能顯如是之名。子之聖由母而成、母之賢由子而著。此七篇之書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者、實由母之一喻啓之也。豈後日之伏劍剪髮者可以同日而語耶。

延平鄧原忠

古有胎教、實謹厥初。生焉而長、學可緩歟。學也者師、古訓是式。日就月將、允有令德。懿惟孟母、克教厥子。始而三遷、慎厥攸止。賢哉子輿、孔孫是師。師訓惟謹、母言敢違。母也惟賢、斷機以喻。中途輟學、日猶此故。斷機難緒、輟學曷成。緝之熙之、底于光明。人誰無母、克教者稀。問或有焉、就喻以機。父而

教子。且有未全。矧爲母者。罕聞于世。有母若孟。厥子乃賢。有子若孟。母德著焉。知言養氣。亦克允蹈。敎明性學。治闡王道。人心斯正。楊墨斯闢。三聖是承。允矣宏緒。著書七篇。垂訓遼而。不有賢母。曷克若茲。巍巍嶧山。鍾靈發祥。曰古邾國。苗裔其昌。斷機有碑。聽書有臺。肯構肯堂。期爾後來。我矢厥詞。銘于堅石。世爲母者。是倣是則。

詩

廣信桂　孟

斷機堂畔畢書臺。古道經今半草萊。試問碧梧霜後月。覽胥鳴鳳幾時來。

張　意

千載傳聞孟母賢。三遷遺蹟古城邊。觀風何幸一瞻拜。俎豆溪毛共禰泉。

西蜀芃　茹

恤緯燈殘風雨多。斷機堂冷奈兒何。七篇織就天絲錦。羞殺蘇家六國校。

海寧徐　炳

教子辛勤斷織絲。古來慈母仰嚴師。孔門不絕如綫緒。延續綿綿在此時。

河北李化龍

三遷辛苦傍書堂。始信慈母有義方。一斷機絲續聖緒。丈夫空自說剛腸。

婺源汪舜民題孟母墓

古今相去二千年。猶有佳城古道邊。若不三遷成子聖。封高馬鬣也徒然。

蜀人胡繼先過孟母祠

幾希道脈續唐虞。千古猶傳母氏劬。斷盡機絲成亞聖。予賢應有母應無。

鄒人許國康斷機堂

孟氏文章萬古傳。七篇高偈七襄懸。君家欲覓天孫巧。試向辛勤機杼邊。

大繹當門孟母家。虛堂機杼自橫斜。繹山疑是支機石。此日峰頭尚五華。

永清李　崑

當年不斷機絲織。誰透斯文嗣續關。子聖經綸還可再。母賢今古若爲班。

子思書院

會稽章　优

曾慮斯文失正傳、故將心法託遺編。至今留得經行處、夜夜虹光燭斗躔。

鄞人謝汝儀

杏壇遺蹟總邸嘉、底事編摩到水涯。造物早爲斯道慮、默將統緒寄鄒家。

吳郡韓世能

聖學傳心不在多、韋編三絕又如何。孫能念祖時中脉、揭出微言永太和。

河北李化龍

四極精舍對南山、天下中庸在此間。一自微言絕孟氏、至今誰復叩賢關。

鄒縣周邦仕 書院感懷

徃嘉靖間、余讀書精舍中凡十年、是時諸堂新構、與諸同好講習甚樂也。萬曆甲午間、陟步臺畔、則傾毀且盡。堂西新築池亭、清爽可玩。慨然有懷、聊占俚言、用示兒子。

數椽精舍倚南城、傳是思與伋受處。清夜月明琴動寂、疑聞堂上講論聲。

十年臺北藏修日、諸子堂中切磋時。一自索居機漸斷、到今誰復理殘絲。

聖學從來無兩宗、七篇仁義一中庸。莫將見解矜虛悟、好向倫常盡實功。

臺東蕭艾芊芊茂、臺右芙蕖灼灼榮。却憶往年章令尹、只修精舍不修亭。

檇李徐應徵 有序

鄒令胡公創修　子思書院落成、喜賦五言二十六韻頌之、以紀其盛幷志不朽云。

昔賢茲授受、後學仰宮墻。云何會式微、傾圮鞠草荒。彼哉唐漢間、湮没爲民壤。卓矣元司尹、恢復僉云良。吁嗟復黍離、兵燹釀滄桑。長風號古木、蓁莽翳蜩螗。詎無司土者、而不任肯堂。物理終代謝、否塞斯春陽。聖靈符夢孟、感召西南方。美人膺視篆、釋菜與傍徨。亞聖廟聿新、精舍仍茲茲。昕夕勞兢惕、諮度爰周詳。捐措庀衆材、子來不日襄。俄然成廣居、吾道千載光。景賢堂仰止、慎獨軒允臧。重門時洞闢、宏麗敞軒昂。灑灑亭池靜、叟叟檜栢蒼。鳶魚契道機、鬼釋供清觴。多士便樂育、私淑慷修藏。誦讀與絃歌、襍沓聲洋洋。勵精娩徃喆、唐虞可梯

航。爰思賢侯心，䘏顯慮且長。念茲舉廢典，道脉之存乎。天意佑斯文，德星来發祥。共瞻落成者，慎勿替常。賴言勒貞珉，億禩詠耳棠。

暴書臺

西蜀 耳 珎

鄒魯斯文此大觀，暴書臺迴日三竿。仲尼去後秋陽在，無柰人心易十寒。

海寧 徐 炳

兩楹夢奠泰山頹，繼統還須命世才。皜皜秋陽千古在，至今長照暴書臺。

吴郡 韓世能

秋陽皜皜宫墻近，吾道中天萬古輝。勤慕賢孫弘祖德，幸哉私淑得歸依。

西蜀 胡繼先

七篇仁義恐成淄，好事標臺憶曝時。會得日華原自闇，鷄鳴那得十寒悲。

郯人 許國康

臺畔爭傳孟氏居，臺端曾暴七篇書。也知五世秋陽烈，不復如今見蠹魚。

檇李 徐應徵 二首

暴書臺近斷機堂，子自高賢母義方。暴得七篇仁義在，中天麗日並爭光。

嶧山斷碣辨嬴秦，野燒經殘蹟已陳。惟有此臺山

下在，秋陽千古共嶙峋。

永清李　崑

郛國城邊百尺臺，碑傳孟氏暴書來。莫言世遠無靈異，時有文光燭上台。

三遷志卷之五中終

校記

①其：當作「豈」，見清孟衍泰撰《三遷志》卷一一。

②沂：當作「泝」。

③押：當作「捭」。後一詩「押闔」同。

④柄：當作「枘」。

⑤此處殘缺三字，當爲「連畫棟」，見清孟衍泰撰《三遷志》卷一一。

⑥押：當作「捭」。

三遷志卷五下

海鹽 呂兆祥 呂逢時 重修
曲阜 顏伯華 孔聞庸 叅考
裔孫 孟弘譽 孟聞玉 訂閱

古蹟

人雖云歿、物不俱往。舊蹟可尋、罔不瞻仰。古木殘碑、荒城遺壤。是載其詳、以資慨賞。述古蹟第二十。

孟子故宅在縣南門外東約數十步、世傳三徙學宮傍也、即今暴書臺下。

暴書臺不詳所自。元元貞間司居敬始表之、高二丈、方三丈、今在斷機堂東。暴書臺三字、係楊桓篆。桓字武子、號辛泉、兗州人、元秘書少監、精于篆法。至元間邑令張銓摹刻石上。今存。

故邾城在今縣東南二十五里嶧山之陽、周迴三十餘里。左傳邾文公始遷于此、至穆公改邾爲鄒、故嶧山亦名鄒山、葢因國得名。秦漢縣治亦在焉。自杜預、酈道元、劉昚、杜祐皆同此說、孟子居鄒、葢此鄒也。後人訛呼爲紀王城、又以今治爲古地、誤矣。

元制三碑、其二在孟廟、其一在子思書院内。乃封孟父母、孟子、子思子敕也、皆以國師八思巴所製蒙古字刻其上、而下以楷書副之。蒙古字甚異、以中國書證之、始可解。楷書亦閎爽。

古檜三、二在寢殿前、一在殿後。高數丈、徑十餘圍、枝盤曲如龍蛇狀、葢宣和中朱令建是殿所植、甚有古意。其餘檜栢楸槐之類、爲元及國初所植者、雖亦高大蒼然、而不及此。董其昌詩云、愛此孟祠樹、森然見典刑。沃根洙水潤、含氣嶧山靈。閱世磨桑穉、參天結脊青。方知樗散壽、只入列仙經。

石篆陳了翁格言曰、事親以孝、事君以忠、爲吏以廉、立身以學。下有跋、字亦清勁、在家廟院中。洪武間少尹鄧原忠所刻也。

孟母故宅在馬鞍山之西、即孟子所生地也。今名付村。

孟母池在故宅前、大數畝、水冬夏不涸。

望嶧亭在孟母墓傍、不詳何時所建。元碑有之、今

廢。

亞聖寺、在四基山南、元紫陽楊奂嘗遊之、今廢。

三家塚、在四基山南、世傳卽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塚也。又傍古塚纍纍、居人不記所自、或三家之爲正卿者、并會葬于此云。以上俱在鄒縣。

孟子廟、一在茌平縣東北孟家庄、相傳孟子遊齊梁時嘗經此、後人因立祠。

孟館、在茌平縣治東、世傳孟子遊齊梁館此。

孟止亭、在萊蕪縣、孟子反齊、止于嬴、嬴、萊蕪也。

孟母廟、在陽穀縣東北四十里、世傳孟母祈禱之所。

孟母故宅、在山西太原府榆次縣。本志云母并人也、其地有三徙鄉。

休城、在滕縣西二十五里。孟子去齊居休、卽此地也。

雪宮、在青州府、齊宣王館孟子卽此。

平陸、卽今之汶上縣。

任、卽今之濟寧州。

故范城、在壽張縣西二十里。一在范縣東南十餘里、有碑刻孟子自范之齊。

古滕國、卽今之滕縣也。縣西有滕城、城內有滕文公廟。

故薛城、在滕縣南四十里。

莊嶽街、在青州府。

盡心堂、在河南開封府、匾曰孟子遊梁處。以上見一統志及各府州縣志。

雜誌

識大識小，古訓有式。于孟攸闕，錄何不亟。或古或今，或楊或柳，是究是圖，俱堪羽翼。述雜誌第二十一。

班固藝文志陰陽家有孟子一篇，不知即此孟子，抑別爲一人，不可考。

漢潁陰劉陶嘗著匡老子、反荀卿、復孟軻等書，不知所言何事。

漢章帝嘗以孟子賜黃香，見東觀漢記。

班志孟子十一篇，通外書言耳。或謂誤分七字爲二，非也。應邵風俗通明言中外十一篇，豈亦誤也。

漢董仲舒論性，不以孟子之說爲然，見春秋繁露第三十五篇。

王充亦尊孟子者，今論衡中往往以孔孟並稱。如偶會篇曰：孔子稱命，不怨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對作篇曰：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其持論如此，乃有刺孟之作，何也？豈先儒所謂數其事而責之者，其善者多歟。

唐李景儉，字致用，作孟子評。柳子厚與呂溫書論非國語書曰：往致用作孟子評，有韋詞者告予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則善矣，然昔之爲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蓋求諸而表乎世焉耳。據柳此言，亦疑孟之流也。

柳子厚與陳秀才書曰：文以行爲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子，皆經言。以論孟並稱，而又尊之爲經，推尊孟子亦至矣。

宋賢同有責荀文，蓋責荀以推孟也。文繁不錄。

孟子之文，古人多宗之。如柳子厚論語爲文，而日參之孟子以暢其文；蘇明允終日兀坐，取論語、孟子而讀之者七八年，其于孟子，則稱其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世所傳批點孟子，皆言文也。自取士法立，學者反習爲故常，而崇好秦漢之文，亦淺之乎視孟子矣。

宋潛溪集載：元吳萊謂孟子亞聖大才，史遷不當與鄒衍等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惜未見也。

文獻通考言：宋馮休一作馬休以孟子書時有叛違經者，疑爲門人所附益，遂刪去之，且著書十七篇以明其意，不知所刪何語也。

宋隱士种放有表孟子上下篇。

宋史載杭州盧稹工文學、酷嗜周易、孟子。又有高弁者、爲文章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著帝則三篇。二子皆二程以前人也。

司馬文正著疑孟十餘篇。余於朱子集稍見之、蓋疑其書有過當者而辨正之耳、非并其人詆排也。觀其解禪偈曰、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至注楊子、則稱爲大賢。居家雜儀直以孟氏訓子、敬慕槩可想矣。門人晁說之乃作詆孟一篇、嘻其甚矣、宜其見譏于衲子也。野客叢書載、僧宗杲曰、晁說之可謂不善學柳下惠者矣。

名臣錄載溫公子康勸哲宗讀孟子、且力疾爲之解詁。而晁說之至不欲太子讀之、何其舛也。

王荆公有楊孟論、不以孟子性善爲當、故陳淵對高宗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楊雄善惡混之說、至于無善無惡、又溺于佛、其失性遠矣。

宋人紀李太伯平生不喜孟子、嘗入試發數題、李不得一。太伯曰、吾于書無不讀、此必孟子也。擲筆徑出。今朱子集中載所著常語、以孟子爲亂天下、詆毀甚力。近楊用修引太伯詩句、又稱其深于孟子、而議前事爲無根之遊談、過矣。胡應麟亦以用修爲不然。

昌郡鮮齋坤殘毀孟子、而全家滅亾、出道經。

蘇長公外集有孟子義一首、蓋宋之命題試士、士之應擧制義有如此者、漫錄之。題以佚道使民以生道殺民 使民爲農、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爲兵、民曰是衛我之道也。使民爲城郭溝滬、民曰是域我之道也。雖勞而不怨也。曰、盤庚之民何以怨。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蓋終于不怨也。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可謂勞矣、然民豈不思之、曰仁之采誰爲也哉。若夫用祿、之然、寰好之泰、上之人所自爲之者、君子蓋不以勞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農役不以給其養勞費、其養勞費、以一出少府、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勞所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殺民。君子蓋難言之。易曰、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季康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夫殺無道以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諱之、然則殺者君子之所難言也。

自朱子以學、庸、語、孟爲四書、近遂無專注孟子者。然宋季元世猶間有之、蓋是時集註尚未大行耳。今史傳所載宋宗人趙善相、趙汝談皆有孟子註。袁和叔之子甫亦有孟子勝、勝國時須城李尚書昶又取孟子新舊解相矛盾者、參考歸一、附以已見、爲孟子權衡遺說五卷。然皆不復行。至本朝、則箋訓愈繁、然多爲擧業、又皆合四書并述、不可纏

數矣。

金華宗爲郡王時，嘗請春秋左氏傳、周禮部員外郎移剌履傳洽召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不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

歷代褒恤孟氏，至元而厚。考史元世祖爲太弟時，嘗召廉文正公。時公方讀孟子，聞召卽懷以進。太弟問何書，對曰孟子。太弟問其說，遂以性善仁義保民致王之旨爲太弟誦之。太弟大稱善，目公曰廉孟子。然則元代崇儒之風，有自來矣。

孟廟無甚古碑。宋史稱太宗時進士華州韓丕嘗作孟母碑，世傳誦之。今石與文俱成烏有，惜夫。

孟廟石刻多毀舊碑爲之，如吳公能詩刻，尚有唐碣未盡者二十餘字，筆法頗遒勁。祖圖碑亦有二三字可識者。嗟夫，凡樹碑者冀垂不朽耳，沒前人之名以成己之名，恐于心未必安也。

孟廟壁間石刻，其書法惟金赫兟題名大字、元趙文昌書壁間語、及明董其昌詠檜詩三刻，爲知書者所賞。趙語見祭謁，董詩見古蹟。赫兟字日安，陽赫兟按劾過此，奠謁祠下。明昌辛亥十月二十有八日題。鄒人夏昭德懋同來。

本朝碑刻類假手書佐。己酉間鄒令胡繼先修廟，吳尚端集王右軍書爲碑，稱佳刻焉。

廟西廡南有一螭頭埋土中，偶發視之，其篆額文曰

皇太子詹同過鄒祀孟子記。考之吾學編諸書，詹同爲洪武中冢宰，其太子當爲　懿文太子，而史並不載過鄒事。且　皇太子君也，詹同臣也，豈容並稱乎，皆可疑也。其碑今不知何在，或曰瘞之。東廡南亦有一螭頭，甚大，篆曰孟廟重建之記，碑亾。

凡萊以人得名者，如孝文韭、諸葛萊之類，皆有所據。今書中有孟母萊，不知其何自也。

由鐘靈門而出，爽塏平敞，倚崗臨流，山色蒼然，與檜栢掀發。先博士築別業于此，壘土爲山，名花奇石，錯列如繡。每良辰吉日，邑人士游焉。圃外爲果園，茂密森蔚，數十年並爲田矣，惟餘三栢二松，蕭疎獨秀。且廟中無松，而此乃有之，亦足尚也。

孟廟之西爲博士第，宗子世居之。土人以廟在縣南，呼爲南廟，又因呼縣爲北廳。按、博士宗天啟二年被妖賊傾毀殆盡，是時提學副使賀萬祚、兗州知府孫朝肅、倡義各捐俸助建，而四方樂助者雲集，得恢復如故焉。嘉靖以前，傳士勢頗赫奕，又前朝多爲本縣知縣

主簿等官、與縣尹爲僚。出入乘明肩輿、大列儀從、牌除行人、拜縣尹帖不用治字、肩輿直入縣儀門、相沿久矣。萬曆庚辰、縣尹許守恩非之、始改治生帖、送迎于縣大門外、而明輿儀從猶故也。孩、聖賢之後、與鄉紳不同。舊例博士之于縣令、猶聖公之與撫按、俱不用治生。而許守恩欲一旦易之、何見之陋也。凡博士族人稱之曰大宗、廟户事之與庶民同、其以文學起家者亦稱之曰父母。

孟氏譜、　國初

太祖即其譜賜之　實、仍給付勑照、内言有此者襲。蓋國初襲族長主簿之舊耳。至博士　某　以貧故、質之　魯府一散宗、久而不贖。某　宗後貧、以質之無益與孟氏之宗　某、忽被火、今其譜牒烏有矣。孟茂才聞鉦有抄稿存、乃其祖于宫中之暇先錄之者。嗚呼、世事不可知、倘不虞、而孟氏之派安所取信乎。今宜即稿譜一修之、當與此志並垂不朽可也。是在宗子與鄒之爲令尹者。

優寵聖裔、莫如我

明。孔氏則一公、二博士、一知縣、三學錄、顔、曾、孟各一博士外、又有族長、舉事、而一切散宗俱飾衿佩、以禮于有司、祖庸不及、厚矣哉。然諸氏于前代按譜而顯者、雖接入明、寥寥也。得無富貴漏淳厚其生者多、遂使貧賤憂戚玉其成者少乎。又聞之父老言、四氏學向遷鄒于聖廟之東、後遷至南門内、而科目始塞。近科雖有登擢、俱屬孔氏、而三氏無一焉、可不勉哉。

孟氏命名、前代及

國初俱各自取義、不相宗沿。近乃宗衍聖之上一字、多有犯本氏祖宗之諱者。今後命名之時、須告之宗主暨家長細考之志譜、無蹈前非可也。

四氏學後正室五楹、爲衍聖應襲誦讀之所。傍有耽室、即所以待顔曾思孟諸家應襲者也。今空名獨存、誠難頓復。然孟氏去四氏學五十餘里、往返亦艱、倘于將襲之時、即寄本縣學中、令之誦詩書而友多士、兼以習禮儀應對、未必無小補云。

孟氏廟户、無有司差。先年奸詭之徒、或有賄投入廟者、而廟之生辰、伏臘及入賀等儀、一切雜用亦不爲輕、于是亦有本廟户而告出者。

孟廟禮生、先年俾士于縣民内自行選擇、徑自給帖、知會本縣。近選[illegible]由[illegible]派矣。

孟子之母爲仉氏、稽諸閭見此姓甚稀。按邑人游倸曰、余昔爲青縣令、時按冊籍編見一甲內戶丁皆仉姓也、頗以凶歲俱逃、當審之時、余急行訪問、而竟不能得、左右欲開除此戶、余仍存其籍、而俟之歸。因記于此。

萬曆九年、題准衍聖公及顏曾孟三氏子孫、止許三年一次入　賀、于朝覲年行、無何仍歲　賀焉。

孟氏初立傳士時、氣勢甚赫。東昌有富室李姓者豔其利、傾貲以求、遂得竄名譜牒中、悉其室遷于鄒。一時列庠序者數人、各田廣宅、布列郡邑。不數十年、而家燬于火、子孫貧絕略盡、其一二存者、皆愚騃不辨菽麥。人咸謂之天道焉。

本朝陳公璉曰、桂林屬邑有孟母太伯等廟、莫究所以。父老相傳云、宋胡穎守潭、專毀淫祠、惟前代帝王及忠臣烈士祠不毀。後穎轉官廣西、鄉人聞風、皆易淫祠以帝王名臣之號、相傳至今、遂不能改云。

周尚書洪謨嘗著周正辨、申周不改月之說、甚核。其論與余所定孟子生日正同。

古人于孟子中一二語得力、便是終身事業。張思叔因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自得處。又羅仲素初見龜山先生、先生以孟子飢者甘食章、令仲素思索。且曰、此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累日、䟽其義以進。龜山稱善而曰、更于心害上一着猛省翻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凡世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三遷


清康熙刻雍正增修本

清・孟衍泰等 撰

《三遷志》十二卷，清孟衍泰等撰，清康熙六十一年刻雍正增修本。

衍泰，孟子六十五代嫡孫，康熙五十九年加一級，承襲翰林五經博士。

按：《三遷志》原爲明嘉靖時沂州道僉事蒼溪史鶚撰。萬曆中，鄒縣令漢川胡繼先以原志疏略，重加纂訂，易名《孟志》。此後天啓中山東布政使吕元善又因史鶚、胡繼先二家舊本爲之訂補，未脱稿而元善卒。其子兆祥、孫逢時乃續成之。然體例標目，俱未能雅馴。至清康熙年間，孟子六十五代孫衍泰與滕縣王特選、濟寧仲藴錦以吕志漶漫，而清初尊崇之典及子孫世系、林廟增修亦未登於卷，於是以次補輯，成書十二卷，凡二十一類。

其書類目大體與吕元善本相同，而略有調整。吕本卷分上中下，而此本皆單成一卷，故卷多於前。卷一爲靈毓、像圖，卷二爲祖德、母教、師授，卷三爲年表，卷四爲佚文、讚注、崇習，卷五爲爵享、弟子、禮儀、恩賚，卷六爲宗系，卷八爲廟記，卷九爲墓記，卷十爲祭謁，卷十一爲題詠，卷十二爲古迹、雜志。每類前爲四言贊一首，正文記載頗詳。卷首載史鶚、黄克纘、胡繼先、潘榛、周希孔、賀萬祚、吕濬、李日華、孔胤植、吴麟瑞、虞廷陛、施鳳來舊序及于斐康熙六十一年序。

是書雖在吕元善《三遷志》基礎上增輯擴充而成，然增加内容亦不少。如卷一靈毓、像圖，較吕本加詳。吕本僅有孟子石像一幅，而此本增至三幅，每圖之後皆增贊語或説明。此外還增入天震井圖、檜柏圖、禮器圖等，内容大過吕本。其他各卷也增入不少内容。其所補清初資料，尤有可觀。雖不免魚龍混雜，疑信參半，然對於了解孟子生平事蹟、歷代崇祀沿革以及相關之歷史古迹亦有一定參考價值。

三遷志序 嘉靖壬子九月朔日

凌溪史 鶚撰 [illegible]道 僉事

昔韓子原道統之傳，而謂堯以是傳于孔子，董子亦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則知孔子得統于湯、文，湯、文得統于舜、禹，舜、禹得統于堯，堯得統于天，而道統之正傳可得其源委矣。然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又天之加厚以垂教萬世者，不獨擴其繼往開來之盛哉。故一傳于顏而未久，再傳于曾而未大，三傳于子思之門人而得孟子者出。時當戰國，秦、齊爭鬪，蘇、張從衡，各逞其貪欲之私，不知斯道爲何物。甚至楊、墨之術，爲我似義而害仁，兼愛似仁而害義，天下靡然從之，相率以歸于禽獸，其害道也極矣。孟子以命世亞聖之才，挺然以傳道爲已任，一則曰願學孔子，二則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其言仁義、王伯、義利之辨，宛然孔子之家法。至楊、墨邪說詖行淫詞，皆不得以售其術，使天下後世學者曉然知宗孔子而不惑于異端之非者，大抵皆其力也。微孟子，則人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孔子之道孰與傳之哉。信乎有功于孔子，而力寔倍于顏、曾。昌黎謂其功不在禹下，意者有在于此。

稽古歷代，皆有史官掌記時事之外，又有世家、列傳以載其人文之盛。吾孔、顏、曾、孟，聖賢相繼而作，又人文之至盛者，史記嘗列傳矣，猶病其不專而不詳。我朝西涯李公始纂闕里以志孔世，詳矣而未精。侍御曾公再纂陋巷以志顏世，專矣而未詳。孟子亞于孔、顏，其歷世之跡尤雜于鄒縣志中，庸非孟門之缺典耶。予觀兵東魯，幸將孟子廟貌，弔其遺冢，禮其宗裔，足慰平生景仰之私。及扣其志，乃曰尚未有專輿者。予爲之慨然，乃命教官推子增遍考羣籍，刪煩存要，集爲全帙。予又重加訂正，補其缺，正其訛，使像圖、爵田、記贊之故，歷歷可考而知。至于宗系相傳，係于一脉之真者，明明以衍于萬世，俾僞者不得以肆其亂，此又其喫緊處也。書成，乃僭題其名曰三遷志，蓋取孟子作聖之功，由于母氏蒙養之正云耳。此非予之臆說也，古人先得之矣。後之學孟者，尚其潤色于斯。

三遷志序　萬曆辛亥孟秋朔日

晉江黄克纘撰　出鼎廖撰

孟之有志也、倣闕里志而爲之也。夫闕里盛矣、不可以復加矣。爲孟志者何。繼孔也。繼孔必以志乎。曰、繼之者、於志可徵也。始作者誰。兗東觀察史君也。續之者誰。今鄒令胡繼先也。蒐討載籍、以共成其書者、鄒先生觀察潛君、孝廉周生也。敘之者何。明此志重修之本末也。嘗謂世之儒者尊言孔則孔子日月也、兼言孔孟、則孔子日也、孟子月也。月吾知其爲太陰之精、能繼日之光而已。必盛言月之大、如俗所謂七寶合成、有八萬二千戸者、是小月也。又有嫦娥奔月、玄兎搗藥之說、皆誣月也。故夫世之不敢以言語文章稱揚孟子者、所謂善尊孟子者也。不善稱而強爲之稱、是以微雲而滓穢太清者也。竊自七八歲、即讀孟子矣。但知其書始於見梁王而言仁義、終於論道統而寄意見知聞知而已。語學術、則善養浩然之氣、以配天地也、存心養性以事天、而立命也。論王道、則制田里、教樹畜、省刑薄斂、而卒歸於庠序孝悌以教民也。考其發詳、則乾坤靈粹、繼孔而鍾、匯區九龍嶧山、本足爲其勝也。表廢宅里、則廣居是居、正位是立、大道是行、今之廟貌堂構、不足比其壯麗也。稽其歷覽、則上自唐虞、下至三代、無不夢寐而神交焉、而游梁適齊之迹、不必論其先後也。譜後裔則本支百世、竹帛萬年、或守鄒魯、或散居四方、或出爲名臣、或處爲高士、有同派者、有異源者、不必強合也。書行仰止、人心同然、或尊以公侯而不爲重、或稱鄒國男子而不爲輕、或散藻逞篇而不爲敬、或短句寂寥而不爲陋。此皆勒之貞珉、載在簡冊、觀者當自得之、而所謂至尊至敬者、不與存也。予於孟志、獨取其所載孟獻子、懿子、僖子諸大夫祖功宗德、不可民也。公宜仉氏姓氏、頗隱非表而出之、或未盡知也。師友淵源、則出思、曾而溯於孔子。及門受業、則自樂正以及咸丘、桃應、師弟之間、皆依附青雲、以彰施後世也。宗系如孟仲子諸人、及孔道輔所薦孟寧以下、載在譜牒者、班班可信也。其推功繼禹、論學接孔、自韓退之以逮宋明諸儒、議論粹然一出於正者、無可議也。獨世系自孟啓、孟皦而後、稽之史傳、或地里遠隔、或世代不合、即潛君亦辨其載某地人、不無藉胡稱名之疑也。或曰、譜卷

志中、如之推魯公華悉皆具載、何疑於孟氏。曰、鄒郯諸顏世系遷徙史傳不遺也。然則奈何。如夏五郭公闕之可也。爲孟氏後者、固不借賢於前代以爲重也。且世之學孟子者、當求之於七篇而決之於方寸、不專在於此志也。若乃潘君、周生用心之勤、胡令表章之功、自當與志並傳不朽、固非俗儒俗吏之所能爲也。猷既不敢以言語文字推尊孟子、而猶序其志者、冀以爝火而增光於日月也。乃授胡令而弁之首簡。

三遷志引 萬曆辛亥秋吉

濮州胡繼先撰 鄒縣知縣

孟志剏於吾蜀鼎山史公、幾六十載、歲久而俾疎、而不備、識者慽之。余自受事以來、毋謁諸長老、以修訂爲者屢矣。然當水旱頻仍、牛馬奔馳之際、兢兢於奉職未遑、且慮採森未得、則覆醬堪虞、於是焉懼隕越於格類以貽孟氏羞、故不敢以空言先爰爲之葺其廟宇、俾茂草毋鞠於殿庭、定其祭儀、俾宗子毋同於縣祀、廣其墓田、俾粢盛毋歉於林塚、遡其神道、俾地脈毋斬於鏝鍬、以至毋嗣恩蔭、犁然具舉、可增者增、宜飭者飭、業已念相周旋而事爲恢復。顧茲志未檢、使于輿家乘下同野史、夫安所論其世代、遡其淵源、而令尚友者不倦於斯行哉。歲庚戌之春、觀察潘君以是方丈獻嘗休沐於里中、而孝廉周君復以博綜爾雅佐之、遂乃極意釐正、分類編摩、攷史遷之所未詳、訂萊陽之所弗覈、綜其卷有五、列其目二十有一。凡山川之所芭孕、祖德之所涵毓、母師之所訓授、門弟之所傳習、與夫賢君哲相之所表揚、端人正士之所崇重、靡不羅若珍錯、燦若日星。蓋二君胸藏二酉、而又以

寒暑不問之精、畢力於是、以故洋洋乎、鑿鑿乎、洵孟氏之實錄、闕里之嫡派也。書既成、余閱之喜而不寐、敬命之剞劂、以斯與世運終始。而又嘆子與當日立言、其大者在去利懷仁義以興王、而其微者在鷄鳴一語、以抉舜蹠利善之介。千古而下、有人心則有鷄鳴、有夜氣則有仁義、舜之徒固孟之徒耳。然則讀此志而興思、其於希賢希聖、未必無小補云。余不敏、怏睹鴻章、欣成盛事、故因爲小引、以述其修志之顛末如此。若夫誌之條貫與两君子之苦心、則有黄師鉅筆以闡繹之、固無俟余言之詹詹矣。

三遷志序（萬曆辛亥仲春）

山西副使　鄒縣潘榛撰

孟氏志舊名三遷、刱自鼎山史公、大要採族譜之舊、載石刻之文耳。歷年六十、亥豕魯魚、訛亂益甚。值胥山胡侯重道崇賢、既已舉孟子祠墓及子思書院修築聿新、而猶以志之未詳、未足以徵文獻也、乃屬命不佞重爲修輯。余自惟謭陋、大懼無當筆削、念孝廉周氏賾博精敏、間就正之。孝廉亦雅意著述、於是不循舊志、盡發素所藏書、協力披録、但關孟氏者、條分類紀。而孟氏之裔茂才聞鉦者、從乃祖宦遊、亦多識其家故實、又即其耳目所及、一併採入。屬稿數月、積帙凡五、爲目二十有一。雖猶覺未詳、而自顧攷索證引、亦敢忽矣。胥山侯乃捐俸授梓。梓既竟、余更讀一過、而大有感焉。夫孟子遨遊諸國、位不過客卿、未如身佩相印、或六或五、車騎輜重擬於侯王者之赫烜也。陳說數君、迂闊我仁義、未如不知滕至於席長跪、復跪、奉社稷以從者之委任也。書成之後、雜在諸子。歷秦、漢、晉、唐、鮮有尊習、未如讀其書、恨不與之同時、臨朝講貫、至稱非聖無法者之尊崇也。迺吾道一明、衆論

咸歸、遂至袞冕執玉、配食素王、雲仍之後、世被爵祿、回睎諸家、曾不敢跂足而望焉。固知聖賢之道、平乎極之而高不踰也、濟乎咀之而味不厭也、無急步而能遠到也、無小利而有大效也。即生前無厚享、而身後有令名也。即見嫉一時、而取信萬世也。學道者患道之不近于聖、無患道之不行矣。立言者患言之不近于聖、無患言之不立矣。則于孟子、可槩見哉。抑嘗觀孟子之論爲堯舜也、衣服言動而外無他道。論仁政也、薄斂省刑而外無他政。又曰仲尼不爲已甚、一毫求異之心不存焉。論養氣也、則戒於助長。論爲善也、則期效于孫、而成功又委之于天、一毫急功之心不存焉。夫惟不求異、乃所以成獨異。惟不急功、乃所以成至功。世儒蹈于大較、既薄聖賢爲無奇、而乘時赴功名者、又多希爲捷徑、始由于一念之說遇、究且至決裂大閑所不顧者、則無或乎讀聖賢書而自外于聖賢也。嗚呼、學孟子者、去好異與急功之心、其幾乎。

三遷志序 萬曆辛亥暮春

鄒縣周希孔撰 癸卯孝廉

庚戌之役、余病不能竟試、歸治藥餌。會憲副潘君亦里居、時相過從、甚洽也。居無何、邑侯廣漢胡公辱命曰、孟氏故有志、疎甚、不可以觀。余欲輯之、未暇也。今既屬筆潘君、較讐之任、其以煩子。余高其義、不敢以疾辭、歡然從事。潘君博雅甚、余無能爲役。然時有一得、輒效之而取裁焉、僅數分一耳。既成帙、客有問于余曰、古之著書者皆有爲而作、出于不得已、故可傳而不廢。胡公之志、其爲不得已乎。余曰、此眞不得已之甚者也。嘗徵諸人情矣、詩云、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今夫孔孟之去吾人也、不甚遠闊哉。然吾觀于世之人、過其里則皆欣然入其廟則皆肅然、遇其子姓則皆依然低回而不忍去也。誠好之也。惟性善、故好善。惟好善、故喜于揚善而不欲其湮沒而不彰也。然山川之所阻、職業之所羈、心慕之而終身不一至其地者有矣。即幸一至之、考其故蹟、稽其軼事、倉卒之際、了不能悉始末者、又有矣。於是焉冀編摩之足徵、索遺篇以寄慕、則志始重焉。而舊志之疎、猶無志也、是爲得

已于修也。故夫志也者，所以存聖賢之跡而動人思者也。人未有無所感而向于善者。是志之編，孟氏之事與世之尊孟氏者畧具。然觀之者苟不徒動其好之心而務竟其爲之力，不浮鑑其褒崇之迹而銳然振奮，反諸吾性之本善者而操功焉，其起而爲孟氏之徒，易易耳。則是志也，殆感發善心之一端與。若徒侈儒者之光榮，資詞人之談說已耳，則於世道人心，亦何所益。又烏取已往之陳迹而志之爲。客唯唯退。因次第其言而書之卷末，以見胡公之汲汲于編輯而不以修廟增田爲足，以畢事者，良有所不得已于斯也。

三遷志舊序

三遷志，志孟氏也。志孟氏而曰三遷，以孟氏學之基始于斯，得蒙養之正，爲萬世規也。然上下千古，由母訓而爲聖賢，惟孟氏母子耳。宣獻既以五十六年見其子爲當世大賢，孟子則以後千百年長稱其親爲斷機母也。此一母教，至我國家慈孝獻皇后用之，教傷世宗。自南而遷北，自國而遷都，自王而遷帝，亦以三遷、入繼大統。遂首正先師嚴配亞聖孟子之祀，更以孟孫議崇啓聖之享，此又皇情得事聖母，儗帝睿宗，因思孟母，兼及孟父也。則知孟子必稱堯舜，世廟身自法堯。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豈非今聖往賢，各以三遷前後證契也乎。余謬恭淡史氏之志三遷，適創于嘉靖壬子，意固可然自也。乃後雖亟修，改曰孟志，意便索然。余往幸裁筆東省，虔謁廟下，薄助修録，儗葺斯志，以移閩未遑。茲有粵西之役，歸見呂太學聖符以尊君藩理季可手志聖門崇祀闕里，因念明禋及父之隆，殊感四氏從史之微，妄爲傾橐，訂鐫厥志，仍復三遷之舊。若使宣獻亞聖之母儀子道，與獻皇后、肅皇帝聖慈聖孝有宙合焉者，是藩理 既于聖門力

袭孟胤、而太學父子復三遷教輯、以竟父功、則呂氏之于孟門、又一功臣也。夫韓昌黎以禹功比孟、孔中丞以求墓祠廟、皆不緣朝命、各以意祀。若趙太常之手注七篇、孫宣公之撰集正義、錢尚書之身諫罷祀、呂瀋理之勤志聖門、可不附之從祀十九人後、以來學孟氏之學者乎。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分守左江道、廣西提刑按察司按察使、兼布政司右參議、前兩奉敕備兵建南、提督山東學政、海鹽賀萬祚撰。

三遷志舊序

丙寅凜冬、余方遘厲瘖疾、與二豎角不勝也、乃正襟危坐、舉家從父所撰聖門志一展函帙、而子威

滄臺壯武爻集于前、靈光灼射、便覺踉蹌逃遁。忽家弟聖符遠從東省來、言我從父方以著書先儒祟祀闕里、血食千秋矣、更出袖中一帙曰、此先人手志聖門餘力、別志三遷、用彰鄒孟夫子靈源毓脈者也。頃鄒滕亂起、孟胤三葉與家乘俱亡。弟與兄時力為搜輯、傾橐梨綉。惟兄冠以名章、以副其今日褒忠錫廕之盛。余始聞怏然、既而躍然、捉筆飛灑、不似昨病時、握管如千斤錐也。因注簡端思、以謂從父自壬子受任、後先僅七踰卅載、無論東藩方岳、借才如左右手、無晷刻暇。乃非泮輸餉、五六走贛下、一到榆關、一檄浙水、且復以佐貳卒官。七稔之間、澄鷁休暇、得幾何時。而先續遺乘、專志聖門、兼為三遷增訂、前後展翫、不翅書開千卷、紙流萬番、筆堪成塚者。即如斯志、合史例二刻、採古逸而非贅、進今典而足徵、門拒操文、究邀贈家、時著考證、率參微渺、別識遊疑。我從父有千手眼耶。而何著記若斯之富也。余嘗讀史、至史漢梁

陳、美談之有遷、彪之有固、祭之有思、廉、惰爻、朔而子竟之也。我聖符弟之助手佐勤、其猶三氏之有乎。若夫爻予併情、端爽瑩識、不宰相之爲、係表、不當機之須政術、不勢門之媚諂牒、而必志聖門、志三遷、皆出于趙時走熱人意念之所不到。而獨自苦其心思、端其注撰、而鐫工紙價十百在前、錢穀罄盡、至于破落生產、不少顧惜、此更可占立心之遠大、學術之貞純。固宜爻承徽譽、重爲先儒子、尤當稱顯親揚名、孝情以外之孝子也。文成綴筆、體中爲之霍然。

天啓六年嘉平月立春日、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前工部營繕清吏司郎中、監督殿門工程呂濬撰。

三遷志舊序

余自計偕過鄒、始經孟祠下。嗣後假官、出入京輦、每過輒伏謁、瞻眺徘徊久之、覺巖巖之氣有以策余頑懦然。所爲奇羨墻者、一拂壓牲之石而已、未得閱全紀載也。已得闕里、陋巷二志、意中謂當復有一書、頃又念著述之難、不有羅長源之淹宏、則不能詮春秋列國卿大夫之世次、如指諸掌。不有張禹、蔡邕、鄭漁仲、陸師農之精詣、則不能列典章文物、令燦然昭著。不有晏倩、景純、道元之好奇采異、則不能疏本山川、點綴詭譎、使靈奇之蹟悉獻。且也躬蹈之、故測之有涯。神飫之、故吐之多味。君談諸荔、是其鄉人、季兆勘者、抒於厥嗜。向令性善仁義之旨未淝心髓、夜氣幾希之論、僅浮誦習、徒握鉛槧以自効於宮墻、未有幾也。已得披史君志、文具矣。已又進胡君志、稍斥廣矣。乃事近摭而遠漏、文安俚而失雅、體例臚列、未及議數、徵引勾稽、未及詳覈、烏能搜佚闡抉隱義乎。能於前後宗本支系蟬聯、以布乎。能於猻靈之源、盱衡周覽、索其脉於都邑離合、谿隧變遷之後乎。能於歷代崇奉、儀數隆縟、鑿鑿顯著乎。能於配侑諸賢一一評騭

以揆其衷乎。能聚史傳百家、方輿稗雜爲孟諸闕田、以恣漁獵乎。具如是、材美矣、又能貞得孟氏心印而稍稍自見於論著隱微間乎。蓋難之矣。歲丁卯、余以使事淹里中、呂太學聖符介余友姚叔祥手一編示余、則其尊公冠洋先生所著三遷志也。三遷仍史君之舊、而書則增益芟滌、煥然與史胡二志別爲一種、不刊之典。余既讀再三、曰裁矣、聚矣、佚闕萃而隱義抉矣。宗本支裔蟬聯昭布矣。發靈之源得之於嶧阜谿澗、不迷於改邑矣。歷代崇奉典制晰矣。所漁獵上下、數千載文字之藪、廣矣修矣。所剪落揭樹、一稟獨照、卓矣朗矣。稱三遷者、實以娩於闕里、陋巷而根宗母教矣。義益精矣。先生純修端履、鄉閭矜式、經術政事、所至彪表。聖符冠玉衣珠、一譚對間、淵源具在。兩世一心、以翼聖真、寧僅僅籤膂頷於鉛槧也者。即長源諸君、應多愧色矣。昔劉覆甑來遊、從錢清至泰、駐嘆曰、域中有三龍、北龍入塞外、不可知。中龍達淮泗、鄒兗當之。南龍赴海止、於是邑、法當有布素封侯、生阜北而殁廟食者。今先生業已俎豆於四氏報德之祠、覆甑言不小驗乎。

天啓七年九月九日、
賜進士、承德郎、尚寶司司丞、前禮部精膳司主事、
蒙恩予告侍養郡人李日華頓首撰。

三遷志舊序

天欲爲古聖王寄心傳、特生聖祖、更欲爲後賢傑維學脉、再生亞聖。然稱心所從寄、脉所從維、各以三歲孤成就於顏慈仉母之手、而孟母教有三遷、政維人地、以亞聖至聖耳。但我祖年由志學、漸向從心、不可謂無關母教。惟悲顏見聖子二十四、仉看賢胤五十六世、短者教忘遷跡境、長者即到我不動心、猶息息借孩提之遷進、詣乎不動也。則此遷之一語、無凡無聖、新新不停、總由孟氏之三結、爲千古一貫。固宜著溪撰志、特取三遷、垂孟氏學地也。乃漢州重纂、泰訂加勤、固無軒輊、直謂孟氏之學、實始於遷、聖功緊賴此。武原呂氏不弟互取二刻、增佚考異、定爲善本、而題仍三遷之舊。自茲以往、後人後時、觸眼斯志、必有從此遷字當下生念地之遷、而隨其境之所至、捷進步武、到所未到者多矣。先是、妖賊變起、翰博一門三葉死難、兩志俱燬。呂太學聖符承其尊君以剏志聖門、崇祀闕里、冠洋公手定本、復父子更較、翻鋟雕繕、適副缺墜、道脉益光。余謂呂氏父子功誠不在昌黎一語、中丞求基之下、晉祀孟廟、抑復何疑。且潘理以脈饑死官、翰博以捨生取義、兩家忠節、原主合契、其於三遷一志、詎不更有生氣耶。

崇禎元年仲冬、太子太傅、襲封衍聖公孔胤植撰。

三遷志舊序

余以讀禮之間、志展三遷、而知亞聖神靈若虞家門有釁咎非常、黙令正學名賢吾鄉呂冠洋公預手先心、擴搜攷撰、更易孟志、仍故三遷、訂蠅亟成、絶筆官下。不數年而妖蓮禍作、賢胤一門三世伏節、併家志燬焉。乃幸冠洋有子聖符、出父所作、再勘訂閱、至售胑倒橐、竭工鋟之、使靈源懿脉、光復條流、遂復粲然于千載之下。致余情慚爲子、深有慨于自有爲母至于孟母之爲母、能令其子以後聖亞尼山、卒無有能匹其聖于亞之後也。自有爲子至于孟子之爲子、能令其母以三遷教天下、卒無有能加其教于遷之上也。豈非是母是子、獨以母教子承、灼有功驗、立千古母子人極也乎。此呂氏所爲力更孟志爲三遷意也。惟是班譎遷之一詭、竊自悲養曾不色遷、以幾乎娩與愉也。喪曾不情遷、以底乎戚與毀也。學曾不日遷、仕曾不心遷、以無倍乎熊之光教之忠也。此余所云自慚爲子、用勉一世之爲子、益有羨乎冠洋公之有子聖符也。以聖符之能成其父之志、聖門而崇配闕里、志三遷而勳高賢譜也。冠洋繇濬爲家、何嘗昔者吾友、而聖符太學又余兄弟研席鴈行也、故余重其父子之畢力聖賢著記、樂與染毫爲三遷一幀殿也。

崇禎元年端陽日、

賜進士第、承德郎、南京吏部考功淸吏司主事、海鹽吳麟瑞撰。

三遷志舊序

天壤間有體具剛大、挺聳橫亙、縣邈無遠、惟聽橫目有心之所領受而棄篇之、爲當時開運世、後來光日月者、自古則然、未嘗道破。忽有孟夫子獨以吾善養一語自爲揭當、遂使蓬勃兩間、若無所持循之物、一旦遂有屑荷、固不易稱當下有、亦難爲說千載無也。故此曰大與剛之貞、要自亞聖包孕堅持之、爲不夢根株、而宇宙萌芽、時爲條穎一發、匪弟淡得之爲光武故人、以節壯東京。蜀得之爲鞠躬盡瘁、以忠高鼎立。晉得之爲甲乙紀年、以風漸六代。至于唐宋之有撐天拓地、指尤不能屈以一二。然前之吾以天下繫一人、後之欲以一郡亞天下。即如吾郡、有以上不負、下不愧、拯亂奉天、手定隴西之鼎。有以安社稷、定人心、討褒內禪、力濟天水之窮。流溯兩朝、脉延二獻、浩浹深沃、迄乎後千百載、宜朝家端難之有異隱捐生、守任湛族、駕出前修也。孰非此剛此大、特爲芽蘖于此一方乎。顧運逢叔季、世乘風下、屈志伸欲、豕勢換情、欲欲膩人、情情染境、漸盡至茲、極必當反、頃若丙逆瘠誣、塗毒海宇、而郡一彈丸、至碎骨槳憤、城且編戕、必俟砥鎖有七人之多、則寧惟臧氏之子、僅一人不遇已哉。其覛胄亦波康柔忽繞指者、拍肩躡武、是淢水一汪、足當蜀江爽烈淬刀三千不翅也。固應呂忝濟手可殉官修之、其子聖符太學畢力蒇之、其任同年友巨源太僕臨沒序之、手亦三遷而三遷之志始就。余猶念太僕以近奸下世、恨深九原。今幸龍霄濯射、貐骼鑿粉、不覺權快、濆墨冠篇。雖不足爲季可崇祀先儒重、亦堪爲亡友冤臣地下慰。尤覺直養之功、于吾鄉七人倍有驗乎。

崇禎元祀季春日、

賜進士第、徵仕郎、吏科右給事中、海鹽虞廷陛撰。

三遷志舊序

余讀三遷志、而知仉宣獻之所以訓飭單穉乳孤、卒至于紐緊統宗、聖稱惟亞、豈其懿德貞風、雪厲氷勁、歷數千年不少衰綴者乎。何者。余誠身遘耶證、而知教澤淪浹肌髓之深且遠也。當歲壬戌、余膺使命而南、適届兗城、蓮妖陡作、烽炮裂空、雷駭電爍、屠僇慘烈、奚翅屍爲山、血成海也。余身在圍中、雖心策指畫、與親藩觀吏共圖擊拒、所稱取義成仁兩語、未嘗不以息息自許者。汀時士庶閧鬪、猝遇凶鋒、鼠竄魚潰、名綱闖節、拉雜莫辨。特聞鄒城靡爛、有不隨死而死者、如孟翰博母孔恭人、獨能以萱抽勁草、抵捍疾風。已教其子承光死國、復教其孫弘畧死父、而身更慷慨赴死、必無負宣獻、貽休圍城。聞此士女人人莫不以此三人自待。即謂城不免隳、而心必不墮。心撰益堅、氣激益勁、堵堵屹屹、有若蒸築而滌蕩也者、賊雖蜂猛、不能攻心、剸然自潰矣。此固三遷之教、一脉源傳、自一門而一城、而千萬人也。豈其忠聲義問、別有勇過賁育、勢敵衆羆者哉。固宜海上有前識遠見之賢黍潘呂君季可預爲手定孟志、仍曰三遷、緒採異纂而增潤之、別識所履而芟剪之、摘詰非僻而辯證之、口屬心受、付子兆祥孫逢時訂鍥之。吾友太僕巨源推枕漬毫而詳序之也。乃黍潘叔也、既以竭精著記而死于書。太僕姪也、更以迕權見逐而死于憤。是呂氏一門得所死二、猶之孟氏一門得所死三也。余則昔自圍城幸脫一死、輒以我一、用御其二、則季可勤撰、趙岐孫奭祀允其班。若巨源端烈、宜有鄉先生可祭之社矣。

崇禎戊辰孟春日、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知制誥、兩朝實錄總裁、經筵日講官施鳳來撰。

三遷志序

讀書至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未嘗不恍然而知大聖大賢之道、原不過循其性於秉彝之良而全其量於倫常之大。是故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至孟子、歷聖相傳、初未有舍庸行之常而克臻夫聖域。然說者以爲大聖大賢固天所生以立人道之極而傳不絕之緒於無窮、故能生知安行、無待於勉强而後成功也。然則孟子三遷之教、則又何說。然不知即此可以知聖賢矣。戰國時、唐虞三代之風渺乎遠矣、周公孔子之道迂不講矣、楊墨黄老之說盈天

下矣、無父無君之行等禽獸矣、儀秦髡衍之徒、遊談舌辯之士又紛然雜出矣。而孟子生於其時、獨能閑先聖之道、闢邪距淫、崇王黜覇、砥柱中流、回狂瀾於旣倒、何殊江漢秋陽。故當時列國之君、亦皆心知其賢。惜不能大用、于是環轍息陬而日與其徒講習討

論、七篇之中、惟性善仁義之旨爲獨詳。所以維人心道心於杪忽幾希之微、而欲垂之爲萬世法也。向非宣獻三遷之教、雖爲天所生以傳道之人、縱有出類拔萃之資、而混然中處于邪說橫行之天下、欲不爲所惑、豈不甚難哉。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

以求之者也。雖生知者猶不廢學、而况次焉者乎。是知孟子之所以成大儒者、厥惟三遷之教始。至今讀其書、無不愛之敬之。考其事、無不仰之慕之。我
聖祖仁皇帝側席求賢、崇儒重道、發帑金以新廟貌、揮宸翰而製碑文、而且膺爵錫田、更隆前代。自宋迄今、千百年來、未有若斯之盛也。斐一介庸愚、謬蒞茲土、竊幸獲拜宮墻、登其堂肅如也、瞻其像穆如也、晉接其賢裔、藹如秩如也。覽俎豆之森列、禮器之輝煌、儼如親沐先型而低回不忍去。歆歟休哉。何其盛也。卯夏大旱之後、甘雨盈郊、從容退食、適翰博孟公以

三遷志問序于余。傳書俗吏、鄙陋無文、雖極意揚芳摛藻、而究無加焉美于萬一。況先賢出處之蹟、前人之述已備、而敢妄贅一詞哉。因思子思子作中庸而述夫子之言、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故推原孟子所以得傳堯、舜、[illegible]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良以人性之本善、而能率三遷之教以優入於聖域、茲翰博公修志之本意、豈非繼志述事之大。不益可見家學之淵源而孝思之不匱也哉。 昔

康熙六十一年正月、

勅授文林郎、知鄒縣事、加三級三韓于斐頓首拜撰。

三遷志目録

三遷志卷一

古滕王特選

闕里孔傳商

古卞仲蘊錦　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與銑　補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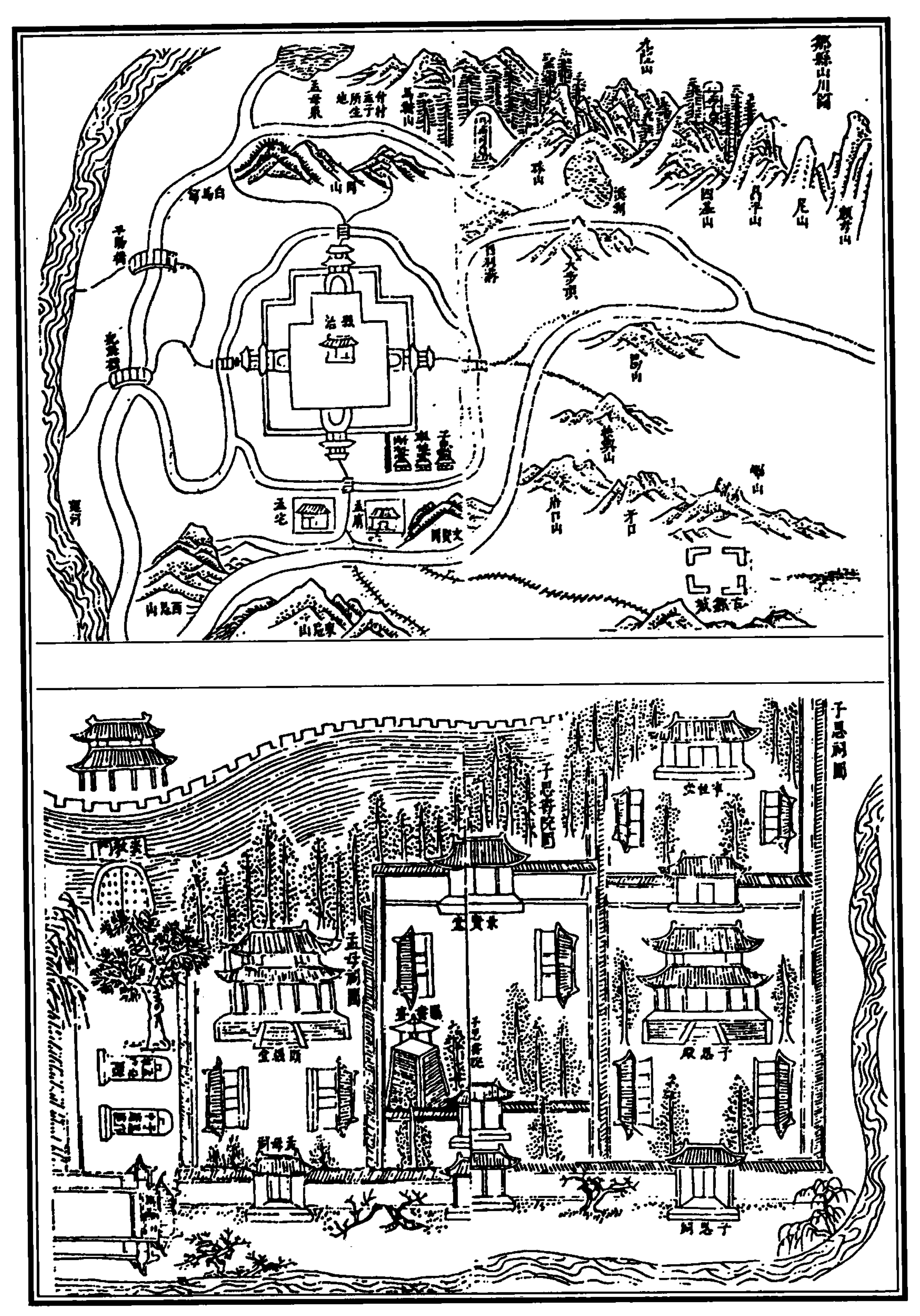
衍丘　編次　與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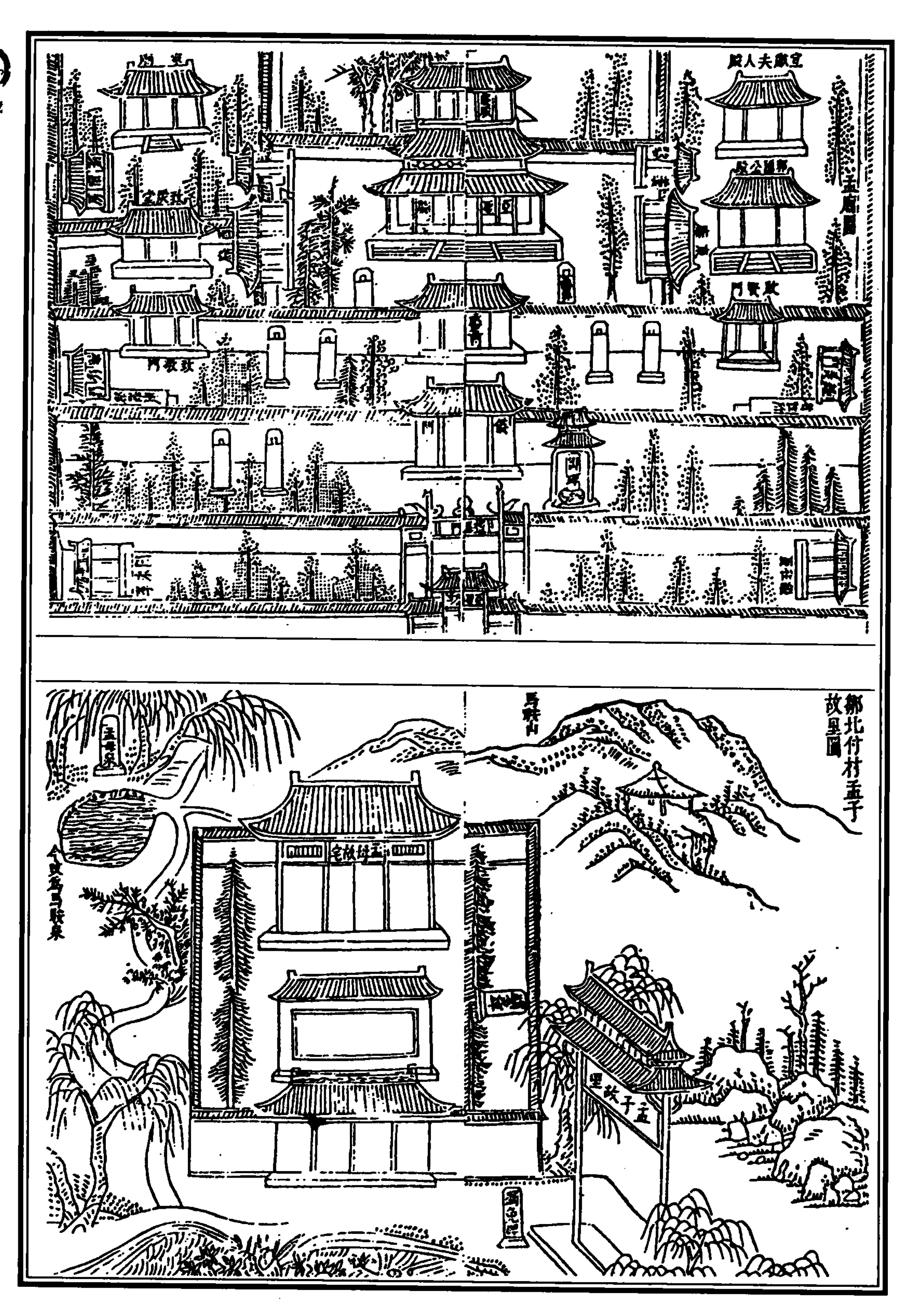
衍熈　尚巖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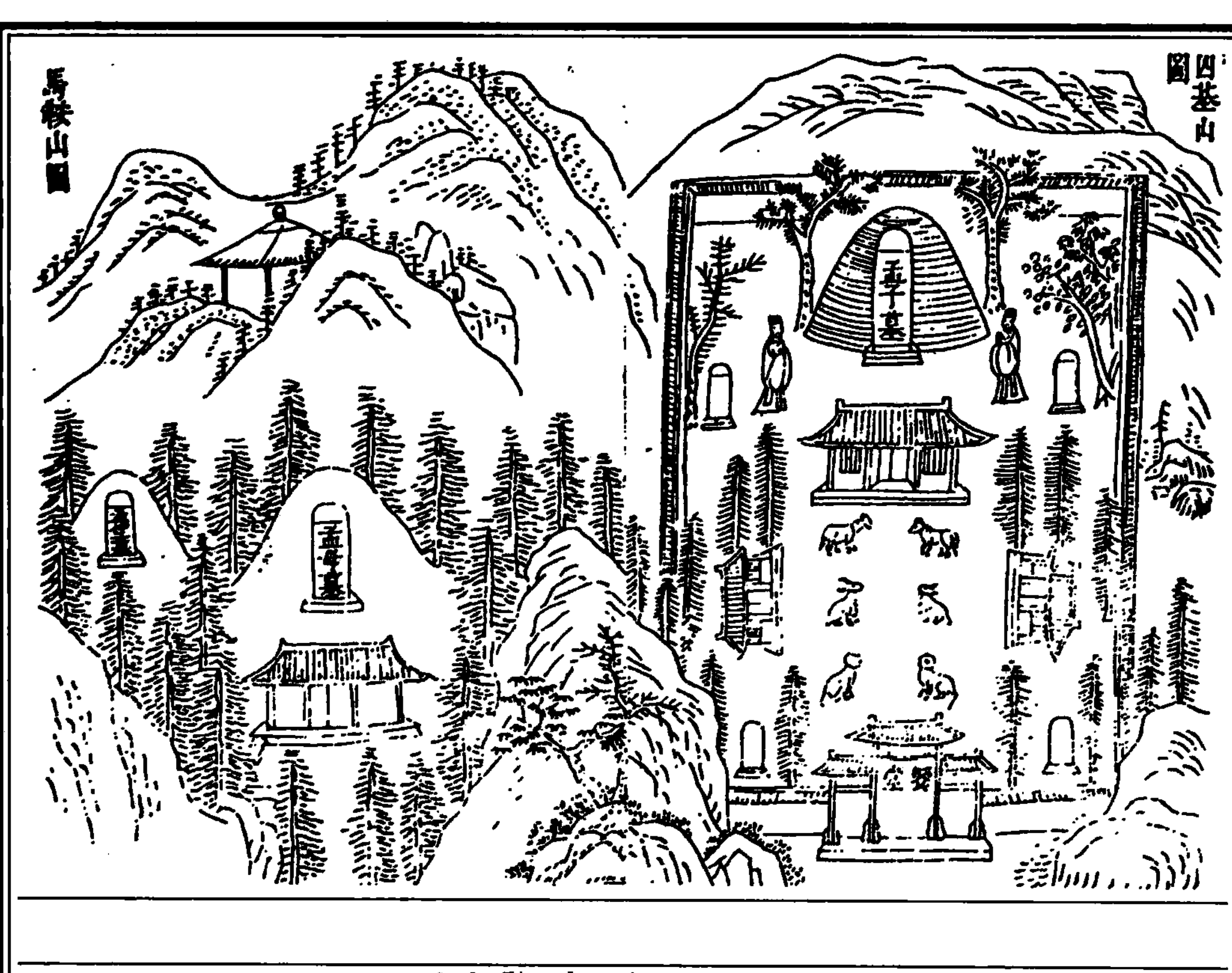
靈鍼

本本元元，地靈人傑。有位皆然。矧我亞聖，維魯及鄒、斯文絕、大嶧溪湖山川自別。述靈鍼第一。

孟子廟碑云、鄒東南隅有崗曰文賢、其勢廻旋掩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壕而西之、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然文賢崗不甚崇、因利溝乾涸不常、皆塿涓滴、烏足以鍾名聖。且今之稱爲鄒者、固唐以後浙遷之鄒、而非古之鄒也。風氣所鍾、恐不在此。蓋鄒東南有山曰嶧、酈道元水經註曰、周回二十里、高秀特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有如數間屋處、甚奇觀也。由山而北、爲牙山、大小相錯、狀如犬牙。牙山之北爲小丘山、又北爲唐口山、又北爲接輿山、狀如兩車相接。又北踰縣爲岡山。諸山之石皆與嶧相類、玲瓏可愛。又北翠山絡繹、直接四基、馬鞍二山。而九龍山之傍有大澤曰溪湖、長廣數里、清澈映人。西爲白馬河、折而西南、以達於泗湖之西。孟母泉出焉、孟子之舊居在此。今孟氏諸孫世居之。山川靈鍼意在斯乎。圖見於左。


鄒縣山川圖
子思祠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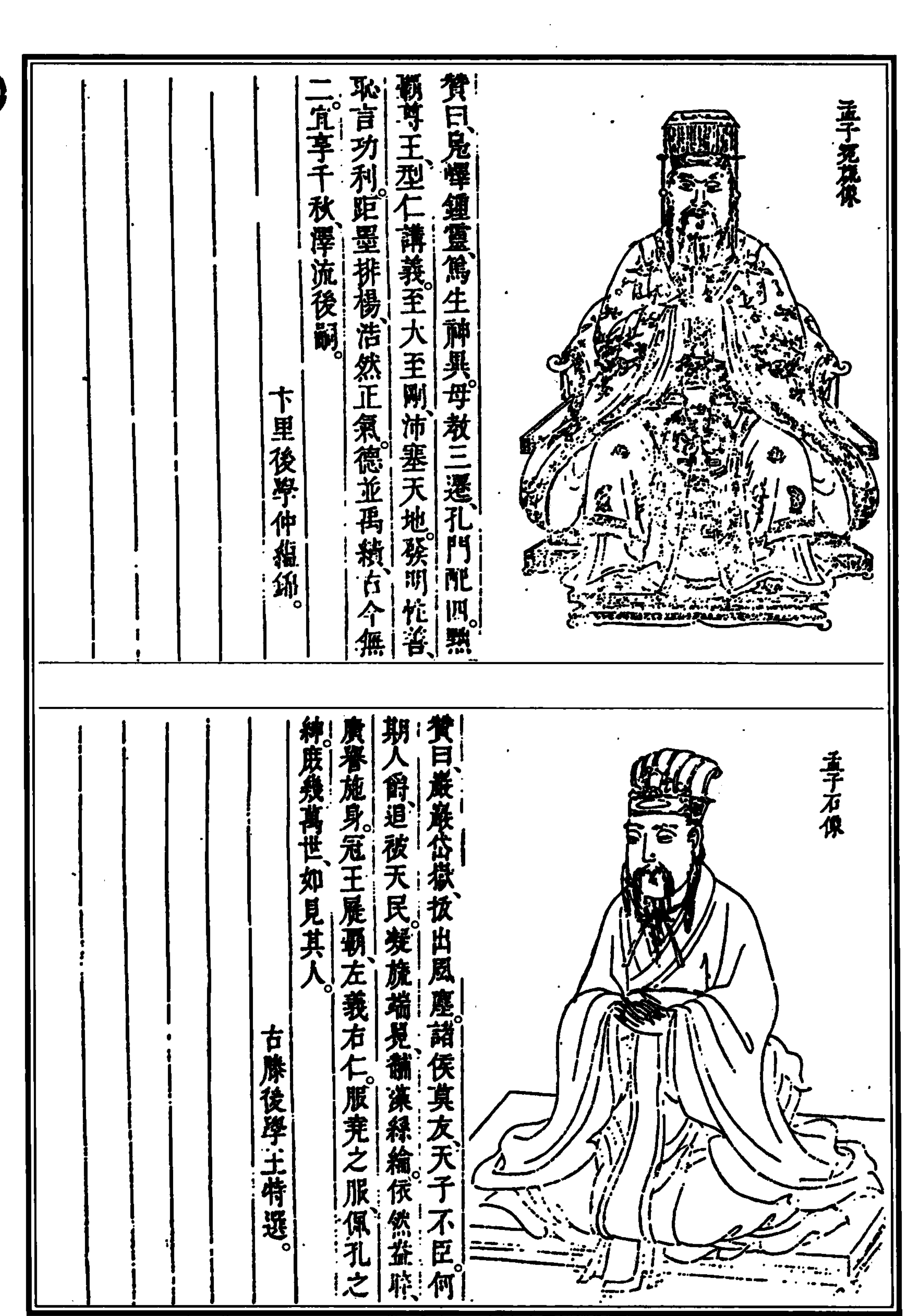

孟廟圖
宣獻夫人殿
邾國公殿
啟賢門
致敬門
鄒北付村孟子故里圖
馬鞍山
孟子故里



像圖

氣象巖巖，猶屬意想，不見其人，曷瞻曷仰。有像石刻，出之土壤。是繪是圖，萬年向往。述像圖第二。

孟子像諸書無所考。廟中冕旒塑像，既未可據，石本危坐圖行教小影，亦想像爲之耳。獨廟中孟母殿内傍龕一小石跪像，乃宋人修孟母墓，即墓中得之者。世傳孟子葬母而自刻其像以殉，是以像在墓中，殊爲近之。按朱子云：古人坐者兩膝著前，因反其蹠而坐于其上，正如今之跪者。然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膝地而跪坐。今以先聖先師二像，覩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爲跪而無疑也。又據闕里圖像志引元鄒尹司居敬蜀有文翁石室，設孔子坐像，其坐斂蹠向後，屈膝當前。古人席地而坐，此像之最古者。今孟子石像正與此合，固知今所覩爲跪像，即古之坐像。世或謂因殉母而故跪，非矣。是故此像最爲古，最爲真。再考闕里志雖載此文，而先師之像久缺，此像孟子像乃以在墓獨存至今，抑亦奇也。圖見於左。殿本像頗壞於築塋者，近來一像於廟殿，雖近似，終不若前像之古。



孟子冕旒像

贊曰、兒嶧鍾靈、篤生神異。母教三遷、孔門配四。黜霸尊王、型仁講義。至大至剛、沛塞天地。發明性善、恥言功利。距墨排楊、浩然正氣。德並禹稷、古今無二。宜享千秋、澤流後嗣。

卞里後學仲楫錄。

孟子石像

贊曰、巖巖岱嶽、拔出風塵。諸侯莫友、天子不臣。何期人爵、退彼天民。髮旋端冕、黼藻綠綸。依然蓋臧、廣譽施身。冠王屣霸、左義右仁。服堯之服、佩孔之紳。庶幾萬世、如見其人。

古滕後學士特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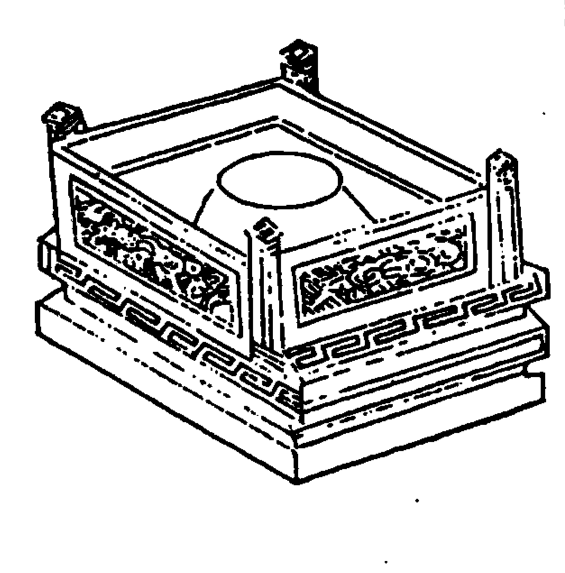
右碑刻孟子像、蓋五十五代孫克明所藏、洪武中、邑令桂公孟取而勒之石者也。額篆書鄒國公像四字、像下刻桂公贊。見後題詠。隸書。景泰間、吉水王佐增補格古要論、稱其像最高古、得巖巖氣象。後碑中折爲二、好事者復摹于石、題額書贊皆楷書也。然舊石雖折而像猶全、新石雖完整、終不若昔像之古、故求者多重舊像焉。

康熙二十六年四月

御製孟廟碑記曰、自王迹熄於春秋、聖人之道或幾乎泯没。卒之興而復明、千百世而不敝者、恃有孔子也。孔子没百有餘年、浸假及于戰國、楊墨塞路、禍尤烈于暴秦。子輿氏起而闢之、于是天下之人始知誦法孔子、率由仁義。斯道之有傳、至于今賴之。是以後世學者如韓愈、蘇軾之徒、咸推其功以配大禹、而閩洛諸儒益尊爲正學之宗。傳、嗚呼盛矣。夫洪水之禍、止于人身已耳。楊墨之禍、隱然直中于人心。不有孟子、使楊墨滋蔓於前、釋老推波于後、後之人雖欲千載之下、探尼山之遺緒、其孰從而求之。因推述厥義、刻文于石、俾揭于鄒之廟。其文曰、尼聖既往、夐矣音徽。後百餘年、聖緒浸微。倚與寔繁、楊墨競熾。陷溺之禍、踰于昏墊。惟子輿氏、距詖放淫、以承先聖、以正人心。述舜稱堯、私淑孔子。正學修明、百世以俟。不有是者、斯道孰傳。宇宙晦霧、萬物狂顛。我讀其書、曰仁曰義。遺澤未湮、聞風可企。嶽嶽亞聖、巖巖泰山。功邁禹稷、德希孔顏。刻石兹文、于祠之下。頌烈揚休、用告來者。奉勅篆額、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臣米漢文。

監造官、內務府廣儲司員外郎臣皂保。工部都水司員外郎臣卞永式。勒石官、鴻臚寺序班臣朱圭。

天震井圖



讀三氏志孔氏井在尼山迤東、曾子井在徐州北九里山、顏子井在陋巷內、獨孟氏無以井傳。康熙十一年春、廟前勝會、忽日中聲震如雷、聞見者環顧失色、見階前地陷、有甃甓圓痕、熟視之乃井也。噫、異矣。緊惟吾祖、道接尼山、與顏氏曾氏光耶于古。天開斯井、與三井並垂、以見聖聖相符、後先一轍歟。抑造物者不忍我祖祠宇傾頹、而聲靈頓[illegible]于井、發人觀聽、以俟將來者之修葺歟。故于十一年預陷此井、果於十二年爲修廟取水之用。[illegible][illegible]曰天震井、砌之以甓、環之以石、并書其蹟以[illegible]。

檜栢圖

康熙三十三年、歲在甲戌、孟夏之杪、江南砀學𢡟過鄒謁廟、見松楸森鬱、流連弗置。於殿陛之左有栢、尤稱蒼古。徘徊數日、不語而去。南抵𣲖河、與東兗副𢡟余公過、遂告其樹之靈奇、當與至聖廟之檜、端木氏之楷同一表章焉。副𢡟解橐捐資、轉以屬予。予並出俸錢、命工求石、琢以雕楓、鎸圖而請之。讚曰、

道德爲本根、仁義作柯葉。一元與彌綸、太和共調燮。千春承雨露、萬載歷冰雪。信夫能後彫、不朽具由蘖。蒼鬱川嶽之精、巻舒虬龍之狀。人傑地靈、直養自壯。緯裕英資、屹然獨尚。依稀乎、有巖巖正大之氣象。

古瀛洲韓峯起　鄒縣知縣

祭器圖

簠

通蓋高七寸、深二寸。口徑長一尺、闊八寸一分。腹徑長一尺一分。共重一十三斤。

簋

通蓋高六寸七分、深二寸八分。口徑長七寸二分、闊五寸。腹徑長七寸九分、闊五寸六分。共重九斤。

犧尊

通蓋高七寸一分、耳高二寸、闊九分、深三寸四分。口徑一寸九分。通長一尺一寸七分、闊五寸。共重九斤一十兩。

象尊

通蓋高七寸八分、耳高一寸五分、闊九分、深四寸五分。口徑二寸二分。通長一尺二寸七分、闊三寸八分。共重一十斤。

大尊

重六斤二兩。高八寸二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五寸七腹徑六寸一分。

壺尊

重四斤一兩。高八寸四分。口徑四寸五分、腹徑六寸、深七寸一分。

山尊

重六斤二兩。高八寸一分、深六寸五分。口徑五寸七分、腹徑六寸一分。

著尊

重八斤十五兩。高一尺四分、深一尺二分。口徑五寸、腹徑九寸八分。

罍

重一十二斤。高一尺、深七寸二分。口徑八寸四分、腹徑七寸六分。

洗

重八斤。高五寸七分、深二寸九分。口徑一尺三寸。

爵

重一斤。高八寸、深三寸三分。口徑長六寸二分、闊一寸九分。兩柱三足、有流有鋬。

坫

重二斤九兩、縱廣九寸二分。

龍勺

重一斤。口闊二寸一分、深一寸一分、柄長一尺二寸九分。

籩

通蓋高五寸九分、足徑闊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九分、上深一寸四分。

豆

通蓋重四斤一十兩。高五寸二分、深一寸八分。口徑七寸六分、足徑五寸四分。

登

高一尺四寸。

尊冪

用布爲之、縱橫二尺二寸。

鉶

範金爲之。三足、口有兩耳、覆以蓋。旄三組、用鹽和羹。

盥盤架

用木爲之、繪以彩、糅以漆。

雲雷尊

範金爲之。高八寸三分、重二斤。紐以螭首、蓋尖當于腹。雷取其奮豫、尖取其雷澤、用貯獻酒。

俎

高八寸五分、長一尺八寸、闊八寸。朱漆兩端、中以黑。

篚

通足高五寸、長二尺八分、闊五寸二分、深四寸、蓋深二寸八分。

篚巾

巾以絡爲之、圓幅、青表纁裏。

龍幕

幕以絳帛方幅爲之。中畫雲龍、兩旁畫文彩、四角各綴以金錢、用以覆尊。若祭祀、則不畫雲龍、止用青。

燭臺

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重盤四足。

盥盤

盤範金爲之、盛水盥手。

帨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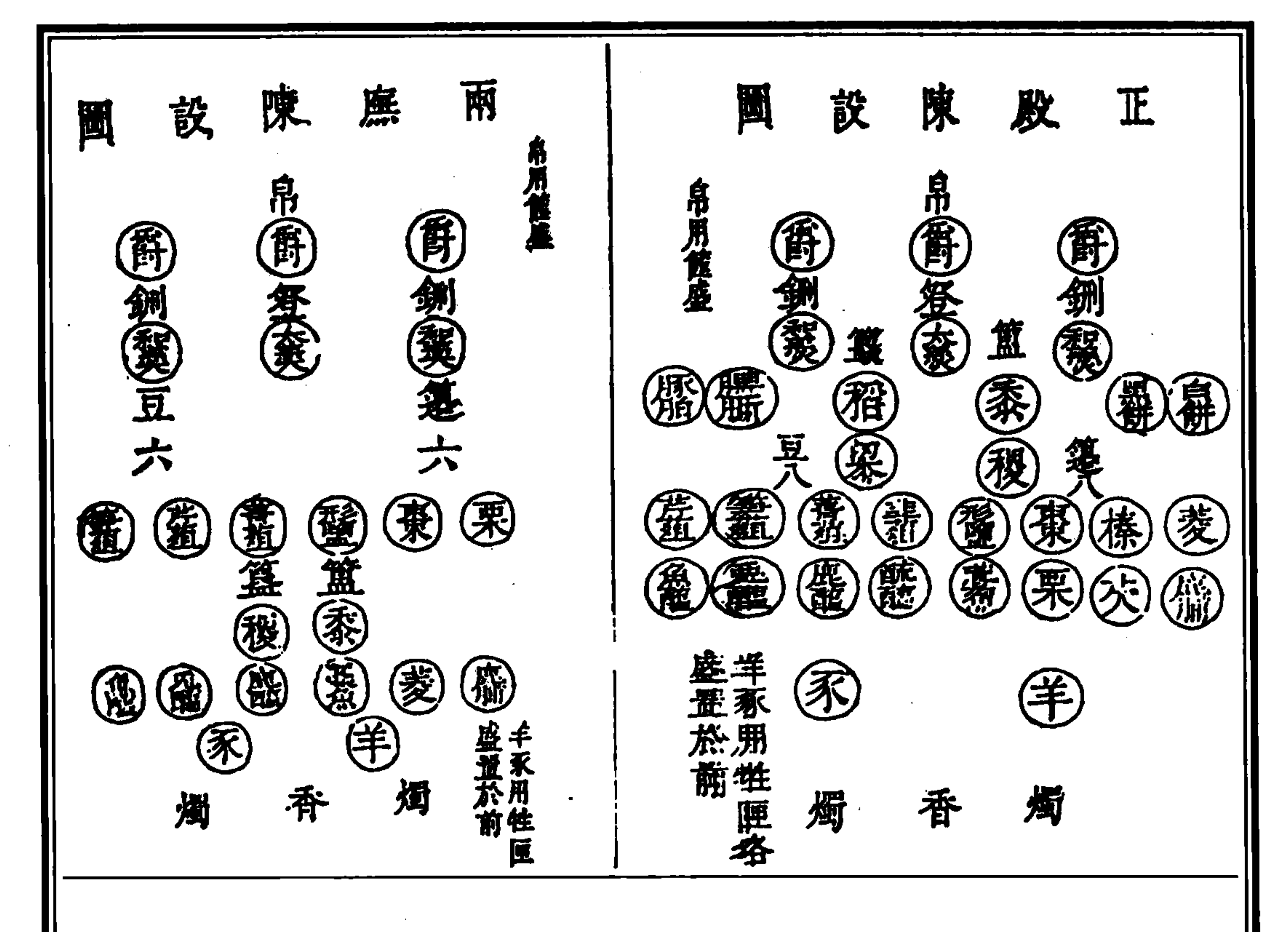
巾白布爲之、長短隨宜、獻官盥畢拭手。

鼎

範金爲之。高一尺八寸、縱一尺六寸、橫一尺二寸、兩耳四足。

祝版

以木爲之。高九寸、闊一尺二寸。用白紙寫祝文貼版上、祭畢、揭而焚之。


正殿陳設圖
帛
帛用篚盛
爵
鉶
簠
簋
豆八
籩八
羊
豕
羊豕用牲匣各盛置於前
燭
香
燭
兩廡陳設圖
帛
帛用篚盛
爵
鉶
豆六
籩六
羊
豕
羊豕用牲匣盛置於前
燭
香
燭

三遷志卷二

古鄹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興錞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凝　恭考

祖德

奕奕賢聖、長發其祥。孟子之生、代周而昌。實匹夫子、遠繼殷商。於乎明德、宜祀無疆。述祖德第三。

孟子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四傳至后稷、始教稼穡、以粒蒸民。堯封之邰。十六世爲周文王、再傳爲武王、遂克商而有天下。武王封弟周公旦於魯、留輔王室。其子伯禽就封之國。八傳至桓公、桓公生莊公。莊公三弟、長慶父、次叔牙、次季友。慶父之後爲仲孫氏、謚以莊公爲孟也。禮、庶子自爲長少、不敢祖諸侯、故仲孫亦稱孟孫氏。今春秋經文皆書仲孫、而左氏傳皆書孟孫、故知並稱也。孟氏之嫡孫主宗祀者、則稱孟孫。左傳孟莊子疾、豐點謂孝伯曰、從余言、必爲孟孫是也。其他支子則止稱孟。左氏傳有孟椒、孟之側、論語有孟公綽是也。至宗卿之死、若國人以族稱、亦止稱孟。傳記所載孟獻、莊諸子及孟氏季氏之類是也。叔牙之後爲叔孫氏、季友之後爲季孫氏、與孟孫並稱三家。以皆桓公出也、亦曰三桓。三桓之後、世顯於魯。季孫僭逆、見惡聖門。叔孫間有賢者、要未大著。獨孟孫世有令德、獻子忠孝恭儉、左傳、戴記及說苑諸書燦焉可述、不一而足。莊子之孝、孔曾亟稱焉。其尤難者、孟僖子將沒之時、孔子年甫踰壯、名位未彰、乃能屬其二子、使從學夫子、以定其位。其後懿子、敬叔並師事仲尼、而敬叔遂爲孔門高弟、且歸以兄子。下逮武伯、亦屢有問答。曾子有疾、敬子躬問、以至之反、公綽皆爲夫子所推。由是攷之、孟氏之於孔子、其推尊歷數世如一日矣。天眷明德、至孟激字公宜者、娶仉氏而孟子生焉。卒師子思、以昌其道。嗚呼、宋有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之賢、而出尼父。魯有獻子、莊子、僖子、敬叔之賢、而舉子車。一爲玄王、成湯、微子之裔、一爲后稷、文王、周公之胤、豈偶然哉。傳曰、善遠而後興、宜矣。

母教、

人亦有言、少成若性。鄰墓鄰市、所居不令。自匪三遷、胡以養正。自匪斷機、胡以作聖。述母教第四。

孟子生三歲、而父孟激卒。母仉氏有賢德、挟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事、踴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眞可以居子也。遂居之。

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爲。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韓詩外傳

孟子既長、就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矣。母以刀斷織、孟子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惰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遂成天下之名儒。○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少誦、其母方績、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

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客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人、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又韓詩外傳云、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問孰存。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

自責、不敢去婦。

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閒居、擁楹而嘆、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敏也。今擁楹而嘆、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蓋婦人之禮、精伍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母、[1]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

師授

道喪戰國、說宗儀衍。不自得師、習俗寧免。於維聖孫、斯文之選。受業中庸、微言始闡。述師授第五。

孟子長、初受業孔子之孫子思。○孔叢子云、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于郯、遇程子于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于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爲亂也。此[illegible][2]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illegible]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孳

者焉、汲汲焉、如農之趨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哉。

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于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按、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自班固漢書、趙氏註、應劭風俗通以及孔叢子、史記索隱諸書皆然。而吳程曰、孟子自魏惠王三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爲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況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四十五年而卒。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爲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嘗以此說爲是。其言若辯。乃考闕里世系云、子思在衛、縕袍無表、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已而復返於魯、教授其徒數百人、而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又據史、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時在安王之二十五年。安王在位二十六年、子烈王嗣。烈王之四年、孟子生。則孟子長而知學之時、去子思十餘年耳。其親受業於子思、蓋確然無可疑矣。

三遷志卷二終

校記

①「母」上脱「父」字，見《孟子雜記》卷一。

②此處二字殘缺，當作「安身」，見明刻本《三遷志》卷一中。

三遷志卷三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與銑
衍岳　編次　與錞　補輯
衍嶧　尚鑅　淼等

年表

遷傳弗詳、七篇靡次。爲後爲先、孰稽孰據。欲知其人、聊論其世。豈敢牽合、考古衷義。述年表第六。

周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初二日、孟子生。孟子譜云、孟子未生時、母夢神人乘雲抱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母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皆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孟子生卒、古書不載。家世相傳、謂其卒于赧王之二十六年、年八十有四。留青日札、跪兩紀統皆然。獨其生之歲、二書皆言在周定王三十七年。近黃楙、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孔仔乃生、年次甚左、若以定王爲貞定王、則去孟子卒時爲百四十餘歲、又與八十四之數不合。且貞定在位止二十八年、安得云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爲烈王四年。今從之。孟子生日、舊載四月初二日。乃有謂周之四月卽今之二月者。不知三代所用歲首、雖子丑寅各不同、亦止以其月首歲、行新歲儀。非併春夏秋冬之時、正二三四盡那移也。如書之伊訓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以十二月爲歲首、而不正十二月也。泰以冬十月冠年、漢初亦然、是亦以十月爲歲首、而不正十月也。至於周人、邠風敘四時物候、毫不爽夏時、俱彰彰可見。安得以周月、準夏時而改之。故今以孟子之生、墜於四月初二日。孟子名軻、韻注、軻、車接軸也、故字子與。又字子車、音從平聲。又廣韻、篇韻內亦收輿字、注曰孟子居貧轗軻、故以軻名、從去聲。此解近鑿、當以平聲爲是。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曹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出戰國之士、樂貧者寡、不早就錄耳。是直以孟子爲逸其字矣。今世所稱子車者、出於孔叢子及魏衛將軍王肅所著聖證論、其或稱子輿者、出於晉司隸校尉傅玄所著傅子。孔叢子書雖漢隋唐藝文志內不載、有疑其僞者、而劉孝標、李善之注已引用之、其非後人所撰明甚。世代去傅玄既遠、又爲魯人所書、見聞似真。且古人雖不諱字、而孟子師子思、子思師曾子、豈卽以曾子字爲字哉。故孟子字從孔叢子稱子車爲當。

庚戌、二歲。魏惠王卽位。

辛亥、三歲。父激卒、母仉氏鞠之。見母教。

壬子、四歲。有三遷等事。

癸丑、五歲。周顯王元年。

甲寅、六歲。

乙卯、七歲。

丙辰、八歲。

丁巳、九歲。

戊午、十歲。禮、十年曰幼學。孔叢子稱孟子車見子思時尚幼、則見子思殆在此歲乎。
己未、十有一歲。
庚申、十有二歲。
辛酉、十有三歲。
壬戌、十有四歲。
癸亥、十有五歲。就學於魯、歸家、母斷機以教。
甲子、十有六歲。
乙丑、十有七歲。
丙寅、十有八歲。
丁卯、十有九歲。
戊辰、二十歲。
己巳、二十一歲。
庚午、二十二歲。
辛未、二十三歲。
壬申、二十四歲。
癸酉、二十五歲。
甲戌、二十六歲。
乙亥、二十七歲。
丙子、二十八歲。
丁丑、二十九歲。

戊寅、三十歲。
己卯、三十一歲。
庚辰、三十二歲。
辛巳、三十三歲。
壬午、三十四歲。
癸未、三十五歲。
甲申、三十六歲。
乙酉、三十七歲。　魏惠王三十五年、至魏。按史記、惠王數困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於是孟軻至梁。年表亦書其事、綱目通鑑因之。然史記謂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則孟子居魏未及二載。而綱鑑則本古書紀年、謂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又十六年乃卒、則孟子之居於魏十七年矣。抑竊考之、孟子之書、與宣王反覆者幾二十則、而與惠王言者僅四則、又絕無感動施行之意、如宣王也。孟子何爲而久居也。竊謂孟子見惠王、或在其稱王之後十五六年間、或此時見之、不合而去、及襄王而復爲梁遊、皆不可知。惟以爲十七年則近誣耳。聊識之以俟。或曰孟子之見梁王、王稱以叟、不與此年符。與曰此先生丈夫之子、尊其人斯稱之夫何疑。
丙戌、三十八歲。史記、是年魏惠王卒、子襄王嗣。
丁亥、三十九歲。　魏惠王稱一年。
戊子、四十歲。　齊宣王即位。按是年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擒將龍賈、取雕陰。而孟子不載籌策之言、則其去魏也無疑。
己丑、四十一歲。

庚寅四十二歲。

辛卯四十三歲。

壬辰四十四歲。

癸巳四十五歲。

甲午四十六歲。

乙未四十七歲。皇極經世觀物篇載是年齊用孟軻爲上卿、今不從。

丙申四十八歲。皇極經世是年載孟軻去齊、今不從。

丁酉四十九歲。

戊戌五十歲。

己亥五十一歲。

庚子五十二歲。

辛丑五十三歲。周慎靚王元年、宋伐楚、取地三百里、始稱王。疑答萬章宋小國章在是時。

壬寅五十四歲。魏君罃卒、去魏適齊。綱目同。按史記蹤孟子先齊後梁、趙岐、應劭、皆因之、亦臆度耳。通鑑孟子見惠王後、齊宣王始立、烏得而先見之。且如史記以宣王立於顯王二十七年、在位十九年而卒、則與本書伐燕事、與之抵。故不從史記、而從綱目云。

癸卯五十五歲。在齊、迎母仉氏就養。魏襄王即位。

甲辰五十六歲。母仉氏卒於齊、扶其喪歸葬魯。

乙巳五十七歲。在鄒居喪。魯平公即位。

丙午五十八歲。返齊、齊王以爲客卿。是年燕王噲以其國讓於臣子之、有答沈同等語。

丁未五十九歲。周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遂去齊。宣王薨。按宣王尊敬孟子、過於魏惠王。故一時弟子皆有當路加卿相之譽。其後以喪還魯、切劘既疎、小人乘間浸潰、銷刻再見之後、禮意寢衰矣。孟子書雖無次第、然葬魯返齊之後、即繼以齊人伐燕、燕人畔、而繼以孟子歸。自此至篇末、皆論歸齊之事、則其去就之迹、昭然可考者也。又史記皆以此爲湣王事、惟通鑑綱目據孟子斷以爲宣王、今從之。

戊申六十歲。按乙巳魯平公始立、是時孟子居憂、又爲齊卿、則用樂正、及欲見孟子在去齊歸魯之初、以臧倉諸語徵之尤信。

己酉六十一歲。按陳臻問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則適宋薛俱當在去齊後。

庚戌六十二歲。張儀說六國事秦。通鑑載景春問答語於下。

辛亥六十三歲。

壬子六十四歲。按滕亡在赧王二十九年、去此尚二十四。或文公之立疑在是時。孟子明言然友之鄒、則其不在齊魏可見。○滕文公立問爲國諸事、應在此時。

癸丑六十五歲。

甲寅六十六歲。

乙卯六十七歲。按鄒穆公事史無其傳。考之古書、惟魯仲連傳、齊湣王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不敢入於鄒。又賈太傅及劉中壘

害歲穆公與不衣皮帛、馬不入秀救、無像康之事、無驕宴之行、食不衆味、衣不推采、自刻以愛民、親賢以定國、觀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楚王欲淫之遺、以女樂。穆公朝觀而夕畢、以事死事之孤。故以鄒國之細、魯、衛不收轘、齊楚不能脅。穆公死、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門境仕民無不憂痛。元儒金仁山氏以為能感於孟門之言而自反者。合二書考之、孟子歸鄒之年、滑王始立、驕侵未甚、必無自稱天子之理。至孟子既沒、則將、王愈驕、鄒滕之君皆稱臣、諸侯畏權。當此之時、必不敢抗違、知斯也。且仁政非一日之務、穆公與得聞之年、以孟子之言度之、決非新立。改而行仁、非一紀之久、其使得民之勝若此乎。且以匡匡小國之臣、而能以至振大國際守義之篤、亦其國勢之尚強、主、德之未替耳。歲穆公、之卒於孟子前明矣。然而終不能委孟子以政其存晏子之見而僅欲安於小成耶。振孟子知其勢之難王而僅以言佐鄒耶。惜乎不可考矣。自此諸國不能用序詩皆作、孟子當在此後。

丙辰、六十八歲。

丁巳、六十九歲。

戊午、七十歲。

己未、七十一歲。

庚申、七十二歲。

辛酉、七十三歲。

壬戌、七十四歲。

癸亥、七十五歲。

甲子、七十六歲。　魯平公薨。

乙丑、七十七歲。　魏襄王薨。

丙寅、七十八歲。

丁卯、七十九歲。

戊辰、八十歲。

己巳、八十一歲。

庚午、八十二歲。

辛未、八十三歲。

孟子之書、或謂自作、或謂門人所記。迄未有定。其疑非自作者、則以諸君皆稱謚、不應盡先孟子卒、特未深考耳。故今皆列諸王侯卒歲於前、而斷以爲自著云。又劉歆、趙岐、應劭皆云孟子中外共十一篇、今所有者中篇耳、四篇亡。

壬申、八十四歲。　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孟子卒。古碑云、孟子卒於冬至之日、鄒人因哭孟子而廢賀冬之禮、遂以成俗。

三遷志卷四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删閲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興錞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嵓　叅考

佚文

仁義既陳、王風斯扇。㦸㦸七篇、日星同燦。亦有佚文、散於諸卷。載搜載羅、以廣聞見。述佚文第七。

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曰、何爲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荀子

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夫道二、常之爲經、變之爲權。懷其常道、挾其變權、乃得爲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韓詩外傳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漢劉向說苑

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漢楊雄法言

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漢桓寬鹽鐵論

孟子曰、紂貴爲天子、不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漢書伍被傳

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漢應劭風俗通。又顏之推家訓亦引圖景失形語。

孟子曰、千年一聖、謂之連步。梁蕭繹拾遺記錄

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梁史

孟子曰、戰者危事也。唐虞世南北堂書鈔

孟子曰、曲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章懷太子後漢書註

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同上

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

師也。同上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閒有命世者。同上

右皆孟子所不載而他書載之者。蓋外篇之文、或逸書也。第辭鮮全遮、義多斷章、雖云可幸、亦足惜矣。然又有文句錯出、姓名絶異者、別爲考異如左。惟宜改無意義者、則不載云。如馬總意林伊尹不以一介與人、亦不取一介於人。後漢書有伊尹之心則可。李賢注、適行者必以璧白、帖有惻隱之心仁也之類。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霆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蕖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韓詩外傳

惠王三十五年、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無以修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之庭、將何以利吾國。孟軻曰、君不可言利。若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則國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爲。史記魏世家

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史記

說苑載好色好勇諸對、文與孟子大同、而皆以爲梁惠王。

孟子非狗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漢書食貨志贊

孟子絶糧于鄒、薛、困殆甚。應劭風俗通

孟子曰、人無好惡是非之心者、非人也。宋裴松之三國志注

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爲也。同上

孟子曰、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劉峻世說新語注。韓詩外傳亦載此章、有夷齊下惠孔子而無伊尹。其曰孔子聖人之中者也、與今本亦異。

孟子曰、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搏而躍之云云、豈水之性哉。人可使爲不善、性亦猶是也。同上

孟子曰、仁、義、禮、智、信、天所對也。唐章懷太子後漢書注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劉熙注曰、致、至也。李善文選注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唐白居易六帖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白孔六帖作公孫丑

魯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爲不見乎。廣文選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韓詩外傳作孔子語

其進銳者其退速。後漢書作老子語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于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嚙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后葬。今先王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以此爲孟子語、而戰國策別載之、未知孰是。

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illegible]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此見前米劉晝新論隨時篇。蓋必戰國之士因止攻趙及告滕文語而附會之者。

讚註

邪說惑人、知德者鮮。賴有諸儒、是訓是纂。聖教既明、塗作斯顯。由此夫子、列之埒與。述讚註第入。

史記列傳曰、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于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强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虞世南北堂書鈔曰、孟軻傳云、軻字子輿、鄒人、勸學不息、師事孔子、遂成天下名儒。史記無此文、不知何據、姑附于此。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又曰、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

漢楊子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

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謂孟軻也。若荊軻、君子盜諸。請問孟軻之勇、曰、勇于義而果于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于勇也其庶乎。

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于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曰、吾於荀卿、見同門而異戶也。惟聖爲不異。以上並楊子

班固古今人表列孟子於上中、爲仁人。列孟子弟子公孫丑於上下、爲智人。萬章、告子、樂正子、高子俱列於中上。餘不錄。

班固曰、自孔子後、綴文之士衆矣。惟孟軻、孫況、即荀卿也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此數公者、皆博物洽聞、通達古今、其言有補于世。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趙岐孟子題辭序曰、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孟、姓也。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其篇目則各自有名。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

所并。又言、邾爲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葬于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横、用兵爭强、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爲上賢。先王大道、陵遲隳廢、異端並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時惑衆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途壅底、仁義荒怠、佞僞馳騁、紅紫亂朱、於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其說。孟子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値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没世而無聞焉、是故垂憲言以詔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門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燦然靡所不載。帝王公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擬聖而作者也。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爲論語。論語者、五經之錧鎋、六藝之喉衿也。孟子之書、則而像之。衛靈公問陳于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稱②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衆。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孟子既没之後、大道遂絀、逮至亡秦、焚滅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

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斯言殆欲使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于說詩也。今諸解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孟子以來、五百餘載、傳之者亦以衆多。余生西京、世尋不誦、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遘屯離蹇、詭然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勦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于濟岱之間、或有溫故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于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旣以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閎遠微妙、縕奥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于新學、可以寤疑辨惑。愚亦未能審于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亦宜乎。

徐幹中論曰、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仲尼、孟軻可謂達于權智之實者也。

梁劉勰文心雕龍曰、孟軻膺儒以磬折。又曰、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

劉子新論曰、晏嬰、子思、孟軻、荀卿之類、順陰陽之性、明教化之本、游心于六藝、留情于五常、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尊敬其道。

隋經籍志曰、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於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旨。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

唐藝文志曰、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辯、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其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又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于曾子。自孔子歿、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又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宋孫奭孟子正義序曰、夫總羣聖之道者、莫大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于孟子。自昔仲尼既歿、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起、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于上、學者循其蹤以蔽惑于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于千古、使非聖賢之倫、安能至于此乎。

歐陽文忠公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至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之道。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跡、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于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矣。

又曰、孟子有大功于世、以其言性善也。

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張子曰、顏淵從師進德于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于戰國之際、所以潛見之不同。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

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東坡孟軻論曰自孔子没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于詩長于春秋者矣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惟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惟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于穿窬故曰其道始于至粗而極于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之此而已矣。

蘇潁濱古史論曰孟子生戰國知仁義可以化服强暴曰説諸侯諄諄之言蘄或信而諸侯猶其鄙詐莫以爲然孟子之言非苟爲大也不深原其意詳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由孟子以來漢高帝光武唐太宗藝祖皇帝四君孟子之言豈偶然哉性有習習有美惡譬之火能熟能焚孟子謂之善火能熟者荀卿謂惡火能焚者荀之失遠矣。

楊龜山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横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子以睿智剛明之才出於道學陵夷之後非堯舜之道不陳於王前非孔子之道不行於身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矣當是之時人不知存亡之理恃强威弱挾衆暴寡以爲久安之勢此而已矣夫由其道則七十里而興不由其道雖天下而亡古今之常也彼方恃强挾衆而驟以仁義之言誘之動逆其所順則不悟其理者宜其迂闊而不能用也故轍環於齊晉宋之郊而道終不行耳其勢然矣雖膏澤不下於民其志不施於事業而世之賴其力亦豈淺哉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姦言詖行不得逞其志無父無君之教不行於天下而民免於禽獸則其功非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亦足爲知言也。

胡五峯曰孔子學不厭誨不倦顔子希夫子欲罷

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久于仁矣。

劉屏山孟子論曰：學者必有用心，誠爲入門，僞滋情，眞滋性也。虚爲入門，積生意，化生神也。克己爲入門，心剛心也。致知爲入門，物無遺照也。恕爲入門，求同于人也。静爲入門，撓而不變也。敬爲入門，内外肅也。愼爲入門，戒未刑也。聖人標指，固非一途。孟子乃斷然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自得者，得之于心也。靈襟中啓，獨見内融，洞洞然，屬屬然，如平昔之傳聞想像，一旦親覩焉，庶乎其可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回之愚，參也魯，在孔門所得最深，皆用心于無所用，若退而進者也。去聖已遠，自得之學湮没無聞。思學廢于箋解，省學廢于譏議，悟學廢于揣度，通學廢于偏黨，默學廢于領畧，敏學廢于疑二。六學廢而道喪矣。兹以孟子自得之言啓之哉。孟子有自得之言，無自得之迹。但言居之安，資之深，左右逢其原而已，不可以意義形容也。業唐大，礪金鏃，可以射矣，而飲羽之鏃，非羿引挪張所能習，必自得于弓矢之外焉。精毫染，嚴程度，可以書矣，而草聖之筆，非黙襟胝指所能造，必自得于筆墨之外焉。

孟學孔子百年之後，溯然領會，獨發奥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闡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于語言畦徑之末，眞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蘊籍和粹若遜于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羣，始舍是之言，非誇大也，亦曾中自負不碌碌耳。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又曰：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説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孔子，後人於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不生孟子，亦未分曉。

歷代諸儒註解

西漢之世，不聞注孟子者。東京初，海西令南昌程曾字秀升始作孟子章句，而書佚不傳。今之言注孟子者，皆首趙岐云。具列其目。

趙邠卿章句十四卷 漢太常長陵趙岐著。萬曆閒北京國子監奉敕較刊。

鄭亢注七卷 隋志亢作玄。按後漢書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曆，而不言注孟子、蓋亢字誤爲玄也。今佚。註疏正之。

劉熙注七卷 後漢安南太守。李善文選註中時引用之。

綦毋邃注九卷 不知何所人。蕭梁尚有之。隋經籍志曰亡。然北堂書抄中猶引用之。隋志又載邃嘗注左思三都賦、必晉以後人也。

陸善經注七卷 唐開元中直學士也。以孟子書初爲七篇、因删去趙岐章指與其註之繁重者、復爲七篇云。

張鎰音義三卷 唐中書侍郎崑山張鎰撰。

丁平子手音一卷 唐太常卿吳人丁公著撰。

孫宗古正義十四卷音義二卷 宋禮部尚書博平孫宣公奭著。萬曆中北監較刊。

蔣穎叔解六卷 宋觀文殿學士宜興蔣之奇撰。

蘇明允批點孟子 相傳老泉先生蘇洵所爲，令坊間多刻之。

程正叔解四卷 伊川先生程頤撰。宋史注曰其門人所記也。

張子厚解十四卷 橫渠先生張載撰、并孟子統說附于後。

呂與叔講義十四卷 程子門人藍田呂大臨撰。

蘇子由解一卷 宋學士眉山蘇文定公轍撰。斤⑤十四章。陳氏曰其少年時所作。

尹彥明解十四卷 宋程子門人洛人尹焞撰。

龔深之解十卷 宋待制遂昌龔原著、王安石門人也。

陳晉之解義十四卷 宋禮部侍郎福州陳暘撰。

游定夫解義 程子門人建陽游酢撰。宋藝文志作十四卷、而楊文靖公墓志曰嘗著論孟雜解各一卷。游、楊爲同友、最厚善、當以墓志爲是。

陳秀實傳 宋右正言鄞人陳文介公禾撰。藝文志作十四卷、宋本傳作十卷。

王介甫解十四卷 宋宰相臨川王文成公安石撰。崇寧大觀間場屋舉子宗之。

許允成新義十四卷 安石門人。

王元澤注十四卷 安石子雱撰。

張子韶解十四卷拾遺一卷 宋刑部侍郎錢塘張文忠公九成撰。

鄒志完解十四卷 宋寶文閣侍制晉陵鄒忠公浩撰。

羅仲素解 宋豫章先生羅文質公從彥撰。見豫章集附錄。

錢文子傳贊十四卷 宋藝文志。

林少穎講義 南宋侯官拙齋林之奇撰。

王達原解五卷 宋王令撰。令嘉祐間人、與王介甫善。年二十八卒、介甫題其後以傳。

王汝猷辨疑十四卷 宋藝文志。

陳耆卿紀蒙十四卷 宋國子司業陳壽老撰。

張敬夫詳說十七卷又解七卷 宋修撰南軒先生廣漢張宣公栻撰。

劉必明解宋謝靖先生安卿令龍游劉愚撰。

朱子集註七卷或問七卷宋朱文公熹撰。先爲解義，後乃定爲集註。今士所習者是也。然或問不復行，宙大全時載之。

馮儀之注宋都昌馮椅著。

張氏孟子傳三十六卷宋藝文志。

四注孟子十四卷相傳爲揚雄、韓愈、李翱、熙時子四人所注。晁氏曰：其言淺近，蓋依託者。

百家解十二卷集古今諸儒，自皮日休至强至、賈同，百餘家。

五臣解十二卷宋范祖禹、孔武仲、吳安詩、豐稷、呂希哲元祐中同在經筵所進。

石經孟子十四卷宋宣和中知成都席旦刊於成都學宮。

石鼓孟子答問三卷宋戴溪撰。溪爲石鼓書院山長，與諸生講說者也。朱子嘗稱其近道。

林慎思續孟子三卷唐咸通中人，演孟子之說而續之。

翼孟唐彭城劉軻撰。軻本浮屠，中歲慕孟子爲人，遂長髮，以文名一時。因著此書，白樂天記其事以傳，凡三卷。

翼孟音解九十一條宋朝奉大夫臨川陸筠撰。周文忠公必大爲之序。

敘性七篇宋光祿寺丞浦城章望之撰。望之宗孟子言性善，排荀卿、揚雄、韓愈、李翱之說，故著此書。

尊孟辯七卷宋建安余允文隱之。以司馬溫公有疑孟及李遘、太伯常語、鄭厚叔藝圃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辯之，爲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語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辯焉。朱文公讀而賢之，今見大全集中。

按孟子書自班固漢書藝文志列于儒家五十三家內，自昔諸史皆然。鄭漁仲通志亦因不改。惟直齋陳氏皆錄解題，始以孟子入經類。⑥晁氏、馬氏從之。於是孟子始與論語併稱經，殿于其矣。抑嘗論之，孟子之書至宋始大行，孟子之解至朱子而大備。嗣此以來，雖不之讀註，然道統既明，推尊爲贅，精義已悉，箋釋徒繁，謹思力行足矣。故凡後於是者，槩不錄焉。

崇習

墳典既列，學科斯立，帝王朝講，臣庶塾習，以掄賢才，賢才輩出，於昭朱規，漢唐靡及，述崇習第九。

漢文帝置孟子博士，已而罷之。

唐進士之制，以禮記、左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書、公羊、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小經各一，若中經一。通三經者，大中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皆兼孝經、論語。開元七年，御注老子成，敕貢舉人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學，習老、莊、文子、列子，亦曰道舉。是時，知洋州趙贊者，議欲令選人通書、禮、孝經、論語之外，更通孟、荀諸子者，謂之茂才，疏議不果行。至寶應元年，楊綰爲禮部侍郎，乃疏請罷明經、進士及道舉，而復孝廉，以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令士習之。下有司議，如綰言，而翰林以爲進士不可廢，遂詔明經、進士與孝廉並行，而孟子終不立學宮。

唐末時，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上書曰：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學，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爲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爲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讀之可以爲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爲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爲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書上，不果行。

宋神宗熙寧四年二月丁巳，罷詩賦，始以孟子取士，令各占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

毋試四場、初大經、易、詩、書、周禮也。次兼經、禮記、論語、孟子也。以上俱十道。後改語、孟義三道、次論一首、次策一道。

宋哲宗元祐二年、始詔試官毋得於老、莊、列子命題。四年、立詩賦、經義兩科。詩賦進士初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義各一道。次試賦及律詩各一道。次論一道、末試策一道。專經進士初試本經義三道、論語義一道。次試本經義三道、孟子義一道。次論、策如詩賦科。自是後、詩賦科或間議罷復、而孟子試義不改。是時司馬溫公新執政、欲盡變熙豐舊法。范忠宣公曰、孟子不可輕黜、猶六經之春秋矣。溫公乃止。

又宋律學初場以尚書、語、孟題各一篇、試通刑法者。書學亦令兼通論語、孟子義。

宋舊有童子科、孝宗淳熙八年、始分三等、能全誦諸經、孟子及能文者爲上、誦書外能通一經爲中、止能誦六經、語、孟者爲下。

宋元祐中、司馬康邇英閣進講、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爲孟子節解以進。

宋欽宗靖康元年夏四月、立太子、御史、續溪胡舜陟奏、向者兆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會亂、不果行。

宋高宗嘗取孟子論治道之言列之屏障。

宋孝宗乾道元年、立太子、以鄞人汪大猷爲論⑦、兩日一講孟子。

金太宗天會間、東平童子劉天驥七歲能誦諸經、孟子。太宗命教養之。後遂立爲經童科、以士庶子年十三以下能誦諸經、論、孟者爲中選。

金世宗大定六年、始置太學。後漸立府、州學、以孟子與易、書等並爲經、用趙岐注、孫奭疏、命國子監印板、頒諸學較習之。又設女直學、令譯經所以女直字譯諸經及孟子書、俾女直子弟習之。其得選者曰女直進士。大定二十三年譯書成、世宗謂宰臣曰、朕所以令譯經者、正欲女直人知道德仁義所在耳。命頒行之。

又本年定收補內侍格、能誦一大經及論語、孟子、內能誦一書者、始月給俸八貫石。按世宗寬仁明恕、國中號之小堯舜、故備載其事。覽者勿以夷而忽之。

金章宗時、有司奏律科舉人止知讀律、不知教化

之原必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其氣度。遇府會試委經義試官於二書內出題別試與本科通定去留。從之。

元世祖至元五年十月、敕從臣禿忽思等錄毛詩、孟子、論語。十九年令各路司吏有闕委本路長官參佐同儒教授考試習行移書算及詩書語孟內通一經者補充。

至元二十四年、始定國子學制、設博士、助教等官。凡生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然後及諸經焉。

元仁宗皇慶二年、始定貢舉之制、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第二場策一道。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經義一道、各治一經。第二場古賦詔誥章表內科一道。第三場策一道。

明洪武元年夏四月、太祖至白虎殿、見有孟子書、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爲要。對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太祖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

洪武三年、初設科取士。第一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四書義一道。後四書義增三道、俱以朱子章句集註爲主。仍頒諸學宮焉。

國朝順治二年定制、初場四書義三道、本經義各四道。二場論表各一道、判五道、詔誥各一道。三場策五道。

校記

①「男子」句上脱「子者」二字，見十三經註疏本《孟子註疏》。

②「稱」上脱「孔子」二字，見十三經註疏本《孟子註疏》。

③「以」上當有「思」字，見《龜山集》卷二五。

④「此」上當有「在」字，見右引書。

⑤此字缺筆，又下缺一字，當作「凡二」，見明刻本《三遷志》卷二中。

⑥晁氏：疑誤。按宋有晁公武爲目録學名家，然其生在直齋（陳振孫）數十年前，且未將《孟子》列入經部。直齋稍後有王應麟著《玉海》、馬端臨著《文獻通考》，皆列《孟子》於經部。故「晁氏馬氏」或當爲「王氏馬氏」。

⑦「諭」下脱「德」字，見《宋史》卷四〇〇《汪大猷傳》。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典銑

衍岳　典錞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巖　參考

爵享

仁義不用，困于齊梁。歷千餘載，道乃彌光。登之俎豆，配乎素王。卬哉爵賞，誰數蘊張。述爵享第十。

唐憲宗朝，處州刺史鄴侯李繁作孔子廟，圖孟軻、同公羊、丘明等於壁，祀之。韓愈爲之記。

宋仁宗朝，孔道輔知兖州，時以孟子併楊、荀、王、韓設像祀於孔廟西偏，仍爲之記。

宋神宗元豐六年十月戊子，封孟子爲鄒國公。先是，判國子監常秩請立孟軻、楊雄像於廟庭，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爲帝。下兩制禮官詳議，以爲不可而止。至是，朝散大夫、試吏部尚書曾孝寬上疏言：臣昨使京東西路，鄒、魯實在封部。伏見孟軻有廟在鄒，屬兖州，未有封爵載於祀典。況先儒皆有封爵，孟軻氏自古嘗以其書置博士，朝廷亦以其書勸學取士，宜有褒封，載於祀典。伏望聖慈付有司議定施行。章下禮官，禮官言：檢會近條節文，今後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號。孟子傳聖人之道，有功於天下後世，非諸神祠一時感應之比。今若止加廟額、侯爵，恐未盡褒崇之意。檢會顔子封兖國公，十哲並封郡公。欲乞自朝省詳酌，特封公爵，以示褒顯。天子從之，遂下詔曰：自孔子歿，先王之道不明，發揮微言以紹三聖，功歸孟氏，萬世所宗。厥惟舊邦，實有祠宇，追加爵號，以示褒崇。可封鄒國公。孝寬先爲京東西路安撫使，後入爲吏部，乃有此疏。舊本皆以孝寬知鄆州時上，今據宋府刻石正之。

元豐七年五月壬戌，始以孟子配享孔子。晉州教授陸長愈奏乞春秋釋奠，並以兖、鄒二公配享。太常寺言：至聖文宣王以先師顔子配享，及以次從祀，皆其門弟子也。孟子知道，固當尊祀，然於孔子異代，而與顔子並行配享之禮，不可。禮官議以爲古者配享及從祀，但取著德立功，其道有以相成

者不必皆同時也。如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先農之配，卽以后稷，勾芒爲少昊氏之子，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今春秋之祭，則勾芒配伏羲，祝融大庭迎氣之日又爲從祀，異代之人得爲配祀明矣。

唐貞觀二十一年，詔伏生與高唐生、杜預、范甯之從與顏子俱配孔堂，至今猶爲從祀，以孟子於孔聖之門，當在顏子之列，久未配享，誠爲缺典。請如長愈議，自今春秋釋奠，以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兗國公之次，以稱聖廟褒崇儒賢備條祀典之意。制曰可。

宋徽宗崇寧三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祭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南，西南若兩位亦爲一例，以北爲上，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國子監顏子配享之位，卽與閔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顏子從配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遷鄒國公塑像於宣聖之右。

按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自尊孔子爲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面。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于聖像之東，後升曾子、子思亦然，未有東向者。金在北方，始以顏、孟居宣聖之左右，然皆南面以享，則舛謬甚矣。今則配享皆左右列，意者元既平宋，參宋金之制而定之與，惜史無傳矣。

宋度宗咸淳三年，升曾子、子思子並配孔子，位在孟子上。初，高孝間，洪邁嘗謂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子思之師曾子皆在其下，於禮儀實爲未然。至是始以四子並配云。

元文宗至順二年九月，加贈孟子爲鄒國亞聖公。制曰：孟子，百世之師也。方戰國之縱横，異端之充塞，不有君子，孰任斯文。觀夫七篇之書，惓惓乎致君澤民之心，凜凜乎拔本塞源之論，黜霸功而崇王道，距詖行而放淫詞，可謂有功聖門，追配神禹者矣。朕若稽聖學，慨服格言，乃著新稱，以彰渥典。於戲，誦詩書而尚友，緬懷鄒魯之風，非仁義則不陳，期底唐虞之治，英風千載，蔚有耿光，可加封鄒國亞聖公。元鑑系此於元年秋七月，與此不同。

明洪武二年、一作五年。罷孟子配享，旋復之。一作踰年而復。

太祖覽孟子土芥寇讎、謂非人臣所宜言、詔去其配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錢唐抗疏入諫、輿櫬自隨、袒胸受箭、且曰、臣得爲孟軻死、死有餘榮。太祖覽其情詞剴切、爲之動、遂復孟子祭、仍命太醫院療唐箭瘡焉。唐字惟明、浙江象山縣人。貌魁梧、善飲啖、常以豪傑自負。因元亂、遂隱。年近六十、謁太祖、賦長詩一章、稱旨、拜刑部尚書。

按語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蓋各欲自盡也。孟子寇讎之言、誠足以深儆後之爲君者、而詞過追峻、太祖謂非人臣所宜言、則又凜凜乎杜萬世亂逆之萌矣。至於錢唐衛孟子而集矢於胸、太祖聞唐言而從若圜轉、主聖臣直、嗚呼休哉。

洪武三年六月、正嶽鎮海瀆城隍及歷代忠臣烈士封號、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封爵如故。

世宗嘉靖九年冬十月、奉孟子爲亞聖孟子、罷公爵、從大學士張璁議也。

孟父母封祀

唐玄宗天寶七年、詔歷代忠臣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德行彌高者、並令郡縣長官隨其所在立爲祠宇、歲時致祭。孝婦七人、鄒孟軻母居其五。

元仁宗延祐三年六月乙亥、追封亞聖鄒國公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制曰、朕惟由孔子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而道統之傳獨得其正、雖命世亞聖之才、亦資父母教養之力也。其父夙喪、母以三遷之教勵天下後世、推原所自、功莫大焉。稽諸往代、實缺褒崇。夫功大而位不酬、實著而名不正、豈朕所以致懷賢之意哉。肆頒寵命、永賁神休。張士觀之詞也。

明嘉靖九年冬十月、以孟子祖孟孫氏配享啓聖公叔梁紇、並稱先賢。自唐以來、皆以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于廟堂。其後升顏子配享、始進曾子、以補其闕。然顏子父路、曾子父晳乃在廡下。自宋洪邁、姚燧皆著論以爲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崇子抑父、非所以明人倫也。至熊禾始議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晳、孔鯉、孟孫氏配享、東西向、春秋二祀。有明弘治中、學士程敏政侍

郎謝鐸皆申此議、禮官不可而止。至是世宗從輔臣張璁議、始定今制云。

按孟子之父、世諸以爲名激、字公宜、而今之祀典皆曰孟孫氏。嘗之以孟孫稱者多矣、不近訛與。改而正之、竊有望于秉禮者。

弟子從祀先儒附

楊墨亂眞、孰知臧否。能自得師、卓矣諸子。克既侑堂、餘亦秩祀、胡寅附驥、惟功之以。述弟子第十一。

宋徽宗政和五年三月十四日、宋封弟子敕。金大定十二年始刻于石、作宣和三年。及考宋史及宋宣和碑、元元貞碑、皆以爲政和、則歲月相懸遠矣。然宣和以後日尋于兵、金宋之交、文獻不全、故今不從石刻、而從宋史云。

封樂正子克爲利國侯、配享孟子。敕曰、由孔子至于孟子、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近也、與聖人之道若此其難也。孟子既歿、配享孔子之廟、血食于天下、亦可謂至矣。今于鄒獨推尊孟子、求其門人高弟、使得從祀配享、南面而處、如孔子之尊焉。克也學古之道、好善優于天下、追以侯爵、其配食焉、斯文之光、萬古不泯。可特封利國侯。

封公孫丑等爲伯、從祀孟子。敕曰、孟子既歿、孔道益尊。今孔子廟食于天下、配享從祀、後世無並焉。肆朕命鄒國公鄒崇廟貌、使世世得祀、雖不及于天下、至于門人高弟配享從祀、自孔子以來、未有如孟子者也。爾等志不行于當時、而見錄于後世、列爵疏封、亦可爲榮矣。可依前件敕封鄒國公孟

子諸弟子而侯伯之。二教授有闕文誤字。蓋宋已南渡、金人刻于斷棄之後者、宜其不完也。今俱依石刻原文錄之。

公孫丑壽光伯。宋史、元碑俱同。以下凡同者皆不書。

萬章博興伯。今將名同後凡同者皆不注。

告子不害東阿伯。宋史同。元碑作告不害、通考作浩不害。舊志及今神主皆作浩生不害。按趙氏注告子、篇曰告姓、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曾學于孟子、而不能絶徽姓命之理。正義則疑盡心有浩生不害與告子爲一人、以爲浩子名不害、字浩生。至趙注、則义以浩生不害爲人姓名、亦定爲齊人、與正義不同。竊考告子平生與孟子反覆辯駁、絶無相下之意、其非弟子明甚。而以告子不害爲名字、殊覺牽強。宜依今所改浩生不害爲是。

孟仲子新泰伯。文獻通考作新蔡、誤。

陳臻蓬萊伯。

充虞昌樂伯。

屋廬連奉符伯。今泰安州。

徐辟仙源伯。宋史、元碑俱同。舊志作徐源、按宋地理志有仙源縣、即今曲阜、徐字誤耳。

陳代沂水伯。

彭更雷澤伯。今濮州。

公都子平陰伯。

咸丘蒙須城伯。元碑作頓城。按宋有須城縣、屬鄆州、而無頓城、元碑誤。

高子泗水伯。

桃應膠水伯。今平度州。

盆成括萊陽伯。

季孫豐伯。宋史作豐城伯、元碑、舊志作豐陽伯。

子叔承伯。宋史、元碑俱作承陽伯、舊志及神主俱作承陽伯、子叔疑。按歷代封先賢封爵、上多因其生卒居遊之地而定之。故孟子門人封不出京東一路、以諸子皆齊魯人也。考宋史、京東路縣邑有豐而無豐陽、有承而無承陽。古字承承通用、即今嶧縣也。至豐城、則益遠矣。宜從大定石刻爲是。

先是、太常寺言、兗州鄒縣孟子廟宜以樂正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皆擬定其封爵。上從之、故有是命。

孟廟弟子配享從祀坐次。以今神主爲定。

正殿

樂正子。金制、凡配享者皆南面。樂正子猶亦南面、元元貞中、縣令司居敬始改西向云。

東廡九人

公孫丑　浩生不害　陳臻

屋廬連　陳代　公都子

高子　盆成括　子叔疑

西廡八人

萬章　孟仲子　充虞

徐辟　彭更　咸丘蒙

桃應　季孫

陪祀先儒二人

東廡

昌黎伯韓愈。宋宣和四年，邑令朱玨修孟廟，以揚雄、韓愈有推尊之功，立祠于正殿之西。元元貞初，邑令司居敬始附二子于東西廡，而雄之罷祀，則無可考。按洪武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雄從祀孔廟，意此後因而並罷孟廟祀也。蓋事莽之懲，人所共惡耳。韓祀至今猶存。

西廡

宋司空孔道輔。考孟廟金元碑並不詳從祀所始。按明碑刻兩廡元季燬于兵。永樂三年，鄒令朱瑾始修復之。意此時罷揚，成都以孔公有功孟氏，因附之，以補十九人之舊耳。文獻無徵，惜夫。○以上二子乃鄒邑私祀，非王命也，故附于末。

按自古弟子之盛，孔子之外，無踰孟氏。歷代之崇報及于弟子者，亦惟二氏，而諸賢無聞焉。議孔廟之祀者不下數十家，而孟祀寥寥，請因而備論之。

一曰訂稱號之失。自明世宗釐正祀典，孔門弟子及諸從祀者並罷封爵，止稱先賢、先儒，國學、郡邑皆然，而孟子諸弟子尚仍舊封。其師已易上公之號，而其徒乃襲侯伯之名，非所以安神靈、一王制也。宜以孔廟近例改之爲當。

二曰正胥祀之謬。考季孫、子叔之所以祀，本趙注以二人皆孟子門人，聞孟子不受萬鍾之言，而季孫曰異哉，子叔亦疑其說而以爲可受也。是時紫陽之解未出，禮官仍之而加封爵耳。今既遵朱子之解，以爲孟子引言，則二子非弟子矣，祀之何爲哉。難者曰：古事不可知矣。子之言毋乃重于信朱而輕于變古與。請以左氏折之。蓋季友之後，惟宗子之爲世卿而主祀事者乃稱季孫，其支子則稱季以別之。宗子可概而稱季，支子不得僭而稱季孫也。故言季孫，則不必斥其名，而皆知其爲執政者矣。自支子行父以降，無代不稱季孫，吾烏知此季孫之爲誰也而祀之也。且使此季孫果與孟子同時，列在門墻，亦安得棄其國事，越境而從其師者。而況其絶無問難之言乎哉。子叔之先出自魯文公子曰叔肸，叔肸之子曰子叔嬰齊，自後遂以爲氏，則子叔乃氏耳，非人姓名也。七篇之中，如屋廬、東郭之類，皆稱子稱氏，無專以複姓稱者，何獨于此有異哉。且孟子之文大都疏暢而無艱深之病，今如古注以子叔疑三字爲句，下乃爲孟子所答，於上下文勢順乎否耶。故此二子者，律以孔廟公伯寮、秦冉之例，不可一日而食于孟氏之廡者也。

三曰進當祀之賢。昔秦漢之時，孟子卑卑諸子間耳。自漢趙太常岐出，而始擬其人於宣尼，齊其書於論語，尊以亞聖，創爲傳注。五季之亂，儒學掃地，呂黎之文未行，濂洛之道未開，宋孫宣公奭獨爲信好，參考群說，彙成正義。雖舛誤不無，一二貫與他注之漫無發明及隨聲附和者萬不侔矣。至其生平，側行趙則孝能錫類，忠足衛君，陷夷不辱，履危弗貳，剛直義烈，方之巖巖氣象，誠無愧焉。孫則方重自持，質直事上，明於禮制，嫻於經術。若夫諫天書，止西祀，侍講仁宗，反覆規諷，真所謂非堯舜不陳者。較之擁尊孟氏而謏言以伎新，斥賢以禍宋者，人品懸絕，以至有明錢唐不難捐軀以諫罷祀。此其爲志，又豈禍福死生所能亂哉。崇而祀之以報其功，不亦合於公論而有光於孟氏與。

四曰增配食之位。夫孟子之世後於閔冉而位上於閔冉者，功大故也。程朱表章孟氏之功偉於趙孫而不敢議祀於孟廟者，德盛故也。韓退之之功之德，使在孟門，當爲具體。章丑所不敢望也。且又與孟子同配孔廟矣，而復列於廡下，屈在孟成之後，孟子之靈弗安也。今既已祀之，理不忍廢。苟擬孟子配食尼父之禮，升之堂上，東向以處，與樂正配，庶幽明兩愜，而無少憾乎。然祀典之行久矣，聊詳著之，俟議禮者擇焉。

禮儀

曷以章德、冕服有制。曷以達誠、是享是祭。穆穆皇皇、躋躋濟濟。於萬斯年、引之勿替。述禮儀第十二。

章服

宋哲宗元祐元年、朝奉郎李僎奏請禮部檢定、孟子鄒國公合服九旒冕衣九章、用山龍華蟲藻火宗彝粉米黼黻、從之。

徽宗崇寧四年、國子司業蔣靖題請、詔太常寺看詳、亞聖鄒國公章服仍舊、從之。

金世宗大定十四年、國子監啓請、孔子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兗國公、鄒國公像九旒九章。

明洪武初塑像章服俱仍前代之舊。

嘉靖九年、詔天下文廟去塑像、易以木主。從輔臣張璁請。

樂章

宋哲宗釋奠鄒國公樂章 奏成安之曲

道之由興、於皇先聖。
惟公之生、人知趨正。
與享在堂、情文寔稱。
萬年承休、遐哉天命。

金熙宗釋奠鄒國公樂章 奏太寧之曲

有周之衰、王綱既墜。
是生真儒、宏才命世。
言而爲經、純乎仁義。
力扶聖功、同垂萬禩。

元仁宗延祐三年、詔春秋釋奠於先師、以顏、曾、思、孟四子配。其鄒國公位酌獻 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
力距楊墨、以承三聖。
遭時之季、孰識其正。
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明洪武中釐正祀典、兗州孟子廟命所司歲時二祭。

禮器說

簠簋 盛黍稷稻粱。簠方簋圓，兩旁有紐，上覆以蓋。周人飾以金玉，後世範金為之。

雲雷尊 範金為之。腹畫雲雷回旋之狀，用貯初獻酒。

象尊 取形于象，以明乎夏德而已。夏者，假也，萬物之所由而化也。範金為之。穴背受酒，上覆以蓋，用貯亞獻酒。

犧尊 犧牛形，取其犧牲享食之意。範金為之。穴背受酒于腹，上覆以蓋，用貯終獻酒。

大尊 大從泰，有虞氏之所製，義尚質。

壺尊 作壺形，腹著風雲，不獨示有節止，而又明其施澤之及時也。

山尊 夏后氏之尊也。刻畫為山雲狀。邢昺云：形似壺，受五斗。

著尊 商尊曰著。著者，地而無足也。

罍洗 罍，佐尊者也。洗，所以盥也。臨事而盥，盡致齋恭之義。洗受棄水，惡汙地也。

爵 按禮書：爵，小者名爵，其義取小者為貴。

坫 置爵以承尊。陸氏曰：古者爵有承盤，坫是已。

勺 刻首為龍，夏制也。古以勺，後世範金為之。

籩豆 籩古今皆竹製，惟豆製不同。夏楬豆，殷玉豆，周獻豆。今以木為之。

鼎 爐也，用以焚香。

登 用薦太羹。

鉶 用薦和羹。

俎 明堂位曰：周以房俎。鄭注云：房，足下柎也。

篚 竹為之。古用不一，以奠尊，以承食，以承帛。今單以承帛。

歷祭期

仲春上丁日　仲秋上丁日

凡祭，博士主之，而縣尹別具祭物，亦於是日致祭。縣尹祭，先命禮曹掾吏序諸與祭者之執事姓名，而布之廟壁。及祭，文廟畢，縣尹率學博丞尉偕往。縣尹祀于正殿，令諸官分祀孟父母夫人及兩廡。其陳設贊相，皆以邑諸生充之，禮如祀孔子之儀。是日並祭斷機堂。博士祭，博士祀于正殿，餘殿，家長舉事，及孟族諸生之長者分祀之，禮如縣祭之儀。祭畢，設酒讌於致嚴堂，率族人行燕禮。凡月之朔望，縣尹丞尉同博士拜于廟庭。

斷機堂祭期

仲春中丁日　仲秋中丁日

四基山墓祭期

清明　端午

中元　重陽

十月朔　臘日

馬鞍山墓祭期

清明　十月朔

孟父母祠祭期

正月朔　誕辰四月初二日

冬至　臘日

祭品

香焫酒　羊　豕　鹿

兎　帛正殿用綾、餘用絹絲、白色、長一丈八尺。

太羹實于登　和羹實于鉶

黍　稷以上實于簠　稻　粱以上實于簋

形鹽　藁魚　棗　栗

榛　菱　芡　鹿脯

黑餅　白餅以上實于籩　韭菹

青菹　芹菹　筍菹　醓醢

鹿醢　兎醢　魚醢以上實于豆

祭品製法

太羹　用淡牛肉汁。如無、以羊肉汁代之。

和羹　用豬脊膂肉、切薄片、滾湯焯過漉起、然後用鹽醬醋拌勻。腰子切荔枝形、蓋面、臨祭用淡牛肉熱汁澆上。

黍稷　用米、揀過完潔、滾湯撈起、只如撈飯法製造。

稻粱　稻用白粳米、粱用粟米、揀過完潔、滾湯撈起、亦如常飯法。

形鹽　用篩過潔淨白鹽。

藁魚　用白魚一尾、大者約一斤、小者十二兩、以白鹽少許醃過曬乾。臨用時溫水洗淨、酒浸片時。

棗栗　棗用膠棗或紅鮮棗皆可、須揀潔淨者。栗用揀過大者。如無、以核桃、龍眼、荔枝代之。

榛　榛用潔淨者。如無、亦以上數果代之。

菱芡　菱用菱米或鮮菱、須潔淨爲主。芡是雞頭米、須潔淨爲主。

鹿脯　活鹿一隻、取肉一塊。如無、麅獐代之。

黑餅白餅　黑用蕎麥麪造、白用小麥麪造。內用砂糖爲餡、印作圓龍餅子。

醓醢　用豬膂肉細切小方塊、用鹽酒、葱花、椒、蒔蘿、茴香拌作醢。

鹿醢　用鹿肉切作小方塊、用油、鹽、葱花、椒、蒔蘿、茴香拌勻作醢。

兎醢　用兎肉照鹿醢製法。

魚醢　用魚照鹿醢製法。

韭菹芹菹　韭切去本末、取中三寸。芹切作長段、須潔淨淡用。如無時、用其根亦可。

青菹筍菹　青菜畧經沸湯。筍如乾、煮過、以水浸淨。俱切作長片淡用。

禮生

欽設禮生六十四人，掌春秋歲時祭祀陳設贊相之儀。以人之端潔禮儀嫻熟者充之，冠服與儒生同。蠲其雜役，由亞聖府遴選給劄。

恩賚

報功無從，胤錫之祚，爵之使貴，田之使富，代歷幾更，而若斯衆，豈曰憐才，祖德之故。述恩賚第十三。

宋仁宗景祐四年，授四十五代孫孟寧鄒縣主簿，奉祀事。孟氏奉祀自此始。初，龍圖閣直學士孔道輔守兗州，訪得孟子墓，建祠墓上。又訪其後，得寧及四十六代孫孟存等十數家，優復之，令守護灑掃，仍薦于朝，因授寧官。

徽宗崇寧二年，詔文宣王後選親族一名判司簿尉事，謂之曰孔庭族長，顏孟二氏亦如之。每族長鈇選族中之最長者充之。

明宣德元年春正月，命給孔顏孟三氏子孫道里費。先是，三氏子孫十人來朝，至是辭歸，上謂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待賢當厚，三氏後皆聖賢子孫，其給道里費。又謂震曰：孔顏孟三氏舊設教官訓其子孫，必選端厚有學行者。

按學舊稱廟學，在孔子廟側。魏晉迄唐止訓孔氏子孫。元世祖中統間，始益以顏孟二氏，設教授，明因之。然諸生亦止在內習禮，未有生員之

名、或以儒士由府學應試、或應試京闈不一。正
統九年、衍聖公孔彥縉始題准應試山東。成化
元年、衍聖公孔弘緒又題給三氏學印、始開歲
貢。嘉靖十年、兩院又題給廩膳。萬曆十五年、又
題准益以曾氏、爲四氏學云。

天順元年、顏希惠、孟希文同入朝。將上御文華殿、
有旨、部入殿內、親承顧問誰是顏子後。希惠對曰、
臣是。誰是孟子後。希文對曰、臣是。上又問恁幾時
來。希惠對曰、臣從家裏來。希文對曰、臣但遇萬壽
聖節便來。上指希惠曰、這到也老寔。又指希文曰、
你是孟子後、還有英氣在。命賜宴畢、復賜綵段二
疋、花銀一錠。

景泰二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顏子、孟子、遣官欽
取孔、顏、孟三氏子孫觀禮陪祀。將孟氏以五十六
代孟希文等二人赴京、陪祀畢、各賜紵絲衣一套、
仍賜宴於禮部。自後每遇幸學、即賜觀禮、賜宴、賜
衣、永爲定例。

按、幸學惟登極之初一次。惟嘉靖間、除登極幸
學外、至十二年、部去孔子王爵、稱先師、易木主、
復幸學一次、取三氏子孫陪祀、賜宴、賜衣俱如
例。

本年、詔以孟希文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俾世襲。孟
氏世職始此。五月十三日、傳奉聖旨、禮部行文書、
去顏子、孟子二氏子孫內、從公推舉嫡長各一人、
有司應付脚力、送赴京來。事下府縣、於是闔族公
舉希文係嫡長子孫、起送到京。本年七月十三日、
吏部奉旨、顏子、孟子有功世道、嫡長子孫都着做
世襲五經博士、以奉祭祀。自後遵將朝覲、欽賜馳
驛、定爲常例。本年、於族長外、又設舉事一員、以德
行著者充之、使之督理林廟、繩愆子孫。

景泰六年九月三十日、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
書胡濙題、本年二月朔日、該太監舒良傳奉聖旨、
顏子、孟子、程明道、程伊川、朱文公、禮部行文有司、
與他整理祠堂、有的修理、無的蓋造。務要時常修
理、不許損壞。春秋猪羊祭祀。欽此。傳奉到部、除欽
遵外、遂行翰林院撰祭文、每設禮生、依時陳設掌
禮、門子四戶、常行看守、通行欽遵、未敢擅便。今將
祭祀品物開列上請。奉聖旨、是。欽此。該禮部行文
有司、每遇春秋上丁日、先期備辦、送主祭官、差合
用執事人等、於神廚內成造、不許怠慢、廢弛褻瀆。

成化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

張謹行取五十六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成化十六年兵部奏准顏孟二氏五經博士每年赴京朝賀往回俱支廩給家人廟丁支口糧。

弘治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李雲行取五十六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正德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張潛行取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嘉靖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大理寺評事呂腓行取五十七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嘉靖十二年三月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行人司陳塏行取五十八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公肇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隆慶元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劉繼文行取五十九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彦璞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青織金雲鷺胸背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萬曆四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禮部主事張程行取五十九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彦璞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青織金雲鷺胸背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天啓三年因博士家罹蓮妖之變特旨優恤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承光贈太僕寺少卿母孔氏贈貞淑恭人子應聘弘略贈太常寺寺丞遣大常寺少卿魏應嘉諭祭孟子孟承光弘略又廕承光一子世襲錦衣衛千戸。敕建旌忠坊以表其閭。

天啓五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中書舍人楊中極行取六十一代孫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弘譽并族人二名孟聞時孟聞鑑赴京陪祀上御文華殿賜冠帶胸背雲鷺六雲緞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崇禎二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中書舍人

衆招孟行取六十一代孫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孟弘譽并族人二名孟聞熙、孟聞鉦赴京陪祀、賜
紵絲衣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賜宴於禮部。
本年、弘譽改授世襲錦衣衛千戶。
崇禎十四年、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行人司
曾近還行取六十二代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聞
玉并族人二名赴京陪祀、賜冠帶、胸背雲鶴六雲
緞衣一襲、青羅祭服一套、族人各紵絲衣一套、仍
賜宴於禮部。
大清順治九年、
駕幸太學、釋奠先師、命官分獻孟子。先是、順治八
年、命行人司王天眷欽取孟子六十三代孫、內翰
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孟貞仁及族人二名孟
聞芳、孟聞真赴京陪祀。因
駕未幸學、命各回里。至九年、又遣行人司張九徵
行取貞仁等至京陪祀。禮畢、賜貞仁六雲緞衣一
襲、聞芳、聞真各緞衣一襲、又賜宴於禮部。
順治十七年、文廟告成、
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欽取孟子六十三代孫、
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并族人二名赴京
陪祀、仍賜宴於禮部。
康熙八年、
駕幸太學、命官分獻孟子、遣行人司司正陳調元
行取六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
及族人二名孟貞現、孟衍禧赴京陪祀。賜貞仁六
雲緞衣一襲、貞現、衍禧各緞衣一襲、仍賜宴於禮
部。
康熙二十三年、
駕幸闕里、釋奠先師、命官分獻孟子、欽取孟子六
十三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及族人
二名孟聞和、孟貞儒赴魯陪祀。賜貞仁經書各一
部、蟒袍一襲、蟒套一件。聞和、貞儒俱送入監肄業。
觀禮族人候選者孟弘偉、孟貞琛俱准先用。

雍正二年、

駕幸太學、釋奠先師、命官分獻孟子、遣行人司行人顧陳垿、行取六十五代孫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衍泰及族人二名孟衍岳、孟衍淑赴京陪祀。禮成、 賜茶果。至次日于乾清宮 召見、

親問世代姓名。

諭曰、爾等聖賢之後、當效法祖先、不可以幾篇時文便爲學問。必存至誠道理、方不愧聖賢後裔。

賜衍泰 御墨一函、緞衣一襲、貂皮二張、陪祀族人孟衍岳、孟衍淑各 賜緞衣一襲、貂皮一張、准作恩貢入監肄業。觀禮族人孟衍岱、孟尚毅、孟尚序、孟尚岱各 賜緞衣一襲、貂皮一張、准以應得之職先用。俱 賜御膳于宮中、仍同宴于禮部。

給賜

（宋）宣和四年、詔有司、撥廟戶二十五戶、免其雜稅、專洒掃鄒國公廟。

（元）泰定五年三月、吏親殺承爲撥賜孟廟祭田三十頃地[illegible]等等。近據大司農司經歷司呈奉本司劄付、來呈、都事郭奉議關、當職保益稀[illegible]本縣貧　亞聖鄒國公之鄉三遷之[illegible]存前代以來、敎修廟親及我聖朝舉其[illegible]於延祐三年七月、遣使追封孟子父爲邾廟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褒嚴尊崇、可謂至矣。然[illegible]日[illegible]念孟子命世大才、掾別異補闕、揚仁義[illegible]後世、惠及當世、春秋祭祀、無所取給、誠爲闕典。若蒙批付往年尚珍署係官地、撥付曲阜林廟例、將鄒縣蔡家莊野店等處係官草塲地土撥[illegible]孟廟、以供修理祭祀、似爲允當云云。呈部、節次查明、議將野店地撥三十頃。其地東至峄山東華宮、南至民地、西至官路、北至顏廟祭田、各有峯堆爲界。覆請得旨。

祭酒蔡文淵貫田碑記曰、昔孔子歿、異端蠡起、天下惑于無父無君之敎、醉生夢死而不自覺也。時則有若孟子者出、拔邪樹正、尊王黜伯、使學者洒然而醒、釋然而覺、咸知崇綱常、宗孔氏、去夷狄而之中國、功施世教、庸有既耶。後代推崇、祀食宣聖廟庭、自京師達於郡縣、列爲通祀、宜矣。鄒故有廟、良祈燬于兵。國朝至元間、孟氏德昌規構正殿。元貞初、縣尹司居敬剙左右廡。大德中、縣尹宋彰建神門。延祐丙辰、大興文治、蒐輯遺典、詔封其父爲邾國公、母爲邾國宣獻夫人、令監縣帖哥更修新祠像而事之。嗚呼、褒崇至矣、廟制完矣。秋祀之禮尚闕如也。儒者李儀、馬亨、寵成章、許嗣構、胡鳳儀、孝元彬協議、請制子思書院、美錢萬五千貫、月取贏利以給。將就及經葺費。襲封衍聖公孔思曉亦屢爲言、憲府可其議、仍命書儒、孟氏各一人司其出納。先、鄉大夫郭奉議狀任大司農司恭事、上書省都、鄒之野店舊爲敎地、荒閒日久、請以畝計者三千撥隸孟廟、俾永遵

不乏春秋之祀。從之。泰定戊辰春正月、符下監縣帖哥暨尹王思明主簿鄭惟貞典史孫汝表識界畔四至具列碑陰。孟氏族長孟惟恭、慮其久而湮沒、無所從徵、介林廟學正李元彬、子思書院山長孔思本詣予爲之記。洪惟我皇元受命、膺神嗣位、闕揚聖賢之道、以廣風化之原、尤於孔顏孟三氏寵數頗著、既蠲租賦、以恤其家、復選師儒訓其子弟、成才而官之、仍優於常人。犧牲粢盛無以供也、則錫之格鐸胙之土田。凡郡有司體承聖意、不敢急遑爲。之後者盡亦振厲、齊潔深思報本之義、其爾牲牢、肅爾豆籩、儀文咸備、誠敬交宣。如是則神歆其祀而降之福、上副朝廷欽奉之意、下僭鄒人舉蒸之願、不其偉歟。舍是則備物有愆、祿享無飭、雖日祭如不祭、吾不知其可也。謹記。

山東東西道王鵬南主標擬祭田。高克明有記

順帝至正二十六年、以宗子孟思諒請、給廟戶五戶。

（明）景泰二年、撥賜祭田六頃、又自置行糧祭田六頃、俱坐落滕縣。

景泰六年、復以前元賜田三十頃賜孟氏、又增給祭田二十頃、佃戶十戶。先是、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徐有貞上疏曰、臣先因公幹至兖州府鄒縣、據孟氏嫡孫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說稱、顏孟二氏俱各前元時擬賜祖廟祭田、在本縣地名野店、共計六十頃、每廟各得三十頃、歲收種入以供粢盛、兼得贍養族人。國初以來亦無改章、其後止因二氏子孫微弱、無力營種、致彼附近民人役占、年久不還。先有顏氏嫡孫顏希仁赴京告理、已蒙行下布政司差官踏勘。其各佃種人戶李尤等初間一各承認願還、共給明丈。奈緣此時有司因見二氏無有人情求請、不行追理、致使其中奸頑得計、改換供詞、妄稱係是洪武年間開墾無主荒田、至今不行退還、以致二氏子孫無田供祭。且今人戶生齒既衆、雖得前田尚不敷用、何况於無。希文雖蒙上恩、賜與官職、頗可度日、其奈舉族之人未免飢寒、無以贍養。等情到職、除查本縣卷案相同外、切念顏子之德、孟子之功、宗傳先聖、垂範後來、萬世人君所共尊禮、故雖有元之君、亦知宗尚、而擬田贍廟、列乃先朝停典、庸禮之盛。皇上崇儒重道之至、而忍使其祭田不供、子孫失所乎。臣又伏見皇上親行幸視太學、特詔孔顏孟三氏子孫、惜從仍授顏希惠、孟希文以近侍儒官、其優待之恩、衣陞無贊、誠超軼前代之君而過之矣。然其祭田有缺、子孫之苦、有司不爲分理、使者不以上聞、非惟有負聖賢之宗教、抑且有負皇上之德意、豈不爲聖世之缺典、而儒進無人之嘆議關。愚昧不自揆、敢以實聞、乞敕禮部行移山東布政司、委自堂上官員前往本處、會集府縣該官公同踏勘前頃原係顏孟二氏祭田、沿丘屬地丈量明白。如其開有已納糧者、乞行免納、及未納糧者、就便追給、仍前從公分撥與顏氏三十頃、令各依舊收種、並世嗣授官者掌管、歲入贍廟供祭之外、聽存其餘周給各族之人。以後再不許他人占爭認種、違者並罪有司。此外、猶恐前項原田供贍不敷、二氏子孫乏力墾種、如蒙乞將附近拋荒空閑田地、量加頃數、增添撥賜、仍照孔廟事例、查撥佃戶助種、以供之、尤見將恩。如此、庶幾上有以明皇上追崇先賢之至意、下有以俾賢裔切荷聖朝之盛思。斯文幸甚。奉聖旨、是。這六十頃田、便着山東三司並巡按御史逐一清理出來、均撥與顏孟二氏子孫管業。若有民間已納糧草的、卽與開豁、仍著撥附近彼處空閑田地、每家各添擬與二十頃、佃戶各十戶、分種前地、永遠爲業、不許諸人占爭。違者從重治罪。

徐有貞自撰碑記曰、乙亥之冬十有二月、庚申、詔復顏孟二氏廟祭田、加錫至百頃、置佃戶各十戶。以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徐有貞之請也。蓋二廟在元故各有祭田三十頃、二氏子孫以之備粢盛、給衣食焉。易代以來、役奪殆盡、雖害理于親而輒抛于有司、由是二廟之祭不供、而二族之養不贍。初、有貞奉璽書治水于山東、濟川等山首往來于曲阜鄒邑之間、謁先



聖先師之祠見其然而審其所以然有貞于時將
然心智曰使有貞治水而有成功也其必爲吾先
師復此田也及功既告成因具以陋且請蓋之用
匝佃戶獨其徵而昇之贖部昔從之恩至遷也事
下戶部俾怂按御史山東三司會而理之既復驛
店六十頃又得蔡莊之田而岱之綱爲頒百分廟
兩之其新田觀故田廣衍饒佚有加焉又擇于鄙
滕傳陽之籍得上戶二十分隸乎二斷以供佃戶
仍命二氏之宗子希惠希文爲之主掌歲收其入
以供祭縢族田之有復者編其後而集請人毋爭
占悉如部肯者爲令典王是希惠希文餚其族之
辰拜恩闕下比遷乃請之有貞願記部首于鹿性
之碑以示後世義也有貞趕之乃論之曰嗚呼惟
顏[illegible]孟子於若曹爲先祖于後學有貞爲先師於
天[illegible]爲先賢是有貞之所爲請爲先師也上之所
爲揚爲先賢也爲先師也爲先賢也其皆非以爲
若[illegible]也然而若曹坐而得田與佃歸其國之後不
爲人役而役人可不知其所自恥知其所自則言
而不敢不法先祖之言也行而不敢不法先祖之
行也其法之而至則將見復聖亞聖之復山而爲
天下之師矣法之而未至其亦不失爲顏孟之賢
子孫自今爲宗子者必以禮而率乎宗之人宗之
人必以禮輔乎宗子田厥田事厥事壘其入而篇
其出祀推豊用推儉放惟均因是而廟益修族益
睦長長幼幼親親賢賢孝恭之行乎于家邪使見
者閭者皆曰是聖賢之後誠可貴哉人以之益重
其忙也固以[illegible]丕崇其餘也不然或秋以蒙或忽
以閉而不以[illegible]大見者聞者將刊彼爲聖賢之
後月然[illegible]曰無忝爾謝斧修厥德有貞
騐爲[illegible]氏[illegible]異希文留其族之畏咸拜曰
諸父教有[illegible]系之銘其辭曰聖學不
德教世無統[illegible]敎與比隆異諧以閑正道
以遡推孟之[illegible]學是故粒生民之飢者莫
如稷拯天下[illegible]如禹而顏孟乃與之同推
是德與是功也至夫萬世之庭而矯乎其宗所以
崇厥後者朝廷之恩禮所以承厥先者子孫之序
恭有貞作銘勒于廟庭。
敢告賢廉勿替祖風。

欽設禮生五十六名、依時陳設掌禮門子四名、常

行看守。

成化六年十一月、撥佃戶七戶以備看守。

成化十八年十二月、復賜二十五戶、以充洒掃。

本朝順治四年、禮生原額五十六名、又　恩設八名、贊相禮儀、以光祀事。

康熙二十二年、山東巡撫行文衍聖公、查明廟戶祀田坐落、戶部題奏、載入

大清會典。

捐買

嘉靖四十一年、邑令章時鸞捐買墓田五十畝。坐落入里溝。

萬曆二十五年、邑令王一楨捐買地二十畝、設林戶看守林墓。坐落馬鞍山。

萬曆三十五年、縣令胡繼先捐買墓田三十五畝、又守林地六畝。坐落入里溝。

萬曆四十六年、縣令李鳳翔捐買墓田三十畝。坐落入里溝等處。

崇禎元年、縣令貴陽龍里黃應祥捐買祭田一頃一十五畝。坐落庄朱村。

優免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免聖賢子孫賦役。

玄宗開元十三年、詔免孟氏子孫賦役。

金章宗明昌五年、詔先師鄒國公後免賦役。

元太宗九年、詔孟氏子孫奉上絲綿顏色稅石軍役大小差發並行蠲免。

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詔孟氏子孫並免賦役。

成宗元貞元年、詔免孟氏子孫差役。

大德二年九月、以鄒國公子孫地稅、大小差徭盡行除豁。

仁宗延祐元年、詔免孟氏稅糧。

明初吳元年、鄒縣主簿孟思諒隨衍聖公孔希學迎大軍見汪興祖于軍門。戊申、洪武改元、復隨衍聖公朝京奉詔歸鄉奉祀事如舊、蠲除差役。

洪武十八年冬十一月、特免孟氏子孫有罪輸作者二人。先是翰林待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以宥之。立命蠲其役、於是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即命釋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至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微滅、是豈 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 輸作者、依例釋之。

正統七年、五十六代宗子孟希文言於上、孟氏子孫並免差役。

景泰二年、詔聖賢子孫悉蠲差徭。

嘉靖二年、五十八代孫孟公肇等呈于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准照孔顏二氏、蠲免各族項下原額地畝并續置民田並無編入驛站、農桑絲絹花絨草束事例、一體盡行蠲免。

額設亞聖府例

中地每畝徵銀一分三釐七毫五絲七忽、米一合六勺三抄九撮八圭五粟顆。

下地每畝徵銀五釐四毫五絲六忽、米八勺一抄九撮八圭二粟九顆。

孟氏例

中地每畝徵銀二分二釐一毫五絲六忽五微、米一合六勺三抄九撮八圭五粟顆。

下地每畝徵銀一分一釐五絲六忽五微、米八勺一抄八撮八圭二粟九顆。

此例已久、至今康熙年間、又經山東巡撫佛倫題定、永不易矣。

萬曆三十七年、奉巡撫黃 批文、優免禮生廟佃人戶雜泛雜徭、永不許有司扳擾。有碑記

崇禎十六年、戶部題准、孟廟洒掃人戶照例一體

優免差徭。其在廟陳設禮生及奉祀生員，亦優免雜泛差徭。

大清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請，奉

旨：聖門典例俱應相沿，期於優渥。其在屯佃戶見丁計畝，開墾祀田，專供祭祀，有司雜差俱行蠲免。

順治四年，又加恩亞聖裔，地免雜徭，人無丁役。廟佃人戶供應廟役，民差毫無干涉。其在廟陳設禮生雜泛差徭盡行蠲免。

順治八年，戶部題准孟廟佃戶廟戶優免雜差，以供祭祀灑掃，不許至下人等扳援。有碑記。

順治十三年，山東巡撫遵照部文，申飭州縣，孟氏子孫以及禮生廟戶俱行蠲免雜差。

敕命

（原）順三年十二月，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父母

敕曰：朕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此先賢論治天下之道然也。肆朕舉隆盛典，於廷臣親之老者，命必及焉。矧在先賢之後，顧可以常制拘哉？爾孟克仁乃孟子五十五代孫，今翰林院五經博士希文之父，克世其家，訓成令子，降年有永，惟德之徵，宜錫異恩，以示褒寵。兹特封爾爲修職郎、翰林院五經博士。爾其祗承嘉命，用迓壽康。

敕曰：國家褒顯羣臣，必及其親者，所以廣推恩之仁而勸天下之孝也。爾孔氏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希文之母，柔惠端莊，閫儀素著，慈而能教，有子榮官，究厥本源，宜示褒顯。兹特封爾爲孺人。服此隆恩，益綿爾祉。

弘治八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父母

敕曰：國家錄先賢之裔而授翰林之官，恩或推于所生，事豈遺于既往，爰超常格，用體人情。爾孟希文乃翰林院五經博士上元之父，亞聖雲仍，清特章布，義方之訓，已見于衣冠，色養之榮，弗逮

于風木。乃因請命、擧錫褒章。茲特贈爾為修職
郎、翰林院五經博士。冥漠有聞、服斯寵命。
敕曰、母之德固多于鞠育、有教者存。于之職不限
于旨甘、惟名是顯。肆我推恩之命、用成報德之
心。爾孔氏乃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元之嫡母、治
內多才、象賢有教、乃援近制、特賜殊恩。命雖並
于夫封、號實超于子秩。是用封為太孺人。佩此
榮光、承綏色養。

萬曆三十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承光為修
職郎

敕曰、國家寶賢、爰及苗裔、而清華列秩、非克纘先
傳、勉自存養者、疇克承之。爾翰林院世襲五經
博士孟承光乃孟子六十代孫、性資恪慎、律已
端方、懷仁義以事君、由言氣以近道。宜膺簡命、
益充名宗。茲值覃恩、用錫爾階修職郎、賁之敕
命。爾其砥尚乃志、深本厥身、以有光于朕命。欽
哉。

天啓元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承光父母

敕曰、先賢之教、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朕以孝
治天下、而於先賢之裔加寵尤隆。矧我孝攅經
之彥、表陳情之典乎。爾孟彥璞乃世襲翰林院
五經博士承光之父、崇資端雅、文行淵宏、闡訓
先程、光垂世範。遡卜居之亡覩、君子之穀斯遺。
式願學之宗傳、神明之冑其遠。茲以覃恩、貽贈
爾修職郎、錫之敕命。國寵有加、世模克永。
敕曰、士成名、靡不藉茲內德在、世寵之家、其儀尤
彰。況聖賢之德緒哉。爾孔氏乃世襲翰林院五
經博士孟承光之母、祚出德門、儀先彥配、明星
有爛、佐君子之好修。問夜無他、替賢英之嗣學。
茲以覃恩、貽封爾為孺人。皇紵斯彰、彤管是貴。

天啓五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弘譽母

制曰、國家弘奬徽音、褒崇慈懿。念國所最重、無如
殉志之臣。遡家所由興、以有撫孤之母。爾贈太
僕寺少卿孟承光妻張氏、乃世襲翰林院五經
博士弘譽之母、無遂尸饔于中饋、有齊湘釜于
公宮。荆布貞姿、栢舟雅操。當其逆妖啓釁、夫壻
捐軀、而爾留喘息以待亡、思從君于地下。懸明
目以自照、還憐弱稚何依。極力拮据、百方安集、
里閈相傳為盛事。造化亦鑒其苦心。茲封爾為
恭人。貴翟茀以有輝、慶鶴齡之未艾。

天啓八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弘譽制

制曰、朕惟聖道炳中天、性崇往哲、前休垂奕世、胤錫衆賢、宗祐有光、延綸宜霈、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弘譽、道脈承家、徽猷幹蠱、遠遡堯舜之傳、克守仁義之訓、苾芬昭其祀典、篤棐貞于從王、尤矣聖賢子孫、不愧箕裘弓冶、茲以覃恩、授爾爲修職郎、錫之敕命、於戲、祗服自天之隆寵、永增亞聖之餘輝。

順治六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聞璽制

敕曰、士生爲神明之胤、責滋重矣。盖以一身上衍前休、下開令緒、徽思齊有行者、何以副崇德象賢之任也。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聞璽、承亞聖之輝、接學道之脈、盡物盡志、虔蘋藻以克共。在羹在牆、僾步趨于如在。可謂纘乃舊服、無忝爾考矣。茲以覃恩、授爾爲修職郎、錫之敕命。於戲、光昭令德、祗服訓詞、爾欽哉。

順治十四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制

敕曰、錫類乃朝廷之典、服勞爲臣子之誼、爾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銳有任事之才、克盡服官之職。適逢慶典、用錫恩綸、茲以覃恩、授爾爲修職郎、錫之敕命。於戲、欽茲綸綍之榮、益勵忱恂之誼。

康熙十四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父母

敕曰、資父事君、臣子篤匪躬之誼、作忠以孝、國家弘錫類之恩。爾孟聞璽、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之父、善積于身、祥開厥後、教子著義方之訓、傳家裕堂構之遺。茲以覃恩、封爾爲文林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錫之敕命。於戲、殊榮必逮於所親、寵命用光、夫有子尚宏佑啓、益勵忱恂。

敕曰、奉職在公、嘉教勞之有自。推恩將母、宜錫與之攸隆。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孟貞仁母顏氏、壼範宜家、夙協承筐之嫩。母儀詒穀、載昭畫荻之芳。茲以覃恩、貤爾爲孺人。於戲、彰淑德於不瑕、式榮象服。膺寵命於有赫、永賁泉壤。

敕曰、劬勞同於所出、母氏鞠育之恩。褒䘏並於所生、明廷旌揚之典。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孟貞仁繼母劉氏、夙嫻壼範、克嗣徽音。相夫則敬以宜家、教子而勤能奉職。茲以覃恩封

爾爲孺人。於戲、淑德藉絲綸增重、芳模與翟茀
齊輝。益飾母儀、用箴臣誼。

康熙十四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暨妻
董氏孔氏

敕曰、錫類推恩、朝廷之大典。分猷亮釆、臣子之常
經。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孟貞仁、學
問淵博、文思敏達。居心克謹、奉職罔愆。慶典欣
逢、恩綸宜錫。兹以覃恩、授爾爲文林郎、錫之敕
命。於戲、弘敷章服之榮、用勵靖共之誼。欽兹寵
命、懋乃嘉猷。

敕曰、恪共奉職、良臣既殫厥心。貞順宜家、淑女爰
從其貴。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孟貞
仁妻董氏、含章協德、令儀夙著。於閨閫。黽勉同
心、內治克相於夙夜。兹以覃恩、贈爾爲孺人。於
戲、龍章載渙、用致敬戒之勤。翟茀欽承、永作泉
原之賁。

勅曰、臣子懋勤勞之誼、典既疏榮。女士嗣淑慎之
徽、恩宜並茂。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二級
孟貞仁繼妻孔氏、素嫻內則、動協女儀。相夫載
著勤勞、宜家克彰令譽。兹以覃恩、封爾爲孺人。
於戲、蘋蘩繼媺、式揚彤管之輝。綸綍同褒、勉贊
素絲之德。

康熙五十二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父
母

敕曰、宣猷服釆、中朝扦報最之忱。錫類推恩、休命
示酬庸之典。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聞璽、
乃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仁之父、
令德踐修、義方夙著。詩書啟後、用彰式穀之風。
弓冶傳家、克作教忠之則。兹以覃恩、贈爾爲承
德郎、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錫之敕命。
於戲、篤生杞梓之材、功歸庭訓。丕煥絲綸之色、
澤及泉壤。

敕曰、壼教凝祥、懋嘉猷于朝宁。國常布惠、揚休命
于庭闈。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
仁之母顏氏、勤慎宜家、賢明訓後。相夫以順、含
內美于珩璜。鞠子有成、樹良材于楨榦。兹以覃
恩、贈爾爲安人。於戲、明兹令善之聲、榮施勿替。
食爾劬勞之恩、遺範長垂。

敕曰、鞠育恩深、母道無殊先後。劬勞念切、子心並
垂瞻依。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

仁之繼母劉氏毓自茂族、媛于德門。婉嫕爲儀、克繼承筐之孋。賢明示訓、尤彰式穀之風。茲以覃恩贈爾爲安人。於戲傳雅詠于鳴鳩、均乎著範慰私情於烏鳥、休澤永膺。

康熙五十二年封翰林院五經博士孟貞仁暨妻董氏孔氏

敕曰聖朝首重夫師儒、恩典特加於世裔。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仁業足承先、學優稽古。六藝擅英華之譽、五章分寵渥之榮。茲以覃恩授爾爲承德郎、錫之敕命。於戲奉職克光夫舊德、施恩用賁乎新綸。

敕曰丕績奏於中朝、端賴閑家之助。寵章頒乎慶典、宜分齊體之榮。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仁之妻董氏早習女儀、克修婦職。雞鳴交儆、既砥節于素絲。蠶績執勞、用邀恩於紫綍。茲以覃恩贈爾爲安人。於戲巾幗著和順之風、鸞書誕賁。廷陛煥褒嘉之命、翟茀永貽。

敕曰臣心報國、每資賢助於中閨。婦爵從夫、必普恩施於繼室。爾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加四級孟貞仁之繼妻孔氏柔順嗣徽、雝和叶吉。旣虔於棗栗、譪內教之克修。堪比德於珩璜、宜朝章之式賁。茲以覃恩封爾爲安人。於戲無忝象服之榮、勉副鸞書之錫。祗承寵典、永荷休光。

校記

①鄸：當作「尊」，見雍正《山東通志》卷一一之三。

三遷志卷六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錫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與銑
衍岳　與錞　補輯
衍嶧　編次　尚嶷參考

宗泒

帝王之後、迭興爲族。儒裔緜緜、遠而益著。譜刻孔邸見聞可據。是論其詳、以資考泝。述宗系第十四。

按四十五代孫孟寧譜序曰、我始祖鄒國公世家畧見史記。自二代仲子以後、或貴顯或潛晦、代有人焉。至四十四代公齊、值皇宋景德初、契丹大舉入寇山東騷動、乃携妻子避匿東山、藏族譜于屋壁而去、遂失其處。逮元豐六年、家人毀壞古屋、得斷簡於壁。鼠嚙蟲蝕之餘、詳觀辨認、歷代族祖名字有存有遺、事蹟有全有亡。姑紹緝遺譜、藏於家、以示將來。據寧之言、則譜蓋成於寧也。至金大安間、四十八代孫鄒令孟潤修之。元至元間、五十一代孫北海尹孟祇祖續修之。至有明萬曆中、六十代孫肇昌府通判孟承相復續修之、而未竟。又宗子孟惟恭博士孟元亦嘗以往代世系刻之于石。自史公鶚修三遷志、載宗系於志中、而譜遂多亡失。今據舊譜抄稿及石刻、參之史傳、詳爲核次如左。

宗子世表

始祖孟子、名軻、字子車、娶田氏、詳具年表。

二代孟仲子　譜云、嘗從學于公孫丑。又詩古註云、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今詩傳猶時引其說焉。趙岐以爲孟子之從昆弟、未深考也。

三代孟睪

四代孟寓

五代孟舒　當漢高祖時、事趙王張敖。高祖八年、趙王臣貫高等謀逆、高祖疑趙王爲之、下詔捕王及羣臣反者。詔敢隨王罪三族。惟孟舒田叔十餘人赭衣、自髠鉗、爲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趙王赦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盡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王設盡拜爲郡守、諸侯相、舒爲雲中太守、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以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

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仰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太守。

六代孟之後

七代孟昭 博覽經史、該貫古今。漢爲博士。

八代孟但 善易道。漢武帝時、爲太子門大夫。○漢書作廣川人。

九代孟卿 事淮陽太守瑕丘蕭奮、善爲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卿。○漢書作東海蘭陵人。

十代孟喜 字長卿。父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厀、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讎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爲易、飾易文、以爲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爲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爲郎、曲臺署長、病免、爲丞相掾。博士缺、衆人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喜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兄、皆爲博士。由是有翟、孟、白之學。所著周易章句十卷。

十一代孟鐖

十二代孟興仕 漢爲尚書、與第五倫子大中大夫頗善。三輔決錄注作廬江人。

十三代孟嘗 字伯周。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厭苦供養、加鴆其母。列訟縣庭。郡不加尋察、遂結竟其罪。嘗先知枉狀、備言之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外門、因謝病去。婦竟冤死。自是郡中連旱二年、禱請無所獲。太守殷干[1]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冤誣之事。因曰、昔東海孝婦感天致旱、于公一言、甘澤時降。宜戮訟者、以謝冤魂、庶幽枉獲伸、時雨可期。于從之、即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策孝廉、舉茂才、拜徐令。州郡表其能、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通商販、貨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于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于道。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止[2]、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既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先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躬樂道德、濟行出俗、能幹絕羣。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于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槃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筲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進賢。嘗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後漢書曰、會稽上虞人。其先三進爲郡吏、並伏節死難。

十四代孟展 字君誠。

十五代孟棫 漢桓帝時、爲濟陰太守。靈帝中、進太常。熹平六年、太尉劉寬免、以棫代之。光和元年罷。○漢書作河南人。

十六代孟敏 字叔達。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而去。郭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已破

矣觀之何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遊學十年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屈云漢書作鉅鹿楊氏人

十七代孟光

字孝裕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來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祚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眾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至于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之危倒懸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又鷹隼始擊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時下違人理老夫耄朽不達治體竊謂注難以經久豈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禕但顧謝踧踖而已光之指摘痛癢多如是類故執政重臣心不能悅爵位不登每直言無所回避為代所嫌太常廣漢鐔承光祿勳河東裴儁年資皆在光後而登擢上列處光之右蓋以此也後進文士秘書郎郤正數從光諮訪光問正太子所習讀并其情性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群僚舉動出于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為且智調藏于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預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議嫌疑者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諸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強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耶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蜀志作河南洛陽人。

十八代孟康

字公休魏黃初中以于郭氏有外屬并受九親錫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嬙雜在其間故於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人乃更加意景初元年司徒司空並缺康上疏曰夫宰相者天下之所瞻效誠宜得秉忠履正本德仗義之士足為海內所師表者竊見司隸校尉崔林稟自然之正性體高雅之弘量論其所長以比古人忠直不同則史魚之儔清儉守約則李文之匹也牧守州郡所在而治及為外司萬里肅齊誠台輔之妙器袞職之具才也二年遂以林為司空封安陽亭侯三公封侯自林始也正始中出為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為善而務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者違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將出案行皆豫教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侯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敕吏卒行各持鋒所在自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于家康之始拜宗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保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末從渤海太守徵入為給事中散騎常侍遷中書令後轉為監封廣陵亭侯著漢書音義九卷○魏略作安平人顏師古漢書敘例作安平廣宗人。

十九代孟宗

字恭武以吳主孫皓字元宗因易名仁致史又稱孟仁為少從南陽李肅學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補為監池司馬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孫權嘉禾元年部州縣長吏凡文母發不侯交代而奔喪者非至大辟宗聞母亡委官奔赴已而自拘于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復使為官後不得以為比初宗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人皆謂至孝之所感累遷光祿勳御史大夫孫皓寶鼎三年以宗為司空凡四年而卒○吳錄作江夏人又吳書曰宗為豫章守民感其德生子皆以孟為宗。

二十代孟稱

晉惠帝時為廬陵太守。

二十一代孟觀

字叔時。少好讀書，解天文。惠帝即位，稍遷殿中中郎。賈后悖婦姑之禮，陰欲誅楊駿而廢太后，因駿專權，數言之於帝，又使人諷觀。會楚王瑋將討駿，觀受賈后旨，宣詔頗加誣其事。及駿誅，以觀為黃門侍郎，特給親信四十人。遷積弩將軍，封上谷郡公。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中書令陳準、監張華以趙、梁諸王在關中，雍容貴戚，進不貪功，退不懼罪，士卒雖衆，不為之用。周處喪敗，職此之由。上下離心，難以勝敵。以觀沉毅，有文武材用，乃啟觀討之。觀所領宿衛兵，皆趫捷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懾氐羌。轉東羌校尉，徵拜右將軍。趙王倫篡位，以觀所在著績，署為安南將軍、監河北諸軍事、假節，屯宛。觀子平為淮南王允前鋒將軍，討倫戰死。孫秀以觀杖兵在外，假言平為允兵所害，賜積弩將軍，以安觀。義軍既起，多勸觀立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坐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衆議，而為倫用。及帝反正，永饒冶令空桐機斬觀首，傳于洛陽。○晉書作渤海東平人。

二十二代孟嘉

字萬年。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大司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沖默有遠量，弱冠，儕類咸敬之。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嘉右，常歎嘉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嘉同時齊譽，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潁川庾亮以帝舅民望，受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嘉廬陵從事。下郡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麈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與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嘉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弟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嘉望實，故應尚德之舉。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彥，嘉在坐次甚遠。裒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遂指嘉。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裒之得嘉，奇嘉為裒之所得，乃益器焉。舉秀才，又為安西大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嘉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嘉帽墮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令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嘉歸見之，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嘉辭以腳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嘉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嘉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嘉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嘉之從者。嘉謂其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俄遷長史。在朝隤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常會神情獨得，便超然命駕，徑之龍山，顧景酣宴，造夕乃歸。溫從容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終于家，年五十一。始自總髮，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于任懷得意，融然遠寄，傍若無人。溫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與嘉同在溫府。陶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嘉若在，當已作公否？答曰：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陶淵明傳作武昌新陽人，宗之曾孫。晉書同。

二十三代孟懷玉

居京口。晉末孫恩叛，宋高祖劉裕伐之，以懷玉為建武司馬。宋武帝將討桓玄，懷玉與族兄昶預謀其議，從平京口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鎮京口，以懷玉為鎮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為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中書侍郎，轉輔國將軍，領丹陽府兵，戍不拜。盧循逼京邑，使玉於石頭岸遏賊，有功，為中軍咨

議叅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銳登岸，畏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玉與宋軍追躡，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復南追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爲太尉諮議叅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督豫州、揚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節。丁父艱，懷玉有孝性，因抱疾，上表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illegible]惟已，乃見聽。未及去任，其年卒官，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軍。宋書作平昌安丘人。

二十四代孟表 字武達，仕南齊，爲馬頭太守。元號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孝文帝，除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蕭鸞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惟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遂以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姊兒，爲叔業所遣，規爲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叔業假出。叔珍于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汝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進號平西將軍。世宗末，除平東將軍、齊州刺史，延昌四年卒，年八十一。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恭。○北史作濟北蛇丘人。

二十五代孟斌 事元魏孝文帝，爲右丞、管與任城王澄議討穆泰事。

二十六代孟威 字能重，頗有氣尚，尤曉北土風俗。歷東宮齊帥、羽林監。時四鎮高車叛投蠕蠕，高祖詔威曉諭，稱旨，追還逃散，分配爲民。後以明解北人之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永平中，自鎮遠將軍、前軍將軍、左右直長加龍驤將軍，出使高昌。還，遷城門校尉、直閣將軍、沃野鎮將。正光初，蠕蠕主阿那瓌歸國，詔遣前州刺史陸希道兼侍中爲使主，以威兼散騎常侍爲副，遷[illegible]迎接。阿那瓌之還國也，復以威爲平北將軍、光祿大夫、假員外常侍，爲使主，送之。前後頻使遠蕃，抑皆稱旨，復加撫軍將軍，除奉朝請、大鴻臚卿，尋加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三年卒，贈使持節、侍中、本將軍、肆除虎瀛滄三州諸軍事、司空公、冀州刺史。○魏書作河南洛陽人。

二十七代孟愉

二十八代孟儒

二十九代孟景 事隋煬帝，爲鷹揚郎將。宇文化及之變，景與焉，後爲竇建德所戮。

三十代孟善誼 仕隋，爲河內通守。恭帝義寧二年，從將軍王世充伐李密，師大敗，善誼及虎賁郎將王辯等六人皆死之。

三十一代孟詵 唐高宗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人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馬，頻遷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畢構以詵有古人風，名其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詵居官頗刻斂，然以治稱。其閒居，嘗謂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所著有家祭禮一卷、食服正要二卷、食療本草三卷、一作六卷、補養方三卷、必效方十卷、錦帶書八卷。○唐書作汝州梁人。

三十二代孟大融 唐玄宗時，屢召不就，隱于王屋山。

三十三代孟浩然 少好節義，善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遊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服，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

明主棄之句、帝曰、卿自不求仕、朕未嘗棄卿、柰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隴頹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塋。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皮日休爲之記。浩然所著詩二百一十首、宜城處士王士源序曰、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求真、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于選部、聚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筆讓之曰道謙挺齋貧生楚英浩然清駿、亦其自名。○唐書作襄州襄陽。

三十四代孟雲卿　唐肅宗朝爲較⑤書郎、與杜甫交善。甫詩有孟子論文更不疑之句。自注、爲雲卿。

三十五代孟華　初事李寶臣、爲府官屬、論議倖倖不同、同舍疾之。王武俊斬李惟岳、遣華至京師陳事。德宗問河朔利害、華對稱旨、擢檢較⑥兵部郎中、兼侍御史。朱滔與武俊謀、辭田悅之圍、帝詔華還、論⑦欲亂其詭。至、讓武俊曰、安史未覆滅時、大夫觀其兵內、謂天下可收、令日何相泪且上於大夫懇甚厚將還康中承他州而歸我深趙自古忠臣未有不先大功而後得高官者大夫何望于失地耶夫藥若口者稱于病大夫後日思懇言偽無逮或曰華入朝私素便宜欲傾我故得頤職武俊或之然以華舊人未忍奪其職卒進援悅華從至臨清稱疾還恆州武俊令于察所爲乃閣門謝賓客武俊知不足忌無殺華意既僭稱王授禮部侍郎不肯起嘔血死。○按舊志以郊爲世系、殊誤。今依家譜及石刻正之。郊事見賢裔。

三十六代孟常謙　與柳子厚善。子厚誌其墓曰、孟氏之孤曰遵慶、奉其父命書九篇、爲善狀一篇、來告曰、君喪將葬、奉其請刻辭。嗚呼、公自假左贊善大夫、相王司馬、太常少卿、爲義成軍中軍兵馬使。其帥魏國公耽爲宰相、命公左領軍衛將軍事。德宗、順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議大夫。居喪、會用兵于趙、起復、居故官、爲左神策行營先鋒兵馬使、知牙而涖兵。罷、不受誅去金華服交終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過兵馬使敗柳州司馬公寄佐魏公平襄陽靖梁州立義成軍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軍政是以又爲衛將軍度恭潔廉勤得禮節伐趙之役堅立堡壁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權力無能役進不遊忠退不敗襲安州迫瀘援多戎事致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貶明年川兵于祭朝廷諸公泊外諸候成以公爲肅求及從戎來府諡爲水浮膺而卒年六十惟公志事于忠⑧親最于外害立庭中義然望之若圖形刻傳隔國雖輒不寢食謀度憤吒以故稱不可治銘曰、魯仲孫氏、其世爲孟。賁勇光武、軻儒紹聖。公傳師法、以謙戎政、執稍以庸、成致厥命、濟濟于朝、規服以光、墨非從利、殺役復責、忠孝孔明、君子儀彩、昔者雲中、六殺下吏、公刺於安、法亦可議、罪伏南荒、象士獻歡、聞難以激、去食廢寐、神乎氣醜、支隔莫遂、廷臣進言、侯伯拜章、帝命將施、低作于京、代山桓桓、植栢與松、其銘維何、忠孝謚公。○按舊志常謙誤作韋謙、今正之。

三十七代孟遵慶

三十八代孟琯　唐元和末、屢薦不仕、爲韓文公所愛。文公嘗贈之序、言其年甚少、機甚慶、手持文一編甚鉅、退披其編以讀之、盡其書無有不能。其所與偕、盡善人長者云。

三十九代孟方立　始爲澤州天井戍將、稍遷游奕使。中和元年、昭義節度使高尋擊黃巢、戰石橋不勝、保華州、爲裨將成麟所殺。方立率兵攻麟、斬之、自稱留後。還據潞州、衆怒。方立擅裂邢洺磁爲鎮、治邢爲府、號昭義軍。潞人請監軍使吳全勗知兵馬留後。時王鐸領諸道行

啓都統以諸末定假方立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知邢州事方立不受因全揚以書請鐸願得儒臣守潞鐸使參謀中書舍人鄭昌圖知昭義留事欲遂爲帥僖宗自用舊宰相王徽領節度府天子在西河關雲擾方立擅地而李克用致潞州徵度朝延未能制乃固讓昌圖昌圖治不三月辭去方立更表李殷銳爲刺史謂潞險而人悍數賊大帥爲亂欲錯儒之乃徙治龍罔州衆僚重遷有熟言曾克用爲河東節度使昭義監軍祁審藩乞師求復昭義軍克用遣賀公雅李筠安金俊三部將擊潞州爲方立所破。又使李克修攻取之殺殷銳遂并潞州表克修爲節度留後。初昭義有潞邢洺磁四州至是方立自以山東三州爲昭義而朝廷亦命克修以潞州舊軍界之昭義有兩節自此始。克修自崇遠克用從父弟稍馭則常從征伐自左營軍使推留後進檢校司空方立倚朱全忠爲助故克用擊邢洺磁無虛歲地爲鬬場人不能豫光啓二年克修擊邢州取故鎮進攻武安方立將呂臻馬爽戰焦岡爲克修所破斬首萬級執臻等拔武安臨洺邯鄲沙河克用以安金俊爲邢州刺史邦撫之方立乞兵於王鎔鎔以兵三萬赴之克修還後二年方立遣部將吳忠信兵三萬攻遼州以全陝赫連鐸與連和會契丹攻鐸師失期忠信三分其兵鼓而行忠信前單役既戰大敗執忠信餘衆走脫歸者纔十三龍紀元年克用使李罕之李存孝奪邢攻磁洺方立戰琉璃陂大敗擒其二將被斧鎮徇邢是呼曰孟公速降有能斬其首者假三州節度使方立力屈又屬州殘墮人心恐在關急得下少退夜自行俾兵皆偵告勞自領不可復拔乃還引醉自發。○唐書曰邢州人。五代史曰冭州平歸人。

四十代孟承誨 仕後晉爲太府卿。天福八年嘗使契丹。

四十一代孟漢卿 事後周官至羽林大將軍。一本作漢瓔。

四十二代孟貫 工詩嘗有不伐有巢樹多移無主花之句世宗見之怒曰朕伐罪弔民何謂有巢無主貫遂不用。

四十三代孟租

四十四代孟公齊 少厲高行稱樂供進遯隱東山遂終焉。○按于支定公聖里志諭曰自孔中丞守兗求得孟氏之後不聞顯者以今宗系所列盡引撰魏以來名人比其世次類後人附會爲之存而闕其文亦傳疑之義云耳。而考之諸史本傳表多係籍他方似眞可疑者。顧世代綿遠陵谷變遷或板蕩倉皇而頃與遠志或并州成故而遂復宗國如近代孟之謂且擔譜於雲朔之闕以此推往槩可知巳且稱然詩有惟先是鄒魯之句常謙墓銘稱于厚首系之以魯仲孫氏又曰軻儒紹聖則籍雖非鄒其爲孟子之後何疑焉是故舊譜所存即世次傳承不無牴牾亦未可盡訾以附會也。自此之後則表章歷歷無容置喙矣。

四十五代孟寧 宋仁宗景祐四年以孔道輔薦銜授鄒縣主簿奉祀孟子其族開之中興祖生子二長堅次存。今之孟氏皆寧後也。

四十六代孟堅 德學俱優特授徐州知州。

四十七代孟寬

四十八代孟欽

四十九代孟津

五十代孟德義 登進士第授魚臺縣尹辭不仕。

五十一代孟允祖

五十二代孟惟恭 字彥遜。篤厚明敏結髮知學弱冠能文。平居寡言笑不求官達。遇事有謀善斷。暨主祀事能黎罷於維從之事尤惓惓焉。大定五年五月中書撥付祭田以頃計者三十官錢以緡計者三十有奇收貯貸救具籩豆壘洗備春秋奠以其贏行貸計其子母所入次第興利正殿塑亞聖像建兩廡作櫺星門重三門構講堂西齋神厨庫房繚以周垣約

百餘丈。粲隣機堂于中庸書院之西北，甃碁書臺，又刻加封亞聖制碑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焉。至正九年卒，年七十有六。邑令桂公孟誌其墓。

五十三代孟之訓　字曾南，少有學識，以孝信著聞。元至正間，仕為單父儒學教諭。秩滿，陞莒州儒學正。值兵興，棄職歸家。亂作，避地蔚州而卒。

五十四代孟思諒　字友道。明洪武元年，詔授鄒縣主簿，有吏才。攝正祀典，修祠理墓，多所修舉。

五十五代孟克仁　字信夫，以子希文授翰林院五經博士。天順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贈如其官。

五十六代孟希文　字士煥。景泰二年，欽授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成化元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上御文華殿，面賜冠帶、襲衣，賜宴於禮部。弘治元年，駕幸太學，又行取陪祀，賜衣，賜宴。生二子：元、元亨。

五十七代孟元　字長伯。弘治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正德元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嘉靖元年，駕幸太學，又行取陪祀，賜衣，賜宴。生子公肇。

五十八代孟公肇　字先文，亨之子。嘉靖二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及從弟公祭長，謝職致仕。

孟公祭　字秉文。嘉靖十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本年三月，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生子十人：彥璞、彥琨、彥璋、彥瑨、彥瑋、彥琳、彥璟、彥瑨、彥珍、彥瑞。

五十九代孟彥璞　字朝璽。隆慶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本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萬曆四年，駕幸太學，又行取陪祀，賜衣，賜宴。生二子：承光、承恩。

六十代孟承光　字永觀。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初一日，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天啓二年，遭妖賊亂，不屈死節，詔贈太僕寺少卿，母孔氏贈貞淑恭人。生子七人：長弘略，次弘譽，廕世襲錦衣衛千戶，弘含、弘詳、弘志、弘德、弘亮。

六十一代孟弘略　天啓二年，同父死節，詔贈太常寺寺丞。生子聞玉。

孟弘譽　字振揚。天啓三年，代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四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崇禎二年正月二十日，駕幸太學，又行取陪祀，賜衣，賜宴。本年二月，姪聞玉長，讓職，改授世襲錦衣衛千戶。生子聞璽。

六十二代孟聞玉　字龍甫。崇禎二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十六年，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無嗣。

孟聞璽　字龍華，世襲錦衣衛千戶，弘譽子也。以兄宗子聞玉卒無嗣，衍聖公衍植題炤，兄終弟及之例，於國朝定鼎之初，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未幾，致仕。生子三人：貞仁、貞信、貞儲。

六十三代孟貞仁　字前若。於順治元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三年，改授內翰林國史院世襲五經博士。九年九月，駕幸太學，行取陪祀，賜衣，賜宴。十四年，逢恩部加一級。康熙六年，逢恩部加一級。八年，駕幸太學，又行取陪祀，賜衣，賜宴。十四年，遇覃恩加一級。二十三年，駕幸闕里，陪祀，賜書，賜恭加一級。五十二年，遇萬壽覃恩，又加一級。生子八人：尚桂、尚賢、尚文、尚璲、尚其、尚建、尚徽、尚巩。

六十四代孟尚桂　字播馨。於康熙五十五年，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以疾不能主祀事，請告，准以原官致仕。生子七人：衍泰、衍岱、衍岳、衍峰、衍峻、衍恒、衍岐。

六十五代孟衍泰　字懋東。於康熙五十九年三月，承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奉祀事。雍正二年，駕幸太學，欽取陪祀，聖墨賜衣，賜貂皮、御膳，後宴禮部。生子興銑、興錞。

校記

①殷干：《後漢書》卷一〇六《孟嘗傳》作「殷丹」。

②止：當作「上」，見右引書。

③「無」字當爲衍文，見《太平御覽》卷二三四。

④「隆」乃「降」之訛，見《魏書》卷六一表傳。

⑤較書郎：當作「校書郎」。

⑥檢較：當作「檢校」。

⑦論：當作「諭」，見《新唐書》卷一九三。

⑧忠：當作「中」，見《柳河東集注》卷一〇。

⑨兄：當作「克」，見《新唐書》卷一八七《孟方立傳》。

⑩自：當作「字」，見《新唐書》卷六七。

⑪達：當作「遠」，見《新唐書》卷六七。

三遷志卷七

古滕王特選增纂
闕里孔傳商較訂
古卞仲蘊錦刪閱
裔孫孟尚桂鑒定 衍泰重較 興銑
衍岳 彌次 興錞補輯
衍嶧 尚巍叅考

閏達

大宗以降、支庶濟濟。顯者樹烈、隱者著志。在古實蕃、於今弗替。是廣是傳、以光家世。述閏達第十五。

十六代孟達、字子敬。避昭烈叔父敬諱、改字子度。儀度閑雅、才辨過人。漢末入蜀、依劉璋。先主入蜀、璋遣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攻房陵、殺太守蒯祺。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養子劉封自漢中乘沔水、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儀舉衆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恚之、又與封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領新城太守、使與二將共襲封。達與封書、勸其歸魏。封不從。後達又不安魏、會有降人李鴻來詣諸葛亮、謂亮曰、聞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頼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亦欲誘達以為外援、遂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于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與太守與達有隙、密表于魏。魏主叡未之信也。司馬懿遣叅軍梁幾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歸漢。懿率兵倍道攻之、舉事纔八日、而兵至城下、凡旬有八日而城破、斬達首、傳之京師。

蜀道兵峻之、不能至也。初、陳壽作三國志、書逵爲反。及朱子綱目尊昭烈爲正統、特書孟達來歸、且以死節著之、美其反正焉。子與、歸扶風。蜀志云扶風人。

二十二代孟陋、字少孤、晉長史嘉之弟。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與盡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親喪母殷、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嘆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供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于三禮、註論語、行于世、以壽終。又世說新語云、孟萬年及第[2]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二十三代孟昶、中郎將懷玉之族兄也。桓玄篡晉、劉裕將起義師、昶與劉毅等並同其謀。時桓修弟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裕弟道規爲弘中兵參軍、昶爲州主簿。乃令毅就昶謀、共襲弘。元興三年二月乙卯、裕誅桓修、昶及族弟懷玉皆有力焉。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十六人因門直入、弘方啜粥、即斬之、因收衆濟江。衆推裕爲謀主、以昶爲長史、總後事。玄誅、昶累遷吏部尚書。義熙四年、加尚書左僕射。五年、僞燕主慕容超大掠淮北、裕將伐之、惟昶勸行。裕乃以昶監中軍留府事、自率兵北討、果滅燕。而盜盧循乘虛北冠[3]、王師敗績。六年五月、昶乃表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昶妻賢、事見列女。

孟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客于閭里、早爲宋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符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參鎮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

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石康、破、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真侵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鄰北討、一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殺劉奔走。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一作數十人　衆寡不敵、遂見害。時年三十三。高祖深嘉痛悼、追贈青州刺史。又表曰、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通果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驅效命、推鋒三捷、每爲衆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今北伐、役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于是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電躍、所向披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鳥聚。大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庸績、豫參濟否。竊謂宜班爵土、以褒勳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

二十五代孟係祖、龍符弟仙客之孫也。父微生嗣臨沅男、元嘉中有罪奪爵、徙廣州。宋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聽還本土。時微生死、係祖歸東都、有筋幹異力、能擔負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青、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于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猥籍、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二十六代孟季、魏司空威之弟、事元魏、至鎮遠將軍、左中郎將、廷尉監、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預爾朱榮義舉、封鉅鹿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除撫軍將軍、廷尉卿、轉司農卿。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卒、贈車騎大將軍、雍州刺史。

二十七代孟信、字修仁、家世貧寒、頗傳學業。信常曰、窮則變、變則通。吾家世傳儒學、而未有通官、當由儒非世務也。遂感激、棄書從軍。永業末、除奉朝請。從孝武帝入關、封東州子、趙平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曾以純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慇懃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葅、唯此而已。又以一鐺借老人、但執一盃、各自斟酌、申酬酢之意。謂老人曰、吾至

郡來、無人以一物見遺。今卿獨有此餉、且食菜已久、欲爲卿受一𤜶髀耳。酒既自有、不能相費。老人大悅、再拜、擘𤜶進之。酒盡方別。及去官居貧無食、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券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在所。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二十。買牛人嗟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嘆異焉。未幾、擧爲太子少師、後遷爲太子太傅、儒者榮之。特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辭老請退、周文不奪其志、賜車馬几杖、衣服床帳。卒于家、贈冀州刺史、謚曰戴。史云廣川索盧人。

二十八代孟業、字敬業、家本寒微。少爲州吏、性廉謹。同僚諸人侵盜官絹、分三十疋與業、拒而不受。行臺郎中郭秀相禮接、方欲薦之。會秀卒、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長史。劉仁之謂業曰、我處其外、君居其內、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入爲中書令、臨路、啓韶云、門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令我出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惟正與直、願君自勉。業惟有一馬、瘦死。韶以業貧、令州府官人同食馬肉、欲令厚相酬償。業固辭不敢。韶乃戲業曰、卿邀名人也。對曰、業爲典籤、州中要職、諸人欲相賄賂、止患無方便耳。今與食肉、恐致聚歛、有損聲名、所以仰違明教。後未旬日、韶左右王四德、董惟金並以馬死、託肉爲長史裴英密啓、神武有書與韶、大詬讓。業尋被譖、出外行縣事。後神武書責韶云、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乃令出外也。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仁之後爲西兗州臨別、爲吏部郎中崔暹曰、貴州人士惟有孟業、銓擧之次、不可忘也。暹問業曰、君往在定州、有何政績、使劉西兗如此欽嘆。業答曰、稟性愚直、惟知自修、無他長也。韶爲并州刺史、業復爲典籤、仍兼長史。齊天保初、清河王岳拜司州牧、聞業名行、召爲法曹。業形貌短小、及謁見、岳心鄙其眇小、笑而不言。後尋業斷決處、乃謂曰、卿斷決之明、可謂有過軀貌之用。補河間王國郎中令、清貧自守、未嘗有失。

文宣謂侍中裴英起曰、卿識河間王郎中孟業不。一昨見其國司文案、似是好人。對曰、昔與臣同事魏彭城王元韶、其人清忠正直、世所希有。帝曰、如公言者、比來便是大屈。除中書舍人。文宣初惟得姓名、及因奏事、見其羸老、又質性敦朴、無升降之容、加之平緩、寡于方便。有一道士由吾道榮以術藝被迎、將入內、業爲通名、忽於衆中抗聲奏云、由吾道士不食五穀。帝非命而下之。又令點檢百官、敷奏失所、帝遣人以馬鞭擊業頭至千、流血。然亦體其衰老、非力所堪。皇建二年、累遷東郡太守、以寬惠著名。其年夏、五官張凝因出使、得麥一莖五穗、其餘或三穗、四穗共一莖者、合郡咸以政化所感、因即申上。至秋、復有東燕縣人班映祖送嘉禾一莖九穗。河清三年、敕人間養驢、催買甚切。業曰、吾既爲人父母、豈可坐看此急令。宜權發庫錢、付人取辦。後日有罪、吾自當之。後爲憲司所劾、被攝之日、郡人皆泣而隨之、迭相弔慰、送業度關者有數百人、至黎陽郡西、方得辭決、攀援號哭、悲動行路、請闕訴冤者非一人。敕乃放還、郡中父老扣河迎接。武成親戎、自洛還鄴、道由東郡。業具牛酒、率人吏拜謁路旁、自稱糞土臣孟業伏惟聖駕親行、有征無戰、謹上微禮。便與人吏俱唱萬歲、導引前入。帝大嘉之。後除廣平太守、年既老、理政不如在東郡時。武平九年、爲大中大夫、加衛將軍、卒。業志守質素、不尚浮華、所至以循良著云。北史作鉅鹿安國人。

三十三代孟洗然、唐處士浩然弟也。好文學。浩然嘗集其竹亭賦詩曰、吾與二三子、平生結交深。俱懷鴻鵠志、共有鶺鴒心。逸氣假毫翰、清風在竹林。達是酒中趣、琴上偶然音。後洗然應進士舉、復贈詩曰、獻策金門去、承歡綵服違。以吾一日長、念爾聚星稀。昏定須溫席、寒多未授衣。桂枝如已擢、早逐雁南飛。及浩然卒、洗然編其詩爲三卷、傳于世。

孟邕、浩然從弟也。嘗應舉不第、歸會稽。浩然贈之詩曰、疾風吹征帆、倏爾向空沒。千里去俄頃、三江坐超忽。向來共歡娛、日夕成楚越。落羽更分飛、誰能不驚骨。按浩然爲孟裔最有據、故凡集中著名者、皆采入焉。又有示孟郊一詩、皆規諷語、蓋亦弟姪行。然不可考矣。

三十四代孟庭玢、仕唐爲崑山尉。

孟簡字幾道、舉進士、宏辭連中、累遷倉部員外郎。王叔文任戶部、簡以不附離見疾、不敢顯黜、宰相韋執誼爲從他曹。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韓泰、韓皐之復刺史、吐突承璀爲招討使、簡皆因爭諸延英、言不可狀、以悖切出爲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閼、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以勞賜金紫。召爲給事中、代李遜爲浙東觀察使。遜抑士族、右編人、至橫恣不推④。及簡一反之、農估兼受其弊、時謂兩失之。以工部侍郎召還。初使府得代、部至署留後⑤郎行。李修觀察浙西、始請留故使交政。及簡還半道、堂牒還之如例、乃聽辭、進戶部、加御史中丞。戶部有二員、判使按者居別一署、謂之左戶。元和後、選委華重、宰相多由此進。崔群既相而簡代之、故簡意且柄任。及出山南東道節度使、內不樂、政頗嚴峭。時有詔置臨漢監以牧馬、命簡兼使職。簡以親吏陸翰主⑥表邸、關通閽侍、翰持之數傲恨、簡怒、追還、以土囊斃之。家上變、發簡姦贓、御史劾驗、得遺吐突承璀貨七百萬、左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司馬。以赦令進睦州刺史、復從常州、仍太子賓客、分司、卒。簡尤工詩、聞江淮間。尚節義、與之交者、雖歿、視卹其孤不少衰。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爲時所誚。常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言者。唐書本傳曰德州平昌人、詵之曾孫。

三十五代孟郊、字東野、庭玢之子。少隱嵩山、性介少諧合。韓愈一見爲忘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爲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卒、年六十四。張籍諡曰貞曜先生。郊爲詩有理致、最爲愈所稱。然思苦奇澀。李觀亦論其詩曰、高處在古無上、平處下顧二謝云。韓文公墓誌曰、先生生六七年、端序則見。長而愈騫涵而心深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爲詩、劌目鉥心、刃迎縷解、鉤章棘句、掐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摋、人皆劫劫、我獨有餘。有以後時開先生者曰、吾既擠而與之矣、其猶足存耶。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

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節去。間四年、又命來、選爲溧陽尉、迎侍溧上。去尉二年而故相鄭公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試協律郎、親拜其母于門內。母卒五年、而鄭公以節領興元軍、奏爲其軍參謀。試大理評事、挈其妻行之興元、次于閿鄉暴疾卒。將葬、張籍曰先生揭德振華、於古有光。賢者故事有易名、況士哉。如曰貞曜先生、則姓名字行有載、不待講說而明。皆曰然、遂用之。初先生所與俱學同姓簡、於世次爲叔父、由給事中觀察浙東、曰生吾不能舉、死吾知恤其家。銘曰、於戲貞曜、維執不猗、維出不訾、維卒不施、以昌其詩。唐史曰湖州武康人。

三十七代孟元陽、唐德宗時起陳許軍中、以嚴整稱。曲環領節度使時、已爲大將、使董作西華屯。盛夏臨而立于塗、役休乃就舍。故田輒歲稔而軍食常足。環卒、吳少誠來寇。元陽嬰城守、圍甚急、然終不能傳城。韓全義敗五樓、列將多私去、獨元陽與神策將蘇元策、宣州將王幹以所部屯溵水、破賊二千。詔拜陳州刺史。憲宗立、遷河陽節度使。五年、盧從史敗、檢校尚書右僕射、從帥昭義軍。入爲右羽林統軍、封趙國公、改右金吾大將軍、復拜統軍。卒、贈楊州大都督。

三十九代孟遷、昭義節度方立之從弟也。居兄麾下、素得士心。方立死、衆推爲節度。留後請援于全忠。全忠方攻時溥、不即至。命王虔裕以精甲數百赴之。假道羅弘信、不許、乃趨間入邢州。大順元年、存孝復攻邢、遷挈邢、洺、磁三州降晉。執王虔裕三百人獻之。遂遷太原、表安金俊爲邢、洺、磁團練使、以遷爲汾州刺史。後遷復降梁、爲梁所殺。自孔中丞求得孟寧其後漸以蕃滋。雖寡高爵、然通籍立名者代不絕焉。

四十六代孟存、鄒縣主簿寧之次子也。爲孟庭族長、以仁恕公平見稱。

四十七代孟況、存之子、仕宋爲魚城教諭。

四十八代孟彬、況之子、主臨沂縣簿。

孟潤、寬之次子、爲鄒令、進階宣武將軍。時譜系多缺、潤重訂之、並紀古今碑刻及孟氏雜事、爲書以傳。蓋博古尊祖之士也。

孟滋、潤之弟、以昭信較尉行沛縣尉事。

四十九代孟沂、澄、彬之子、滕縣尹。

孟沂、澄之弟、濟寧路教授。

孟在，寬之孫，爲孟庭族長。金之亡也，山東大擾，宗人多離散。在獨不去，率其族守護塋廟，春秋祭祀無闕焉。元太宗九年，詔求孟子後，得在于鄒之付村，復其家以奉祀事。

五十代孟得成，浤之子，居滕縣之劉庄。元太宗時，與在同復其家，仕至嶧州知州。

孟得信，沂之子，與得成同居滕縣之劉庄，仕至海州知州。

孟德昌，字明甫，在之子。性忠直，議論慷慨。元世祖時，以聖賢之裔，寡知學者，特命洛人楊庸選三氏俊秀子弟訓之。後從姚樞言，定爲教授。庸名儒也，世稱潛齋先生。德昌從之，盡傳其學。始主林廟祀事，後爲魚臺教諭。

孟德政，魚臺縣尹德義之母弟，爲扶黎縣尹。

五十一代孟祇祖，字性善，德昌子。性方嚴，篤好學問，事親孝，與士信。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特授益都路儒學教授。秩滿，當遷朝議，以爲亞聖之後，不可限以常例，請于上，特令于八品民職內銓注，遂得主茌平簿。後爲泗水、北海二縣尹，所至有聲。

孟遜祖，德成子，仕至滕州知州。

五十二代孟惟誠，祇祖子，亦知名。

五十三代孟之弘，惟忠子，仕元爲國子監助教。

五十四代孟思言，之弘子，仕元爲東昌路儒學正，遷鄒令，終樞密院都事。

孟思廸，仕元爲翼城教諭。

五十六代孟希達，字士顯，嘉靖間以歲薦授山西潞州同知。

五十八代孟公肇，字先文，博士孟元弟亨之子也。元卒，子公臻少，不克主祀，朝議令公肇攝博士事。凡十年，公臻長而復之。幼聰慧好學，多從諸儒生遊，一時監司貴達咸重焉。僉事史公鶚至鄒，遇之如布衣交。先是，公肇年十五時，母死，繼母孔氏，公肇事之如其母。又父喪，而祖母王在，視其父孝養有加也。正德初，流賊入境，倉卒避難，家人皆先去，獨孔以疾不能行。公肇欲負之與俱，孔曰：賊爲不義，今猝至，而汝欲負我，勢必相及也。吾老且病，即死，不可以累汝。公肇强負之，脊奔嶧山，而孔以全。舊志著其孝焉。

孟公枚，希達之孫也。賦性嚴正，有分決。嘉靖中，

有勢家貿非孟族而欲冒入者，挾貲以求，幾成矣。公枚年甫冠，毅然不可。勢家懼，賂以百金。公枚拒益力，訟之官，脅以威，終不易辭，卒寢其事。邑令章時纔修孟子墓祠，俾董其役。公枚捐已貲助之。後公枚卒，孟族務有義事，輒相謂曰，使幹文在，事濟矣。幹文，公枚別號也。其爲人所慕如此。

五十九代孟彥詩，嘉靖間以歲薦授浙江處州府照磨。

孟彥繼，公肇長子，太學生。

孟彥緒，公肇次子，嘉靖間以太學生授河南陳州吏目。

六十代孟承禮，字承和，嘉靖間以歲薦授河南南陽府舞陽縣主簿。

孟承州，嘉靖末以歲薦歷深、唐、河間三學博士，遷四川保寧府推官，終陝西鞏昌府通判。詳具同邑渤教察墓誌、周孝廉傳中。

孟承印，字承孚，邑所稱孟孝子者也。與鞏昌判承祖同出六代祖克威。當明初時，克威以孝義聞于族里，嘗修七世墓，而竪碑焉。承印性敦朴，不尚文飾，頗涉典籍，尤熟少微通鑑。是時亞聖墓在四基山者，爲水所衝嚙，庳甚。承印一日祭于墓，愴然曰，先祖功被萬世，慶流子孫，吾儕所以優游盛時，不與編戶同勞者，秋毫皆祖賜也。而忍令墓若此乎。余不能以貲修，當以力修。即止不去，衆邀之歸，不可。蓋嘉靖丙寅清明日也。墓去承印家且十里，又在山麓，深寂無侶，絶糧者數矣，日負土轉石不懈。或憐而助之，則固辭。時章令時纔植栢數千本于墓，嘉其誠信，屬爲守護。居三年，栢皆鬱茂，墓高大如丘焉。族里咸歎息之，以爲能追遠而念本也。承印既廬祖墓歸，復之馬鞍山，廬其中興祖墓及父母墓又三年。墓去家視四基益遠，承印修之，視亞聖墓勤若無異也。後數歲，會邑令許守愚至，重風教，欲達當道旌之，有忌之者沮其事，不果。乃自製扁表焉。自是凡令鄒者有所表揚，必以孝子爲首。年七十餘卒。

孟承康，家甚貧。萬曆二十一年歲大祲，承康有地數畝，其子鬻諸富室，承康不知也。富室懼承康有言，夜饋粟。承康大驚，問故，得之，曰，吾子棄

已受直有成約吾雖貧豈於約外有覬覦哉力辭不受人義之。

六十一代孟弘倖字大儒由四氏學歲貢至康熙甲子幸魯陪祀得先用選授登州蓬萊訓導聞命未赴任卒。

六十二代孟聞時天啟四年幸學欽取陪祀恩貢賜衣一襲賜宴於禮部。

孟聞鑑天啟四年幸學欽取陪祀恩貢賜衣一襲賜宴於禮部。

孟聞熙字茂德崇禎二年幸學恩貢任河南光州判時守牧以其爲聖裔且有吏才深加器重聞熙亦爲國爲民不以州倅自卑也治光四載人懷其德。

孟聞鉦崇禎二年幸學恩貢初司倉州鐸遷陝西宜川縣令纂修族譜有功宗派。

孟聞仲字峻德庠生爲人慷慨尚義室兄弟伯仲同居以友愛聞世居四基山之陽村曰山頭而韓庄有別業崇禎十三年山頭歲祲族黨逃散就食於韓庄加意存恤安撫之俾各得所賴以存活者甚衆人懷其德稱爲一邑大善以子貞珮貴贈儒林郎絳州同知。

孟聞芳字藹伯順治九年幸學恩貢任澧州判官有良吏才州牧才望凡事多委決聞芳赤誠任事爲國爲民州民頌神君焉牧以艱去署事一載尤能剔獘釐奸德澤廣被尋擢任丘令赴任卒於途其宦囊惟圖書數卷益以清白遺子孫也。

孟聞貞順治九年幸學陪祀恩貢。

孟聞和字龍見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幸魯陪祀恩貢考州同知。

六十三代孟貞麟明恩貢聞時子也父年七旬家貧麟每進一物能和顏怡色親食之雖粗糲不啻甘脆也孝聲著鄒魯間曲阜孔令詳請吳學使具咨達部准貞麟襲滕上宮書院奉祀生員。按滕有性善書院實不以上宮名元時即上宮廢址建之或因此亦名上宮歟易地久矣。

孟貞琥康熙八年幸學陪祀恩貢。

孟貞珮字玉珩由庠生入太學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幸魯陪祀觀禮准先用授絳州同知詳載本傳。

孟貞儒字斌若翰博貞仁弟也康熙二十三年

甲子幸魯陪祀恩貢考授州同知未仕卒。

六十四代孟尚錫字綸之四氏庠生博學強識工舉子業未售以三遷志卷帙浩繁自撰孟志捷錄。

孟尚鑛字順六以庠生爲孟庭舉事多所幹濟河南巡撫閻興邦建造遊梁祠置祭田尚鑛赴開封監督有功晩年課子成名。

孟尚瑛字楚珍康熙庚午舉人中式後閉户潛修不與外事其廉靜清介有足風者。

孟尚序字玉九康熙辛卯副貢于雍正二年幸學觀禮准以教諭先用。

六十五代孟衍蘭字九畹尚錫長子康熙八年幸學庠祀恩貢。

孟衍沚字放瀛康熙丁酉舉人天性孝友德量深沉讀書長夜不倦惜得年不永未仕卒。

補遺

五十三代孟之晉之訓弟也性多耿介長於詩賦元文宗至順二年授范縣知縣能以道自愛及謝官遂家焉其後子孫蕃衍於范者皆之晉後也。

六十四代孟尚嶷字立軒由庠生入太學於雍正二年幸學觀禮准以州同先用。

孟尚岱字振東由太學生於雍正二年幸學觀禮准以主簿先用。

六十五代孟衍岱字東瞻由庠生入太學於雍正二年幸學觀禮准以州同銜用。

孟衍岳字懋五雍正二年幸學陪祀恩貢考授州同。

孟衍淑字澤遠雍正二年幸學陪祀恩貢考授州同。

列女

吳

十九代孟宗母、有賢行。宗少時、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爲宗作厚褥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無德以致客。學者或貧無衣被、爲大被將之、庶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宗後仕爲監池司馬、自潔清、躬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嫌之道哉。宗泣受命、而宗卒著名、母之教也。

宋

二十三代孟昶妻周氏女、昶弟顗妻、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產。初、桓玄常推重昶、而劉邁毀之。昶知、深自惋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知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於奚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愴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將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況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顗妻云、一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沐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禳厭。顗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斂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綿、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之知也。

明

五十九代孟彥璞妻孔氏、有賢德。彥璞早喪、鞠育其子、有宣獻之遺風焉。天啓二年、值妖城之變、同子承光、孫弘畧俱被害、詔贈恭人。

六十代孟承備妻陳氏、承備死、有子僅一歲。時婦年二十二、家又若貧、矢志不移、以死自誓。年七十餘而卒。

六十一代孟弘行妻宋氏、年二十六而弘行亡、子尚在襁褓、朝夕紡績以自給。縣令嘉之、請于當道、爲表其門、以壽終。

孟弘祺女、適同邑李思愷、年甫二十七、思愷死、有子守魁、止月餘。婦欲從死、戚黨交勸之曰、以死殉夫、孰若爲夫存後嗣乎。婦乃止、鞠養守魁、

卒以成立。里閈賢之。

亞聖裔女孫有適庠生劉儀淑者，年二十一歲，儀淑亡，誓貞守志，課二子觀、莘入庠。

亞聖裔女孫歸太學生張咨，年二十二歲，咨卒，遺孤二人俱幼，翁姑年且老。婦守貞奉甘旨，晨昏罔懈。姑抱病，親侍牀第，手調湯藥，數載如一日。翁姑歿，鬻衣典產，殯葬如禮。撫遺孤成立，紡績課讀，篝燈至夜半不輟。長子弘圖，次子弘緒，皆列黌宮。

六才三代孟貞珝，明經也。於康熙六年地震，罹覆壓之禍。其妻孔氏青年矢節，凜若冰霜。年踰八旬，曲阜世尹、兩庠學博皆親臨，以旌表其門。

校記

①「水」下脱「下」字，見《三國志・蜀書》卷一〇。

②第：當作「弟」。

③冠：當作「寇」。

④推：當作「檢」，見《新唐書》卷一〇六簡傳。

⑤郎：當作「即」，見右引書。

⑥表：當作「奏」，見右引書。

⑦銜：當作「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儒藏　史部　孔孟史志九
作者=郭齐，李文泽主编
页数=692
SS号=12315547
DX号=000007486182
出版日期=2005.05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